張載集

編

四

許抗生 張岱年 點校

叢書集成三編 第四冊目錄

總類

群經總義

有竹石軒經句說二十四卷……清 吳英撰……經學台大 〇〇四 〇〇一

聖經學規纂一卷……清 李塨撰……顏李 〇〇四 七〇一

漢學堂經解四卷……清 黃爽編……漢學堂 〇〇四 七一七

有竹石軒經句說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吳簡閒舟箸

經句說

有竹石軒刻

123131
06.3.14

目敘

伊川程子曰治經固爲學之事苟非自有所得則雖五經亦空言耳蓋程子以爲當資之據德依仁勿徒爲詁文訂義然則讀經雖能發明辭句亦非大賢君子之所貴也況一知半解持一行一字而齗齗焉豈不可嗤與又況其齗齗者并一行一字未必當也可以掩卷而無庸秉筆覼縷矣且程子所言孔門游夏以文學名乎兩漢以來不寧惟是如焦京夏侯歐陽申匡賈董馬鄭諸人方且衮職補闕甘棠布惠侍奉

東宮持節外國抱負有經濟餘力以學文自康成則專力攻經然集大成抑又難也後自魏晉及於隋唐其經術湛深者更擅名山石室箸作之長兼揚風人騷士詠吟之雅下視學究不足以爲士矣宋二程朱子出以正心誠意爲要涵養省察爲功其於經義固致知格物之源也恐盡力於此不務力行非爲學之道也前明以經義爲時文較宋元而尤擅其勝內養心性外致通顯胥是物也不必齗齗焉別爲經學矣惟我

朝諸儒幸逢

唐虞聖世得優裕治經或釋全經或全五經兼有漢宋之美而高出於六朝唐與明千萬矣於是而有一知半解齦齦焉陋矣只譬言之盡士之所當能者如木之有千尋楨榦數畝根荄十斛穠華百車果實經文如葉也一句兩句如一葉也有人於此未嘗一刻從事於省身克己之功本未嘗一日肄習於求志達道之業卽文家之事凡所謂歷代之史學六朝之選學唐宋人古今文之學明人制義之學又茫然毫無知

經句說

自敘

而以經文中一句兩句而說之然則根榦華實之俱未有而秪有籜落之黃葉也是奚爲者耶雖曰愚人千慮或有一得葑菲可采菅蒯可備終掩飾之辭曰乃英也下賢之蠢愚病體之羸弱豈敢矣爲於經義僅乃句說以示書故其書上不得附於書籍卷冊之末退而與童子訓蒙講章爲類者也刻梨印紙急以便蒙也旁加圈點亦以便蒙也假使不知自量沾沾喁喁姑勿刻印妄欲就正於有道彰名於鱗尾豈不重爲當世笑也哉癸酉閏雛三今僅成七卷剞劂未就者三卷謄草未改定者十卷將陸續出以便蒙且藉此以爲童子成日研若英之既不能行芳志潔被褐有懷人不能上發揚華藻珍可待而從於一行一字一知半解爲詩家雕章之類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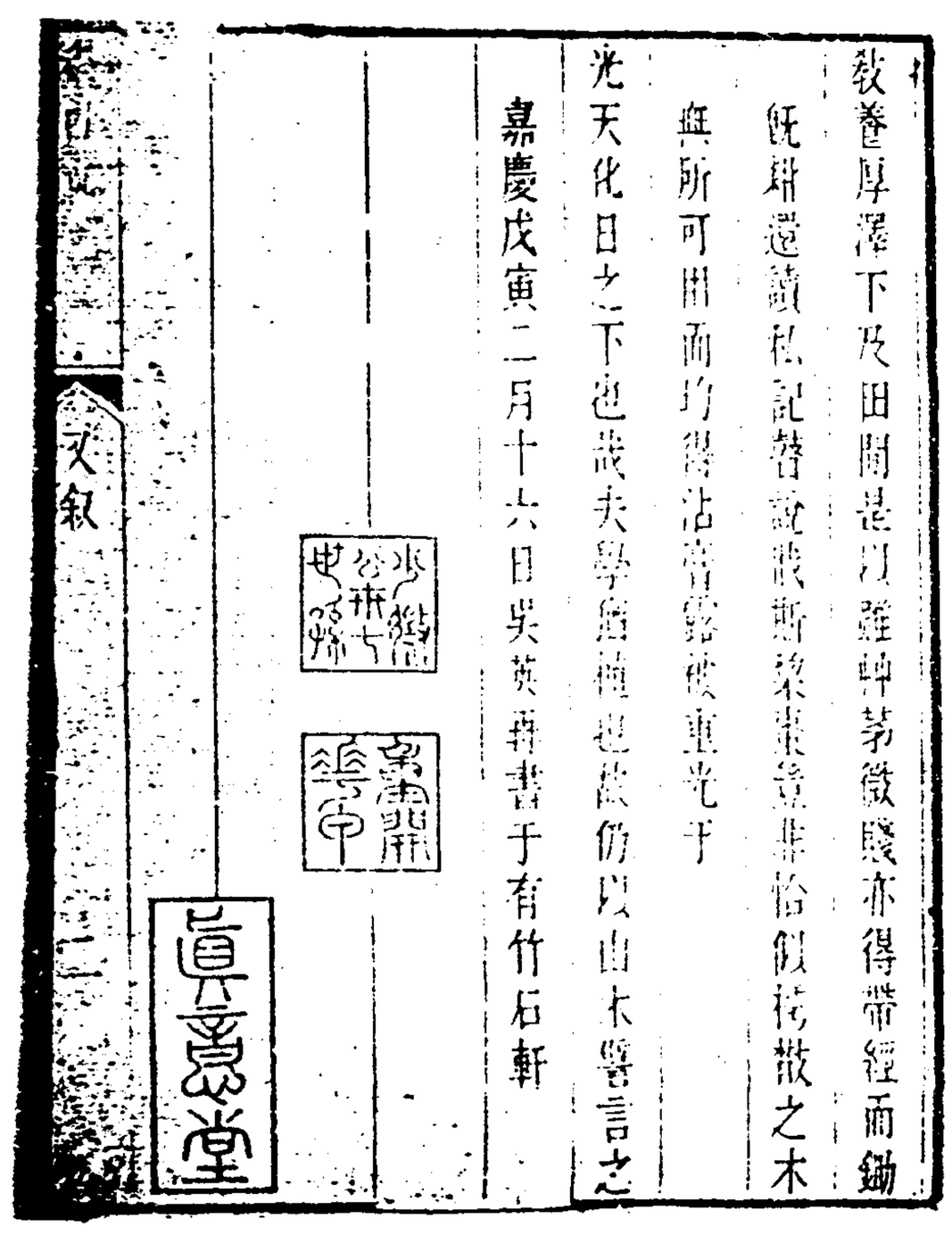
嘉慶乙亥三月三日吳英書于有竹山房

吳英 吳楊 有竹山房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三以天下讓

綿綿瓜瓞

民之初生

自土沮漆

古公亶甫

陶復陶穴

來朝走馬至聿來胥宇

周原膴膴

經句說 卷一 目

迺慰迺止

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迺召司空至俾立室家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

柞棫拔矣至行道兌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

予曰有疏附至予曰有禦侮

吳邑吳英學 吳英學 吳英學

男志忠校字

三以天下讓

伊川經說曰泰伯之讓非謂其弟也爲天下也其事漢遠故民不能識而稱之二程外書伊川曰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英謂據此則可以知此章天下二字乃是天下之天下孔

經句說 卷一

子未嘗指周家後日之天下亦未嘗指商王當日之天下也又可以知此讓字讓世子之位也讓賢也孔子未嘗謂讓天下亦未嘗謂讓國也蓋泰伯心乎天下以成至德至德者心德也心德可以自成若夫道被天下澤潤生民則又自有天授之德泰伯不如文王矣稟資之異也太王知之泰伯豈不自知之故以世子之位讓於賢者其所以將世子之位讓賢凡爲天下也爲天下者因其時之天下方當武乙之暴虐太王爲天下憂之而見文王之聖德能無澤及天下

之心乎泰伯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身亦自有澤及天下之心而又以父之心爲心能無思讓位於王季以及文王乎如謂天下指周是泰伯願周有天下也太王泰伯皆賢聖者也豈以有天下爲慕乎謂天下指商是周欲取商之天下也商之天下祖甲以前多賢聖之君商王之澤渙矣至此時武乙乃始倡亂泰伯何遽憂周之取商而至於去國耶謂讓爲讓國泰伯爲世子未有其國國乃父之國也世子豈得以父之國讓於弟耶國且非世子所有況謂其以天下

經句說　卷一　十

讓於人耶

論語或問曰太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閒利欲之私也英謂據此則可以知太王非有取天下之心也

後漢書西羌傳曰武乙暴虐大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英謂據此則可以知太王所值之時在武乙之世也武乙暴虐泰伯所以爲天下而讓賢也英按後漢書周古公周字疑當作豳字

史記殷本紀曰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命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閒暴雷武乙震死英謂據此知武乙必暴虐於民也

竹書紀年曰武乙元年幽遷于岐周三年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三十一年周公亶父薨三十五年王畋于河渭大雷震死英謂據此可以知太王之薨在武乙之世也知太王薨之時則知泰伯讓之時矣太王薨於亂世則知泰伯讓位於亂世矣竹書紀年此段可信一也武乙終於雷震即初年之政蹟可知況二十一年平太王所以先天下而憂也竹書紀年此段可信二也竹書雖多爲筆然此其合於史漢者

史記周本紀曰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英謂據此則可以知太王之志見於語言固非默默有此意者也而其爲天下之公心正如程子所謂不必革命者孔子亦云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豈亦甚人割踞天下耶但泰伯雖有道濟天下之願若太王無言則泰伯亦不可去惟太王雖無命而有言而泰伯之志又與之合斯則可去也

吳越春秋曰泰伯仲雍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公病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荊蠻英按此說是也太王病而後泰伯去則非太王欲子孫有天下而泰伯不欲而讓之可知矣若太王欲[illegible]泰伯不欲而讓之則是父子各行其志也此豈可於其父將死時爲之耶吳越春秋其書不足爲證然此數語則合者道原劉氏怒道鑑外紀曰庚丁崩子武乙立武乙在位四年武乙暴虐大戎寇邊薰育攻古公古公去邑於岐山之下古公卒季歷立武乙震死子太丁立太

丁在位三年乙在位三十七年辛在位三十三年英按此說非也武乙在位久長故太王泰伯憂日益深若祇四年太王之憂泰伯之讓不可以已乎其謬可知一也武乙若不過四年而又謂岐之遷太王之薨皆在此四年中而上不及於庚丁之年下不及於太丁之年然則自太王遷岐以至於薨祇有三四年耳詩所謂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俾立室家作廟翼翼迺立皐門迺立應門迺立冢土者豈當草萊墾闢之餘三四年便能耶即使移太王之薨於太丁之世則自遷至薨亦祇有五六年耳詩所謂柞棫拔矣混夷駾矣柞棫斯拔松柏斯兌者豈五六年便能耶其謬可知二也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祀多方曰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則帝乙賢矣無逸稱祖甲而不稱帝乙孟子言紂之去武丁而不言紂之繼帝乙者正以其享國未永施澤未久耳而謂帝乙三十七年如果有三十七年則無逸何不曰其在帝乙及帝乙孟子何不曰由湯至於帝乙耶其謬可知三也外

紀於夏殷周歷年皆從皇甫氏謐帝王世紀蓋當時尚有此書用此而不用竹書紀年也然帝王世紀今雖久佚即外紀所本夏殷周歷年而已大謬矣而外紀從之亦外紀之謬也微獨外紀如邵氏經世書胡氏皇王大紀亦如外紀非皆帝王世紀之遺誤歟竹書紀年曰帝辛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英按此說非也文王之薨當在商辛五十年間竹書紀年此條蓋四十一二箇字原是五十兩箇字南宋以後人因見盧陵歐陽氏尤崇蔡氏所說改元之說遂以

晚出泰誓十有三年之文爲武王爲西伯之十三年。又因一本作十有一年與序十一年合遂以爲武王十一年克商而於竹書帝辛五十年之下本當編西伯昌薨者乃以西伯昌薨四字移之於四十一年之下者歟然截取禮記文王九十七而終一句與無逸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數猶相合而可信者以文王之年與殷王之年相推則可以知文王當薨於商辛五十年當生於武乙十一年至太王之薨文王生已十有一年矣文王之聖德亦可見矣程子所謂道被天下者太王泰伯有能知之矣於是有爲天下之心不亦宜乎若謂帝辛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則文王將生於武乙二年矣若然則太王薨時文王生已二十年矣如文王年二十而太王薨則文王將生於太王居豳時矣如文王而生於豳則詩所謂天立厥配帝作邦作對者其指誰耶然則謂文王生於豳既與詩不合且僞書序謂十有一年晉泰誓謂十有三年又皆與文武歷祚之年進退無據知爲沿誤於改元之說而宋儒又强作武王之年亦非實事乃

竹書紀年此條或又誤信宋儒之說而妄移原文耳亦謬之又謬乎其爲已見蔡傳者所改不顯然乎

伊川邵氏雍皇極經世書曰壬戌商王祖庚崩弟祖甲踐位癸巳周文王生乙未商王祖甲崩子稟辛踐位庚子商王稟辛崩弟庚丁踐位壬戌商王庚丁崩子武乙踐位丙寅武乙崩子太丁踐位己巳商王太丁崩子帝乙踐位己卯周文王始即諸侯位丙午商王帝乙崩次子受辛踐位己巳周文王歿英按此說尤非也祖甲賢君也如泰伯遇祖甲之世何必以世數躐帝王世紀之謬故既以武乙文丁帝乙紂辛年祚遵帝王世紀自必以文王爲生於祖甲之世耳而史記論衡吳越春秋皆謂太王有欲立昌之意則既遵帝王世紀者必自以泰伯之讓爲亦在祖甲之世耳然亦思祖甲何如主耶無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非賢聖之君乎竹書紀年謂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或

是衰年之政當不以一書掩也而左傳因之謂商在亂政而作湯刑國語因之謂元王勤商士有四世帝甲亂之七世而隕史記因之謂帝甲淫亂僞孔傳因之謂太甲爲王爲小人之行伊尹放之夫竹書但云亟作目而左國加以亂之名左國但云亂目而史記更加以淫亂之名史記既云淫亂而僞孔傳遂加以小人之名於是以迪哲之祖甲改爲太甲而祖甲作不得列於尚書矣然蔡傳曰不應二人俱稱祖甲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先

後次第之辭也祖甲非太甲明矣盧山陳氏師凱曰祖甲享國下卽云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又云是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既以祖甲爲太甲則中宗高宗皆太甲後人安得言生則逸罔或壽耶不論世次則不可言厥後立王矣方蘆王氏樵曰經世書太甲祖甲皆三十三年太甲之立必在沖年周公取其享國之最永者言之此太甲之所以不與也祖甲在位之年雖未及中宗高宗之久然計其壽亦不相遠矣言其舊爲小人則知其卽位之晚也邵氏未及見此三說不能辨帝王世紀年數之謬乃後儒皆信邵氏蓋亦知其踵謬若斯乎

安定胡氏宏皇王大紀曰帝乙一名小乙二十六祀殷政益衰姬公劉之裔孫古公爲犬戎薰鬻所攻去豳邑於岐山之下居焉二十八祀崩子武丁立五十九祀崩子祖庚立七祀崩子祖甲立三十一祀季歷生于古公視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斯乎古公薨泰伯仲雍承父之志亡之荊英按此說尤非也竹書紀年曰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梅氏古文說命曰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據此則知小乙爲賢君無疑矣何得爲殷政益衰耶且卽以此所言之歷祚計之太王遷後二年而小乙崩於是繼之以武丁之五十九年又繼之以祖庚之七年又於祖甲之三十一年而後文王乃生則自太王之遷至文王之生其閒相去共計九十九年矣然則太王遷時其年歲幾何歟文幾何歲而薨歟假使太王之遷在弱冠之年至文王之生太王已有一百十餘歲矣卽於文王生之年而太王薨太王薨而泰伯讓然則太王

以百幾十歲之人而識文王於甫生數月未及齒髮之中也夫廢嫡傳幼非常之事也以世子而逃竄於二千里之外亦非常之事也百幾十歲之人固宜有非常之識矣然而謂於甫生數月之嬰兒而識其能有聖德焉識其將有天下焉因遂行非常之事焉毋乃非人情不可信乎其言不雅馴君子所弗道乎其讓者亦不過成父之邪志耳何爲至德乎況太王之蓋如在祖甲三十一年則前此武丁既賢當此祖甲又賢正值商道之盛也太王於此不容有先天下之

憂況敢萌異志耶皇矣之詩曰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小乙武丁祖甲豈所謂其政不獲者耶上帝於此時亦何用求民莫而究度耶泰伯其何所爲而讓耶大紀之謬何若是之甚推原其所以編太王之遷於小乙之世者必其誤以武乙爲小乙也其誤以武乙爲小乙正如論衡之誤以武乙爲帝乙也論衡感類篇曰紂父帝乙射天殿地雷電擊而殺之蓋王氏胡氏不知小乙帝乙皆賢君也且史記殷本紀稱帝小乙未嘗稱帝乙也而太紀有兩帝乙固已繆矣則其於論衡之所誤作帝乙者更易以踵其繆矣又推原其所以編文王之生於太王將薨之年者其亦因論衡有強祿之中聖瑞見之說也論衡初稟篇曰文王昌在強祿之中聖瑞見矣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古公知之見四乳之怪也夫四乳聖人證也漢已有此語耳以百幾十歲之人而識聖瑞於強祿以爲神奇耶果若斯則泰伯亦偏迫而讓非由心願矣何以爲至德耶太王之欲立聖孫亦知之於其

天授之德耳豈如春秋傳內史叔服之能相人耶吳越春秋曰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英按此說非也泰伯既適吳之後安令季歷知之則雖岐周之於吳不三月不至泰伯既適吳而使人還致語季歷可也則季歷赴之或有是理也然天下安有父病而採藥於二千里之外者乎泰伯之託言採藥而適吳固已決意不返矣適吳而返有是理乎安得謂歸赴喪耶如泰伯可以歸赴喪畢而復適吳則泰伯避於近地亦可矣何必遠竄荊蠻耶

會稽王氏充論衡四諱篇曰太王薨泰伯還王季避主泰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斷髮文身不可爲宗廟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英按此說非也左哀七年傳曰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傳正謂泰伯不斷髮文身而仲雍乃斷髮文身也史記吳世家謂泰伯仲雍二人文身斷髮穎濱蘇氏轍曰孰謂泰伯斷髮文身者太史公以意言之爾此說是也史記謬矣況論衡謂歸周不更謬乎

論衡讒告篇曰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爲

歷歷者適也泰伯覺悟之吳越採藥以避王季使太王不易名而復字之季泰伯豈竟悟以避之哉英按此說非也父子之間豈可猜疑若是以爲聽於無聲邪且太王卽使有欲得天下之意必不見之於命名矣諸侯之名達於天子武乙暴虐無慮逢其怒乎

二程外書明道曰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爲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英謂據此知伊川程子之說有本也然謂開基成王業則有以辭害志者矣明道程子之所謂王業與孟子之所謂創業垂統皆指王道而言王道者王者愛民之道也詩言

蘇無喪奄有四方以天心爲徵驗也而程子謂開基成王業原非若詩傳箋之意以有四海爲天子爲王業者也苟以有四海爲天子爲王業則仍是私矣何謂公邪朱子語類多有以常情論太王泰伯者然竟明道程子之意邪

集注曰太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强大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舜禹湯武以德有天下也君臣之際豈可以盛衰强弱言乎然卽以國勢言之周日强大至

文王時則然若太王之時詩言其始陶復陶穴未有家室耳卽言其後作邦作對者亦不過謂柞棫斯拔松柏斯兌耳言混夷駾矣者亦不過謂柞棫拔矣行道兌矣耳太王非但無異志抑未及强大也

集注曰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朱子所以信史記太王泰伯之說其意見於語類謂書說王季勸王家詩說太王翦商都是他子孫自說不成子孫誣其祖父春秋傳分明說泰伯不從不從甚底事語類如此然朱子以古文成

勤王家謂自勤其業乎原古文之意王家指商也即上文王迹亦謂王道也肇基皆始也言太王雖小侯而能行王者愛民之政也此必有所本耳翦商及不從雖其子孫之說然子孫必知祖父耶夢帝與齒負扆南鄉非皆其子孫言之耶然雖翦商與不從其說可信耶又安可據耶徐位山文靖竹書統箋曰爾雅釋詁曰勞來强事謂翦篤勤也實始翦商謂始勤商耳

英按此說非也在爾雅固是釋翦商之翦也然在詩則無此意詩本以翦商屬武王不必爲太王曲說也

統箋之說於爾雅得之於詩失之而集注引詩意尤失之詩意謂翦商者武王也而武王之所以能翦除凶暴者由於問之世世有德於民也然則翦商雖自武王而始爲德者實自太王耳此詩之辭稍晦矣而此詩之志未嘗誣太王也而集注本史記竟謂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豈詩人之意乎且詩集傳謂有翦商之漸矣易曰其所由來者漸矣指臣子有無君無父之心者也太王當日愛民之心出於自然何曾有無君之心而忍用漸字邪趙庭泉佑溫故錄曰泰伯不

從是則不諍謂太王歿時泰伯不從在左右是以不諍耳非不從親志之謂也英按此說非也左傳宮之奇之言原是說不從父志而非謂不從在左右也孔子倒明明點定曰民無得而稱焉言無有得泰伯之心而稱之者也又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然則稱夷齊之人即不稱泰伯之人然則民但知夷齊不知泰伯然則民非不稱泰伯其稱泰伯即以稱夷齊者稱之宮之奇雖士大夫而所言者正時人之說也民無得而稱焉非此之謂哉且謂泰

伯不從在左右泰伯世子也何故而不從惟左僖十四年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如太王勤民於外季歷爲守泰伯爲從於焉太王有疾所以泰伯不難爲採藥之行故曰泰伯不從然勤民而死舜禹冥稷皆有其事太王不聞也亦無從傳會耳

集注曰泰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朱子於或問疑謂太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是太王本欲傳位及昌如集注謂泰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

以及昌則是太王欲泰伯翦商也蓋以爲太王初無立幼之意本欲傳位泰伯以昌輔之足以有天下而泰伯有幾諫太王始欲傳國至昌也故云遂欲以或問言之太王泰伯志同也以集注言之太王泰伯志不同也雖古人之志不可知然太王當日始得民心而遽欲有天下必無此理此則可知者也太王何嘗欲泰伯翦商又何嘗欲文王翦商耶

集注曰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

泰伯之所以爲至德者在王季文王之世天下被其澤也豈因武王乎卽孔子言此天下二字其意豈指武王之天下乎雖朱子於此說及到武王有天下者原不過欲使經文中天下二字確有來歷謂泰伯實以天下讓商無奈武王不復讓云爾又似以後人之有天下證太王翦商之意爲不出所料者然則武王有天下其大有傷於泰伯之心者耶

集注曰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孟子曰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雖孟子之言意在言外然紂時三分存一之勢卻有如此然則紂時且然況當太王泰伯之時在武乙之世乎紂之去武丁猶曰未久武乙之去武丁豈反久乎紂時難變豈武乙之時反易變乎謂泰伯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何易言也

臨江劉氏敞公是弟子記曰泰伯讓一國而曰讓天下何也惟至德者能以百里王天下能以百里王天下者雖未得天下能以百里讓是亦讓天下矣讓者

推己之所能有以與人者也英按此說非也如泰伯實爲諸侯數十年值桀紂之世天與之人歸之如是而讓國則曰推己之所能有以與人可也若泰伯則於岐陽百里未嘗一日君之也而遽以王家之天下爲己之所能有其可耶其不可耶而況謂推以與人非妄語耶且以百里王孟子論伯夷矣伯夷亦讓國矣而至德之稱何以孔子獨謂泰伯耶

□□□氏□□四書疑辨曰德有其志事猶未行矣了之謂何遽相違推情是泰伯憫生民之困知文王聖

德足使天下被其澤故欲讓於王季以及文王太王

卻是重長幼之序不許泰伯之請如此則泰伯之逃

爲有理矣 英 按此說請而後逃非也請則不可逃也

不請則逃可也如請而太王許之父不慈也如之何

其許之也請而太王不許而逃則以天下傷其

親心也如之何其逃也惟不請而逃心同而渾然無

迹所以民無得而稱焉安得謂請而後逃耶雖語類

亦有云父子之情到此卻顧不得然語類言泰伯以

爲君臣之義截然不可犯所以顧不得私情若云顧

生民之困使天下被其澤而欲讓於賢是惟父子同

志則可如不同豈可行乎子曰父在觀其志豈有父

在子獨行其志而成至德者乎

震川歸氏 有光 文集曰篡逆之心中人不有也家庭之

私賢者不免也泰伯有伯夷之心而無伯夷之迹古

今之議未有如泰伯之曲盡其情者故不可及 英 按

此說非也太王仁也孤竹君不仁也以孤竹君親太

王誤矣其謂伯夷之心并不知伯夷也伯夷何心乎

叔齊肯立伯夷不去若叔齊未逐伯夷遂去不合中

庸也伯夷之去豈伯夷之心乎歸氏以去爲伯夷之

心誤之甚者矣而以之論泰伯安能合乎

閻潛邱 若璩 四書釋地曰太王不過謂代有聖德將天

下受其福耳固爲天下之公心但泰伯並立於此太

王即心爲天下終以長幼之序不忍言父有志順而

成之如此曲盡也 英 按此說曲成父志非也如其子

之志不合於父之心而舍己之志以順父之心又不

宜直行故用曲盡乃太王泰伯志同故泰伯可去何

謂曲順乎蓋太王爲人必是高曠無愛憐少子之情

幽土世守策杖而去太王有疾而泰伯適吳卽太王

有知豈恤恤乎史記有其在昌乎之語太王豈曖昧

者乎太王之去幽泰伯之適吳其高懷曠達正同皆

坦然無私而徑情直行之事乃釋地與歸氏皆謂之

爲曲毋乃與泰伯之心正相反乎

當湖陸子三魚堂文集曰昌有聖德泰伯嗣位昌爲

之相可矣豈遂以是廢長幼之倫哉泰伯探其父之

邪志而成之可爲至德乎曰太王之欲立季歷在泰

伯既去之後不在未去之前也讓非爲季歷也使泰

伯不讓、則武丁無中興、小乙之世、商道寖衰、是時六七君之賢聖已遠、而恭敬思道之君、猶在民間、商之不絕如綫、而周積功累仁、加以太王之綱紀益修、德澤益廣、國勢益强、而又以泰伯之聖、輔乎其下、天下歸太王於小乙之世、猶其歸文王於辛受之世也、商之不祀、豈待至孟津之會哉、泰伯知其勢之不可止、故以身去之、泰伯去、而太王以遲暮之年、不能及遠、然後天下之歸周者稍衰、商之天位得安、而徐俟夫賢聖之君出而振之、此泰伯之志也、故武丁中興、泰

伯成之也、英按此說非也、謂小乙武丁、據大紀經世書之說、然周之始興、在商不復有聖君之後、斷不在武丁之前、小乙使太子學於甘盤、賢既可知、而又未聞有無道之行、何以比之於辛受、何以商之不祀、不待孟津、蓋陸子亦誤以武乙爲小乙也、卽使武乙亦言之過、以辛受五十年之毒痡、文王五十年之仁政、尚有三州未歸、武乙雖暴虐、太王雖仁、安得謂天下歸太王於武乙之世、猶如歸文王於辛受之世耶、安得謂商之不祀、不待孟津耶、且謂泰伯嗣位、昌爲之相可矣、亦非泰伯爲君、使昌爲相、泰伯固委國以聽於文王矣、然人之老幼年齒可約計、而人之任才用賢、不可强同、文王之齒正少、泰伯必先死、泰伯無子、死則仲雍繼矣、仲雍死則仲雍之子繼矣、泰伯卽爲君、能保嗣己位者、必如己之委國以聽於文王耶、國語謂文王事王不怒、亦惟文王親歷紂之王庭、乃能彌縫匡救耳、豈相可代之耶、使昌爲相、安可必天下之被其澤耶、

毛西河奇齡四書賸言曰、泰伯讓國、夫子從後觀之、

謂是讓天下、此淡文之言、英按此說非也、至德者、非常之名也、以非常之名論古人、必不可以虛辭矣、不據當年讓賢之實、而乃以從後觀者稱之曰天下、豈非虛辭乎、虛辭也而節之曰淡文乎、且卽使從後觀之、亦不過讓國耳、蓋在泰伯自周適吳之日、祇可謂讓世子之位於賢者也、非但不可謂讓天下、并不可謂讓國也、若以從後觀而言之、僅爲諸侯之世子以諸侯世子之位讓賢、從後觀之、卽讓國也、必也天子之世子、與以王世子之位讓賢、從後觀之、乃是讓天

下也其所以讓之意以爲天子有天下固澤及天下矣自天子而下則惟諸侯有國乃可以澤及天下如汪季文王爲方伯是也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文王生於岐周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可知文王之澤及天下與虞帝無異也是惟文王得爲諸侯故也是惟泰伯以世子之位讓賢故也假使泰伯不讓則文王但爲侯國大夫耳安能若是乎然則以當日言之以天下之故而讓世子之位也以從後觀而言之亦不過曰讓國也何謂是讓天下乎

況據史記吳越春秋而從後觀必涉子孫之說矣豈所以論泰伯乎蓋集注亦正以避此語病而爲朝諸侯有天下之說然泰伯之時豈能有天下乎

吳越春秋曰荊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有餘家數年之間民人殷富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三以天下讓 英 按此說非也以其所有謂之讓非其所有謂之辭泰伯原有世子之位以己所有世子之位推以與王季故孔子謂泰伯讓也若泰伯既已適吳矣使泰伯適吳而太王不立季歷爲世子則季歷無所有以何者爲讓如太王已立季歷爲世子則惟諸侯有國乃可以澤及天下如汪季文王爲方伯是也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文王生於岐周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可知文王之澤及天下與虞帝無異也是惟文王得爲諸侯故也是惟泰伯以世子之位讓賢故也假使泰伯不讓則文王但爲侯國大夫耳安能若是乎然則以當日言之以天下之故而讓世子之位也以從後觀而言之亦不過曰讓國也何謂是讓天下乎

之以三以見其多易近利市三倍春秋傳三折肱史記范蠡三致千金虛數也楚辭雖九死其猶未悔此不能有九也史記若九牛之亡一毛賜一日而九回此不必限以九也實數可稽虛數不可執學古者通其語言則不膠於文字矣此說是也雖言未及三讓然可以之爲三讓之正解豈所謂如此 讓也如此 二讓也如此三讓也云爾乎

吳郡皇氏 侃 疏曰一云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

三讓也、云太　病而託採藥出、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三讓也、英按此二說非也至德之稱、豈因有天下乎、假使問不有天下、泰伯豈不得爲至德乎、泰伯何嘗斷髮文身乎。

疏曰、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英按此說非也、太王歿而不返、而三讓已成矣、若至赴之而不奔喪、爲三讓、以後之事矣、何爲二讓乎、泰伯

未嘗斷髮文身、何謂三讓乎。

伊川經說曰、不立一讓也、逃之、二讓也、文身、三讓也、英按此程子說疑非也、不立矣、又何必逃乎、左傳論委之說、程子何不從之乎。

緜緜瓜瓞。

箋曰、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瓞、故謂之瓞、緜緜然若將無長大時、喻后稷乃帝嚳之胄、封於邰、其後公劉遷於豳、歷世亦緜緜然、至太王而德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孟子曰、后稷封爲諸侯、不能

姬嚳爲天子、后稷之後、世世益微、英按此說非也、皇矣篇言王、此六邦奄有四方者、民所歸往、謂之王、非謂文王嘗自稱王也、得有四方之民心、非謂其後終有天下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何嘗并吞六州乎、而孔子謂有其二、亦可知有者有民之心而已、然則此緜之詩、祇是美太王之能盡君道、以德化人、而其事蹟有不可忘者、其勤勞又足爲後世法、故作此詩、孟子所謂創業垂統、固指此、然業者可傳之事、自統者可繼之系、豈謂作後世有天下之謀耶。

取喻於緜緜瓜瓞者、惟瓜實先小後大、其來以漸、無欲速之意、以喻周家德化及人久而成焉、一篇皆此一句之義也、先言瓜後言瓞、以協韻耳、何嘗以瓜喻帝嚳、若以瓜喻帝嚳、則太王文王皆不免於爲瓞耳、詩非美之、乃誚之耳、有是體乎、蓋鄭氏溺於三禮、因周廟稷爲始祖嚳爲所自出、故於此謂后稷爲瓞、而帝嚳爲瓜、然下文言自土沮漆、何嘗謂自土有邰邰民之初生。

華谷嚴氏　案詩緝曰、生聚之生、英按此說是也、左哀

元年傳曰越十年生聚生字謂養育也

疏曰始生王業英按此說非也詩豈有王業之意乎

太王爲小侯固不敢思王業卽至於周有天下之後追言其始生王業豈非誣其祖乎

自土沮漆

新安程氏大昌雍錄曰自土沮漆言有沮有漆之地太王荒之凡緜詩所指自岐爲始不與居豳之事一語相關而鄭氏曰公劉遷豳居沮漆之地實無古據也

水經渭水自雍縣東下至岐山與岐水漆渠水會二

水大小相敵渭力不能獨擅其名是以猶得漆名也

水經岐漆渭三水同流則岐水之陽亦漆水之陽也

故周頌曰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毛氏曰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潛之頌爲岐周之沮漆冬有魚春有鮪可獻也毛氏漆沮岐周之水有物產可證也若夫豳地在岐北二百里藉使水亦名漆沮有魚冬薦猶可春則鱉皆爲蓋豈可用也知漆沮屬岐周矣英按此說是也岐周自有沮漆有詩爲證安得以緜詩沮漆爲豳地耶

陳長發啟源毛詩稽古編曰箋云沮漆在豳非也以首章爲居豳始於康成毛傳本無是說也於首章卽述去豳遷岐之事而繼之曰陶其土而復之明以覆穴繫之岐下爲古公初到之居矣三章周原傳曰周原沮漆之閒合周原沮漆爲一明以首章之居沮漆卽居此周原矣英按此說是也傳謂首章言始居岐下則沮漆卽岐地而非豳地也傳自不誤而箋反不從之何邪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漆杜陽漆縣注曰漆水在縣西

杜陽注曰杜水南入渭師古曰大雅緜之詩曰人之初生自土漆沮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英按此說避狄來居漆沮是也公劉非也避狄者太王也非公劉也公劉之所以遷豳則婁敬傳謂避桀也避桀則非避狄也避狄則是太王而非公劉而此注作公劉其顏氏因漢儒以自土沮漆爲豳地而誤注之歟抑後世傳寫之說歟雍錄謂學者從鄭氏歸漆沮於公劉者其指此歟

金仲林蕃古經解鉤沉曰自上漆沮漢書注言公劉

自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英按此說自狄非也漢書本作避狄避狄者固非公劉然作避狄後人猶知公劉二字爲太王二字之誤若此引本作自狄而來居則古無此人矣若謂公劉公劉何嘗自狄來耶豈此本作自狄之意以爲國語謂我先公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我狄之間則不窋以後爲狄人矣傳至公劉自狄而遷於豳地沮漆即豳地也云爾乎然借云公劉自狄而來居則不得云杜矣何以誤爲自狄而來而不知杜屬岐陽而遠豳地數百里耶茲云公

劉自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則豈公劉自狄而遷於岐周耶

雍錄曰元和志務合鄭注遂分漢志一漆而著諸兩縣普潤新平皆有漆水仍於新平立說曰漆水在縣西今麟遊亦有漆水與此異也不得一漆分爲兩漆而意之所嚮謂豳州漆水與縣詩合岐下漆水不合縣詩則信鄭之過也英按此說是也元和志既於鳳翔府普潤縣云在漢爲漆縣今城西有漆水則固以普潤縣遊爲漢漆縣即古岐周地矣而又於邠州云公劉所居豳國城在今州理東古豳城也今州理即漢右扶風之漆縣也漆水在西又於新平縣云本漢漆縣也屬右扶風考諸記志漢之漆縣即今州理元和志之說如此古之豳地岐地相去二百餘里即或一漢漆縣兼而有之然一縣而跨豳岐二地何以豳岐二地之水恰皆名漆沮乎總因漢儒以率西水滸爲循豳地之水遂以誤致誤而豳地之水亦被之以漆名耳在元和時固兩徵其實當周太王之時新平縣之水豈有漆之名乎而元和志反謂今麟遊亦有

漆水與此異何其適相謬歟豈非所謂務合鄭注者邪

水經渭水注曰雍水又東南流與橫水合水出杜陽山其水南流謂之杜陽川東南流左會漆水水出杜陽縣之漆谿謂之漆渠故徐廣曰漆水出杜陽之岐山者是也漆渠水南流大巒水注之水出西北大道川東南流入漆即故岐水也淮南子曰岐水出石橋山東南流相如封禪書曰收龜於岐漢書音義曰岐水名也謂斯水矣二川并逝俱爲一水南與橫合自

一下通得岐水之目俗謂之小橫水亦或名之水流川徑岐山西又屈逕周城南又歷周原下水北即岐山矣岐水又東逕姜氏城南爲姜水東注雍水雍水又南逕美陽縣之中亭川合武寧水水發杜陽縣大嶺側世謂之赤泥覘治波逕渭俗名大橫水也疑即杜水矣其水東南流東逕杜陽縣故城 英 謂據此知漆水在岐山之南漢儒何得謂爲豳地之水徐氏既云漆水出杜陽之岐山唐人何以於新平又云漢之漆縣即新平在北岐山在南漆水又南流然則新平安

得有漆水非傅會而後有歟○ 英 按水經并逝俱爲疑當作俱逝并爲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於渭注曰許慎說文稱漆水出右扶風杜陽縣岐山東入渭開山圖曰岐山在杜陽北長安西有渠謂之漆渠闞駰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至岐山東入渭今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漆谿謂之漆渠西南流注岐水 英 謂據此知漆水水經謂出杜陽縣注闞氏謂出漆縣漆與杜陽聯屬故各爭謂源之所出其與豳州新平

則遠矣然水經既謂漆水出俞山東北流而酈氏注又謂出岐山漆谿西南流則二者殆有一誤歟水經注又曰周太王去邠度漆踰梁山顧宛溪 趙 曷讀史方輿紀要曰漆河在扶風縣城東郭璞云漆水源出岐山此蓋太王遷時所度之漆水也 英 按此說遷時所渡非也太王之來自東北而西南然北多東少漆河在岐山東南豈遷時所涉及者耶宜黃樂氏 史 太平寰宇記曰邠州新平郡理新平縣漢爲右扶風北地安定三郡地後漢興平元年分安

定之鶉觚右扶風之漆置新平郡理漆縣晉武帝分漆縣置豳邑縣符秦時改漆取郡名爲新平縣姚萇亂郡縣俱廢後魏大統十四年分涇州之新平縣置南豳州以北別有豳此爲南廢帝三年廢北豳州此遂去南字隋開皇三年移白土縣入州城中四年又改爲新平縣大業二年省豳州以縣屬寧州其年又改寧州爲豳州三年改豳州爲北地郡以其地屬安定北地二郡義寧二年割北地郡之新平三泉二縣置新平郡唐武德元年改爲豳州 英 謂據此則可知

古蹟爲後人改移有如此明經而以地理證之則可若援地理以求經其不爲昔人所誤者幾何耶

傳曰沮水漆水 英謂據此知沮漆二水也沮無可攷蓋必爲後世改名也水經注既謂漆水出漆縣西又云出杜陽縣岐山北漆溪謂之漆渠又云岐水出石橋山又云大巒水出西北大道川東南流入漆即故岐水凡斯或有即沮水而失沮名未可知耳如禹貢僞注謂沮漆一名洛水非亦改名之一證歟

頌潛苟與漆沮傳曰漆沮岐岡之二水也 英謂據此

知二水俱出岐邑也他如漢書地理志漢中郡房陵縣沔陽縣武都郡沮縣北地郡直路縣皆注有沮水水經沮水出睢山注曰沮水出東汶陽郡沮縣沔水注曰一名沮水皆岐邑沮水之下流及支流耳

臧玉林 琳 經義雜記曰鄭道元注水經漆水引詩民之初生自土漆沮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曰詩云人之初生自土漆沮案民字作人唐人避諱其作漆沮正不作沮漆則與水經注合沮與父爲韻蓋因唐石經倒作沮漆故今本傳箋無不盡然衍幸有鄭顏證引得據以考正也 英按此說非也詩作沮漆者以漆字與陟字爲韻也首章陟漆一韻穴室一韻一章兩韻次章馬下一韻女字一韻亦一章兩韻體格整齊如此如謂沮字與父字爲韻則緜緜瓜瓞民之初生此二句獨於三百篇中爲無韻之句乎抑陟與生可爲韻乎抑陟與沮生與沮可爲韻乎且水經注地理志借詩以明地理義不主於傳經故酈氏誤而顏氏因之耳石經之設專爲傳經之文非地理書及史家可比何乃反以石經爲倒作而從地理書及史家之說耶

古公亶甫

傳曰古言久也亶甫字或殷以名質也 箋曰諸侯之臣稱君曰公 英按此說是也蓋名亶而字即亶甫耳周人詠詩而所詠之公乃在殷之世豈非久乎

陶復陶穴

說文曰寀地室也从穴復聲詩曰陶寀陶穴 英按此說非也論語言可復也注曰復猶覆也國語晉語夕而習復韋氏注曰復覆也據此可以知復有覆訓則

復字當亦兼通覆幬之覆矣陶者瓦也陶復者初在岐而已能以陶瓦覆屋也字當作覆而說文從穴作窡入穴部則可知西漢以前已有以陶復陶穴爲地室者故并復字亦從穴也自有此字而後胥從此說不亦宜乎然以爲在幽則其君有皮幣犬馬珠玉其民不應尚居地室以爲在岐則始遷之日既能陶土爲窟又何不可陶瓦爲屋乎經義多有賴於字書而經義豈竟無有累於字書者乎

傳曰陶其壤而穴之箋曰鑿地曰穴 英按此說非也

說文窻竇窻窗寮皆從穴雖窗入囱部然穴部仍收窻字則亦從穴也囱部曰在牆曰牖在屋曰囱據此則可以知詩言陶穴其形小而不成牖與竇僅如聰耳蓋聰之爲詞古始則在屋後乃亦在牆後世聰櫺用木而有樞可啟閉古始但有穴耳繼而漸以瓦縱橫於穴中如囱圄圉字之形囱圄圉皆古文聰字也聰字之篆形從此始也蓋其時之聰尚無極亦未用木爲聰櫺也太王始遷草創未暇及於細微聊仿近古之制已非茅舍而宇有陶復以禦風雨雖無疏櫺而壁有陶穴以受光明兼取其堅固樸實猶防侵侮故曰未有家室曲禮疏之說者不寫疏曰陶是瓦器之屬據此知瓦器謂之陶詩之謂穴爲陶穴猶唐人詩所謂玉聰繡闥也儒行曰蓽門圭竇蓬戶甕牖圭竇以形言蓽蓬以質言陶穴亦以其質言也滌上王氏馬佩黃崗竹樓記曰黃崗之地多竹剗去其節用代陶瓦黃崗以竹代陶爲瓦太王以瓦代木爲聰正相類也若謂陶其壤而地成穴遂以居之則非瓦器爲陶之義而爲孟子一人陶之陶矣考工記曰塼埴之工二如未能爲塼埴猶可蓋茅爲屋況能塼埴何爲穴地而居邪

稽古編曰馮嗣宗曰沮漆若在豳公劉于幽斯館已有宮室太王何爲陶復陶穴哉正以初至扶風之地故未有家室馮說是公劉居幽至太王已經十世安得尚無家室七月篇塞向墐戶入此室處入執公工亟其乘屋蹟彼公堂皆有家室之證 英按此說是也詩非言在幽事也然即以幽地言之既自言亟其乘屋安得以陶穴爲穴地幽地猶非穴居況至太王

集傳曰復重窟也幽地近西戎而苦寒故其俗如此

英按此集傳說疑非也易繫辭傳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此推三皇時自禮運曰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此與未有火化未有麻絲同時自太王之時幽地雖寒民豈穴窟乎呂氏讀詩記引許氏淮南子注曰復重窟也蓋即箋所謂復者復於土上云爾而集傳謂太王之時居於窟竈則竟以重窟字作重窰字矣從之者如歸市豈窰竈中所能容耶重窟已誤而誤

之中又有重窟之誤邪

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東萊呂氏程讀詩記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之時暑地相宅精神手采也英按此說是也此章非補敘前日遊狄也言將度地居民自循幽豳之陟瞻相度楚丘之望景降觀也顧亭林炎武日知錄曰詩走馬古者馬以駕車不可言走曰走者單騎之稱故雍錄曰古皆乘車此曰走馬此時或已變乘爲騎也英按此說是也蓋創造之初不敢自安安不乘車然跋行則岐地險阻徧歷爲難故用單騎也且姜女不堪勞苦

讀史方輿紀要曰岐山縣古岐邑地在鳳翔府東五十里東北至西安府豳州百二十里岐山在岐山縣東北十里岐水在岐山縣西北四十五里一名岐水東南至扶風界入於漆英謂據此知率西水滸之西水即漆水也太王胥宇循此在西之漆水涯岸嚮北行又嚮東行至岐山下也非此日始至岐下特以胥宇而諱審耳

箋曰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也英按此說非也

下即接云爰及姜女詩言何不倫耶

周原膴膴

傳曰周原沮漆之間也英謂據此知沮漆不在豳地然沮漆非即周原故陶復陶穴言沮漆堇荼如飴言周原觀下句即繼曰爰始可見矣方輿紀要曰岐山縣在鳳翔府東山之南周原在焉扶風縣在鳳翔府東百十里周之岐陽也杜陽城在鳳翔府鳳翔縣北九十里詩譜云周原在岐山陽屬杜陽界地形險阻而田原肥美是也英謂據此知周原在岐山之南而

沮漆則又在周原之西南耳

迺慰迺止

傳曰慰安、英 按此說非也止乃訓安辛苦之餘共相慰勞而安定其心也如謂於是安而止然則僅不安又將何之乎

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戴東原震毛鄭詩考正曰自西徂東言巡行國中視其所當爲者無不使民爲之以興利桑柔篇自西徂東亦爲該舉域中之辭英 按此說是也始則自西徂

東繼則該東至西南至北北至南耳

箋曰豳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於是從西方而往東方之人皆於周執事英 按此說非也方輿紀要曰豳州公劉居此爲豳國在西安府西北三百五十里西南至鳳翔府百六十里梁山在岐山縣東北五十里岐山在鳳翔府東五十里岐山縣東北十里英 謂據此知太王遷岐從東北而至西南也太王之遷自東徂西也太王之執事自西徂東耳當其胥宇已自西始而作事又不自東不自北不自南而亦自西徂東者以沮漆水在西因水勢之便故耳而箋既誤以率西水滸爲豳地之水而又以此自西徂東爲自豳徂岐之人何以凡西皆豳耶以天下視豳豳在西以岐視豳豳猶稍東若太王之遷苟自西徂東則漸近中國卽謂之擇而取焉可矣而何以孟子曰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耶鄭志荅張逸問其說誤與箋同

迺召司空迺召司徒俾立室家

疏曰使之立公卿之室家之位處英 按此說非也立室家者自公宮以至民廛統而言之也召司徒則專

在作邑耳迺者繼事之辭井田既定然後營國邑作室家正以耕種之時緩則無及故前此暫爲陶復陶穴至此乃作邑也後言作廟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也古者公宮與民廛皆財出於君力出於民則皆必自司空司徒定制也何以獨見爲立公卿之室家耶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

爾雅釋文曰肆故今也英 謂據此則知詩人作太王當日之辭也太王遷國而民感其仁立國而民忘其

勞如瓜瓞之漸大而不能驟大故今日不能消滅夷狄之慍意亦不致隕落鄰國之問好也此詩作於問有天下之後上計至太王時一百又數十年矣而可以謂故今日云云作太王當日之辭者詩之爲體有然也如上文採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詩人與太王時隔百餘年何從見之聞之而詩乃如有所見如有所聞如此然則肆訓故今非卽指太王當日而何哉

箋曰文王見太王立冢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去

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 英按此說非也上文無文王字亦無文王之事至下章方言虞芮文王何得於此處突指爲文王乎況冢土之名亦如皋門應門後世以爲王制耳安得以此章爲獨承上適立冢土一句而他句皆不承乎 嚴氏詩緝曰鄭氏見孟子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遂以此章爲文王耳此說是也古人引詩多不牽義左傳曰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卽如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豈孔子之詩邪

稽古編曰緜詩爲文王作而推本於太王應以文王爲今 英按此說非也緜詩爲太王作非爲文王也其言文王蹶厥生正以太王餘澤結太王之局耳若於肆不殄厥愠句以肆爲故今文王則文不相屬卽如下文將言文王蹶厥生必先有虞芮質厥成一句皇矣篇將言文王伐密必先有帝謂文王數句上文我覯飲行太王之事未畢而突接肆不殄厥愠謂言故今文王豈其辭之急遽無序若此邪

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竹書紀年曰武乙元年幽亶父遷于岐二十一年亶父薨 英謂據此知十年之計樹木二十年之久干霄鬱葱行道之人悅其茂蔭混夷之屬望而知其國勢之莫與敵故短氣而遠遁也

稽古編曰毛云喙困也晉語靡笄之役卻獻子傷曰余病喙韋昭曰喙短氣貌方言云豫亂倦也郭注曰今江東呼極爲豫因引外傳語又曰豫極也然則喙豫豫三字通用矣廣韻豫字亦引此詩云困極也說文引此詩云混夷駾矣犬夷吻矣吻與喙同訓息 英

按此說喙短氣是也論語曰氣似不息者則息有短氣之義於文咽吸噫吁皆有短氣意說文引此維其喙矣作犬夷咽矣當是維其乃犬夷字之誤混夷號矣犬夷咽矣遠避短氣互文見意也然不可考矣而其謂傍也困也匡也之說皆與此詩之文無涉王肯未嘗以力服人鄰國何至謂困傍極乎

集傳曰蓋已爲文王之時矣　英　按此集傳說疑非也皇矣詩謂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則可知此所謂拔矣兌矣者尚在伯未去太王未薨之日也十年之計樹木則柞棫之拔行道之兌不過十餘年事耳何必遠指於五十餘年之後爲文王時耶　殆必以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故以此章爲已爲文王之時歟然文王猶事昆夷而太王乃令昆夷奔突者太王遷岐之後天助其願地助其靈前此未有而太王有之而殷之惡尚未及於極西故太王之時昆夷畏之至於文王雖民心日附然岐周之盛已歷太王王季兩世及文王不足爲異而初年兢兢事紂畏罪不暇何暇與鄰國計校曲直故不如事之爲得也其後則文王亦伐昆夷矣文王之於昆夷前事之後伐之又可知此昆夷號矣非事非伐而自然望風遠竄者惟太王有此事耳豈得誤作文王時耶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

傳曰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英　謂據此知蹶厥生者謂至文王而大動彼民生聚之思所以有三分有二之民也與首章民之初生血脈貫通欲爲君盡君道民之所以生者君道也即王道也公侯分雖爲臣然既膺王者命分土授民即當體王者爲君之道以爲君故公侯亦當行王道也豈一盡君道而便思爲王乎王道以養民爲始以致民爲終詩人約其辭固自言不盡意然豈料後人

罕達其意歟。

疏曰文王於是動其太王初生之道、太王始生王業、文王增而長之、使王業益大、上承太王之基、下得賓臣之助、故能克成王業、卒有天下、英按此說非也。繫辭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王者德配天地則非此民生、又何德哉、故天地以生物爲心、王者以生民爲心、在心爲德、以此心行之於事謂之業、箋謂生王業、而疏遂謂卒有天下、豈王者惟以有天下爲業耶、以文王之事爲王業可也、然文王何嘗有天下耶、孔子以文王不有天下爲至德、而後儒以有天下美文王、不亦異乎。

毛鄭詩考正曰、成者訟之情實、所謂獄成是也、質者所以平斷此獄成而論定者也、王制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宮、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鄭注云受平報也、平斷畢報於下、是爲平報、蓋質成二字對文、成屬下、質屬上、其自下質於上、猶云待平斷於上、臣虞芮質厥成是二國以其所由久爭之成質於文王、及至境、禮讓之心淮然而生、遂相讓不爭、是文王未嘗平斷之、使受質以退、而實有以蹶然動其禮讓之心、自生而退、故曰文王蹶厥生、英按此說待平斷是也、傳之所謂平、謂平斷也、疏言和誤、耳然虞芮之君固蹶然動而動者、祇二國若至聞風而歸者四十餘國、蓋因此禮讓而四十餘國皆動其生聚之思、其蹶然動者爲更大、凡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文王境內禮讓如此、安而樂矣、所以四十餘國咸思生聚於文王之境內也、詩人言德化及人、自應以大者遠者爲言、且言閒風則親炙者自在其中、不待言矣、東原但言二國動其禮義之心、何當於詩人之意乎。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

箋曰、予、詩人自我也、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我念之曰、此亦由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力也、英按此說非也、予曰有者、亦詩人代爲文王當日之辭也、前此未有而今始有之之辭也、疏附先後奔走禦侮、謂友邦也、天下歸文王者一時有四十餘國、文王視民如傷之心少慰矣、而不但此也、友邦既眾、則眾諸侯

辭助文王之德此時以文王自思予曰有率下親上者焉予曰有相道前後者焉予曰有喻德宣譽者焉予曰有武臣折衝者焉文王四友此之謂歟以服事殷即以此四國事紂也同爾兄弟即同此四國伐崇也大以諸侯歸化爲德之已成而可以即安文王則以爲義之所起正將有爲而不敢自安故疊以予曰形容之也若謂詩人自予則爲斷語矣即斷語亦無稱予曰之體況四疊平且箋謂臣力詩本美周之先君安得於卒章乃終之以臣力耶有善則歸親故言先祖有善則歸君故言先公若歸美於臣下者惟君也而詩非文王自作何以忽而蓋稱臣力乎蓋緜詩大旨在德化及人久而成焉自古言聖人無土不王若太王去豳已無土矣而民歸如市初雖隘陋旋即人服至於文王大小畏懷緜緜之瓞而爲瓜矣德化及人其徵驗矣若夫太王之遷本因狄人而詩不述遷狄者非諱之也若述遷狄似多難以啟其國矣衆心所歸不土而王之情不顯故自岐土發端此詩之妙也

尚書太傳曰文王胥附先後奔輳禦侮謂之四鄰英輔弼附益之柴桑陶氏潛二八目並畧而載之讀諸書者可不善擇而有得歟

南劒黃氏懋集解曰虞芮之君感其所以化而虞芮之民不知其所以感相與測度或以爲有疏附之臣而致此或以爲有先後之臣而致此或以爲有奔走之臣而致此或以爲有禦侮之臣而致此英按此說无非也上句正言文王何得以此四句爲虞芮之民猜度如此果若此亦何關於德化之事而鍾陳於詩中乎蓋黃氏亦覺箋疏不得此詩之旨而乃爲此說

也可見箋疏之說原迫章法耳

旅望溪芭詩義補正曰日俱當作日子謂鄙家宿昔

稱本國爲我也古人文字雖奥其義未有不順從去

矣以子日起之顛末安蓋言國勢興起之後武周人

世日以衆多漸次以備也英按此說非也曰作正似

矣然以在廷人材言終非此詩之情也

有竹石斬經句說卷一終

有竹石軒經句說卷二之目

皇矣上帝至求民之莫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

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上帝耆之至此維與宅

作之屏之至其檿其柘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至載錫之光

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

帝謂文王至誕先登于岸

密人不恭至以遏徂旅

依其在京

侵自阮疆至我泉我池

度其鮮原

居岐之陽

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詢爾仇方同爾兄弟

是致是附

是伐是肆

是類是禡

四方以無侮

四方以無拂

吳邑吳英學
男志忠校字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

稽古編曰詩書皆言天命文王不言天命太王王季也皇矣集傳言首二章天命太王三四章天命王季誤矣受天命者縱非赤雀丹書之謂要必三分有二大畏小懷駸駸乎有一統之勢方足當之太王王季有是乎且既以首二章爲太王之事遂以受命既固

爲天命太王因并謂天命王季不知天命二字非諸侯所敢當禮曰惟天子受命于天英按此說非也春不生於王正月而生於建子月一陽來復之日也秋不生於王七月而生於建午月一陰初姤之日也天下之理莫不如斯豈不知文王始受天命乎璠璵玉璜書大傳言之矣然天若至文王中身而乃命之則文王之聖德爲受命之資者有所不及也豈不知天於文王生初命之乎四乳胎生論衡言之矣然天何獨厚於太王王季而能生文王抑天何不擇人而畀之以文王爲子孫也詩人曰天亦惟擇愛民之主與之耳故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方其究度於四國也天無心也豈有有問在天意中哉天意之屬問者狄人未侵幽國之時太王早已有仁民之心能動天也天下之理一動一靜天之無心也氣之靜也陰也天之屬意也氣之動也陽也太王始行王道氣之生也動而陽也文王生初受命氣之成也靜而陰也天命者豈諄諄然命之乎陰陽動靜之道而已

矣命之者天也而天意之所從始則不自天始也人也然天之意亦非一屬而終不移也使泰伯不讓王季不友安知文王之不爲顏子乎梁之太子統乎故曰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泰伯雖未嘗一日爲嗣君然其爲天下而讓賢仁民之心盡矣天惟恐至德之不彰也祐王季以成其美故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於是命文王者愈固也表記惟天子受

命于天言及身之受命也此詩受命既固言太王之時生文王受命之源也如謂駸駸有一統之勢方足當受命何異宋人帝魏蜀之論歟且泥禮言惟天子受命于天以釋天命文王豈可以天子二字誣至德之文王乎

稽古編曰詩與太王事不合者有三太王當商祖甲之世商未有虐政也何云其政不獲一終身爲諸侯何得云受命既固二先言文王而後追遡其前代故曰自泰伯王季謂天之興周非而生明君也自泰伯

王季之時已然矣若由太王順欽之當云至何云自

三英按此說非也太王泰伯之時商武乙也非祖甲也後漢書西羌傳竹書紀年及通鑑外紀皆以爲在武乙之世惟皇王大紀乃謂在祖甲之世耳稽古編愛古而薄宋而乃獨於此亦云祖甲何耶受命既固者謂生文王也非謂太王身受命也所謂受命者受天愛民之命使以天下爲己責耳原非以爲天子有天下爲受命也又何爲諸侯不爲諸侯之云耶作邦作對者天作之泰伯王季成之從文王而上遡之故

曰自也非自太王下遡之辭故不曰至也文王雖生於武乙十一年而武乙之暴虐不待多年而凶德已成矣泰伯之讓王季雖在文王已生之後然泰伯之心平天下王季之因心則友在文王未生而泰伯王季吉德已成矣其曰天之興周邦而生明君也自泰伯王季之時已然矣誠哉是言也豈宜用至字乎

傳曰莫定也英謂據此知莫字有靜安意大學曰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天下之物皆然上有愛民之君則天下有靜安之象焉上有暴虐之君則天下有煩擾騷動之象焉武乙暴虐天下煩擾騷動極矣故上帝爲民求靜安之象也太王至岐非無事矣而其氣象則靜安也如居幽而日與狄人爲難不亦煩擾騷動之至乎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

傳曰二國夏殷也英謂據此知兼夏而言天之弃商因商之歷數將盡王氣已衰不能復生聖哲永年之君故其政治不得善道與已亡之夏無以異也

箋曰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英按此說非也樂記

謂桀夏之後於杞似紂時夏已無國然桀紂不同時而同政正宜合言之非謂夏殷子孫並爲二國也謂殷及崇爲二國豈因有見於樂記歟然崇侯非帝王之胄國非天子之都不爲天下安危之所繫何足與殷並稱二國耶

毛西河寫官記曰二國商周也不獲不相得也反商者政必善 英按此說非也二國不獲者夏殷子孫不得如夏殷盛王之政也豈商周不相得耶謂不善者不得如彼之善則可如謂善者不得如彼之不善成何語耶

經句說 卷二 五

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傳曰四國四方也 英謂據此知天本無心非必命周也四方之國何一非天心之所究度何一非監觀以求之者乎

箋曰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殷崇暴亂密阮徂共之君又助之謀同於惡也 英按此說非也徂非國也若以國論不助紂者史記稱八百助紂者孟子稱五十惟崇密阮數國見於此詩豈天心之所以俾商就問者於其他諸國一無所惡而獨惡此數國耶近紂之國凶惡者正多而文王但不敢侵伐之耳豈當時同惡者祇有四國耶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伊川經說曰耆致也頌云耆定爾功式廓猶云規模範圍也憎與增同 英謂據此知憎增二字古通用也孟子士憎茲多口趙注曰離於凡人而爲士者益多口直以益多二字當之不云訓增亦不必謂當作增也式廓即指岐周之規圍也故下文即以此字承之

經句說 卷二 六

集傳曰此謂岐周之地也荀上帝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太王爲居宅也 英謂據此知西顧之西非指岐周謂太王居豳時也此字乃指岐周耳周自后稷封邰公劉遷豳皆爲西土天本無心而太王惟民莫爲心故上帝欲耆之而增錫以式廓於是眷然西顧豳國而以此岐周之地與太王爲居宅也

廬陵歐陽氏修詩本義曰耆遲久也言大意遲久之

謹其所擇。英按此說非也。遲久謹擇之意已在爰究爰度句中。此何得更複耶。

一傳曰。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英按此說非也。式訓用是矣。豈訓行乎。廓訓大是矣。安見其謂大位大政乎。

箋曰。言天意常在文王所稽古編曰。漢書郊祀志載匡衡奏議云。乃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居爲都也。衡治齊詩者。而爲此言。則首二章之美文王。非毛鄭一家之說矣。英按此說非也。論衡亦云。詩曰

乃眷西顧。此維與度。天無頭面。人有顧視。以人做天。事易見。故曰眷顧。天乃大命文王。眷顧之義。漢書與作于論衡宅作度而其以爲文王正同。則可知兩漢以前說皆如是。解然而明經者。論是非不論今古也。豈漢儒云然。即可以爲是耶。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啟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

山陰陸氏佃埤雅曰。新民刊除林木以治田作室。其始作之屏之者。檔翳而已。既又就者。衆民無所居焉。則其修之平之也。及於權栵。其啟之辟之也。及於檉椐。攘之剔之。至於檿柘。其檿其柘。據至其尤衆也。無以處之。則攘之剔之。至於檿柘。檿柘之美者。不得已而去之。然後及於檿柘。英按此說是也。此八句承上文。此維與宅而言。天既以岐周之地與太王而太王始至岐下之日。雖從之者如歸市。然猶未若後日之衆也。故斬伐林木以爲居處。不過其檔其翳而已。即有芟削不過其權其栵而已。自後民歸日衆。不得已而芟及良材焉。於是啟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

緜詩謂我醜攸行。天作篇謂有夷之行。在此時矣。故下接之曰。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以所與之居遷太王。而岐下有夷行也。此其承上接下之閒。其文之疏密斷落。直緜貫通。樂記曰。情深而文明。又曰。使其文足論而不息。左傳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又曰。君子聽之以平其心。是固然也。若如漢儒。既以上文此維與宅。下文帝遷明德爲皆言天帝自居宅。自遷依。則此八句上不承上。下不接下。獨自憑空臆斷以爲此乃言民歸文王之衆。雅詩如是。豈乎。魏文侯聽

之而惟恐臥矣

箋曰天既顧文王四方之民歸往之岐周之地險隘多樹木乃競刊除而自居處英按此說非也箋既不以上文與宅爲殖土又不以下文載路爲歸周之人而徒然謂作之屏之修之平之安見其爲四方之民歸往之邪謂乃競刊除則爲何人而自居處則又何地雖曰說詩之法以意逆之然意逆必憑文此則無上下文可憑毋乃爲意造乎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

集傳曰言太王遷於岐周英謂據此知周人謂自從天使太王居岐嚮之險阻今始得變爲平路所以上文言刊除而不已也

傳曰串習也伊川經說曰夷平也嚴氏詩緝曰串夷載路謂民歸者衆串習其平夷大路也卽周頌所謂有夷之行也英按此說是也載始也岐周地本險阻自太王居之來歸者日習行之險阻漸平於是始成大路太王愛民之道徵驗如此天安得不與之以受命之文王乎周頌天作篇爲祭太王而作則必以太王爲主若與文王並重卽失立言之體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言天若爲太王而作此高山於是太王始治多樹木乃競刊除而自居處英按此說非也箋既不以上文與宅爲殖土又不以下文載路爲歸周之人而徒然謂作之屏之修之平之安見其爲四方之民歸往之邪謂乃競刊除則爲何人而自居處則又何地雖曰說詩之法以意逆之然意逆必憑文此則無上下文可憑毋乃爲意造乎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

傳曰徙就文王之德夷常路大也疏曰毛以爲帝所以徙就文王之明德而顧之者以其世世習於常道則得居是大位也英按此說非也既以式廓爲大位又以載路爲大位文王未嘗登大寶屢屢言之不亦誣乎

箋曰串夷卽昆夷路應也天意去殷就周文王伐昆夷以應之英按此說非也吳縣陸氏元朗經典釋文曰

串一本作患故疏曰鄭以詩本爲患故不從耳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英謂按此知毛所見本作串鄭所見本作患故異解然作患者本之誤文耳鄭氏因而爲混夷則成其誤矣而以路謂應又何誤乎

伊川經說曰載路猶滿路謂充塞也周家之治順平之道充塞也英按此程子說疑非也先王之道達乎道路矣然謂發諸朝廷以及於國中耳豈可專言在路耶

集傳曰載路謂滿路而去所謂昆夷駾矣者也英按此集傳說疑非也遷岐之後明德之徵驗豈獨於昆夷可見耶緜詩方言不殄厥隕故承之曰昆夷駾矣此方言帝遷明德則天心所監觀於太王者正遠大而沾沾於昆夷不亦小乎且即昆夷駾矣但言何偵者爲之氣短而去耳未嘗謂盡族而逃也何謂滿路耶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詩本義曰立其德可配天者以爲君英按此說是也此承上文而言天見太王愛民而民歸之如此於是生文王天將立之爲己配也文王既生則周之受命爲堅固矣

寫官記曰或乃以爲賢妃甫言敬辟攘剔而忽及賢妃此何說歟英按此說是也克配上帝王配于京詩無以配訓妃春秋時乃通用耳釋文曰本亦作妃而不云一本作蓋指他書所引之本非有所見本也安知非引本之誤文歟

傳曰配嫡也箋曰天既顧文王又爲之生賢妃謂太姒也英按此說非也天之顧文王若在即位之後則文王年已五十矣太姒猶未生耶若在襁褓之後則是時紂尚未立安得以維此二國其政不獲謂今殷紂及崇侯耶如謂於爲方伯之年追迎生太姒之日則箋方以上文串夷載路爲文王伐昆夷而忽接言賢妃何其不倫耶

帝省其山作穹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傳曰對配也箋曰省善也和其風雨使其山樹茂盛

作爲也謂興周國生明君也是乃自太伯王季時則然矣英按此說是也上章作之屏之八句言周原此章帝省其山三句言岐山也帝作邦者卽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也作對者卽天立厥配也所以複此帝作邦作對一句者啟下句也蓋於此又言天不獨眷顧太王而生文王又以泰伯王季之有德故自泰伯王季少時而文王已生矣自太伯王季一句指文王將生泰伯猶爲世子之日也越十餘年則柞棫拔矣行道兌矣其後泰伯更能以世子之位讓賢

王季又能不負所讓而與錫其兄以光顯而天之眷周益深矣

伊川經說曰因心者出其天性也集傳曰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强英謂據此知泰伯之所以讓雖不以此然三讓之情有以此而深者矣

傳曰因親也箋曰親親而又善於宗族英按此說非也詩意專在友兄何暇泛言耶

寫官記曰因心者因太王之心也豈因其心乎觀曹子臧吳季札不承父兄之志爲不友則因父兄之志者可謂之友矣英按此說非也詩但言因心則自非因太王心矣謂子臧季子不友是何言歟

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竹書紀年曰文丁四年命爲牧師竹書統箋曰如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八命作牧鄭注曰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英謂據此可以知王季之受祿於王朝也

箋曰世世受福祿至於覆有天下疏曰至於子孫覆有天下英按此說非也受祿謂爲牧師也有四方謂

伐翳徒伐始呼有四方之民心也文王僅曰三分有二而王季曰有四方者論語切言之詩泛言之耳若謂奄有四方指武王之世有天下而言則稱此而言祿必曰天祿矣亦非王季所可言王季固非可言矣文王獨可言耶不但此也卽上文天立厥配帝作邦作對下文王此大邦敢距大邦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則又何說不但此也文王未嘗作六軍棫樸篇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文王何嘗尚公主大明篇大邦有子俱天之妹則又何說說詩之

法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然則王季之所以不負泰伯者受商祿盡臣道以安天下之民而已矣何必曰至於子孫有天下耶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

舊古編曰左傳引皇矣之四章作維此文王疏及左傳疏皆謂師有異讀後人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意當以作文王者爲正此經毛無傳王述毛者也而注爲文王則毛本作文王可知左傳引詩作文王後云近文德矣申言九德爲

文王之德則傳文洵無誤又合之韓詩而三爲王季之當作文王豈不洵然況王此大邦非文王不足以當之鄭以追王爲說殊費回護

按此說非也有下文比于文王句爲據則可以知此章本是維此王季而非維此文王左傳成鱄之言偶誤抑春秋時已有異讀之師耳如既曰維此文王又曰比于文王則文王爲誰也惟其本是維此王季故下文曰比于文王比卽論語比及三年之比人有終其身不覺其德之可悔處至於其子之世而德無可悔則終無悔矣故曰比于文王其德靡悔也若讀維此文王則比字如泰伯者受商祿盡臣道以安天下之民而已矣何必或讀必里反爲比方之比豈文王之前先有文王乎如或讀毗至反爲比及之比豈文王之後又有文王乎且卽以維此王季一句論之凡此字皆有所承接之辭兩維此王季句皆承自太伯王季句來也若讀維此文王則前未有文王字何由以此字指之乎卽以此章既受帝祉施于孫子二句論之若是贊文王已是了畢語氣豈宜更有伐密伐崇之四章乎左傳亦有謬文毛氏亦有不可從況毛無傳乎東海王氏

意在反鄭豈在述毛乎

經義雜記曰詩四家惟毛氏源流子夏獨得其眞三家皆今文不免有誤詩春秋正義皆言韓詩作文王者據其目見也言王肅注毛詩亦作文王者此因鄭箋毛詩是王季王肅好與鄭氏相難故反據三家誤本以改毛詩正經使無識者見之必謂肅本毛詩與三家及左傳合鄭箋作王季爲誤矣肅之伎倆自唐以來無能知之者不得不切言之左傳古文也當與毛詩合而亦作文王者因漢時三家盛行毛詩不立

於學宮傳左氏者多習韓魯詩遂誤作文王也且左傳釋比于文王爲經緯天地曰文毛作詁訓傳正本之皆言以王季之德比於古昔經緯天地之王如上亦作文王謂以周文王比古文王終不免涉嫌故知左傳本當作王季也 英按此說是也但左傳毛傳皆以經緯天地釋文字則意皆以爲維此文王歟若以爲維此王季則豈不知比字可讀如比及三年之比何必以經緯天地釋文字乎是左傳毛傳已自皆誤雖欲回護之而不能若强爲回護是反授後人以辭

難之柄矣

稽古編曰箋云王季之德比於文王盛德以聖人爲匹世有稱子而美其似父者安有稱父而美其似子者乎左傳疏劉炫云可比於上代文德之王毛用左傳經緯天地以釋此文意當與炫同箋之申毛不合其意 英按此說旨不合是也然以文王爲上代文王非曲說乎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伊川經說曰畔援黨比也歆欲之動羨愛慕登岸既

[illegible]之義天謂文王無黨援以爲强無以貪欲而動惟是所先者濟天下於險難 英謂據此知畔有依倚之意蓋將言文王方伯專征之事而先明文王之心必無黨援歆羨之私如聞天語丁寧者以見伐密伐崇出於義之所不容已方得謂之天討作爲雅歌奏諸朝廷可以爲萬世法也

詩本義曰諸侯有爲暴亂者先修威德以待之寫官記曰岸厓之高者方伯以征伐臨諸侯不得不先乘高勢 英按此說非也曰威曰勢霸者之道耳中庸懷諸侯則天下畏之者畏其德也豈畏其威耶孟子引齊語雖有智慧不如乘勢者借喻行仁政之概耳豈眞乘勢耶

傳曰岸高位也 英按此說非也文王已爲西伯矣若更求高位必也天子之位歟而下文伐密伐崇之事皆非必爲天子而行之者也然則與高位何涉耶箋曰登成岸訟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 英按此說非也伐密伐崇非因獄訟而起何以謂先平獄訟耶鄭虞芮質成亦終不質所成而返則

獄訟固爲治之末耳何得謂廣大德美先平獄訟邪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旅

竹書紀年曰帝辛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 英謂據此則可以知文王之怒非於已有分毫之涉故詩以無畔援無歆羨發其端也

孟子曰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莒 英謂據此則可以知詩作徂旅乃莒字之誤莒旅協韻若作其旅徂旅則須其徂協韻而一韻又無三旅則下旅

字豈非誤文乎當依孟子作莒也

方輿紀要曰陰密城在平涼府涇州靈臺縣西五十里志云古密國也周文王伐密詩所稱密人不恭此矣左傳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國語周共王遊涇上密康公從蓋即密國之後矣秦始時名陰密漢爲陰密縣屬安定郡後漢廢晉復置靈臺縣在涇州南九十里南至鳳翔府麟遊縣七十里東北至邠州六十里古密須國漢爲鶉觚縣屬北地郡後魏屬安定郡晉因之後魏置趙平郡治此後周郡廢縣屬涇州隋初因之大業初析置靈臺縣取文王伐密作靈臺之義 英謂據此知密在周靈臺之西豳地之西南岐周之東少北也詩謂爰整其旅則周之起師在阮共既侵之後可知也詩謂敢距大邦則密人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可知也周禮春官與命穀圭以和親密阮共莒皆周之鄰國蓋密將侵阮文王使人問之而密人距不受命卒以侵阮又往侵共又往侵莒於是文王怒而整旅以按止密人使不得往莒此無少黨比貪利之意純是濟弱之事故曰厚周家之

慶荅天下之心也

傳曰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旅地名也疏曰毛以徂爲往以阮共爲周地爲密須所侵旅地名則毛意以旅爲周地而言徂者自共復往侵旅整師以止密人之往旅地則亦止其往阮共互相見也王肅云侵阮徂共文勢不便不得復說旅故於此而見焉 英按此說非也彼先侵我何以云距謬可知一也其罪奚翅不恭謬可知二也阮共旅既爲周地則奄狄來侵我之例也何以反謂之徂謬可知三也當云禦不

當云遏不當云按謬可知四也在鄰境故知之晚如謂其邑則密來侵阮即整旅矣何至徂共方始赫怒謬可知五也禦寇常事耳有寇而不禦者耶侈云篤周祜對天下謬可知六也亦不必大言帝謂無畔援歆羨謬可知七也孟子何云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謬可知八也安得以阮共旅爲問地耶

箋曰阮徂共三國犯周文王伐之密須距其義兵文王整旅卻止徂國之兵衆疏曰密人不恭其職敢距大國之徵發其所徵發者是侵阮徂共三國之義兵

英按此說非也周爲方伯地方百里大國三軍文王又歸附者衆況爰整其旅則所用無多何必徵發衛發何必於密賈禍於鄰鄰民非赤子乎空密之距命也因而怒之陷人於曲致我之直以壯我師文王豈若是乎四國助紂文王整旅可也何以不先怒於三國而獨遲怒於不出師之密耶

疏曰書傳云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須則阮徂共又在伐密之前四年伐混夷仍以天子之命命將帥則文王伐此三國之時叛殷之形未著密須在其統內故得徵兵也密須之君雖不達天命亦是民之先覺者也疑周將叛殷故距其徵發皇甫謐云文王問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於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先王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謐雖採摭舊文傅會爲說要言疑於我者未爲顯叛文王得徵兵而不從叛始彰耳英按此說尤非也兵者不得已而毒民故必惡惡之心已成而後有用兵之心三代以前未

有先生用兵之心而後擇一可誅之國者矣若先有佳兵之心而後擇可加刃五霸不至此文王有用兵孰可之問則不成爲文王密苟爲天下之明君而太公伐之則不成爲太公若密君疑問叛殷距其徵發則祖伊之儒也而王赫斯怒猶得爲義理之怒乎皇甫氏有帝王世紀此說本於劉氏說苑指武篇說苑帝王世紀皆不足據疏引之陋矣而其謂密須曰先覺謂文王曰叛殷之形豈非一言以爲不智者乎

疏曰王肅云無阮徂共三國孔晁云阮徂共三國見

於何書、孫毓云書傳、文王有戎密須、夫夷黎邪崇、未聞有阮徂共三國、鄭必以爲皆國名者、正以下言徂旅、徂有師旅、明徂是國、於時書史敗亡、安可更責所見、張融云晁豈能具數此時諸侯而責徂共非國也、

曆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爲國名、則出於舊說、非鄭之創造、皇甫謐勤於攷校、亦據而用之、英按此說非也、毛曆兩家駁說紛然、而無一是、則舊說之未可必從、不於此可見耶、其謂鄭氏者曰、於時書史敗亡、安可更責所見、其謂孔氏者曰、晁豈能具數此時諸侯、於何書云耶、

漢末魏晉猶且罕所徵證、若此則明經者其必曰見

依其在京

傳曰京大阜也、倪二初思寬讀書記曰、皇矣篇依其在京、公劉篇于京斯依、蓋古者高丘自取依倚之意、故京依二字往往相連、英謂據此知京謂高丘、而下文曰侵自阮疆、則知此依其在京、蓋即指密人也、京即下文高岡也、密國之人奪得阮疆、而恐問人伐其師、故依倚其舊地之高丘、文王不遽伐密之國、而先正其侵阮之罪、故侵自密人所得之阮疆、然後伐其師、以及其國也、

箋曰、京、周地名、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英按此說非也、公劉篇于京斯依、亦地名耶、何以幽岐二地皆有漆皆有京耶、詩但言依其在京、安見有發兵之意、雖下句有侵字、然何從傳曾此句乎、

集傳曰、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英按此集傳說疑非也、若必所都之地稱京、則甫田篇何以云如坻如京乎、

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

竹書紀年曰、帝辛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師遂遷于程、英謂據此則可以知伐密事在此二年冬春之間也、可知侵自阮疆即伐密也、詩不言伐而言侵者、周禮大司馬九伐之灋、負固不服則侵之、言自恃堅强不服、文教則侵削其土地也、密君敢距大邦、故文王伐之、伐之將以侵削之也、詩但言侵而不言侵密者、承上章密人不恭爰整其旅以遏徂莒、而言既遏其所往、而遂侵其

所得新疆不必複言是侵密也其言自阮疆者阮疆是密人新奪得阮國之疆土侵密不止於阮疆而自阮疆始故曰自也言自則并伐密之師以及其國可知也蓋周師一出既遏止密人侵莒之師莒疆得保矣而阮疆已失周師奪以還阮然後進兵以至密國之境問其不恭之罪乃密人望風輸服不待侵奪而已爲周之所有故遂接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五句即竹書紀年所謂密人降于周師也我高岡以下七我字如舊爲周地者然

甚言取之自然而不用力耳宜漢儒誤以爲密侵周地也

伊川經說曰文王本據周地以興侵廣土疆自阮而始密侵阮文王救安之遂歸服之也開地益廣至於岐隴高山皆有之 英按此程子說疑非也救阮而遂有其地治隰田者之罪有田者何罪而奪其田乎

疏曰毛以爲密人之來依止在我周之京上其侵自阮地爲始升我阮地之高岡周人莫不怒之曰汝密人無得陳兵於我周地之陵此乃我文王之陵我文王之阿民疾密須如是故文王遂往伐之 英按此說非也民雖甚怨其君至於寇來侵掠無有不怒目而視者此何足異而發爲詠歌耶既以爲密人來而周人怒之而忽接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如何聯屬耶

箋曰往侵阮國之疆登其山脊而望阮之兵兵無敢當其陵其阿者 英按此說非也箋於上文既言侵阮徂共三國而伐密國然則此豈阮徂共密皆有高岡乎何以上言四國而於此祇見一阮其他俱不言及即此不可見謂文王自侵阮徂共之謬乎

度其鮮原

傳曰小山別大山曰鮮 英按此說是也小山即上文陟我高岡是也大山岐山也蓋所陟之高岡非岐山之支峯故曰別也鮮原者小山旁之平原耳非地名亦非邑名乃泛稱之名耳竹書紀年帝辛乙十一年所謂次于鮮原者亦然而僞爲逸周書者遂云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言次不必地名如僞泰誓次于河朔是也言至則實有其地矣豈非因此詩之有度其鮮原句歟殊不知此詩之所謂鮮原在鎬京之西武

王東面而伐商豈有反嚮西往者耶

箋曰度謀鮮善也疏曰度謀鮮善皆釋詁文以其已

繫岐陽不應復言鮮山故以鮮爲善 英按此說非也

度者王制所謂司空執度度地居民也無所謂謀也

鮮者高岡原者平原度其鮮又度其原也如以爲詩

人誇美爲善原適成所謂歆羨矣豈其然耶

居岐之陽

春秋穀梁傳曰山南爲陽爾雅釋山曰山東曰朝陽

英謂據此知魯頌居岐之陽山南爲陽也此章居岐

之陽山東曰朝陽也鮮原在岐山之東南也詩不言

居岐朝陽而曰居岐之陽者取疊用四之字以振文

勢耳當不以文害辭也居卽度地居民之居分居周

民於新得之地也與魯頌居岐之陽之居異也

箋曰知己德盛而威行可以遷居定天下之心乃始

謀居廣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後竟徙都於豐疏曰

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墨南蠻云文王徙宅

於程蓋謂此也箋嫌此卽豐故云後竟徙都於豐 英

按此說非也文王遷豐武王遷鎬所以遷者集傳謂

以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不得不遷耳而箋

謂德盛威行可以遷居定天下之心何其誤與遷居

豈因德盛威行卽遷居與德威何涉卽文王視民如

傷所以天下之心定也定天下之心者豈在遷居邪

然箋猶未言何地以爲卽鮮原蓋王肅於疏引皇甫氏

謂文王徙程則益謬矣蓋皇甫氏以箋有遷居之說

又其時汲冢竹書已出見紀年有遂遷于程之文又

有諸侯逆西伯歸于程西伯自程遷于豐之文似與

之合故誤以爲文王宅程耳而不知遷程者密人也

宅程者王季也非文王也紀年曰文丁四年周公季

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爲牧師五年周作程邑據此

知王季作程邑也王季作程邑者因其爲牧師也季

歷既作之則文王卽位已自在程矣何徙之有乎若

更言徙程安得有兩程乎召誥曰王朝步自周則至

于豐則豐爲有廟都邑可知有聲篇曰作邑於豐則

文王作豐而徙居之又可知文王既遷豐豈有又徙

程者乎太王遷豳王季遷程文王遷豐武王遷鎬自

歲而盛已爲驟矣若遷豐又遷程卽云說以使民民

忘其勞然爲侯度亦輕佻而不重矣啟八百年不還基者豈若是耶詩之所謂鮮原者文王所侵削密國之地也侵得其地度其廣狹使問人居之故曰度其鮮原也王制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則所居卽其所度此詩居岐之陽卽居此鮮原也祗此侵得密國之地而詩人旣稱之曰鮮原又稱之曰岐陽者一則以度此地而言之故曰鮮原鮮者小山也原者平原也執度以度量其高卑廣狹也一則以居此民而言之故曰岐陽陽者朝陽也山之東南其氣和霽人所樂

居也魯頌之所謂至于太王居岐之陽太王曰居之耳此詩之所謂居岐之陽文王使民居之非文王自居之也魯頌言太王旣曰居岐之陽則王季之遷程不過近在岐山之南與渭水尙遠至於文王侵削密人之地又擴其東方之疆境始得岐山東之朝陽始東連於渭水故曰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言使國中之舊民往居新地也其以德服人疆境日擴如此宜其爲萬邦之所嚮慕宜其爲下民之所歸往故曰萬邦之方下民之王文王旣伐密而遠方之嚮慕者益切歸往者益衆與上文以對于天下正相應也文王旣居周民於密地又遷密人之新附者使居程邑卽王季所作之程也竹書紀年曰密人降于周師遂遷于程據此則知遷程者卽來降之密人也不曰遷密而曰遂遷此正春秋自遷爲文之例也若文王遷都則當如王季之書周作程邑冠以周文王之書西伯自程遷于豐冠以西伯豈有不冠以周不冠以西伯但云遂遷于程而謂文王遷乎而謂非蒙上密人降于周師之文乎然則竹書紀年遂遷于程之文正宜取之以與詩居岐之陽互相爲證以見一則遷新民於舊地故曰遂遷于程一則遷舊民於新地故曰居岐之陽蓋古者新附之民必擇其强者使居近地成王使殷多士遷于洛邑是也又使故土民之壯盛者使居新得之土疆所以杜後之乍臣乍叛也武王使三監居於殷國是也則此詩與竹書之文有相得矣此詩但言居此密地而未及言安置此密人竹書之文亦足以補詩之所未及言者也乃皇甫氏不於此證明詩義補其事實而反臣誤解竹書遂誤解詩之居

岐爲文王遷都文王自居邰然亦可知竹書紀年之文有本者多非盡爲元明人筆耳

集傳曰所謂程邑也其地於漢爲扶風安陵今在京兆府咸陽縣英按此集傳說疑非也方輿紀要曰西安府宋爲京兆府今西安府西至鳳翔府三百四十里西北至平涼府六百五十里咸陽縣在西安府西北五十里秦本紀孝公十一年衛鞅築冀闕於咸陽徙都之英謂據此知咸陽在周時必不在王畿之內蓋孝公之時東西兩周猶在不能徙都於周地也則程豈遠在安陵邰王季作程必不出周原百里之間卽先儒誤以居岐之陽爲文王作程亦豈可以去岐數百里而猶得稱居岐之陽者邰程豈在安陵邰

毛鄭詩考正曰密人不敢有其岡陵水泉然則度其

辭原不義合人疑徙都於密乎辭意未安疑侵富作寖兵之寖息兵也字形相似又因上文侵阮而致誤

上章言伐密此章則言息兵後遷邑密人既服遂寖兵自阮疆歸阮邑疆接於密之地地於是升高審勢而遷邑無敢陳師飲馬於我地服密後德威遠也英

按此說非也後世德兵疲衆故有息兵之事若文王過密侵密雖屆冬春淡旬可畢民不罷勞師無怨讟何庸有寖兵之說謂無陳兵飲馬服密後德威遠亦漢時北邊關塞爲然若中國無陳兵飲馬不足爲異文王德威豈如斯而已乎

不大聲以邑不長夏以革

毛鄭詩考正曰聲以邑謂言貌夏以革當謂威力不大聲以邑國中化其德而不事於以言諭以貌示不長夏以革諸侯服其德而不事於以威制以力勝爾

雅夏大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之曰夏革如爾雅錯革鳥曰旗之革革有猛急之義鄭志荅張逸云畫急疾之鳥隼英按此說是也聲謂號令邑謂容儀猶漢所謂儀注也

傳曰不以長大有所更英按此說非也晉語曰太任嫉文王不變少淩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如病爲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不煩事王不怒接此知傳說頗切文王然非詩旨讀詩記曰不長夏以革雖難强通然與不大聲以邑立文既同謂詁亦當相類此

說是也詩之爲體漸開整齊文字也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箋曰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英按此說非也識猶云見識知猶云意智皆私臆之所參者文王不立見識不生意智而自然循天之法度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蓋將言文王伐崇之事而先言天懷文王明德如此以明其非尚聲色威力亦非有所私臆無非天理故下文伐崇亦稱帝謂也如謂不識古不知今非大愚即宋人良知之學也豈可以

論文王耶

伊川經說曰聖人之誠感無不通過化存神豈暴著其形迹是不發見其大聲色也其化之感人雖不大其聲色而其應之疾人之惡不及長大而革也言不待遲久而化也民由之而不知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是不識不知而順夫天理也英按此程子說疑非也雖於文王事甚切然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亦當與上句同在文王之所感言之不當以民之所應言之中庸謂誠一之於以化民則不長夏以革三句文豈可以離脫於以化三字之義乎

詢爾仇方同爾兄弟

傳曰仇匹也寫官記曰仇方鄰國之强大與匹者也謀諸大國連諸與國以伐崇此方伯之職也英按此說是也詢謀也仇匹也左僖廿三年傳秦晉匹也崇雖强國而周爲西伯亦大國也文王伐崇宜若不必求助於大國者然文王愛人不忍傷民而又不得不行天討故必策以萬全而後行之所以謀之大國連諸與國也

梁諫庵玉繩史記志疑曰殷本紀九侯女不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案西伯之囚因歎醢鬼侯脯鄂侯也戰國趙策呂子行論及魯仲連傳可證然此紀與周紀謂崇侯虎譖西伯殊非事實文王嘗伐崇矣因其譖而囚之甫脫囹圄而伐之豈不情嫌殺鼠乎則知西伯之囚不關崇侯虎也万正學遜志齋集西伯伐崇論云妄言者見詩歌伐崇求其罪而不得遂誣其譖西伯以爲伐崇之端而不

自知其謬雖西伯之囚不關崇侯虎故言無稚的在此紀以爲譖西伯歎二侯在周紀則謂譖其積善累德不利於紂此紀本於國策呂子而增入崇侯若周紀所說必當時雜書有此謬傳所以淮南子道應訓稱崇侯謂紂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諸圖之乃拘於羑里桓譚新論稱虎之譖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人也三聖合謀君其圖之乃囚文王羑里斯烏足信 英按此說是也文王而欲行天討者則可以伐紂讒譖之臣文王苟欲全臣節則必不可伐紂讒譖之臣也且紂之囚文王者何爲乎如謂因譖竊歎而囚之歟是紂怒其歎之彰君惡耳若伐之使紂之惡愈彰也紂聞其伐有不大怒者耶如謂因譖文王之積善善謀而不利於紂歟是紂患文王之强盛故囚之耳若伐崇而降之則周之强盛益見而益可患也紂聞之有不滅周而後安寢者耶史記呂氏春秋淮南子桓氏新論多戰國時語西伯之囚何關崇侯伐崇之故豈因其譖耶

讀詩記曰崇侯虎譖文王於紂遂有羑里之囚是崇者文王之所仇也崇譖文王而文王伐之疑於報私怨者然虎唱紂爲不道乃天人所共怒文王奉天伐罪何容心哉 英按此說非也詩既有伐崇之事則虎譖文王之說必無其事可知矣蓋不避嫌不矯情以行天討者聖人在平時固然紂之時何時哉如果崇譖於紂紂囚文王則崇雖無道文王安敢伐之乎集傳曰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 英按此集傳說疑非也史記無三年字以周本紀計之爲西伯歸之第六年然詩言帝謂文王以伐崇墉則其時未嘗有紂命可知也如紂命使文王伐崇詩人可以鋪張其事矣何以徒歸於天命諄諄耶紂既無命而文王自伐之其伐明明因被譖而囚之故紂豈以六年之久而竟忘之乎紂即忘之廉來之屬不又進讒乎詩爾仇方豈報讎之謂耶謂虎譖西伯又謂紂言譖者虎也俱何足信耶

是致是附。

春秋左僖十九年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襄卅一年傳曰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英

謂據此知此詩疊言臨衝閑閑臨衝茀茀以其再駕也執訊連連攸馘安安初駕時也崇人不服故於軍中類禡而將以復戰也是致者致師也左宣十二年傳曰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據此知致師即傳所謂挑戰也仍有執訊攸馘之事也伐人之國不服而遽退師是天討不行也故挑戰以觀其義所以用武也終不下而後退師故左傳曰軍三旬也退師則修文教矣故曰退修教而復伐之

伊川經說曰是可致其不服而來附其人。英按此程子說疑非也史記秦本紀曰執捶拊以鞭笞天下楚辭九歌曰揚枹兮拊鼓竊謂此詩附字疑當作拊仍是緩攻輕擊之意拊擊而崇人不服故退師也凡此

皆初駕之事下節乃言再駕也若謂致其不服而來附其人夫既軍三旬而不降矣而詩猶謂致其不服而來附其人邪如可以致而附之矣何以又有下節之是伐是肆邪

傳曰致謂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爲之立後疏曰既克崇國於是運致其社稷羣神而來更存祭之於是依附其先祖宗廟於國爲之立後崇侯有罪當滅其國其先祖不當絕祀擇其親賢更爲立後使得奉其宗廟存其社稷言致則文王致之自近非復舊國當小於舊。英按此說非也滅人之國而擇其子孫使奉祭祀則有之矣未有猶得祭其社稷者也社稷宗廟俱存則國未滅也詩何謂是絕是忽謬可知一也以是致是附爲滅崇以後之事則詩當先下節而後此節此節已滅國而立後矣而下節又複言是伐是肆是絕是忽文王但再伐崇未嘗兩滅崇謬可知二也以紂之暴文王雖有專征之權至於滅人之國亦必稟命於紂若又謂非復舊國當小於舊是文王既滅崇又欲封崇將何以復告於紂謬可知三也

即以此兩段而論自臨衝閑閑至是絕是忽皆說以兵伐之即是類是禡一句亦是將進攻之故於師中祭禱無非攻討之事且自臨衝閑閑至是絕是忽次第層層不紊豈得獨以是致是附一句爲於其間攙入滅國後存祀立後之事豈有此文體謬可知四也此章兩段如以爲於上一段中伐崇滅崇盡了畢則下一段爲重出羨文因詩多有反覆永歎而不知紀事則否耳

是伐是肆

箋曰伐謂擊刺之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疏曰左傳隱九年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文十二年左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其可鄭以輕者與勇而無剛義同故引之而遂謬也 英按此說是也左傳輕者肆焉注曰肆暫往而退也小爾雅曰肆突也據此知既擊其墉之外又突其墉之內但不深入而即退耳不深入而即退者只深入則傷民命王者以德威天下而不以力服人惟是物必乘機若無是伐是肆則崇亦無由因壘而降崇之降不在於深入不深入故祇再來擊刺衝突便已絕忽也若必深入則降不深入則不降文王不爲也此第二次復伐崇之事也於是而崇滅矣

漳州何氏楷詩世本古義曰肆忽指崇侯說苑云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崇侯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訟不中分財不均百姓不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乃伐崇令毋殺人毋毀室崇人聞之因請降按令毋殺人等事所謂是致是附也曰聽訟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所謂是肆者也蔑侮父兄不敬長老無禮之崇也 英按此說非也說苑謂崇人聞而請降則一伐即降矣豈劉氏未聞春秋傳謂軍三旬而不降耶借曰請降者崇之民不降者崇之君然詩之言是致是附在執訊連連攸馘安安之下則致附非招致來附之義可知也乃說苑謂將伐崇而先宣言而何氏因之以爲即此詩所謂是致是附者焉豈劉氏其未聞皇矣之詩辭先言執訊攸馘耶詩壘用四是字豈有以伐絕言周師以肆忽言崇侯者又安得有

此文體耶紂時之諸侯輕忽無禮者不知凡幾文王可勝滅之耶原其所以引僞書者以忽字非滅國之義歟然左文五年傳曰不祀忽諸忽固有忽亡之義矣何必謂輕忽乎

是類是禡

箋曰類禡師祭也疏曰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英

謂據此知詩言類禡皆在師中祭而上及天神也詩既言臨衝閑閑則兵車已用之於崇之境矣既言崇墉言言則已及崇之城下矣既言執訊連連攸馘安

安則已與崇人接刃矣不戰則雖執通使以訊執偵諜以訊安得有連連雖馘使諜亦安得有非一人之稱而曰攸馘既言與崇接刃而後獲之曰是類是禡則類禡二祭皆在師中祭告神明可知也爾雅不惟釋此爲師祭而直寫詩是類是禡全句曰是類是禡師祭也亦是爲此詩是類是禡爲軍中之事之一證也箋獨從之又足爲爾雅類禡合於詩之一證也且爾雅既釋爲師祭下文更別之曰既伯既禱馬祭也則類禡爲祭天神又可知也蓋詩之言是類是禡者

問師陳於崇之城下不能服崇師將進攻故於軍中祭天神司中司命類師雨師之屬而後致師故曰是類也又復祭神及天駟房星之辰其禮不同於類祭故別之曰是禡也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易師卦彖傳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則司中司命實繫焉星辰風雨之有繫於兵家者如彗星白虹黃旄之類而暴風積雨揚沙大霧以致勝致敗者甚多故祭天神以求助也類有及天神之外者禡亦不必專祭天神然或兼及房星之辰房爲天駟

亦天神也戰陳以馬勝敗者有之如春秋傳之驂絓於木而止馬旋濘而止馬遲不能止之類禡祭既及天駟故爾雅引是禡因祭星祭風連及之不得並祭於類故不在類祭中也

傳曰于內曰類于野曰禡疏曰初出兵之時爲類祭至所征之地爲禡祭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言類乎上帝則類祭祭天也祭天而曰類者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就南郊祭之言內者以禡于國境之外類雖在郊猶是境內英按此說

非也王制之類乎上帝在未行師時以其因將出征而祭天非正祭天故曰類也詩之所謂是類者則以其祭天神而亦以實柴以槱燎故亦名之曰類也即小宗伯所謂四類亦如之之類也詩類禡二祭同在所征之地而傳以爲此章依戡安安以上崇大已降伐崇之事已畢乃又統計前後祭神曰是類是禡然則又何以轉言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耶

蘇曰毛以爲文王伐崇兵至則服非直弔民伐罪又

能敬事神明、英按此說非也言仡仡正言崇之難伐故師中類禡見聖人之敬慎而恐傷人也故文王雖一代再伐始終用緩攻徐戰惟以至仁伐至不仁遂亡也忽焉耳詩人之意豈贊文王能敬事神明耶古來行師者安有不先祭神明者耶

世本古義曰首四句三句不降之事是類而下皆再駕之事類者類于上帝周禮小宗伯類祭宗廟或謂類一類聚羣神之當祭者不必祭天今按槱樸之詩董仲舒以爲詠伐崇事明有薪槱之語非類上帝而何但此乃復伐之事其始伐之祭何以不言意始伐第命將以行復伐乃文王親征故有類祭英按此說非也文王伐崇方伯之職所當然方伯不得祭天也文王未嘗僭王本無祭天之事而執訊執馘之時更不得復有祭天之禮祭天可再三瀆乎春官大宗伯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然則非祭上帝亦得有薪槱之語也何謂槱樸篇明有薪槱之語爲類上帝耶小宗伯曰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注曰鄭司農云四類三皇五

帝九皇上今十四氏成祀之元謂以氣類爲之位兆日于東郊兆月與飌師于西郊兆司中司命于南郊兆雨師于北郊然則祭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飌師雨師名類也而黃帝在五帝中祭黃帝亦可名類也然此猶天子之禮耳星辰之在其分野者諸侯得祭之而祭星辰以實柴名類也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風雨亦因地而異則飌師雨師諸侯蓋得祭之而祭飌師雨師以槱燎名類也諸侯爲國立五祀一曰司命則司中司命諸侯得祭之而祭司中司命以槱

獫名類也詩之言是類何嘗以文王所未行之事虛言之亦何嘗以文王所不爲之事誣語乎 棫樸篇言髦士攸宜遐不作人敦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豈代崇之詩雖見春秋繁露然未必非偽筆竄入也況文王於軍中用薪燎而詩謂之類自安得一言類而遂曰祭天耶

疏曰禡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注曰禡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是鄭以無明文故疑之而爲二說也 世本古義曰禡者埤蒼曰馬上祭也楊慎云馬上祭猶軾祭車下祭曰軾其字從馬猶車下祭曰軾其字從車也鄭氏於王制注謂禡祭禮亡季本謂黃帝聖人蚩尤敢與黃帝拒戰逆臣也何得與於祭程子云古者出征類禡所以暴明其罪告之神明其伐合神明之道也 英謂據此知禡禮已亡無實據也伊川經說謂暴明其罪言其檄耳若分言之將出征之祭惟告其當伐之罪若師中之祭必兼禱義如左成十六年傳曰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注曰禱請於鬼神哀二年傳曰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從亂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聵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 莅軍禮有如此也師中之祭與行師之祭其禮不同矣若禡祭之神尤無一定爾雅以禡祭連祭天則房星當祭之肆師注謂祭造軍法者必祭黃帝也季氏謂蚩尤不得與此說是也衛太子禱三祖又或有祭其祖者也至禡之字從馬者祇以其祭於車馬紘之閒故從馬耳若謂馬上祭猶軾祭車下則古者惟傳遽乘馬若行師則當敬慎豈可不下馬而祭之何得謂馬上祭耶

惟兵車及步卒未聞以單騎交刃何云馬上耶道祭行神其神甚微故不下車若臨陳而祭軍國繫焉尤四方以無侮 箋曰無侮者文王伐崇而無復敢侮慢問者 英按此說非也侮者肆無忌憚也崇國肆行侮慢而無忌憚而國乃大亂故文王伐之雖崇不服而問師退然而近崇之四方諸國已咸知由德如崇天討必加雖文王不遽滅之亦祇苟延其命耳故四方諸國皆懼而

英謂據此知僞孔傳實爲害道之書也

僞傳曰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假使以此一語置之於詩父母孔邇之下或置之於孟子文王視民如傷之下則猶得強解之曰言文王雖行事紂之事而內實存王者愛民之心云爾而茲則以伐密崇黎而言之又誰得而爲之曲護哉傳蓋於他處尚未盡抒其意而至此則直達而不匿矣其謂之何邪謂事紂而內秉王心者爲天理邪爲人情邪如秉王心爲天理則何必事紂如以事紂爲天理則安得而敢

秉王心殆必以爲天命文王而文王卻不順天理而事紂徒秉此王心以荅天命民望文王而文王卻不順人情而事紂猶秉此王心以慰民望歟然而豈知文王之不伐紂者是順天理之事而不得謂之不順天命也文王之伐密伐崇伐黎諸國皆是順天理之事而不可祇謂其順人情也凡天下之事順人情者未必其皆順天理者也假使文王伐紂當是時非不順人情也然而不順天理故聖人不爲也惟武王伐紂既順人情而又順天理故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

爲德因伐崇一驚而四方以之而無復有肆無忌憚者矣若謂伐崇而無復敢侮慢問豈因崇侮慢問之故而伐之邪伐崇豈欲四方之畏敬問邪

四方以無拂

箋曰拂猶違也言無復違戾文王者英按此說非也拂逆也崇國之君民皆爲拂人之性之行者也故文王伐之伐之不降又不改其惡故文王再驚而滅之四方諸國於此益知拂戾之必不保其國而不敢有拂人性之事也言無拂則非但無侮而已矣四方諸

崇國之東西南北易於習惡之境也文王之於崇一驚而諸國無侮再驚而諸國無拂此之謂順命之則循天理以行道於中國而無些有私利於其間也若謂滅崇而無復違戾文王則豈欲四方之順從文王而滅崇以警服之邪且未伐崇以前四方原無有侮慢問者原無有違戾文王者豈待滅崇之後而後無侮慢問無違戾文王邪

浚儀王氏應麟困學紀聞曰西伯戡黎孔注曰文王親雖事紂內秉王心豈知文王之心哉文王之德之純

而應乎人也至於文王之伐密崇黎諸國雖亦順人情然尚論其事以天人兼言則可如詩言伐密之以篤棫祜以對于天下是也況伐密崇詩皆先言帝謂文王則專言其順天理矣故終謂四方以無侮四方以無拂亦正言其合於天理之有實據可見處者也非美其順人情也美其鄰國皆畏天而知理也若因伐密有以對于天下之言而以四方以無侮四方以無拂爲伐崇之順人情豈不謬歟

以服事殷
惟十有三年春
推十有三祀
嗣武受之
肯定爾功
天惟五年至罔可念聽
微子去之
王訪于箕子

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有婦人焉

有竹石軒經句說卷三

吳邑吳英學
男志忠校字

以服事殷

春秋左襄四年傳曰文王率殷之畔國以事紂英謂據此則知以服事殷之以字實辭也非虛辭也泰伯三以天下讓之以字以猶爲也以服事殷之以字以猶用也卽以三分有二之民心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文王與三分之民皆紂臣也文王旣有三分有

二之民心而卽以所有者還以事殷豈非至德乎然而此章原是一章孔子論文王至德而乃因論才難而遂及之者蓋以文王之至德有所以成此至德者也當其時紂之凶暴極矣他人雖顯如文王亦有所不能惟文王能之則文王之才也文王之才亦由十人輔之十人之才武王用以戡亂文王不用以戡亂而用以延遲殷命其才一也夫子以爲才不可學而心可盡故不稱周之才而稱其德焉蓋武王救民水火者權而得中也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者禮之

本然也道之經也夫子說人才而終歸說到德上明道之微旨也然非左氏傳語何以徵實乎

楚辭天問曰伯昌號衰秉鞭作牧宜城王氏逸注曰伯謂文王也言文王執政爲雍州牧英謂據此則知以服事殷之服字服猶職也卽習語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之服非攝服服從之謂也文王三分有二用其所有之民心盡所受之職而事殷也號衰者號令衰亂之世也作牧雖祇一州而民心則已有三分之二時既爲紂之州牧安敢不率之以事紂

乎左氏與屈子皆猶得爲文王之後民故其語皆有可爲以服二字之證者

小雅四牡序箋曰文王爲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疏曰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是使臣行於所職之國非謂天子之都也言王事者以行役出使是王者常事皆非謂王職也英謂據此知詩言王事靡盬亦服事之一證也雖小序不言文王而傳謂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亦與箋少異朱子又於傳箋皆不以爲然然要之文王事紂使臣勞苦而率叛以朝聘乎紂固皆嘗有其事故傳箋各因所聞一以此詩當之也但謂王事靡盬則與朝聘不類豈非行役出使之謂爲可據而朝聘爲未合乎

采薇小序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箋曰文王爲西伯服事殷之時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爲將率將戍役禦西戎及北狄之難疏曰以天子之命命將帥則紂命之矣書序云殷始

咎周注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拘於羑里紂命之使伐勝而惡之者紂以戎狄交侵須加防禦文王請伐便卽命之但往則克敵功德益高人望將移故畏惡之耳英謂據此知文王盡方伯之職以事殷也若文王既得爲方伯而徒自拓土開疆不爲紂供職則紂豈肯令文王安然爲西伯耶卽使此詩非紂時之詩而此詩序箋疏所言之事則固文王與紂之事也豈稱臣納幣便爲服事耶

竹書紀年曰帝辛二十九年犬戎西伯諸侯逆西伯歸

于程三十年春三月西伯率諸侯入貢英按此說是也諸侯逆西伯其本於左襄卅一年傳諸侯皆從之四紂於是濯而歸之之說歟則爲三分有二以後之時可知矣謂西伯率諸侯入貢卽本此襄四年傳率畔國之說歟事殷豈止一貢而貢亦其一耳竹書雖多僞筆然此其合於左氏者

逸周書程典解曰維三月旣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讒震怒無疆諸侯不娛逆諸文王文王弗恐乃作程典以命三忠英按此說是也奉

勤于商卽本於左氏率畔國之說也惜其下所造訓辭與此轅轍不合然猶爲僞筆之可取一二語者

周南汝墳篇疏曰時實紂存文王率諸侯以事殷故汝墳之國大夫猶爲殷紂所役若稱王以後則不復事紂六州文王所統不爲紂役也英按此說爲紂役是也不復事紂非也此汝墳之詩謂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言紂國之民如陵火燬則近於紂國之民固有燎及之危而南國與紂尚遠其勞如此亦不免於困苦豈不可憂乎然彼王室雖如燬而我與父母甚近必有以保我於生全者可以相恃而無恐矣此正文王率畔事紂之一確證也文王終其身不改如一日者也至於周之不復事紂六州不爲紂役則武王卽位以後之事也若在文王之世何嘗有此事乎文王固未嘗稱王卽武王卽位而喪服未除雖不事紂亦未嘗稱王必至於商滅而後稱王也安得謂文王不復事紂耶安得謂六州文王所統不爲紂役耶

皇王大紀曰君子小人不可相處如水火也況文王大聖商辛下愚乎惟文王致紂敬信得專征伐紂雖名爲天子其實與天下諸侯及萬民均入化育之中矣英按此說是也紂方作威殺戮他人猶不忍聞見況視民如傷之文王乎更何忍毀魚爵以供鷙鳥乎書餘有問如汝墳之詩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詩事尚可想見雖孔子稱文王至德意在於臣節然非武王救民而文王不恤民假設文王雖視民如傷而有不遑恤何以爲爲人君止於仁

朱子大全集答范伯崇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歷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事紂非其本心有不得已焉耳安得謂之至德哉英謂據此則知語類四條皆非也蓋紂惡豈不甚歷數豈未終商澤豈未忘於民祇因紂雖凶暴而於此時尚容得文王之服事則紂惡便可稍緩便是商之先澤所遺便是歷數未終若使紂早肆絕文王不使爲方伯文王欲事殷而不可得則紂

之惡必益熾民之受其荼毒必益甚弔伐之舉其容已乎文王若遭此尚安得都不見其他乎然紂不絕文王文王便能使紂亡不立待豈非文王之至德乎如史記謂請除炮烙之刑涑水司馬氏不信之見傳家集史剡然如爲紂三公見於國策作牧見於天問爲二伯見於孔叢子諸書豈無一確然則文王所以得不伐紂者文王實維繫之使紂可少緩於亡也即如三仁之死亡不死亡於文王之世亦可謂矣

語類曰三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卻是生拍破一殷英按此朱子說疑非也三分有二能歸化三分有一不能歸化者非德有未治也近紂地凡民有善有惡善者近紂則雖離心而不敢畔惡者近紂則樂爲助虐而不肯畔觀史記謂紂師雖眾皆無敵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戈以戰以開武王據此則其情理自可見紂之臣民不能自去紂也紂之凶暴有如此也然則文王雖更增壽十餘歲武王雖更繼世以服事亦安有黃熟自落之時乎以文王之聖九十七而終在位五十年何以猶云待十分

乎非一戎衣安得清明何云武王生破乎孟子謂以論也孟子謂文王由方百里起是以難也云者有所難言而託辭也難言者文王之於商室世受國恩身膺重職其才又能彌縫匡救公孫丑以齊宣比之不遠甚矣且齊果能王所取者秦之天下亦豈周之天下乎亦非殷與周之比也此皆孟子當時不敢言者故託言云云宜也後儒眞以爲文王未至十分黃熟豈爲解人乎

語類曰因說文王事商曰文王但是做得從容不迫不便去伐商太疑曰東坡說文王只是依本分做諸侯自歸之或問此有所據否曰這也見未得在但是文王伐崇戡黎等事又自顯然書說王季勤王家詩云太王翦商都是他子孫自說英按此朱子說疑非也觀此知黃熟之說非朱子之意本是蘇氏之言曰蘇氏謂諸侯自歸周將欲使殷之臣民無一人不歸周使紂孑然而滅曰蘇氏不達事理不知紂雖曰獨夫尚有蜚廉惡來之輩武王一戎衣天下大定矣猶

有小腆紀敘況夫殷之廟社無恙尚有助紂爲虐者在焉安肯歸周若諸侯誅紂則諸侯當王雖讓有德周安肯受之若欲殷之臣民盡歸周則必使蜚廉惡來化惡爲良而後可安有此事且人性善也而相習爲惡則無所不至新安可待而殷商之腥聞穢德亂政汙俗積久浸淫雖紂死庸愈乎故文王猶可不伐殷至於武王則不可不伐殷也故言伐殷不得已者非愛古人而爲之曲護也亦非爲古人所愚也明道理識時勢曰蘇氏於此正其所短然只朱子之大賢而於此遂存先入之見豈非以近似之說最爲害事

最爲難辨與朱子又以伐崇戡黎證之豈其倫乎

語類曰三分天下只是說文王或問中載胡氏說又兼武王而言如何曰也不消如此說某也謾載放那裏這箇難說而今都回互箇聖人說得忒好也不得英按此朱子說疑非也蓋古文尚書有惟十有三年春六會于孟津之文故胡氏以爲十三年亦事殷不得專美文王朱子以爲十三年不事殷不必兼及武王然竊謂古文尚書所以言十有三年者承書序十

有一年武王伐紂之謬故陸氏謂一本亦作十有一年春然僞作書序者之所以言十有一年者又承改元之說之謬其實武王即位三年喪畢正當即位之第二年即伐紂矣必不至十一年然後伐紂況十三年乎武王除居喪之外本無不伐殷之年安得謂以服事殷兼武王耶又安得謂不消如此說說得忒好也不得耶孔子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者蓋孔子之意正嫌於貶武王也正是武王服闋即伐殷之一證也豈以兼文武故稱罰耶

語類引蘇氏武王論曰使交王在紂不見伐而終毀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後以祀殷君臣兩全武王觀兵而歸紂若不改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天下無王有聖人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可乎英按此說非也當是時爲殘賊之人者實不止一紂也孟子曰謂之一夫甚言其寡助之至耳殘賊既多苟不以兵商人亦何能改立君乎蘇氏既曰以兵取之可乎則以以兵爲非矣而又自曰武王觀兵而歸紂不改則改立君然

經句說 卷三 十

則觀兵之兵非兵乎何以兵伐則不許而觀兵則許之乎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蘇氏之謂矣而朱子亦爲其所惑而從之邪

東坡蘇氏軾文集曰孔子罪湯武自以爲殷之子孫爲周人故不敢然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不足於湯武也曰未盡善曰以服事殷伯夷叔齊謂紂君不食其粟而孔子與之其罪湯武甚矣此孔氏之法也而孟子始亂之曰誅獨夫紂未聞弒君使有董狐南巢必以叛書牧野必以弒書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無逸曰中宗高宗祖甲文王不及湯武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漢末荀文若以爲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輔之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文若似伯夷也英按此說尤非也孔子於堯舜禹有稱而湯武無稱者堯舜禹世古人不盡知湯武世近不煩闡發也周公於四聖有稱而

經句說 卷三 十一

湯武無稱者四聖在位年祚永久湯武爲天子歷年少也乃以此疑湯武是不識無逸論語之意矣存今文尚書周公稱湯武者何獨未之見耶論語微子篇述湯武者惟孔子言之故門人記之又獨未知耶而世有董狐湯武當爲法受惡是湯武僅比趙盾耶晉靈惟殺宰夫似桀紂未至與桀紂同罪也趙盾雖賢而上僭湯武何其悖乎文王未嘗稱王亦未嘗行天子之事豈可誣乎荀文若之輔操非但不知人之罪也文若蓋不知文王之爲文王者也所以輔操也及

操弧旣已成而乃於加九錫爭之爲操所害不足慨耳而蘇氏顯賢之則蘇氏不足與之論漢魏事更何足與之論文王大聖人之事耶

讀詩記出車篇引朱子語曰文王得專征伐其征伐也亦必稱天子之命以行之此足以見服事殷之實

英按此朱子說疑非也篡弑之事不待王命稱王命以誅者但稱曰大逆必誅無所謂命我云云命某人云云也此謂天子命我又謂命彼南仲則見有所命可知豈稱命以行之例耶且謂往城于方城彼朔方爲文王自伐昆夷文王安取自伐耶自伐而稱天子命我不異於矯詔謂發者耶

稽古編出車篇曰南仲之名不見他典惟汲冢紀年有云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距昆夷城朔方此正出車詩所敍事也又據紀年文王以文丁十二年立至帝乙三年在位五年矣而逸周書敘言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儉狁則亦爲初年事二書語正合意南仲以王臣會西伯出征如春秋所書王人會伐之事歟玩

詩意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又云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又云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則紀年語頗近之但據此則南仲乃王臣非文王之屬矣一年而平二寇即在位之五年不在受命之四年矣皆與毛鄭相左紀年之書非先儒所取信姑記以備考

英按此說非也孟子曰文王事昆夷而詩傳及書大傳俱謂文王伐昆夷則必事在前而伐在後必無旣奉天子稽靈以伐而勝之而他年仍事之者也且文王而無命將之才則雖位襲方伯紂不能責無能爲役之臣也文王苟於帝乙之世距昆夷城朔方則紂素知文王之能矣及紂卽位而肯令文王安靜無事耶則文王事紂遣戍城邊以盡西伯之職者宜爲尤多矣安得謂伐於帝乙之世而至紂時則曰文王事昆夷耶竹書紀年不過見未嘗三詩小序但言文王而未嘗言紂傳亦但稱殷王而不謂之紂故巧爲之避然竹書紀年不知文王崩於紂之五十年而誤以爲崩於紂之四十一年故於此又誤謂距昆夷城朔方在帝乙三年豈知文王立而三年喪畢入見商王其時紂已立矣文

王安得於帝乙之世有勤王之事耶

惟十有三年春

漢書律歷志曰春秋歷周文王四十三年十二月壬丑朔旦冬至孟統之二會首也後八歲而武王伐紂武王書經牧誓武王伐商紂水生木故爲木德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

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亦在鶉火故傳曰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壄也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台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

癸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于婺女天黿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黿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壄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粤若來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生

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六矣後七年而崩故禮記文王世子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凡武王即位十一年英謂據此則可知武王克商之年爲武王即位之第三年無疑也國語韋氏昭注曰歲在鶉火謂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殷之十一三二十八日戊子于夏爲十月是時歲星在張十三

度張鶉火也月在天駟謂戊子日月宿房五度日在
析木之津謂戊子日日宿箕七度也辰在斗柄戊子
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于殷爲十二月是日月合
辰斗前一度也星在天黿謂周正月辛卯朔二日壬
辰晨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發行二十八日戊午度
孟津距戊子三十一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晨星
與須女伏天黿之首也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
雨據此則可以知武王伐紂在卽位之第三年而其
行師則始於第二年之歲杪夏爲十月殷爲十一月

是時周未改元借以周正言之則爲十二月也葢於
二年之建亥月戊子日起師是爲周正十二月之二
十八日晦前一日也師先行武王自後從之武王之
行則於三年之建子月癸巳日是爲周正之正月初
三日親行也漢書賈捐之傳謂吉行日五十里師行
日三十里武王以後於師行五日故每日行三十餘
里至丙午日逮及前師而進月之十六日也戊午渡
孟津則周正之正月二十八日矣後五日癸亥至牧
野夜陳師是爲周正之二月初四日之夜也卽於甲

子昧爽合戰是爲初五日也是劉氏三統曆法與國
語所言歷歷不爽後人顯然可證如此然而殷周相
際之道賴以昭明於後世者則尤在此文王崩後四
年而武王克殷一語知此則宋儒武王卽位十三年
伐紂之說自覺日月星辰皆差矣但漢儒以武王上
承文王之年爲年則必自因武王壓祚祇有六年而
洪範有十有三祀之文兩不相合遂於四年之數之
外添出九年二年十一年十三年之數將歲序移向
前去以就十三祀之數後儒不信不亦宜乎而再期

在大祥而伐紂一語亦不可爲訓大祥未可以伐人
況弔伐之師豈可以屢試耶○英 按漢書後八歲而
武王伐紂疑此八歲二字當作十三年三字推此志
之後文以知前文其意以爲文王改元之後十三年
而克殷以十三年除去武王之四年是爲九年故曰
受命九年而崩也其云崩後四年而克殷者此志之
意以爲文王崩之明年武王卽位爲一年又明年爲
二年其年六月三年喪畢至殷十一月則服闋後五
月矣遂伐紂改十二月爲周正月卽爲武王卽侯位

之第三年連前文王崩之年共爲四年故云崩後四年而克殷也蓋崩後四年而克殷占有是語而洪範乃有十三祀之文故此志遂以爲受命之後十三年而武王伐紂也所以知八歲二字爲十三年三字之誤也否則八歲二字之下當有而文王崩又二歲七字而武王伐紂五字之下當有又二歲而克殷六字今皆闕之蓋此志以爲改元之年爲一歲加八歲爲九年以合受命九年之數又二歲而武王伐紂以合十一年觀兵之數又二歲而克殷以合十三年訪範

之數共闕十三字也二者俱未可知然亦同歸於謬也

史記周本紀曰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武王卽位修文王緒業九年東觀兵至於盟津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故問以天道英謂據此知武王克殷在武王卽侯位之第三年在商正則在二年三年冬春之閒史漢所

司也少異者漢書謂十三年史記謂十一年然十三年周正建子正月戊午日其與十一年商正建子十二月戊午日所差者祇一年耳此所謂十一年者實時當云十二年也推此紀之意以爲箕子爲三仁未必於國亡君死之年陳衍疇範故退而爲九年觀兵十一年伐紂蓋謂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也則司馬氏不從書序而仍從大傳之說矣然亦未明大雅之言文王受命者謂得行其道於中國也論語曰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若文王稱王改元而孔子以至德稱之

使文王在上何以自安乎孟子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豈滕侯能稱王改元乎九年七年十三十一亦同歸於謬耳○英按史記後十年而崩十字當作七書大傳曰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蓋史記本之於大傳耳

書序疏曰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者爲其卒父業故也緯候之書言受命者謂有黃龍元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命人主其言起於漢哀平之世孔時未有此說成有一得傳云所征

無改謂之受天命集傳云、詩序並附以爲受命之年、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豈得殷紂尚在而稱周王哉、若文王身自稱王已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得云欲卒父業也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是追爲王何得以爲文王身稱王已改正朔也 英按此說不稱王改朔是也改元稱王改朔非特文王盡臣道而不敢也卽非文王亦莫之敢也紂於是時既暴矣又能強也詩言敦商之旅其會如林孟子謂何其血之

流杵也流杵無是理要之紂黨則衆多也又謂滅國者五十則助紂爲虐者多矣若文王果稱王改朔改元則奚止四於羑里而已哉文王而伐商商卽滅矣苟不伐商而改元稱王改朔紂遣一旅之師以問西伯之罪文王其將何辭以對如不稱王不改朔而但改元更屬無謂且不知武王有天下尤當改元新天子尤當改元豈有上接文王之年者乎疏既謂不稱王改朔而猶謂繼文王年豈非拘於作疏之體乎

二程遺書伊川曰觀兵無此事如今日天命絕則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畜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爲人臣子豈可以兵脅其君安有此義又紂惡狠若太史公謂有七十萬衆三年中豈肯容武王便休得也只是序云十有一年太誓說惟十有三年、儒誤妄遂轉爲觀兵之說先王無觀兵之事不是一字錯便是三字錯、 英謂據此知觀兵之無其事也國語周語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假使武王有觀兵之事則周之子孫必不如是言矣左宣三年傳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

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豈武王如楚子乎莊十九年傳曰嚮拳強諫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爲觀兵之說者將謂黃紂之悛心也豈武王爲嚮拳之流乎惟其天命已絕故可伐也若果武王至孟津知未可則武王當卽於孟津自縛自歸於殷司寇矣豈可安然反國乎然謂不是一字便是三字則十一年十三年二者之間尚容一是既容一是則不改元之說與武王之年之說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千慮一失豈非信古文之過歟

蔡傳曰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英按此說非也古文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原爲改元言之也故既不信改元則必須不信古文若信古文則必信改元而後可如蔡氏既不信改元而又信古文而竟以十三年爲武王即位以後之十三年竊謂有大繫於武王得天下之邪正不可不辨者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汝墳之人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文王內有十人治亂之才外有四鄰胥附奔輳先後禦侮用之以苟延商祚所以然者文王既爲紂之三公

爲西土之牧伯賜斧鉞得專征伐故雖在昔成湯有伐夏救民之事而文王義不可以伐紂也故先儒之論多非惟朱子謂文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爲至論若謂紂惡未甚則醢鬼侯醢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見戰國策據此知紂醢鬼侯鄂侯在文王時也文王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見殷本紀據此知炮烙之刑在文王時也文王之不伐紂豈以商罪未貫盈而不伐之乎又豈姑爲之徐徐云爾至九年而大統未集乎皆梅氏之誤會而不知文王直是維繫商祚使可不遽亡也梅氏誤由史漢史漢誤由公羊氏春王正月傳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之說及五緯等書然總由於謬解詩也凡詩言天命文王者非命文王伐紂也文王事殷義也義生於天文王既以事殷爲義豈天以不義命文王乎如天果以命文王伐殷爲義豈天又使紂以文王爲三公爲牧伯專征伐乎論文王必自知詩始不識文王亦自不知詩始也且文王之不同於武王其始已有不同矣紂即位時文王亦繼王季爲西方諸侯矣則文王三年喪畢即入見

商紂君臣之分定矣乃紂又以文王爲三公爲牧伯君恩渙矣故天於此時不可命文王爲天吏也若武王即位之日紂惡已極民之毒痛已極武王之才固不如文王能維繫商祚即能之亦義急於救民水火不可昧於時中之義也三年喪畢之後此眞所謂天命伐商之日也自不入紂都見天子也凡孝子居喪三年自視大罪人耳豈有身爲罪人而伐人之罪者乎故必於除喪之後伐商也當是時也四海之望救於武王也迫矣天之命武王者急矣於此而不討紂

則終不討紂矣於此而不討紂是武王不能爲天吏也孔子所謂可與立未可與權者也是武王不能與文王易地而同道也於此不討紂而乃於十一年忽思討紂而乃於十三年仍欲討紂是誠何心是曾何說哉文王義不可伐紂耳武王既爲奉天罰暴之君豈拯於水火而水火可忍耐八九年耶謂商罪至此而貫盈耶非也謂民受荼毒至此始難忍耶非也然則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云爾豈拯於水火之心哉惟文王義不可武王則可故中庸謂善繼

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即謂紂惡四十餘年之久而又遲之於十年之後伐之何善之有耶豈以遲遲於伐爲繼述耶燕太子遣刺客詠無道秦久之荊軻未有行意太子曰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武王爲天吏而其慢如是豈爲恭行天罰耶是惟耋老耄荒而貪利商之天下也既貪其利而又邀其譽也云爾已矣蔡氏豈不知武王之不若是而蔡氏乃謂十三年即武王即位之十三年則不以武王爲既貪其利又邀其譽者幾希矣但知信古而不知湯武革命之事大有關乎人心之邪正而不可以毫釐有差如有差則仍是不信古且不好古耳

竹書紀年曰帝辛三十三年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盟津而還五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從周師伐殷周武王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於坶野十七年冬十二月王陟

英按此說非也漢書謂文王崩後四年武王克殷此一語所繫甚大不可違也殷周相際之日文王武王

之行事賴以不泯於世者尚賴此一語以爲證據也豈可不以此考得其實而乃徒欲使漢宋所齟齬之說曲爲兩合耶推此書之意以今文曰惟十有三祀古文曰惟十有三年書大傳曰十三祀來朝漢書引書序曰十一年伐紂史記曰十一年師畢渡盟津漢書曰以箕子歸十三年也然而武王有天下祇有六年豈無十三年而宋儒攻文武合年之說又確不可易於是乃就其辭如此豈以漢書謂文王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一語反爲不可信耶中庸曰武王末受

命蓋三年喪畢之日卽武王受命之日也若至周後位十三年而後受命何其天之遲於命武王乎若命早在十三年之前而受在十三年之後以爲末受命毋乃不敬天命乎何其敢於違天之命且若是其久乎

閻潛邱尚書古文疏證曰朱子有古史例不書時之說以二十八篇考之如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多方惟五月丁亥書三月五月皆不冠以時史各有體書不可以爲春秋猶春秋不可以爲書今晚出大誓上惟

十有三年春書春豈古史例耶英按此說是也古史雖不可考然卽古今兩尚書五十八篇中惟於此有一春字則爲僞筆敗露處可知矣豈以金縢有秋大熟之文耶此秋字祇當斂穫之日云耳豈可以爲書秋耶況春秋經之所以書四時者爲某月某月言之也以其月是周月故也而晚出大誓有時無月不幾如春秋經之甲戌夏五歟并未知春秋經所以書春秋之意也豈惟不達於書耶

惟十有三祀

序曰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疏曰惟文王受命十有三祀武王訪問於箕子英按此說非也惟十有三祀雖在今文尚書中然以篆字體象考之則十有三祀四箇字竊謂當作三月己巳四箇字蓋以字形相近而誤者也三月二字在篆文本當作 二字之形若寫本轉展相傳則因而誤作 二字之形爲最易矣己巳二字在篆文本當作 二字之形若寫本轉展相傳則因而誤作 二字之形爲最易矣其誤不知始於何時伏

氏尚書大傳有云十三祀漢書律歷志所引書序有云十一年十三年則西漢之初早已有十一年十三年十三祀之文卽伏氏大傳漢書所引書序俱非完書之書目推究其由殆必因伏氏授經之日始誤爲惟十有三祀之文於是漢初諸儒遂相率而造爲改元七年九年十一年十三年之說也蓋以武王自起師以至於崩祇有七年並無十三年而洪範篇首彰明顯著有惟十有三祀之文不得不強分文王之年與武王之年混合爲十三年以足十三祀之數也後

惟十有三祀

世雖有不信古文尚書之鐵而惟十有三祀王在今文中則爲疑意之所不及故改元之說雖攻而不能破又不得不仍信改元之說矣且宋儒亦以武王本無十三年而洪範有十三祀而又明知文王無改元之事知文武合年爲謬不得不強增武王爲諸侯之年以足十三年之數而十三祀之數亦遂足矣然則漢宋諸書所謂十一年十三年者非盡由此十有三祀四字所生乎古篆時見於器銘而不之悟以爲經文不敢疑也然何以不敢疑經文而敢於疑聖人乎

古文疏證曰朱子有古史例不書時之說以二十八篇考之洪範惟十有三祀金縢既克商二年書十三祀二年皆不繼以時更以逸書考之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朔書年月日朔朔絕不繫以時英按此說洪範金縢伊訓畢命書年非也逸書見漢書律歷志然如洛誥建明堂顯命傳帝位如此大事猶無繫年況畢命事小何以年月日朔備書乎逸書亦未足爲據也蓋古史例非但不書時也當亦不書年也尚書之篇即古之史也古史之文當自編年必先有年爲綱而後於每年之下分載某篇某事如武王元年之下載大誓牧誓等篇故於篇首但宜書月而不得複加以年也古人遑知後世誦習爲經而冠以年乎惟鼎彝款識則有維某年云云有維某祀云云有維王某年云云史固非器皿比也乃僞爲古文大誓者見金縢有既克商二年之文洪範有惟十有三祀之文遂亦云惟十有三年而不知既克商二年者既之爲言是史家敘事夾入議論之體原非表年也豈維某年維某祀之例乎正如左文元年傳曰晉文公之季年十一年傳曰齊襄公之二年襄九年傳曰會于沙隨之歲昭七年傳曰鑄刑書之歲皆爲追遡昔年之辭目金縢作於成王時而原其事之緣由在武王之三年而不言維武王三年者欲以見鼎革初定人心初正紂都惡氛未能盡化太子未壯武王未可遽崩種種辭所難盡故以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十字該之簡而明如此史官之善於紀述也而以春秋經文元年三年

例之不亦謬乎若夫今文中有十有三祀四字以當時篆文字形相近而譌自伏氏授經之日已譌者也後儒以其在今文故未有疑之者然在周書如既克商二年周公居東二年皆稱年而此云十有三祀則斷斷非云某年矣乃必欲曲解爲十三年祇以其說甚古而不覺其可怪也然豈得爲古人所蔽邪

古文疏證曰爾雅商曰祀何以無選曰七十有五年五十有九年三十有三年七八年五六年四三年多方曰天惟五年祀年古通稱不盡若爾雅之拘觀周

公稱高宗三年不言論語載記俱然一入說命便改稱三祀宣和博古圖周己酉方彝銘曰惟王一祀周亦稱祀太甲元祀惟梅氏書而劉歆眞古文仍是元年商亦稱年也英謂據此則可以知洪範所以致祀字之誤者原自有由然其誤亦由於不考也爾雅之書多東周之辭則爲東周以後所作也作者見古器款識商器多稱祀者周器多稱年者於是遂以爲商日祀周日年漢初得伏氏尚書而傳寫之傳寫之人既有商祀周年之見又見記傳引此等有稱商書者於是遂以已字作祀字則洪範所以致祀字之誤者由於爾雅商曰祀之說也然而商之編年未必稱祀也商周之稱祀僅皆見於器銘也今文西伯戡黎曰降年有永有不永是商書也而曰年也則可爲商書亦稱年之一證也則以史官編年而言之爾雅商曰祀不足據也錢塘薛氏尚功鐘鼎彝器款識有祀字者悉以爲商器有年字者悉以爲周秦器然其卷六有楚曾侯鐘阮芸臺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亦載之其文有曰惟王五十六祀從自西陽楚王能章作云

云芸臺跋云此鐘薛氏以爲惠王器按其紀年確然無疑惠王名章左傳史記並同章上一字錢獻之以爲古能字通能楚君之名每冠以熊字是也又積古款識卷五有吳彝其文有曰王在周成太室惟王二祀又卷六有師遽敦其文有曰惟王三祀王在周室新宮據此知周不必年祀不必商祭器有稱祀者即取祭祀之義也非商曰祀也有稱年者年字古作秊取字從禾禾熟以饗神也非周曰年也則以古器款識而言之爾雅商曰祀又不足據也葛黎之稱年

言周稱祀之皆見於毀銘作爾雅者何俱未之見而謂商曰祀耶洪範之傳寫者注疏者又何俱未之見而謂惟十有三祀耶不知其誤而以爲周人爲商人之故不稱年而稱祀不亦謬乎至於無選多方論語戴記之稱商爲年則周人自爲問語不必借以爲證如以證商之稱年則孟子謂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禹薦益於天七年歷年多歷年少自二十有八載成語之外未嘗言載豈唐虞亦稱年而不稱載歟恐反授以柄耳惟是商書雖闕尚有戡黎篇有稱年之文而周毀盄又多稱祀安得謂商曰祀耶

疏曰箕子稱祀不忘本也此篇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皆云商書曰是箕子自作明矣英

按此說非也記傳引此篇皆云商書曰者如左文五年傳曰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是也注曰今謂之周書蓋以尚書未經夫子定爲雜言之敎其洪範篇猶誤編入商書中也惟其誤編入商書中故記傳引洪範語者猶謬稱爲商書也既誤編而謬稱之矣而商毀銘多有稱祀故漢初傳寫誤作祀字也此洪

範有十有三祀四字之所由來也於是而遂謂商曰祀矣於是而又謂洪範篇箕子自作矣原其始總由於誤編也然注既曰今謂之周書據此知魏晉以前已改正編入周書而不稱商書矣杜氏未及見古文是不至於僞傳出而始編入周書也則記傳之稱商書亦祇衰周時太史氏偶失次耳如謂商書則必作於帝辛十有三年而後可必曰西伯訪於箕子而後可乃洪範有曰惟皇作極錫汝保極惟辟作福害于而家敷語則既爲天子以後之辭矣尚得爲商書耶如因箕子稱祀不忘本懷其志故稱商書則篇首當云周封我箕子之某祀周王來訪於我洪範稱王訪于箕子安得謂箕子自作安得謂商書耶且既爲商書則所謂王訪者當爲商王耳乃以周武王而入商書中則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謂何耶

永嘉薛氏季宣書古文訓曰惟十有三祀箕子之十三年也未封之前猶有箕國箕國猶以商祀紀歲洪範之主箕子以見其未爲臣也武王封於蕃服之外蓋成其志耳英

按此說非也漢儒以克殷爲十三年而

此以箕國衍疇亦十三年何其數之符也如爲箕國紀歲則當云惟箕子十有三祀王來訪箕子安得與書武王之年同例耶

嗣武受之

傳曰武迹疏曰武王繼嗣其迹而受之　英按此說是也上文允文文王之文卽論語文不在茲乎之文集注謂道之顯者謂之文禮樂制度之謂也虞芮入境而歸者四十餘國可以知文王之爲道也文王得行其道於中國天下之人心皆歸之所以武王卽位卽

可以爲天吏而行天討也若非文王之盡君道則武王豈能無所憑藉而定此大功乎受之者受此天與人歸之緒也天與者天與其德人歸者人歸其德也豈謂文王暗有天下而武王受之也耶

箋曰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　英按此說非也稽古編曰雖頌稱先王皆以王配謚其單舉謚惟江漢文武受命閟宮至于文武彼三王並舉容或省文此專目武王不同彼例且嗣子之稱雖對文王言亦非所尚於既殁之後當以傳義爲正此說是也詩但云嗣武

而不言武王嗣文王之武者以上文文王武王字皆已見也若上無於皇武王之文則所謂繼嗣文王之迹者不知爲誰耳而篇首既以武王提綱則於此可不複稱武王矣乃既不稱武王而單稱一武字有是體乎

耆定爾功

傳曰耆致也疏曰王肅云致定其大功　英按此說是也以條理而言謂之文以斯文教養斯民而言謂之德以止殺而言謂之武以救民而言謂之功其實則

一皆道之用也致耆致之也以文德致此武功是武王止殺之功文王之文致之也蓋武王之所以救民者惟在止殺而已非勝殷殺紂便爲救民也若勝殷殺紂便爲救民則孟津八百諸侯中亦有能行之者矣何必武王乎惟文王既殁文在茲焉武王受之以克殷方能成止殺之功故曰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也爾字傳無訓亦不可謂指武王止殺之功繫於天下生民武王大公無我原爲天下定之豈自爲一家富有四海貴爲天子之

箋曰、耆老也、年老乃安定女之此功、言不汲汲於誅紂、疏曰、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以八年即位、至十三年乃誅紂、英按此說非也、如其道則誅紂雖汲汲是汲汲於救天下之民也、非其道則誅紂雖不汲汲亦紾兄臂而姑爲徐徐之說耳、其謂七年而崩、十三年誅紂、則兼史漢兩說、然則文王在時民已望救、而文王終守臣節、武王又遲之六七年而後救民於水火、是武王不合中庸之道也、豈爲深知武王者乎、史

記謂七年而崩、十一年克殷、漢書謂九年而崩、十三年克殷、二者皆歸於爲崩後四年而克殷也、如箋兼之則爲崩後六年而克殷、武王終喪以後三四年不討殷也、後世即位十三年之說不已爲鄭氏開其隙乎、殆以問之取商假公義以濟其私、忍而爲此者耶、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疏曰、注云夏之言暇、天覬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也、英按此說非也、然據此夏字可以知此經文須暇之子孫暇字原本作夏、言求索夏后氏之子孫也、上文言求索夏代之子孫、欲還以多方簡畀之、使仍大作民主、而無如夏之子孫無一可以念聽者也、天於是汎而求之爾多方而無如又罔堪眷顧者也、紂淫昏

而夏亦無可念聽者、猶皇矣詩所謂維此二國其政不獲也、求多方而罔堪顧者、猶皇矣詩所謂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也、詩言天於太王之世而此則言天於文王之世者、當太王之世天已眷然西顧矣、至於文王之世而天又徘徊簡擇上天之心亦至慎也、蓋自鄭氏注曰、夏之言暇、以後傳寫者遂誤夏爲暇、謂寬待紂之子孫矣、然在漢末本則原皆作夏也、乃鄭氏於詩則解二國爲殷崇於書則解夏之子孫爲暇紂之子孫、致後人并其字而亦作暇毋乃多謬歟、且謂

八年至十三年則在武王之世矣在文王之世紂已當討及至武王之世豈猶有五年須暇之理耶豈猶有惟狂克念之事耶多方之民安肯曰周公豈欺我哉

傳曰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

英按此說非也論語雖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然紂之惡豈不極乎若紂僅爲事無可念言無可聽則紂祇一庸人耳何至滅亡耶五年者紂立爲天子之

第五年也古者以五年爲小成之數左氏春秋傳亦有云所謂不及五稔者紂立五年而殷之亡決矣故天意於此須夏之子孫欲使大爲民主也時夏之子孫式微而莫能有大德者故曰罔可念聽也五年有滅亡之道得至五十年而後亡者文王有以維繫之耳非紂之罪未貫盈也豈文王既歿而猶冀紂之改悔歟四十五年無改至於五年之內耶

微子去之

英謹鈔先人所著懶庵偶存稾卷一武王封武庚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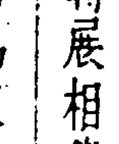
曰紂之罪不可以不誅湯之德不可以不祀紂歿而武庚存則封之以主湯與六七賢君之祀武王無成心也無所怨於紂何所忌於武庚而必監之者蓋以鎮一時之人心爲權宜之計耳三叔之難非武王之所及料也一定之理聖賢之所能盡難乎者事豈聖賢之所能料哉吾於是而知言微子之抱器入周者非也微子者帝乙之長子而紂之庶兄也箕子嘗欲立以爲君矣使微子而在周也武王其舍微子之賢而當立者而立武庚乎微子仁人也其去也所以痛

殷邦之淪喪而宗祀之遂斬也若去而適周是與亡其宗國也豈微子之心哉使微子而出此又何得爲仁人哉微子之去特遲於荒耳紂之誅微子遲而未之出也武庚之出也武庚之封微子猶遲而未之出也及武庚之滅微子乃出而受封耳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此周公善繼武王之志而微子痛其宗祀之絕不得已而就封猶行遲之初心也豈其始之遽入於周哉此武王之所以不宗微子而封武庚者與

英承庭教知史記宋世家抱

龍入周之說之謬也左僖六年傳曰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是誤之所自始也此逢伯權辭以勸楚子誣而不實何足道哉然以其爲春秋時人之語而有信之者其誤一也樂記曰投殷之後於宋是又因左氏之誤而誤者也蓋此投字當作存字此宋字當作殷字本爲存殷之後於殷目其存字而爲投字者以字形相近而誤者也存字在篆文本當作

字之形若寫本轉展相傳則因而誤作



字之形爲最易矣殷字而爲宋字者以其事相類而誤者也左氏言使復其所樂記言存殷之後於殷若寫本轉展相傳則因而誤作宋字亦易矣而不知樂記所謂殷之後非微子也武王下車微子猶遠遜目若武庚所封國則孟子所謂管叔以殷畔者也與宋何涉其誤二也史記宋世家曰周武王伐紂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封紂

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此又因左傳樂記之誤而誤者也樂記既曰投於宋則殷反無著故又曰封祿父左傳言面縛銜璧而史記更加以膝行持祭器之文矣祇因尚書微子篇有少師二字而司馬氏遂自以其周本紀中大師疵少師強奔周之事誤入於此然即樂工奔周亦未必面縛膝行也其誤三也樂記注曰投舉徙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於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其後周公更封而大之疏曰初克紂微子復其故位暫時復所武王即徙而居宋也此又因左傳樂記史記之誤者也史記既分殷之後與武庚爲二人矣則不得不遷徙左氏所誤稱之微子以護樂記之誤文也其誤四也四者之誤非特不知微子之仁且亦不知武王之仁也闇而明之豈可少歟

公是劉氏詩文集殷三仁贊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微子所以得去者以先其未亂也雖去猶不逾國斯仁矣如已亂無爲去也必去之是逃也非仁者也　英按此說同姓不去國是也論語微子去之尚書蔡注謂去位是也非夫國

也漢儒不知微子之去祇是去位不逝國故有存問之說有武王克殷卽封微子之說耳然而殷之同姓不獨一微子乃微子獨去位者獨微子爲殷宗之本支也卽今文微子篇父師若曰王子六字而微子之爲道明矣殷先王餘澤不可斬繫之於微子之身故微子雖諫而不强諫卽先於奴者死者而早去之若至箕子已奴比干已死則雖欲去恐不可得矣劉氏謂所以得去惟其先也固得其情然謂去時爲未亂則非微子之去惟其殷之已極亂也若未極亂猶可

不去也劉氏又謂已亂必去是逃非仁亦非先世之澤將斬又可拘於逃爲苟免乎箕子亦自言我不顧行遯遯非逃乎何得謂非仁者乎

毛西河經問曰日知錄云微子但受國不受爵以示不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弟衍繼宋非繼微而稱微仲也至於衍之子稽則遠矣於是始稱宋公其說非微者畿內國商所封也終身稱微子不稱宋公史例有然也康叔初封康亦畿內國及封衛則衛侯矣然而尚書春秋傳皆稱康誥不稱衛誥叔亦終其身稱

康叔不稱衛侯豈康叔受封不受爵耶亦不臣之心耶英按此說是也封國者先王之須祿也祿準於爵爵既不受祿從何詔無爵而有祿者惟庶人庶人安得有國若謂微國受之於殷先王殷雖亡而獨微國之土猶爲殷土之僅存而未亡者以微子主殷祀故義不可以受周爵然未在河南歸德府微在山西潞安府微子受宋之封則不得復兼微地而以爲殷地之僅存而未亡奚可耶且卽微地亦須周封之乃得復所豈有受人之封而以爲未亡者耶

經句說 卷三 四五

史記志疑殷本紀曰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而立微子於宋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蓋謂成王命微子代殷後爲上公非謂成王始封微子於宋也樂記曰武王投殷之後於宋韓詩外傳同越絕書謂未下車封宋荀子成相篇曰紂卒易鄉啟乃下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留侯世家鄙生曰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漢書梅福傳曰武王克殷封殷於宋文選張士然表曰武王入殷而建宋潛夫論氏姓篇曰微子開武王封於宋呂氏春秋愼大篇曰武

王下舉命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而誠廉篇載武王使召公盟微子、俱可證武王已封微子、并知初封宋爲侯爵、自史公誤讀書序、以封微子在成王時、後儒多從其說、殊不知微子歸周、卽封於宋矣、鄭注樂記云武王所從者、後周公更封而大之、想必以史記爲非、故不從耳、孔仲達於周書周頌禮記疏、亦謂微子歸周之時、暫復故位、卽從封宋、爾時未爲殷後、至成王命爲殷後、因舊宋命爲公、史說非然、史於殷周二紀及晉宋管蔡世家自序傳並以封宋在成王

時、而陳杞世家云殷破周、封其後於宋、則以爲武王封之、又不誤、英按此說非也、存殷後者存湯與六七賢聖君之廟祀也、非存紂後也、其封武庚者、蓋必以帝乙更無別子、無人可封、故封祿父、耳紂絕天祿、其子本不當封也、當時微子在野、聞武庚旣封、心已安焉、假使微子爲周人所知、迫之使出、必不受封、至武庚得罪、殷將無後、故微子因周之求殷後而始出耳、史記微子抱器奔周之說、已謬、然謂封宋在成王時、尚不謬、諫庵於此可謂博極羣書、從一可知自漢以來、皆從左傳而誤謂微子奔周、卽封宋者之衆也、蓋論古在是非不在衆寡也

王訪于箕子

尚書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旣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北海鄭氏注曰、誅我君而釋己、嫌苟免也、英謂據此則可以知箕子非周人所得以之而歸、亦非釋囚而卽問鴻範、受封國也、今文微子篇曰、父師若曰、我不顧行遯、我罔爲臣僕、據此知箕子本圖於國亡之日逃去、而箕子方囚、故不能逃、武王一釋之、卽逃矣、微子之封於宋、箕子之封於朝鮮、皆就其所逃匿之地而封之也、故微子箕子亦皆不得已而受之也、若微箕親見滅殷、聽其以之歸周、卽日受封、是與於滅殷之事者也、不仁甚矣、而何以稱三仁哉、

號曰、按此序云、勝殷、以箕子歸、明旣釋其囚、卽以歸、不令其走去、而後來朝也、又朝鮮去周路將萬里

聞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云、既作洪範、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得其實也、英按此說非也、春秋傳例、凡言以某歸皆獲之之辭也、武王即能留箕子使不去、亦宜祿養於故土、豈可以之而歸於周乎、以之歸周、其與囚之相去幾何也、且箕子果從武王而適周矣、則又何罪而乃封之於洋海外地乎、封之乎、抑放之乎、如謂箕子恥居中國之地而自請所願、則又非受人封土者之所宜也、況恥居中國而不懟於從武王適周乎、而

疏以宋世家謂作洪範後封朝鮮爲實、如箕子既肯傳道於武王矣、又何爲而逃之朝鮮耶、夫固先封於朝鮮而後朝周作洪範也、先封而後作、則其間固須隔一二年之久、豈得於會孟津亦稱惟十有三年、於訪箕子亦稱惟十有三祀、並在一年之內耶、於是又爲九年觀兵、十一年克殷、十三年訪範之說矣、然而書序及漢書及詩箋書注書僞傳皆謂訪範即在克殷之年也、夫箕子於喪殷之日、自必有哀痛迫切之情、雖有傳道之思、不知其淸歸於何有矣、其肯爲武王詳語如是耶、因封而朝、因朝而問、聖人不遠於人情也、書序以歸之說、雖載在漢書、然非禮矣、其可信乎、

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史記殷本紀曰、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英按此說非也、微子身爲殷宗之本支、宗祀絕續繫焉、故雖諫而不強

諫、卽去之、箕子比干見微子已去、二人皆極諫紂惡之、故因箕子爲奴、所以使不得諫耳、微子去矣、箕子奴矣、則得諫者獨有比干、故比干以身殉之、益決諫不已、至於紂怒而殺之、則爲之奴者在去者已去之後也、諫而死者、則又在奴者已奴之後也、論語之文一字不苟、豈有於三仁次第顚亂記者乎、本紀謂箕子因比干剖心而懼、乃佯狂、何其謬乎、

論語或問曰、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己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己之不必

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曰史記與論語先後不同何也曰史所言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爲先後耳英按此朱子說疑非也孔子稱三仁渾然無少有厚薄之分記者自當以當時事實先後爲次第豈以難易爲次第乎且即以難易言之微子既去箕子比干皆諫因之者使不得諫矣比干爲得諫故獨以諫死如是言難易猶爲可耳若謂一人諫而一人先殺則殺者適逢紂怒可知耳必非因其比干力諫而箕子不力諫也安見其爲箕子易而比干難乎如謂箕子不力諫而比干力諫則箕子何以與比干並爲三仁乎

朱子大全集答李時可曰三仁之心祇欲紂改過而圖存耳英按此朱子說疑非也三仁之欲紂改過而圖存在紂初政之年早已行之迨及中歲有益迫者而非論語微子去箕子奴比干死之日也若論語微子云云更無可望其改過而圖存矣此時文王已死紂亡可立待矣祇以武王在諒陰而未即代紂耳微子有去以存祀之道至此方可行之箕子比干之諫紂者數十年矣紂不從而諫如故者亦已久矣乃至此而始奴始死者將亡之勢至此危急則箕子比干之忠忿積不能平者至此而尤大不平也不平則紂亦愈怒而奴之矣奴箕子而比干不懼所以紂殺之也此箕子比干稔知國滅君死不出兩三年故以身殉之也孟子曰天下無道以身殉道三仁之事皆以身殉道也今文尚書微子篇曰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亦奴者死者在紂將亡時之一證也而謂欲紂改過而圖存何朱子亦有不

按時勢而言者耶

延平答問曰東坡云箕子常欲立微子是二子居可疑之地比干無所嫌故諫而死胡明仲非之曰是避嫌也但明仲云箕子天畀九疇而非貪生亦未盡善當何如求之先生曰比干死諫庶幾感悟存祀九疇皆後來事初無此念也英按此說九疇後事是也感悟及存祀後事非也九疇雖至大然箕子於此時國祚將斬何暇念及於此紂囚箕子使箕子不得見紂以諫所以反得保全其生也豈爲九疇而不死乎初

無此念是固然矣然而此時紂亡在卽豈猶有可以
感悟之理若謂比干有意以死諫冀紂感悟則何不
行之於紂惡未貫盈之日乎而謂庶幾感悟蓋李氏
亦未考論語微子云云在何時也至於微子之去正
是因動存祀之念然後有去之之事豈初無存祀之
念徒然而去乎而李氏謂亦後來事蓋李氏見奔問
之說之謬故有此言卽未考微子之去乃遯於荒野
原非奔問也後日朱子爲集注不從師說而直云去
之以存宗祀豈不可見朱子亦不拘於師承歟

有婦人焉

日知錄曰子有亂十人此陳師誓衆之辭太姒邑姜
在宮壼之內必不數之以足十人之數功業藉於婦
人理不可通或文字傳寫之誤漢博士孔衍言臣祖
安國得壁中古文論語爲改今文英謂據此則可知
西漢以前文字已自古今不同則誤字不必在漢以
後矣蓋后之自稱於君亦不稱臣卽妃嬪之備內官
者雖有官職亦不稱臣所以嚴內外之別也曾是武
王將以作之君作之師者而未明此義耶宮中府中
猶嚴內外之別如此而況軍中之整肅乎而況爲恭
行天討以正天下之不正者乎此其婦字之誤決然
無疑者矣符口口元嘉序石經考異曰向嘗讀韓李兩
文公論語筆解其中多異字如有婦人焉作殷人未
能知其所出至植其枝而芸作寘則石經實有之以
是知前人異同大抵別有依據英謂據此知婦字原
爲殷字之誤亦以字形相近而誤者也蓋殷字在篆
文本當作字之形若寫本轉展相傳則因而誤
作字之形爲最易矣其誤不知始於何時馬氏

謂文母則誤亦古矣而論語筆解不誤其盛唐猶得
見石經歟筆解今行者無此固自僞本口口殆得善
本者亭林以爲文字傳寫之誤則宜求之於古篆文
曰
今文尚書君奭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
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
括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
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
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

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英謂據此則可以知十人有殷人焉所謂殷人蓋必是虢叔也夫周公稱虢叔如此則虢叔非周室人才乎伐紂之日武王德尚未能覆冒於天下何以武王可伐紂乎武王之所以可伐紂者上承文王覆冒天下之大德也而周公謂文王之德皆由虢叔等則武王伐紂雖上承文王大德而其於虢叔五人之才豈無繫乎則武王於伐紂之日言予有有治才之人虢叔雖死安得不及之而忘之乎春秋傳所謂君

之先臣也孔子以其未覩見鼎革故稱殷人似爲殷代示一人莫非臣之義而爭得一人者然也以其未及事武王又未與牧野之功故曰九人似歸功於九人而[illegible]齋一人者然也文王終身爲殷臣則虢叔亦終身爲殷人上文言唐虞之際而此九人自周公至南宮括皆身遭殷周之際虢叔則未也安得不獨別之爲殷人哉當武王時十人祇存其九矣若在文王時則十人全有其十也故孔子言此而言下直接文王之事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豈非因武王言十人而念及殷人因殷人而念及文王乎是亦有殷人焉爲虢叔之一證也孔子以周之德爲至德固以延遲殷命爲至德更無他意耳然以後世尚論者觀之正不獨文王爲至德即武王救民水火之德承文王修和之德以爲之尤見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則武王之引殷人以足十人其亦于克紂非予武善則歸親之意歟墨子曰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亦若以文王所得而如己所得者舜臣即堯之臣武王所謂予有臣實皆文

王之臣也豈可獨遺虢叔乎武王豈自居有人乎困學紀聞曰論語釋文子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英按此說尤非也有婦人焉四字之知其有誤文者在於男女無別原不因稱之爲臣而始疑也如以爲稱之爲臣則不可苟去臣字則太姒可汎稱爲人以足十亂之數是未詳五倫之名有所屬也子之於母母屬於君道子屬於臣道者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若但謂之人則是

人於五倫之中屬何倫耶是九人居臣道而一人屬君道也是君臨其九而臣事其一也而合而言之曰予有亂十人毋乃不倫之至耶且謂釋文作予有亂十人左傳作武王有亂十人不憑理而憑書卷無釋文之有亂十人亦陸氏所據本如此耳他本仍有臣字也左傳亦惟襄廿八年傳作武王有亂十人耳若昭廿四年傳則云太誓曰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仍有臣字也卽謂論語左傳臣字皆後人見僞太誓而增之者然而予字有字亂字十字人字何一可加

於母者耶

翟晴江灝四書考異曰螺江日記續編曰餘姚邵在陬云論語有婦人焉衛氏古文作有殷人焉而韓退之直指爲膠鬲衛氏古文不知見何書韓氏論語筆解亦無之以爲其人卽膠鬲更無憑據按陽羨任啓運四書約旨又謂漢石經作有殷人焉漢石經之畧見於今者前四篇與後四篇耳泰伯篇久悉湮沒仟氏何從見之耶亦顯無憑據英按此說是也衛氏古文其卽衛包所定之石經歟此碑近復出西土而前明舊印本亦多見之考此仍作婦字並無殷字至於漢石經則久無此物然則二書皆以目食而未經目者爲言歟且婦字之誤理有可知原不必藉石經以起義也卽使漢石經亦作婦字豈遂不知其爲譌文耶

周燭齋柄中四書典故辨正曰任釣臺曰婦人石經作殷人注殷人謂膠鬲按膠鬲雖文王所舉實是紂臣故孟子與微箕比干並稱輔相其後仕周與否經傳亦無考當武王伐紂時卽以膠鬲與亂臣之數是膠鬲雖爲紂臣實陰爲武王相懷二心以事君孟子惡得以賢人稱之

考洪适隸釋載漢石經與今本不同者論語殘碑九百餘字而無此句晁公武取唐太和中石經本及後唐長興中版本參校其文著石經考異論語經文不同者八科亦無此句顧亭林謂婦人疑爲傳寫之譌亭林好金石文字搜羅考核既博且精而不聞據石經以正此譌釣臺所見何本英按此說是也膠鬲如姑爲紂臣相與輔相之久而後失其說是也膠鬲以亡者之人亦有行之者伊尹是也後爲周臣殷遂以亡者之人亦有行之者伊尹是也

但果若伊尹則實爲問人矣何以曰有殷八焉終爲有亂十人矣何以曰九人而已且與太公同爲異地之才何以曰才難既曰九人則此一人正必是身不在於武王左右者也身不在此而心在於此非貳心而何哉左傳曰商兆人離周十人周若膠鬲則本無二心也武王安得強引爲同心耶非子路所謂未同而言者耶

石軒經句說卷三終

有竹石軒經句說卷四之目

虞仲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

間誅一夫紂矣

未盡善也

問公相武王誅紂至討其君

馬散之華山之陽至而弗復服

在昔上帝至其集大命于厥躬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至有若南宮括

又曰無能往來至文王蔑德降于國

亦惟純佑秉德至惟時受有殷命哉

武王惟茲四人至咸劉厥敵

惟茲四人至丕單稱德

大誓曰至于湯有光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

壹我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

天乃大命文王至誕受厥命

追王大王王季

唐虞之際於斯爲盛

虞仲

春秋左僖五年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注曰太伯虞仲皆太王之子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王季者太伯虞仲之母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虢君

字史記周世家曰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吳世家曰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是爲虞仲列爲諸侯英謂據此則可以知周有兩虞仲也左傳注及周世家之所謂虞仲前虞仲也仲雍也吳世家之所謂虞仲後虞仲也周章之弟也仲雍之追封於虞在三世之後而後人乃亦稱之爲虞仲者猶虢叔死於文王之世其封國在武王時而後人皆以虢稱之今文君奭篇謂有若虢叔國語謂文王諮于二虢然則虢叔稱虢仲雍稱虞仲皆無國而以國稱可知矣左傳文下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爲文王卿士則上云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卽指仲雍可知矣若夫吳世家之虞仲既爲周章之弟序次在仲而又實有封國故一則曰封周章弟仲再則曰是爲虞仲則周章弟亦有虞仲之稱可知矣又如左僖廿一年傳曰虢叔自北門入是虢叔數十世之後又有虢叔不

嫌有二虢叔也虞仲有兩虞仲不亦宜乎○英按史記詩章弟虞仲虞字疑是衍文

集注曰虞仲卽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者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前後兩虞仲前虞仲惟左傳斷髮文身贏以爲飾一語餘無所見後虞仲九一無所見則論語虞仲不可考然孔子既有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之論可還以證虞仲爲後虞仲而非前虞仲也蓋文身贏飾與隱居放廢似爲相合故集注以爲前虞仲耳然句吳之與岐周相去萬里人絕地殊無庸謂

隱言雖底可績而遠臣無從敷奏無庸謂放序次在仲本非儲貳無庸謂廢若其在吳上有至德之泰伯以爲君且以爲兄何得隱居泰伯端委以治周禮國有道其言足以興矣何得放言傳謂仲雍嗣之則仲雍既可以爲吳君又何不可爲吳大夫何爲廢中權且放廢於君在之時而嗣位於君薨之後更無是理而謂逸民虞仲爲前虞仲其可耶若後虞仲則既不得生於泰伯之世而生於四世之後豈其見仲雍以來不克如泰伯之治吳而爲是隱居放言以自廢歟

故孔子稱其身中清廢中權歟抑竊又嘗敬思之左氏於泰伯謂端委以治周禮於仲雍謂贏以爲飾而史記吳越春秋論衡等書皆誤謂泰伯矣然則左氏之謂仲雍嗣之安知非左氏本是言周章嗣之非言仲雍而乃誤謂仲雍也歟又其後如史記等書并誤謂泰伯歟顧無書可證未敢質言也

慈谿黃氏震日鈔曰注云虞仲、卽仲雍、按仲雍嘗治吳爲君不可言逸民仲雍生伯夷叔齊之前使虞仲果仲雍也亦何爲反序於夷齊之後英按此說是也

後虞仲雖亦嘗君吳然其有國一朝出於意外所謂始願不及此者由前言之固逸民耳若仲雍之時泰伯既無子雍仲亦君之貳也泰伯豈早無成命仲雍豈迎立山中乎故後虞仲可謂之爲逸而仲雍不可謂之爲逸也孔子先論夷齊次論惠連又次論虞仲夷逸而記者則不以孔子所論之先後爲次而自爲先後之次曰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蓋以其世次也而虞仲在夷齊下則非仲雍可知也如謂記者以品題高下爲次則朱張獨何故而居夷逸之下柳下惠之上乎

日知錄曰史記泰伯卒仲雍立周武王克殷乃封周章弟虞仲則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論語虞仲左傳太伯虞仲卽謂仲雍爲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誤吳越春秋泰伯曰其當有吳者吳中也則仲雍稱吳仲固有徵矣英按此說吳仲非也其初泰伯有吳國仲雍亦稱吳仲祇有一吳耳其後武王封周章之弟仲於北故夏虛謂之北吳或名西吳

於是吳始分爲二矣然猶未有虞之名也又其爲二吳也而吳又有虞音也遂以北吳別之爲虞於是泰伯之國曰吳章弟仲之國曰虞而有一吳一虞矣既有虞則章弟仲稱虞仲矣然虞不以仲爲始祖而以仲雍爲始祖也武王分封之意不在章弟仲而在仲雍也仲雍實追尊爲虞之始祖者也於是後人稱仲雍者必稱之曰虞仲而有兩虞仲矣祖孫同號古人豈以爲嫌耶謂仲雍君吳不當言虞殆未知仲雍爲虞之始祖耶且即以古字通用而言之吳虞二字古既通用則吳世家所謂吳仲雍何不可爲仲雍乎吳世家所謂封北故夏虛是爲虞仲何不可爲吳仲乎如謂論語左傳皆當爲吳仲以別於曾孫虞仲使不爲祖孫同號則必吳虞二字不可通用乃可爲此說耳字既可通則奚可爲此說耶

毛西河論語稽求篇曰左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其所指虞仲即仲雍之孫不指仲雍然而亦曰太王之昭者猶晉公封於晉而左傳曰魯衛毛聃文之昭也晉公始封晉而可曰文之昭乎哉而可曰太王之昭自班孟堅於地理志泰伯仲雍之荆蠻下引論語虞仲而後之作系譜者注左傳者直曰仲雍一名虞仲則豈有繼君句吳自有國號稱吳仲雍者而反名虞仲則豈有未封虞之前豫知後之必封虞或不知封虞而暗合之名之曰虞仲英按此說非也逸民虞仲誠非仲雍然謂繼君句吳自有國號稱吳仲雍豈反名虞仲是未識武王別封虞仲之意也武王之封章弟仲豈以問章已自有國武王無計可施而聊以封其弟耶又豈武王欲樹德威於海隅而封泰伯

之支庶於中國耶實以仲雍雖嘗嗣泰伯而君吳然五世之後親盡則祧不得爲百世不遷之祖而仲雍從泰伯偕行以成泰伯之至德則仲雍之德亦當血食萬禩不宜四世而止所以必封其曾孫於虞以奉仲雍爲始祖於是問之後人稱仲雍爲虞仲也而謂仲雍自有吳國豈反名虞仲然則仲雍自有吳國何必反封虞國耶謂左傳虞仲指仲雍之孫不指虞仲則亦思下文即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豈虢仲虢叔亦指其孫耶其孫安得爲文王卿士

耶謂豈有未封虞之前豫知後之必封虞或不知封虞而暗合之名之曰虞仲則亦思虢仲虢叔豈未有封虢之前豫知後之必封虢或不知封虢而暗合之名之曰虢仲虢叔耶虞仲周公皆昭班故曰昭仲雍之孫亦昭若周公之子而謂之昭則昭穆紊矣何謂魯公可曰文昭耶周公之封魯孟子禮記春秋傳彰彰矣而可謂魯公始封魯耶

螻隱吳氏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左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則虞仲爲太伯之弟明矣孔子謂虞仲曰逸民夫虞仲惟未嘗有國故與夷齊並稱使其繼君句吳安得謂之逸民左傳又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以此推之虞仲則終於逸民仲雍則嗣有吳國虞仲爲太伯之弟則仲雍蓋太伯之子也地理志曰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按周章弟史記作虞仲其初必自有名而史失之武王封周章弟爲虞公本以爲逸民虞仲之後當時因以虞仲目之如二虢之後稱虢仲虢叔也張守節謂周章弟名仲封於虞故又號虞龍爲虞仲如是則以曾孫而變祖字無是理其按此說非也張氏始祖之說未知其何所指如以爲曾孫變祖字是張氏能知前虞仲爲始祖者矣前虞仲生爲吳君歿爲虞祖先儒以逸民當之固自謬耳何以反謂前虞仲實是逸民未嘗嗣國而仲雍乃泰伯之子嗣吳國而後虞仲則不得爲逸民耶祇以仲雍與後虞仲皆嘗有國故皆不以爲逸民而更增出一未嘗有國之人以當逸民若然則兩虞仲而又一仲雍共有三人也然泰伯身爲吳君有民有國而弟爲逸民有是理乎前虞仲與泰伯同竄荊蠻即因泰伯

有子而弟不得嗣亦宜爲卿爲大夫何乃爲隱居放廢之逸民則夷齊不怨而虞仲怨矣何足以居夷齊之下而爲身中清廢中權乎以仲雍爲泰伯之子則校之於爲弟尤爲不宜於改舊章矣豈得以左氏謂仲雍嗣之文身羸飾謂爲泰伯之子乎如仲雍爲泰伯子則周章及章弟仲皆爲泰伯之曾孫而逸民虞仲別爲一支則此一支之曾孫亦當自有人武王求虞仲之後之日正宜封之矣何以不封逸民虞仲之孫而反封周章之弟耶何以泰伯子孫有國又加別

封虞仲讓國而子孫無國而曾不得一封邑謂虞仲未嘗有國武王封同章弟爲虞公本以爲逸民虞仲之後然則虞仲其無子孫者邪

一吳越春秋曰太王三子長曰太伯次曰吳仲又曰吳人或問何像而爲句吳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句吳非其方乎 英

按此說非也自立於吳何謂之封又豈有吳君自稱其弟爲吳仲者如滕君稱其弟滕更曹君稱其弟曹交可乎蓋其意謂句吳本非地名因仲雍本名吳仲當吳仲之封故曰句吳耳則太王三子長泰伯次吳仲吳古通虞又稱曰次虞仲泰伯因弟名爲國名於是有句吳之名耳此以虞仲虞字古通吳字而乃爲此說也非僞書之巧於作僞乎豈吳虞二國之名皆以虞仲之名而得者乎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

英謹鈔先人未刻文讀王氏夷齊論曰孔子之言夷齊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言其窮餓以對齊景

泰伯之立如公羊氏春秋傳稱隱之爲桓立泰伯句當吳仲之封故曰句吳耳則太王三子長泰伯次吳仲吳古通虞又稱曰次虞仲泰伯因弟名爲國名於是有句吳之名耳此以虞仲虞字古通吳字而乃爲此說也非僞書之巧於作僞乎豈吳虞二國之名皆以虞仲之名而得者乎

公之有馬千駟耳不言其餓死也餓於首陽之下耳未必其死於首陽也逃國而逃留居首陽之下未必其終於首陽也孟子每以伯夷柳下惠並言而不及叔齊焉豈叔齊之死或在伯夷之先歟不然何以西伯善養老止及伯夷而不及叔齊也 英承庭教知伯夷叔齊必無餓死之事也而其所以有餓死之說者則因史記有夷齊諫伐紂之說也然諫者以其不合於理或雖合而猶未至極故用諫耳若武王之伐殷豈猶有不合又豈猶有未極而安得有諫之一說藏

因後世有篡弒之事於是而造爲夷齊諫伐紂之語欲以救世雖安誣古聖而不顧也豈眞有諫伐紂之事乎然緣此而湯武聖人之心不明於天下使道大晦何其悖哉 光 省吾齋文集夷齊論曰史記

伯夷列傳採薇及諫伐之事遷未有以正其訛孟子言伯夷歸文王而不及叔齊王安石謂叔齊未嘗歸文王當屬先死耳伯夷雖歸文王而問書無考安石謂其不及武王之世而死理或然也至詆武王以臣弒君尤大不可孔子繫易歷敘羲農黃帝堯舜而湯

武革命應天順人並垂天象子思言堯舜文武周公皆爲君子之中庸則非武王者卽爲反中庸矣而爲伯夷叔齊爲之乎 英 謂據此則知伯夷叔齊必無卽馬諫伐紂之事也五經詩書禮非出孔子之手惟易春秋尤爲論道之所宗而易最爲精微極至聖人之蘊盡發於易易革彖傳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孔子之言也孔子言順天應人則此一言卽湯武之論定矣人者統天下而言也若伐紂時尚有一人非之則猶未得云應乎人也夷齊獨非人乎孔子

謂應乎人則夷齊亦以伐紂爲是者矣但此時夷齊或已死不及見耳子思作中庸以舜文武周爲中庸弔民罰罪千古大事非僅如大亂已平遷鼎雒邑無大利害有義士非之無礙於聖王其言不爲君上之所取亦無傷於義士也若武王伐紂而夷齊以爲不可則伐紂安得爲合於中庸若不食周粟至於餓死而不爲反中庸則武王之所爲何足爲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至乎學者不信孔子及子思手定之書而反信呂氏春秋史記等書不亦謬乎

呂氏春秋曰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何爲處於此哉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殁矣武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譆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二子北行至於首陽之下而餓焉 英 按此說非也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夫曰作曰聞則必在文王行政初盛之年而不在文王將殁之年可知矣孟子曰二老者夫於文王初盛爾已稱老者則又安能待武王伐紂而猶未卒乎借曰未卒文王之德天下聞之在位五十年伯夷何不聞之乃至文王將薨之年而後知文王而始歸邸史記伯夷列傳所云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列傳卽本此呂氏說耳學者不信孟子而信秦漢人書不亦傎乎

第七篇爲衞君章集注曰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 英 按此集注說疑非也子

貢人問夷齊來意然當時衛輒父子爭國而孔子沒兄弟讓國者爲問夫子豈全不覺故此章問答祇隱然謂夷齊皆可以得國而皆讓國甘心窮餓而已至於殷周之際伐暴之事毫無干涉若孔子子貢意中及此是聖門以武王爲衛輒之類也集注雖未考史記之謬然注此章安用此語爲耶況以第十六篇齊景公章參之若因其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一語故集注互見於此則是孔子以武王爲齊景公之類也又若因孟子有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

聲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之語故信史記則是孟子以武王爲惡人之類也誤注一章而累及數章豈偶然乎要之孔子所謂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餓也者言食不能飽恆不免於餓耳非謂餓而死也其餓因讓國而逃逃而餓耳非因恥食周粟而餓死也蓋夷齊既逃於外而當紂之時豈復有寓公之禮夷齊之介又非義一介不取孟子曰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此夷齊所以餓也且謂於首陽之下則因讓國而至首陽及聞文王善養老遂曰首陽而至岐周竟終老於岐周無凍餒焉可知矣非謂既歸文王而因武王伐紂而仍歸首陽以餓死也亦非謂將歸文王塗遇伐紂而即歸首陽以餓死也則夷齊貧而餓也豈恥食周粟耶始餓而終不餓也豈餓而死耶首陽爲受殷之地而非終老於此之地也何謂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耶

大戴記曾子制言曰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英按此說非也夷齊之成仁成於

讓國非成於死溝澮也夷齊雖嘗餓於首陽而伯夷終受文王之善養於岐周何曾死於溝澮之間耶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豈有老者轉乎溝壑者耶可見漢人於孟子之言尚未尊信耳

口口王氏直夷齊辨曰不立而逃必於山谷無人之所然後能絕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倉猝而行掩人之所不知固宜無所得食其所以兄弟俱在此者一先一後勢或相因而今不可知耳英按此說非也首陽事蹟雖無考然夫子於此並稱之曰伯夷叔齊

總紀之曰餓於首陽是可知伯夷先逃固已先在首陽叔齊次逃自別有其地而後世失之想當日兄弟相繼讓國遠近傳聞故叔齊得聞伯夷在首陽而往就以從兄也於是夷齊同在首陽矣豈叔齊逃卽在首陽者耶且夫子旣明言夷齊同餓首陽是可知餓在叔齊移蹟之後因其介而餓卽孟子所謂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云爾孟子雖不言叔齊叔齊當亦然爾非因始逃倉猝無從得食而餓也若始逃而餓則兩人之始逃豈在一處耶以餓爲始至

首陽不亦謬乎

夷齊辨又曰孔子以景公與夷齊對言意主於有國無國夷齊可以有國而辭國者也崔子弒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爲政景公安爲之上及其死也泯然無聞之人耳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取其辭國一節而意自足英按此說非也但取辭國而意足者乃冉有爲衛君章之義非此章之義也此章在貧富不在有國無國餓於首陽言其貧之極耳若但取無國何必以餓於首陽爲言乎豈失國者皆必至於餓乎況與齊景千駟對言卽孟子以繫馬千駟對一介之辭亦足爲此章專論貧富之一證也若主有國無國則王制曰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不以千駟稱矣謂但取辭國不亦謬乎

香溪范氏浚文集伯夷諫武王論曰紂之不道不可不伐者也何可非耶夷齊以爲臣伐君大逆後世有亂臣必將曰武王伐紂當年無一人非之則臣伐君乃聖人之教故叩馬以諫明君臣之分餓死不悔殺身以愈後世之亂英按此說非也叩馬是則伐商非亂賊而不得以爲口實也奉天罰罪不得謂聖人教人以臣伐君也惟其無一人非之故無損於萬世君臣之義也苟謂武王非聖人則已耳如旣知紂不可不伐不可非之矣又何不能辨叩馬之無其事耶且謂殺身以愈後世之亂此尤近於釋氏捨身之說而大乖乎正己物化之道不有妨於學術乎

張鳳林文蔡螺江日記曰論孟載夷齊不言其讓國卽問秦聞人言讓國者亦不及夷齊左傳晉士蔿曰爲

誅紂是則諫者非安得皆是耶救民水火後世雖有亂賊而不得以爲口實也奉天罰罪不得謂聖人教人以臣伐君也惟其無一人非之故無損於萬世君臣之義也苟謂武王非聖人則已耳如旣知紂不可不伐不可非之矣又何不能辨叩馬之無其事耶且謂殺身以愈後世之亂此尤近於釋氏捨身之說而大乖乎正己物化之道不有妨於學術乎

張鳳林文蔡螺江日記曰論孟載夷齊不言其讓國卽問秦聞人言讓國者亦不及夷齊左傳晉士蔿曰爲

吳太伯不亦可乎吳季子曰顧慕子臧之風太史公亦云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疑史記夷齊讓國出於傳聞未必實有其事莊子云昔周之興有士二人隱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並不言讓亦不言孤竹君之子夫卽曰讓亦祇各行其志其兄弟偕隱非當時意計所及而乃夷齊並至則是伯先以所往之處告諸弟叔急以不立之意白諸兄求仁得仁者安在如謂首陽以一餓得名則暫時絕食又何關其人之生平大節故餓者謂以餓終也論語不言死以不必

言也莊子史記言餓死者據實言也至若衛輒之事子貢舉夷齊爲問者以夫子在衛衛君待以公養之禮與夷齊就養西伯正同而夷齊旣以事與願違甘心窮餓子貢因借不食問粟以卜夫子之從違迨夫子持論嶄然夫子之心事明而衛輒之事不待問矣豈必舉一讓國者與爭國者相衡英按此說尤非也莊子原屬寓言而乃欲據此以證成不食問粟之事則必孟子不言伯夷爲大老而後可則必不言聞文王作而後可則必不言歸之而後可夫曰聞曰作則在文王行政旣成之年可知而曰大老又曰天下之父則必至七十日老以後之年又可知也而曰而歸之又曰天下之父歸之則必果歸而非口言歸而卒不果歸又可知也而文王在位五十年自來歸文王以至伯夷之死自伯夷死以至文王之薨中閒年數縣隔大約至武王伐紂之年伯夷已歿二三十年矣或三四十年矣然則叩馬之伯夷與孟子之伯夷豈別爲兩伯夷耶抑以孟子爲不足據耶況叔齊之死當更在伯夷之先安知伐紂事耶若夫叔齊始逃必非徑至首陽及後叔齊聞而往從之耳周秦閒言讓國者無及夷齊偶不及之耳豈得疑夷齊無讓國事也謂暫餓首陽難爲定評然則漢蘇子卿終歿於富厚豈其先在匈奴十九年苦節遂不足述耶謂夫子受衛公養故子貢以不食問粟者爲問然則子貢方以夫子爲不求仁不得仁者耶

注曰馬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英按此說是也呂氏春秋高氏注曰孤竹國在遼西方輿紀要曰直隸廣大寧衛古營州地夏商時孤

州地營州故城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三百六十里北至契丹界五十里商周爲孤竹國地春秋時爲山戎地戰國屬燕秦漢及晉俱屬遼西郡據此知孤竹國在冀州地也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方輿紀要曰平陽府蒲州古蒲坂舜都也首陽山在州東南三十里據此知首陽山亦在冀州地也蓋夷齊讓國而逃自西北而至東南初不離冀州之境也伯夷歸文王孟子已再爲老者乃集注從史記謂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然則伯夷以既老之身往

歸文王從冀州以至於雍州恥食周粟又從雍州而至於冀州千里崎嶇之地往而復來豈老者所能然耶況采薇充腹者而能然耶

晉地里志曰隴西郡首陽河東郡蒲坂有歷山舜所耕也有雷首山夷齊居其陽所謂首陽山英謂據此則知雷首山之陽爲首陽山則首陽山卽雷首山之支峯也以其在雷首之陽故曰首陽耳他處旣無雷首安得有首陽而襲其名乎此志所謂首陽蒲坂者皆縣名也首陽山在河東郡蒲坂縣矣而隴西郡又有首陽縣據此則可以知首陽山在二郡之間也夷齊因讓國自遼西而來居於此未及適周歸文王也

晉志猶合論語之指耳

方輿紀要曰首陽山與中條山連麓山有夷齊墓詩采苓采苓首陽之巔是也或以此爲雷首山山下有雷澤卽舜時所溫處其水南流入黃河十三州志首陽一名獨頭山括地志雷首山延長數百里隨州郡而異名一名中條山一名首陽山又有蒲山歷山薄山襄山甘棗山渠潞山獨頭山陶山吳山之名尙書

大傳湯伐桀升自陶鄭氏云陶在河南之曲是矣山之南阜卽首陽山英按此說夷齊墓非也雖古人葬不必於其死處然首陽非夷齊正卽首之地必無不遠千里而反葬於此且孟子但言伯夷歸文王而不言叔齊則夷齊死必不同地安得有夷齊墓之名耶此非又因餓死之謬而有此傳會歟

口口陸氏口經世驪珠曰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莊子注云在岐陽西北只今清源縣山考夷齊義不食周粟避地飢餓當不離朝歌故墟決

無往近豐鎬之理、洛陽之說非是、英按此說非也、洛陽之祠固自因遷鼎之說而傅會之然驪珠謂遷地飢餓當不離穢德腥聞之故墟曾謂聖之清者而有是耶老者不難於枵腹而遠行千里耶

閒誅一夫紂矣

日知錄曰上古以來無殺君之事湯之於桀也放之而已使紂不自焚武王未必不以湯之所以待桀者待紂紂而自焚也此武王之不幸也、英按此說是也書闕有閒而孟子言湯武最詳孟子言誅紂伐奄閒

誅一夫紂矣誅字從言則誅字之義責也除也在聲罪以除其惡而不在於殺其人孟子又言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爲用戰亦此意也齊宣王之時尚無殷問本紀汲冢周書之邪說但以武王兵臨紂都遂加以弒君之名而又以孟子好辨若直問孟子以武王弒君知孟子必不應之曰有之故先言放言伐以爲問使孟子不得曰否不然也然後從而難之曰臣弒其君可乎以觀孟子之所學孟子一則以一夫匡其君一則以誅之爲言明非弒也即放桀亦可以

誅名孟子言湯征者再一云誅其君而弔其民一云誅其君弔其民則言誅不自紂始也豈謂湯亦弒桀耶、漢人見諸子書不解齊宣王以伐爲弒又不解孟子誅字之義如史記殷本紀曰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周本紀曰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荅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司馬氏可謂無識矣汲冢周書克殷解曰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折縣諸太白世俘解曰武王在祝太師負商王紂縣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

燎於周廟引汲冢文者猶信之歟然令人歎武未盡善不加是之甚也墨子明鬼篇曰武王折紂而出擊之以赤轅載之白旗此亦非墨子原文也賈子新書曰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蹈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衛輿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蹷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擠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是則新書多竄筆也大雅言其會如林則人衆極矣安能容觀者若旋師之後紂尸安得猶陳紂雖不善亦

商王也其身已死民當聽新天子問武王軍中嚴令毋得侮慢其尸禮而斂之誰敢戕虐其體乎民所望於周師者以其在水火之中也救而出之於水火矣即商民亦何必自陷於弒逆之罪哉庶人雖愚而武王則當如成湯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也民觀紂而蹈其腹履其腎踐其肺履其肝當時天下豈尚有新天子在上之氣象哉即竹書紀年謂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亦非原文也史記言武王年六十歲矣而論衡謂紂力索鐵伸鈞其能親禽乎凡此皆由於不識誅字之義者耳孟子誅字他處亦然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則非殺矣而曰誅不仁也蓋驅之邊地則惡氣盡除也鄒與魯鬨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豈能家家戶戶而詰其不恭命之罪故穆公曰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當時豈如秦漢之刑法耶誅以言責而不訓殺他經亦然曲禮曰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到筴側龜於君前有誅此豈死罪耶誅之訓除卻物亦然楚辭卜居曰寧誅鋤草

茅以力耕乎注曰誅除也草茅何用殺乎如國語晉語曰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韋氏注曰誅除也則誅非自有訓除乎若夫晉語又曰小國敖大國襲焉曰誅大國來誅荀子仲尼篇曰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故聖王之誅綦省矣文王誅四武王誅二是亦祇以誅字爲討罪之義而已豈殺其人之謂耶

說文第三上曰誅討也从言朱聲陟輸切第四下曰殊死也从歹朱聲漢令曰蠻夷長有罪當殊之市朱切英謂據此知孟子誅字非訓殺也聞誅一夫紂矣者謂討治紂之罪當降爲匹夫以救其民故伐之也非欲殺紂以爲快也故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然東周以前但有誅字自無殊之爲字亦無殊殺之解秦漢而後既有殊字遂與誅字相紊而不分而多誤誅爲殊之解矣然說文之解甚明其後則魏張揖廣雅釋詁曰數詠謫怒詰讓爽譴誅過訟責也唐顏氏師古注史氏急就篇曰誅罰詐僞劾罪人誅責也罰治也劾舉案之也宋郭氏忠恕汗簡曰誅責也漢之後亦有不識誅爲殊者也若夫易雜卦傳曰明夷

誅也則履齋孫氏奕示兒編曰以晝與誅對非反對之封矣彖曰明入地中明夷明出地上爲晝明入地中爲昧當作明夷昧也據此則知雜卦傳誅字誤文也惟是國策秦策使復姚賈而誅韓非則當作說文弟四殊字蓋殊字起於秦國也說文殊誅既分明而傳寫載籍者自不從之後人徑以謬解經義可乎未盡善也

日知錄曰觀於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爲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孟子猶未洽於天下

此文之猶有憾也封禪書天下未寧而崩此武之未盡善也記曰樂者象成者也又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寶龜之命曰有大艱于西土殷之頑民迪屢不靜視舜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者何如哉非人力之所能爲矣英謂據此知武之所以未盡善者不繫於征誅得天下也四盡字當連上不連下此善字非擇其善者而從之求善賈而沽諸之善乃是善爲我辭爲工欲善其事之善也若謂美者善也善者美也美善何擇焉故善有妙能之意與未能未妙相反美以德言善以德之用言即所謂才也左襄廿九年傳曰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是詔善之盡也幬載是善無不幬載是盡善也盡美之盡以無欠闕言之盡善之盡以天下無欠闕言之盡美是舜德無欠闕盡善是舜德之用於天下無欠闕也孟子曰東征綏厥士女篚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俾其君子實元黃於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是武之善也康誥曰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多方曰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

是武之有未善也有善有未善合言之曰未盡善也然而武王之德則原無欠闕故曰盡美矣盡美是武王德無欠闕未盡善是武王德之用於天下有欠闕也其所以天下有欠闕亦因武王德之用於天下有時神化有時未神化舜爲天子不聞以父頑而掣肘象封有庳而有庳之民不以爲奚罪詔之所以善也殷不可無監而二叔即以殷叛叛在武王既喪而使監在武王時是周公不知而武王亦不知也如此類武之所以有未善也史記周本紀謂維天不饗殷自

發未至於今六十年是伐紂時年六十也又六年而
崩歷年少矣昌黎韓氏文集諫迎佛骨表謂帝舜及
禹皆百一十歲武王校舜少四十餘年而武王又未
受命其未盡善不亦宜乎假使天假之年則及其成
功也已矣謂武是惜之之辭豈得誤爲貶之之辭
耶○英按昌黎集百一十歲俗本作百歲亦謬
竹書紀年曰帝辛五十二年周師伐殷周武王十二
年敗之于牧野十七年十有二月王陟英按此說十
二十七非也六年崩是也大武之樂之所以未盡善

者正因武王歷祚之未久耳六年而崩豈非未久乎
漢書律歷志曰武王克殷後七年而崩竹書出於漢
書之後而紀年不從律歷志者蓋亦以武王於即諸
侯位之第二年十一月起師伐紂至其十二月即爲
明年之正月即於其二月即天子位自其即天子位
以至於崩實祇有六年而律歷志連起師伐紂之年
計之共爲七年矣故曰克殷後七年而崩而實未有
七年也且律歷志謂文王崩後四年而克殷其實是
崩後二年亦連文王崩之年而共爲四年者也以六

年爲七年猶之以三年爲四年耳其所以以六年爲
七年者殆謂武王起師之日便是克殷之日故連起
師之年計之然而起師之年非即克殷之年克殷不
在冬而在春不得謂七年其謂七年不亦謬乎律歷
志又謂凡武王即位十一年其實武王統計爲諸侯
爲天子之年祇有八年武王即諸侯位雖有四年然
其前一年即文王崩之年不得爲武王之年其後一
年即所謂克殷之年即是爲天子之元年餘爲爲天
子之元年不得復爲爲諸侯之末年則除去前後二

年計之武王爲諸侯二年而已矣以六年加二年八
年而已矣安得謂十一年其謂十一年不亦謬乎然
則武王歷祚其謂六年豈不可信於七年之說邪
伊川遺書曰說者以征誅不及揖讓征誅固不及揖
讓然未盡善處不獨在此其聲音節奏亦有未盡善
者樂記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
之志荒矣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英按此程子說疑非也孔子必不以有司失傳之音
而遽斷爲未盡善曰然因此見程子實善武也

集注曰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英按此集說疑非也樂記曰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然則論樂而及聲容抑末矣實者華之本也謂韶武其實有不同豈武王之樂有華而不實之處乎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

口口陳氏士元孟子雜記曰誅紂句伐奄三年討其君句君謂奄君也、英按此說非也大雅大明篇曰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豈黜殷如此之易而伐奄則至於三年之久乎孟子此文可疑者一若謂誅紂言武王伐奄三年言成王而驅飛廉虎豹又言武王錯雜顛倒必無此文法可疑者二武王伐紂歸告成功於宗廟矣若又伐奄三年討其君則又爲一事非細矣何以今文尚書無誓誥大雅大明等篇無一語爲武王敘及之樂記安得云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乎武王必無三年伐奄之故事可疑者三七字對二字必無此句法可疑者四既云伐奄云

討又必無此字法可疑者五竊謂竹簡亦有蠹蝕之時此節必有錯文脫字當是本作周公相武王三年誅紂伐奄弔其民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錯二字脫三字蓋誅紂伐奄在武王諒陰三年之外起事在三年冬四年春之閒而虎賁革車非數月可備雖文王曾用以伐密伐崇然數年不修亦必崩壞伐紂之大義三年內已定非義起於三年之後也然而諒陰之中雖知其事而詳問所不及故將言武王伐紂必先言周公相武王三年也周公亦有三年喪而攝行相事者周公不爲文王後故也武王則居喪之義重於救民周公則君臣之義重於父子故不同也斷簡零落而傳寫者因周公有自我不見于今三年之詩又因成王時有滅奄事故以三年字誤屬於伐奄之下豈知孟子之文其義至粹而其辭亦醇安有此瞽牙者乎

趙注曰武王伐紂至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二年也、英按此說非也今文康誥曰殪戎殷誕受厥命撫此知義不可以不殪戎殷也會朝清明則爲天吏懼

君以兵即爲亂臣如武王觀兵即紂因此而有怪心向善問事殷如故武王已罪不容誅矣此豈可見代崇再駕而襲其說乎事之大小相縣萬萬也書序大乖君臣之義而趙氏於此用其說不亦謬歟

經問曰且知錄云奄之畔周因武庚既誅而懼而周公東征至於三年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此非是校周公伐奄有三一是相武王時伐奄孟子所云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是武王時事而以周公東征三年當之謬矣孟子伐奄與誅紂連文其所

云三年者趙注謂武王伐紂至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此正與誅紂是一時事若覈飛廉滅國五十皆武王誅紂所及而忽攙成王伐奄於其中將所云相武王丕承哉武王烈皆不可通矣 英 校此說伐奄是也三年非也孟子伐奄之上文下文皆祇有武王字安得及東征且成王時之伐奄不惟無飛廉五十國之事亦并無三年討其君之事也然日知錄沿東征三年之謬而西河又沿觀兵孟津之謬毋乃岐中又有岐仍入迷塗歟

吳日千 騏 讀書偶得曰伐奄下是成王時事武庚之叛三監懿親咸從之則異姓從者必多所謂飛廉五十國必於此時煽動者 英 校此說尤非也飛廉史記作蜚廉罪甚於陶唐之四凶豈得留至成王時方誅乎且驅海隅而後戮以其唱紂之亂故有此非常之大刑也此豈以殷叛周之刑乎滅國五十此何如算未可輕言竊疑五十兩字或亦有誤炎然謂以其助紂爲虐猶可說爾若成王時安有此事耶紂時爲一亂然則曾未十年而又一大亂也豈不謬哉

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

注曰散猶放也 英 校此說是也即此見古文武成之陋孔傳孔疏之俱陋也易曰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則馬言乘牛言服也而古文武成曰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則馬亦言服耶王者以天下爲家卿大夫之家即其臣之家耳令出車馬初不稱備又何云歸耶散者散陳於寬敞多水草之地令人自來識認山野取其寬

做多水草可散陳也若言歸則使人送還於其家歸之不勝歸矣亦豈復有王者氣象哉馬散於山便於狩獵也牛散於野便於農商也弗復乘弗復服者但主王家言之弗復以武事乘服耳非謂士大夫不乘壯馬農商不用此牛也而武成孔傳謂欲使自生自死書序孔疏亦謂放牛歸馬是歸獸也使之自死自生若野獸然故謂之獸此不知散者散陳令人自來取又不知弗復乘弗復服專以武事言耳然何不知引重致遠馬牛爲天下之大利乎何不知馬牛有爲

勒故不傷人革車三百馬牛多矣華山桃林非沙漠無人之境也放馬牛於華陽林野華陽林野之民豈復可居可行乎

尚書古文疏證曰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曾謂武王一戰有天下卽置牛馬於不長不養之地欲其殄滅乎蓋歸之放之不過示吾弗復乘服耳此說是也然正恐未害牛馬先害居民耳

尚書古文疏證曰太華山之陽爲禹貢梁州地武王歸馬於此毋乃太遠桃林塞爲今靈寶縣西至潼關廣圍三百里而馬獨驅出太華山南事所不解水經注洛水自上洛縣東北分爲二水支渠東北出爲門水門水又東北歷陽華之山卽華陽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門水出焉者也則武成之華山乃陽華山非太華山今商州雒南縣東北有陽華山爲武王歸馬之地與桃林壤相接英謂據此知樂記所謂華山之陽乃陽華之山也或者樂記原本本是作馬散之陽華之山以陽華對桃林以山對野陽華桃林地名相對也散者散繫非脫爲勒散繫則易於識認耳而後

之傳寫者知有華山而不知陽華之爲山名反以爲陽字山字相錯遂改爲華山之陽於是僞作武成者既剽襲其文復并沿其誤而亦作華山之陽歟抑陽華山亦得稱華山歟然太華陽華要非縱馬牛使若野獸云耳

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緇衣曰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注曰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疏曰以代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爲今文

尚書以衛賈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卽鄭注尚書是也 英 謂據此知割申勸寧四字誤於孔壁古文而鄭氏所謂今文原不爲誤但田字當爲由字耳惜鄭氏不從今文而反從孔壁古文也蓋上帝周由觀文王之德云者言天監文王有德也周徧也由從也觀監也周徧相從以監文王之德而知文王之德至純矣故使之大作爲君之道君一國之道卽可以爲君天下之道而文王爲方伯遂得行其道於天下此之謂集大命也自後而言卽爲有周一代之大

經大法在當時文王未嘗及身王也天何嘗命文王有天下哉惟是君一國而卽可推其所行以君天下非文王之政不能故曰受命曰新命曰集大命在天曰命在人曰義此言集大命與下文受有殷命言各有當不可誤混耳

注曰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於身

英 按此說非也若文王之德有勸而成何以爲文王歟且文王豈有寧王之稱邪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太顛有若南宮括

注曰惟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 英 按此說非也尚上也進而上也修治也和平也文王侯國也有夏則全乎中國矣非其任也惟文王爲方伯得有一方之任而文王德盛遂進而上之治平此中國孟子所謂得志行乎中國是也我親之之辭周家既有天下之語也若謂文王庶幾能則孟子謂齊其庶幾乎祇言近於治耳豈可以稱之於文王乎

疏曰詩稱文王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疏附使疏者親也奔走使人歸趨之五臣輔文王爲此任也

英 按此說尤非也使疏者親使人歸趨其與修和德降有何干涉疏竟以文王爲霸主耶況禦侮則又何說耶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蔡傳曰周公反覆以明其意故以又曰更端發之 英 按此說是也能者能輔其君之才也往來者往來於三分有二諸侯之國卽紂之王庭亦時乎至也茲此也言及是時也迪進也進而上也彝彝倫也教者古

先帝王之謨訓也德膏澤也史記所謂陰行善也五臣往來循行於諸夏之國知天下之困窮者多矣五臣及是時而進用古先帝王彝倫之謨訓輔文王以降德焉文王之得行其道於中國由五臣能輔之功也周公反言之若使五臣不能輔之則文王雖聖一手一足豈能爲此無論不能及遠即國內猶蔑有目不惟反言之而又甚言之也

注曰有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於國中英按此說非也周公之意正言文王幸多賢輔而僞注反謂文王猶少之則是適見其不必多賢周公自取矛盾也何其謬耶其以精微訓蔑此正山陽王氏以老莊虛無之旨注周易之伎也惟魏晉有此元風而託爲孔傳非其敗露處耶

疏曰鄭元亦曰蔑小也英按此說非也北海鄭氏之所謂小也者小少也言少有降德於國人也亦反言之辭然何如訓爲無之直捷乎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怙冒于

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注曰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英按此說非也佑者佑五臣也純古緟字祭統以共純服注曰凡言純者其義有二一絲旁才是古之緟字一絲旁屯是純字但書法相亂雖是緟字並皆作純據此知上文天惟純佑命及此純字俱當讀爲緟緟幽元之義也此不冠以天者承上在昔上帝之文也秉德者秉彝之德也威怒容也昭明告也冒怙冒也言上帝亦惟於冥冥之中佑此五臣厚其秉彝之德進而上知天之威怒乃於是時明告文王當盡方伯之職進而上之降德兆民使民見冒之如天至於德盛而升聞於皇皇上帝也皆以五臣之能輔言之君奭一篇專指人臣而言而此數節上承五臣九屬在下注以純佑秉德在文王身言之不亦謬歟謂蹈知天威以不知迪字遂不知天之在上足之在下耶

注曰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英按此說非也文王之德下冒斯民故天於文王既殁武王嗣位之初即使

武王爲天吏以正殷之罪受殷之天下斯其天命雖在武王時而實在文王之世天意已定矣故曰惟時受有殷命哉結上起下之辭也若謂紂之命文王爲方伯則當在即位之初而不在天下見冒之後如指武王代殷之日則又不得謂殷之王命蓋天命文王者命文王行道於中國未嘗命受殷天下也其命受殷天下者命武王而未嘗命文王也自漢及明不知天命文王行道於中國而以行道於中國反屬諸武王又不知命武王受殷天下而以受殷天下反屬諸何耶

文王如此節上文集大命及此受有殷命莫之或辨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注曰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後與武王皆殺其敵

謂誅紂　英按此說非也武王謂其爲太子時也武王爲太子時亦惟茲四人早諭教也有祿可受天祿也四人不惟上輔文王又諭教太子使武王有可受天祿之德然後與武王奉行天討非徒承文王之大德而武王亦自可爲天下君也蔡氏者謂四人皆與於變伐之功也厥敵者如飛廉惡來五十國之屬紂黨虐民者故稱敵焉非謂紂也若以劉敵爲誅紂則問人與紂有何私怨而自陷於大逆不道以天討而翻成弒君之事耶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蔡傳曰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大盡稱武王之德謂其聲教訖於四海也　英按此說是也昭武王惟冒猶之乎昭文王迪見冒前後一也丕單稱德者如

史記謂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以振貧窮命閎夭封比干之墓漢書張良傳曰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式箕子門樂記謂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論語謂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如此類所謂丕單稱德者也稱德即稱其惟冒之德曰

疏曰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　英按此說非也舉行武王之德已在惟冒二字中矣既言惟冒矣何又云

舉行武王之德乎

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二國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尚書大傳曰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惟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譟師乃悟前歌後舞 英按此說是也周師已至商郊而不成其城者王師不爲暴也待旦而戰以決大命王者以德服人而不肯以力服之也知周師士卒歡樂歌舞者以孟子引此大誓之辭每句有韻而其音韻與

其辭指皆不合武王誓師口氣亦不合史臣論斷體裁其爲當時士卒歌辭無疑也蓋眞大誓必有敘述周師始末次第及周士卒與商百姓歌舞歡欣之事非若晉泰誓皆造武王之言也揚踔厲奮揚也侵入也于往也之此也莊子逍遙遊篇曰之二蟲又何知之訓此也言此疆則正與至于商郊停止宿夜相合殘當音戕意古韻之音也光音當作如甕冰自裂之音也昌反近之乃古文泰誓不知其爲歌辭歟其文而加以今朕必往繼以勗哉夫子雜亂無章豈有武王誓師凜乎嚴懼之時而忽用韻辭之理者邪而乃誤用爲誓師之辭何其陋乎○ 英按書大傳王還師還字當作逮字正與漢書謂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相合蓋武王後於師行故自癸巳至丙午而逮及前師則前師鼓譟歌舞其能已乎漢書俗本逮亦作還二書互相誤亦互相證耳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

章句第二十章總注曰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

英謂據此則可以知此所謂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道言不以王業言也大舜武王皆有天下者文王終於西伯周公終於冢宰未嘗有天下然總注則曰大舜文武周公之緒則緒字豈可謂王業之緒乎且周公於王業猶嘗相助爲理至於孔子位不過司寇無尺土之封其與大舜武王之身爲天子者大異也況其所謂此引孔子之言者祇爲告君之空言然總注則曰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然則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何必以王業

爲緒乎然則武王纘緒何必以有天下爲纘乎大舜文武周公孔子所傳一致豈傳天下之緒乎俗本以此句連下壹戎衣而有天下絕爲句而於緒字但讀斷而不絕爲句下文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八字自爲絕句殆俱非朱子句讀之原本矣當以武王至之緒十一字絕爲一句壹戎至天下七字讀而不句壹戎至顯名十五字絕句觀二十章總注之說如此朱子豈以此十一字連下有天下爲句者乎

章句第十九章注曰上章言武王纘緒以有天下、英

按此章句說有天下疑非也大舜武王尊富饗保皆見道之費非見道之大善繼人之志疏曰若文王有志伐紂武王能繼而承之武成曰予小子其承厥志是善繼人之志不知武成正因誤讀中庸而爲此文而中庸疏又爲武成所誤也章句謂纘緒以有天下其猶未盡除舊解歟何於二十章以緒屬之周公孔子而於此以緒屬之有天下乎

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

新安倪氏士毅四書輯釋曰臨川袁氏曰武王以征誅得天下疑於失顯名者然武王之征誅順天命以得

惟得時之大中者也故不失天下之顯名英按此說是也戎衣之著非利其有天下所以不失顯名也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是有大德也猶言舜之大孝也戎衣有天下不失顯名是必得其名也猶舜之德爲聖人也爲天子位也有四海祿也不言壽者下言末受命於此省文也非以揖讓有天下而征誅有天下苟武王非以大德繼大德之緒而德有未盡美則太王王季文王數世之顯名及武王之身而失之矣以緒十一字共十八字爲句豈以壹戎衣爲大快纘緒之志乎

注曰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言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歟英按此說非也壹戎衣而有天下者猶言征誅得天下耳義不繫於國號者也且曰戎兵也則猶云伐商矣何以云壹乎蓋鄭氏固因康誥有殪戎殷之文耳然康誥

殪訓滅戎訓大也豈衣必讀爲殷乎康誥之言殷商以衛本殷地故對下東土而言則曰大殷欲存殷鑒也中庸之言壹戎衣則謂釋冕旒而振甲冑非常儀故曰壹戎衣猶論語之言以兵車也壹戎衣三字有何疑義而欲以殷易衣乎

疏曰鄭必以衣爲殷者以十一年觀兵於孟津十三年滅紂是再著戎衣不得稱一戎衣故以爲殷英按此說非也中庸言壹戎衣此正可據之以爲未嘗觀兵之一證矣既知壹之爲言不再也則衣字亦不必改讀爲殷矣何鄭氏不於此自正其從史漢之誤而反欲改經以自掩其隙乎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

蔡傳曰吳氏曰殪戎殷武王之事也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爲己之功也英謂據此可以知此句之稱文王猶大雅文王篇之稱文王在上以既殁之文王言之也殷者殷紂也所以言殷者以所封衛地實惟殷地紂都故卽其地以垂戒也戎大也不直謂之殷而稱我殷者以其後武庚亦嘗稱殷故對下文東土

別於監殷之殷而稱大殷也文王未嘗殪殷而謂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云者蓋以爲上帝休美文王於是大命文王之子滅彼大殷而文王之子大受此命也然武王不敢自居故於此託爲善則歸親兼以神道設教之義因天子出征類乎上帝受命於祖故以爲文王在天之靈受滅殷之命也如反言之猶盤庚云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之意亦猶有殷人尊神之風者存也豈謂天命文王於周王壽考之日耶而後儒以爲文王亦至老而受命受

命九年未成功而殁然則天既以滅殷命文王矣何以又使文王不終其事耶天既能命之以事何不能假之以年耶謂天命有九年之久文王遲遲以至於老死則是文王不受命天迫不及待故以文王三齡與武王而再命武王矣文王何不能與天合德耶抑命文王之天別自有天耶如文王內懷受命之心而外則以服事殷是二心也而豈可以語文王耶

論衡初稟篇曰康王之誥曰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如無命使經何爲言天乃大命文王所謂

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英按此說非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孔子之論文王者如此而康誥則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而王氏又從而實之曰聖人動作若天使之然則文王似有殪殷之動作矣然則孔子所謂至德者非指文王耶抑文王之行事前後頓殊耶中庸曰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伊川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若文王前後不一何以爲德之純耶何以爲亦不已耶○英按論衡康王當作康叔

疏曰殪殺也戎兵也用誅殺之道以兵患殷文王伐殷事未卒而言殺兵殷者謂三分有二爲滅殷之資也英按此說尤非也三分有二文王之所以保殷者也而以爲滅殷之資則文王孔子皆非聖人豈獨武王矣文王雖伐密崇何嘗以兵患殷耶天雖命文王伐數國何嘗命文王以兵患殷耶漢學之流弊至於晉唐如斯乎

王西莊鳴盛尚書後案曰左宣六年傳桓子論赤狄貫盈將殪引此經爲證杜預曰殪盡也說文壹作[illegible]殪古文作[illegible]二字易亂此經殪字其始必是壹字桓子假借取義杜預亦望文爲說上言殺下言兵語意重複當從鄭中庸注壹用兵伐殷英按此說非也左傳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注曰周書康誥也據左氏知康誥殪戎殷三字原自如此正可爲殪非壹殷非衣之一證也據杜氏又可爲殪戎殷爲康誥原文之一證也何以反謂左傳爲假借耶何以反謂杜氏爲望文耶蓋殪戎殷與壹戎衣音同而字不同或作中庸時用康誥辭之音而不用其義或偶然相似而非相襲俱未可知而鄭氏以中庸衣字改讀爲殷後案又欲以此康誥殪字改讀爲壹改衣爲殷者欲自掩其觀兵之失耳改殪爲壹者不更無謂乎且衣而可通殷則殷亦可通衣矣殪而可爲壹則殷亦可爲衣矣加曰文

王何嘗伐殷中庸康誥俱當作壹戎衣康誥謂天乃大命文王壹戎衣誕受厥命紂使文王專征故曰壹戎衣文王始得有之故曰壹上文大命天之命下文厥命紂之命似猶愈於改衣爲殷改殪爲壹之說然而知不可爲此說者以左傳殪字殷字有明文有所實指則康誥不得讀爲壹讀爲衣也況封康叔時但意存殷鑒而與專征之義毫無干涉也而後人務合鄭氏遂不信左氏不尤謬乎

追王太王王季

四書典故辨正曰顧寧人云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大傳言武王於牧之野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二說不同金縢曰若爾三王是武王時已追王太王王季而中庸之言未爲得也緜之詩上稱古公亶父下稱文王是古公未上尊號之時文王已稱王而大傳之言未爲得也仁山金氏曰武王舉兵之日已稱王矣故類于上帝稱有道曾孫周王發文王之王與太王王季之王自不同時而追王太王王季必不在周公踐阼之後祓中庸言周公追王者以禮制定自周公也豈鑿定武王時未稱王至周公輔成王始追王哉緜之詩追敘始遷岐下故其辭質而稱古公若冠以王號而曰未有家室曰來朝走馬則非詩辭之體矣而可以古公之稱爲未追王之據乎成湯伐桀亦用元牡以告于上天神后不特武王爲然也至告天之辭上言周王發下言商王受則斷無是理左傳云未有代德而有二王漢文帝諭南粵王尉陀云兩帝並立仁者不爲曾武王而未明此義乎然則何以止言追王太王王季而不及文王此則陸農師嘗論之不言追王文王者以上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之義文王與焉故也非文王先已追王也英按此說是也漢儒爲文王稱王之說正因大雅緜詩等篇有文王字亦未必不因中庸追王無文王字而不知大雅作於成王之時安得不稱文王而又不知獨緜詩太王宜於稱古公亶父而不宜於稱太王而至於中庸又不知其但當言追王太王王季而不當言追王文王也蓋文王何曾有欲王太王王季之心武王何曾有欲王文考之心亦何曾有

欲以王禮祀先公之心而中庸謂成文武之德者太王王季文王皆有敎養斯民之德而文王爲九大武王卽諸侯位而卽可以行弔民伐罪之事者以文王敎養之德既深所以武王宜爲天吏也故追尊太王王季稱王者文王爲有大德者故也追尊文王稱王者武王爲有大德者故也爲有大德者其宗廟宜有大饗故追王上祀周公所以成文武之德也故周人言武王必以文武並稱不獨稱武王也故不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其德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而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也若追王並稱三王則反爲歸重武王而不見惟周有文武二宗之義矣自漢以來每以追王三王爲文武之所願欲而中庸不言追王文王乃左支右詘矣若夫日知錄引類于上帝稱周王發雖古文之辭然文王伐崇亦云是類又襲取論語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之意朱子注孟子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湯暨文武既奉行天命安得不昭告於天乎若因此而遂疑文王早已稱王是事未舉而先居其功功未成而先竊其賞也有是理乎紂克于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

子無良禮記之文也非但文王不得自王卽武王車載行主以伐紂此時安敢有戎商必克之見聖人臨事而懼何敢先王其文考有若史記伯夷列傳所云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者乎尚書古文疏證曰墨子兼愛篇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隊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玩其文義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後望祀山川或初巡狩岱宗禱神之辭非伐紂時事也僞作武成者移爲伐紂時事據此知武王之稱周王在履帝位之後斷不在伐紂之時武成有周王發之文又見僞筆之敗露處也豈可因此而反疑文王或亦稱王乎且中庸之所謂追王上祀其與大傳之所謂追王亦自不同追王上祀之禮略見於周禮春官大宗伯以下掌祀事諸職旁及天官地官與祭諸職此中庸之所謂追王上祀也若在牧野方當大事之餘豈遂能若是乎苟惟是稱王之名則武王豈不能之何必屬之於周公之成德乎而謂中庸大傳之言未爲詩何其謬乎

唐虞之際。於斯爲盛。

毛西河四書賸言曰。謂唐虞才盛於周。於九人而已。接不下。必須添降自夏商。皆不能及。天下有聖賢措辭如是闕落。須在旁者添補。故舊儒謂唐虞兩代。不如一周。此正解也。於斯爲盛。猶曰於今爲烈也。況豈有周召畢散諸大聖。而忽與禹稷皐陶分優劣者。英按此說非也。周公太公諸人。雖曰聖賢。然禹稷天人也。較諸周公太公諸人。豈不尤爲盛也乎。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有待後人添補者多矣。何獨於此二句乎。

有作后軒經句說卷王之巨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武王既喪

管叔及其羣弟

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周公乃告二公曰至我無以告我先王

周公居東二年

則罪人斯得

于後至名之曰鴟鴞

毋毀我室

鬻子之閔斯

曰予未有室家

風雨所漂搖

王亦未敢誚公

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

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

惟朕小子其新逆

王出郊

管叔以殷畔也有諸

周公東征

四國是皇

我徂東山滔滔不歸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爾庶邦君至王害不違卜

乃致辟管叔于商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

我聞之予衮衣繡裳

公歸無所于女信處

公歸不復于女信宿

是以有衮衣兮至無使我心悲兮

伐柯如何至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史記管蔡世家曰。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英謂據此知集注謂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非徒就孟子本

文順解之。且兼有本於史記也。

注曰。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疏曰。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而使爲監。管叔念是周公兄也。故亦望之以親親之故。不得不然。曰。英按此說是也。言周公惟爲管叔之弟。故愛兄管叔自念是周公之兄。故望其愛我。然殊費解矣。經自明而注反晦。何賴於注歟。

淮南子道應訓曰。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英按此說中子旦非也。次居仲者武王也。鮮不敢與太子並居仲。故下爲五叔之長。若周公則楚辭天問曰。叔旦不嘉。呂氏春秋誠廉篇曰。王使叔旦就膠鬲。皆稱叔旦是也。豈仲子耶。

毛西河奇齡四書賸言曰。注謂周公以爲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以爲周公兄也。故望之。則周公是兄。管叔是弟。後讀孔傳云。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放言於國。以誣周公。始知管叔果周公之弟。此事有可疑者。三周公稱公。而管叔以下皆稱叔。一周公先封。周既又封魯。而管叔並無畿內之封。二周制立宗

法。以嫡弟之大者爲大宗。周公管蔡皆嫡弟。而周公爲大宗。魯稱宗國。三英按此說非也。周公稱公而封周封魯者。特以周公之有德而又有大功也。崇德也。報功也。德者功之本也。三叔無功。則無德可知。既無德功。又安能享無勳之尊。無勞之奉。則其不有畿內之封宜矣。又何論於不稱公乎。惟三叔無可封。故使之監殷。以得有管蔡霍三國之地。亦惟監國與方伯不同。方伯須能服人。若監則祇須與所監之國消息相通。三監監殷。但取其同胞至戚。可信其必無不愛

其親而愛他人之理雖無才之人優爲之耳則周公稱公封周封魯而三叔不得稱公又無畿內之封者卽一監可俱證矣至於四人皆嫡弟而周公獨爲大宗者周道尙爵而貴貴周公貴而管蔡賤故周公爲大宗魯爲宗國管叔雖長不得爲宗宗者宗其德也古之貴賤與後世不同後世貴者不必賢賢者或反賤故宗法但可以長幼論古之貴者卽賢者也賤者卽不賢者也故貴貴之義可通於宗法周公爲大宗管叔不得爲大宗又正得管叔不賢之證矣西河謂

可疑者三不皆謬耶且管叔之所以叛者其因正起於此語類曰以爲周公弟也卻在周作宰相管叔兄也卻出監商故管叔生起不肖之心此說是也蓋三叔不憾己之無才而惟忌周公而怨武王故激而生覬覦神器之想也此正以管叔兄周公弟故然耳如反疑周公非弟則豈晉爵封國不問賢與不賢有功無功而惟長是先耶西河不辨書注之僞而信之矣而又於孟子經文趙氏注及朱子集注俱不誤者乃必曲爲之說以亂之以殉僞書何耶而自西河誤讀趙注以後其以趙注爲謂周公兄者多矣則好讀書不求甚解何也

毛西河經問曰周公爲武王母弟之第二人則既非長嫡不當繼諸侯且又非次不當爲宗而伯邑考早卒次武王爲天子次管叔已辟則周公已什爲次嫡英按此說非也管叔雖不亡亦不得爲宗國仍必以魯爲宗國也魯與管各有封土列爵則既各自爲小宗矣而魯不宗他國他國獨宗魯者蓋其義從功宗宗公而起與繼別爲宗之義不同成王康周公方且

欲廣魯於天下安肯令魯不爲宗國耶後世如左僖五年傳曰晉侯復假道於虞公曰晉吾宗也虞公豈不知晉爲武之穆本非虞宗者又豈以虞爲太王之昭而爲晉之宗乎又非以虞爵在晉上而爲晉之宗也不過謂晉爲霸國與虞同姓爲虞所畏敬奉承故曰吾宗此豈可以別子爲宗之義例之乎末世尙力盛世尙德魯之爲宗豈待管叔死而嫡次廿耶但此卻猶以管叔爲周公之兄爲不誤耳

武王既喪

幽風鴟鴞箋曰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遭管叔蔡叔等流言、英按此說非也流言之起在成王諒闇聽於冢宰之日也非終喪之後也惟幼主新立故有不利之疑若已終喪則君位之定已久人情之定亦已久卽爲流言人誰信之蓋流言之年月雖不可考然以管蔡之情及經文稱喪不稱崩而觀之必在旣葬武王而成王反於諒闇之時也管叔畔逆之萌雖非一日矣然其毒念之發自因入王宮來見機生情以爲己有得爲天子之便而阻於周公也於是

而有流言之計一流言而害周公計在此已仍得爲天子計亦在此旨且流言豈自東二千餘里西流以至京師哉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管蔡爲武王親弟豈有周公不令其來送葬者管蔡旣來卽爲布置奸謀於京師令俟羣叔旣行而流言乃發人不能覺其爲羣叔所爲者竹書紀年曰成王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逸周書作雒解曰元年葬武王于畢家語冠頌篇曰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明年夏六月旣葬冠成王而朝于廟三書雖俱未足爲據然當二書依傍家語而王氏見書猶多或有所本則金縢謂旣喪云者殆指成王元年夏六月秋七月之間也豈得謂竟武王之喪之時邪

詩譜豳風疏曰三年喪畢周公不授王政故流言、英按此說尤非也成王實非幼也卽借如鄭氏說成王免喪年纔十五豈能爲政冢宰輔之宜矣管蔡何從而橫加疑謗邪且周公於未免喪爲攝於旣免喪爲輔無所謂受安所謂授其輔之也非如春秋傳之政由甯氏政在季氏者也何謂不授王政乎如謂不授

王政故流言是周公實自專未盡臣禮而管叔爲忠臣也何其謬邪

管叔及其羣弟

疏曰周語曰獸三爲羣則滿三乃稱羣蔡霍二人幷管稱羣也英謂據此知羣弟非止一蔡叔也左傳但謂管蔡啓商者以其不敕者而言耳

毛西河四書賸言補曰鄭氏作詩譜據蔡仲之命謂霍亦流言、英按此說非也詩譜曰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敎之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然則鄭氏何
嘗謂據蔡仲之命郕西河不知蔡仲之命篇取詩譜
霍叔之名乃反誣詩譜爲據蔡仲之命郕
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疏曰殷法多兄亡弟立三叔以周公大聖又是武王
之弟有次立之勢今復　國之權恐其因郕篡奪遂
生流言不識大聖之度其實有異心非是故誣之
也　英　按此說非也朱子文集曰意其稱兵舉事必以
誅周公爲名據此知管叔實是故誣周公也　次立者

管叔也非周公也管叔爲周公之兄爲武王之次弟
殷世傳子者十六及弟者十二成王又弱武王又無
庶長子若東宮有變則次當立者非管叔而誰哉而
周公適使管叔出居於千里之外而武王既崩周公
在王左右設使有故管叔亦遠不及事此管叔所以
恨周公而故誣之實則怨武王而欲奪其位也且將
以篡弒大惡推之於周公而在己則冒討亂之美名
而獲天子之位也流言者舉事之端倪耳其事則借
周公之身以取天下者也當其奸邪之念一萌雖明

知周公之爲聖人而有不遑恤之矣如謂不識周公
之聖恐其因郕篡奪遂生流言若然則管叔方懷一
腔忠悃正宜十世宥之何乃置之典刑郕且流言而
出於愚忠之口靜鎮可矣何必避位安得謂非故誣
之耶
東陽陳氏大猷書集傳引東陽馬氏曰流言謂以無根
之言流布於國中　英　按此說是也一言傳流不知起
自何人起者爲根其餘流者皆爲無根雖然以周公
之誠而民信之即有飛語人當知其必無是理若知

其必無是理則言亦不流矣何周公平日深信於人
而一聞言而遂至於流且伐柯九罭狼跋諸詩美周
公如此則東人必不信其言矣何西人則聞言而爲
之流此亦可見所流之言實有能使人迷惑而恐怕
者矣管叔之謀如此非至於策竭勢窮寧肯叛耶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墨子耕柱篇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
關叔舜三公東處于商蓋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
揚其名至今不息注曰關即管字假音左傳鄭人掌

其北門之管即關也。英謂據此則可以知戰國以前讀金縢我之弗辟原自讀爲避也又可以知其避以居魯爲名者也謂舜三公則去位可知也謂人皆謂之狂則周公自二公以外更不自明其不得不去之故而託辭而去可知也周公去之故在易繫辭傳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斷可識矣眉山蘇氏洵辨姦論曰惟天下之智者乃能見微而知著竊謂周公何獨不然邶風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小雅曰上天同雲雨雪雱雱雲之同北風之涼非可定其必雨雪

也況可必其雪之雱而雱雱乎如可必亦無貴乎見幾見微者矣周公不利孺子之言流於國中其事有不止於流言者也故有我之弗避我無以告我先王之語然惟二公聞之乃能悟耳若以告王王聞流言已不勝其驚怖矣何堪更告以非常語乎若以告羣臣百姓是管叔周公兄弟兩人之言相爲推刃之道也又奚可乎所以周公不自明言也不自明言又誰知流言之不止於流言乎周公既辭三公而去流言亦止不復更有事人遂以爲自高而銖視軒冕也故

日人皆以爲任也而不知周公既去更無事者惟周公以去解之也北風其涼上天同雲而雪終不至焉天氣必有所以然而天不言人豈能測之哉流言之後無事人事亦有所以然而周公不言人豈能識之哉北風其涼上天同雲雪雖阻於一境而終不能止於他境也周公既去西土無事而終不能保於東土也謂東處于商者蓋周公不遠千里之外東去而處於魯國也不稱魯而稱商者與左定四年傳之謂商同也左定四年傳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

少皞之墟此傳之所謂奄即少皞之墟蓋武王伐紂之時已滅其國徙民以封其別支而以其舊國封周公者也此傳之所謂商以魯國在兖州地當滅商時兖地多化於紂之凶惡不歸文王故兖地猶爲紂有而兖民猶稱商之民也所以左氏謂因商奄之民而畧于謂東處于商亦以魯謂商也蓋當是時惟二公知周公避大難而去耳二公而外人皆以爲爲流言而去也而不知其非爲流言也人之謂周公皆謂爲流言而去也而周公自謂乞假以營封國不自謂爲

流言亦不謂去也金縢辟字漢儒從入聲讀者音義俱謬從去聲讀者言所避之地亦多謬後儒皆以爲近古而墨子乃戰國時人豈不更古何嘗不讀爲避乎謂東處于商則避非居魯乎

疏曰鄭元以爲武王崩周公爲冢宰管蔡流言卽避居東都英按此說避居是也東都非也避者避王國而出居於外也流言初起雖不識誰使之流然其言曰將不利蓋將者暗指周公親密宮闈已有陰謀耳若周公不速遠避而仍攝政如故則潛遣姦人行逆

諒闇告變則翻以流言爲信而管蔡乃得以清君側爲名舉義旗而西嚮矣此時周公雖聖百口奚辯此則早有可知者也故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也舍避一策更無其他避之則其姦謀乃破而嗣王始得保全卽在二公亦知周公之不可留也然避之一字周公獨告二公者昭考未始內禪周公何得言避故託名就所封國而去之於魯焉人不知其爲避也故成王樸實未達其奧怪周公之去而二公又難以曉王也故避必於魯人乃不覺若居東都則何說之辭且避不出國避猶不避難終不免也安得謂東都耶

史記魯世家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英按此說非也經本反言以明不得弗避而司馬氏誤爲實言弗避也然據此知西漢人猶讀爲避也但失語意耳

說文解字第九曰辟治也从辟从卉周書曰我之弗辟必益切英按此說非也上云流言下云弗治豈其治此流言耶

注曰辟法也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英按此說非也流言初起何由知三叔耶況流言時三監未叛周公何遽用法乎蓋僞孔氏承許氏說文辟治也之謬遂以爲流言之罪非小當興師以誅之故其僞譔蔡仲之命有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之文也然使周公果以流言殺弟則夷齊謂以暴易暴亦應果有斯語矣豈其然乎

朱子文集荅徐元聘曰王室至親而與諸侯連衡背叛當時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是正

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若馬鄭以爲東行避謗乃腐儒不達時務之說英按此朱子說疑非也雖史記管蔡世家謂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而竹書紀年逸周書亦俱以爲流言之日卽已叛然不足據也管叔之叛在後日也後日之所以叛者計窮而走險也在流言之初管叔方將欲陷周公以弒君之罪而身冒義旗討賊之名以取天下安肯先自蒙不韙耶謂流言時已叛淺之乎視管叔矣然則流言時雖隱

約知言必出自東方然未能實指爲流自三叔也何從加以叛逆之名耶且如流言時已叛則金縢但當書叛足矣既書叛不必復書流言矣何以金縢但書流言而竟不書叛耶且以辟爲刑辟之辟而謂我若不用法云云則書辟允宜先書叛而不當書流言何以金縢但書我之弗辟而不先書叛而反書流言耶果金縢如是何足爲經何以垂示萬世耶漢魏晉人知以流言故東征爲無是理故倒亂古人行事之跡後儒不據西漢初年所出之經而從漢天漢及晉太康所出之書何耶管叔之謀叵測而後儒果無識之者何耶

語類曰弗避之說祇從鄭氏爲是向謂當從古注後來思之不然三叔流言周公豈應以言語遽然興師以誅之雖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嫌疑不避但舜避河南禹避陽城自合如此英按此朱子說疑非也言語固無庸興師然亦何至舜三公而遠去耶南河陽城豈避嫌耶

竹書紀年曰成王元年春正月王卽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秋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于東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郯以叛秋大雷電以風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遂伐奄滅蒲姑英按此說出居是也然徐人當作殷人而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秋武庚以殷叛十五字則後人竄入之筆也孔子論高宗諒陰三年不言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則元年不得有命也而何以有總百官之命耶周公之總百官蓋已命於武王不待成王乃命也孔子謂百官總己未嘗謂總百

官也而古文說命竊之謂總百官而竹書竄筆又竊說命之文謂總百官不亦謬乎武庚之叛在大雷電以風之日蓋王將逆而告叛者至不果逆下文遂伐殷是也豈叛在周文公出居于東之前乎若在居東之前則自此以至於爲詩貽王之日叛狀彰著已久何詩猶若料其將叛者乎借謂詩閔管蔡則何以急於誅管蔡而緩於黜殷刑罰失當有如是耶武庚卽殷何謂以殷叛孟子謂管叔以殷畔而竹書竄筆竊之謂武庚以殷叛不又謬乎王之郊迎其禮已成爲非常之典其書於冊宜矣然王逆周文公于郊之下遂伐殷之上竊意當有東國諸侯以殷及三監之叛告王使命周文公伐之二十字乃接遂伐殷庶其得之何僞書如欽定

東陽陳氏書集傳或問曰大誥敘言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金縢言武王旣喪管叔及羣弟流言則流言與叛皆在武王始崩之際不得分爲兩時周公爲東伯東諸侯之不軌東伯之職自得專征成王諒闇於國家之事皆不知一惟冢宰是任周公可專其事英

按此說尤非也三監淮夷之叛在成王卽位之第二年之秋也爲武王崩之第三年矣何得猶云武王崩乎大誥敘誤耳而陳氏不知書敘之旣僞而且誤而反以之溷金縢何其謬之又謬耶若討叛有先發後聞者亦惟地遠京師往來日久勢不及待故先發耳若師保在王左右必入告於王然後出而攝行其事何敢自居方伯不請於王而擅興師周公雖爲東伯然流言時在王左右豈有專征之理乎所謂諒闇不言者蓋不出詔命而百官萬民聽冢宰之詔命耳豈我何以見我先王英按此說尤非也上文周公乃告二公則此語獨爲二公言之也當時王年少雖能知周公而未能深知能深知周公者惟有二公而已無君之心豈周公告二公之語乎論語謂夫子矢之者以子路不悅也二公深知周公周公何出此言歟

新君三年之內於國家大事茫然不省耶

沖上朱氏睦樫尚書稽疑曰辟君也我若有無君之心

周公居東二年

京山郝氏敬尚書辨解曰去不之他而之東者東方

初定人情難測公知流言必自東來有變必以西討爲名英按此說是也流言雖不知起於何方然常人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流言則發於聲矣以周公之大聖雖誤使管叔及至流言既起周公亦悟管叔之不當使矣欲破其計必往而處彼所近之地而周公所封之國適在東方又可不使流言者覺其爲避也郝氏但云之東而不言居魯蓋猶沿周公終身未嘗之魯之說也然實未嘗不之魯也郝氏何以但謂其之東耶

徐位山文靖管城碩記引二泉邵氏寶說曰史記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周公避流言嘗居東矣魯公封也不之魯而之楚乎英按此說是也周公之魯墨子已發其義但未明言魯耳若僞書詩傳詩說不足取以爲證其餘則罕言魯者大抵因魯頌閟宮有王曰叔父之文遂以爲魯封於成王時當流言之日尚未有魯而不知魯實封於武王時有歷歷可證如鄭氏魯頌詩譜疏曰史記魯世家云武王既克殷封周公旦於少皞之墟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然則周公於武王之時已受魯封但身不之魯使伯禽就國至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啓土宇合地方七百里魯之封疆於是始定英謂據此知唐以前猶知魯封於武王時也魯封於武王時則流言之日周公固有魯可居矣舜王而去舍魯何適矣豈有避不於魯者乎豈有既居東而反不居魯者乎鄉使流言之日魯尚未封周公無魯可居而忽焉棄三公之貴而避居於東其何辭以爲名耶直言爲流言而去寧不傷國體耶金縢書居東而不言居魯者周公非以自逸故不言居魯義在寧周故書居東也京師在天下之西管蔡與魯俱在東書居東者以天下之東西言之以明周公非自爲也但武王之時周公身在王朝未遽就國伯禽年幼亦未遽代就封也東征之前嘗居之及受命東征則又不能居矣討叛而歸周輔相成王不復至魯而伯禽已長可以治國故成王命伯禽往焉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東在此時也若明堂位所謂成王封地方七百里又於周公既歿之後成王康周

公而加弛以廣魯者魯之封疆始定在此時也魯之始封前乎此二十年矣此詩譜疏引魯世家可證流言時已有魯者一也又周本紀曰于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爲首封封尚父於營邱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又管蔡世家曰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封叔旦於魯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封叔處於霍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據此知魯與管蔡霍

同時封而康叔聃季之封在後可證流言時已有魯者二也又左昭廿八年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據此知武王所封實多豈以周公之德與勳勞而反不及封乎可證流言時已有魯者三也又左僖廿四年傳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注曰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據此知封懿戚藩屏周不在成王之世故杜氏不以二叔爲管蔡也可證流言時已有魯者四也又僖

四年傳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據此知周本紀謂齊爲首封而金縢言二公則太公在朝也而此又謂命太公則太公亦但封而不卽就國周公何獨不然可證流言時已有魯者五也大雅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據此知定宅徹土田則未成國也未成國則未就封也而已稱申伯之宅申伯土田武王之世卽使魯國未遑備制然魯固已爲周公之宇矣當居東之

時豈有不以適魯爲名者乎可證流言時已有魯者六也康誥曰朕其弟小子封據此知康叔雖少而國封於武王時故誥作於武王時也況周公封不宜緩豈終武王之世而無魯乎可證流言時已有魯者七也合之墨子謂東處於商卽左傳所謂商奄之民可證流言時已有魯者八也魯世家謂周公奔楚而論衡感類篇亦曰管蔡流言王意疑周公周公奔楚然魯世家旣誤以武王有疾爲成王有疾誤以壇祝三王爲揃蚤沉河則奔楚安知非適魯之誤楚則南而

魯乃東可證流言時已有魯者九也周公居東之爲居魯又何疑耶徐位山信史記說引邵氏說將辨之非從之也不亦謬歟

尚書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英按此說是也鴟鴞詩序曰救亂也序意謂周公知東方之將叛故欲王戒備之然則周公之居東豈優游無爲者哉欲王戒備而反自不設備於至近之地耶周公初至東方即孫爲救亂之事故曰一年救亂也至明年管叔武庚聞成王已得流言之人於京師傳聞路遠已在其年之秋懼而遂叛天大雷電以風在斯時也王使迎周公而告叛者至王即使人命周公討之故曰二年克殷也滅殷之後乃討管蔡蓋必王命頻來事空不一故及又明年而後歸而踐奄爲滅殷之餘事亦在又明年故曰三年踐奄也蓋金縢之所謂居東二年者猶云居東之第二年耳豈眞再逢朞月乎其實自周公葬武王而出避計至此時纔不過數月而未及一年也金縢於居東二年之後貽詩啓書親迎似爲居東之第三年矣然實非三年而祇在此第二年之內也蓋居東之始必在秋明年風雷亦在秋而管叔以殷叛即在是秋以秋屆秋則書大傳謂一年救亂非居東二年爲虛數之一證乎金縢之所謂二年實則數月耳書大傳之所謂二年實十餘月耳則書大傳謂二年克殷非居東第二年即東征之一證乎

幽風詩譜曰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疏曰公避居固當不出畿內自然在東都於時實未爲都據後營洛而言之英按此說非也周公避患不可居東都也東都與王朝不出五百里而流言方謂將不利若避居而仍不遠安知非身雖居外而遙執朝權者乎一旦有變仍難以口舌解未可免彼之操兵內嚮以清君側爲名也故周公之去必遠在千里之外而後姦謀無所施其伎幼主得保其身左宣六年傳曰越境乃免然則流言之避若近在畿內安能破姦人之計乎此疏謂於時實未爲都者左莊廿八年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爾雅釋地曰邑外謂之郊注曰邑國都也然則流言之時鎬京之

東且未可謂之邑安可謂之都乎抑以周禮小司徒四縣爲都而稱都歟

豳風七月箋疏引鄭氏金縢注曰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王之察己英按此說非也康誥曰作大邑於東國洛則此鄭注言東國亦從後日之名稱之耳然漢書地理志注曰西周方八百里東周方六百里左襄廿七年傳曰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然則人臣待罪固有退居之邑而所謂免死之邑卽謂采地也若在王朝則畿內封國也周公爲內諸侯其畿內封國當在西都八百里之內而不在東周六百里之內者也豈得以東國爲周公待罪之地耶且周公之與成王非惟叔父之恩也其諭教太子親師者非一日又必身受顧命則流言雖姦而當時成王周公君臣之間豈能遽使猜疑哉流言無憑何至待罪成王哉陰何能察己豈可誤解下文王亦未敢誚公惟予沖人弗及知之語而遂謂待王察罪也耶若夫管蔡之所以至於流言者太賢既愚而亦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也又可見紂都染惡之淡也監殷之

使在克殷之四年後二年而武王崩至成王元年相去三年遂至於此又豈得因管蔡之不睦而幷以爲成王周公父子兄弟之間亦易生嫌忌耶其猶未免於以史解經歟

疏曰惟言居東不知居在何處王肅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案駁其事英按此說非也左宣十二年傳曰次於管以待之注曰滎陽京縣東北有管城疏曰古管國也顧宛溪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曰河南開封府鄭州在府城西百四十里西至河南府二百六十里爲高辛氏火正之墟周初封管叔於此又爲虢檜之地鄭武公從平王東遷滅兩國而有其地又曰管城廢縣卽州治又曰河南府東至開封府四百二十里今府城隋大業所營東都也周武王克商定鼎於郟鄏時未有城成王營洛邑爲王城謂之東都在今城西偏平王東遷居於此周書作雒解周公立城南繫於雒水北因乎郟山一作邙山又下都城在王城東四十里在今城東二十里下都居殷民與王城俱曰成周據此則可以知洛邑在河

南府管國在開封府鄭州鄭州西至河南府二百六十里是洛邑與管國相去二三百里即下都稍東四十里亦與管國相去二百二十里也方輿紀要又曰河南汝寧府上蔡縣在府北七十五里蔡城在縣西南十里志云蔡國舊城蔡叔度始封此又曰開封府南至汝寧府四百六十里西至河南府四百二十里又曰河南府東南至開封府許州三百三十里又曰汝寧府上蔡縣西北至開封府許州百里據此知上蔡西北至河南四百幾十里是洛邑與蔡國相去四百里之外也周本紀相祿父治殷口口張氏守節正義引帝王世紀曰自殷都以東爲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爲鄘蔡叔監之都以北爲邶霍叔監之是爲三監方輿紀要曰河南衛輝府西南至河南府二百六十里殷紂所都周既滅殷分其地爲邶鄘衛據此知衛輝西南至河南二百幾十里是洛邑與殷國相去數百里之外也閻潛邱若璩四書釋地又續曰鄭康成曰奄國在淮夷之北觀後慶與淮浦之夷徐州戎並叛則正爲一類書傳晚出然言成王遷奄君於蒲姑蒲

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處言中國則正與夷狄對蓋奄亦夷也據此則可知洛邑與奄國相去更不止於數百里也然則洛邑與殷奄管蔡之地俱相距數百里天下安有鎮兵於數百里之西而撫叛國於數百里之東而能案驗其事者耶且既以金縢居東爲東征矣王氏又好與鄭違何於此獨暗竊東郊之說而變文洛邑耶既以東爲洛邑以居東爲東征則當時作金縢者何不直言管叔及其羣弟共叛而乃謂流言耶

毛西河毛詩寫官記曰金縢居東二年居東郊也西河詩傳詩說駁義曰周公居東居國之東耳故金縢曰惟予小子其親迎以公時居國之東故可親迎耳若居魯豈有自西岐至東魯迎公之理英按此說非也親迎者即出郊也下文謂我國家禮亦宜之可知周先王原有此禮也但後世不可考耳然親迎之禮猶見於昏禮如以嘉禮推賓禮則大雅大明親迎于渭疏曰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左氏說王者尊無體敵之義故不親迎鄭駁之云太姒之

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明矣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主非天子則誰乎英謂據此知天子娶必親迎也但文王之親迎乃諸侯之昏禮耳而孔子之告哀公者則天子之昏禮也此鄭氏據哀公問之文而知天子當親迎其旨則確不可易矣其辭猶未爲盡也春秋桓八年經曰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蓋譏魯之不往會也且周天子無過而譏祭公之輕母后也稱公稱逆稱王后則無譏矣曰來者魯之罪耳曰遂者祭公之罪耳然則王使上公逆王后于諸侯之國而春秋無譏據此可以知天子之親迎與諸侯昏禮之親迎雖同爲親迎而禮又異焉太姒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則諸侯親迎當親迎於女氏之國也桓王使祭公逆王后而王無譏禮言天子於師有不臣之禮金縢言成王出

郊迎周公則天子親迎當親出郊迎而使上公往迎於諸侯之國也然則成王所謂我國家禮亦宜之所謂禮者天子親出郊迎而使上公往迎之也嘉禮賓禮不有互相爲證者乎但左氏謂王者無敵故不親迎在左氏之所謂敵自指王后之父母然親迎之禮重夫婦豈重女氏之父母乎當云王者無外故出郊爲親迎也而西河乃徒計西岐東魯道里相去之遠遂以東爲東郊不亦謬歟

徐位山竹書統箋曰史記周公奔楚據戰國策惠施曰昔王季歷葬于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季婦鼎銘曰王在成周王徙于楚麓左傳成十三年逗晉侯于新楚杜注新楚秦地括地志終南山一名楚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武王墓在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周公奔楚當是出居依于王季武王之墓地英按此說非也周之興也自西徂東死則反葬於西不忘其始也而謂周公出居王季武王之墓地則嚮西往矣豈金縢謂周公居西耶

疏曰雖征而不戰故言居英按此說非也居則不征

征則不居居東與東征豈可并兩爲一乎即使周公東征不戰而服亦必帥師以臨叛人之境矣何謂之居乎

左僖廿四年傳頹叔桓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太叔以隗氏居于溫此在戰伐之後故可謂居他如戍齊戍葵邱猶不謂之居況欲責人之罪滅人之國而有不往而正之者乎往而正之乃謂之征則金縢言居東正可以爲此非東征東征在後之一證矣而反混之何耶

則罪人斯得

蔡傳曰始知流言之爲管蔡也 英按此說是也流言初入於耳方且似周公有異謀而漏洩於外者如左僖二年傳齊寺人刁始漏師於多魚者然也謂洩密言也想當時王與二公未必不使人拘而訊之皆無知小民傳流之言不可以爲罪人也若所謂罪人者必其受管叔之教佯爲知密謀而洩言之人也此人至流言之明年而後得者或是此人自悔而吐之或是無心而發露故久而得之也得之而治其罪故曰罪人周官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七曰造言之刑士師掌士之八成八曰爲邦誣凡以其惑衆也至於二年而始得王與二公但以爲流言出於忌者之口而初不料其出於管叔欲篡之謀也即罪人既得亦但知管叔謀害周公而不知其欲篡不得將與殷叛也當時早覺之者惟周公一人而已然事涉己身難以顯言故惟告二公云云爾當日二公聞周公語亦豈能洞然哉

疏曰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 英按此說非也然此屬臣二字亦有其事而於是言爲之流耳此屬臣實周公之叛臣也一時不得二年斯得周公豈有救之者哉亦未必有官位也況土地耶何謂請勿奪耶

尚書辨解曰罪人即管叔不曰討而曰得者不以師以計得也王與二公得之周公不知也周公居東叔叛王疑周公黨叔故取叔必不使公知公知亦不敢爲叔請管叔所以驀然被戮公所以黯然沉痛 英按

此說尤非也凡周禮禮記所言獄成刑之法情辭不定於一手生殺不斷於一時周詳審慎如不得已天討有罪與衆共之曾是文武成康之世而有驀然被戮之人哉況以討殺人尤爲春秋戰國時霸國之所爲二公豈爲之耶管叔既叛則黨叔者亦叛人也王與二公何至疑周公爲叛人耶論古若是其謬可乎

疏曰謂獲三叔及諸叛逆者 英 按此說非也管叔之叛正因罪人斯得其陰謀已爲罪人所發逛而走險

乃爲叛耳若罪人未得三叔何遽叛耶不叛何以獲耶

汪容甫中述學曰經典釋文弗辟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馬義今不傳賴此箸之流言一至即避位流言再至公得不殺身乎公既出此二年宮府之事竟將誰屬使二公可代則周公始亦不攝至於臣屬之誅官位土地之請王肅糾之當矣鄭王時代相接鄭義苟有所本王肅無容不見 英 按此說非也辟者避遁氛非避讒也何憂流言之再至耶周公之攝即論語聽於冢宰也周公冢宰故攝二公非冢宰故不攝周公既去則位次周公者代之矣何慮二年事誰屬耶既引釋文馬鄭謂避居又謂鄭義苟有所本王肅無容不見然則馬鄭亦時代相接而同言避居豈同爲杜撰之說耶鄭氏說之有本可知矣而王氏亦違之豈因不見耶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疏曰東征按驗其事罪人皆得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管蔡既誅王疑益甚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

所以宣誅之意 英 按此說尤非也鴟鴞之作正以王與二公未知管蔡商奄之將叛而周公獨知故以詩諷曉王耳豈有所解之謂耶 如謂誅而疑疑而解則王無命矣王無命而周公擅誅則干古不臣之罪也可以一詩解之耶

疏引鄭注曰以貽悅王心 英 按此說非也詩書所用遺字之義而字作貽者甚多貽遺二字古人通用而遺亦不讀去聲豈可因見本作貽遂言怡悅乎

毛西河國風省篇曰鴟鴞諷王以武庚之將叛也 英

按此說是也然不獨指武庚也凡將叛者皆有焉鴟鴞鴟鴞不一之辭也白虎通諫諍篇曰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甫爲主也然則殷爲主而管蔡爲從矣管蔡雖至親當諱此詩不爲賦興而但爲比卽因其中有管蔡故也若但言武庚則當直言而無爲隱語矣大誥爲黜殷而作然猶有云西土人亦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亦不能諱也管叔爲王叔父而叛人亦豈能諱之乎

毋毀我室

華谷嚴氏粲詩緝曰鴟鴞喜破鳥巢而食其子英按此說非也鳥之惡者攫他鳥之卵而食之者有之未必破他鳥之巢也既取我子毋毀我室者言其來攫鳥卵之時其勢猛鷙宛如幷欲毀巢者然也愛子之至故憂及巢也下文風雨漂搖明其營巢之故因於愛子子喻民巢喻王業管蔡與殷誘或其民民既傷於一時矣若因此而毀王業則今斯天下之民誰爲怙冒哉愛民之至故憂及王業也以詩有毋毀我室句而遂謂喜破鳥巢耶

鬻子之閔斯

方望溪苞詩義補正曰既取我子謂誘致管叔以謀亂也鬻子之閔斯痛管蔡之自絕於天終爲王法所不容以大傷文考文母之心也英按此說非也既取我子指四國之民也鬻子之閔斯指天下之民也四國之民既已陷之於危亡之地矣毋使天下之民咸無寧宇當念我先世怙冒斯民之心實可憐閔也如謂大傷文考心則王將誚周公曰管叔之使予未有知其謂我耶

疏曰管蔡意謂我稚子未有室家之道英按此說非也言天下未有寧宇指太王王季文王之時也

日予未有室家

風雨所漂搖

疏曰成王幼弱爲凶人所振蕩英按此說非也風雨喻天運如武王崩年未七十克商二年疾弗豫沖人嗣位齒纔成人皆有風雨漂搖之象言風搖雨漂予猶憂懼況有攫子毀巢之鴟鴞乎

毛亦未敢誚公

鴟鴞疏引鄭氏金縢注曰成王非周公意未深今又爲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作此詩欲以悅王致使王意欲誚公乃是更益王忿英按此說非也王不曉鴟鴞所喻何人乍見惡鳥之名故欲誚之意公必有爲故未敢然自是漸知將叛消息矣如謂忿其爲罪人言豈王親問公若是愚者乎

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

東坡蘇氏軾書傳曰當時占國休咎之書皆藏金縢故周公納冊於此而成王遇災而懼亦啓此書也英

按此說是也占國休咎以卜龜言也古者冠昏筮日祭葬卜日各有所藏之處此篇上文云乃卜三龜下文云其勿穆卜則啓金縢因卜可知然自周公納冊匱中至此時用卜多矣而代武王之說至此始見者蓋占卜君國休咎自爲一書別藏於金縢非成王以天變而卜不得見也

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

注曰言己童幼不及知周公昔日忠勤英按此說非也言我雖知周公勤勞王家然其德閎深有非我之所及知者謂知之不能深非竟不知忠勤也豈周公之勤勞二公竟不語王哉周公去而王不能留者二公知周公不得不避不避禍將及也罪人已得則姦謀已破而公可以還而二公不論王以召周公者亦知周公方爲未雨綢繆之計尚未可歸也然周公在外治其末也周公在內治其本矣故王一時感激即欲迎歸也正以王知周公尚未深至此益深爾豈成王聞流言而遂疑周公罪人得而猶不悟直至金縢啓而後悟乃始盡釋前疑耶

惟朕小子其新逆

經典釋文曰新逆馬本作親迎英謂據此知新乃親字之誤逆與迎古字通用也此親誤新猶大學新誤親耳如作新逆則不過賜環而已何必鄭重自明曰我國家禮亦空之耶

閻潛邱尚書古文疏證曰顧命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傳曰更新逆釗門外所以殊之逆字上增更新二字甚妙蓋從金縢惟朕小子其新逆來新逆者重新逆周公以歸非如蔡氏解新作親成王何曾親至周公

之東郊、英按此說非也。新者故之對。更新則對已故。子釗前此未始逆於此何謂更新逆乎重新猶更新。周公前此亦未始逆於此何謂重新逆乎。僞孔傳謂更新逆釗、固自因金縢誤字而來而疏證又以顧命僞傳施及金縢轉展相誤矣。潛邱深斥古文尚書之僞而又於僞傳之語贊其妙而引用之抑獨何邪。

惠棟按九經古義曰。鄭注云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鄭所傳古文尚書、乃馬季長本訓親爲新、於東、詩箋亦言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

公而注以爲新、蓋古親與新同也、英按此說非也。古本作親、箋亦作親、而注則訓爲新者、鄭氏亦疑於親迎之禮耳。然經明言我國家禮亦宜之、又何疑邪。謂更自新以迎、豈成王已嘗迎之邪。若已嘗迎之、豈有周公見召而不來邪。孟子謂必有所不召之臣者。言君自不召、非召之不至也。謂召之則不往見之者。庶人也。周公昔嘗爲冢宰、豈有一召不至、而待更自新以迎者邪。

王出郊。

注曰。王以玉幣謝天、英按此說非也。王親自出郊、而使人迎周公於東魯也。言出者出於近郊五十里之外、而至遠郊百里之地也。若謂郊天則其事繁重、非一日可辦、而序於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之上、不容久待、豈得謂郊天邪。

管叔以殷畔也有諸。

東萊呂氏祖謙讀詩記引呂氏曰。殷民欲叛、憑附二叔之親、欺惑其人、使之流言、英按此說非也。以用也。管叔用殷之、以叛也。陳賈方欲解王慚於孟子之前

則其言必箋、古而不假借矣。如殷以管叔畔而非管叔以殷畔、賈問有諸孟子、必將曰否、不然也、而何以曰然邪。左傳亦謂管蔡啓商、豈獨賈之云乎。

周公東征。

東山詩箋曰。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英按此說非也。金縢雖有新迎出郊之文、然出郊而不果迎也。將迎之時、四國方叛、而王國未知、故王有迎公之命、將迎而吉、叛至、王遂使人命周公討之、至明

年事畢而歸總共計自避去至討我而歸爲三年也所以知者東山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言我徂東山則其東行之始非爲征討可知也若爲征討必不言東山也甫言徂東山卽繼之曰滔滔不歸則前此未嘗一至中間未嘗一歸而非已至而再至已歸而再歸可知也若已至而再至不得言我徂已歸而再歸不得言滔滔不歸也而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則總計自避至討而歸爲三年其證一也又曰自我不見于今一年言自我不見則其別離之景前此未

歷而於定宮始可知也若非於是始不得言自也將言三年之久而先冠之曰自我不見則三年之前未嘗別有久離之景并未嘗別有暫別之景而一從離別遂至此可知也若非一從離別遂至此不得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也而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總計自避至討而歸爲三年其證二也以金縢之所謂二年東山詩之所謂三年互參其實則成王之命東征卽在周公居東未歸之日又何疑乎若謂東征在避居二年之外又自三年則何以詩言我徂東山

滔滔不歸自我不見于今三年乎如謂周公但有東征之年本無避居之年則必不徂東山而何以詩三章三言我徂東山乎且金縢嘗有殷叛之文不必有流言之文矣何以金縢反有流言而無殷叛乎

四國是皇

傳曰四國管蔡商奄也英按此說非也詩言四國多矣皆言四方之國也如鑿言之則周公所征奚止於此四國而已乎

戴東原震鄭詩考正曰詩之辭意當作皇遽之皇言以四國之故皇遽不寧故下云哀我人斯四國是吪爲是四國之亂振動四國是遑遑迫也英按此說非也詩有憂樂失得抑揚其辭故謂之詩如謂皇遽遑迫又與破缺何殊乎聖人從容中道故九罭篇曰赤舄几几若周公皇遽振動何以爲周公耶

我徂東山滔滔不歸

伊川詩說曰東山所征之地也英按此程子說疑非也東山者魯國之東山耳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則魯人固嘗以魯國之山稱東山矣周公既封於

魯則凡在周公所屬之人亦稱魯山爲東山矣我徂東山者周公因流言而避居於東山之下也滔滔不歸者始雖徂而居之及其東征則不居於東山矣至征討之事既畢仍退居東山以完其餘事故其將歸之時亦以東山言之原其初要其終而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也若謂以所征之國爲東山所征殷也管蔡也奄也其餘不可考然皆無所謂東山者況此數國閒有山自魯觀之則在西自周觀之則在東南東北何以稱東山邪蓋許氏諸說殆必誤以我徂東山爲卽東征之日故有以居東二年爲居東郊二年東征又三年云云諸謬而蔡氏書集傳因之然詩言東山又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東山正不得爲所征之地安得如許氏說東征之前如已居東二年不得言自我不見安得如鄭氏說邪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箋曰周公歸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

後歸英按此說非也三年猶云三秋耳統計自居東至東征而歸不過二年有餘而謂三年者古人每以二年有餘卽謂之三年也蓋金縢以居東之第二年稱居東二年而其於所謂于後及所謂秋大熟皆不言第三年則皆爲成王二年之事可知也而管蔡殷之叛周公之討亦皆爲成王二年之事前迴出避之初當必在成王元年之秋然則周公自出避至征伐既畢實不過年半而已斯亦可以歸矣而此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可知周公之歸必不在成王三年之春夏而在成王三年之秋也若在春夏不得稱三年矣至成王三年之秋乃得歸征伐畢而餘事尚多也然卽自出避至征伐餘事皆畢而歸亦不過二年有餘而詩人遂謂于今三年則詩之文辭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則此所謂三年不可拘泥也而箋謂歸後東征三年而歸若然則師之周公雖暫歸而復出而前後共有五年旅況矣且從行之士必有既從居東二年又從東征三年者矣而此作詩者僅有三年之役乃喋喋謂于今三年滔滔

不歸毋乃但知在己不知有人而無少有顧者邪其不爲五年於外者所笑歟謂歸後東伐不亦謬哉

疏曰三年始歸者以其叛國既多須圍守以服之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英按此說尤非也兵臨人國不戰而人服者王者之師也兵臨人國而不服不服則戰一戰而服服則罰其君而赦其民亦王者之師也一戰而不服不服而班師亦王者之師也誅一國而衆國來降亦王者之師也侵此而又伐彼者亦王者之師也豈有至於圍守久持者乎圍則以力服人矣況圍之而與久持乎況叛國之多以次得勝至於三年而後已乎憊兵黷武不仁甚矣周公豈爲之乎且周禮大司馬九伐之灋無所謂守惟自守則有之如師氏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司隸帥四翟之隸使皆服其邦服執其邦兵守王宮而未有以兵守有罪之國以爲討亂者謂須圍守以服之何歟

長寧周氏洪謨疑辨錄曰先儒疑東征之久以爲民懷遺澤殊不知從武庚叛者乃紂黨之遺孽耳武王伐

紂滅國者五十以五十國子孫之衆誅之不可勝誅故周公既誅武庚而撫其餘黨遺孽三年之久然後可歸周公遷殷庶於洛必在此東征三年之內英按此說非也金縢謂居東二年又謂于後又謂秋大熟惟朕小子其親逆詩謂于今三年則周公東征不數月耳何謂久乎此日東方黎庶特畏其君之威而爲叛國之民惟望西方王師之至以解倒懸故破斧篇曰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因遂安撫其民總之數月可畢況武王雖嘗滅國者五十而五十國子孫未必盡從武庚以叛即使盡叛武庚誅而隨風以靡咸來效順矣豈待安撫至於三年乎東征時即有所遷頑民多方是也亦必在朞月之閒耳何得謂亦必在三年之內耶

梁諫菴王繩史記志疑魯世家曰居東二年者其次年即出師之歲也以秋反以秋征實居東不過年半爾東征三年者其一年即郊迎之秋也以前年之秋征以後年之春歸實東征不過年半爾合居東與東征計之首尾僅三年有餘英按此說非也家語曰武王

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家語書雖僞然其述古必有所本據此知武王崩於十二月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管蔡親至京師因而流言周公因而東避此必皆在葬畢之後夏秋之閒也至明年罪人斯得之時實不及周一歲而金縢謂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者二年猶言次年也云爾

如謂以秋反以秋征居東實有年半則以金縢秋大熟而還計其前之年半是在去年之春矣斯時武王未葬成王居廬如周公於斯舍之而去假使既去之後管蔡親至京師以送葬爲名陰謀篡逆將若之何蓋葬則宮府空虛國中雜遝易於生變故既葬武王周公猶可去未葬武王周公何可去乎謂居東年半不已多乎

至於周公之征固在成王二年之秋而其反也則在成王三年之秋即觀東山詩所言果贏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熠燿宵行有敦瓜苦烝在栗薪皆非春時所有之物必至夏秋乃有之安得謂以春歸耶蓋於成王二年之秋征於成王三年之秋歸即東征之明年也計自征至歸一年有餘爾安得謂以後年之春歸耶

豈其以此詩有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之辭而集傳有倉庚飛昏姻時也之語與周南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集傳謂周禮仲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昏姻之時也之語相合故以周公爲以春歸歟然以之考詩傳與箋及疏曷嘗有因倉庚于飛之句而以周公爲以春歸者歟抑又不有唐王摩詰維詩謂陰陰夏木囀黃鸝乎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傳曰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家之用也疏曰此禮義天子所制故云我箋曰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笑

按此二說非也此詩西人從行者之所作也鄭行旅從周公之東必有輜重有斧斨銚銶之屬以備遠行之事自實有其物以爲用豈喻言乎

斧斨缺者言其久也周公因流言而去至於討叛而歸有三年之久所以破缺也傳謂禮義何所指耶

箋謂流言損傷豈東征爲流言耶

斧斨破缺初非因東征而即接言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者言我久勞於

外何以自慰惟此行有周公東征之功四國被其澤是因禍而轉見人之得福不但自慰且以相慶矣故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也哀我人斯亦孔之將者言周公東征何以四國遂見其功之大美乎以四國之人皆我人也朝廷哀矜民命其視我人爲甚大也鄭氏既以流言居東二年爲一事殷叛東征三年爲一事則流言與東征亦不可混矣而於此箋又以四國流言破毀周公云云釋此周公東征之詩似東征非討叛而仍討流言者又何其自爲矛盾耶

集傳曰圓鑿曰斧方鑿曰斨征伐之用也英按此集傳說疑非也不曰兵器而曰用則其所以破缺原不因征伐矣但征伐不數月即其輜重之器用亦不至於破缺而詩言既破又缺則其統言三年之久可知也此則亦可爲周公始爲避居終以東征之一證也然自漢以來皆以東征爲三年其故亦在此此朱子所以既知金縢舊注之謬而於自爲詩傳仍未及改之歟

嚴氏詩緝曰周公東征有征無戰遲之三年不爲急攻惟有除道樵蘇斧斨之用爲多故言管蔡但能破缺我斧斨兵器原無損也英按此說非也用兵之道以日期短少爲貴仁人之師不殘暴便爲緩攻非以累年抗持俟其輸服然後謂之不急攻也如累年抗持不但被堅執銳之人疲憊已極即身不在行閒者爲患亦深矣東征三年安有此事且王者之視民雖同然愛有差等四國有罪士卒何罪如嚴氏說則於四國愛之至矣於從征之民則不愛之至矣有罪者反愛之無罪者反不愛之何其悖耶周易象辭即周公居東時之所作也而孔子於既濟九三爻乃傳曰三年克之憊也如周公東征果有三年之久則孔子爲周公作傳必不固懼無文而直曰憊也已矣東征豈三年耶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周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

疏曰言其情必如此敘其情以戒之英按此說是也上文謂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則此庶邦者東

方諸侯也庶士御事者東方諸侯之屬官也蓋占天子討遠方諸侯卽用此一方諸侯之師周旣有天下斷無遠征東國而盡用西土之民之理也周不反曰云云者卽聞之於東方若王在京師何由洞悉其情如此又非先有王言諭下下有復逆於上敢沮義師也惟周公居東久已稔知東方之意以爲事由內亂而難圖故於誥諭之日先破其不然之見此亦可以爲周公居疊而非居王城東都之一證也下文謂肆予沖人永思艱者蓋周公旣承王伐叛之命必有以聞東國私語者之辭也如謂流言時卽叛卽東征則大誥所稱王曰云云王與周公君臣辭指旣遠不相隔如此又何鴟鴞之作而又何欲誚耶鄭氏以爲迎歸後東征其故亦在此然大誥何以稱爾多邦稱民獻有十夫稱小邦周皆告東方諸侯之證也何得謂爲誥畿內諸侯之辭耶何得謂迎歸後東征耶

江艮庭聲尚書人疏曰三監武王之弟於成王爲叔父故云亦惟三監在王宮邦君之室於我小子爲文

所行事空先遣使傳稟於王者故作大誥時得爲王聞東國私語者之辭也如謂流言時卽叛卽東征則大誥所稱王曰云云王與周公君臣辭指旣遠不相隔如此又何鴟鴞之作而又何欲誚耶鄭氏以爲迎歸後東征其故亦在此然大誥何以稱爾多邦稱民獻有十夫稱小邦周皆告東方諸侯之證也何得謂爲誥畿內諸侯之辭耶何得謂迎歸後東征耶

江艮庭聲尚書人疏曰三監武王之弟於成王爲叔父故云亦惟三監在王宮邦君之室於我小子爲文

行不可征討王莽擬誥云爾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帝不韋上英謂據此可以知成王發命至東方使周公討殷及管蔡非周公擅自誅之亦非旣歸之後東方乃叛王使再往也若擅自誅之則旣無命矣而所謂予小子族父者誰言之豈周公憑空撰此語耶若旣歸而再往則旣身不在東矣何由度彼黨叛不欲征之情耶正惟居東而受東征之命故知其有不欲征之情亦惟以其事至大有鄭駁稟命傳命之往來故有予小子及上下文予沖人之稱也擬誥之罪雖大然於經義則其時近古而可信耳

小雅行葦以引以翼箋曰在旁曰翼英謂據此知大誥述予小子考翼爲句不可征爲句考翼在考之旁者也猶言父輩猶言旁期之親也考字自指武王非指管蔡也翼字乃指管蔡耳陽明王氏象祠記曰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意與此相類也上文曰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予翼字亦作在旁解言予使彼獻者爲我在旁之助爾

於是前往亦翼訓在旁之一證也若訓敬則不可征當以愛不愛言之豈敬不敬之謂乎

注曰於我卜子先卜敬成周道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王室有害故宜從卜

疏曰先考疑而卜之欲敬成周道英按此說非也考指武王考翼者稱管蔡也卜筮雖曰稽疑然豈考字可訓爲卜耶祇一考字而遂釋之曰先考疑而卜之祇一翼字而遂釋之曰欲敬成周道祇王害二字而遂釋之曰王室有害其然豈其然乎周誥但稱詰屈聱牙豈若是晦暗耶三山林氏之奇尚書解曰害猶周南害澣害否之害此說是也害當讀作曷豈得讀爲如字乎

乃致辟管叔于商

春秋左昭四年傳曰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英謂據此知梅氏尚書及僞傳之俱陋也周公惟是奉王命帥師以討管蔡耳未嘗殺管叔也管叔王使人殺之非周公殺之亦非王使周公殺之也王之所以使周公討管蔡者以東人信周公周公討之則易服非周公不能所以必使周公也若管國之民既順王命矣然管叔一匹夫耳斯時傳王命而賜之死雖一童子優爲之何必周公耶若夫大義滅親之道亦惟成王爲天下君乃不得殉一家之私情周公既無君天下之責何得如魯季友之殺叔牙衛石碏之使其宰孺羊肩涖殺石厚耶孔子曰君使臣以禮王使周公討叛國禮也王若使周公殺叛弟則非禮矣孔子又曰事君盡禮王若使周公殺管叔乃周公不辭而受命亦非禮也且王之不使周公非但有禮於周公也公族有罪不得已而至於用殺亦非君殺之也天下之人殺之也天下之人殺之則人盡可使何以偏使周公耶故文王世子曰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笑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據此知非君殺之也又可知公族有罪不使公族殺之也若使公族殺公族是教民薄於親族而合風俗之偷也

況王者之政雖未嘗遠嫌然亦不敢以惑人當流言之時固不免有疑公之人至管蔡叛而前疑盡釋如王使周公殺管叔則人將又迷惑矣豈古聖所謂藏民覺民者哉而蔡仲之命乃謂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使與金縢注辟法也相合何其陋歟蓋作僞者准見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曰成王幼弱周公相誅管叔蔡叔以定天下史記魯世家曰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遂誅管叔殺武庚而不知此所謂誅猶孟子誅紂伐奄之誅謂責也

以兵責問之也且又見荀子儒效篇曰周公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以弟誅兄而非暴也淮南子齊俗訓曰周公放蔡侯誅管叔克殷殘商又曰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又泰族訓曰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故舜放弟周公殺兄說苑指武篇曰周公殺管叔以弭亂史記周本紀曰周公奉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管蔡世家曰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宋世家曰周公既承王命誅武庚殺管叔白虎通誅伐篇曰誅不避親戚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韓詩外傳曰旦也暱之時固不免有疑公之人至管蔡叛而前疑盡釋如王使周公殺管叔則人將又迷惑矣豈古聖所謂藏民覺民者哉而蔡仲之命乃謂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使與金縢注辟法也相合何其陋歟蓋作僞者准見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曰成王幼弱周公相誅管叔蔡叔以定天下史記魯世家曰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遂誅管叔殺武庚而不知此所謂誅猶孟子誅紂伐奄之誅謂責也

未必因之其他殆皆古文蔡仲之命之所本歟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

陳長發啓源毛詩稽古編曰東山詩序以爲周大夫作朱子以爲自作於義俱通無關得失英按此說非也詩中多悲喜交集之辭喜者喜其得歸悲者悲其離別之久耳若周公則遭家不造兄弟滅國殺身殞目傷懷必不如詩所云云矣以此詩爲周公自作豈於義俱通無關得失耶

東坡蘇氏詩說曰東征之士皆西人也英按此說非

也詩謂我之口言歸於東我之心卻悲於西則作此詩者固屬西人也然周禮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則遠方諸侯有罪必不勞王師於千里之外以征之也安得謂皆西人乎

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集傳曰東人喜得見之而言英謂據此則知王制曰三公一命袞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方成王初即位周公與太公召公爲三公本是八命其服鷩冕至周公東征之功既成王即遣人加九命賜袞衣以嘉其功君賜服臣拜受而服其服故東人得見周公之服此袞衣繡裳也蓋三公雖得服此服然亦不能多覯惟助祭於王廟及巡狩覲天子乃服之外此則惟來賜之時拜受而服之得一服及服以往拜君賜又得一服而已周公於斯時王事未畢未得服以往拜君賜惟於拜受之時服之則東人之所以得見此服者惟其遣人來賜也若周公在朝早有此服則居東之日衣裳在笥安得無端而服之東人亦安得而覯之故此詩非初見之辭也因周公將去而作此以見

情耳亦非東人自相語也詩人設爲東人與西人相語之辭以見天下人之情耳若初見周公周公無袞衣繡裳也至王賜周公袞衣繡裳而周公將去矣故詩人就所見以賦之其喜可知矣此詩首章東人以惜別之情告從行之人以爲唱也

傳曰所以見周公也箋曰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英按此說非也君臣相見其服有常此之謂典禮也豈有待斷於他人之私臆者乎成王見周公非覯禮之時安得服袞衣下章箋謂王所齎來袞衣則此箋謂當以者謂見時所賜耳然周禮八枋三日子以馭其幸然則子者上之稱也而詩人以在下之人從旁竊竊然橫議之有是理乎且箋以爲迎時未東征也則周公於此不過枉受誣耳初無功績也王何得無端而齎賜上公之服耶

公歸無所于女信處

箋傳曰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英按此說非也集傳或疑非也將迎而告叛者至即命周公於東方討叛國此詩於周公將歸時作東人未聞成王迎

周公而此章亦非東人自相謂也蓋西人承上章東人惜別之辭作此章以慰東人曰公歸有日豈曰無所然今日不即行也尚於女再宿而後去猶有兩日之安處也此詩次章西人以暫慰者爲和也

公歸不復于女信宿

集傳曰不復不復來東 英謂據此知此西人又以此章慰東人曰公歸雖不復來然今於女尚有一二日之留也此詩三章西人以再慰者爲更唱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經句說 卷五

集傳曰周公信宿於此是以東方有此袞衣之人 英謂據此則知此章東人又謂西人曰正惟周公成功而歸是以我東方有此袞衣之公然公之歸而不復來者天下人之所望也其可以我東人之私情反願公之無歸而僅使我心之無悲乎發乎情而止於大公之義忠厚之至也此詩本章東人以義自勉爲迭和也

伐柯伐柯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

集傳曰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欲見周公之難 英謂據此知是周公始至之時東國大夫愛公之德願爲公一慰而以西人爲紹介者故以伐柯娶妻爲比柯與妻喻周公斧與媒喻紹介娶西女必有西人爲媒也

序曰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疏曰王肅以爲既作東山又追作此詩以刺王九罭序疏曰周公反而追玫周大夫作此美周公追刺往前朝廷羣臣之不知也 英按此說尤非也作伐柯九罭二詩之人非周大夫也其旨非刺朝廷也而疏於此二詩皆謂追刺豈不知已改之久矣既往不咎矣而詩人乃追作此二詩以刺王刺羣臣是誠何心哉小序之謬不於此可見乎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集傳曰東人言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辭 英謂據此知方在東國往時有西人先來居其間者及至周公來居之日東國大夫有欲見周公因思周公本西人

必相西人爲介紹故言此介紹之西人其與東國大夫相識於前猶舊柯也此時得交潤公猶新柯也不遠者指介紹之西人故言得柯之法不在遠也得見而深喜下文遂自言邁豆有踐盡主人之禮也

有竹石軒經句說卷五終

有竹石軒經句說卷六之目

康誥曰

明大命于妹邦

作新大邑于東國洛

在茲東土

王若曰

肆朕誕以爾東征

乃洪大誥治

朕其弟

惟乃丕顯考文王

乃寡兄勗

小子封

式敬爾由獄

應保殷民

朕復子明辟

成王幼

成王幼弱

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

成王幼不能涖阼至踐阼而治

昔者周公朝諸侯至南鄉而立

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七年致政于成王

則周公其人也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毅父莫大于配天

篤敬乃正父

故子其明農哉

若太公望

維師尚父

居東海之濱

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散宜生

召太保奭

告汝朕允保奭

有竹石軒經句說卷六

吳豆吳英學　著
男志忠校字

康誥曰

語類曰康誥是武王書無疑其中分明說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豈有周公方以成王之命命康叔而遽述己乎祇緣誤以洛誥首一段寘在康誥之前故敘其書於大誥之後　英謂據此知康叔在茲東土封於武王時康誥亦作於武王時也言不順則名亦

將不正假使周公既稱王若曰而又作自己言則其所謂王若曰直自王也周公豈有是哉且辭尚體要篇中皆君誥臣之辭而不可以爲二臣相爲訓也是武王書又何疑邪

語類曰康誥三篇斷然是武王時書若是成王不應所引多文王而不及武王　英謂據此知篇中無一語爲成王稱及武王之言而并無一語爲成王自謂之言固未知有管叔武庚之時事者也此即康誥武王作之一證也如謂成王時作文情不俱繆戾邪三篇

之文與誥首四十八字絕不相蒙不顯然邪

書康誥注曰康圻內國名疏曰知康圻內國名者以管蔡郕霍皆國名而在圻內王馬亦然惟鄭元以康爲謚號以史記云生康伯故也英按此說是也左定四年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據此知康叔固爲王朝之官矣蓋爲小司寇而受地視伯者也亦康非謚號之一證也康叔既爲司寇而空有圻內之封則康爲國名可知也既先封康則後雖封衞而不稱衞叔猶周

公召公之不稱晉公燕公也既終身稱康叔則誥即稱康誥猶微子之命不稱宋公之命也以康爲謚號則豈爲司寇而無祿邪且衞世家曰康叔卒子康伯立索隱曰即王孫牟也左昭十二年傳曰王孫牟變父禽父並事康王蓋又食采於康者若以爲謚豈有父子同謚邪

書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英按此說非也成王但以殷餘民命康叔爲衞侯耳國則非封於成王時誥亦非作於成王時也序書者其祇讀四十八字而遽作書序者邪

毛西河尚書廣聽錄曰最確者春秋定四年傳曰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殷民六族使之職事於魯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殷民七族并武父圃田有閻相土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則康誥之作明屬此時此周史策書左氏得之以傳春秋者以本朝史官述本朝掌故豈有未確英按此說非也傳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

少帛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分唐叔以大路命以唐誥三者皆叙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惟不尚年也蓋左氏本謂少者獨得分物以證先王不尚年云爾非謂魯衞直至成王時初得封也其建藩在武王時而謂成王遲建者猶論語之謂舜有臣五人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也魯衞封於武王時而與分器之時混言之者以其國雖封於武王而邦域之廣與其國之名則皆改定於成王也是左氏意不謬但命以康誥之

語因上文命以伯禽隨勢順遷遂失事實猶下文泛稱成康也立談頃刻豈能字句斟酌耶若引之以巧護前人之謬不亦謬而益謬乎

安定胡氏宏皇王大紀曰書序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然康誥曰兄曰弟蓋武王命康叔之辭也史記謂武王封康叔於衛故舍書序而從經史英按此說武王命是也從史非也此序即史記衛世家之文且不惟是問本紀亦曰伐誅武庚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爲衛康叔晉世家亦曰興師東伐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則史記固誤以爲成王始封之也而謂史記謂武王耶

史記衛世家曰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周公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故謂之康誥英按此說非也康叔在武王時已爲司寇有康國至此當又數年矣尚安得謂之少耶史記以武王年六十而伐紂康叔爲同母弟然則康叔即使年少於武王三十歲至成王滅殷之年亦已四十餘歲矣尚謂少耶況其年之少於武王未必至於三十耶

管城碩記曰竹書武王十七年冬十二月王陟成王三年王師滅殷遷殷民於衛康誥惟三月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計武王以丙申年十二月陟至成王三年正月相距二十七月時成王亮陰方二年又三月日不得遽作誥以命康叔故周公取武王告康叔者申之序書者因序之於此非誤也且武王時封於康曰康誥成王時封於衛不曰衛誥而曰康誥豈非本武王之書而周公申之哉英按此說非也康誥明言我西土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安得謂封於康名康誥耶其謬一也康誥每言殷如應保殷民殷先哲王又指殷而言今惟民不靜迪屢未同則必爲紂都之地而非近豐鎬之地可知矣若康則在王畿之內安得謂誥以封康得名耶其謬二也且封國大事成王居喪已禫周公何不肯少緩須臾聽成王免喪得行其禮而乃汲汲於攝政之日用舊文以封新國耶其謬三也其於武王戎王毋乃兩失之乎

明大命于妹邦

疏曰詩云沬之鄉矣此妹與沬一也妹屬鄘仁山金氏履祥書注曰武王始封康叔於妹邦至成王始并與朝歌而爲衛歟英按此說是也康叔在武王時先封於沬其國蓋以妹名也至成王既滅三監武庚以地加廣妹邦而改名曰衛卽降妹爲鄉名耳蓋因始封妹時之誥以人名不以國名故後世不知其始封之名而竟若自康出封卽名衛耳又不知加地而改名衛而竟若成王時始得出封爲外諸侯耳然酒誥實是今文而其文明明首稱爲妹邦周武王時制誥之

一體豈如後世六朝綺麗多別名耶妹邦爲始封國名可證者一也詩云沬之鄉矣東周時沬爲鄉矣武王時沬爲國名也若使作酒誥之時但有沬鄉而無妹國則可以鄉名混國名耶豈明大命者僅止在一鄉耶妹邦爲始封國名可證者二也後漢地里志曰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據此知武王時衛地方爲蔡叔之國而妹國近鄘使助管叔故東周詩言沬之鄉矣者在鄘風也及至成王放蔡叔而康叔乃始得有衛地而國以衛名也武王時衛雖屬蔡叔然妹國自在鄘衛之間也若謂康叔至成王時始有國而國中有妹鄉則酒誥何不曰衛邦而偏謂妹邦耶妹邦爲武王時封可證者三也沬見鄘風而管叔尹鄘則當時管叔之雖叛而未成者康叔與有力焉故漢書謂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也若妹邦爲成王所封以鄉名國則康叔既身居西土其於管蔡之亂何由從之周公何以善之耶妹邦爲武王時封可證者四也紂都甚廣豈鄘衛之外不得復有妹國耶

史記志疑曰褚生續三王世家云康叔扞祿父之難後漢書蘇竟傳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是武庚作叛康叔守邦於衛故先儒定爲武王封康叔前編謂成王滅三監之後以殷餘民益封康叔孔晁注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分朝歌以東曰衛此所謂衛因後益封康叔追繫之當時必別有名英按此說是也康叔國在東方方謂不從亂若國在西土卽從東征亦僅可謂扞難而不可謂不從亂也地里志謂衛蔡叔尹之則可知當時康叔之國在妹蔡叔之國在衛

後日衞爲妹國之益地而遂名衞不復名妹矣然管蔡皆國名也則蔡叔尹衞未必卽有衞名而康叔之國亦自必有名非妹而何歟

竹書紀年曰武王十五年誥于沬邑英按此說是也武王初以畿內之地封康叔使爲司寇試之有年卽康誥所謂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者此也於是出封於東方之國令愼罰以化民酒誥之所謂妹邦也蓋武王有天下之第五年後又一年而武王崩也竹書紀年本以武王元年爲武王十二年矣而於此又以五年爲十五年又以邦字從邑而乃去手存邑皆僞筆之謬但其不以爲成王而以爲武王斯則書出於朱子以後乃有此反正耳

詩采唐疏曰酒誥注云沬邦紂之都所處也然則妹爲紂都故云妹邦英按此說非也商頌元鳥篇曰邦畿千里統千里謂之邦也千里之內地名多矣若一鄉一邑而亦稱邦則封疆之界紊矣何其謬耶

王西莊鳴盛尚書後案曰傳曰妹朝歌以北是案鄭詩譜云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妹屬鄘則

在朝歌之南矣說文云邶故商邑在河內朝歌北是對北而言則沬在南矣僞孔故欲與鄭違異以妹爲朝歌以北英按此說是也書傳出詩譜後而異之亦獨何歟

臨川吳氏澄書纂言曰武王分紂都朝歌以北爲邶管叔居之以南爲鄘蔡叔居之以東爲衞康叔居之英按此說非也武王封康叔時國未名衞亦未居衞地也而又謂管叔居邶蔡叔居鄘何所據耶

作新大邑于東國洛

蘇氏書傳曰自惟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皆洛誥文當在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前周公東征二年乃克管蔡卽以殷餘民封康叔七年而復辟營洛在復辟之歲經文甚明則封康叔時未營洛又此文終篇不及營洛之事知簡編脫誤也英按此說誤文是也雖其不以爲武王封猶未免書序之誤然營洛與封國無涉而武王封之說亦於此而闢矣

林氏尚書解曰王博士曰書先言作新大邑然後繼之以誥康叔蓋封康叔在於卜洛之前而誥康叔在

在營洛之際王者敷大命必於臣民所會之時則所施者廣所警者衆此康叔之誥所以在乎營洛之時

英按此說非也大命施於大衆如周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乃足當之若誥一國之君原無待於羣侯畢會之日也蓋建侯作誥必在胙土之初豈有今年封而明年誥者耶惟魯封於武王而成王又命以伯禽者魯本以封周公而就國者伯禽也若衞卽康叔何爲封誥異時耶若謂欲使共聞則漢初制詔曰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周王誥命當

亦然耳何必有封而無誥以待營洛而後誥耶營洛之與封衞何從傳會耶

管城碩記曰蔡傳以序書者不知康誥脫簡遂誤爲成王書又不然作大邑于東國洛非指洛誥言也史記周本紀武王曰粵瞻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至十五年遂遷九鼎于洛書序所云豈卽洛誥之洛哉

英按此說非也洛誥周公作洛而訓成王故言周公初基作新大邑耳若武王成洛何得謂周公作且周公何用誥武王以治道耶史記所謂營

尚居者謀度之耳未嘗作也以康誥爲封康國之誥又以作洛爲武王事毋乃俱謬乎左桓二年傳謂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者猶史謂殷破周封其後於宋皆牽涉之辭竹書僞筆遽及之然武王時洛邑何處列鼎耶

在茲東土

林氏尚書解曰微子之命曰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蔡仲之命曰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君牙曰今命爾予翼冏命曰今予命汝作大正皆始命之辭此言肆

汝小子封在茲東土乃既封於衞之辭與始命之辭異矣

英按此說非也在茲東土承怙冒西土而言猶商頌謂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云爾原與魯頌謂建爾元子俾侯于東者異辭也豈因非始命耶況所引古文耶

金氏書注曰東土云者武王分封都朝歌以東封康叔其西北爲武庚管蔡之地然此曰在茲東土酒誥曰肇國在西土又曰我西土匪徂則此時武王似未來自商以前也蓋武王克商翌三月而後反封康

叔蓋此時歟、英按此說非也。武王未及下車而封諸國皆興滅繼絕之事至於封功臣則在歸鎬而告成功於廟之後也然康叔先封於康試而知其能慎用刑然後出封於沫邦豈武王在商已封之邪其指東土曰在茲而稱岐豐曰西土者以諸非一時文具也將使康叔日誦之者也曰在茲曰西土不亦空乎朝歌以南蔡叔尹之沫邦豈在朝歌之東歟漢書謂一月旁死霸翌日朝步自周四月旁生霸粤六日燎于周廟而其間之往來有五十餘日則武王處商不過一月耳安得謂三月邪

王若曰

大誥疏引鄭注曰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錢溉亭塘述古錄曰大誥作於東征時不稱王無以令諸侯故權代之也然安知非即成王以誥言肆朕誕以爾東征之必爲周公知之也公之攝政恆也攝王非恆也出政之謂攝政稱王之謂攝王王者有大事則攝平時固攝政之冢宰也大事攝王故會明堂則天子負斧依南嚮其作洛之年猶攝王也命大事則稱周公召誥之太保先周公相宅洛誥之周公拜手稽首是已多士多方皆致政明年在洛之誥也王亦皆成王也多士王在洛故云王若曰多方王歸鎬公在洛則云周公曰王若曰成王即政始稱王周公致政始稱公英按此說尤非也權而不失經則可行權若人臣稱王則經已亡矣又何權之有邪程子謂漢儒不識權字者此也逆理之事又何問大事與小事然論其罪則大事爲尤甚也可以非恆爲辭邪召誥洛誥之稱周公此正周公原未稱王王即成王非周公之證也而謂其將致政則然何其謬邪漢書韓信傳謂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不爲假王以塡之其勢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爲假王謂周公攝王其殆以周公爲淮陰王之儔匹邪且謂成王即政始稱王然則成王反不得稱王而僅稱爲孟侯邪

肆朕誕以爾東征

溉亭述古錄曰東征時不稱王無以令諸侯故權代

之以誥言肆朕誕以爾東征之必爲周公知之也征武庚命微子封康叔三者皆殷遺稱王亦殷法也殷弟繼兄則遂爲王公假以靖殷遺之變殷靖天下莫敢動矣英按此說尤非也朕固成王自朕也上文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有濟則謂朕謂小子者皆成王也又曰朕卜并吉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則謂小子謂朕者一人非二人也然猶可謂周公自稱小子耳又曰肆予沖人永思艱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則既謂朕又謂沖人豈周公

亦自稱沖人耶抑周公於庶邦庶士之前稱其君爲予沖人耶何以獨謂肆朕誕以爾東征一語爲周公耶論語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以之者其君以之也豈必其君親自帥師哉而未有不以爲其君之責者何以肆朕誕以爾東征爲周公耶自漢以來注釋尚書者皆於此句無所解釋非以此句爲無所用解乎惟白虎通誅伐篇則曰尚書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似亦以此句爲周公所以意以爲周公託爲成王之誥實則以兄誅弟但未知東征之受命於成王固非以肆朕誕以爾東征爲周公自王也而述古錄所以有此說者蓋必因多士有昔朕來自奄之文誤以爲周公自謂昔朕來自奄於是推之於大誥肆朕誕以爾東征亦以爲周公自王之辭也然謂昔朕來自奄者成王自謂也周公東征及奄之日成王實自至奄故曰昔朕來自奄也周公居東未征之日成王在京發命故曰肆朕誕以爾東征也肆故今也得吉卜故今用爾東征也而謂周公何其謬耶殷法雖有弟繼兄者然不立子乃可立弟成王既立矣而

周公又自王豈非篡耶且武庚管叔固妄誕周公之將篡故爲流言忽聞王得鞫罪人故挺險而叛若周公權稱王則周公適墮管叔術中妄誕盡有實證彼殷民氣燄益張又安能服其罪耶猶謂殷靖天下莫敢動耶

乃洪大誥治

新安陳氏 櫟 書集傳纂疏曰召誥以乙未作洛繼此五日內號召齊集計度區畫分配科派至甲子朝乃用書命庶殷諸侯丕作召誥所謂用書丕作卽此所

謂洪大誥治也英按此說是也誥者以文相諭也洪亦大也既言大而又言洪者大猶周有大賚之大大以誥言洪以治言洪之者周公耳

注曰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英按此說非也上文周公成勤方勞勉五服之人而未始一言封國亦未始一言康叔何遽謂大誥治王若曰云云耶

疏曰鄭氏以洪爲代言周公代成王誥尚書後案曰釋詁云鴻代也注云鴻雁知運代古者洪範及此經洪字皆作鴻後人改爲洪自唐以下學者不讀爾雅

卽洪字不知周公代王之義遂疑此篇爲武王書無論書序孔子作成王封顯有明文且定四年傳命以康誥佗述其先君受封僖卅一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寗武子曰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此寗武子述其先君受封之命豈俗儒是而武子祝佗反非英按此說非也命以康誥因言分器與命以伯禽命以唐誥而順及之不覺其誤也至所謂成王周公之命祀此固專指祀相而言也非言康叔也相者夏后啓之孫杞宜祀之若因其嘗居帝邱而祀於衛與否其事甚細武王何暇及之惟成王之世周公輔相以定祀典相之不得祀於衛亦定於此時故曰成王周公之命祀也如成公祀之是新閒舊也成王周公豈可閒乎故曰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也此與受封之命何涉而謂寗武子述其先君受封之命耶豈纖屑典故盡命於受封之日耶

朕其弟

注曰周公稱成王命言王使我命其弟封英按此說非也凡言其者皆有所指如春秋某侯使其弟則其字卽指某侯也此其字武王自指也武王有天下爲天子以富貴及其所親愛故言朕其弟云耳若謂周公言成王使我命吾弟則人臣不遜之罪亦已甚矣周公其然耶

陳氏書集傳曰陳氏曰兄弟懿親故雖王命而懿親之語不廢於兄弟故曰弟英按此說非也康叔於成王非亦懿親乎不言昭考之貴介弟亦不言嗣天子王之父翼而反自敎懿親何其有己無人耶

惟乃丕顯考文王

注曰惟汝大明父文王英按此說非也武王周公雖皆爲康叔之兄而其出言則有不得而同者武王元子也長兄也天子也其所稱丕顯考文王非康叔所敢與武王並稱之者也康叔有國乃得祭文王非有國不得祭文王不得祭卽不得稱丕顯考也是時方封康叔故武王爲康叔稱丕顯考且稱乃丕顯考也所以榮康叔也武王宜若是言若成王已爲幼陵長矣況周公爲支子居臣位何敢若是加諸人耶

乃寡兄勗

經句說 卷六 十八

書集傳纂疏曰惟武王自言故稱文王詳而自謂甚畧祇以一勗字見其自勉若周公之言豈論武王如此簡畧乎且勗字惟自謙乃可言耳英按此說是也以寡兄爲周公自稱則盡掠武王之功爲稱武王又何盡沒武王之善耶

注曰汝寡有之兄武王英按此說非也凡經寡字多言寡德惟大雅刑于寡妻箋謂寡有之妻然以此寡爲寡有則震古鑠今之聖天子而僅同於賢德之少年世子如也何其輕視武王耶

年西河尙書廣聽錄曰徐仲山曰記云稱寡兄者周公假武王之命以作辭猶武王合文王之年以紀歲皆不忍忘先王之義故誥中無一語頌武德英按此說尤非也事死如事生以祭祀言也若建國親侯而託於鬼語則人世爲冥漠王制曰假於鬼神以疑衆殺周公其敢耶

螺江日記曰封爵之典必於廟中行之示不敢專況康叔是成王叔父不敢以己命而託於武王故稱弟英按此說尤非也爵賞行於廟中者善則歸於親耳非謂誥命亦託先王也謂不敢以己命叔父然則周公之事皆擅自爲之而非成王所命耶

小子封

經句說 卷六 十九

蔡傳曰或謂康叔在武王時尙幼故不得封然汲冢周書言武王卽位于社南衞叔封傳禮史記亦言衞康叔封布滋非幼亦明矣英按此說是也左定四年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據此則可以知武王有天下之日康叔雖年少而已勝於老成人也王翦

司寇豈易爲者而武王使爲之及至武王暮年又越數載矣出封妹邦欲康叔以祥刑期無刑正與誥中所謂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者正相合也史記周本紀但云少不得封未嘗言其幼也謂初有天下未遽封耳未嘗謂六年中未嘗封也五叔無官尚使之監殷況康叔試於司寇有年何不可封之於妹邦耶至汲冢周書之謂傳禮即竊史記說耳

書集傳或問曰今陝右之俗尊之命卑貴之命賤雖長且老者亦以小子呼之若相親愛之辭此謂小子亦然英按此說非也康叔至誅武庚後不可謂少矣若在武王初有天下之日則固少也下文有汝惟小子之語詳味之謂年齒之居少非以尊命卑也左傳史記皆以康叔爲武王同母弟凡同母兄弟年齒可差二十五六歲武王克商年方六十爲季弟者必踰三十日壯而有餘矣然尚未至四十日強而仕之年故史記以爲少亦宜耳及出封妹邦亦尚未至於五十爲大夫之年且以五叔年長相形故篇中有汝惟

小子之語亦宜耳康叔雖少何嫌於封康封妹邦歟陳氏既從成王封之說康叔不得爲少乃謂以貴命賤親愛而呼小子周公自居尊貴若斯耶

管城碩記曰衛世家曰殺武庚以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周公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謂之康誥謂序書者誤豈太史公亦誤乎英按此說非也康叔於克商後可謂少至誅武庚後不可謂少矣蓋其年踰四十也況管城碩記本主竹書紀年紀年謂武王崩年九十四成王三年封衛即使同母弟少於長兄三十歲亦已六十七歲矣猶謂少乎

式敬爾由獄

蔡傳曰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此時未必然英按此說非也任司寇在封妹邦之前不在封衛國之後左定四年傳謂武王之母弟康叔爲司寇五叔無官左氏以其爲司寇繫於武王則武王任爲司寇可知也又以五叔無官與康叔爲司寇同時則非成王時可知也若成王時三監喪亡又何無官之云耶且武王推先試之於王朝而後可封之於染惡之地若在

成王豈有既出封不數年又復掣回來京耶

東陽盧氏格荷亭辨論曰康誥書文惟拳拳以明德慎罰爲言中有匹休商王罪在朕躬之意不類封國之誥豈武王命康叔爲司寇之誥誤作封國之誥歟

英按此說非也惟將出封遠方故有無或刑人殺人無或劓刵人之語若在王朝則惟庶獄王罔敢知至刑人殺人臣無有作威矣安用斯語耶又何謂東土耶

應保殷民

書集傳或問曰序言以殷餘民封康叔篇內言保殷民武王封武庚而以管蔡霍監殷治民不聞以康叔何以康誥爲武王書英按此說非也監殷者監其君保殷民者保其民原不相涉何必謂不聞以康叔耶且保殷民武王時紂都之民也豈謂已亂之後之殷餘民耶篇內辭旨惻惻無非不忍人之心欲康叔治此用重典之國極其明慎用刑殺必以義終至於勝殘去殺此之謂保也故曰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則康叔與武王雖年齒遠差而其慈愛性成與武王有漆契焉故特使之保殷民也豈可誤以保殷民爲監殷耶其謂今惟民不靜迪屢未同皆指舊染之民難於作新耳豈可誤爲殷餘民耶

朕復子明辟

書集傳纂疏曰王氏安石曰復如復逆之復成王命公往營成周公得吉卜復命於王曰子親之也曰明辟尊之也先儒以周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已未嘗代王爲辟何復之有英謂據

此知復者以下上覆也天官宰夫之職曰諸臣之復注曰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又夏官太僕曰掌諸侯之復逆注曰復謂奏事也據此知復兼入告與達書二義周公致書故曰復也豈可以爲反政耶且如以君之齒幼不能膺斷有爲而大臣代爲謀之行之是則人臣之本分固然非所爲代王爲辟也卽諒陰之日聽於冢宰亦大事不行不得已達於喪次亦不得爲代王爲辟也況喪畢而王自聽治冢宰輔幼主尤非代王爲辟也其謂代王爲辟

者如明堂位所謂天子負斧扆之類耳何其謬耶無所爲何所反耶

注曰復還明君之政於子英按此說非也皋陶謨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孟子曰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君臣異位猶且以其與天職同出於天而謂之天位況政乃天命天討尤爲人主與宰相之所同有者臣之所行即君之政也何爲復還耶且原難言復還明君姑且謂復還明君之政經文何嘗言政耶

蔡傳曰有失然後有復成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辨尚書後案曰漢書王莽傳云元始五年十二月羣臣奏太后周公居攝則居天子之位成王加元服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漢重經術經重家法博士所習皆有師承案據非能空造莽之假託正爲攝政復辟古學如此故得售其欺倘無此語莽亦無由託之英按此說是也然天經地義自不可晦古聖人自不可誣後學之於經義自不可差至莽之姦雖無啓之但少一文飾耳豈遂不爲莽耶經術不明則天下之人心不正下愚不移與經之不明何涉耶

成王幼

明堂位成王幼弱疏曰孔以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至明年攝政成王年十四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鄭以武王崩成王年十歲周書以武王十二月崩至成王年十二十二月喪畢成王將即位稱己小未攝周公將代之管蔡流言時成王年十三七年致政成王年

英按此說非也諒陰三年聽於冢宰則三年以內無所謂不能涖阼也下文謂不能涖阼必在於三年之後也然成王但年少耳實未嘗幼也金縢曰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又曰惟朕小子其親迎又曰王出郊於時以孔說言之成王猶未免喪尚能越紼而啓金縢尚能出郊親迎況免喪而臨朝豈反幼耶以鄭說言之亦祇免喪之明年耳豈免喪臨朝之日方謂其幼而明年遂能弁啓金縢郊迎周公耶則成王之非幼可證者一也孟子公孫丑謂文王

百年而後嶽崇南森斯篇曰宜爾子孫蟄蟄兮言多也大雅思齊篇曰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兼子孫而言也如孔說則文王百年孫在襁褓如鄭說則孫猶在腹中也豈其然乎則成王之非幼可證者二也周頌閔予小子篇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箋曰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於廟也疏曰曲禮稱天子在喪曰予小子其服雖除去喪日近又序其在喪之事故仍同喪稱也此正可以臨祭祀之日也其所爲詩如此而猶爲幼卑而猶謂不能涖阼卑則成王

之非幼可證者三也多方曰王來自奄奄與鎬京往來數千里豈幼者而能然卑故漢儒俱謂東征之後奄又叛王親踐奄而終無解於多士昔朕來自奄之文然卽借謂東征之後奄又叛亦豈有不能涖阼之幼主越二三年而遂能親帥六軍遠征於一千餘里之外滅人國而後返者卑親征之說不足據則幼之說可知成王之非幼可證者四也大戴記謂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而其稱成王曰陛下稱武王曰先帝當成王周公之世有此稱乎左襄九年傳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而大戴記謂公冠無樂成王冠肅勤高祖清廟有此禮乎成王冠之說不足據則幼之說可知成王之非幼可證者五也立政曰孺子王矣君奭曰小子同未在位於是漢儒謂成王爲幼然鄭氏僞孔氏皆以召誥洛誥爲成王至此乃年長而非幼矣而何以召誥曰有王雖小又曰今沖子嗣洛誥曰汝惟沖子又曰乃惟孺子然則武王崩成王固自年少耳安得謂至營洛

之歲而後乃非幼卑成王之非幼可證者六也此篇經文多非漢儒所能爲然上文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武王九十三而終此數語固不足以爲經也謂成王幼不亦謬歟

成王幼弱

陳傳曰時成王年已十四英按此說非也曲禮曰人生十年曰幼二十曰弱此明堂位言幼弱謂始則幼而今猶弱耳此王氏二十歸政鄭氏二十一歸政之說所由來也狀尚書大傳謂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

作樂七年致政此篇謂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須度量七年致政於成王而又謂成王幼弱於是遂以爲朝明堂致政在成王弱冠時耳然此篇之文多不足以爲經也卽以此成王幼弱四字而論之既曰弱則成王年將二十矣周公何必踐天子之位耶而何以下文云踐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耶此篇謂幼弱固已謬矣而陳傳謂年十四不更謬耶

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

陳傳曰前言周公相踐阼而治此闕相字而下文又

有周公踐阼之言皆記者之失也英按此說非也攝政祗惟於諒陰三年之內若至免喪之後但謂之輔幼君可稱相而不可稱攝此篇之所謂周公攝政者蓋專指成王諒陰三年之內而言之者也卽尚書大傳之所謂周公攝政亦祗就救亂以前而言其所謂致政亦祗老於周但爲師傅而不治事耳非三年之後猶攝政也漢儒誤解大傳遂誤以此篇周公攝政爲免喪之後仍攝矣雖其所謂攝政卽輔相君政之意然因此而遂有立王位代稱王之說以爲攝政之實事有然者豈非誤解攝政二字以至於此極乎治政必在路寢人君覲朝於治朝退適路寢聽政則冢宰攝政亦必率百官而進升路寢之階而聽政於路寢之庭周公之治治在事功之先不待坐於堂上卽升階之時而已治矣故曰踐阼而治甚言神速也猶孟子所謂所過者化云爾其不踐西階而踐阼者成王方在諒陰升降不由阼階既不由阼階則惟踐西階周公當武王在時從武王而升阼階今若升西階則嫌於爲武王後矣故一如武王在時而由阼階升

也漢儒初則誤解此篇踐阼爲有事於宗廟時之在阼遂以攝政爲諒陰以外之攝政而曰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矣然未明言君位也繼又誤解此篇踐阼爲朝堂上之王位并以攝政爲攝位而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矣然未延及於聖經也繼又誤注尚書康誥大誥召誥洛誥等篇而延及於聖經矣惟此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十字則固非秦漢以後人之言也若漢儒爲之豈言阼耶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

陳傳曰成王幼弱雖已涖阼爲天子而未能行涖阼之事周公以冢宰攝政相助成王踐履其臨阼之事而治天下

英按此說非也涖阼則非攝政之年攝政則非涖阼之日且踐阼爲祭祀之位而非治政之位也涖阼則并非祭祀之位但爲祭祀時偶有此治政之位耳而豈日常治政之位也曲禮曰踐阼臨祭祀丙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豈非祭祀乃有踐阼之位乎若以言治政則必在路寢矣踐路寢之阼則

位耶若在路寢而有事於涖阼踐阼實有涖之踐之位而非僅爲經過之地者如燕禮所謂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射儀所謂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如此之類於政治無關此所謂涖阼踐阼者豈謂是耶若在路寢而當治政之時則坐於堂立於庭而無所謂涖阼踐阼也如左成六年傳曰獻子從公立於寢庭昭廿六年傳曰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則誠治政矣而涖阼踐阼之謂何耶即臨祭祀時曲禮謂之踐阼然不得謂之涖阼也祭統曰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則阼階之上卷冕北面安得謂之涖阼耶以言乎踐阼涖阼而有繫於治政者其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斯則可謂之涖阼矣然而亦非日常治政之位也則此謂不能涖阼踐阼而治

豈非誤解於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之語耶自是而後遂以阼爲天子之位如大戴記有武王踐阼篇曰武王踐阼三日盧氏注曰既王之後然則明堂位以及大戴記武王踐阼篇豈非皆出於文王世子之後邪

疏曰周公輔相成王令成王且在學學世子之道周公代成王踐履阼階攝王位而臨天下

英按此說非也幼主一日有臨朝之時有在學之時臨朝則賢臣輔之在學則賢臣教之若長使在學而不得視政則

何日而能親政耶又何論攝位之非禮耶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

陳傳曰注云周公攝王位天子卽周公周公爲冢宰時成王年已十四非攝位但攝政周公未嘗爲天子豈可以天子爲周公此記者之妄注亦曲徇之英謂據此知此篇之不足以爲經也成王卽位但年少耳下文謂弱是也未嘗幼也況成王之時所朝之明堂必在洛邑洛邑之作在成王之五年明堂之朝在成王之六年成王於此時蓋已將三十歲而至於壯有

室之年矣其朝諸侯于明堂負斧扆南鄉而立者成王也豈得謂之爲周公耶豈得謂成王年十四耶春官大宗伯曰朝覲會同則爲上相王若不與大賓客則攝而載祼據此知天子行朝禮必有相也王不親見諸侯則宗伯攝之而非冢宰攝之也卽使成王當朝會洛邑之年或有故不能至洛亦惟有大宗伯之職攝行祼禮而大宗伯攝祼時所立之處亦如儀禮覲禮擯者之位而非負斧扆南鄉而立也安得以冢宰侵官耶安得以人臣而躐王位耶安得謂周公耶

安得謂負斧扆南鄉而立耶

臨川吳氏澄禮纂言曰成王七年周公制禮作樂之事備乃會侯甸男采衛五服之諸侯營洛邑其時王不在洛諸侯以侯國會王朝三公之禮見周公而已此外則不聞周公代王受諸侯之朝此記言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蓋是周公制作之時定此朝位天子謂王也非周公攝王位也英按此說非也五服諸侯以外侯見內三公之禮見周公是固然矣卽召誥所謂錫周公也然在成王五年非七年也時洛邑未

成不得謂制禮作樂之事備也而謂此記之言爲周公制定成王朝諸侯於明堂之位猶云成王負斧扆則下文謂周公踐天子之位又何說耶攝位之說祇由於不知禮孰有甚於此記之不知禮耶魯地豈有七百里耶成王豈嘗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耶魯雖未免有僭禮然豈至太廟如明堂庫門如皋門雉門如應門耶又豈至魯公之廟如文世室武公之廟如武世室耶魯何嘗增五廟而爲七廟耶豈至歌清廟舞大武旅十有二旅有日月之章耶虞

夏殷周之尊爵勺鼎俎豆犧色樂器戎器車旂馬色豈魯得而兼用之耶虞官五十夏百殷二百周三百魯兼用之魯豈反多於王朝二倍耶魯之君臣未嘗相弑耶禮樂刑政未嘗相變耶其意固以爲周公宜王耳又何從而爲之曲護耶

注曰不於宗廟辟王也英按此說非也常朝將幣則於廟若夫大朝覲大會同則於明堂而不於宗廟也鎬京之明堂在國之南周有天下四方諸侯來朝幾不能容多士所謂四方罔攸賓也明堂位所言之明堂也

堂殆指洛邑之明堂也注何不曰不於京師辟王也乎莊子人間世曰臣之事君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即不於京師猶不足爲避豈不於宗廟而遂足以爲辟王耶非禮之事豈擇地行之而遂可行耶

崑山衛氏湜禮記集說引長樂劉氏曰成王即位而十有三焉血氣幼弱未可勞之以天下之政周公代成王攝行天子之政固其家事也英按此說非也天下之政至勞也嗣王血氣幼弱何以堪之所以有攝大臣之輔之也謂之輔不謂之攝也免喪不復謂

攝也況可以謂臣而教負斧扆耶即成王諒陰之日周公亦何敢負斧扆耶若血氣幼弱如左襄十年傳謂宋公享晉侯於楚邱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如此類於是而有攝然攝豈負斧扆而立於天子之位耶

禮記集說引橫渠張氏曰明堂者必是周公攝政不敢踐阼故作此明堂於國南以朝諸侯不然何以周官並不見明堂惟見之考工記英按此說非也周公所作之明堂在洛邑非國南原目疏謂淳于登說云

明堂在國之陽者則非周公所作在武王時已有之耳豈可以誣周公於此朝諸侯耶周禮不備者甚多何獨言明堂之禮耶

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

注曰踐猶履也英謂據此知此篇之不足以爲經也易履卦之彖傳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其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如周公踐天子之位則爲不中正也能無疚乎上下不辨矣安能定民志乎自誤解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一語至於此

謂周公踐天子之位亦何以復辭乎

衛氏集說引石林葉氏曰踐位者亦與成王同坐立於斧扆之間周公曷嘗正天子之位而居之英按此說尤非也成王二年猶能弁啓金縢出郊迎公至六年而反不能冕服正立於王位而有待於周公之同立耶若在聽政之所則禮運曰三公在朝檀弓曰朝不坐則周公固自有坐而論道之位而何必踐天子之位以自取戾耶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注曰朝於此所以正儀辨等也英按此說是也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孟子所謂王政即秋官大行人所謂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也然必正儀辨等而後諸侯之尊卑明諸侯之尊卑明而後天下方知天子尊也漢書賈誼傳所謂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也此篇惟此句及下文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數語爲可據耳

衛氏集說引嚴陵方氏曰宗祀文王祀事以之明行王政政事以之明此則朝事以之明故以位言之英按此說非也唐虞以來衆建諸侯不得不合故有諸侯來朝之禮因而施政焉朝位之明正所以明政治也非別爲一事也至宗祀之禮亦因會同而及之如舜典之巡狩柴望覲禮之祭天燔柴也豈可以明堂爲明祀事耶

七年致政於成王

注曰致政以王事歸授之英按此說尤非也致政者周公告老不輔政治但日與成王遊處以養成君德

爲事也史記管蔡世家曰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周本紀曰武王克殷曰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則當武王年六十之歲周公母弟亦必五十餘矣且又越武王六年成王七年周公尚未至八十日耋之年雖大夫七十而致事而以周公之勤勞王家當不以常例則周公於洛邑既成之後實非倦勤之時而周公乃遂退閒者蓋以成王於雷風啓書之後信任周公但知倚公爲重而不復知自勉於一日萬幾之勞故洛誥

曰厥若彝及撫事如予又曰汝乃是不蓺乃時惟不永哉又曰茲予其明農哉周公之勉其君者如此而事功之根基在正心修身故召誥曰曷其柰何弗敬王其疾敬德召公之勉其君者如此周召二公重於養成君德其於政事則令王習而熟之此所以周公年未八十而致政也而漢儒以七年致政爲不復攝王位代王號何其謬耶

則周公其人也

注曰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曰其人也 英按此

說非也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謂君臣一德治定制禮武王之先亦即周公之先故以武王周公並言之與上章自別非謂武王未受命而郊社之禮宗廟之禮皆周公成之也孝經之文不盡爲聖門相傳之語多與禮記相類謂周公其人豈非因誤解中庸而有此謬歟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注曰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

英按此說非也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柴非郊天乎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曰辛亥祀於天位祀天非郊乎國語晉語謂有虞氏郊堯而宗舜夏后氏郊鯀而宗禹商人郊冥而宗湯則郊祀有祖以配天非自古皆然周人祇因而襲之乎曲禮曰天子祭天地歲徧則圜丘之祭歲二舉之豈有武王爲天子已周六年而猶未定郊祀稷配之禮而有待於周公之孝者乎謂周公郊祀后稷豈非因國語謂周人郊稷而洛邑成於周公於是遂

誤解召誥用牲于郊牛二之文又誤解中庸達孝之道而爲此言乎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注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 英按此說祀帝明堂非也天子布政於四方諸侯必爲會同之禮周公承武王之意因洛邑爲四方之中故建明堂朝諸侯以布政焉因布政而祀文王欲四方諸侯之師文王也師文王者惟文王實爲萬世諸侯之法也文王親民如傷

西土惟時怙冒南國歌父母孔邇是爲萬世諸侯爲君之法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是爲萬世諸侯爲臣之法也此所以祀文王於明堂也周頌清廟篇小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此說是也左傳二年傳曰清廟茅屋惟明堂有茅則清廟篇爲祀文王於明堂可知也所以知洛邑始成而朝者尚書大傳曰并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則新制也推之我將篇小

序亦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二篇之詩曰秉文之德曰不顯不承曰儀式刑文王之典則其爲欲令四方諸侯師文王可知也然其祀因朝會而祀也豈宗祀耶祀於明堂也何得謂上帝耶何謂以配上帝耶其謂以文王配上帝者蓋因大雅有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有此說也然大雅又有謂三后在天豈太王王季亦有配天之祀耶太王之德豈不可以配天哉尚黜於所尊不敢於后稷配天之外而更復有配天之祀也所以不敢者繼人之志述人之事文王既

以后稷爲始祖則子孫有天下當以其始祖配天此之謂敬其所尊此之謂孝也而謂以文王配上帝豈非世俗之見之所謂孝乎其謬一也既謂文王又謂上帝其必因周頌我將篇有謂維天其右之而有此說也故詩集傳曰言奉其牛羊以饗上帝則朱子竟以其右之爲上帝右之也謂文王配上帝而貽誤及於我將之詩其謬二也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禮器曰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據此則可

以知祀上帝無有在屋宇之下者也當其祀文王於明堂既謂之堂安得於此祀上帝若周公降上帝於屋宇之下以祀之則爲以上帝配文王邪謂文王配上帝而貽誤及於祀天之所其謬三也禮器曰祭天特牲祭法曰用騂犢郊特牲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則祀上帝不用太牢也而詩維天其右之集傳曰天庶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乎則朱子竟以祀上帝有不用特牲也謂文王配上帝而貽誤又及於祀天之於其謬四也如藉謂牛羊皆配者之牲上帝仍自用

特牲詩疏引夏官羊人云饗積其羊牲謂橋煙祀司中司命之等有羊也然我將但歌文王何祀上帝而盛歌配饗者之美德則豈非爲以上帝配文王耶文王雖大聖而天人二道豈可謂祀上帝即所以祀文王耶謂文王配上帝而貽誤又及於我將之傳其謬五也國語魯語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據此則可以知惟稷配上帝也祖文王者師文王而報饗之祀文王於明堂也而祭法鄭氏注謂禘謂祭圜丘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則祭

法何不曰周人郊嚳稷而宗文武耶謂文王配上帝而貽誤及於國語及祭法之義其謬六也月令曰季秋之月大饗帝嘗疏曰四月大雩以祈穀實九月大饗以報功此說是也爲民農桑之事而祀其與因朝會而祀文王毫無涉也而伊川程子遺書曰在郊言天以冬至生物之始故祭於圜丘而配以祖宗祀言上帝以季秋成物之時故祭於明堂而配以父則程子竟以季秋之月之大饗爲在屋宇之下也謂文王配上帝而貽誤及於月令之說其謬七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不饒富此大饗即月令季秋之大饗也不問卜者大雩有求不能待卜故此報功亦不敢卜卜不從有功而不報矣故不卜不饒富者無可以稱其所報也而鄭氏注曰祭五帝於明堂則又以爲祀上帝於屋宇之下也大饗報養民之功而明堂則布政之宮又非其所也謂文王配上帝而貽誤又及於曲禮之注其謬八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注曰血腥爓祭用氣祭器曰大饗其王事與注曰祫祭先王據此知郊特牲大饗腥亦祫祭也郊特牲又曰大饗

尚質修而已矣注曰饗諸侯郊特牲又曰大饗君三重席而醉焉注曰諸侯相饗則鄭氏注郊特牲固未嘗謂祀五帝也而乃於曲禮大饗不問卜則注曰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故其疏曰鄭引郊血大饗腥者取大饗二字以證此大饗之文其實彼大饗文在郊下謂祫祭也則疏固以鄭氏爲誤引郊特牲之文也其所以誤引者以爲有文王在也謂文王配上帝而貽誤及於郊特牲之文其謬九也易豫卦象辭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既以祀文王

於明堂之禮爲起於周公則此所謂先王其非武王可知也此所謂配祖考者如國語謂有虞氏郊嚳祭法謂曰祖考廟考卽大祖豫卦上象天則五以祖配矣故曰以配祖考而疏謂若郊天以祖后稷配配明堂五方之帝以考文王也則豈先王亦旣以祖配而又以考配耶謂文王配上帝而貽誤及於易象之疏其謬十也其謂宗祀者蓋又因洛誥有謂記功宗惇宗將禮未定於宗禮而有此說也然祀文王於明堂者欲其師文王專志於文王者也以武王配食則可

若宗祀則同姓異姓人鬼衆多豈專志於師文王之道乎清廟篇謂於穆清廟則專祀文王可知也而謂祀文王爲宗祀其謬一也國語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據此知洛誥之所謂宗者祭武王而徧及於有功之臣也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未改其文也而以祀文王爲宗祀其謬二也洛誥曰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又與國語及祭法不合蓋偶舉之典非常典也而祭法注謂祖宗通言以爲文武同配上帝於明堂則以文武騂牛各一爲卽宗祀文王於明堂而以國語及祭法之文爲不足信也以祀文王爲宗祀而貽誤及於洛誥之文其謬三也國語祖文王而宗武王韋氏注曰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代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也則豈宗祀武王之典乃是爲後人所改而然者耶卽宗祀文王於明堂之典所改耶以祀文王爲宗祀而貽誤及於國語之注其謬四也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陳傳引劉氏曰祖有功宗有德百世不遷之廟也宗祀父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一世而一易不計其功德之有無也則豈宗祀之配食於明堂者猶必及有功之臣而宗祀之主反不計有無功德耶豈宗祀徒欲以世俗之孝威制海內耶以祀文王爲宗祀而貽誤及於祭法之傳其謬五也旣誤謂宗祀又誤謂明堂祀上帝又誤謂文王配上帝乃欲託爲聖人之言耶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注曰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刑於四海海內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也英按此說非也君子務本本立而

道生本者愛親敬長之心也道者卽上文三才章所謂陳之以德義先之以敬讓導之以禮樂示之以好惡也德教非徒善也豈一行嚴配之事而遂刑於四海乎朝覲會同所以行王政也豈惟是使之來助祭乎若果有感於嚴父之孝而盡來則後嗣世遠亦不來矣豈以德服人之道乎○英按來祭日本本祭上有助字

嚴父莫大於配天

伊川程子遺書曰宗祀配上帝有可疑周公祭祀當

推成王爲主人則當推武王以配上帝不當言文王配若文王配則周公自當祭祀矣周公必不如此英

謂據此則知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孝莫大於嚴父非孔子之言也祀文王於明堂尚德也仲尼祖述堯舜之意也宗祀武王而及宗臣尚功也豈嚴父之謂乎漢儒誤解詩書之文而後不識周公之行事旣不識周公之行事遂爲孝經明堂位之說又復以孝經明堂位之說證詩書之文而周公爲事君以忠而未知禮也何以爲制禮作樂之本邪

惠松厓棟明堂大道錄引南齊書何佟之議曰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爲宗祭法以文王爲祖嚴父莫大於配天若說成王則爲嚴祖何得云嚴父耶英按此說非也攝時祇有三年三年中雖不廢祭天之禮然豈可於嗣王居喪之時更新制一祀上帝之禮耶何得謂周公居攝時禮耶若嚴父配天之禮武王時已行之則孝之美名君相同之何得專屬之周公而曰則周公其人也耶若諒陰三年之外周公輔相制作之時則固謂周公居攝時禮耶謂成王反位豈非以周公之輔政視爲王莽之居攝耶

爲嚴祖而非嚴父矣何得謂孝莫大於嚴父耶何得

篤敘乃正父

蔡傳曰正父武王也猶稱先正英按此說尤非也酒誥曰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注曰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疏曰父者尊之辭英謂據此則可以知正父者冢宰也下文曰茲予其明農哉則周公欲致仕退老故謂欽哉以次除用汝冢

宰之臣也故曰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言不可不如我之勤於君命也故曰彼裕我民彼者實指其人也

若謂正父稱武王則父豈有正父之名耶乃者爾汝之稱如稱乃文考乃光烈考武王雖爾汝而無嫌矣直曰乃正父何其不文耶緇衣曰詩云昔吾有先正既曰有則非稱其父矣何得曰猶稱先正耶

茲子其明農哉

注曰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疏曰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朝夕

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也英按

此說是也周公本欲致仕退老不親庶政日與成王遊處以養成君德爲事惟望成王之尊賢親師於周公也周公以爲日輔成王之政治猶非善培國家之本根也然而難以顯言故託辭謂明教農人也曰哉者反問之辭耳

若太公望

梁諫庵清白士集人表考曰詩疏宋書符瑞志云名望金石錄太公碑亦云名望史記志疑曰孟子曰太公望則其名望審矣英謂據此知太公名望耳

史記齊世家曰西伯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索隱曰譙周曰名牙按後云太公望子號太公望則尚是其名英按此說非也太公本名望非初名牙而後改名望亦非初名尚而後改名望也若因吾先君太公望于之語而遂稱之謂太公則文王原稱王季曰太公而後乃即以稱呂尚毋乃謂他人父耶望子之說既不足據

而名牙本於孫子云呂牙在殷何足據乎大明篇曰

維師尚父則又豈得謂名尚耶

維師尚父

疏曰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大誓注云師尚父文王於磻谿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爲太師號曰尚父尊之其言皆同故雒師謀云號曰師尚父而雒師謀又曰望公七年尚立變名注曰尚名也變名爲望蓋因所呼之號遂以爲名以其道可尊尚又取本名爲號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則牙又其名字也、英按此說非也師其官名也尚父其字也齊後桓公尊管仲稱仲父於是遂有以尚父亦爲尊稱者然尊之則不名仲父以其字敬仲耳既誤謂名尚矣何又謂尊之尚之耶赫赫師尹古公亶父豈亦師之父之耶

居東海之濱

廬陵羅氏泌路史曰太公河內汲縣人史記外紀皆謂東海人因孟子失之汲縣太公碑云太公甫生於汲故居猶存史記志疑曰太公世家太公望呂尚者

東海上人按呂氏春秋當染首時注淮南氾論注水經注並言太公是河內汲人此云東海路史謂因孟子失之誤以避居爲其鄉也劉向列仙傳曰冀州人呂首時曰東夷之士高誘云河內於豐鎬爲東英按此說是也伯夷初避位至於首陽後又避紂而居北海之濱太公生於河內因避紂而居東海之濱避者逃避若生於東海何謂避耶

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史記志疑曰前編言紂十五祀西伯得呂尚較史記大傳紀年諸書所說爲長英謂據此知太公歸周之時也漢書謂文王歿後四年而克殷無逸謂厥享國五十年則紂十五祀當文王即位十年有餘矣文王之政已成矣故曰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孟子言太公文於伯夷則太公之年不及伯夷而太公之歸又後於伯夷耳孟子又曰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則太公之年當少於文王也以文王與紂之年推之太公則太公歸周之年當必未六十也年未六十而得與伯夷並稱大老者蓋伯夷但受同祿不顧顯爵

然有讓國之大德而其齒已高以其齒德兼尊而爲大老太公雖下老之年未久立爲太師則以兼有達尊之三而亦得稱大老也年未六十而自稱老者孟子又曰樹之以桑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十非帛不煖則五十已得謂老也是時文王之德蓋已至於與天爲一之境太公得見而受道統在此時也故曰見而知之也執養固非求仕然傳道亦在所意外耳

散宜生

清臣十集八表考曰書孔傳及孟子疏引馬融論語

注云散氏宜生名案帝繫言堯娶散宜氏之子此表亦云堯妃散宜氏女困學紀聞據之謂散宜生當以散宜爲氏但歷考諸書皆云氏散未有言復姓散宜者孔馬之外如公羊定六年疏舉散宜生與虞不齊對以證二名後書史弼傳閎散懷金注引世紀稱宜生廣韻散字注言散姓通志氏族畧四有散氏宋趙明誠金石錄散季敦銘引宋呂大防考古圖云是武王罷武王時散氏惟有宜生季宜其字朱子孟子集注亦依舊說則以爲複姓者非

英謂據此知書孟子傳注散姓宜生名之確也君奭篇曰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此在成王時虢叔爲君之叔祖固難名之其餘四人則皆名之也宜生既爲名則敦銘所謂散季季當爲字而散爲氏矣散既爲氏則散宜生非復姓又可互相爲證也且帝繫原未言散宜生豈若公羊疏正言文王之臣散宜生歟

乃同召太保奭

英董鈍先人所著懶庵偶存稿卷九舜五臣考書後曰召公者獨皇甫謐帝王世紀以爲文王庶子他書皆不然富辰言文王之昭一十六國初無召公穀梁傳謂周之分子譙周謂周之支族史記但云與周同姓初不同於公旦叔鮮叔度特書弟也安得盡廢諸書而獨從皇甫謐一人之言乎

英承庭敎知召公爲周先公之子孫而非文王之子也春秋傳富辰之言以周代人自數周先王之庶子豈有遺其有功德爵封之一人者耶帝王世紀文王子之說何所本歟穀梁氏司馬氏及譙氏之言其與召公或同代或隔代而皆以爲非文王子則合者蓋皆深考詩召南書金縢召誥洛誥君奭顧命康王之誥及春秋左氏傳諸書而得之者也帝王世紀殆未深考於諸書而率意以立異自爲皇甫氏一人之言也能無謬耶

燕世家曰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

英按此說是也召誥曰太保先周公相宅君奭篇曰保奭則可知成王之世召公奭爲太保所謂太保奭即召公也然六卿目

召惟太保奭稱太保稱名而不稱召公其餘則皆稱
芮彤毛公侯伯焉且以太保而居太師太傅之前豈
非以其齒德之尊而特爲表異之歟以言其德召誥
一篇主敬之學也以言其齒則自文王暮年至此康
王之時其閱所歷五十餘年蓋於此爲將及百歲之
國老也論衡氣壽篇曰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
八十則因其爲康王顧命大臣而又誤於以召南甘
棠篇爲文王時詩耳世家謂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
於北燕則克殷時召公固已與於十亂之數矣然其

事文王則未久也君奭篇周公之稱虢叔閎夭散宜
生泰顛南宮括之昭文王昭武王者反覆喋喋既不
及召公幷若召公之猶未悉知者則可知召公之爲
文王臣非有二三十年之積日也世家謂其在成王
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
主之據此則可以知召公之稱公自成王時始也又
可以知旅獒謂太保乃作旅獒古文尚書之陋也又
可知召南甘棠篇爲成王時召公巡行之詩也王氏
論衡殆以二南爲皆文王詩以召公爲於文王時已
爲伯故謂其壽一百又八十歲何其謬耶

君奭篇疏曰皇甫謐云文王之子僖二十四年左傳
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必非
文王之子史記志疑曰皇甫之說本於白虎通王者
不臣章然不可信穀梁莊三十年傳曰燕周之分子
也史記集解引譙周曰周之支族既爲同姓稱分子
稱支族也 英按此說是也金縢曰二公曰我其爲王
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周公
非以二公之誠不如己也爲己親而二公疏耳若召

公爲文王子周公豈其然耶且君奭篇曰在我後嗣
子孫遏佚前人光紹歷嗣前人恭明德我受命無疆
惟休我不以後人迷則爲族姓可知也然未嘗稱文
王謂乃文考而但曰文王豈文王之子耶 英按君
奭疏名奭疑當作召燕

告汝朕允保奭

皇王大紀曰君奭之作在元年不在亂定之後 英按
此說是也一篇之中皆畏天憫人之意與金縢辭旨
鳴鵰詩思三者相似而未有異則可知此篇之作當

成王新卽位東方之亂未形愼覺太平無事所以召公以爲大臣可以養望矣而周公隱知其未必終安於無事故於君奭不惟留使勿去且其言每形其恐懼迫切之情此惟成王元年其言如此若至殷亂旣平多方旣定召公自爲功成者退而周公留之其亦何用若是其辭危邪且其謂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此實成王未在位時有然卽位之初未見孰將王於經武庚管叔之變集蓼辛螫多難是懲大非初年同未在位之少主矣豈可謂作於亂定之後也況

亂定之後禮樂旣成周公方自將退老已欲去位而苦留召公何其不恕邪

史記燕世家曰周公踐祚君奭不悅、英按此說非也周公本無踐阼之事安得有君奭不悅之說假如果爲踐阼則其不悅不亦宜乎

序曰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英按此說非也周公爲師而又爲相左右者亦如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也豈召公猶未知此禮者謂其不悅不亦謬乎

語類曰召公見成王已臨政便也小定了許多事周公自可當得所以求去、英按此朱子說疑非也成王臨政之年其齒已及壯嚴然能爲君治政矣故周公亦曾告老則告老宜此時然而召公之欲去不在成王臨政之年也如在臨政之年則成王已爲賢君何以篇中謂小子同未在位邪且謂已臨政則周公召公求去孰先如召公在周公之先何以周公九人而效之如周公在召公之先何以周公自啓其端而於人不恕邪惟周召二公欲去同而時不同故此篇之作與洛誥皆爲至理也安得謂召公見成王已臨政邪

蔡傳曰蘇氏謂欲周公告老近之然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遜權位、英按此說非也大夫七十而致仕召公於成王初卽位之年應尚未七十而遽欲卽安者召公爲人惇篤近於恬退其意以爲太平無事老臣宜養高自重正所以厲風俗而進人才也周公以爲人事可見而天命難知召公此時斷不可去召公未及知也故於此篇嘵嘵言之召公豈有自以爲盛滿

之意耶又豈有欲周公告老之意耶且其謂欲周公告老者亦謂以周公爲盛滿難居耳然苟周公自明己未可去何用屢呼君奭耶又何以云前人乎乃心乃悉命汝耶所以蔡氏以爲召公自以盛滿難居耳此自以盛滿之說本於呂氏然乃後世人臣視權位太重所以有盛滿之見遜其盛滿實祇自爲一身之私情何關爲國爲君之忠義以此推測周召二公無俱該耶

林氏尚書解曰王氏謂成王非有遜人之心明文武之後爲難繼故召公於其親政之始有不悅若在祇說周公當言成王可以光大文武之緒乃能解召公之憂不宜復爲是言英按此說是也召公正以嗣君承繼爲不難故欲退閒耳豈有顧命大臣憂新君之難以守文而反避之而去者耶

有竹石軒經句說卷七之目

惟五月丁亥 至 至于宗周

周公曰王若曰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

我惟時其戰要囚之 至 至于三

我乃其大罰殛之

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爾尚不忌于凶德

迪簡在王庭

離逖爾土

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

我惟祗告爾命

爾乃自時洛邑

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

我乃明致天罰 至 比事臣我宗多逷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越若來 至 大保朝至于洛

厥既得卜則經營

越三日庚戌 至 攻位于洛汭

若翼日乙卯 至 則達觀于新邑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惟三月哉生魄 至 作新大邑于東國洛

四方民大和會 至 見士于周

越七日甲子 至 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厥既命庶殷庶殷丕作

惟三月 至 用告商王士

肆予敬求爾于天邑商 至 非予罪

今予惟不汝殺予惟時命有申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 至 攸服奔走臣我多逷

予惟時其遷居西爾

時惟天命 至 朕不敢有後

予小子其退 至 命公後

亂爲四輔

予往已

戊辰

上海新品一

在十有二月

有竹石軒經句說卷七

吳邑吳英學

男志忠校字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尚書大傳曰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序疏曰鄭氏謂此伐淮夷與踐奄是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未聞英謂據此知多方之誥作於成王之三年也五月丁亥者成王至鎬京之月日也至者自奄國還歸而至也成王以二年之三月免喪是時周公在東方已滅武

庚討管蔡矣而其餘善後之事宜猶多乃黨惡之小國尚有當討者故猶未得歸成王既免喪當躬臨其地撫柔其不叛之民且東方以成王年少故蠢動乃能不遠二千里而儼然臨之自皆畏服故不及逮巡狩之年而即於三月親行也王雖在鎬而知周公於此時在淮夷踐奄故成王亦至奄也成王至奄發命事畢即歸故五月已至鎬京也周公則將率遷多方贊殷之頑民於洛邑故後王一月而至鎬蓋六七月而歸家耳鄭氏謂編篇未聞豈非其意亦以多方爲

當在多士前也乎

吳氏書纂言曰多方曰五月蓋成王三年之五月也吳氏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明年奉王伐淮夷遂踐奄還歸於豐而作多方及營洛邑成周而作多士吳氏說與胡氏皇王大紀同今書多士在多方之前者失其次也英按此說是也尚書大傳曰三年踐奄五年營成周多士曰昔朕來自奄據此知多方在多士前也武王伐奄未滅其國周公東征乃滅之即東征之餘事也但非明年奉王耳若謂明年則爲四年而

非三年矣豈其然耶草廬吳氏既謂成王之三年何又引口口吳氏東征明年之說耶何於數行之閒已自牴牾耶

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英按此說非也王來自奄非以伐奄歸也奄雖與殷同叛然從既末滅而國亦小夷方周公之東征武庚管叔最難處者且優爲之奄則其細已甚何必動六軍以親征之耶若洛邑既成諸侯賓服縱使有奄之叛亦有秉方方伯卽伯禽亦能翦滅之矣又何至天子自將於二千里之外耶且篇中謂自時洛邑則誥作於成周矣若踐奄在東土而以自逮辜自作不典之語告中土其怒於市邑於室耶僞序所以爲奄又叛成王伐奄者因此篇次在多士之後又因曾有費誓謂淮夷徐戎並興耳而序書者之所以誤序此篇於召誥洛誥多士之後者因此篇有宗周字耳然周自王季已稱周公成周未成時之所謂宗周者別乎岐周之名耳豈必有成周而後有宗周耶

注曰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曾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疏曰成王恐曾不能獨平二國故復親往征之英按此說非也多士謂昔朕來自奄此謂王來自奄而謂親征豈王兩次親征耶何於多士不以爲王嘗至奄而於此則以爲王滅奄耶恐曾不能平二國豈東方更無大國邪

管城碩記曰竹書五年春正月王在奄七年周公復政于王多方王來自奄蓋攝政五年之事書周公曰王若曰者此也成王卽政猶在二年之後而孔傳謂

歸政之明年失考、英按此說非也攝政祇有諒陰之三年豈有五年七年謂成王幼耳幼而能親征於二千里之外滅其國而後歸邸而猶謂幼邸而猶必攝政邸

顧亭林炎武日知錄曰成王踐奄蓋行巡狩之事、英按此說非也周禮大行人八日十有二年王巡狩殷國周有天下以來武王六年成王第三年纔及九年而踐奄何曾至十二年邸即使從管子小問篇漢書律歷志謂武王七年而崩以至於成王之五年然是年二

三月即營成周安得謂其踐奄安得謂其巡狩邸

周公曰王若曰

注曰以別王自告、疏曰王肅云攝政稱成王命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英按此說非也是時王在鎬京矣周公則後王歸周公已受王命於奄而銜命歸也故不及至鎬遂於洛邑代王發命如於此而稱王若曰則嫌於歸鎬者一王至洛者又一王也如於此而稱周公曰則又嫌於臣下而擅行大事也故先稱周公以明其人之非王後稱王以明行事之原出於王也即上文惟五月以下十三字亦特爲此周公曰三字而設耳若謂嫌自成王辭則辭命豈必己出邸

蔡傳曰周公之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此以大誥篇王曰無非周公傳王命也、英按此說非也王與周公同在鎬或同在洛則直書王若曰而已多士多方皆王在鎬周公在洛多士面命於鎬多方面命於奄故書周公用告書周公曰以別嫌也大誥王在鎬公在東方不書周公者月東征之事有王之特使銜命往東方天下共聞無所嫌也臣道無成而代有終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傳王命常事耳安得發例邸

書纂言曰此時王與周公同在鎬、英按此說非也此篇非徒以言辭震服四方也以殷民遷洛已定乘其自新之機欲其日新又新故曰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又曰時惟爾初此正宜即於洛邑告之豈可至鎬而後發命於數百里之外邸抑豈無所爲而宜言邸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

蔡傳曰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藉其宅收其田可也英按此說非也作姦之民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不顧利害故問公於其既遷之後先反詰之曰爾前日何不各居其方共安王道當時謂人何必戀此生者乃今日爾猶是欲爲安居樂業之人亦可怪也然則爾何不順我而爾之前日則不然也迪爾教屢矣不以所教爲可愛犯法欺上既教之又懲之而仍多逆命然後爲此遷以示罰極言此使之自痛也若謂

安故鄉食舊德則與多士何寬猛不均耶

注曰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英按此說非也民亦有宅何必諸侯耶

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

蔡傳曰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英按此說是也廣雅釋言曰戰憚也揚子法言曰見難而戰注曰戰恐也漢書高五王傳曰殷戰而栗注曰戰懼之甚也蓋戰有戒懼之義要囚即康誥之所謂要囚也至再至三統武王成王之世而言其屢屢耳

注曰戰要囚謂討其唱亂執其朋黨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即政又叛英按此說非也戰要囚之有司者治之耳豈謂東征四國耶再三謂再三勸再三懲也皆未叛以前之事指民俗之凶惡而言與叛問之事不相涉也叛由一國之主咎不在民民俗凶惡實不從上之教故曰乃有不用我降爾命至今不改不得不遷也豈可誤以爲責其叛亂耶如恐其再叛則當與其邦君言之豈徒告宅爾宅畋爾田之尹民耶

書纂言曰伐奄有俘囚不誅戮教告而復遣之歸英按此說非也多方所謂離逖即多士所謂移爾遐逖也皆指此日之遷民也多士所謂迪屢不靜即康誥所謂迪屢未同也皆指武王時播降教民之誥命也勸之而不從責之而不改故遷之使近王國故曰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極之蓋遷民之故爲民咎之惡非爲叛問也豈可誤以要囚於有司者爲伐奄之俘囚耶遷者不返者也安得謂遣歸耶

我乃其大罰殛之

注曰我乃大下誅汝君疏曰如今而後乃復有不用我命者我更將殺汝英按此說非也盧抱經文弨羣經拾補曰我乃其大罰殛古本極阮芸臺元尚書注疏校勘記曰殛古本作極釋文云殛字本又作極英謂據此知大罰極非誅殺之謂也即謂遷殷之庶民於洛邑也殷之庶民土著於東方數世安之矣一旦而離逖安得不謂之罰極乎如以罰殛爲謂前日東征則無解於下文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之語誅殷叛逆更有何辭而乃以非我不康寧爲謝豈不失辭乎如謂防後日更生反覆則多士亦此殷民何以之遷洛既徙其家又役其力多方亦此殷民何以既免於遷而又惟恐其不免於殺王政之不均王心之不一有若是耶

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注曰監謂成周之三監謂殷衆士今汝奔走來從臣服我監五年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英按此說非也武王之封武庚奉行天命而已豈有所慮於殷而即設之監乎至於數年紂都之民善者化矣不善者不能率教始慮武庚之乘此隙也使管蔡監之不久而武王崩故不知管蔡甚閔之情也經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據此則可以知監殷之使在武王崩前之二年也成王三年與武王崩前二年共計五年也奔走臣我監者以前日在東土時言之也謂殷之庶民亦有以庶人在官得有微祿爲自好有職業者奔走臣即下文克臬克勤也監即管叔蔡叔也豈成周之地尚有所謂三監者耶遷殷民者使之近以觀光則易於革面盲豈流放之謂耶何謂五年無故得還本土耶遷之異於流者流祗其身不及其父母妻子故以得還爲赦遷則盡族而行五年而物土皆宜矣若又返之是再罰也即其從善之心亦未堅也豈周公所以遷民之意耶

尚書廣聽錄曰此告殷之大夫士即當日監遷者監遷官司五歲當代故曰今爾之奔走臣我而爲我監者不過五祀英按此說非也遷殷民必有所督非監也亦必西土所屬之人爲之豈其使殷之大夫士爲

之耶殷之大夫士如有罪亦在當遷之數如無罪正當使之安堵以將善類若亦使從行豈非暴彼民耶

注疏謂殷民臣問監西河謂殷民臣問而助問監殷非同爲謬歟

爾尚不忌于凶德

蔡傳曰爾多士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英按此說非也說文辭字弟十曰誓忌也周書曰上不誓于凶德弟三曰忌憎惡也據此知忌有憎惡於人之義上文克臬克勤亦祇有惡才之人耳故謂爾儻能不使民又何人耶

經句說 卷七

人憎惡於爾之凶德即靜處下位將視爾在舊邑時之職業酌加大之矣詰者正詰頑民也而謂不畏頑迪簡在王庭

蔡傳曰啓迪簡拔置之王朝、英按此說非也左僖廿八年傳曰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襄十年傳曰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瑕禽坐狱於王庭據此知奉王命行事處即稱王庭非謂王朝也上文庶人在官許以謀介矣然究是農業者衆故謂爾則自此以後力耕於洛邑天必憐爾無才我亦以爾不復助惡而加惠即田閒烝髦士進選於有司高上爾事亦遂有職業於公卿之左右矣殷民本敝宥之人豈有拔置王朝者耶豈以有服在大僚爲許以大官耶

離逖爾土

注曰將遠徙之疏曰將使離遠汝之本土、英按此說非也上文乃惟爾自速辜以上惜其既往有服在大僚以上望其將來勸忱我命以下仍復咎其既往蓋欲其痛悔乃能改也謂爾自千殷百伎以試天之怒我惟知致天之罰而已爲天吏當離爾舊土而遠遷爾於新土也若謂以遠徙恐之則大罰極之既誤謂以誅殺恐之此又謂以遠徙恐之然則究將何恐耶謂遠離爾本土則指東方矣既免於遷而又惟恐其不免於遷以多士爲初叛而即罰以遠徙以多方爲再叛而反得免於罰多方何其幸耶

新昌黃氏度尚書說曰離逖爾土用三苗故事不得居中國、英按此說非也投之四裔罪之重也若殷民遷洛譬諸王制所謂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

右耳如謂離逖爲不得居中國何以辭於多士之謂移爾遐逖耶盤庚曰非汝有咎比于罰盤庚遷殷豈投四裔耶

書纂言曰其後多方之民卒免遷徙惟紂都之民懷商之念深慮其不靜故於是年遷洛英按此說尤非也紂都之民懷商之念深而思復之於亡國十餘年之後亦可謂不義矣果然則爲有周者惟有增修其德以洛之講明大義以服之卽有怨悔亦惟有寬宥之豈可脅之以威又使其不得安於故土耶非所謂

以暴易暴乎遷殷之故豈以其懷商之念深乎

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

注曰我以道告汝在此所有四方之多士謂四方之諸侯及與殷之衆士謂頑民遷成周者因告四方諸侯遂告成周之人徧使諸侯知之英按此說非也啓口卽云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尹民二字總承殷與四國而言也四國四方之國卽多方也一呼各國民一呼殷民也此有方多士猶言四國多方尹民也此殷多士猶言殷侯尹民也蓋所遷者殷民爲多亦有助惡諸國之人同遷者國非僅一二國故曰多方東方之外有近南北者故曰四國也殷每後言者其時實無殷國也豈可以有方多士爲諸侯耶告與示不同告諸遷民而徧示諸侯可也豈可以局外之人與受罰之人同一告耶

金氏書注曰此章至篇終五峯胡氏謂與多士互有錯簡英按此說非也此時兼及諸國之民故誥中有有方多士之稱而以多方名篇至又明年但遷殷民故其誥中惟稱殷多士而以多士名篇經本自明豈

可不明經而顧亂之耶

我惟祗告爾命

蔡傳曰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英按此說非也命天命也遷民於洛所以奉行天命也上文曰我惟大降爾命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士曰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天在上故曰降命屬於斯人之身故曰爾民能改惡從善卽熙天之命不改不從卽肩播天命罔公不得已而遷之卽多士所謂時惟天命從此自新便爲知命故曰大降爾命爾罔不知予曰民可使由

之不可使知之此堯舜猶病之心也豈以其不可知而遂不使知之乎使由之不使知之豈非以牛馬視民乎祗告爾命使民知命也告之使知之也謂爲勸勉之命民既不曉其所以然心且不服雖強聒之豈不徒然歟

爾乃自時洛邑

魯齋王氏柏書疑曰多方自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此下皆稱多士則知此二段是多士後錯簡在此英按此說非也史記周本紀謂武王營周居於洛邑蓋嘗謀度其疆界而未反作之周公東征而歸乃未遑作之惟是左傳史記皆於武王時洛遽稱邑稱邑既熟而不覺其非也周公居東時知東方大有多方及殷難化之民欲將使之近於王畿易從教化於是率遷之於洛焉非以欲營洛邑而遷此民也厥後殷舊都尚復有難化之民又遷之於洛亦將使之近於王畿易從教化而非以欲作洛邑而遷之也至既爲洛邑之民豈有地廣民衆而不謀居處乎當其遷民於洛固與作邑之事兩不相涉也多方之有自時

洛邑之語豈必在既作洛邑之後耶又豈必在將作洛邑之時耶宋元儒既以多方爲在多士前而又無羼於自時洛邑之語因其有多士二字乃割裂誥爾有方多士以下移之於多士篇中何其謬耶經文曰有方曰暨則明明以四國與殷兩呼之矣若果多士文則祗稱多士耳何以言有方言暨耶

金氏書注曰邑如四井爲邑之邑謂所治之部也謂之多士則皆在官之人以遷於洛邑比閭井邑邱甸之類皆殷士爲之英按此說非也此時未遑作洛其謂永力畋爾田但言力耕而無或爲惰農耳卽至後日作洛召誥洛誥二篇所言亦祗城郭宮室民廛之事而不及疆理邱甸也其與四井爲邑何涉耶

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

金氏書注曰昔朕來自奄此多方所謂王來自奄者書纂言曰昔我伐奄而歸之時大降丁爾四國民以敎命多方之書是也英按此說多方是也伐奄敎命非也此篇但謂朕來自多方但謂王來自皆未嘗謂自伐奄也書序因篇次之誤敎有王踐奄之說耳金

氏既以多方爲在多士前則滅奄者周公也何得仍承王踐奄之謬耶聖王勤民其臨幸有不及逮十二年之期者若親征則惟伐扈伐淮夷偶耳周公東征何勞戎王助之耶命者卽下文天罰遐逖也大降者卽下文所謂明致移爾也言我爲降命之天吏所以明致天罰移爾遐逖也若以多方爲空言則旣已刑罰不加矣而反求解釋怨恨耶且洛邑云何耶

注曰民命謂君也疏曰於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來還

也誅奄在後故言來自奄也民以君爲命故民命謂君也王肅云君爲民命四國之君有叛逆之罪我下其命以明致天罰非苟爲之也英按此說尤非也尚書之文卽古之史也王命往來所及而王躬安然在京而竟謂昔朕來自奄何以傳信耶以民命爲國君何其怪歟祇欲以天罰罰極之語歸之於國君而以遷民爲非罰曰其以多士多方爲要結民心之術者耶

淳安錢氏時融堂書解曰周公東征成王實未嘗往而曰昔朕來自奄者祇以王命告實周公自謂也英按此說尤非也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周公奉王命以來而遂云朕來可乎且旣稱王曰矣而又自稱朕則所謂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謂何耶

蔡傳曰降猶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來自商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於洛英按此說尤非也法雖有降等然減輕亦出於天命非王者有意減之也所謂

寧失不經者謂疑獄曰若商奄四國之民在天討祇有殲厥渠魁而已豈有盡屠四國之民之法耶毋乃誤於周禮屋誅之說耶安得謂四國之民罪皆應死耶如王者有意減之則非天命矣而又謂明致天罰何耶

蔡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注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商多爲順道疏曰遐逖俱訓爲遠今移徙汝於洛邑令去本鄉遠也使汝遠於惡俗令去惡俗遠也比近

京師使汝從我善化多爲順道英按此說遠惡是也今移非也遷之者罰也遷於洛者賞罰無非教也但此謂昔年遷民於洛之事非當日也下文今予今朕乃言曾日耳何於此遽謂今乎

經問補曰移爾卽遷也移爾遐逖卽遠遷也皆前此事也周公東征時既滅四國乃遂分殷民十三族遷六族於魯使隨伯禽至宗國各與職事春秋傳云分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之職事於魯是也移爾遐逖遠魯也比事臣我宗卽職

事於魯也宗者魯宗國也多遜者皆順民也若其又曰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則言今之遷亦欲使爾爲順民也亦者今亦然也昔遷今亦遷則兩遷矣乃今之所遷則以其餘七族春秋傳所云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者幷土地而改封於衛及營洛之後七族尙頑於是遷頑民英按此說爾遷是也遷魯衛非也比事臣我宗多遜承上昔朕云云言作多方時也攸服臣我多遜承今朕云云故曰亦惟爾多士也言此作多士時也卽此可引爲多方一遷多士再遷之一證也至左定四年傳謂殷民六族則傳固明云因商奄之民既曰因則非遷矣杜氏謂遜散在魯亦謂說文解字第六下曰邻周公所誅邻國在魯墨子曰周公處於商據此可知魯本商奄之地故曰因商奄之民也殷民六族殷民七族豈可因其一稱殷民而遂以爲所遷之民耶安得以移爾遐逖爲遷魯耶其謬一也言昔因在多士之前言今卽多士時矣謂今遷爲遷衛遷衛之後又遷洛始作多士篇則豈有稱往日之事爲今者耶其謬二也

周自遷岐以後有廟之地皆名周故未有成周之前已有宗周之名別於岐周也豈可以比事臣我宗爲魯耶魯雖名宗國然惟諸侯宗之耳若王朝豈可稱魯爲我宗耶大宗而宗小宗耶其謬三也殷地卽後日之衛地與洛邑相去四百里故曰遐遜若魯衛壤相接何謂遐遜乎其謬四也既遷衛其後又遷洛使民道長如舉碁不定與其謬五也遷衛則與作大邑於茲洛何涉豈遷衛之前又使遠役於數百里之外耶其謬六也以穿鑿爲解經能無謬乎

書纂言曰昔命多方之書其時殷民未遷既告多方之後見殷民未化遂乃明致天罰移於遐遠謂遷洛也英按此說非也多方之遷民猶多士之遷民也但多方有他國之民多士則無耳其兩篇之皆遷於洛無異也皆於遷之既定而後誥教無異也但多方在未及謀營洛邑之時多士則在將營洛邑之日耳多方自我惟大降爾命至尹爾多方與多士自爾殷遺多士弗弔至有辭于罰其先明天命之所自始無異也但多方有四國之民或有夏時所封國之民故不

畧於夏多士惟殷民故畧於夏耳多方我乃其大罰極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與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無異也多方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至有服在大僚與多士惟殷先人至時惟天命無異也多方亦則以穆穆在乃位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與多士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無異也多方時惟爾初與多士爾小子惟興從爾遷無異也但多方爲始事故有爾曷不克蒙至不用我降爾命又有爾不克勸忱至離逖爾土反覆追悔多士爲繼事故有昔朕來自奄至攸服奔走臣我多遜敘次歷歷耳且多士無他國民但有殷民故有惟爾洪無度至肆不正以起下西遷多士之民既得免其遷於前日乃怙惡不悛以至終不免於遷則罪浮於多方之民矣故有今予惟不爾殺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以威傷之多方則無耳安得謂多方時殷民未遷耶

金華時氏瀾增修東萊書說曰若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流竄荒裔可也今遷爾洛邑是以親比爾爲事英按此說非也遷洛即罰也即遐逖也即比事臣也故以一乃字貫之豈可增修經意乎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尚書大傳曰五年營成周周禮大司徒乃建王國焉疏曰召誥歟既得卜則經營之注是時周公居攝五年英謂據此知營洛在成王之五年也二月既望五年之二月既望也其去東征越二載矣前年建諸侯

矣民力亦少息矣而明年爲克殷之第十二年爲周天子巡狩之年將於洛邑建明堂而朝諸侯焉故於此成王之第五年不得不營作也但周公居攝祇有三年耳於此不復攝者已二年矣尚書大傳謂周公攝政一年救亂言周公之救亂在攝政之第一年也非并三年以外皆爲攝政之年也何得謂居攝五年耶

注曰周公攝政七年、英 按此說非也尚書大傳謂五年營成周營洛非卽成周耶何得謂此繫七年之事

耶登非因明堂位有七年致政之文故誤以洛誥爲致政遂并誤以召誥爲七年耶

疏曰望之在月十六日爲多大率十六日者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耳此年入戊午蔀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卽爲望是己丑爲望言已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且孔云望與生魄死魄皆舉大畧而言之不必恰依歷數又算術前月大者後月二日月可見可十五日望也顧氏亦云十五日望日月正相望也於已望後六日是爲二十一日也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周書月令云三日粤朏朏字從月出是八月三日明生之名也英 謂據此知三代之時周公之世其史官紀事亦有未盡善者也歷家與史家其道不同歷家以時序不忒爲長史家以傳述事實爲長以歷家而言十六日望居四分之三且有至十七日者則望不必十五日也前月大後月二日月可見則朏不必初三日也不辨於此無以知閏成歲得日食之期也以史家而言非十五日不得謂望也非初三日不得謂朏也若依歷而書望朏後人究

不知其爲何日耳故孔氏謂不必恰依歷數也而召誥乃以十六日爲既望豈能使觀於柱下者一讀其文而卽明邪夫日月正相望蓋有九十二刻矣此九十二刻多牽兩日或自十五日至十六日或自十六日至十七日無一定者卽或知其前月之大小盡猶莫測兩日中屬何日乃後世讀古代之史者固不知其前月之大小盡又遑知其爲十五十六十七三日中屬何日邪而召誥於十六日書既望此雖精於歷算者讀之亦必按歷以求之而後知其爲十六日也

況斷無人人知歷也何不以十五日爲既望耶不則曷下日望越七日乙未耶猶賴下文三月惟丙午朏而知爲十六日既望耳以三月丙午朏推前月知二月小十五日己丑十六日庚寅二十一日乙未耳如無下文三月惟丙午朏則有不以既望爲十五日以乙未爲二十日者乎子曰文勝質則史如以十六日謂既望豈非求文而反晦其文者乎

大雅文王序疏曰召誥云惟二月三月注云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

也英按此說尤非也召誥洛誥及康誥錯簡三篇日月悉合則可知其三篇之日月原無誤也何以鄭氏反欲亂之耶治定制禮有待於周公者亦惟事之節文繁曲處耳若皇皇數大事則開國時即定如禮記大傳所謂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與民變革者豈有武王爲天子六年而不能爲之而尚有待於成王之世洛邑既成之後即然即使不謂一月二月而謂正月二月亦安得謂二月三月當改耶安得謂二月三月有誤耶尚書後案曰召誥在五年洛誥在七年以五年三月丙午朏推之至七年十二月幾而三年必有一閏矣有閏則七年十二月不得有戊辰故於召誥二月三月謂當爲一月二月推召誥三月改爲二月從二月丙午朏推至七年十二月方有戊辰此說非也鄭氏於周公居東之年東征之年作洛邑之年皆與伏氏尚書大傳不合則其所算之年已謬而反欲改經何其謬之又謬耶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注曰以遷都之事至文王廟告文王英按此說告文王是也遷都非也作洛邑意起於武王又自武王得有天下而成王乃先告文王者以作邑非爲一方之民爲天下之民也愛民之道惟文王爲至故先告之道統所在也非惟世統也然則所以作洛邑凡爲民也以王化自西而東則道里遼遠不易漸摩而東土染惡尤深而難丕變故於天下之中建明堂朝諸侯四方賓至發號施令俾四方皆得近於觀光焉於是王化四達難者亦易矣此其告廟者也豈其遷都耶

以都之名而言之則左莊廿八年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乃洛邑有明堂宮室而無宗廟也豈可因定鼎於此而遂爲有廟耶何得謂之都耶以遷都之稱而言之則平王乃遷都於洛成王非特無遷洛之意且無遷洛之言也而謂遷都其誤以召誥洛誥爲欲成王遷於洛耶何其謬耶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

陳氏書集傳曰來來洛也 英按此說是也自鎬入洛自洛而言之爲來耳

疏曰於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 英按此說非也人之度日有不依順者耶

林氏尚書解曰林子和謂順周公之謀以來陳少南謂順王命以行 英按此說尤非也謀何必盡出周公而王命誰敢不順耶

厥既得卜則經營

金氏書注曰葉氏曰周官太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 英按此說非也召公所卜者卽卜其所經營之位故卜得吉兆卽經營也此非邦國恆有之事故太卜之職未能備及若以太卜無卜相宅而卽以大遷爲遷洛之證則豈有成王已往告於祖廟矣而召公方始卜大遷者耶假使卜之而不可遷則虛其告矣將仍營洛邑抑不營洛耶

尙書大傳曰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 英按此說非也多士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則洛邑之所以營者爲建明堂朝諸侯出政令也孟子謂齊宣王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則明堂不可謂宗廟也營洛既惟爲四方之民觀化之均又以鎬京之明堂其廷小不足以容會同四方之諸侯故營洛邑以建明堂焉非宗廟也其有祭祀於明堂之典者又其因朝而後有之者也淮南鴻烈解本經訓曰古者明堂之制土事不文木工不斲高氏誘注曰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圓下方其中可以序昭穆謂之太廟蓋既因朝而祭則明堂中之太室卽可稱之爲太廟卽可稱之爲清廟云爾非明堂卽宗廟也不可謂立宗廟其證一也其因朝而祭者祀文王於明堂也雖

有武王配之然而祀之之志專在文王也猶禘祭之雖有后稷而祭專爲帝嚳也周頌清廟篇曰於穆清廟小序曰清廟祀文王也我將篇曰儀式刑文王之典小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蓋祀文王以使四方諸侯師文王也必先有朝覲會同而後有斯祀也若謂宗廟則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則犆祭亦各廟皆祭豈有專祀文王者耶所謂七廟者安在耶不可謂立宗廟其證二也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惇宗

將禮稱秩元祀則以武王爲宗以功臣爲配而祀於明堂也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饗之左文二年傳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則配食者甚衆也兼總數世同姓異姓之鬼合食於一堂也斯豈宗廟中之事耶雖明堂宗祀有宗之名清廟有廟之名然不得稱宗廟不可謂立宗廟其證三也祭義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此即襲樂記殘闕倒亂之文而竄增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一句目樂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親要

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蓋樂記之所謂祀於明堂即大傳之所謂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送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云耳此則武王之勸諸侯於明堂而即祀三王於明堂也豈非因朝而祭乎豈得以明堂爲宗廟乎且謂不以卑臨尊則雲都組紺已久在廟中者此時祀所不及可知也豈得謂宗廟乎豈得因祭義謂教諸侯之孝而遂謂宗廟乎不可謂立宗廟其證四也至洛誥謂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入太室祼此則

洛邑新成告成於文武而祭於明堂不可以常典例之者也若常典則地官牧人充人有常職祭統君純冕立於阼君執圭瓚祼尸有常儀何必曰騂牛一何必曰入太室耶不可謂立宗廟其證五也洛邑所經營者安有宗廟耶又豈至此而始爲改正朔易犧牲耶

逸周書作雒解曰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北氏晁注曰太廟后稷二宮祖考廟也路寢王所法也明堂在國南者也英按此說非也明堂者合一

堂十二室之總名也豈明堂之外更有四宮乎禮文王及宗祀即於太廟也豈別有宗宮考宮乎爲同書謂五宮以明堂爲五宮之一不亦謬耶而注謂明堂在國南則明堂非但在太廟之外且道里遼遠也何其謬之又謬耶且何來后稷耶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

蔡傳曰用庶殷者是時殷民已遷於洛故就役之也

英按此說是也遷殷民者即作多士數月前時也所以作邑者惟四方罔攸賓當使四方之民故曰四方

民大和會亦惟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又當使庶殷故曰以庶殷攻位也於此時不先使四方民者則以此時四方民尚未至故先使庶殷也然是年遷殷民之前在成王三年作多方時先有多方暨殷之遷民矣於此不役往年多方暨殷之遷民而獨使此時所遷之庶殷者凡遷民當有役使以示薄罰多方時之民役使已在前矣故於此獨使此時所遷之民也以庶殷豈非多士之民乎

注曰言庶殷本其所由來尚書疏解曰殷亡猶稱殷者從所日志戒也紂都去洛四百里豈必朝歌之民始爲殷庶耶謂先遷殷民後作洛邑以叛民供役聖人豈疾其民而勞使之乎

英按此說非也周爲天子已二世豈有猶稱中土之民爲殷民者耶惟紂都之民故稱殷耳謂豈必朝歌何其謬耶叛民不供役豈盛世有賞無罰聖人獨於善人勞苦之耶

書集傳纂疏曰雖民爲役友民不言可知

英按此說非也下文四方民大和會始使友民於此尚不必旨豈不言耶

書纂言曰洛邑畿內之民不征其力

英按此說非也成周非京師何謂不征東遷之後始爲京師此時但爲朝會之地豈無征耶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注曰王與周公俱至疏曰三月十二日也鄭云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也

英按此說非也王不書至書有闕文而非於是日至也下文謂錫周公旅王若公如王已至洛何用錫周公若公乎洛誥謂伻來獻卜王在洛何用伻來乎

曾修書說曰基址既成周公乃觀上相之禮英按此說非也召公居三公之位亦與周公相埒周公必有事稽遲而後至豈爲相體乎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黃氏尚書說曰師衆也洛稱師王時會所至也英按此說是也卽召誥所謂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卜據此又可知王非與周公俱至也豈有俱至而獨言予至者乎

惟三月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

經句說

疏曰初基者謂初始營建基址作此新邑鄭以爲此時未作新邑而以基爲謀大不辭矣英按此說非也初基皆訓始也初基作猶言始作卜召誥謂丁巳郊戊午社丁巳十四日戊午十五日於是十六日乃始焉賦功屬役之事卽召誥所謂用書書中所載之事也召誥謂甲子周公乃朝用書甲子二十一日也書發於二十一日而起始在十六日故曰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也至其基址則召公已爲之矣何待周公卽鄭氏以基爲謀謬矣而注疏謂初造基址不

亦謬乎

地官大司徒疏曰書傳云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建侯衛者封康叔也康誥周公初基作大邑于東國洛注云岐鎬之域處五嶽之外周公爲其於政不均故東行於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四方民聞之同心來會樂卽功作效其力焉是時周公居攝四年也又召誥厥既得卜則經營之注云是時周公居攝五年若然洛邑在攝政四年初爲基址至五年乃正營之也英按此說非也東行洛邑謀爲朝會者武王

經句說

也豈成王之四年耶既謂四方來會功作效力而又謂五年正營之豈古人亦有日者之術耶采服之遠二千五百里衛服之遠三千里矣何事等閒回耶因誤以錯簡爲康誥文遂又誤以營洛爲兩年事豈非謬乎又謬耶

注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疏曰知七年之三月者以洛誥卽七年反政而言新邑營及獻卜之事與召誥參同俱爲七年此亦言作新邑又同召誥故知七年三月也書傳謂五年營成洛邑明堂位云六年朝諸

侯於明堂言六年已成洛邑而有明堂者禮記後傳所錄書伏生所造皆孔所不用英按此說非也因誤以洛誥復辟爲還政遂又誤以營洛爲第七年事不亦謬之又謬邪

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注曰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卽事於周英按此說是也然播者揚也左昭四年傳曰播於諸侯注曰播揚也見者顯示之也漢書西域傳曰或以爲欲以見彊注曰見顯示也

又郭陽傳曰見情素注曰見顯示之也百工卽五服之臣民卽四方民和卽所謂大和謂五服之臣爲彼民播揚其民和之意上達於周召二公顯示其願有事於成周也如謂播率民自大和矣又何待於率之邪

疏曰言邦見其國君焉英按此說是也召誥謂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則知此侯甸男邦采衛皆君曰

蘇氏書傳曰播民和布法也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英按此說非也周禮謂和布治未嘗謂布和也豈得以和爲法邪

書集傳纂疏曰葉氏曰列國大夫入天子之國皆曰士英按此說非也曲禮所謂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者自稱之辭曰豈史官記事之文邪

黃氏尚書說曰周禮鄉自比長至族師遂自里宰至鄙士皆士也英按此說非也百工已兼士大夫何更複言士邪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注曰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卽州牧也疏曰康誥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昭三十二年晉合諸侯城成周左傳稱命役書於諸侯此言賦功屬役出於彼也英謂據此知康誥錯簡乃洪大誥治卽此所謂乃朝用書也既以爲作邑何又以爲封國邪

蔡傳曰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英按此說非也命庶殷

侯甸男邦伯者命庶殷命侯命甸命男命邦伯也五服之民遠近不同則其役法亦不同故各有所命推役法下同而各爲命所以必用書也故謂之洪大誥治也總書命官文目安得謂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邦伯耶邦伯督帥諸侯自應有命至邦伯受書以命諸侯祗面命而已不更作書也何謂方伯以公命命耶總言侯甸男邦伯安見爲獨命邦伯耶先言庶殷終之以邦伯者以地之大小遠近爲次自小及大自近及遠庶殷爲本地數百里中之人故最先役之當重侯服甸服男服其與洛邑各有遠近其役之輕重各有差而千里次於五百里千五百里又次於千里邦伯各帥一方之諸侯其地更大大則必遠故以終言之目豈獨命之耶

疏曰康誥五服此惟三服文有詳畧目英按此說非也蓋以采衛遠在二千里外受其幣而免其役故命役之書不及之目不爲孩也之而及其來而免之者使遠方得盡爲臣之義其民得瞻王國之盛典而又使殷庶觀感而化也如其同役安得畧之耶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蔡傳曰殷民之難化猶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英按此說是也然命同而庶殷特言丕作上文既言命庶殷而此又言厥既命殷庶者蓋難必其丕作目豈史臣徒爲紀盛之辭耶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蔡傳曰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英按此說非也殷民既順於召公而位成又順於周公而丕作宜若無所復告矣然召公爲人篤實故能見信於庶殷

而役之即從若周公之德淵深故管叔且疑之而遷洛之故每不知自怨當其用書以役之憂憂其難矣而庶殷乃能丕作者當時四方諸侯咸在四方之民樂事庶殷亦在勢所不得不然目其怨望之氣終不能因此作邑而遂爲之盡泯也況常人情隨境遷有君子近而臨之則勉於爲善君子遠去而非心復萌矣周公又憂之故乘此叶化之機而利導之其目初于新邑洛則知非甫遷之日也下文曰昔朕來自奄則非多方之日也曰今朕作大邑則未遠於丕作之

日也曰宅爾邑繼爾居則其身已安之日也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我其敢求位無我怨非予罪則其心猶未平也曰今予惟不爾殺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則革面而不能滌慮也而謂明年始告不亦晚乎

金氏書注曰周公以三月乙卯至新邑甲子以書命庶殷所謂初于新邑洛也以書命庶殷而多士自爲一書、英按此說非也國家教民用民各有大體亦各有其時役書之命與多士之命豈有一時並發者耶豈有此政體耶

肆予敬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

注曰憐愍汝故徙教汝、蔡傳曰敢求爾於天邑商而遷之於洛者以冀率德改行焉予惟循商故事矜憐於爾、英按此說非也求爾于天邑商猶云選賢於國邑中耳曰求曰天者以敬賢而言之者也不意如此大都而竟無賢可得予惟有原其故而憐憫之而已予豈有不求賢之罪乎言此以起下比事臣我僕服奔走臣我之故也並未及徙教之意徙教之意尚在下文豈在此耶遷民豈商故事耶

疏曰鄭云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王肅云言商今爲我之天邑二者雖異皆以爲殷舊都言未遷之時往求遷後有德用之必矣、英按此說必用是也天邑非也多方先言大賚謀介而後言此日之離逖多士先言用德而後言此日之遐逖豈非先賞而後罰二篇無異乎周未嘗都於殷何謂商今爲我之天邑耶

今予惟不汝殺予惟時命有申

注曰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英按此說是也下文致天之罰于爾躬即所謂刑殺也將言罰爾躬故先言不殺謂今猶可宥而既已宥之矣後此不能再宥也多方無不汝殺罰爾躬之語而多士獨有之知多士之罪甚於多方也作誥之時與遷時相去二三月矣而猶謂今者對昔來自奄遷多方時而言耳

疏曰不欲於汝刑殺、英按此說是也蓋刑皆可謂之殺不必死罪自秦漢以下皆訓殺死耳

蔡傳曰以自奄之命爲初命則此命爲申命、英按此說非也多士之人非即多方之人安得以自奄之命

爲初命周公之於殷民豈前此二無所告戒乎此稱命有申不亦宜乎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蔡傳曰吳氏曰方遷殷民於洛之時成周未作其曰昔朕來自奄移爾遐逖遷民之初也今朕作大邑于茲洛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愚謂周公黜殷之後即遷於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始焉此多士之所以作也英按此說遷民而後作洛

是也黜殷後非也黜殷之時未遽遷殷民也先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之遷焉在成王之三年也三年遷多方士暨殷多士於洛五年又專遷殷多士於洛蓋前年殷民之免於遷者怙惡不悛故又遷之也是年適有作邑之事遷之而後役使之役使之而後作多士以戒教之故多士之誥在洛邑庶殷丕作之後而多士之遷則在召公相宅之前當必在是年之正三月閏正亟其乘屋之時也而吳氏謂昔朕來自奄遷民之初蔡氏謂黜殷之後即遷於洛殆皆誤以黜殷

之遷在成王三年歟三年至五年相去三載矣豈有遷民於三載之前而作誥教民於三載之後者耶

呂氏書說曰爲四方諸侯罔有賓禮之地亦惟多士所服事奔走臣我周家進於濟濟之盛非居洛不可也英按此說是也明堂朝會之地禮義之所興也使庶殷觀感而化又何難乎然則營洛正意在朝會何必遷都是亦足爲營洛非遷都之一證也

書集傳或問曰殷民之當遷者其丁壯即於此時與四方之民同趨赴工而後留居於洛袁氏曰遷在洛邑既成之後經始時發從役要他親見區處凡事利便焉其心服而從之也輕英按此說非也可與樂成難與圖始從役時豈能即知凡事利便耶遷而役之一罰百既遣役於四百里之外而又遷之是再罰也反不怨耶

尚書後案曰釋文馬曰賓卽也案馬以賓與擯同蔵國趙策云六國從親以擯秦史記蘇秦傳作賓秦又六國表云秦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賓擯通也英按此說非也成王之時雖不營洛亦自遐邇畢

至鎬京但不如新邑之規模大道里均耳豈不作成周四方之民遂攜卻而不來耶

子惟時其遷居西爾

蔡傳曰時指上文殷大戾而言謂惟是之故所以遷居西爾 英按此說是也上文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者言爾產於紂都天然就此惡俗故不能各正性命王又鄭重其辭而告之曰我爲是之故使爾遷而居於西也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楚大夫欲其子之齊語也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

不可得矣故雖殷多士之惡甚於多方士然殷民之惡有可原故於多方反覆詰問何故爲惡而於殷民則原其惡有所出而歎爲天命耳

疏曰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爲居西 英按此說是也詩乃眷西顧率西水滸我心西悲無一爲正向西者耳

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

書纂言曰是惟天命如此不可違逆我順天命不敢有後後猶緩也 英按此說是也遷之使近雖王者之敎然必罰之以離逖故上而後可敎是則命也王者奉行天命無有可違若緩而後之卽是違命也民不知天命必有怨上之心至使之供役而能丕作其怨亦泯矣而周公反爲釋其隱者知其民志之已定而乃爲之作其自新之氣也因而利導之則易從也故下文又言往日求賢亦屬天命以啓下文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之意耳

注曰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 英按此說非也旣不違命豈有再誅亦何待於告之耶

子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

疏曰退者退朝也周洛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而行新政也 英按此說是也洛邑爲成周故謂之周上文曰伻來以圖及獻卜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則周公在洛王在宗周可知也而未有王至洛之文則所謂卽辟於周謂行政於周可知也下文曰孺子來相宅亂爲四方新辟正承此卽辟于周而言耳

蔡傳曰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舍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於

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卽欲歸居於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英按此說非也、營洛邑者、取其居天下之中、施政於四方、則四達皆均、而無阻遠難化之風土矣、故將於此建明堂以出政、則不得不治其城郭閭巷以成大邑、故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也、豈其欲遷居耶、遷居者國事之最大、非不得已、豈易出此、周之王也、興於岐豐而成於鎬京、子孫帝王萬世治民之業也、大雅下武篇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詩之言

如此、曾是武王崩不數年、而嗣王遽爲遷都耶、平王之遷、後世猶有議者、況成王何故而遷耶、以會同行政之地爲遷都、其謬一也、既欲遷都、亦必君臣計議已定、乃爲興作、豈有新邑已成、而成王方始見未欲舍鎬京之意者耶、其周公之不謀於少主而擅作之耶、抑成王不敢顯言而默觀其擅作而自卒不遷耶、何當時君臣之輕視民力、妄以用之、而仍委於無用耶、且前此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矣、其非告於文王之廟耶、告則告其將作新邑、而抑告其終不遷耶、又豈成王始與周召協謀而後乃獨自悔者耶、謂爲遷都、其謬二也、多士曰、予惟四方罔攸賓、則豈有以賓故而遷居者耶、謂爲遷居、其謬三也、召誥曰、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惟恭奉幣、如欲遷居、則庶邦冢君宜俟既遷之後、乃爲朝會、而後有幣、豈有不待成王之遷、而遽委物而去者乎、其侯甸男邦采衛、用幣於四方大和會之日、則事在作邑而非遷居矣、謂爲遷居、其謬四也、周指洛邑、卽辟于周者、卽洛邑明堂之君位也、謂爲成王自居鎬京之君位、而使周公居

洛、不又謬耶、僞孔氏但爲遷都之說、則周公將使成王爲東王而己乃得爲西王也、蔡氏又益之以留洛之說、則成王隱使周公暫爲七年之東王、而己猶不失爲鎬京之共主也、將使諸侯朝覲者不之鎬而之洛、訟獄者不之鎬而之洛、耶抑無所事而但治所遷之多士耶、成王德性未能堅定、以親賢敬大臣爲急、先務、周公豈可留洛耶、

注曰、命立公後、公當留佑我、英按此說是也、魯國之封、在武王之初年、而乃至此時、而伯禽尚未就封者、

虞其國而留以待周公之往也伯禽之年雖已壯而可以就國然若伯禽既攝位而周公乃後至而君其國則於禮不順故周公未暇治魯而伯禽未正爲周公後也乃周公之輔成王政治成而禮樂興可以就國矣然周公不欲離成王以去欲退老以教成王故曰須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成王則更欲周公之輔其政故曰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既欲留周公於鎬京不得不命伯禽爲周公後以治魯矣故曰命公後也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

啓爾宇在斯時耳

尚書廣聽錄曰公羊傳曰周公何以稱太廟於魯封魯公以爲周公後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也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也此命公後之據也左傳曰命以伯禽伯禽誥名即下文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之義也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此誥辭也 英按此說是也周公此定就封矣而自願留教成王成王亦欲留周公輔政則勢不得不命伯禽也不命伯禽豈不虛武王之封乎

亂爲四輔

注曰治之爲我四維之輔 疏曰文王世子云設四輔謂設衆官爲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無不統故一人爲四輔 英按此說非也文王世子曰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四輔在三公之前而三公曰及則四輔非衆官也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其卿其祿視次國之君文王世子謂不必備唯其人則尚書大傳之所謂疑承輔弼殆即文王世子之所謂四輔亦即師保之兼官也周公固已爲太師矣而於此有助成王德之意故成王將使周公又兼四輔也文王世子以太子言故但謂道德洛誥以天子言故謂誕保文武受民有治平之責不唯教之以修其身而已也然非四輔親理四方庶政也教其若何治平即爲誕保耳謂設衆官而周公統之則周公久已然

矣何待於留公之日耶

尚書後案曰傳曰爲我四維之輔疏曰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校大戴禮保傅篇云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愼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成王中立聽朝四聖維之疏非英校此說尤非也禮運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禮運之文合弔祭及平居而渾言之原甚叢雜而大戴記既襲王中之語又襲後史之語又襲樂記召公右之語又謬改伏氏大傳前疑左輔爲前道左充不祇見其陋乎疏固誤引管子而後案乃引此以證毋乃謬之又謬邪

尚書廣聽錄曰四輔二字見於天文歷文王世子謂設四輔及三公者卽太師太保之任蓋是時召公爲太保成王將欲進周公家宰而爲太師故爲是言乃蔡氏謂豐鎬是三輔加東都卽是四輔英校此說卽師保是也將進非也大明篇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則伐紂之日太公已爲太師而兼司馬矣至洛邑既成之年周公以王室至親欲去而明農則太公必已歿或致仕矣若太公猶爲太師於朝周公安得言去乎如以爲治定功成何視己功重視人功輕乎太公必歿或致仕則太師之位非周公而誰乎啓金縢書之日金縢曰二公及王乃問諸史則太公猶在也東征將歸之日九罭篇曰我覯之子袞衣繡裳王制曰制三公一命袞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周公於將歸之日已有袞衣之賜則踰八命驚冕而上之不止於三公之貴矣蓋周公之爲太師在此時也或太公猶在而周公以太傅加一命爲九命賜袞也至於欲去而明農之日太公必非猶爲太師而周公爲太師矣何待亂爲四輔一語將進爲太師乎蔡傳但云治爲宗周之四輔漢三輔本諸此何嘗謂豐鎬是三輔加東都卽四輔耶西河鹵莽加是歟

予往已

蔡傳曰成王欲自往歸宗周英按此說非也上文曰伻來以圖及獻卜以君所爲主而言來也曰伻來來視予卜實來也曰汝往敬哉周公反以王之來洛爲往者亦以君所爲主也下文曰王命予來與伻來以圖及獻卜之來同也曰孺子來相宅不謂往而謂來者洛邑惟王之土其宅惟王之宮如謂往相宅則宅非王有矣故變文言來也曰伻來毖殷不謂往而謂來者殷亦惟王之殷如謂往毖殷則殷非王有矣故

與來相宅之來同也乃成王在鎬荅周公於洛曰予往已者實往也與伻來來視予卜相同也與汝往敬哉正同也其不從伻來以圖及獻卜王命予來之例者臣以君所爲主君則不以臣之在爲主故不謂來者人君之辭也其不從來相宅伻來毖殷之例者鎬洛雖皆王土然成王見今在鎬則以見在爲主也成王自謂予往此即成王在鎬周公在洛之一證也若周公在鎬成王在洛則當曰予還已曰予來已豈有反謂予往者耶豈有以京師之地武王之都成王宮室祖廟之攸宇而謂往者耶謂往歸宗周何其謬耶

戊辰

注曰十二月晦日疏曰知晦日者此歲入戊午部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朔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朔四月甲戌朔五月癸卯朔六月癸酉朔七月壬寅朔八月壬申朔九月辛丑朔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十月庚子朔十一月庚午朔十二月己亥朔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也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也英按此說非也下文曰在十有二月則戊辰爲十二月之日可知然在十二月之朔日也非十二月之晦日也召誥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則戊王五年之二月二十日爲乙未又曰三月惟丙午朏又曰越三日戊申又曰越三日庚戌又曰越五日甲寅又曰若翼日乙卯又曰越三日丁巳越翼日戊午越七日甲子則成王五年之三月初三日爲丙午初五日爲戊申初七日爲庚戌十一日爲甲寅十二日爲乙卯十四日爲丁巳十五日爲戊午二十一日爲甲子也二十一日爲甲子則戊辰在三月之二十五

曰矣是歲當閏左文元年傳曰歸餘於終則閏必在歲杪矣自三月至十一月凡遇小餘者六大餘者三則戊辰在十二月之朔日也十二月爲大餘晦日丁酉明日爲閏月戊戌朔此皆成王五年之月日也若謂晦日則下文曰烝祭歲王命周公後則豈有宅新邑特祭文武而可用晦日耶命周公後而可用晦日耶既不歸餘於終又誤匀月餘大小遂以戊辰爲晦日耶

尚書後案曰傳以戊辰爲十二月晦者據劉歆以召誥洛誥爲一年事就召誥三月丙午朏推之於中隔一閏月則戊辰適當十二月晦但古歷歸餘於終閏月皆在十二月後閏九月非況據伏生大傳召誥實在居攝五年洛誥在七年合爲一事亦非若以五年三月丙午朏推之至七年十二月必有一閏有閏則七年十二月不得有戊辰今戊辰烝祭自是十二月日故鄭據此而於召誥二月三月謂當爲一月二月惟召誥三月改爲二月從二月丙午朏推至七年十二月方有戊辰鄭注精密傳疏皆非英按此說尤

非也劉氏謂閏九月者原但據三統歷算法推衍其道以積算爲長意不及於古制豈不知左氏言歸餘於終而師法不可改後案非之毋乃自謬乎且劉氏以召誥洛誥爲一年事者卽本於召誥洛誥二篇之文也洛誥曰予惟乙卯卽承召誥若翼日乙卯之文也洛誥曰王在新邑召誥亦曰宅新邑也則召誥洛誥非一年事乎若非一年則洛誥當謂昔予乙卯召誥何遽謂宅新邑乎伏氏大傳但謂七年致政何曾謂七年作洛誥乎無而爲有可乎鄭氏之所以爲注年者祇因誤解朕復子明辟之語耳豈可從之以爲據乎從此誤以謬推之於前自不得不改召誥之二月爲一月三月爲二月矣豈非謬之又謬者耶謂洛誥在七年而與召誥之二月三月不合此卽洛誥非七年之一證也鄭氏於斯猶不悟而至於改經正其偶疏耳而乃亦謂精密耶

王在新邑

尚書後案曰傳曰成王以戊辰晦日到按經言王在則王到已非一日特未見於文耳乃解爲王到到與

在異傳何據而知王以戊辰到卯經言戊辰烝祭傳必以戊辰爲晦爲王到而烝祭在明月正月則祭以何日卯王到猶日祭祀大典反不日卯英按此說是也不書王至者史官之闕文也而言王在新邑者祇謂其時恰遇大烝之年本當祭文武及功臣於明堂耳若非祭時則春官大宗伯賈氏疏謂天子命臣不在祭時當特爲祭命之也而以在爲到祭必先齋既不可謂到日卯祭而又謂十二月晦日到則祭必在正月矣何以下文曰在十有二月卯月既謂之在則

必非初到矣何得謂戊辰日到卯

在十有二月

尚書後案曰自戊辰烝祭以上皆十二月以前事英按此說尤非也後案鄭氏於上文烝祭歲謂歲者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鄭氏以歲爲歲首之歲謂是成王之元年正月朔日則必移下文十有二月四字於烝祭之下歲字之上而後可則必於作冊逸誥之下有在月正元日五字而後可則必於歲字之下文王騂牛一之上有王卽政享禮畢之文而後可而徒以一歲字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經史有此文法耶而下文有在十有二月五字將何以解之卯後案於此亦難通而強謂烝祭以上皆十二月以前事豈非遁辭耶

注曰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英按此說尤非也十二月者成王五年之十二月也在者因烝而祭告命後皆在此月也經有在十有二月五字卽可爲歲非元年歲首之一證也僞孔氏依鄭氏王氏攝政七年之說而不可通乃爲盡此月之說則豈有既言元年

之事又復言前年之事耶在字將何以解之耶

尚書後案曰傳謂十二月晦日到則祭以何日若用正月則夏仲月也豈可行烝祭之禮乎春秋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公羊傳云譏亟也何休注曰亟數也十二月巳烝今復烝也若以夏仲冬烝則正公羊所譏矣疏乃強謂冬祭必用仲月據大司馬仲冬大閱享烝爲證豈知彼注謂月令季秋祭禽之事本非大烝之祭耶英按此說是也十有二月者成王五年建亥之月也非建丑之十二月也如鄭氏正月之說及

世本作冬之說皆以十有二月建子之月邵氏
周書之中安得有夏正之月日邵然來何不覺然氏
之說固明於注疏之謬邵月令所謂季秋大司
馬之所謂作冬皆建戌之月也大司馬曰教鼓鐸
于郊人皆聞以旨字況致會鼓鐸于郊者乃是朝於建
戌月祭會八因方人皆會以言字況者則人皆作冬
以爲來月建子之月言字況之用也謂非冬祭天亦
[illegible]

西伯戡黎
文王受命
上帝既命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
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
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以台正于四方余恐德弗類茲故弗言
言乃雍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太甲顛覆湯之典刑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
放太甲于桐
王徂桐宮居憂
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
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亳

吳邑吳英學
男志忠校字

西伯戡黎

說文解字第六曰𨛭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商書西伯戡𨛭英謂據此知商書之黎在紂王畿之地也西漢時有徵歟抑以春秋傳之黎地知之歟左宣十五年傳曰伯宗曰狄有五罪弃仲章而奪黎氏地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泣

黎侯而還晉人之復黎殆以仲章之故然此黎之國非復西伯所戡之國而此黎之地則猶是西伯所戡之地也呂氏春秋愼大覽篇曰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轝封帝堯之後于黎蓋周滅黎而以其地封堯後仍名黎國也然則潞滅晉復之黎即武王所封之堯後歟而潞即上黨地也許氏謂戡黎之黎在上黨其以此歟既以黎爲上黨地則戡黎固在王畿之地矣而文王所伐者爲紂之畿內國也篇中祖伊之言極其危迫則謂黎爲王畿內之國其情正相合也至於紂

之畿內國而爲西伯所戡其必有故蓋在以有二服事之外又見服事之一端歟

方輿紀要曰山西潞安府東至河南彰德府三百里南至澤州一百九十里西至平陽府三百九十里北至遼州二百四十里禹貢冀州地商周時爲黎國後爲赤狄潞子國秦置上黨郡後周兼置潞州隋郡廢州存煬帝復曰上黨郡唐復曰潞州今爲潞安府黎亭在府西南三十五里黎侯嶺上相傳黎侯所築應劭曰黎亭黎侯國也潞城縣在府東北四十里東至

黎城縣七十里春秋時潞子嬰兒國漢置潞縣屬上黨郡潞城在縣東北四十里微子城在縣東北十五里紂都朝歌潞在畿內微子蓋食采於此也黎城縣在府東北百十里又東北至河南涉縣八十里古黎侯國漢潞縣地黎侯城在縣東北十八里春秋荀林父滅潞立黎侯而還志以爲即此城也又有故黎城在縣西北十里英謂據此知戡黎在紂畿內之地也顧黎城縣既在潞安府東北黎侯城又在黎城縣東北則黎在潞之東北也而何以黎城縣東北又有潞

城耶且何以黎城縣之西北又有故黎城潞安府之西南又有黎亭黎侯嶺應氏以黎亭爲黎侯國何其黎國之多耶大抵古地理書據事實紀原不辨土俗之傳會明經者非古地理無以考其蹟然正未可固執耳

疏曰鄭云入紂畿內英按此說是也方輿紀要曰武乙徙朝歌今北直大名府濬縣西七十里廢衛縣據此知黎與紂都俱在冀州地故戡黎之黎不以爲上黨壺關之地則已如以爲上黨非畿內而何如謂非

畿內則諸侯自相侵伐何以祖伊有訖我殷命之語然則謂入紂畿內無論古蹟即以經文按其情亦正合也但文王當時所以得入畿內戡黎者必非徒以黎之無道也蓋必黎侯強弗而紂使文王帥畿內之兵伐之也文王爲紂所信而紂之惡黨廉來之輩意文王往必僨軍不意文王所至無敵邳廉來輩亦震駭矣咸知文王於此若歸而整兵東窩紂黨雖多難與敵矣故曰西伯既戡黎也但紂黨不敢言而祖伊言之故曰祖伊恐奔告于王也故不曰伐又不曰滅

而獨曰戡也故祖伊不必言戡黎之事不必言戡黎之人而但言天命民情也故紂無怒辭亦無復他語而但歸於有命也戰國策謂文王嘗爲紂之三公戡黎在此時歟或西伯入朝之時歟史記黎作耆伏氏大傳謂西伯既戡耆紂囚之牖里然而其下又有怪獸美女之文則并其囚牖里之由亦不如戰國策之足信矣然則紂謂我有命在天固知文王不來伐殷者歟

傳曰近王圻之諸侯在上黨東北疏曰紂都朝歌王圻千里黎在朝歌之西故爲近王圻之諸侯鄭云天紂圻內文王猶尚事紂不可伐其圻內所言圻內亦無文也英按此說非也近王圻者不在圻內也而疏乃合糊於其閒然文王終守臣節雖入圻內亦必是君令臣行之事文王苟不能終守臣節雖所伐在圻外亦可以蓄異志何必合糊於其閒邪

疏曰鄭元云西伯問文王也時國於岐豐爲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伯王肅云王者中分天下爲二公總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爲西伯黎侯無

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文王率諸侯以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也論語稱文王三分有二豈獨一州牧乎且言西伯對東爲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英按此說非也西伯固似二伯之稱非止於一州牧者也然屈子天問篇但云秉鞭作牧史記但云紂命得專行征伐而未聞西伯爲二伯也王氏以西伯爲二伯者祇以文王不得伐畿內國而黎又非雍州地故強以黎爲畿外國惟二伯得伐之耳然以文王時之天下而中分之黎實在東亦非西伯之所得伐也況若謂畿外終近畿矣即東伯亦不得擅伐之豈如遠方之國可以專征先發後聞者耶且三分有二以民心言之詩文王作六州牧耶

語類曰西伯戡黎便是這箇事難斷觀戡黎大故逼近紂都了豈有諸侯而敢稱兵於天子之都乎看來文王祇是不伐紂耳其他事亦都做了如伐崇戡黎之類韓退之拘幽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伊川以爲此說出文王心來嘗疑這箇說得太過據當日事勢觀之恐不如此若說文王終守臣節何故伐崇

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護文王殊不知孔子祇是說不伐紂耳嘗見雜說云紂殺九侯鄂侯爭之強并醢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譖之曰西伯欲叛紂怒因之羑里西伯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者乎這般說得平　英　按此朱子說疑非也孔子之稱文王不惟稱其德而且曰至德不惟謂周之德可謂至矣而且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聖心之深契於文王者焉何如乎孔子之述其行不惟謂猶臣於殷

而且曰以服事殷曰事者有爲臣之勞而非空存臣名也曰服者有方伯之職而非惟安靜於岐豐也曰以者以此三分有二之民心爲服事之資而非直不用有二之衆以伐紂也贊美之有實徵也如此則文王之行事合於孔子之心者爲何如乎假使文王單不伐紂他事都做則是文王於人則出其力以事殷於己則伐紂之外無不爲何以稱至德大學引孔子之言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若文王單不伐紂何足爲止於敬苟文王無實而孔子虛辭又何以爲孔子孟子謂舜生於諸馮文王生於岐周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此其所謂行乎中國者豈獨行政於天下云爾乎舜之所以事堯文王之所以事紂斯爲所行之大者也而豈有不事異而理同者乎若伐紂之外都故何以謂之若合符節其揆一也乎中庸謂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嗚呼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若伐紂外都做而可謂純亦不已乎詩書之作也皆重於治人行政俾後王知師文王故不及言文王之爲人臣孔子本詩書之旨以發其所未發而文王之終守臣節乃顯但詩書之言漢唐諸儒或未盡得其旨耳既未盡得於詩書之旨豈可反疑孔子之言乎然而黎固紂畿內之國也西伯之所戡者固天子之內諸侯也而此篇爲今文也篇中祖伊之言若是其危急也而漢人又有受命九年而崩之語古文又有子小子其承厥志之語朱子所以疑之歟顧亦思紂

固帥天下以暴者也可以稱兵以犯圻內邘紂雖昏德然勇夫重閉王公設險申畫郊圻愼固封守則紂亦知也無論後日殷將咎周卽此日之問師何從而得入畿內之地以戡黎國邘眞所謂天上下將軍邘若謂紂之彊吏不爲紂捍禦而聽文王如入無人之境則文王非三分有二而十分有九也他日武王何必滅國五十邘矢于牧野豈尚有殷商之旅其會如林邘此其戡黎之出於紂命使文王帥畿內之兵戡之可知也故祖伊恐而紂坦然也戰國策曰文王紂

之三公也然則紂使文王戡黎不足爲異祖伊祇以畿內之民亦順於文王故危懼也豈可誤爲文王不必終守臣節邘若夫擬文王之言雜書謂君有不明韓子謂天王聖明非太過也韓子所擬者古樂府琴操也凡詩之道志不可有過實而辭不嫌於過實三百篇中亦然古樂府何獨不然故程子直謂說出文王心朱子何以辭害志歟

序曰殷始咎周周人乘黎 英按此說非也紂黨廉來之輩以文王之仁妨嫉己之不仁故咎周咎卽左桓

十八年無所歸咎僖廿二年國人皆咎公之咎也咎周已久戡黎正因廉來輩咎周耳然紂能知文王之必不叛己故信文王而文王得服事殷文王戡黎正是紂之信文王處乃序書者以爲文王何以戡黎殆如鄭風序謂文公惡高克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者也然戡黎亦必帥圻內之師而非岐周之士卒也安得稱周人邘

鄱陽董氏 鼎 書傳輯錄朱子語曰問西伯戡黎舊說西伯指文王惟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隆以爲武王吳才老亦曰乘黎恐是伐紂時事非文王也文王征伐未必迫近於畿甸然史記又謂文王得專征伐故伐之二說孰是曰此等無證據可且闕之 英 謂據此知戡黎爲武王之說起於宋也宋儒誤以武王爲十三年而後伐紂故以爲武王然武王於免喪之年卽伐紂更何暇戡黎邘

周氏疑辨錄曰祖伊言曰天訖殷命曰殷之卽喪與下篇微子言殷將淪喪同意是天命將絕之日非文王時以戡黎爲武王者是至若臨川吳氏言周師戡

黎而遂乘勝以進紂都則不然紂都在今河南衛輝府黎在紂都西北三百餘里卽今山西潞州武成言師逾孟津陳于商郊則由今孟津縣涉泗河以進商郊安在其由戡黎以進紂都也英按此說武王時非也非乘勝是也西伯戡黎微子二篇皆在文王時作非武王時書也祖伊之警紂惟在文王方盛故猶有望於紂或可延商祚也若至文王既歿之後而始直言極諫何濟於事乎微子篇微箕之言亦於文王時卽知之故爲仁也若至武王時而始相引決何其見

之晚乎武王之伐殷於免喪之年之建亥月戊子日起師於建子月戊午日度孟津建丑月癸亥日至牧野見於國語及漢書年月路道俱歷歷若於其間添戡黎一事則年月道路俱不合矣安得謂乘戡黎以進紂都耶

竹書紀年曰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黃氏尚書說曰薛士龍曰秦誓觀政乃乘黎也黎與紂同惡武王聲其罪而伐之以諫紂此所謂觀政竹書統箋曰大全引朱子語問史記謂文王敗耆國耆卽黎也吳才老言戡黎是伐紂時事未知孰是曰無證據姑且闕之今按竹書帝辛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則戡黎者武王無疑英按此說尤非也文王義不伐紂至武王卽位之日天命民情兩相急迫亦何暇爲戡黎之師以爲觀政耶且若使伐紂之七八年前兵犯王畿而安然七八年無事則紂亦何惡之能爲而必滅之耶薛氏觀政之說可謂謬之又謬矣至於吳氏謂伐紂時事則與武王行師之日月道路俱不相合而竹書紀年但知文

王不得伐畿內國故以史記載祖伊恐告事爲誤又但知謂伐紂時事者未確故以謂戡黎卽觀政爲得之然殊未知泰誓之爲僞古文而觀政于商爲謬說又未知史記未誤而宋儒謂戡黎卽觀政之尤爲謬說也於是遂置戡黎於紂辛四十六年曰西伯發伐黎此其爲宋元以後之人有此敗露之筆豈不顯然也後人方且謂前人未見竹書紀年故無證據又謂紀年大有功何其指畫餅而告飽耶

浚儀王氏應麟困學紀聞曰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

力河朔險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邇王畿、黎亡則商震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禦、周以商墟封衞、狄人迫逐黎侯、衞爲方伯連帥不能救、衞終爲狄所滅、衞之亡、猶商之亡也、秦拔上黨而韓趙危、唐平澤潞而三鎭服、形勢其可忽哉、英按此說尤非也、祖伊所恐者在罔弗欲喪之民情耳、豈眞恐西伯哉、在德不在險、地雖要害、與奔告之情無涉、況卽借以形勢險要言之、則春秋傳謂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鄭之厚君之薄也、然則黎亡、亦惟紂得尺土耳、於周人何利、

周豈能遠隔數百里以踞有黎地耶、豈王氏誤以三分有二爲實有其地者歟、紂以淫虐亡國、而委云失險何以有此助紂之語邪、

文王受命

馮山公景解春集文鈔曰、史記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或曰文王至德、其稱王何也、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而周受命維新、六州四十國之君皆來歸附、雖欲無王得乎、故曰王者往也、皇矣詩曰萬邦之方、下民之王、有聲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周頌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史記受命稱王本此、棫樸詩曰辟王、曰周王、曰勉勉我王、且以壽考作人言之、其作於耄年受命之時可知、或曰以後人追賦前事、曰不然、靈臺之詩一則曰王在、再則曰王在、豈追賦也哉、且不觀武王之稱文王乎、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非追稱也、英按此說非也、大明篇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此渾稱商之無道如武乙也、非獨指紂也、此篇明明在下赫赫在上、猶皇矣篇謂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也、天難諶斯、不易維王、猶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也、天位殷適二句猶維此二國四句也、勢仲氏任至篤生武王、猶上帝耆之至施于孫子也、若使天位殷適指紂、則下文何以援摯仲氏任邰、且謂文王稱王以詩爲證、則此篇有乃及王季句、豈王季已自僭稱王邰、又如謂天位殷適爲指紂、則下文天監在下、有命既集之下、何以卽援云文王初載天作之合、文王嘉止、大邦有子、當文王好逑之日、紂尚未主耳、或初生耳、而詩已言有命既集、然則上文使不挾四方、安得謂指紂邪、由是而言、則凡詩之言命、曰

其命維新曰文王受命曰昊天有成命皆所以命文王行王道非命文王稱王也凡詩之言王曰下民之王曰濟濟辟王勉勉我王問王于邁問王壽考曰王在靈囿王在靈沼皆詩人稱贊先世之辭與文王在上議刑文王生此文王文王嘉止正同也如謂非詩人稱先之辭則文王在上議刑文王亦可謂文王未殁邪生此文王豈文王溺稱時已稱王耶文王嘉止豈文王未娶時已稱王耶孟子但謂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

未嘗謂民謂其臺曰王之靈臺謂其沼曰王之靈沼也與詩言王在靈囿王在靈沼固自別也迨及後世詩人詠文王之與民同樂曰王在靈囿王在靈沼詩人在武王成王時矣非文王時民閒所作亦非詩人述當時民閒之語也則與當時之但謂靈未謂王者又自別也而乃謂于來之民一則曰王再則曰王何其以各人各言者欲傅會而一之耶甚至引文王世子君王之文君王之稱春秋時乃有也子稱父君王不恭也夢帝與齒至妄語也曾何足挂齒而引以爲證耶

上帝既命

解春集曰西伯受命稱王見於詩書周易大雅曰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問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猶謂文王不受命乎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文王伐密崇邁六師擅決平作豐邑祭用圭璧學建辟廱其治岐九一世祿發政施仁何一非王者事造舟爲梁祼將于京是類是禡靈臺靈囿皆是天子之禮猶爲不改法度乎易大象辭凡言后爲武言先王爲文比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則詩言文王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四方攸同皇王維辟也觀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則文之綱紀四方咸和萬民壽考作人譬髦斯士也噬嗑曰先王以明罰敕法則文之明德慎罰也无妄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則文之惠鮮恤保騶虞澤被昆蟲仁及草木也渙曰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則文之昭事上帝惠于宗宮肅肅在廟也孟子言明堂王者之堂以文王治

岐行王政當之而升之六四爻辭曰王用享于岐山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詩云王赫斯怒皆不稱謚蓋生名之而猶謂文王不稱王乎殷本紀曰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無遽稱文王以庶邦惟正之供則既統其君附其國且貢賦其土地矣有不得不殊位號之勢易緯云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于天下洵不誣也英按此說尤非也文王篇雖詠文王然其謂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上承商之孫子其麗不億豈是言文王時耶又下謂祼將于京豈是文王時殷士已來祼將耶太明篇謂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下即接纘女維莘長子維行則此時紂與文王俱未即位豈是言受命稱王耶有聲篇謂文王受命作此武功康誥謂文王用肇造我區夏文王爲方伯安得不有武功孔子亦自謂天生德於予何獨疑文王之受天命孔子亦自謂吾其爲東周乎何獨疑文王之肇造區夏耶又謂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武王以善歸親也如眞謂文王受命亦思文王殪殷有是事耶棫樸篇六師及之謂友邦會伐之師豈可即謂作六師皇矣篇虞芮

質厥成二國自化文王未嘗受成豈可即謂擅決乎至於立廟建學作邑作囿惠于宗宮肅肅在廟惠鮮懷保發政施仁綱紀四方壽考作人譽髦斯士明德慎罰軍中類禡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此凡諸侯有國誰不宜然而謂受命稱王則然耶孔子謂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惟取民之制其所因而非損益者也則文王九一商先王舊政耳以孟子謂其實皆什一也而可知也若九一非即什一則治岐較商政反覺多取故孟子所言治渠張氏買田畫井朱子引載其事於聖經注下而未聞宋史謂張某變禮也何以謂文王改法度耶及周有天下損益殷禮如天子曰辟雝諸侯曰泮宮天子造舟諸侯方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此乃周制非商制也孟子謂民謂其臺曰靈臺即商未有靈臺之名之一證也猶太王乃立皋門皋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周有天下遂以皋

門應門爲天子之門也實不過以商之用於諸侯者改爲惟天子得用故爲損益耳如以辟雝靈臺造舟爲帝制自爲則豈公劉之徹田太王之皋門應門公劉太王已自受命稱王改法度耶王制謂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而謂文王伐密崇用圭瓚豈未知王制多殷禮耶大明昭事上帝上文曰小心翼翼下文曰厥德不回則與孟子謂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正同而引爲卽易象先王以享于帝立廟何其不倫耶皇矣王赫斯怒上

文曰帝謂文王下文曰帝謂文王若王不稱謚遂謂生名則帝不稱上又何說耶升之爻辭曰王用亨于岐山此爻在六四正應文王之臣位岐山之地正在文王之侯國此固文王終守臣節未嘗受命稱王之一證矣豈可因後人追稱之號而反誣以僭王耶無逸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爲方伯故但有庶邦之供與下文今嗣王以萬民惟正之供正自有別蔡傳謂春秋貢于霸主者班班可見是也豈得謂貢賦其土也豈得謂不得不殊位號耶至於易象之言先王后皆概舉前古聖王賢君也復象謂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既言先王又言后者后對商旅謂邦君也以字統下兩不字也若謂先王屬文后屬武是文王未歿時早以太子稱后也豈易名周易而遂以易爲周王一代之書耶

解春集曰文王至德終身事殷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乎曰祖伊言天既訖我殷命微子言殷其淪喪舉朝上下無不知紂必亡紂雖自言有命而亦不禁文王之王已曰天信有二日乎曰文王雖受命稱王而二王並立是爭也文王於是極其率畔事殷之盛心而尊而隆之爲帝泰與歸妹之六五一則曰帝乙再則曰帝乙乙紂之父帝其父有不帝其所立之子乎周語祭公謀父云商王帝辛商則其王也辛則其帝也孰帝之文王帝之也今之王古之帝也文王以六州四十國庶邦冢君百工不釋之故不得不王聊以順人心承天意自王其國非有加於商也終不失臣節以歿其身可不謂之至德歟不惟文王湯伐桀卽稱王把鉞作湯誓曰吾武甚號曰武王曰此亦史記之

言不足信曰商頌武王載旆亦不信乎帝王世紀云文王卽位之四十二年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稱王必改元改元必制正朔無可疑者曰制正朔經無明文曰周易六十四卦中僅一言月數然已確乎周正臨卦曰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自復卦一陽之月至於遯卦二陰之月夏正六月也而文王曰八月非改正而何英按此說尤非也周本紀曰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史記志疑曰歷稽經傳無稱三王爲帝者史公之說奚據何以夏殷三代無不號之爲帝

可知其妄加之矣或曰周易尚書屢稱帝乙故謂夏殷稱帝曰不然帝乙乃其名不得錯認爲號魏崔鴻十六國春秋西秦乞伏熾磐有折衝將軍信帝後世人臣猶有以帝爲名者史之誤由國語來周語衞彪傒以祖甲爲帝甲祭公謀父以紂爲帝辛並屬載筆之失儻欲援作典據則左傳辛甲虞箴曰在帝夷羿亦將信之耶穆天子傳河伯號帝曰穆滿又將謂周亦稱帝耶或曰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故譙周有夏殷廟號爲帝之論曰非也孔仲達引崔靈恩云古者帝王生稱帝死亦稱帝生稱王死亦稱王斯言精覈若果祔廟稱帝則盤庚何以稱先王先后而不稱先帝乎英謂據此知帝乙名也帝辛誤文也豈可謂文王帝之耶且其謂文王帝之者非徒然爲尊秦爲帝之事也實欲爲自王地也藉謂帝殷以自王則必殷果帝而後可乃西伯戡黎一篇爲今文而非古文而稱紂爲王曰奔告于王曰王曰吾生不有命在天且祖伊面稱紂爲王曰惟王淫戲用自絕曰今王其如台然則殷何嘗帝殷既未帝則殷王之下又有周二王耶猶謂非未有代德而有二王耶況無論文王帝之而殷不從不得自王也卽使殷人必從亦非文王爲臣子所得爲之事也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帝乙立主於廟曰王數十年矣乃一旦而西伯始議帝之有是理耶況敢帝紂以自王耶商頌稱武王亦追稱也而史記遂以爲武王自稱曰吾武甚號曰武王是何言歟然史記可信多耳若帝王世紀有一可信之言耶臨卦辭謂至于八月有凶者自第一箇月數

至第八箇月謂之八月猶復卦之七日來復是第七日也豈夏正之建酉月亦豈周正之建未月耶凡易之所言數皆用天數地數不用人數如八月自一至八天地之數也夏正八月商正八月周正八月人數也而謂臨之八月確乎周正毋乃謬歟且亦非遯卦也臨爲丑月之卦至第八月乃申月也其卦則否也

注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疏曰否卦建申月此說是也本義用何氏說備褚氏說而獨不從注疏此朱子之說疑非也否泰往來天道如環而戒愼當在未泰

時故於臨卦發戒辭也若遯則亨小利貞矣何凶之有乎酉月爲觀則中正以觀天下矣更有何凶乎如藉以三正言之否正值商之八月可以爲文王謹稟商正未嘗改朔之一證矣然而易之八月非以三正言也要之與改正不改正何涉耶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

注曰有慙德慙德不及古英 按此說非也左襄廿九年傳曰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注曰慙於始伐古文乃本之以爲仲虺作誥因湯有慙德也遂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承杜氏之謬也杜氏見尚書自堯以來歷虞而夏君臣父子以禮傳世以治天下而湯始戡亂以爲治遂以季子之所謂有慙德者爲因其始伐也而不知深體季子之言蓋以治功言也孟子引書謂厥載自亳湯之德始惟及於亳耳迨以七十里爲政於天下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而湯之德及於普天之下矣故曰聖人之宏也然而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又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天命湯以治亂而湯若泰然謂天下已安已治固非聖人之所以爲心顧天資所限不能強而與唐虞之治同也故曰而猶有慙德此直是湯之自知不足處非特虛懷也且以堯舜之聖孔子猶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而況湯武之反身復性者歟故曰聖人之難也欲爲君盡君道難者難於盡君道也慙者慙於君道之難盡也若謂慙於始伐則上文曰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亦惟文王雖至三分之一染惡漢者無可化也以有慙爲始伐

猶有憾又何說耶若謂慙不如古之揖讓是猶后稷慙己之播百穀不如契之敷五教皋陶慙己之明五刑不如禹之宅百揆也豈爲知命乎若謂恐後世之以爲口實如可以爲口實則湯不當伐夏矣聖人無爲其所恐之事亦無既有所恐而又爲其事之聖人聖人無爲於前而恐於後之事亦無既爲賢良所愛戴而又恐爲姦邪所藉口之聖人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則堯舜之道統傳於湯矣後世之亂臣佞臣誰敢以湯爲藉口者耶

左傳注與晚出書及僞傳皆未知湯之心其不自足於治世者至深亦未識季子之知樂者亦至深也中庸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季子謂聖人之難而古文誤解之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然則聖人而下與姦雄爭是非耶

二程外書伊川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樂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異耳英謂據此知伊川程子以湯武之德爲不異於堯舜也但武之所以未盡善非因征伐可知錄已有確論矣而湯之慙德與日知錄所論武王者正同也舜紹已治之世湯武遇難治之世固所遇之時也樂之有慙德未盡善豈不因於時勢征伐非其所欲不待言矣而其所以慙者則與非其所欲之心何涉耶

鄒州羅氏顧小集湯論曰仲虺將以慰湯之心湯非若言者之所慰也聖人之舉不患不能悅天下之心惟天下悅之太深不復置疑於其間則聖人方且以爲懼桀之罪雖足以致之而君臣名分之閒猶有可念方其得一伊尹而進之此豈有意於伐桀者哉然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鳴條之事前所未有使當世之士有若伯夷者一爲天下明君臣大義使少有泄寧在我者無全德之名而使彼得戴義之半則聖人猶有所安於心今也不然舉希世之事民情所宜駭者而天下方相與安之若出一口不復知有所擬議是當世無復可望者矣此聖人之所懼也暴桀之昏德與民之戴己者適足以重己之愧而不足以慰

天心矣惟聖人而後有大過惟樂天者而後有大憂以其一言一動始爲天下萬世利害之所繫也英按

此說非也商書雖缺然論語第二十篇列敘堯舜禹湯武孟子言存心言道統湯皆與舜禹文王並稱則湯之心可以想見安得謂有大過耶湯武之後爲人臣者安得復有湯武之德夫既無復有湯武之德則自然湯武之後無復有湯武之事矣此固上論古人之至理而亦敎忠敎孝之說也若反謂聖人而後有大過毋乃欲敎忠而翻爲助惡之言乎孟子論伊尹

曰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又曰救民於水火之中救民者救民之三綱淪五常壞陷於禽獸使天下徧染焉則變而之道也難矣故湯不得不汲汲焉割正之矣豈但以救民之刑虐謂之水火云乎哉惟桀爲民上必欲使民三綱淪五常壞皆入於禽獸故天不得不命湯往正其罪以正天下之民也夫奉天命以正有罪以正天下之民者非君乎湯既爲君則桀非臣乎君臣名分之閒自此而定也夫豈有湯爲傳道之聖人而行心所不安之事者乎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夫殺身者祇欲心安耳若湯欲萬民之身家安而自處於心不安之境是佛氏舍身之說也湯豈爲之乎若湯欲萬民之各正性命而不惜一己之性命有愧焉是幷異端之所不爲也而爲湯爲之乎若謂衆人稱湯爲無可議則心不安議湯爲德未全則心乃安此何異於舜見瞽瞍其容有蹙之說乎如其道中庸所謂必得其名也非其道又豈一受惡名而遂可藉慰乎鄂州小集爲宋儒所推重其有此說豈其因疑仲尼之言爲僞者而

言之歟

夢帝賚于良弼其代于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閒墨子尙賢中篇曰傅說被褐帶索庸築乎傅巖武丁得而舉之以爲三公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下篇曰昔者傅說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于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英謂據此知帝賚良弼審厥象以形旁求之無其事也孟子於傅說與夷吾敖奚同曰

舉則武丁之所以得傅說者當亦如夷吾之薦於酅叔敖之薦於虞邱奚之薦於蹇叔也墨子亦但云武丁得而舉之而未嘗有審象以形之說也如有審象以形之事則墨子安有不以文其辭者而墨子無之則可知其說原爲楚人好鬼之造語而儒者之所不屑道也

國語楚語曰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他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旁求四方之賢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英謂據此知古文竊取國語然國語但云象夢而古文更加以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也國語之謬不在夢而在象夢以求也如第曰武丁勞心求賢退朝念茲寢席念茲而夢得良弼理固有之矣否則武丁爲太子時夢以賢人爲師果有紹介而見傅說者與夢相肖及立爲天子徵而用之理亦有之何得曰使以象夢旁求哉輔君之德在於賢臣輔君之政在於宰相天下莫有重於此二者矣夢者虛境也求賢以爲相此何如事而可以夢爲眞徵象而旁招耶如患不得人則論語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傅說之舉非甘盤之所薦即其下求賢之詔而得之於人者矣安得謂使以象夢旁求得以來耶謂武丁使以象夢旁求武丁不已慢賢乎謂傅說以象夢得以來傳說不已自褻乎如是而升以爲公則武丁傅說不俱輕此三公之位乎武丁孟子所謂賢聖之君也傅說孟子所謂大任者也國語之謬斷然也蓋白公子張因靈王有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之語故隨其病而藥之祇一時之權辭猶內傳逢伯對楚子以微子與櫬史記燕世家燕大夫對子噲以啓人爲吏耳孰知後世遂信之歟至於古文復增以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則非國語之文矣即殷本紀雖亦因國語然但云

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

即安定王氏 符 潛夫論五德志篇又因國語亦但云夢帝賚人以爲師乃使以夢象求之四方側陋俱未有讀書者也惟疏引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至、蒙之而來、姓傅名說、武丁悟而推之曰、天下當有傳我而說哭者哉、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執役于虞虞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古文本之於是乃有帝賚之說則造之者其所由來漸矣、丹鉛總錄引司馬彪

程句說　卷八　三十一

莊子百篇謂傳說生無父母、洪氏注楚辭謂說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爲成人、無少長之漸、如必盡信書將此類亦信之耶

二程遺書伊川曰此是得賢之一事、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於夢、如常人夢寐間事有先見者多矣、亦不足怪、問高宗夢往求傅說耶、傳說來入高宗夢耶、曰高宗祇是思得賢人、如有賢人目然應他、咸非此往非彼來、譬如懸鏡於此、有物畢照、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也、大抵人心虛明、有所感必有所應、自然之理也、又問或言高宗於傅說

已素知之矣、恐羣臣未信、故託以神之、曰此僞也、聖人豈僞乎、英 謂據此知國語及古文之謬、不在夢也、而紀夢亦不合書體也、但以夢論夢、有專在己而不在物者、孔子之夢周公也、有其夢無其應者也、夢又有兩相緣者、春秋傳叔孫穆子之夢豎牛也、有其夢果有其應者也、如果誠心求賢、先見於夢、亦不過有應之夢、曰然、要之非因夢而得傅說也、祇謂未得傅說、先有夢、則可、曰不可謂因夢而得傅說也、何以程子亦謂此得賢之一事耶、其記者辭不達程子之意歟、且既非因夢而得傅說、則夢亦何關於政、而載在尚書耶、而況古文竟謂因夢而得傅說耶、

語類曰、琮謂高宗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其在民間久矣、當時有箇傳說、豈不知名、當恭默思道之時、往往形於夢寐、於是審象而求之、不然、賢否初不相聞、但據一時夢寐、便取來做宰相、或者於理未安、曰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亦嘗在民間來、英 謂據此知夢象求賢之無其事也、人君用賢、自有唐虞

之法在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不易之道也但據一時夢寐便取來做宰相豈有此事耶然傳說窮困代胥靡傭築以自活則當時知其賢者鮮矣武丁安得而知名耶安得謂當時有箇傅說豈不知名耶既知其人而往往形於夢寐則當彰明以聘之矣何用審象而求耶而朱子謂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嘗在民間蓋朱子疑武丁早識傅說於居河時歟然墨子謂傅說居北海之洲疏引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與盤庚都殷之地遠矣與武丁入河之路亦

遠矣雖武丁入河徂亳見於國語舊勞於外見於無逸而未必隱識傅說諦辭以託於夢也惟皇甫氏始有此臆故疏引云果有築者胥靡執役於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則是移北海之洲之傅巖而寘之於虞虢之間使入河徂亳之世子或易相識者皇甫氏也曾是可以爲證乎朱子嘗疑古文何於此不疑說命而反疑武丁耶

戈部楊氏慎丹鉛總錄曰傅說事著於書矣而世猶疑之曰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

曰以鹽梅舟楫歟或曰武丁遯于荒野知說之賢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故徵之於夢聖人之神道設教也劉禹錫之言曰在殷高宗商俗以訛引天而歐亦意料也莊子云文王見一丈人釣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面顙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民有瘳乎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耶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

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禹錫之言本莊子聖人之神道設教恐不如是也夢賚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英按此說非也聖人之夢總使如鏡如龜然較之於既接其人而與之語使之事終不若接其人而與語使事之爲實也武丁雖聖終不若堯之神也堯之於舜固曰予聞而猶必使四岳明揚側陋及既師錫帝矣而猶曰我其試哉豈堯反不及武丁耶君之舉賢必以道至之進身必以禮武丁安得而違道傅說安得而

弃禮邸楊氏說與程子合然其謂傳說事箸於書矣而世猶疑之一語則凡爲古文所誤者皆在此也蓋以古文爲眞書未免降其心以就之曲其意以取之耳故朱子不從程子說而隱然疑其素知歟且所引莊子亦莊子書中之僞筆也非特南華文妙無此庸俗卽莊子之道以淳樸自然爲宗豈有謂造次不効違仁邸

以台正于四方余恐德弗類茲故不言

無逸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論語曰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喪服四問曰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英謂據此則可以知國語之謬也如果

有因不言而得傳說一事豈有問公孔子皆不知之而獨楚大夫知之者乎尚書大傳曰傳曰高宗居丞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又曰及其爲太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亦絕無恐德弗類以俟傳說之意豈有伏氏又不知而獨晉人知之者乎蓋武丁之不言是盡於大事武丁之舉傳說是立賢無方兩事絕不相蒙而國語乃傳會之以逞其權辭耳然如國語則武丁朝臣咸未聞喪禮乎古文知其隙故增旣免喪三字於是武丁之能行先世久廢之禮反成詐術矣何其謬之又謬耶

言乃雍

疏曰鄭元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

英按此說非也雍謂諧於道與論語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之意正同推而上之卽堯典於變時雍之雍也亮陰中有大事不得已於言者自當有言之之時

然周公之意則非謂不言時之有言而謂其喪畢而言也豈非武丁未嘗免喪不言之一證乎呂氏春秋重言覽曰高宗即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余恐言之不類也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呂氏亦本國語亦以武丁朝無知禮者耶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注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之弟也太甲太丁子也 英謂據此知殷

無立弟之禮也殷人立弟之說乃管蔡流言時造言以害周公耳如果有其禮則外丙固爲太丁之弟矣外丙崩何以不立外丙子而又立外丙弟耶仲壬固爲外丙之弟矣仲壬崩何以不立仲壬子而乃立太丁子耶是可知太丁卒而湯不立孫者以太甲幼且愚湯命立外丙也立外丙者湯之傳子也不得謂太子薨而立太子之弟也外丙崩而不立其子又不立太甲乃立仲壬者亦以太甲幼且愚外丙體湯立己之意以命立仲壬也立仲壬者非常禮也殷有立弟之事矣不得謂殷有立弟之禮也惟其然故仲壬崩不立仲壬之子而立太甲也太甲稍長矣故仲壬命不立其子而立太甲雖仲壬之義也然實殷之禮也外丙不世傳仲壬不世傳而終歸立太甲豈非殷無立弟之禮之一證歟若夫知湯崩而太甲幼者太甲終爲賢君廟稱太宗在位三十有三年之久而周公於無逸篇未嘗數及蓋以太甲在位雖久而壽命猶不爲長方麓王氏 樵謂太甲之立必在沖年是也 知

外丙仲壬有子者以太甲所居桐邑雖近在偃師尸鄉之間然三年則久四時之時祭五年之大禘必非往來道塗而又不得以異姓攝行其事故知有貴戚之卿在朝也若湯之子孫祗有太甲一人焉則伊尹亦何敢留太甲於桐至於三年歟若太甲始非以幼且愚故不立而爲殷禮所不當立則何以外丙崩而又立仲壬仲壬崩而不立仲壬之子耶

疏曰史記乃云外丙即位三年今孟子云外丙二年蓋史記不稽孟子之過也 英按此說是也外丙之年

不可知自當從孟子耳

伊訓序曰成湯既歿太甲元年伊尹作尹訓疏曰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歿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湯歿而太甲立卽以其年稱爲元年而殷本紀云太丁未立而卒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謬是其疏也顧氏亦云祇可用經語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英按此說尤非也孟子史記之文正可以爲序出於僞之一證也而謂用傳記小說殷禮雖不可考然斷無上滅先君之末年遽作新君之元年者謂太甲立卽以湯歿之年稱爲元年豈伊尹爲阿衡而有此大無道耶帝王世紀從史記而僞序不與之合是可知僞序實晚出於皇甫氏之後特意與史漢世紀諸書相異以惑人耳何疏之入其環中耶

集注曰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英按此程子說

疑非也古人雖謂歲爲年矣然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乃年祚非年齒也四書釋地曰艾千子言果其爲二歲四歲而不之立乃及於太甲也此特伊尹意中未形事何緣流傳至戰國時而待孟子乃言之邪湯之壽數不可考皇甫謐謂其壽百歲太丁既死而外丙仲壬均湯之子僅二歲四歲長幼如此懸絕乎程子復起亦當從此說英按此說是也兄老死而幼弟四歲二歲猶爲世之所有祇是外丙仲壬既不立矣後世之人安得而傳其年耶二歲四歲既爲湯崩時議鄭氏樵通志帝王畧引皇甫氏言雖不足爲據然太丁之所以未立而薨外丙仲壬之所以二年四年而崩者豈因或克壽哉正以湯之年壽久長也但其所以知二年四年之非歲者不在湯之百歲而在於外丙仲壬惟立乃傳也且姦宄之人自古而有若果外丙二歲仲壬四歲太甲差長則餘更無人矣雖太甲顧覆伊尹安可久稽之於桐耶太甲得居桐三年者正以外丙仲壬皆有子且長亦可爲君故天下皆知

立之辭孟子何從而聞之耶湯年百歲而崩見莆田

伊尹之志非欲篡也否則誰謂非欲篡邪文王世子曰古者謂年齡左成十八年傳曰生十四年矣襄卅一年傳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固謂歲爲年耳然四年二年豈其然邪

大甲顚覆湯之典刑

史記殷本紀曰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英謂據此則可以知殷亦踰年卽位而改元也又可知太甲之顚覆典刑在

卽位後之第三年也當時所以不立太甲而立外丙仲壬者以太甲齒幼而又其質不明也外丙仲壬崩不得不立太甲矣故伊尹於其卽位之初卽以爲君之道訓之謂之伊訓也史記注引鄭氏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爲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蓋伊尹之訓太甲正在亮陰之中欲太甲於居喪無事之時恭默思道先正其心先修其身猶不失於早諭教太子之道也且時猶未知太甲顚覆典刑而豫爲先導也故不爲晚也假使殷制三年喪畢而後卽位則元年已親政矣已顚覆矣伊訓肆命徂后之作不亦晚乎故作訓必不在居喪之第三年也作訓之元年既非第三年則殷必踰年改元可知也若夫太甲顚覆之年必在免喪後凡嗣君免喪或在第二年之終或在第三年之初太甲之顚覆總因免喪而臨政是卽位之第三年也故曰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也此司馬氏元年三年字俱極合而三年二字尤足爲孟子三年之證也

馬鄒平公驌釋史曰太甲居桐卽在元年史三年字皆誤英按此說非也微子箕子比干三仁之心不暇及於他也惟宗社之存亡耳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亦有宗社將亡之懼矣則其所謂顚覆者豈尋常隕越耶以言其時必免喪之後言莫予違令出惟行也若在元年則三年不言百官聽於冢宰太甲安得典刑而顚覆之耶若如僞序注謂不明居喪之禮固爲身不修失治國之本矣然尚未至於宗社將亡也何至於伊尹爲假放非放之事耶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

疏曰謂伊尹有言我不適于不順己者集注曰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書太甲疏曰伊尹言己不得使王近于不順英按此說非也狎習也更也左襄廿七年傳曰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蓋凡人相熟不分爾我不必定晉主盟楚主盟也不順者伊尹不順太甲也太甲顚覆湯之典刑大臣皆不順之非伊尹獨違卽諸臣匡救故曰狎于不順總之爲常不順其君非人臣之所便也而伊尹功高震主尤嫌於盈廷咸阿附伊尹以逆君命何可長也

出言而必違之不勝其違也行事而必止之不勝其止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者不如是也故雖爲顧命大臣而不得不退而處於桐也故曰予不狎于不順也伊尹之退所以冀幸君心之一悟也假如伊尹退而太甲仍不悟則廷臣之狎于不順者如故太甲當亦知事出公論非由於伊尹之怏怏非少主臣之故耳如謂太甲不順義理伊尹不慣見君之不順直是忿疾於頑豈人臣所宜出於口之言耶然則所謂予者非先王之靈非羣臣之忠惟其予也是何言歟而況謂其不順己邪

放大甲于桐

殷本紀曰放之于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英按此說尤非也孟子謂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云者謂其五就桀時也若當外丙仲壬崩二君雖有子而太甲爲嫡孫則外丙仲壬之子不當立而太甲當立也既立而顚覆典刑伊尹訓之而不聽匡救之道至此而窮矣然事勢則已窮矣而理則未窮也理未窮者湯之德必不至於四世而隕有可信也故與其爲強諫爲方命不如奉身以退冀幸君之一悟顚覆之一改也故伊尹舜太甲而往於桐邑也桐邑者湯都西亳之地在後世偃師尸鄉之閒也孟子曰有異姓之卿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此之謂也當是時也伊尹一人宮府內外沸然弗寧太甲意所不及有不覺其茫然自失者湯之於伊尹猶爲不召之臣伊尹既去太甲不敢召之矣蓋太甲命左相攝國政而身親自迎之於桐邑也周公居東成王謂惟朕小子其新逆我

蒙禮亦宜之所謂禮者指此也太甲往於桐伊尹以爲少成若天性非悔悟之久且深未必不旋其舊故願留王於桐諭教三年而後歸乃能養成其德也故孟子曰太甲悔過自怨自艾于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然而後世乃謂伊尹放太甲者春秋時人之言也如左襄廿一年傳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伊尹蒙放君之名也久矣蓋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卽在每日退朝之後耳學記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此之謂也太甲之於伊尹亦學焉而後臣之乃稽留其身學成而後歸焉故謂之放也孟子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伯夷求仁而得仁而伊尹與伯夷同其仁則伊尹而有放太甲之名豈非爲法愛惡歟然而孟子亦謂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公孫丑亦曰放太甲于桐又曰則固可放與乃孟子竟未嘗辨其實非放者殆以伊尹雖未嘗有放太甲之事然伊尹以欲匡其君之故而致太甲居外三年不可以訓於後世故不爲辭釋其放之名如舜封象之辨爲或曰放焉也謂有伊

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云者殆以存心焉志無形影可見伊尹之後安得復有此事亦因公孫丑祇問其理之可不可未及問伊尹之果有此事否也故祇就所問而荅之而已矣但不料伊尹既蒙放太甲之名而後儒遂以爲伊尹出一言定一議使太甲出居於桐者若然則伊尹以逐君成名也安能感格君心耶且太甲居桐而伊尹不從不臣之罪大矣理之所必無也況又謂伊尹身自攝政當國於朝耶若然則既逐君身又奪朝綱伊尹之顚覆典刑者更大於太甲萬萬也而反謂太甲之顚覆典刑耶湯之放桀者桀不得爲君故湯不得爲臣也太甲伊尹則君臣也豈有伊尹出令使太甲居桐而伊尹當國政於朝之理耶且謂伊尹不從太甲同處於桐非特非伊尹自處之道也卽爲匡弼而計之亦必與太甲朝夕觀摩時言啓沃方能相親而深入國之有政則萊朱仲虺在焉何必伊尹一身盡之伊尹聖之任者也伊尹訓太甲任之大者也伊尹擇其任之大者而任之是則所謂聖之任者也攝政之事雖大較之格君

心之非則猶爲易矣聖者通明也任其所當任而不任其所不當任此之謂聖也如伊尹居亳而使太甲居桐何足爲聖之任者也哉謂攝政於朝何其謬之又謬耶況謂朝諸侯耶

書序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

注曰不知朝政故曰放疏曰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事冢宰猶尚諮稟此則全不知政故爲放也 英按此說諮稟是也故爲放非也孟子曰復歸於亳曰歸則出居於外矣曰歸亳則出居於王宮之外矣卽此僞序亦曰復歸於亳也然則伊尹雖日乘遽而以國政面稟於太甲之桐宮誰謂非放耶惟伊尹先太甲而居桐太甲伊尹俱不當國故有放之名無放之實耳安得以全不知政爲放耶

盧陵孫氏奕示兒編曰書曰先王其訓孟子曰以聽伊尹之訓己則知書爲敎諸桐也放敎字相近隸古字者遂從而譌久矣當讀作伊尹敎諸桐 英按此說非也孟子與公孫丑皆言放豈古人讀別字歟左氏亦謂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如敎則何怨之有乎

路史曰因其諒陰營宮於桐俾之密邇先王作其憤悱之心謂之放者自內而外耳非廢也歸於亳者起復之例耳非再立也自漢霍光以昌邑淫亂光憂悶濁問田延年延年曰伊尹廢太甲以安宗廟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夫以光之不學而投以延年無識之言遂使後世信以伊尹爲果嘗擅廢立哉 英按此說無廢立事是也諒陰非也太甲之居桐不在居喪之時也然卽借謂居喪時則諒陰之宮亦當在應門之內豈有遠舍王宮而舍於亳都之外者耶若謂桐爲宮名卽在應門之內則孟子何以謂復歸於亳耶霍光置君如弈棋何足道也霍光傳謂光引延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以下會議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延年前按劍曰今日之事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劍斬之然則事由脅從非出於大公也若夫伊尹之事雖不可以訓後世然豈可與霍子孟之事同日而語哉何必爲伊尹過慮恐後世信以伊尹果嘗擅廢立耶不但此也傳以立昌邑

謂立少又謂驅昌邑臣二百餘人坐亡輔導之誼悉誅殺然則子孟當立少之初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則昌邑不至廢賈誼傳曰選左右最急孟子曰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子孟何憤憤於前乎

由是言之伊尹必無放太甲之事也太甲之立距湯崩纔數年耳自宮闈以至朝廷大小臣工諸賢臣盡在也而謂之曰典刑則非尋常細事也謂之曰顛覆則非小小差忒也諸賢臣豈肯順之謂之曰顛覆典刑者蓋諸賢臣數數與之違逆而終不見

改勢將不能不從也故伊尹不得不以去位爲大諫也知此者霍子孟固不學無術矣伊尹則湯之所從學者也由堯舜至於湯伊尹見而知之則湯與伊尹又交相爲學者也豈下同於不學無術者哉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伊尹之使民爲堯舜之民未聞其如申韓則其使君爲堯舜之君豈反如子孟也羅氏恐後世信以伊尹果嘗擅廢立何必過慮乎

王徂桐宮居憂

注曰往入桐宮居憂位疏曰謂服治喪禮也序注曰不用伊尹之訓不明居喪之禮

英按此說尤非也史記謂居桐在既立三年之後與孟子所言正合也雖其不遵喪禮亦可謂顛覆典刑矣然而因其有不遵喪禮之罪而遂汎稱之謂顛覆典刑則反爲敘事不明也謂顛覆典刑必其荒政之日矣居憂之謬一也不遵喪禮行在溪宮苟伊尹遽行非常之事民方駭然莫知其由何以民已大悅謂民大說必其荒政之日矣居憂之謬二也克遵喪禮雖亦可謂處仁遷義文義何晦居憂之謬三也此猶在辭氣之間也至論其實嗣君喪位必在殯宮之旁七月而葬仍居凶廬卽士庶人有廬墓之事亦須在三年之外如子貢喪夫子三年之外築室於場獨居三年是也豈有伊尹使太甲舍其先君之殯宮而野處於桐地至於三年之久者耶若因其葬仲壬而遂居桐則太甲不得虞祭耶伊尹令所葬之先君無主喪爲虞祭之人耶且

謂徂桐居憂二年、則太甲未踰年而已、於尙未卽位矣、天子諸侯既卽位而出行禮之權也、如金縢之王出郊是也、然未嘗信宿也、若未卽位而三年在外、則殷民之無王者三年矣、猶不謂之篡乎、東晉人不得伊尹爲法受惡之故、而作太甲巧置居桐於居喪無事之日、以合三年二字、而豈知其適有害於理邪、

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亳、

古文尙書疏證曰、伊尹放之於桐三年爲句、於桐處

仁遷義爲句、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爲句、太甲被放後、三年始悔過、又三年、惟伊尹訓是聽、凡六年、始復歸於亳、古大臣格君非之難如此、成王幼而卽位、未聞失德、若太甲比、然且一聞流言、聽周公居東罪人已得矣、鴟鴞之詩已見矣、猶未悟也、直至雷風示變、然後迎公、曾謂太甲顚覆典刑者、纔放桐宮、卽翻然改悔、如是其易乎、英按此說非也、史記志疑曰、孟子兩三年字、上言伊尹放之於桐三年、下言太甲於桐處仁遷義三年、處仁遷義、卽在放桐之時、並非前後六年、此說是也、當以於桐處仁遷義三年八字爲讀、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八字爲句、不得以三年二字屬下、不屬上也、以聽伊尹之訓己也此句乃倒裝文法、補在遷義二字之下、三年二字之上者也、以字原自有力、但言聽伊尹之訓己、猶虛而無憑、必有處仁遷義之事、方見其實、故曰以聽也、若將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十字爲句、成何義歟、太甲之悔發於未至桐之日也、惟能悔、故能自往於桐、如不能悔、安得而至桐、但必待其悔心與日俱深、故三年而歸耳、若

或慮伊尹既去位、而太甲不自悔、恐顚覆益甚、是不知伊尹周公之時與勢也、伊尹周公皆以功高有震主之懼、故必以柔巽之道濟之、若仲虺若召公則可以直道而行、況夏商之朔世、風淳厚、伊尹既去、太甲雖欲顚覆、在朝諸臣必不從之、顚覆更甚、非所慮也、所恃者朝無僉佞也、若慮伊尹去而太甲不悔、而遂信逐太甲而奪朝權、然則太甲既放而傲狠戾愎終身不悔、不亦可慮耶、如逐君擅政而太甲不悔、與伊尹去而太甲不悔、雖同、不庸然而逐太甲而太甲

不悔不悔則不可歸亳而伊尹以攝政終其身則爲
篡如內立外丙仲壬之子則與其立之於放太甲之
後何如立之於未立太甲之前豈非進退皆失策耶
故知太甲之悔在居桐之前非居桐而後悔也故知
太甲聽訓於桐三年而遂有放於桐之名也若太甲
因伊尹去而顛覆益甚至於將亡則廢立之事亦自
有貴戚之卿任其責焉伊尹爲異姓之卿非其任也
豈伊尹爲聖之任者而非所當任亦任之耶謂放三
年而後悔何其謬歟成王至雷風而後感者非成王

有疑也不議周公之避以爲不必然又不識周公之
恩患豫防以爲何至此也及管蔡既畔方知周公之
避所以保王躬耳以此證太甲之三年何其擬事不
於其倫耶

注曰艾治也集注曰艾芟草也斬絕自新之意英謂
據此知艾與乂刈三字通也然太甲自艾之艾則當
訓爲懲也創也頌小毖予其懲而毖後患箋曰懲艾
也據此知艾亦訓懲也成王之懲懲在人太甲之懲
懲在己則亦有莽蜂辛螫於身者也禮表記以怨報

怨則民有所懲注曰懲艾也據此知太甲之自艾亦
猶乎有戒心也漢書淮陽憲王傳曰懲艾霍氏欲害
太子師古曰艾創也金安上傳曰太皇太后懲艾悼
懼師古曰艾創也馮奉世傳曰羌虜破散創艾師古
曰創艾謂懲懼也據此知太甲之自艾亦痛懼也痛
謂艾字所只有痛懼之訓者豈非以艾爲冰臺常用
以灸肌肉故假借得訓歟然則太甲雖悔過未必
遽能處仁遷義其間不可少一段自恨自痛工夫故
曰自怨自艾也如但曰治也斬絕自新也若便能如

此即可與之同歸於亳矣何待於三年耶

有竹石軒經句說卷九之目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

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

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不坼不副無菑無害

厥初生民

時維姜嫄

克禋克祀以帶無子

卽有邰家室

以歸肇祀

取氐以軷

以興嗣歲

卬盛于豆

胡臭亶時后稷肇祀

庶無罪悔以至于今

上帝是依

天命玄鳥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

往

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篤公劉

迺埸迺疆迺積迺倉

爰方啓行

有竹石軒經句說卷九

吳邑吳英學

男志忠校字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

英謹鈔先人所著閒庵偶存稿卷五稷契初生事辨曰予集注竊有疑者大雅生民之詩曰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朱注曰姜嫄出祀郊禖見大人跡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卽其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

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信斯言也是后稷可以謂之帝嚳之妃姜嫄之子不可謂之帝嚳之子也不免於違理而背道矣自漢以來相沿舊說如此朱子因襲舊說不爲之辨明而訂正焉不可不謂之過也

英承庭教知天地間雖有氣化生人之事然鄭箋則謬也朱子明於氣化生人之理故不覺箋之謬曰

集傳引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是天地之氣生之也

英謂據此知天地生人固自有此理也借謂后稷爲上天生之可也

然謂上天生之則必姜嫄之身亦爲神女則可也否則姜嫄之夫與姜嫄之身皆爲天地之氣所化成而爲一夫一婦則可也乃鄭氏之所謂生后稷者則大不同矣旣以后稷爲上帝之子則不得又以姜嫄爲高辛氏之婦也旣以上帝爲后稷之父則不得又以帝嚳爲后稷所自出之帝也而鄭氏本史記及緯書旣以后稷爲天帝之子而又以姜嫄爲高辛帝之孫之妻旣以爲后稷之父乃天帝而又以帝嚳爲后稷之祖然則橫渠張氏之說與鄭氏之說不可同日而

語矣何張氏之明於理而未辨史記緯書及詩箋之說與己之說又自有所當別而論之者耶

傳曰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

英按此說履武敏歆是也從於帝介止非也國語及祭法皆曰周人禘嚳而郊稷則帝嚳爲后稷所自出之帝可知也后稷生於堯爲天子數十載之後則后稷祇爲高辛氏之微裔可知也然則履帝武敏歆之帝亦指后稷先世之祖可知也蓋其先世之祖亦嘗

有初無子而祓求有效者故姜嫄夫婦遵循故事踐履先帝所行舊路故曰履帝武也猶論語所謂踐迹猶下武篇所謂繩其祖武也繩祖武以敬其歆饗之事故曰敏歆也與下文上帝居歆之歆字原無異解也介者界也饗神之處循塗而得其舊界故曰攸介也止者址也得其舊址故曰攸止也思文篇無此彊爾界經典釋文作介且曰介音界大也則界介古字通也甫田篇亦曰攸介攸止箋謂介舍也竊謂介當讀爲界而止乃當訓舍耳蓋於其彊界之中有舍之

處爲課學之地焉則此攸介攸止與甫田攸介攸止所言雖異而意略相似也假使古無后稷安得有今日之粒養相慶之至而反爲危辭將言其幾於不育而先言其幾於不孕也后稷未生之前其家微矣男女居室又難必其生男不忘祖典新天佑命固人情也古賢遺蹟代遠年湮猶或訪尋而得之而況於其子孫耶而傳謂從於帝當時之帝乃帝堯也姜嫄安得而從之耶謂福祿所止方在歆饗已臻福祿耶

箋曰帝上帝也敏拇也介左右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蔑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英按此說此說尤非也其謂帝上帝本於中候稷起曰蒼耀稷生感稷昌其謂敏拇本於爾雅釋訓曰履帝武敏歆武迹也敏拇也爾雅亦有竄入之僞筆其謂郊禖本於月令作高禖其謂大人之迹本於周本紀曰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然皆未至於謂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己者也其何所據耶謂爲配天之樂章耶

疏曰如有人道感己者謂如人夫妻交接之道檀弓曰寡婦不夜哭注曰嫌思人道亦謂此也英按此說非也檀弓所言本意在此不得已也生民詩所言如箋之說豈不得已者耶詩人豈加是言耶不夜哭雖有嫌思人道之意而其爲文辭未嘗顯然見也如箋之說歆歆介止則顯然見矣豈其然耶且經文中顯言者亦有之繫辭傳有男女搆精也然繫辭檀弓之作文凡講席研經立教辭取達意而止又何所拘乎而詩則有所用之處也況繫辭檀弓皆未有所指歸

虛言之耳如箋之說實指言之春秋傳所謂牀笫之言不踰閾者此之謂矣則與繫辭檀弓不可同日而語矣疏乃牽引檀弓何耶

眉山蘇氏洵嘉祐集帝嚳論曰巨人之迹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嫄之不自愛也 英按此說是也蘇氏引問本紀之文猶謂當無不自愛況箋更加之以歆歆如人道感己耶

華谷嚴氏粲詩緝曰天本無迹其來格若有步武之迹履帝武言祭神如神在洋洋乎如在其左右也敬

歆言感動之速上帝降格即有娠耳不必說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己也書詩言天帝皆不必執其迹監觀四方乃眷西顧不必天實有眼聞于上帝不必天實有耳帝謂文王于帝其訓不必天實有言至於祭祀曰神具醉止神嗜飲食見來格之意耳若詩言巨迹聖人刪之久矣 英按此說降格非也大司樂謂天神皆降豈眞降乎祭如在如在其左右虛擬之也若謂有武可履豈猶如在之意乎神具醉止言尸也乃昔西巡帝謂文王謂天在九重之上也豈如在目前之謂乎以爲降格雖免歆歆之陋毋乃稚見歟

疏曰稷契雖感天氣母實有夫則亦爲有父繼父爲親故稱嚳之胄 英按此說尤非也禮有爲人後之文然非因子爲人後而并其母亦爲人婦者也禮有繼父之文然非其父猶在母已爲他人婦而己之身乃生於他人以他人爲所生父而反以前父爲繼父者也疏謂繼父爲親是后稷以上帝爲本生父而反以高辛之胄姜嫄之夫爲繼父也有是禮乎鄭氏精於三禮惜不見此疏若見此疏當自覺箋之謬歟

戴東原震毛鄭詩考正曰周祖后稷於上更無可推嚳非其祖之所自出使嚳爲周家祖之所自出何雅頌中無一語及嚳國語禘郊與祖宗之名異有虞氏郊堯商人禘舜嚳在郊禘未可知也曾謂王者祀祖禰之大義而可蒙昧其閒乎舊說姜嫄有夫而求子反以生子歸之履迹決爲非父之子是惑也非父之子安得以嚳爲父乎 英按此說尤非也論語曰或問禘之說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則禘至重也然猶未謂何神耳中庸曰宗廟之禮所

以事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則禘祀先也然猶未謂世近遠耳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禘乃祭其始祖之祖也然猶未謂其神何名耳國語及祭法皆曰周人禘嚳則可以知周人乃是帝嚳之子孫也論語中庸大傳祭法國語皆足爲嚳爲稷所自出之證也東原知繼父爲親之說不可從乃直以爲后稷無父以周人禘嚳爲祭外神而非祭其祖之所自出歟然則論語中庸大傳祭法國語俱無足信耶

箋曰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號曰毛以后稷爲嚳之子鄭以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年又少於堯則姜嫄不得爲帝嚳之妃故云爲高辛氏之世妃謂爲其後世子孫之妃也張融云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嚳並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爲嚳子乎若爲嚳子是堯之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不然明矣大戴禮帝系篇帝嚳上妃生后稷次妃生堯家語世本亦然毛傳本紀皆遵用其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

言皆爲然然則聖君賢弟必待衆乃舉之者雖則目知待衆舉而後用見取人之大法英按此說非也堯典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若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則后稷之父爲諸侯矣何致姜嫄生兒而棄野后稷況塗於誠或歟堯之平章百姓者謂何歟蓋此詩之所謂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者后稷既封於邰之日堯使之爲二王後也當后稷初生時姜嫄未嘗爲世妃也則世妃之說猶不足爲據況謂姜嫄爲帝嚳之妃堯爲帝嚳之子耶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若堯爲帝嚳子姜嫄爲帝嚳妃后稷爲堯弟而有隘巷平林寒冰之棄爲荏菽麻麥瓜瓞之藝則堯之明德親族者謂何耶詩言上帝居歆可爲堯與稷不同祖之一證也若同祖則后稷不得祭天詩何言上帝居歆也但箋於克禋克祀不康禋祀遽謂姜嫄爲世妃則非其時耳傳謂稷爲堯弟何足辨乎

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集傳曰無坼副菑害之苦是顯其靈異也英按此集傳說疑非也以赫厥靈上帝不寧言上帝者顯赫而

靈明者也何敢安冀其寧我也今則以顯赫靈明之上帝而寧我矣以赫厥靈四字連屬在上帝二字上者也然意中如此而口中不敢質言之故作擬議之辭曰以赫然其靈之上帝而如此寧我豈得猶謂不寧乎言之不已而更謂赫靈之上帝寧我如此然則昔年之克禋克祀上帝實已康而饗之矣豈得猶謂不康昔日之禋祀乎若不康昔日之禋祀何以安然產出后稷其子也集傳用舊說以以赫厥靈屬上不坼無菑則於文體爲割裂矣況此章月達害爲一韻靈寧爲一韻祀子爲一韻安得以靈字句屬上寧字句屬下耶且此詩上章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惟后稷及此章十句皆非述當時情事也乃是作詩之人於千有餘年之後作詩祀稷之時意爲論斷如此云爾也豈可視爲序事之文耶

箋曰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上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禋祀無人道生子懼時人不信疏曰上帝不寧者爲天生故不安不康禋祀者懼或疑其犯禮姦淫又復不安姜嫄欲望衆言故弃之以顯其異英按此說尤非也詩言上帝不寧則不寧卽指上帝耳豈可以四字而兩截之以上帝二字爲謂天帝之氣以不寧二字爲謂姜嫄不安有此文法耶說詩不以文害辭況可因堅信古書之故而顚倒添改詩辭耶若如箋疏則詩當云不寧帝允不康徒禋而詩曰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安得如是云爾乎

集傳曰居然猶徒然也英按此集傳說疑非也箋以徒然增禋祀上而仍以居爲安集傳竟以居爲徒徒訓空居豈有空之訓耶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

嚴氏詩緝曰稷名曰弃必是見弃但不知其見弃之由闕之可也英按此說是也此詩言后稷自未得胎以前說起直至農功大成中間獨少一所以見弃之由以致經典之中有歆歆人道文不雅馴然而其所以見弃者詩既不自言考之於他書亦不能見也固當闕疑也但恐因闕其說而疑莫解乃舊而仍信其

謬說竊以爲見棄之由原自可以情理擬議之棄子非常之異也求子而棄之尤非常也蓋必有所不能自主者焉苟非娼嫉以惡之寔不能容以不能保子孫者不至於此也其殆如虞帝之母之焚廩掩井者歟則或后稷之父其身不能正室致令有嫉妬姜嫄之生子而凶暴不使得育也故寘之隘巷平林寒冰也及見牛羊腓字而鳥覆翼卻生恐懼之心而不敢復棄且收養也此所以詩獨不言見棄之故必是有爲親者諱爲尊者諱之意者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孟子未嘗責高叟不闕疑耳

傳曰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顯其靈異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疏曰異之於人猶有奇表異相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龍顏之類若其不異不應棄之但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之耳英按此說非也后稷見棄之由雖不可知然而是因棄而後知有異有異故收養可知也非先知有異而故棄故棄而後收養可知也傳謂故棄以顯其異有是理耶無論傳所謂異厥異若何即以疏所謂

奇表異相而言之既有奇表異相則異已衆著矣又何用此不情之舉而後彰其異耶反不如箋謂因不夫而孕洵非外人能知之故也孔子曰天生德於予則孔子固自以其德爲天生矣然但云桓魋其如予何言必爲天所佑耳究未嘗故試之於鋒刃以自顯其天生之異而亦微服而過宋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也豈天生孔子不及后稷耶傳何豫焉箋地乎謂帝順天則稷父爲帝而堯未爲君時歟堯之天下得之於后稷之父歟然則堯當以天下傳稷不必明明揚側陋矣豈其然耶且帝嚳見爲天子帝王生子普天同慶豈有棄於隘巷寒冰之禮欲以強飾見棄之由何其謬耶

箋曰天異之故姜嫄亦以異之疏曰鄭以無夫而生懼時人不信當棄而異之使人知其異故所以棄之英按此說非也周語及祭法皆曰周人禘嚳后稷若生巨迹則周人當以公劉爲始祖后稷爲所自出之帝郊公劉而禘后稷而必不禘帝嚳矣箋合於古書而於國語祭法則大不合也豈不謬耶

疏曰王肅引馬融曰姜嫄娠身之月帝嚳崩摯卽位而崩堯卽位帝嚳崩後十月而后稷生是遺腹子也寡居而生子爲衆所疑不可申說姜嫄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欲棄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堯亦知其然故聽姜嫄棄之肅以融言爲然王基駁之曰凡人有遺體猶不以爲嫌況帝嚳聖主姜嫄賢妃反嫌於遺喪之子便犯禮哉不然一也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寘之寒冰假令烏不覆翼終疑逾甚不然二也堯爲人兄聽母棄弟不慈不孝亦不是過英按此說是也上有欽明之君明明非常疏寡無益況以母后寡居而產遺腹堯不能曉喻諸人至於棄之寒冰何以爲欽明耶且卽不以稷爲貴家之子而以稷爲庶氓之子見棄因於遺腹則此詩正當表白之矣何用諱言耶況姙生子者棄之未必無神異如左宣四年傳曰若敖娶於邳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邳淫於邳子之女生子文焉邳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邳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實爲令尹子文然則雖有神異何足以明其不淫耶箋固自

謬而馬氏王氏之曲說不亦謬耶

蘇氏帝嚳論曰或曰何以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英按此說非也詩旣明謂姜嫄克禋克祀以求子而乃以一驚而遽棄之且再棄三棄必欲殺之無是理也況又謂不坼不副無菑無害矣則姜嫄必無驚也卽使因其謂先生如達生產旣易而以寤生解之則如曰寤生者生於寐時及寤而兒已在身旁者也上古之世人多愚昧在姜嫄原知己身所生而婦人不能主張后稷之父疑非姜氏惡之意耳然而察此詩之情殆不如是也此詩之情初危其幾於不孕更危其幾於不育而諱其見棄之由者也若果因寤生而見棄則詩人何妨顯白之何以但謂爲先生而不稱其寤生耶若果寤生則奚僅止於不坼副菑害而已而詩之鋪張僅止於不坼副菑害豈有寤生之意者耶

劉南黃氏　樾　詩集解曰誕寘隘巷平林寒冰皆詩人之設辭英按此說尤非也稷之名棄亦設辭耶

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疏曰昭元年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衍元年左傳曰后稷方震皆謂有身爲震也夙之言肅自肅戒也英按此說是也二句力推出時惟后稷一句言是乃生養斯民之后稷也其可不生歟其可生而不育歟重提后稷如此亦可爲祀稷神之一證耳

漳州何氏楷詩世本古義曰帝嚳祀郊禖姜嫄踵而行疾而不遲故爲上帝所歆攸介以姜嫄助祭言攸止則謂祭畢之時此起下之語當連載震載夙一氣

說震說文云劈歷震物者爾雅謂動也夙鄭云夙之言肅也蓋狀其戰慄不安之意言姜嫄助祭甫畢而身如有所感如爲雷所震動而肅肅然不安此上帝歆饗后稷將生故顯其靈異使之然也胡氏皇王大紀謂姜嫄與帝嚳禮祀上帝步從帝而歸忽然心動是也履跡之事以爲有則涉怪以爲無則稷之棄無因姜嫄於郊禖之時偶緣心動而有孕驚疑過甚輒棄所生事誠有之英按此說尤非也愛子之情上古當無異也棄子非常之異也求子而棄之尤爲非常也此其間必爲人事所奪勢不能自主以全其天者也安得有偶緣心動而驚疑而遂至此者邪心動而驚疑何至於求子而棄之耶夫始則疾趨以求之終則驚疑過甚而棄之而其所謂驚疑過甚者則曰身如有所感如爲雷所震此其說非即取史記之旨而易鄭箋之辭者歟芟於履帝武敏歆句下復殖於載震載夙句中枝幹盡而又生旁蘖也非所謂此木之神不二者歟苞有三蘖者歟

箋曰舜臣堯而舉之是爲后稷疏曰文十八年左傳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舉舜臣堯而舉之使布五教於四方堯典注云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稷亦高辛氏之後自然在八元中矣故知舜臣堯而舉之堯典注又云堯初天官爲稷舜登用之年舉棄爲之故云是爲后稷英按此說非也詩曰時惟后稷者言此所生者是乃所稱后稷者也詩豈謂是作后稷之官者耶若以論稷之舉則史記五帝紀曰禹皋陶后稷伯夷夔龍垂益自堯時而皆舉用此說非也然稷則堯已舉之非待舜舉也下章言岐嶷口

食茍菽旆旆則后稷之舉於畝畯而用於帝廷必早論語言舜有天下舉皋陶孟子言舜使益使契使禹而后稷敎民稼穡獨未言使也周本紀曰棄爲兒時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據此知堯已用稷爲大官非待舜而後用也左氏所稱高辛氏才子八人使布五敎於四方者與契之敬敷五敎猶合若與后稷之農事有何涉邪謂稷亦高辛氏之後自然在八元中

毋乃牽引歟國語周語曰夫民之大事在農是故稷爲大官左傳亦有謂大官大邑而堯典注乃誤以大官爲天官而謂堯初天官爲稷堯時豈有天官之職亦豈有天官其人何足引以爲證耶

小坼不副無菑無害

傳曰言易也凡人生則坼副菑害其母橫逆人道英按此說是也蓋上古之世婦人分娩之事未能如後世之詳愼有法多致菑害其坼副人道者亦菑害中之一端也若在後世何足爲奇然詩意亦謂或有之耳非凡人皆然后稷獨不然也傳言凡人已甚此章十句祇須誕彌厥月居然生子二句足以盡意而詩欲見其安然故先詳其無不安承上得孕起下棄寘倘或難產亦無后稷矣耳

疏曰史記楚世家云女潰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剖其右脇獲三人帝王世紀云簡狄剖背生契如此之類是橫逆人道英按此說尤非也懷胎產子雖婦人之事然男子明理豈可爲剖脅剖背之說所惑而述之乎卽使世有其事亦祇鬼神幻術爲

蔽人之聰明以爲之實則仍從人道生出耳奇之信之是惑也況夫傳之所謂橫逆人道者謂橫生逆生於產門之中耳人之生皆頭先出對橫逆而言謂之順生偶有手先出者謂之橫生足先出者謂之逆生故曰橫逆人道也手出足出則有難產而死者所謂菑害也其坼副者或因橫逆或不因橫逆而胞胎壯大以致坼副其產門者也傳之謂橫逆豈世家世紀之所云者耶引以爲證何其謬耶

世本古義曰先生如達者先乎后稷之生以言語道

達也神傳上帝之意以達姜嫄不坼至不寧所達之語謂不別有丁寧矣英按此說尤非也此詩前三章祇慶幸生后稷而得育而已矣漢儒以爲靈異者既誤而何氏又并不坼副菑害而亦歸之於靈異何耶祇因先生如達之達傳但云生也箋乃云小羊也而許氏說文解字弟四曰牽小羊也弟二曰達行不相遇也於是有此說耳然說文達字不惟無訓小羊日亦未嘗有通達之訓矣安能求備於說文耶鄭氏所見說文之本豈即何氏所見說文之本耶以文害辭見說文之本豈即何氏所見說文之本耶

毋乃使人惟恐有聞歟

厥初生民

傳曰生民本后稷也疏曰本其初生此民者誰生之乎惟姜嫄生此民也英按此說非也生謂養育也聖王所重於民惟食爲先惟后稷粒養斯民之功爲大然非姜嫄生此后稷萬世安得有此粒養之功故下文生民如何一句統貫六章而先言其原始自未懷姙爲言也若因生民如何連接克禋克祀以弗無子遂以厥初生民之生爲生產之生姜嫄非天開地闢之人安得謂厥初生民耶若以民爲謂后稷子孫則后稷固帝王之裔矣安得稱民耶況既以生產言則其子孫至周而王矣何以猶云生民耶且厥初生民與緜之篇民之初生文義正相類豈可以上文有緜緜瓜瓞而亦謂民指周之子孫耶且鄭氏謂厥初生民無夫而生豈緜之篇民之初生亦無夫而生者耶漢儒於民之初生誤爲生王業又於厥初生民以爲生產之生豈非俱謬耶

時維姜嫄

疏曰配合生子人之常道詩何但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英按此說非也魯頌閟宮之篇作於魯僖公時固不若正大雅之詩多出於周公之所定者也其言后稷而及姜嫄亦不過拾前人之唾餘耳然其體例固自正大雅來也曰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曰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曰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豈獨姜嫄云爾乎何獨於姜

嫄謂不可稱美乎后稷之父無德可稱詩人將何以言之豈因姜嫄之夫無可稱而并姜嫄亦湮沒不稱乎后稷之父惟見於山海經大荒西日帝俊生后稷山海經又不足證耳

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箋曰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英按此說非也詩言后稷之始如木之萌蘖幸而不萎其後干霄成蔭其初生時蓋式微者也亦非帝嚳之本支也及農功成而後得有封國詩曰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曰以歸肇祀曰后稷肇祀其言黍稷之堅好穎栗而即接之曰即有邰家室則其封國不因他故可知也前此未有家室可知也未有家室則后稷實非帝嚳之本支可知也若爲帝嚳之本支則正箋所謂二王之後矣有邦繼世不宜式微矣何以因農功而得封何以至后稷而肇祀乎末章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乃是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也若當姜嫄禋祀之日雖意實祭天然豈眞有祀天之儀又豈有祀天之物原不得謂其爲僭況后稷生時大約

在堯已即位或一二十或三三十年之內尚未至巍巍成功煥乎文章也氓庶之賤敬祀上天何知其不可安得以下文有上帝不寧不康禋祀而遂謂姜嫄之弗無子以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耶若弗無子時已用天子之禮則下文何必鄭重而彰明之曰以歸肇祀后稷肇祀耶

傳曰古者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親往箋曰禋祀上帝於郊禖疏曰鄭以禋惟祭天之名故書禋于六宗鄭皆以爲天神禋于文王鄭以文武於明堂配五帝故亦以稱禋諸儒以爲祭之通名傳說郊禖郊必祭天則毛亦以禋爲祭天、英按此說非也下章言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則姜嫄原爲祈於天可知也然詩未嘗言郊禖也何以謂祀郊禖乎凡主人之道有所至敬必有爲之相接於其閒者此相接於其閒者不敢以微者近尊也若先禖則微矣何敢與天共饗乎傳乃牽引月令之文何其謬耶禋不必皆言祭天而箋以此禋祀爲祭天則可矣何又謂郊禖耶

毛鄭詩考正曰禋祀祀天之名德可以當神明然後

能事天、姜嫄無夫而生子、故推明其德之能禋祀上帝弗無之言有也、不直曰是以有子、而曰以弗無子、反言以見其非常之理、英按此說非也弗者祈子之祀之名也欽事兼議論文家之常禋祀弗無子事也克禋克祀以弗無子論也東原蓋以箋說有妻有二夫子有二父之嫌而直謂爲無夫之婦無父之子而又無解於無夫不得祈子而遂以實事爲虛論毋乃遁辭歟

即有邰家室

傳曰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居稷於邰命使事天、疏曰世本云有邰氏女曰姜嫄故知邰是姜嫄之國也因邰而生后稷謂使邰國之女生后稷也、英按此說非也詩曰以歸肇祀曰上帝居歆蓋必其時適當帝嚳之本支衰絕於有邰故堯嘉后稷農功遂使后稷即就有邰之邦域而遷家室焉故曰即有邰家室也當堯之時帝嚳爲勝代帝嚳之子孫必有有國祀帝嚳亦得祀天者矣不得於堯之世而帝嚳無後直待后稷爲之後也亦不得於堯之世而帝嚳已有後已行二王後之禮而又使后稷以旁蘖之封亦得祭天也若謂后稷之封非適當本支衰亂則豈帝嚳久已乏祀有后稷之封始免餒而耶抑帝嚳子孫本自有國守二王後之禮卻又封后稷使兩國皆得祭天耶後人因詩有姜嫄字又有有邰字遂以有邰爲姜嫄國豈其然乎人孰不生於母傳謂天因邰生后稷不亦異乎

箋曰堯改封於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英按此說非也后稷初生微賤故其父之名不著於世而

但稱其母亦惟其父微故自聞先世祈子於天之處而獨尋其路姜嫄不貴故棄其子而姜嫄不能主天生后稷於隘庶之家故得遂其稼穡之好以成亘古大功即其克禋克祀亦草莽中無儀無物故不爲僭也若后稷早已爲二王之後則堯何必復封之於有邰耶改封則何足爲異耶且詩曰以歸肇祀曰誕我祀如何曰后稷肇祀皆始得有國而備禮者之辭也謂爲改封豈其然乎如謂已爲二王之後則其父先祭于

乃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豈言后稷之

父未免有罪悔耶

疏曰中候握河紀云堯即政七十年斯封稷契皋陶注云或云七十二年斯封此三臣此箋言成功蓋治水畢後平天成地之時也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於邰必是堯之封矣故箋及傳皆以爲堯問本紀云舜封之於邰號曰后稷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英按此說非也詩之言即有邰家室也即於實堅實好實穎實栗之下緊接無別文則其封國當必甚早不待至於治水功成庶奏艱食之後也然

唐虞世愈遠益難考矣若疏謂治水畢後此時所稷唐虞之際也謂舜封之亦不爲謬但覺詩意似不在唐虞之際耳中候謂七十年注謂七十二年書缺有閒何所據耶疏何以不嫌其僞而獨不信於問本紀耶既謂治水畢後又安得謂七十年七十二年耶

以歸肇祀

傳曰肇始也始歸郊祀也英謂據此知七八兩章皆言后稷祀天也又可知未封邰以前后稷未嘗爲王後也詩不惟言祀而曰肇祀不惟曰肇祀而曰誕我祀如何又曰后稷肇祀以至于今則此章肇祀便已言郊祀也此便言郊祀則七八兩章非皆承即有邰家室而言始郊乎郊而曰始非前此猶未爲二王後乎若已爲二王後何云肇乎

箋曰肇郊之神位也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英按此說二王後是也神位非也詩將言上帝居歆而先言即有邰家室則上帝居歆與克禋克祀不康禋祀不同上帝居歆固爲郊祀矣以其得郊祀所以知其爲二王後也若非二王後安得而郊祀乎但后稷於此

時始得行二王後之禮而郊祀耳后稷之於堯不但非其親弟且非同祖帝嚳者也問既以帝嚳爲所自出之帝則堯固非帝嚳之子孫矣若后稷既以嚳爲所自出之帝而堯又爲帝嚳之胄則后稷非二王之後矣若后稷非二王後而與堯爲兄弟則后稷安得郊祀若郊祀是嚳郊也若謂后稷與堯同祖而當有虞氏之世則得郊祀者又在丹朱而不在稷也然則詩言上帝居歆固是郊祀得爲郊祀固是二王後毛氏不辨大戴記之僞筆以后稷爲堯弟不有箋二王

後之說孰從而正之歟但箋於克禋克祀不應禋祀謂已用二王後禮則非其時矣若克禋克祀之時早爲二王後則詩安得言以歸肇祀后稷肇祀乎兩章重言肇祀是卽克禋克祀時未爲二王後之一證也而箋乃以肇爲郊之神位徒以小宗伯有兆五帝于四郊之文而以肇爲兆豈其然乎

集傳曰稷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 英謂據此知后稷未卽有邰以前實未有國而不得爲祭主也祭主云者以家祭而言也鄉時雖已仕於帝廷然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如祭帝嚳則自有人爲主祭若后稷僅爲助祭而已矣非主祭也及封有邰而得郊祀蓋始爲二王後祭於宗廟亦始爲祭主也

但集傳之意以祭主專指第七章而末章不與焉殆非詩人之意耳

取羝以軷

傳曰軷道祭也箋曰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於行神之位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爲尸薦焉自此而往郊疏曰脂羝之脂也所祭卽七祀行神故

言行神之位取羝羊之體以祭神者謂取牲體侑於軷上故言體也 英按此說非也七八兩章之言祭取蕭脂一也軷羝二也燔烈三也盛豆登四也中間雖隔以興詩歲一句而卽盛于豆直接上章畧無別起之文則此四者當皆是祀天之事若祀天於郊而先祭山神山行曰軷如禮器所謂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則不應其禮有如此之詳而於正祭反略言之蓋必四者皆言祀上帝也二王後之郊祀原不得如天子之禮也天子燔柴祭天特牲惟用一牛而詩言蕭脂燔烈或具太牢禮從其殺或上古二王後禮有然未可知也其用軷者必非道祭行神也或上古郊祀有此車轢牲禮之事與後世道祭事同義異未可知也 周初唐虞之典制未湮爲后稷作詩自皆用唐虞典制然唐虞典制至於兩漢豈能稽考窮經之法與其以周制斷唐虞事何如卽以詩之文辭推測詩之意義乎而傳箋皆謂道祭行神則豈祀天禮重事繁詩人於豆登之外別無一言而反於行神之祭若是其詳言之邪上文以歸肇祀誕我祀

如何原特爲郊祀發端而中間插敘道祭之筆反多於正祭有此文體耶且以與嗣歲句偏屬之於行道之神毋乃執塗人而問之耶

周禮秋官曰犬人掌犬牲凡祭祀供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注曰鄭司農云牷純也物色也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瘞謂瘞祭也爾雅曰祭山曰庪祭川曰浮沈大宗伯疏曰以埋沈祭山川林澤號謂不純色也英謂據此則可以知詩之言馭祇以馭未必謂道祭行神也周禮之文但云

伏瘞未嘗言祭行神又其文伏在瘞上行神至細矣得在瘞上且祭山祭川猶可用雜色之駹豈有道祭微末儀文而反用純色之牷者耶則秋官犬人之所謂伏者必非言祭行神也注以車轢與祭地爲類然則豈有道祭微末儀文而與祭地爲類者耶則鄭氏之注周禮亦未嘗以伏爲祭行神也何箋詩取祇以馭遂謂祭行神耶

夏官曰大馭掌馭玉輅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軹乃飲注曰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冉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軷轢軷磔犬也英謂據此可以知詩之言取祇以軷非祭行神也此大馭之所掌正是周人因郊祀而祭行神矣而其所謂犯軷者其儀不過如此何嘗至於隆其禮如宗廟之祭有所謂取蕭祭脂或燔或炙者耶王亦未嘗下車自祭祇於道旁立待僕之禮畢豈堪多爲繁文以久相待耶如謂未出大門先於廟門外之西軷壤之位盡禮而行則誠意已散矣又何

以爲專志於事天之禮耶毋乃禮煩則亂事天則難歟漢儒即未講於主一之爲敬而夏官大馭之職與詩之辭毫不相似而以詩之言軷爲祭行神豈周制猶不若是其煩而唐虞反有乖於大禮必簡之道歟謂祭行神毋乃謬歟

集傳曰宗廟之祭取蕭合膟膋蕭之使臭達牆屋也軷祭行道之神也英按此集傳說疑非也釋取蕭句用郊特牲之文不從傳箋蓋朱子先以爲古無此禮矣然而用郊特牲之文有所不合者以取蕭句既爲

祭宗廟則耿祇句必爲道祭而道祭微末儀文皆于與宗廟之祭上帝之祭夾雜言之耶

嚴氏詩緝引曹氏曰內言烝嘗外言釋菜則羣祀皆舉矣 英按此說非也道祭微末何足包羣祀耶

以興嗣歲

箋曰孟春之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 疏曰祈穀卽郊也 稽古編曰此郊祀專指祈穀不及日至之郊 英謂據此知二王後之郊乃祈穀之郊也禮運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言

爲新天子行事以守其先代之舊章而已非謂惟罷與名有可以假人也有天下而郊天者惟其爲普天之下之一人有父母宗子之義故迎長日之至而祭天於郊所以大報天也非敢有祈也於郊故謂之郊外此至孟春祈穀則爲民祈又孟夏祈穀實亦爲民祈季秋大饗帝亦爲民報凡皆爲穀也若有辛之在唐虞杞宋之在周九有已亡其於父天母地大君宗子之義又何有而猶郊乎故長日至而大報天者惟一人行之二王後雖爲帝王之胄而不得行也天子

斟欲事守先代舊章惟使於孟春祈穀於上帝其端亦於郊其名亦曰郊而已蓋二王之後其五朔之外又有古先帝王有大功德於民其廟不可毀其粢盛之供爲尤重故雖宗廟社稷諸侯所同而祈穀之郊二王後之所獨也詩謂以興嗣歲則其爲祈穀可知也既爲祈穀則末章謂上帝居歆其非日至之郊又可知也月令之所謂孟春於周爲三月則杞宋之郊似或在周之三月矣然月令孟冬之月又有祈來年于天宗之文而唐虞之禮不可考未知唐虞之時二

王後之祈穀在何月耳

疏曰箋意定以正月爲郊正朔三而改自夏而上推之高辛氏當以建寅之月爲正故堯典云三帛注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繒王者之後自行其祖正朔 英按此說非也有辛氏之天下易爲陶唐氏不可考若夫唐虞夏三禪之閒豈有改正朔之理哉安得謂正朔三而改耶安得謂高辛當建寅正用黑繒耶樂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但云五帝不沿樂未嘗謂五帝不襲禮也子曰無爲而治者其

舜也與若虞夏改唐虞之禮何以謂無焉耶二王之後如古文尚書所謂統承先王修其禮物者如車旗服物所謂黑繒之類耳若正朔則一王之大典紀宋不改不遵新王之制也安得謂王者之後自行其祖正朔耶

傳曰堯命使事天陳長發啓源毛詩稽古編曰前五章言后稷功美堯特賜郊祀正是報功之典若因二王後而得郊則非歸功后稷之意此郊祀不及日至之郊若二王後則兼行日至之郊矣然則二王後之說

祇可用之於首章之禋祀不可用之於七八章之肇祀英按此說非也詩言后稷初生微賤而其後得爲二王後原正是歸功后稷之意何必如成王之於周公然後爲歸功乎雜記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此魯郊非禮之後而三家益僭也謂二王後兼行日至之郊其不以魯之正月日至爲非禮耶二王後之說於七八章正合而首章不合也而反言之何其復耶

曾古編曰李氏譏毛命使之說而以魯郊爲比謂成王修其禮物者如車旗服物所謂黑繒之類若正朔則一王之大典紀宋不改不遵新王之制也安得謂王者之後自行其祖正朔耶

傳曰堯命使事天陳長發啓源毛詩稽古編曰前五章言后稷功美堯特賜郊祀正是報功之典若因二王後而得郊則非歸功后稷之意此郊祀不及日至之郊若二王後則兼行日至之郊矣然則二王後之說

王伯禽皆非禮豈堯與稷亦然殊不知所謂禮者

自天子耳況聖德如堯可以議禮制度稷之播穀功及萬世錫以異數非私恩也何得以常禮律之英

此說非也有德有位敢作禮樂禮生於上非可僭所欲爲也后稷雖祇祈穀之郊然所祈穀之郊亦惟天子與二王後行之議禮制度考古得以之錫同姓錫二王之旁支乎堯若命使真弟則堯自以陶唐氏爲已亡者也若於二王後之外而又命使其旁支則一有辛氏而有二本支也皆濫與也聖人豈爲之乎謂非

此不足以報則伏羲始教神農始農黃帝始歷何不皆郊祀乎

傳曰興來歲繼往歲也箋曰嗣歲今新歲也以先歲之物祀天將求新歲之豐年也英按此說非也唐虞時二王後之郊不知其在何月以詩謂以與嗣歲而言則其祈年當在孟冬以後季冬以前也以今年指明年斯爲嗣歲嗣歲者嗣續今年之歲也必在今年田功已畢之後或十月十一月之閒或十二月皆可稱明年爲嗣歲但非用長至之日耳必不如月令之

以孟春祈年也若孟春祈年則已至本年安得[illegible]年爲嗣歲乎傳謂與來歲繼往歲則中間遺卯一今歲矣豈今歲荒歉不堪嗣而反嗣往歲耶箋蓋亦以傳說罅漏故改云今新歲然詩固謂嗣歲未嘗謂今歲如以今歲稱嗣歲何異以己身而稱嗣子耶箋必欲就月令孟春祈年之典遂不卹改經以就之夫月令乃呂氏書夫豈陶唐氏之書邪

卯盛于豆

箋曰我后稷盛菹醢之屬英按此說是也后稷自盛

也然上章誕我祀如何此章卯盛于豆曰我曰卯皆詩人代爲當時后稷自稱之辭言之親切詩體宜如是也非作詩之人謂我后稷云云也孟子曰一豆羹則豆亦盛羹也坊記曰觴酒豆肉則豆亦盛肉也唐虞之世豈有如周禮醢人之所掌者乎

集傳曰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祭英按此集傳所疑非也卯盛者后稷自稱非周人自稱也豆登者唐虞之物非周之物也此章之謂卯猶上章之謂我也此章之謂盛豆登猶上章之謂春揄蠡炙也再章聯說下安得以上章爲唐虞時事此章爲周人之[illegible]

胡臭亶時后稷肇祀

箋曰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美之也英按此說非也蓋后稷肇祀句連屬在胡臭亶時句上胡臭亶時后稷肇祀此二句乃束上之辭非起下之辭也時字音與祀字相叶而末句今字則與上句登升歆三字隔句相叶后稷肇祀句乃重言以足上章以歸肇祀句之意也時字之義與首章時惟后稷之時同臭即上句之所謂香也時即指上句之所謂其香也言何以其香誠有如此者乎惟后稷肇祀故有如此也複言之所以大言之也謂得其時不亦小乎且若以胡臭亶時爲啓下三句又以后稷肇祀爲屬下二句則視此肇祀二字甚輕矣豈得詩人之旨者耶

庶無罪悔以至于今

箋曰后稷肇祀上帝於郊而天下衆民咸得其所無有罪過子孫蒙其福以至于今故推以配天焉英按此說非也此二句將上文自以歸肇祀至后稷肇祀十七句所行之事而贊美之實即上文自敏之在敏

至是任是負廿二句所成之功而洪贊美之也后稷雖帝嚳子孫然原屬旁支而衰微矣自后稷有此生養斯民之大功爲天所佑而得爲帝嚳後祭則祀天然則其祀天也庶乎無罪無悔傳之子孫亦能如后稷之無罪悔直至於今爲我周之世矣皆后稷之功所致也庶者庶幾也作詩者后稷之後裔子孫也子孫而贊遠祖之郊祀而僅祇謂庶無罪悔云者祀天非易言也與其有溢美之辭毋寧不足焉此敬謹之至方可以爲祭后稷之詩也曰以至于則中葉皆得

謂之庶無罪悔而上同于后稷者后稷開其端則守而勿替者不難也后稷至周初歷唐虞夏商而直謂以至于者后稷之肇祀在堯之世舜受堯禪禹受舜禪皆兢業守堯之成法而無所改夏傳家而又於禹無所改國語曰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弈世載德不吾前人據此則知后稷子孫之祀桀以前行於中國桀以後行於戎狄也及周有天下而正行於中國矣故曰以至于今也非其功之大何以澤之長如此乎若謂后稷肇祀而天下衆民咸得其所無有罪過則斯時上有黎民於變之君下有四方風動之相必欲盡歸其美於后稷后稷不將蹙頞而不忍聞歟箋此說何目中無人歟今者祇謂今爲我周之世云爾非自指此日之祭也若指此日之祭則竟自許爲無罪悔矣鬼神不可知何其自信若此耶

序曰生民尊祖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大焉英按此說非也七八兩章雖有后稷可以配天之意然此詩之用則非以郊祀配天也周有天下之後凡祭后稷者有五焉太廟祭始祖一也太廟禘祭配食二也孟春祈穀於郊配以后稷三也季秋饗帝於郊配以后稷四也秋冬報賽田事祭后稷於稷神之位五也生民詩之所以作秋冬報賽田事祭后稷於稷神之位者也太廟之祭始祖也其辭謹嚴者也而生民冗長此雅頌之所以各有其所也禘祭之配食也主於所自出之帝者也而生民及先妣而不及其祖也祈穀饗帝之配天於生民之所言雖合然祀天

則一心主於敬天斷無自爲大贊其祖功德於止矣之前以爲事天之道者也至於秋冬之間農事既畢饗神報功則兆民之利賴於后稷者非詳哉其言無以盡其情國語曰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左哀廿九年傳曰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據此則可以知生民之詩乃是周天子祀稷神之歌也魯語謂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則周祀稷神亦以棄爲稷而不嫌於以始祖爲稷神可知也惟其爲祀稷神之詩故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藝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也言其幼稚襁兒提抱便自能殖百穀百蔬則其農事乃生而知之者也惟其爲祀稷神之詩故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也言其爲農若有神助也農功無美不至也惟其爲祀稷神之詩故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也言其能辨其類而遂其性參得得深之秬秠是穫是畟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也言其農功之成也惟其爲祀稷神之詩故曰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也言其粢盛酒醴之豐潔也非祀稷神何以言農功若是詳哉言之也其曰即有邰家室曰后稷肇祀者言惟后稷有功於民爲帝嚳後而得祭天也其獲報於及身者已如此正所以證明其粒食萬世之功也其曰誕寘之隘巷

誕寘之平林誕寘之寒冰者後人慶萬世之粒食而轉思其初幾不得蒙其澤也其曰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先生如達不坼不副者危其初生而并及其未生以前也故生民詩爲祀稷神之詩歟然也若以后稷配天於郊則何歆若是其詳言之詳言之不足又重言之重言之不足又夸大之邪○英　按國語烈山氏子曰柱夏之興祭法烈作厲柱作農興作衰殆因左氏謂自商以來祀之故以爲繼於夏之末造耳不知繼者繼柱之功非繼柱之祀也作衰謬

宣陵歐陽氏修詩本義曰毛鄭之義余能決之不疑生民之義余所不知英謂據此知鄭氏之說自謬也其說破而後詩義可得則先爲之破其說者其明經之功尤大矣

集傳曰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頒胙之禮也歟英謂據此知朱子雖襲舊說而意有未安也但卽受釐頒胙之時可言歆歆人道感己耶

上帝是依

傳曰依其子孫也疏曰上帝依其所生子孫令其母無菑害而生不遲也英謂據此知依有託賴之意也

左隱六年傳曰我問之東遷晉鄭焉依依字亦此意

箋曰依依其身也馮依而降精氣英按此說尤非也

閟宮首章雖抬前人唾餘然其謂上帝是依亦因生民有謂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云耳故生民曰誕彌厥月無菑無害此詩亦曰無災無害彌月不遲也箋乃以上帝是依與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同義誤起於此夫豈閟宮詩之過乎

天命玄鳥

箋曰乼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英按此說非也詩將言商之受命而先原其本由於契之敎養有功於民而契之敎養實自天命之也竊謂鳥字當是王字之誤文下篇長發元王桓撥句正此篇元鳥字爲元王字之誤文之一證也此篇首章玉商芒湯方爲一韻也後儒不以此鳥字爲卽下篇王字而反以下篇元王爲因元鳥降生而稱元箋且謂黑帝所感生故以元稱毋乃謬耶然戰國時已誤爲鳥字矣故屈子天問篇曰簡翟在臺嘗何宜乙鳥致貽女何喜指此詩也史記殷本紀曰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沐見元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箋說本此然史記以契母爲卽帝嚳之妃則其於世次已失吞卵之事又何足據歟然如以生民履帝武敏歆之箋而較之則此吞乼卵而因孕猶可強爲之說其曰乼則左昭十七年傳曰元鳥氏司分者也故以爲燕契或產於南方也其曰吞卵周禮醢人鼈醢蚳

醢則蜣蜋蠐螬可食豈明不可食也其曰卒則後世醫家書凡女男有子之藥物大抵草木蟲魚之類契生於黃帝作方昔以後故云也此箋雖未合詩旨然豈可與履帝武敏歆之箋同譏歟

傳曰春分元鳥降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嚳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英按此說非也生民但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上帝不寧不康禋祀而未嘗謂天有所命有所降也而箋乃移天命元鳥降而生商之文以補履帝武敏歆之說元鳥但誤王字爲鳥字曰

天命元鳥而未嘗謂禋祀弗無子也而傳乃移克禋克祀以弗無子之文以補降而生商之說且二詩但曰上帝曰天命俱未嘗謂郊禖也而傳箋乃移月令之文以補二詩上帝天命之說說詩不以文害辭而漢儒更以他處之文害此處之辭即借謂燕至而往祈然毛氏既能不信墮卵吞之之事則春分燕至午年如此何謂天命祈而得子緡無所煩勞於元鳥何謂降而生商耶歸美於天天亦不任受德目

曾楷王氏充論衡奇怪篇曰高母吞燕卵而生高今燕之身不過五寸吞其卵安能成七尺之形、英按此說非也人有嗜脮而嗜脮又各有所附麗之物凡口吞而入腹者從喉舌以至於胃腑也若女子受孕之所是謂子宮腎臟所屬之物也論衡將以爲人之臟腑無各司之職耶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注曰元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聚嫁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

變媒言禖神之也、英謂據此知高禖之祭有元鳥遺卵之言傳爲嘉祥而後因而作此祈子之典故也若稷契未生之日豈有祠郊禖之事者耶而元鳥篇傳謂元鳥降而祈於郊禖且生民篇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傳亦謂古者必立郊禖焉豈非皆謬歟乃鄭氏於此既注曰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後王以爲嘉祥而於生民則又箋曰乃禋祀上帝於郊禖何其自相牴牾耶殆以爲郊禖之祀稷契未生時已有之其用元鳥至之日則後王所定長然生民之言上帝不寧

何得以高禖附會耶

方望溪　苞　詩義補正曰郊祀配天必先祖有聖德者禖氏配天瀆亂甚矣其說始於呂不韋月令以太牢祠于高禖周官儀禮戴記春秋內外傳百神之祀詳矣月令而外別無及高禖者則或爲奉人創舉或爲呂氏欲立而未立之祀未可知然未嘗有郊禖之號也至漢毛公生民元鳥詩傳始云姜嫄從帝而祀於郊禖簡狄從帝而祈於郊禖因月令以禖爲祈子之祀天子與后偕往而生民之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則爲禖祀可知故有從帝祈於郊禖之說然謂之郊者不過謂其兆在郊野未嘗有配天之說也至鄭志焦喬荅王權始云禖氏祓除之祀位於南郊以元鳥至之日祀之然其禋祀乃於上帝也又曰契以前祭天南郊以先禖配之蓋因詩稱禋祀而附會爲南郊郊禖爲祭天於南郊以先禖配之其實周以前何嘗有禖祀生民之詩所云以弗無子者亦何嘗爲祈於郊禖哉世本汲譙周古本因云伏羲制嫁娶之禮先禖當是伏羲蓋因禖氏配天義不可

通又從而爲之辭然其謬愈甚矣至鄭孔穎達謂後稷高辛爲禖神尤無義理毛公詩傳朱子采其說者僅十之二三然終悖戾而不安　英　謂據此知高禖爲秦人之典故也媒者謀也所謀者謀爲夫婦之倫焉未有媒氏而謀除無子之疾者也下文曰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夫天子與夫婦也久矣即妃嬪之爲天子所御者亦列爲夫婦之倫也久矣乃於此時而猶曰先媒毋乃非其時耶

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注曰夷則陽聲第五小呂爲之合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　英　按此說非也舞雲門大卷至人鬼可得而禮矣四百五字臨川吳氏　澄　三禮考注清江楊氏　肇　周禮正經引進賢舒氏　芬　說皆以爲偶文當刪之然刪之則其害理者反隱不如辨之此人鬼之享但在先祖而遺忘古昔帝王之有大功德於民焉古者君道兼師道道統即在世統之中帝王之記則世統道統俱無所

明於上而教於下矣古昔帝王必無不祀亦必無祀而無樂祭法謂黃帝正名百物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星辰堯能賞均刑法舜勤衆事但以功烈而言其實先代帝王皆祭不止此數聖也諸侯不敢祠天子則帝王之祀非有天下者之事乎若左僖廿一年傳謂任禦須句顓臾實司大昊有濟之祀文二年傳謂鄭祖厲王皆後王祀典而其爲子孫者遂借而祭之實非周制也豈可因春秋之世祀典闕失而遂以爲制周禮時亦若是耶不言祀古帝之樂謬一也

及至後世書缺有閒則周公之祀典愈益無徵而於是後儒五人帝配五方帝之說遂因之而起矣蓋原知古帝不可乏祀而強以分派於五方也而豈知其所謂享先妣者反以不經之類祀歸其一耶不享古帝而享先妣謬二也國語曰周人禘嚳祭法亦曰周人禘嚳爲毛氏稷爲嚳後之說者則周人既禘嚳當卽以姜嫄配安得別有一先妣之享享先妣之謬三也卽爲鄭氏繼父爲親之說者則周人猶且禘嚳豈有不禘親生之姜嫄又奚必別爲一先妣之享享先妣之謬四也或不從大戴記帝系而以姜嫄爲妻母既爲姜母亦當附於享先祖之禮豈有七廟十四主合用一禮樂而姜嫄一女子獨用一禮樂以爲大表其奇異之事者乎享先妣之謬五也如曰先妣非姜嫄也乃是祖之妾母父之妾母別爲一廟如春秋隱五年考仲子之宮若然則當在享先祖之下何以先妣用律呂之第五聲先祖反用律呂之第六聲享先妣反在享先祖之上耶先妣二字九謬六也且以所用之樂而言之享先祖固自用本朝之樂矣而享先妣獨不用本朝之樂耶其用大濩爲先妣之孫耶抑不爲其子孫耶先妣二字尤謬七也卽以先妣之稱而言之妣者比也母之德比於父之德也乃獨稱先妣有先妣之鬼而無所比之考則其所比者爲誰也既無所比不當以妣稱矣既有所比不當獨祭先妣矣附於有所比尤不得先祭先妣矣先妣之稱何義耶先妣二字謬之又謬八也然則四百五字之爲僞文何疑乎若夫僞文之所以言姜嫄者則以小雅斯干篇有似續妣祖一句耳朱子集傳曰妣先於

祖者，叶下韻爾據此知周禮先妣二字之必爲衍文也變文以叶韻者詩之體也而至於祖妣二字六章變文倒置固詩體之疵也然豈料貽誤於周禮致有享先妣之文加於享先祖之上乎詩既曰妣祖周禮又曰先妣於是遂覺生民篇有時惟姜嫄閟宮篇有赫赫姜嫄皆若爲周禮先妣之證而周禮先妣又若爲斯干生民閟宮三詩之證者而不知其實皆疑心生暗鬼也注謂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則豈夏商以前始祖所自出之帝亦有

廟而周獨無之耶始祖所自出之帝本不別立廟也始祖所自出之帝既不立廟則始祖所自出之妣安得而立廟耶謂特立廟何其謬耶惟其始祖更有祖所以禘也惟其無廟所以禘禮卽行於始祖廟中也倘如鄭氏說則何不不禘嚳而竟禘姜嫄乎何不仍以姜嫄配禘嚳乎何不禘嚳而又禘姜嫄乎則姜嫄何必別立廟乎蓋鄭氏之意必以爲禘禮既祭帝嚳矣而姜嫄難以配帝嚳之祭而又不可不禘帝嚳而反禘姜嫄而又不可既禘帝嚳而又特禘姜嫄所以

別立廟而祭之自然而巨跡之說誣也周禮先妣僞文中之尤謬者也何以鄭氏生民與閟宮之箋及世大司樂之注誤於斯干之變文又誤於大司樂之僞文耶

高紫超 愈 周禮集解曰先妣先世之祖妣勝國之樂已往而屬陰故以享先妣昭代之樂方興而屬陽故以享先祖先言妣而後言祖者以律呂樂舞後先之次序而言鄭氏以先妣爲姜嫄而有特立廟之說帝嚳無廟而姜嫄立廟恐古無此謬妄之禮也 英 枝北

說祖妣非也生母不稱妣雖紫超意以此爲先世生母之別宮然卽生母之別宮亦豈宜用異代之樂耶謂屬陰宜用則雲門亦已往之樂也何以用之於祀天神耶況不宜稱妣耶

篤公劉

漢書婁敬傳曰漢五年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哉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 英 謂據此則可以知始去邰者公劉也篤公劉一篇自邰而竄於

戎狄之間也公劉卽不窋也要敬之言爲高帝言之則去周未遠當必有所聞耳其曰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則自封以來皆安然居邰而去當去邰可知也其曰公劉遭桀居豳則公劉固當爲邰國之君因遭桀而始去邰去邰而竄於戎狄之閒可知也若公劉之前早有竄於戎狄之人則其邰已去矣而何以猶稱曰堯封之邰乎邰已去則與桀無涉矣而何桀之避乎居豳因於避桀則去邰非卽始於居豳者乎公劉非卽不窋而何歟

國語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閒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弊世載德不忝前人韋氏注曰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繼曰世棄廢也廢稷之官不復務農業也不窋去夏而遷於豳豳西接戎北接狄也英謂據此則可以知公劉卽不窋也漢書之所謂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卽此所謂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也漢書之所謂

公劉避桀居豳卽此所謂及夏之衰棄稷不務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也而此謂自竄於戎狄者卽詩之所謂匪居匪康爰方啓行乎此謂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非卽詩自第二章以至終篇所云乎不窋公劉名號互見耳若以爲兩人則已竄於戎狄又何夏之去棄稷兵又將何之耶且安得有兩邰耶蓋後世之所以爲兩人者未審於此文及內傳也此所謂及夏之衰也云者謂夏之衰造桀前數世之日也此所謂棄稷不務云者謂漸厭惡重農之典而輕農業也此所謂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云者謂傳至不窋之世桀乃出焉并后稷之世官而廢去之逼之使自遠竄也一行之文時則久矣或乃誤以爲夏始衰而遽失邰非自公劉失邰也誤一也文二年傳曰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杜氏注曰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不知帝乙之爲賢君矣或乃誤以爲不窋鯀厲王類也非公劉也誤二也何其不審於古人之立言乎

傳曰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遷中國之難而遷其民邑於豳焉英謂據此知公劉已爲邰國之君遭夏之亂不容於中國遷其民邑於豳狄之閒而立國於豳卽不窋也削其后稷之職未奪其土地然已見逼故曰迫逐也能於將遷而積倉廩修器械非數年不可亦知幾度勢而去不得復顧其世守乘人不備三朝而空故曰自竄也若稍遲則奪其國而民邑非其所有不能遷之以行矣此謂居於邰謂遷中國之難則前乎此未始有竄狄者矣毛氏

豈是未見國語者耶蓋毛氏固以不窋爲卽公劉云爾公劉居於邰非公劉卽不窋之一證歟但漢書明言遊桀而傳不言桀耳

周本紀曰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閒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閒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英按此說非也畏敬傳之謂積德累善十餘世者但舉其有德者而言之也賈誼傳曰夏爲天子二十餘世而殷受之據此知自禹至桀二十餘世則自稷至公劉亦當有二十餘世矣公劉蓋后稷之二十幾世孫也豈曾孫耶后稷之功與虞夏同休戚宜矣故夏桀之世后稷之子孫亦竄於戎狄矣若謂后稷之子而失官奔狄卽不得血食於中華則生民詩謂不康禋祀者謂何耶以赫厥靈之上帝何厚於后稷之未生何薄於后稷之既歿耶謂子不窋子鞠子公劉以公劉爲后稷之曾孫又以不窋爲后稷之子何其謬之又謬耶稽

古編曰史記不窋云云皆周語文公劉祇據詩辭數衍毛傳尚未行故不及取之後儒反據本紀以非毛傳不亦惑乎此說是也雖當時毛傳未行然司馬氏但知綱羅天下放失舊聞而不能擇故於周之先世多所失耳

箋曰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夏之始衰見迫逐遷於豳疏曰譜云公劉以夏后大康時失其官守則夏之始衰謂大康時也譜以公劉當大康時韋昭之注國語以不窋當大康時不窋乃公劉之祖不應共當一

世公劉應在其後、英按此說非也國語之所謂夏之衰也者如孔甲之類推原棄稷不務之由其所謂棄稷不務則推原所以失官之由也本非謂夏一衰而后稷之官即失也司馬氏誤以國語所謂夏之衰也與左襄四年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后爲無異耳羿當禹之孫大康時故亦以不窋爲后稷之子又以爲不窋末年耳此誤之始也韋氏因之遂注爲大康時此再誤也鄭氏因之遂譜爲大康時此三誤也而疏謂不窋公劉不應共當一世此四

誤也然箋謂見迫逐則原謂自邰而竄戎狄耳若已在戎狄又何迫逐之有耶

豳譜曰豳者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公劉以夏后大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疏曰國語云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閒此云公劉竄於此地者公劉篇說公劉遷豳事詳悉自邰徙豳必從公劉始矣蓋不窋之時已竄豳地尚往來邰國至公劉而盡以邰民遷之也云公劉以大康時失官守者其實公劉適豳不當大康之世、公劉應在其後、英按此說非也國語之所謂夏之衰也者如孔甲之類推原棄稷不務之由其所謂棄稷不務則推原所以失官之由也本非謂夏一衰而后稷之官即失也司馬氏誤以國語所謂夏之衰也與左襄四年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后爲無異耳羿當禹之孫大康時故亦以不窋爲后稷之子又以爲不窋末年耳此誤之始也韋氏因之遂注爲大康時此再誤也鄭氏因之遂譜爲大康時此三誤也而疏謂不窋公劉不應共當一世此四

誤也

集傳曰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既富且強於是裹其糧糧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都於豳焉亦世鄭據外傳之文取不窋之事以爲說耳、英按此說非也公劉時非也去中國而竄於戎狄豈擇而取之哉不得已也必不得已而去而尚能往來於邰國有是情乎任其自來自往何謂迫逐乎疏謂尚往來邰國此五誤也至於箋及譜皆未嘗謂公劉之前自不窋且以國語所謂失其官守者公劉之閒者不繫之不窋而繫之公劉則鄭氏以不窋公劉爲一人而不以爲兩人可知也但其謂太康時后稷之曾孫則非據內傳夏后相以前有窮羿寒浞內亂耳詩侯之國未亂也雖有不安何至於逃竄西戎北狄乎故國語所謂自竄於戎狄之閒無論不窋公劉要非大康時事也并非有窮羿寒浞時事也箋及譜皆謂大康時既以爲太康時自必謂后稷之曾孫矣則亦誤以國語夏之衰爲始衰耳○英按豳譜豳者豳字當作公劉二字公劉者公劉二字當作豳字互相誤之文也

不出其封內也、英按此集傳說疑非也篤公劉一篇所言皆新遷之事而首章九見其初本自有土有民忽然弃邰國竄戎狄則議遷之意非一日所徙之道路非伊邇也詩啓口言匪居匪康惟公劉以前安然居邰至於公劉之世而民無寧宇故曰匪居匪康也匪居匪康正爲世世安康而言也若謂公劉已在西戎生長焉則詩非謂不安於居邰而謂不安於居西戎矣夫居西戎本何寧居之有而何必曰匪居匪康耶集傳謂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毋乃非詩意乎議遷之意非一日故曰乃場乃疆乃積乃倉道路非伊邇故曰弓矢斯張干戈戚揚正爲自邰至豳而言也若謂不出封內但徙其都則何必謂積倉何必謂弓矢又何以謂之爰方啓行耶且末章曰于豳斯館亦惟自邰至豳舊邦已離新邦未造故先于豳地築館舍也與沮漆之陶復陶穴未有家室正同也若封內徙都則何必謂于豳斯館耶集傳謂徙都不出封內豈其然乎此六誤也蓋集傳惟過信史記耳

稽古編曰周語言不窋奔翟公劉不窋更在邰故疏

以爲不窋往來邰國公劉定居於豳源謂不窋奔翟因夏之衰韋昭以大康之亂當之應不誤迨少康中興纂禹之績不窋子孫自當還於舊都修先人之職則有邰疆土仍如故竹書紀年云少康三年復田稷沈約注云后稷之後不窋失官至是而復復其官必復其國矣至公劉再遭夏桀時亂始去有邰定都於豳耳不窋之竄公劉之遷皆避夏亂皆自邰出事畧相同而世時不相接英按此說非也竹書紀年因國語有用失其官一語遂謂復田稷耳因史記有于不窋之文故以爲少康三年耳此亦了不異人意初不料其因之而又謂復邰國也即沈氏亦未嘗謂復其國也若謂復其國則必但以其族行而未嘗遷其民邑未嘗立國於戎狄之閒者矣若民邑已遷而國已立而遽云復舊國何言之易耶未嘗遷其民邑未嘗立國於戎狄之閒然則國語所謂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表以忠信者謂何耶何業之怠何緒之纂何典之修何守何奉耶且何以不一言及復國而反言弃世載德下丕

前人邰未審於國語而誤解毛傳此七誤也祭法又曰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如謂少康復邰然則湯有天下何不使公劉復舊國邰欲彌縫兩去邰之隙豈可得耶

毛鄭詩考正曰國語昔我先王世后稷不窋以上世爲后稷之官不知凡幾傳至不窋夏之衰疑孔甲時禹至孔甲史記十四君則有邰始封至不窋亦且十餘世周本紀曰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曰棄卒而曰后稷卒此書法

也世次中闕莫知其名繼棄而爲后稷以至於不窋不一人故曰皆有令德及最後爲后稷者卒其子不窋立失其典文諜記雖公劉復立國於豳已無舊人能追先世之代系故國語稱十五王不數其皆有令德而世后稷者漢劉歆曰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是漢初知不窋以上代系中闕矣公劉避桀於豳湯代桀至紂十七世公劉至文王十二世孔甲之後帝皋帝發帝桀不窋之後鞠公劉此代系不相遠者昔人疑契至湯十四世后稷至文王十五世使知不窋上闕代系斯可無惑其校說非也國語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所謂十五王者但記賢德者之數而無德者不在數可知也如后稷之後斷闕不接安得謂自后稷之始基云乎即漢書之所謂十有餘世者亦但舉其積德累善者而言之而無德善者不在數可知也故亦曰自后稷也而謂十五王十有餘世皆闕不窋以上世系而言之則已於國語漢書之文義皆誤解也史記之謂子不窋子公劉者固謬然其謂后稷之興在陶唐虞

夏之際皆有令德云者言高辛氏所以世其官者起於棄之身始於堯時終於舜禹時皆有實績以顯令譽也陶唐虞夏之際不過指七八十年而言之耳非自堯以至孔甲也而謂莫知繼棄以至不窋之名故云皆有則并於史記之文義亦誤解也況傳箋皆謂公劉自邰而去者也既以爲孔甲時邰國之君遠竄矣又何時而復邰國之封乎此八誤也欲彌縫兩間世數之隙又豈可得耶

毛奇詩考正又曰以地考之豳在邰北百餘里邰今

西安府武功縣豳今豳州不窋所竄又在豳北二百餘里今慶陽府安化縣有不窋城不窋遭迫逐自邰而遠竄公劉力能自興於是思舊土聚糧治兵而來用復后稷之封故詩曰思輯用光曰涉渭爲亂是有邰故封至公劉而復邰在渭北非得邰無由絕渭而南也岐山亦在其邦域之中不處於邰者地邑民居以人與時之安而已按此說尤非也國語曰自竄於戎狄之間則竄西北而行可知也毛傳曰公劉居於邰遷其民邑於豳漢書曰后稷堯封之邰公劉遷

桀於豳則豳在邰之西北可知也其後大王自豳遷岐更及西南焉蓋公劉大王之所以起化於西夷者實因后稷始封之地邰國原屬西裔近於戎狄故去邰去豳愈益嚮西去不以爲憂也篤公劉一篇隰原芮鞫皆非地名無辨方之所但曰豳居允荒曰于豳斯館而未指爰方啓行之爲何嚮之行也然漢書毛傳鄭箋及譜則皆謂公劉自邰至豳矣則公劉篇之言爰方啓行亦謂嚮西北而行可知也乃東原既謂不窋自邰遠竄而又反謂公劉來復有邰故封豈其

然邰若然則豳語何以但云不忝前人而未嘗謂不失舊物耶謬一也漢書何以亦謂公劉遷桀居豳而未嘗謂不畏桀而得邰耶謬二也毛傳何以亦謂居於邰遷中國之難而未嘗謂在戎狄復先公之宇耶謬三也鄭箋何以亦謂見迫逐而未嘗謂見親比耶謬四也豳譜何以亦謂自邰而出而未嘗謂思邰而歸耶謬五也涉渭爲亂鄭箋爲驅鍛催借其異地故以爲難而遠於詩若在境內則何足以詠之謬六也豳在西安府邠州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相去二百里安能

兼有謬七也既能復邰舊封兼有岐山何又謂人與時之安而居豳謬八也不窋公劉之說至此而九誤也其莫此爲甚歟

稽古編又曰史記正義云括地記不窋故城在慶州宏化縣南三里按唐慶州即漢北地郡今爲慶陽府不窋冢在府城東三世城內有不窋廟是不窋竄居在今慶陽府也豳譜云今屬右扶風栒邑史記正義云公劉徙漆縣括地記豳州新平縣即漢漆縣也按栒邑在今西安府邠州三水縣西二十里邠州西在

新平廢縣本漢漆縣而公劉墓及廟皆在邠州城東六十里是公劉遷都在今邠州也慶陽與邠州相去五六百里兩地本甚懸隔然慶陽舊號北邠韋昭注國語以不窋竄戎爲在豳殆以此又慶陽之寧州治亦有公劉邑寧州亦稱豳寧意豳都獨在漆縣而豳境所統則兼及於此地乎但公劉封域不應及五六百里之遠蓋夏時西裔已弃爲戎狄之居土曠人稀不得以常制限也英按此說北豳非也古來勝蹟傳會不少耳目近地猶或失實況邊裔乎凡人見善失

文胥而曠世古人遠非其地亦必援而有之自國語有自竄於戎狄之閒一語苟或遠行至西北天涯必敎其土人曰此城不窋城也此冢蓋不窋冢也於是土人又爲不窋立廟矣又敎其土人曰此水乃漆水也沮水也於是北地添一豳矣於是鑿然可據雖漢儒近古莫辨之矣然實則失官而竄於戎狄其去邠長往必不甚遠不出一二百里耳雖曰土曠人稀之處然公劉大王驀然立國未必不有姻親族類之相因也曠土故不爭相因故莫之忌然而曠土豈能多得如親亦每不遠若詩五六百里每乃謬數王公所里之遠既謬則所謂不窋冢不窋城不窋廟者皆妄夫何有之鄉爲眼前實境百欲資以爲考詞之證又豈可得耶

漢書地里志漆注曰師古曰大雅自土漆沮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遷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英按此說公劉非也杜與漆沮虛故地也注以太王也若公劉則居豳而非居杜與漆沮避桀而非避狄矣此爲傳寫之誤文猶顯然曰至於余仲林蕭客古經解鉤沈

曰自土漆沮漢書注言公劉自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此則又因漢書注公劉二字之誤而更誤以漆字作自字矣漆沮本故地漢人有誤爲豳地者一誤也唐人注漢書又以太王二字誤文爲公劉二字二誤也鉤沈又誤文以避字爲自字於是而毛鄭詩考正公劉自狄來豳之說反似可取誤文以強證歟其古來之誤以成誤者亦若是則已矣

迺場迺疆迺積迺倉

傳曰言脩其疆場也箋曰邠國乃有疆場也乃有積

倉也英按此說非也上言陿居陿康下言爰方啓行則此場疆者爲將言積倉之多而先言積倉之處也公劉知邰國不能久居不能康寧於是務爲積穀積之於倉廩邰國之倉廩小不能容也於是以國中疆場之邑其露地爲積其餘屋爲倉則國中民邑之在疆場者多爲積倉之處矣故曰迺場迺疆迺積迺倉也所以多爲積倉者欲爲饋糧也下文弓矢斯張干戈戚揚亦謂新添兵器非指舊時所有耳若謂脩其疆場則此時行期已卜場疆將爲他人所有豈如此

孫之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者耶謂有疆場有積倉則土地世守亦不上於田畝一端即言田畝亦豈以疆場爲稱耶

爰方啓行

集傳曰爰始啓行英謂據此知爰於也方始也言足食足兵於是始可以啓路而行矣行之言啓者弓矢在前囊橐在後導之先路也孟子曰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爰方二字亦有然後可以四字之意乃孟子既言然後可以而又複

以爰方將言爰方而先增然後可以者意兼兩層爰方者公劉當日事情然後可以者孟子斷章取義泛論事理也言然後可以如公劉之爰方啓行也即居者有積倉一句祇爲齊宣王而言起下與百姓同之亦爲斷章取義也若以詩論公劉之積倉亦正爲行者而設國將大遷又何所謂居者耶集傳謂不出封內其亦因孟子有居者有積倉一語所誤歟

湯誥亳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

盤庚遷于殷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

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宅殷土芒芒

景員維河

陟彼景山

景山與京

景行行止

於赫湯孫

杜武丁孫子

實維阿衡

降而生商

寢成孔安

撻彼殷武

曰商是常

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天命多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

國封建厥福

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男志忠校字

湯居亳

史記殷本紀曰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注曰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四十里本帝嚳之墟商湯之都也　英按此說是也但文之敘次有失耳孟子之所謂湯居亳與葛爲鄰又謂湯以七十里者指商邱舊國而言也商邱者堯時閼伯嘗

居之後以封契而相土因之者也其後遷焉湯先世又在商邱也後世稱之曰嚳亳是也史記之所謂湯始居亳從先王居者指偃師而言後世稱之曰亳殷曰西亳孟子之所謂復歸於亳者也商自代夏有天下之後自商邱嚳亳西遷於偃師亳殷也然則自契至湯云云當敘於下文改正朔易服色之後咎單作明居蓋即明此居亳之義耳而此乃敘於征葛伯伊尹歸之前次第紊矣即伊尹歸亦當在征葛伯之前也若謂湯爲諸侯之日已遷偃師則與孟子耕葛之

說不合即謂遷穀熟已不合耕葛況偃師耶且夏然在上湯何敢遷國於四百里之外況八百里之外即此所謂從先王居者括地志謂帝嚳逸書帝告釐沃序疏曰嚳實帝也言先王者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乃謂上皇爲王是其類也據此則所謂從先王居亦可以謂帝嚳耳

帝告釐沃序疏曰契本封商自契至湯諸侯之國而得數遷者蓋以時王命之使遷今湯遷亳若是諸侯遷都則不得史錄其事以爲商書之首文在湯征之

上是湯將欲爲王時事後追錄之也　英按此說非也今文尚書猶有次第紊者況逸書與謂若是諸侯遷國則不得史錄其事以冠商書誠哉是言也何以文謂是湯將欲爲王時事耶疏以爲湯德盛衆附不必時王命之而遷國於數百里之外桀不能禁也然孟子謂湯一征自葛始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書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湯誓曰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由是言之湯自征葛以至伐桀蓋有勢如破竹一舉而殲清天下

郊迎刃而解者也然而初非斬木爲兵揭竿爲旗也兵甲車馬之備久矣則湯爲諸侯之日其勢安得遷都卽其情亦何暇爲遷國之事也謂湯於伐桀之前遷國於數百里之外豈有是事耶

漢書地理志曰山陽郡薄注曰臣瓚曰湯所都梁國睢陽注曰故宋國後漢郡國志曰梁國睢陽本宋國閼伯墟蒙有蒙澤薄故屬山陽所都注曰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元和郡縣志曰宋州禹貢豫州之域卽高辛氏之子閼伯所居商邱今州理也

周爲青州之域武王封微子於宋顧宛溪祖禹方輿紀要曰歸德府商邱縣商邱在城西南三里周三百步蒙城在城東三十五里亳城在府東北四十里亦曰大蒙城又有蒙澤在府東北三十五里亳城在府西北杜預曰在蒙縣西北故湯都也春秋時宋邑英謂據此知湯未伐桀之前其國在商邱後世稱之謂蒙亳者也其國在商邱者承先世所遷卽相土之舊都而湯未及遷也知卽後世所謂蒙亳者一則以薄之爲地代有沒移後漢晉間有蒙近之至唐之亳州蒙

城縣則全非舊也一則以宋微子所封國在此而知之也湯之興地雖有古蹟可尋然亡理論之當必在封微子宋以微子之去商也商書所謂我家墓遯于荒也遯于荒者還居湯之始興之地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微子痛殷之將亡而遯於湯之興地窮而反本也武王之封微子不於武庚之地而乃於宋者正以微子遯跡在此卽就其所在之處而封之所以安微子也是則因春秋宋地而知微子所遯之地因微子所遯之地而從可知湯之舊國也湯居亳之爲商邱蒙亳不其然乎至於杜氏謂蒙薄閒有湯冢此說是也微子之遯於蒙薄固以湯之舊國也蓋亦以湯墓在也周之封微子於宋固以微子之所在也蓋亦以湯墓在也自後湯冢之說不一矣其一則顏氏師古漢書注曰臣瓚曰今亳有湯冢瓚說非也劉向曰殷湯無葬處安得有湯冢乎此顏氏以湯冢爲無有處者也然地理古蹟數尋而得者多矣何湯冢獨不可也湯之先世居薄者多安得不葬於薄薄既多有湯祖

之墓則湯亦反葬於薄未可知也顏氏安能必薛氏說之非耶其三則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按在蒙卽北薄也又云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宮蓋此是也此則湯冢又所處有之然其實桐宮則在偃師而湯冢則在蒙亳也乃正義反以北薄者爲非偃師者爲是固不知朱封微子之故又不知太甲非居湯墓也其三則水經汳水注曰崔駰曰湯冢在濟陰薄縣北皇覽曰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

平也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卻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在漢屬扶風今徵之回渠亭有湯池徵陌是也然不經見難得而詳秦寧公本紀云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然則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爲秦所滅乃西戎之國葬于徵者也非殷湯矣劉向言殷湯無葬處爲疑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墳疑卽杜元凱之所謂湯冢者也此則亦謂湯冢二處有之然能以濟陰薄縣者爲是馮翊徵陌者爲非也漢哀帝時所得於徵陌者乃是春秋時人之墳非殷湯之冢也薛氏及杜氏之所謂湯冢當別自有據原不指洛州偃師之所謂湯冢亦不指建平時所得之湯冢也其四則空黃樂氏史太平寰宇記曰宋州楚邱縣伊尹墳在縣西北十四里晉伐滔北征記云望亳蒙閒成湯伊尹箕子之冢今爲邱墟也此亦以蒙亳有湯冢也但箕子冢當在朝鮮箕字乃微字之誤也至其謂伊尹冢則非伊尹未必葬於蒙亳耳諸說惟水經無誤而閻潛邱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曰劉向告成王

猶曰殷湯無葬處直至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始得之此則潛邱誤引水經矣何其又增一謬耶知微子所遷之地則知湯所興之地而湯墓亦正非無繫耳○英按郡國志山陽所都所都上當有商湯二字此闕又按地理志今濟陰縣縣上當有薄字此闕又按水經注扶風當作馮翊此誤又按疏證御史二字本史記注也水經注本作大司空史卻長卿史記注引之作大司空御史長卿索隱曰長卿諸本多劫姓按風俗通有御氏爲漢

司空其名長卿明劫非也亦有劫彌不得爲御史也說非也史者長史姓卻名長卿也其作劫作御史者皆誤

釐沃序注曰帝嚳居亳湯自商邱遷焉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原注曰尸鄉殷湯所都後漢郡國志曰河南尹偃師有尸鄉春秋時曰尸氏注曰尸鄉在縣西三十里元和郡縣志曰河南府偃師縣成湯居西亳即此是也盤庚又自河北徙理於亳方輿紀要曰河南府偃師縣在府東七十里古亳邑也亳城在

縣西十西里尸鄉亦曰湯亭在縣西三十里晉太康地記尸鄉南有亳坂東有桐城太甲所放處亦曰桐宮湯墓在焉英謂據此知湯有天下建都偃師從商邱之蒙亳而西遷於亳殷者也自西漢以來確有明證耳但謂尸鄉湯墓在焉則未知伊尹致爲臣而歸退居於桐地或是伊尹之采邑也安得謂湯墓在焉耶○英按錢十蘭坫新斠注地里志曰偃師郡國志作偃師故後漢時凡碑刻偃師字皆如此英按此說是也偃師自當作偃師偃安也師衆也取安衆之義也自後傳會謂周武王偃武於此遂誤作偃耳

地理志注曰尸鄉殷湯所都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師古曰瓚說非也又如皇甫謐所云湯都在穀熟事並不經劉向云殷湯葬處安得有湯冢乎郡國志曰梁國穀熟有新城注曰帝王世紀有南亳英按此說非也湯居亳前蒙亳後西亳未嘗涉及穀熟也班氏謂湯所都指建都之地薛氏謂湯居亳指舊邦顏氏安得謂瓚說非也耶但薛氏不云後遷偃師反似與志違耳皇甫氏謂湯都在穀

熟其在征葛以前乎抑伐夏以後乎伐夏以後建都於偃師豈穀熟耶若征葛以前則湯地僅有七十里耳既在漢之薄縣兼及蒙地矣安得又兼穀熟耶孟子曰與葛爲鄰葛在寧陵縣元和志曰宋州闕伯商邱今州理也州境東西三百五十九里南北二百一十八里寧陵縣東至州五十九里故葛城在縣北十五里穀熟縣西北至州五十七里然則以州城之民而往耕寧陵之田且已數十里矣若以穀熟之民而往耕寧陵之田將遠越三百里也有是理耶故謂湯

未有天下居國蒙亳可知也而皇甫氏謂穀熟皇甫氏嘗謂偃師至葛八百里豈能使民往爲之耕然則三百里便可往耕耶何其知偃師至葛八百里而不知穀熟至葛其間隔一柘縣實有三百里之遠耶且帝王世紀謂有南亳在皇甫氏之意原以南亳對蒙亳言之其意殆以爲契至湯八遷湯或居其二既遷穀熟又遷偃師而以蒙亳爲是亳爲盟地耳則皇甫氏之失在於舍近葛之蒙亳而遠尋穀熟也猶未嘗并蒙亳入於穀熟也乃後世則因而并入矣又何以

見湯都南亳之說之謬耶

元和志曰穀熟縣本漢薄縣地春秋時爲穀邱亦殷之所都謂之南亳漢於此寘薄縣屬山陽郡薄與亳義同字異後漢改寘穀熟縣屬梁國高辛故城在縣西南四十五里帝嚳初封於此太平寰宇記曰穀熟縣古穀地後漢廢熟城合爲穀熟縣亳城在縣西南三十五里春秋莊公十二年宋公子御說奔亳孟子云湯居亳與葛爲鄰今寧陵縣有葛城相去八十里

英按此說尤非也皇甫氏穀熟爲南亳謬矣然南亳猶兩地也而元和志謂穀熟本薄縣地漢於此寘薄縣寰宇記謂亳城在穀熟西南則皆并薄於穀熟之中矣毋乃謬歟推原其故蓋以後漢薄與穀熟俱屬梁國土人易增傅會如高辛故城本是商邱縣之古蹟也與穀熟何涉而元和志及爲則謬起於傅會耳寰宇記亳城在縣西南至相去八十里四十六字本當入商邱縣境內者也與穀熟無涉而寰宇記入焉則承謬於前人耳

方輿紀要曰歸德府商邱縣蒙城在府東北四十里亳城在府西北穀熟城在府東南四十里

英按此說尤非也書詩疏引皇甫氏說尚分南北二亳至元和志寰宇記皆并薄入於穀熟縣中而方輿紀要又并穀熟入於商邱縣中然商邱一縣地安能囊括歸德府之三隅耶

尚書古文疏證曰鄭康成謂湯都在偃師皇甫謐都據孟子以正之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卽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亳今穀熟縣是也史記注謂湯徙西亳

余郵如皇甫謐以証之曰、故太甲于桐、桐在今虞城縣、去偃師亦八百餘里、伊尹既以身當國於偃師、又焉能時時於桐訓太甲乎、仍蠲穀熟方近、注誤由史記正文云、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注遂謂湯亦留都偃師、終無以爲孟子於桐解矣、英按此說尤非也、郡國志梁國虞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志之言桐、何其辭繁不得謂無意也、豈非因太甲之事而見地有桐名者、郵欲傳會之歟、然而未嘗明言故處也、且志注但引左傳宋景公死空桐而未嘗謂故太

甲處也、郵孟子注亦但云桐地名而未嘗謂何地也、然則潛邱安見爲梁國虞縣之桐、即太甲所居之桐乎、虞城與穀熟終爲兩地、安能時時訓太甲乎、

王西莊鳴盛尚書後按曰、漢地理志云、昔堯作遊成陽、舜漁雷澤、湯止於薄、則此爲湯嘗遊息之地、後人遂往往指稱亳在梁國濟陰山陽之閒、而實則湯都在偃師、與宋地無涉也、故班氏於梁濟陰山陽諸郡國、皆不言湯都、而獨繫之偃師、司馬彪於梁國之蒙及穀熟、皆不言亳、注妄引皇甫謐說者非、惟於薄縣則云湯所都注引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城、而又有臣瓚者於前漢志山陽郡薄縣下云、湯所都、而又曰、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而顏師古於偃師下云、此說非、蓋薄薄也、非亳也、兩漢本無亳名、祇因晉人以湯嘗止於此、而附會其說、薄非亳、則蒙穀熟可知、杜預臣瓚之說皆非、而皇甫謐以一亳分爲南北二亳、且兼偃師爲西亳、謐之謬如此、不可信、而謂偃師去葛太遠、不便代耕、其說淺陋、更不足辨矣、英按此說尤非也、商頌維民所止箋曰、止猶居也、則作遊成陽二

句言遊息湯止於亳一句言常居、亦可矣、否則又何得不信孟子及史漢以下諸書而獨信此志耶、班氏獨於偃師言湯都、其餘不言者以建都爲重、侯國本不得稱都、地亦可略也、薛氏補之正足爲湯居亳之一證也、後漢志曰、薄、故屬山陽、湯所都、則大彰明著言之矣、豈猶不足爲湯居亳之一證耶、而猶謂薄非亳、兩漢本無亳名耶、如不信薄爲湯都、何不駁後漢郡國志之文耶、但薄兼春秋時之蒙地、而兩漢魏晉山陽濟陰地名改移、故杜氏薛氏詳之也、而謂杜預

臣瓚之說皆非豈其然乎皇甫氏謂穀熟爲亳固謬而其所以謂偃師去葛太遠不便代耕者則誤解鄭氏偃師之說以爲指湯事葛時事而不知鄭氏自言有天下而建都也此可謂之粗疏而非淺陋也後案謂爲淺陋豈後案之意以爲湯事葛時國在商邱而偶然遊息於薄卽遣薄衆往耕歟若然則孟子誤以薄爲亳又誤以遊爲居又誤以葛爲湯都有是理耶竊謂湯使亳衆往葛代耕雖至近亦覺其太迂而不中禮反近於伯術之爲或戰國時人因書有葛伯仇餉一語而傳會爲說孟子猶尚未攷而稱述之至於湯之都葛則又見於交都國章也葛之爲湯都蕭可疑也葛既實爲湯都則湯居蒙薄商邱之地可知也謂遊止而非居何其謬歟

陳裏靈 竹書紀年集證曰帝癸十五年商侯履遷于亳謂南亳二十八年商侯會諸侯于景亭謂北亳湯十八年卽位居亳謂西亳景亳卽盤庚所遷者湯未嘗居當日盟諸侯之後暫居以昆吾來伐穀熟不可居故未伐桀之前寄居北亳四藏 英 按此說非也

就紀年本意則以爲湯昌天子仍居南亳耳觀其下文居隞居庇居奄皆安居非遷居可知也至於未伐桀以前之四年此時正將除殘救民亦須修車馬繕甲兵豈暫爲寄居者所能歟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

殷本紀正義曰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 英 謂據此知湯聘甚遠耳

元和志曰河南道汴州南至宋州三百里陳留縣地故稱陳留故莘城在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也湯伐桀桀與韋顧之君拒湯於莘之墟遂戰於鳴條之野宋州禹貢豫州之域商邱今州理也 英 謂據此知故莘城之西南三十五里又南三百里而後至商邱地伊尹之卻聘使三次往來於三百餘里之遙也古聖人之去就不苟有如是者亦可知初再卻聘伊尹實不願仕也至三往而後意改耳若謂三辭三讓而後至夫豈近於人情乎

閻潛邱四書釋地曰陳留東北古莘國計去穀熟不過四百里若太姒所產之莘國則在今西安府郃陽縣道遙遠矣英按此說是也疏引左傳有神降于莘元和志莘在陝州陝石縣非其地也郃陽則更遠矣穀熟更在商邱之東南至有莘有五百里之遠不文可爲湯都非穀熟之一證歟

盤庚遷于殷

殷本紀曰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英謂據此知盤庚之殷不在河北也但此謂故居則後儒有以爲湯爲諸侯時地者矣然既易侯而王而盤庚紹復先王之大業豈有不居湯之王都而反居湯之侯國者乎則故居自指偃師耳猶上文云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亦有誤以始居爲先居以先王爲契與相土者而不知契猶有元王之稱相土則殷豈有追王禮耶

疏曰盤庚將遷於亳之殷地亳是大名殷是亳內之別名其亳鄭元以爲偃師皇甫謐以爲穀熟或云濟陰薄縣未知誰是英謂據此知盤庚之殷在偃師也薛氏以爲濟陰薄縣者以湯居亳而言之及有天下則遷偃師矣薛氏何嘗以濟陰薄縣爲亳殷耶至於皇甫氏則兩頌元鳥疏既已引其說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卽偃師是也而此疏又謂皇甫謐以爲穀熟何兩處所引不合耶若皇甫氏苟以盤庚爲亦遷穀熟則偃師何來西亳之名耶

水經注曰陽渠水又東逕亳殷南昔盤庚所遷改商曰殷此始也班固曰尸鄉故殷湯所都者也故亦曰湯亭薛瓚漢書注皇甫謐帝王世紀並以爲非以爲帝嚳所都矣穀水又東逕偃師城南皇甫謐曰帝嚳作都于亳偃師是也穀水又東流注於洛水矣英謂據此知盤庚之殷其地偃師其水在穀洛之間也然謂皇甫氏以爲非則失之皇甫氏但以湯都尸鄉爲非未嘗以盤庚遷偃師爲非耳

水經注又曰洹水出山東逕殷墟北竹書紀年曰盤庚卽位自奄遷于北蒙曰殷徐位山文靖竹書統箋曰自奄遷于北蒙有謂北蒙爲此遂者水經注亘水出

山連逕殷墟北、竹書紀年曰盤庚卽位、自奄遷于此、遂曰殷、則是北譌爲此、蒙譌爲遂也、戴東原校水經注本注曰、桉北蒙、近刻訛作此遂、英桉此說非也、其作此遂之本乃是原文、如是非誤也、其作北蒙者誤、肯蓋竹書紀年之原文當必曰盤庚卽位、治亳殷、自奄遷于此、遂曰殷、今本闕治亳殷三字、誤北蒙二字也、若夫水經注則謬引紀年文矣、然其字固未誤、傳寫者偶誤、乃僞竹書遽襲之、而後儒反從之也、竹書之所謂此者、指偃師也、酈氏欲引以爲證、當必於穀

水下引之曰、陽渠水又東逕亳殷南、竹書紀年曰、盤庚卽位、治亳殷、自奄遷于此、遂曰殷、穀水又東逕偃師城南、盤庚所遷、故商曰殷、此始也、如是引之、乃不謬、且今水經注引於洹水之下、洹水乃河北之水、出上黨、過鄴南、與盤庚河南之所謂殷者大異矣、寧非謬歟、其字則未誤者、今水經注先云東逕殷墟北、而後云自奄遷于此、則遷于此之此字、卽指殷墟矣、辭水經注之原文、此遂二字不誤也、原作此遂也、後之傳寫者或以此字爲不辭、又無此遂之地名、因在北亳蒙亳之說、遽謂爲北蒙二字也、故其上下文更無復有北蒙字、是誤文也、且水經注於淑水之下有云淑水又東逕大蒙城北、自古不聞有二蒙、疑卽蒙亳也、所謂景亳爲北亳矣、椒舉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者也、如酈氏果以爲北蒙、則必引於淑水、而不引於洹水矣、誤由傳寫可知也、自水經既有作北蒙之本、於是僞撰竹書者竟作北蒙矣、然水經尚有善本作此遂二字者也、無如位山箋竹書東原校水經、皆因習見竹書僞本、反以水經善本作此遂者爲誤文也、竹書與水經其誤展轉相累矣、但此遂字形固似北蒙、而穀水誤洹水、則何歟、原其由、蓋以河亶甲之古蹟、而誤爲盤庚之古蹟也、路史國名紀曰、今相州有幾城、商亭、亶甲故城、在安陽西北五里、亶甲冢在城外西北隅、洹水南岸、據此知水經所謂洹水出山東逕殷墟北者、此殷墟乃河亶甲之殷墟也、非盤庚之亳殷也、宜引亶甲故城、亶甲冢爲證、不得引河南事也、事實之誤、猶有然、況此遂字形誤爲北蒙、又何難乎、然不以洹水爲謬、則盤庚遷河北、不以北蒙爲誤、盤

庚又遷北亳矣俱奚可耶

廬陵羅氏 泳 路史曰紀年盤庚自奄遷于北冢曰殷虛北冢蒙字耳即景亳湯都今亳之蒙城或云河北非也盤庚涉河以民遷豈復在河北耶 英按此說景亳非也偃師可謂之景亳蒙不可謂景亳也殷虛者後世之稱豈有當王畿內而稱殷虛耶羅氏所見本又增二誤耳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

疏曰我先王初居此者從舊都來于是宅于此地 英

按此說非也我者盤庚自謂也王爲王也我王來者猶云朕自御極以來也茲者指奄地而言也此八字即下文兩今字也若以我王爲先王則下文重我民云云者誰耶如指先王未遷之前何謂既爰宅于茲如指先王已遷之後何謂不能胥匡以生且卜稽曰其如台豈稱先王之文耶

淳安錢氏 時融堂書解曰于茲指亳殷也首書遷于殷與此于茲正相應兼下有于茲新邑之文則此于茲指亳甚明謂我成湯以來既宅茲矣非我創也 英

按此說非也下文不能胥匡以生豈可以言成湯哉

滄足以見奄之不必棄而偃師不必再往矣于茲連新邑則爲遙指單言于茲則猶指舊都耳

序疏曰此以君名名篇必是爲君時事而鄭元以爲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何得專輒謬也 英按此說是也以上篇爲爲臣者因有我王字耳然上篇是謀定而訓民使爲遷居之事也中篇臨遷訓民也下篇既遷而訓民也盤庚二字冠三篇安得謂爲臣歟

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疏曰劉殺釋詁文水泉鹹鹵不可化行王化不行殺民之道先王決欲遷此者重我民無欲盡殺之也既獲吉兆乃曰其如我所行欲徙之吉 英按此說化行是也先王非也化行者上之政教行於下也然上之政教有時能行於下有時不能行於下何也民得安居而不聽其居而遂其生則王化能行矣民不得安居而不聽其生則王化不能行矣斯二者治天下之大要道也孟子曰民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理義哉此之謂不可化行也然後從而制之是罔民也此之謂王化不

行殺民之道也當日陽甲所居之奄地水患日浹故盤庚自謂我自即王位以來至於今日盡皆爰宅奄地之日也然無日不重念我民視民如傷祗覺刑殺之機無限無盡我在君位而不能與民相正以生理惟有卜以稽疑曰天其如我何哉言將何以命我保民之生也先王有服以下方始言遷都起於先王其如台以上祗自言耳若謂先王決欲遷此毋乃謬歟無盡者猶言無窮之害云爾若謂盡殺之三篇中無慮漂沒之語何至言盡殺耶謂其如我所行商書亟

亟若是絜碎耶蓋惟盤庚之遷原非豫知河決故世家擇遷而小民易惑故民皆不遷有居也然盤庚所慮不在沈溺而在於王化之不行化既不行陷民於刑故盤庚避此他遷耳

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梁諫庵玉繩史記志疑曰殷本紀帝仲丁遷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邢按偽孔傳以湯徙亳仲丁都河亶甲相祖乙耿盤庚居殷爲五馬鄭王以商亳算相耿爲五皆非上文云自契至湯八遷則不應再數成湯而盤庚當作誥之時尚未徙殷尤不應列於五遷內矣竹書仲丁元年遷囂河亶甲元年遷相祖乙元年遷耿二年圮于耿遷庇南庚三年遷奄是之謂五遷祖乙自相徙耿自耿徙庇書序專言篇名祖乙之篇作於遷庇時故云圮于耿不云遷于耿也偽傳改爲圮于相遷于耿疏謂大不辭亦頗糾偽傳之失乃又誤爲祖乙圮耿遷奄並非英謂據此知五邦者囂相耿庇奄也囂字亦作隞亦作敖耿又名邢路史曰囂敖仲丁居敖也在今鄭之滎澤西十五里有敖土

有敖城耿邢今河中龍門故皮氏東有耿鄉城爲河所毀耿州南有祖乙城耿即邢故通典云祖乙遷邢據此知囂敖隞一名三字也耿邢一地二名也志疑又曰書序邢作耿索隱曰邢近代本作耿而皇極經世及通志三王紀謂祖乙圮耿徙邢誤分作二地顧氏方輿紀要實指耿爲今山西河津縣邢爲直隸邢臺縣恐未可信英按此說是也地理古蹟易增易繆有如是耳路史又曰紀年祖乙勝居庇南庚更自庇遷奄據此知羅氏別見紀年而庇奄實有也乃疏謂

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不經之書未可信然則孔氏作疏時未見紀年全文也然盤庚之所謂丕邦其上文曰茲猶不常寧則凡五遷皆因不寧而遷者也若湯之遷亳以有天下而遷矣豈可數入不常寧之內乎其下文曰今不承于古則明爲未遷時之言也豈得遽數殷於五遷內耶

宅殷土芒芒

箋曰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英按此說非也殷土者指契所封之商地也芒芒者中古之世未遠洪荒自武丁孫子而上觀之芒芒然也契本封商至七遷而仍居商邱故下文曰古帝命武湯也帝既以代夏作民主命湯於是而後正域彼四方大命九州之羣后而有天下也其都偃師亦正域四方之事也然而湯之遷在受命之後非既遷而後受命也國日以廣大在未遷之前非既遷而日以廣大也豈可因孟子每稱亳此詩又稱殷而遂以宅殷土芒芒爲謂湯遷亳殷耶

古文疏證曰湯有天下厥號曰商盤庚徙都改號曰殷盤庚以前不得有殷稱商頌宅殷土芒芒既宅殷土是湯曾居此康成說所自來子何獨違鄭曰史記殷本紀首稱殷契呂氏春秋仲夏紀稱殷湯作文字者以後代子孫所建之號通稱其先人豈得執契與湯時已有此號無逸云昔在殷王中宗中宗在盤庚前周公已不妨以殷加之英按此說違鄭非也稱殷是也遷偃師之說不可違也但宅殷土芒芒則非指偃師若必泥商邱無殷稱而以爲先遷而後受命則太戊何以稱殷王耶

景員維河

傳曰景大員均疏曰景大釋詁文員者周迴之義故爲均也英謂據此知景員維河者言亳殷爲天下之中土四方諸侯來朝者國數衆多遠近不一而由河以達於王都道里均平故無參差不齊之致則其遵王路者爲大均也維此河南之地爲然也蓋天命元鳥之篇所以作者武丁以後以武丁有中興之宗德故於諸侯朝覲會同之日宗祀成湯於明堂以武丁配焉國語及祭法皆謂殷人宗湯亦宗祀湯也以武

爲配武字下名故詩稱武丁君前臣名也及周人宗祀武王於明堂即周因於殷禮也但周都鎬京不能如殷之宅中土故於洛邑建明堂亦得使朝會者道里均也毛氏既獨得此詩之旨而於維河闕如遂合此句之說紛然然上文固云四海來格來格祁祁則此句自以道路言耳

嚴氏詩緝曰景員維河則以諸侯輻輳而至於河也京師諸夏之根本王畿之內人心安定則四海之大皆在統理之內故四海皆來朝覲河都有廣大均平之

之象諸侯輻輳則京師氣象盛大

葉按此說輻輳是也京師非也老子道德經曰三十輻共一轂則輻之輳合尺寸至均無少偏頗者也四方之至於河南道里均平亦猶是也然此詩之情在四海不在邦畿並無畿內人心之意上文維民所止謂來格之民非畿內之民也謂人心安定其說解維民所止歟

集傳曰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員與下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

葉按此集傳說疑非也自殷王武丁至於今雖世遠年湮地名不勝改移然名山大川則改亦衆著湯都豈有因山名地之大山又豈有四面周山之大河惟冀州東西南三面皆河而湯都不在河北若河南則惟一面有河不得云四周皆大河且冀雖三面皆河然如謂景山三面周河則景山大矣冀州安有此山而河南之山若得與河並稱一山一河以成亳地之名則其山亦大矣河南又無此山也然則詩言維河雖指黃河而未嘗周山也員非幅隕之員景

非山名可知也至於左昭四年傳謂商湯有景亳之命則注但云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蓋杜氏亦未嘗以傳景亳之命之景爲景山矣杜氏之注即後漢郡國志鞏縣之注也而兩漢時亦未嘗以左傳景亳之命之景爲景山矣水經注曰汳水又東逕大蒙城北自古不聞有二蒙疑即蒙亳也所謂景亳爲北亳矣椒舉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者也閻學曰湯都也鄭氏雖誤以北亳爲景亳然不云景亳以景山爲名則六朝人亦有不以左傳景亳之命之景

焉景山者矣朱子安得引之以爲景員維河之證耶

惟後人所引括地志則云大蒙城爲景亳因景山而名於是遂謂景亳有景山然朱子既以景員維河爲河南則景非蒙地矣又安得以括地志爲據耶蓋景亳之所以名景者非因山也景亦訓大也如小雅車舝篇景行行止之景也景亳者大亳也西亳也別於殷載自亳之亳故曰景亳也其所以有景亳之命者既會諸侯以伐桀必先有大命命於諸侯而後入桀之王城如武有孟津之誓史記不期而會孟津八百

諸侯亦於孟津誓命衆諸侯也其發命之地未及至偃師尸鄉而卻稱景亳者亳地甚廣命處必在亳之東也兩漢志皆有河東郡安邑後書注曰帝王世紀曰縣西有鳴條陌湯伐桀戰昆吾亭元和志曰河南道夏縣因夏禹所都爲名安邑故城在縣東北十五里夏禹所都也安邑縣高梁原在縣北三十里原南坂口卽古鳴條陌也湯與桀戰于此據此知桀所居猶承禹舊都也則湯發命之地尚在其東非偃師尸鄉也然其後總在湯都界域之內故曰景亳之命也

若蒙亳則當時爲本國爲地無多豈能容衆軍以聽命故朱子引之於景員維河之下然亳之以景名豈景山之謂耶

稽古編曰景山之名皆後人因詩而傅會爲之耳寰宇記景山在廢緱氏縣西南八里緱氏今屬河南府偃師縣是西亳有景山也又云景山在應天府楚邱縣北三十八里宋應天卽今歸德府所謂穀熟南亳也其北五十里大蒙城卽所謂北亳蒙也括地志亦謂蒙城爲景亳因景山得名是南北二亳之間亦有

景山也寰宇記又云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澶州今大名府開州水經注亦言濟水北逕己氏縣又東逕景山而引衛詩證之則是三亳之外別有景山也衛南之景山因鄘風而得名緱氏應天之景山因商頌而得名皆好事者之傅會作詩時未必先有此名而後傅以商頌之景山爲山名徒據左傳景亳之語遂謂景山之名湯世已有之耳然景與亳連文定是地名非山名也英按此說是也但括地志以景山爲極與亳水經注謂北逕己氏縣北逕景山東又北逕楚邱

集傳則以爲鄜風之景山亦在北邊矣何嘗以爲在三輔之外耶大蒙城去府五十里去穀熟尚遠矣至於寰宇記澶州衛南縣並未言有景山緱氏縣雖載景山而未嘗謂即商頌之景山也惟方輿紀要則謂景山不在北邊而在西邊然既作王都則畿域自廣遠而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近而緱轘緱氏析城王屋如此諸名山不以名邑而乃以宋人詩嘗俱謬云高四丈之景山以名其邑有是理耶

箋曰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天下既蒙王之政令而來朝覲貢獻祁祁然衆多所貢大至所云維何乎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也

英按此說非也說詩不以文害辭非直不以文也而箋乃以河爲何則先不以文矣邊云害辭乎

陟彼景山

疏曰乃使升彼大山之上

英按此說是也傳箋俱於景山無釋者以傳於鄘風景山與京已釋爲大山故於此不重釋而疏即以大山爲言也此景字與鄘風實異然傳箋以爲地不同而其訓可推見

集傳曰景山山名

英按此集傳說疑非也自元和志以上俱無言西邑有景山者齊論河南無因山名亭之景山即借謂有之當時工師求大木豈必定於一山中度之即借謂一山亦豈必定於王畿中之山得之在太王遷岐勢不得借材異地故以岐山斯拔斯兌爲美若武丁富有四海何必專指邑地有景山景山有大木耶況古未有景山之名耶且凡詩彼字俱非無謂此景山乃泛言大山故言陟彼以見材木不可勝用若景山爲一山名則何彼之有乎

景山與京

集傳曰景測景以正方面也與篤公劉既景迺岡之景同

英謂據此知景與望互文也望以目力言景以日景言望則知各處形勢之孰高孰下知其高下而可以避就燥濕矣景則知此一處之南北東西所嚮背知其嚮背而可以謂順寒暑矣二者皆不可闕然楚不言景者上文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已言之矣故楚不言景也楚宮已作而楚猶在望者望用周禮匠人奠水之處先躋高墟平水於墟上以其所平遠望

各處地形相爲比較其高下因望堂望山望京而已

兼望楚邱故曰升彼墟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也其於堂邑不言景其於山與京不言望者文勢使然辭不盡意也望須在遠景也至其地故望先升墟而景直言景耳

傳曰景大也 英按此說非也楚與堂皆實有地名山與京汎言山邱然以衛詩之浮蕩輕薄則其地土之河濱卑濕可知矣豈得與商頌殷武之景山同訓大山乎

經句說 卷十

水經濟水注曰北逕己氏縣故城西又北逕景山東衛詩所謂景山與京者也毛公曰景山大山也又北逕楚邱城西 英按此說非也趙東潛一水經注釋曰此非衛詩之景山方輿紀要曹州曹縣東南有楚邱城春秋時戎州己氏之邑左傳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襄十年宋享晉侯于楚邱蓋在曹宋閒寰宇記澶州衛南縣衛文公自曹邑遷楚邱即此漢爲濮陽縣地隋置楚邱縣後以曹州有楚邱縣改名衛南兩地縣殊何乃混而一之 英謂據此知景山不惟非

大山名卽水經注所引亦非其地蓋因兩地皆有楚邱遂使濟陰增出一景山然則地理古蹟之不足據不可見矣

景行行止

傳曰景大也集傳曰景行大道也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馬服御良則可以迎季女而慰我心也 英謂據此知景訓大也上文曰高山仰止則此以大路對高山以行對仰可知也但詩人之所以言高山仰景行行者必此季女所居之地有高山而往迎之路有

經句說 卷十

大道往而望見高山則其宅將近矣在此大道中馳驅則其宅將至矣賦也非興也若徒然謂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孔子何以讀此詩而曰詩之好仁如此乎

箋曰景明也諸大夫以爲賢女既進則王亦庶幾古人有高德者則仰慕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 英按此說非也此詩蓋世家大族貧困而不能得遂其婚姻者至此始得遂焉故其賓相與唱和以樂之也箋謂王亦庶幾毋乃爲小序所誤歟詩雖有比體然蓋以

高山爲高德。以景行爲明行。毋乃非此詩之情乎。且景行既爲明行。行讀去聲。則景行行止爲賦。而高山仰止。以爲古人之高德。則又屬比。有是體乎。豈非因表記引此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故云。然不以詩辭害詩志。而以禮經之辭害詩之辭歟。

表記。景行行止。注曰。仰高勤行者。仁之次也。景明也。有明行者。謂古聖賢也。疏曰。言幽王若能脩德。如高山。則天下之人瞻仰之。若幽王有景明之行。則天下之人瞻仰慕行也。子曰。詩之好仁如此者。言高山景行。瞻仰慕行。是好愛仁德。如此之甚也。英按此說非也。詩言高山景行者。喜其得仰。喜其得行。正以喜其李女之必得類。夫子誦此句而贊之曰。詩人情切於所欲得者如此。可以知其好仁之心矣。苟志於仁。則詩之好仁如此矣。故下文曰。卿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倪馬曰。有孳孳。而后已。表記辭旨彰明。不待訓詁。然賦詩斷章。豈可

之人仰行之。引之者。證古昔聖賢能行仁道。則後世之人瞻仰慕行也。子曰。詩之好仁如此者。言高山景行。瞻仰慕行。是好愛仁德。如此之甚也。英按此說非也。詩言高山景行者。喜其得仰。喜其得行。正以喜其李女之必得類。夫子誦此句而贊之曰。詩人情切於所欲得者如此。可以知其好仁之心矣。苟志於仁。則詩之好仁如此矣。故下文曰。卿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倪馬曰。有孳孳。而后已。表記辭旨彰明。不待訓詁。然賦詩斷章。豈可一爲引詩者借用。而以爲之強攷詩旨乎。史記孔子世家贊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鄉往之。贊說辭雖謙。而情甚摯。頗合表記之旨。而於詩亦屬斷章。贊說謂不能至。詩人則謂必觀此李女。又安得因贊而改詩旨耶。

表記景行行止。陳傳曰。言有高山。則人瞻望而仰之。有景大之德行。則人視法而行之。英按此說非也。高山景行。自爲對類。箋既以高山爲比。景行爲實賦。明德。而陳氏又以高山爲興。以景行爲實賦。大德毋乃

俱於詩體爲割裂歟。毋乃俱於行字。誤讀去聲歟。

於赫湯孫。

傳曰。於赫湯孫。盛矣。湯爲人子孫也。英按此說非也。下文謂我有嘉客。報事有恪。則此詩爲諸侯來朝。因朝而祀成湯之詩也。自太甲而下。皆得稱湯孫也。若謂湯爲人之子孫。則祀湯時。豈有不美湯之爲人君。爲人父。而僅乃美其爲人子孫者耶。下文又曰。湯孫奏假。又曰。湯孫之將。尤可見其爲自稱也。若稱湯。則祭烈祖而反以孫呼之。何其詩歌斷章豈可

疏曰以上句言衍我烈祖陳湯之祭祖故以孫數之

猶問予小子言皇考之念茲皇祖永世克孝也英按

此說尤非也烈祖卽指成湯也若謂湯之祖則何不

以此詩爲禘嘗之詩耶若以爲禘嘗則下篇烈祖及

殷武亦皆有湯孫字又何禘祭詩之多耶閔予小子

因終喪而作故以言皇考克孝爲宜愧己之不及也

此則諸侯助祭震疊王靈而以比閔予小子何其陋

歟

箋曰湯孫太甲也英按此說非也自太甲以下皆可

用此詩安見爲太甲歟若謂太甲爲太宗祭時太甲

配祀成湯則下文湯孫奏假豈謂太甲奏假耶

詩緝曰歐陽氏曰不應自稱盛美之孫以誇其祖英

按此說非也惟爲湯之子孫故於赫於赫由湯非由

己也安得謂誇其祖耶傳箋以湯太甲釋湯孫豈亦

嫌謂於赫歟然致愛則存非負罪引愆之時清酤和

羹和平磬聲自稱多矣何獨於人而疑之耶

世本古義曰於赫歌者贊湯孫所奏穆穆之聲非贊

湯孫也英按此說非也穆穆卽是贊樂贊之美安得

并以於赫爲贊樂耶

在武丁孫子

箋曰在高宗之孫子高宗興湯之功法度明也英按

此說是也在猶至也大雅抑之篇曰其在于今猶言

至于今也此謂在武丁孫子者言武丁興湯法度至

今爲子孫之世而猶然也此詩蓋因祔會而宗祀成

湯於明堂以高宗配食故兼頌高宗然贊高宗之孫

卽所以贊高宗贊高宗卽所以贊湯旨

疏曰王肅云在武丁之爲人子孫也毛以湯孫爲湯

爲人子孫則此亦當如肅言英按此說非也武丁孫

子與湯孫正同雖武丁孫子承上文武湯而言以孫

子屬武丁較湯孫爲猶可然此詩之情實以孫子見

遠澤之久也傳不如箋之意廣遠也況以湯孫之例

推之則亦謂高宗之子孫可知耶

疏曰作詩所以稱王名者王肅云殷質以名篇英按

此說非也殷雖尚質然亦質而得中以王名名篇如

指書太甲盤庚仲丁祖乙猶謂爲萬世傳信之故則

質實爲義也如指下篇殷武則武乃其字非其名也

殷王以生日名名之以字故周太王名亶而字則亶甫也安得以殷武爲名篇耶殷不諱名殷之質也然若祭祀則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固非稱名之時殷武篇猶祇稱其字而此乃直稱武丁則可知其爲主祀成湯兼及武丁故君前臣名也然此卽殷人之尙質也若周人則高山篇曰文王康之執競篇曰自彼成康郁郁乎文矣則較之於周已爲質矣如謂此詩專祀高宗而直斥武丁則未免於野哉之譏矣又何謂質邪

稽古編曰殷天子皆以號舉觀湯名履而號天乙則可推矣 英按此說非也夏殷名號不可攷當以唐虞推之論語曰堯曰咨爾舜則舜固名也而論語又曰舜有臣五人則舜卽號也然則商頌曰撻彼殷武武蓋號也曰武丁孫子丁蓋名也殷人以生日名而加文爲號故死不諱名也至周而名號異文太王亶甫猶殷制也安得謂湯名可推歟

世本古義曰武丁名昭武丁其字也歌王於祖考之前直呼其字蓋尙質如此 英按此說非也偽竹書紀年因論語有予小子履緯書又有天乙之名遂爲殷王各造一名亦至妄矣漢人未見竹書唐人見矣何疏亦以武丁爲名豈果名昭而未知之耶

實維阿衡

傳曰阿衡伊尹也箋曰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疏曰伊是其氏尹正也言其能正天下故謂之伊尹阿衡則其官名也君奭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格于上帝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至

太甲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公官彼注阿衡爲公官此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君奭疏曰伊尹保衡異時而別號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 英按此說尤非也伊尹孟子無異稱則伊尹爲姓名可知也君奭篇有伊陟則伊尹爲伊姓尹名可知也惟詩商頌由質而漸趨於文如稱契則曰元王稱湯則曰武王稱助祭諸侯則曰嘉客故於其功臣之最尊顯者亦稱其字也阿衡蓋伊尹之字也當時詩人不過自文其辭耳絕無後世不臣之嫌疑此之謂殷人尙質也乃

箋以爲官名夫上文鄭士非官名耶而又以阿衡爲官名耶漢儒既以武丁孫子爲專祀武丁而直斥其名矣而乃於實維阿衡爲稱其官名則詩人之稱武丁稱阿衡者何其乖舛若此耶名其先君而爵其先臣王無廟號而官有別號曾是尚質之世如是耶夫商頌稱伊尹之字者中古淳樸求文而反不文猶仍夏末喬而野朴而不文之風也至於書作君奭因湯時伊尹太甲時亦伊尹故變文曰時則有若保衡蓋保則其官而衡則伊尹之字也猶上文所謂保奭保

其官奭其名也固文多於質矣然亦本於商頌之已曾稱字而亦稱字焉如後世之甲典者然也乃鄭氏又謂公官豈商頌詩人與周書史官之意耶古來如后稷稱官禹曰暨稷播奏庶艱食而舜典曰帝曰弃未嘗不稱名也後爲周始祖周人以諱事神而左傳曰周弃亦爲稷國語曰周弃繼之未嘗不稱名也何以伊尹稱官而不名耶又何官號之多耶爵本公

也疏謂尹正也言其能正天下故謂之伊尹則伊尹之號稱伊尹又出於湯之特賜也世猶尚質伊尹一身而既特稱爲伊尹又有阿衡之號又有保衡之號有是事耶中古淳樸豈有鄭士不稱名而稱其賜號者況不惟當時稱之身歿宗祀稱其官世數易周公稱其官後世載籍如左國論孟皆稱其賜號而從未有稱其名者有是事耶梁諫庵清白士集曰伊尹名摯見孫子用間墨子尚賢楚辭離騷天問據此知不以阿衡爲字不以尹爲名殆起於管仲稱仲父時

降而生商

豈知禹曰暨稷因事而言之也數禮緇衣曰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則可以知尹之爲名矣何箋注忽不及數

長發帝立子生商傳曰契生商也箋曰棄封之於商湯王因以爲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商英謂據此知此詩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與下篇帝立子生商正同皆謂生養殷商一代之民也湯之以商爲一代之號則固因其始封之國號曰商也下篇相土烈烈箋

曰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則鄭氏當以契之商爲蒙亳商邱地矣左襄九年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昭元年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邱主辰商人是因雖左氏自謂相土因閼伯之國然相土承契之業則閼伯國已爲契國而後相土因之也商邱之地蓋本高辛氏帝遷封其子之處杜氏謂后帝堯也此說非也后帝者卽高辛氏也爲高辛

末世之帝不知其名故但稱后帝也閼伯當堯世爲火正之國也其後舜以其國封契是謂之商相土爲契孫承契之業仍名商國也至於後世遷於他所商之故土遂稱商邱猶殷都故墟後人稱爲殷墟也及湯之祖父仍遷故土其名曰亳其地實商故湯有天下國號曰商也下文宅殷土芒芒正指此商地而詩人變文曰殷者旣以商爲國號統天下而言矣不得援之曰宅商土也湯生殷土而興故曰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也湯之國號豈空數祖典者乎乃先儒每有矛盾之說抑又何歟

殷本紀封于商注曰鄭元曰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曰今上雒商是也正義曰括地志曰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東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卨所封也宋州城古閼伯之墟卽商邱也索隱曰相土功著於商左傳曰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是始封商也英按此說非也所漢志商俱屬宏農不言契國也自魏晉閒乃以爲契之國則在上洛商相土之國則在宋州城相去甚遠各自爲其始封之國而不相承矣但鄭氏

於詩疏所引謂承契之業而史記注所引又謬抑又何歟

路史國名紀曰商義鈞國今商之商洛漢商縣有堯女墓盛宏之云武關西北百三十里商城是英按此說是也丹朱商鈞丹商皆國也商旣爲義鈞之國安得又以之封元王耶

寢成孔安

箋曰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敎不脩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焉稽古編曰殷武篇皆頌武丁生

一存之事末章言其能脩寢廟復舊制如定之方中類
一于緜閟宮諸詩皆以宮室之脩治見興盛之氣象詩
一人往往如此故毛傳以寢爲路寢鄭箋亦謂孔安爲
一王居之而甚安則成之者高宗自成之英按此說非
也成此寢者亦惟聲靈赫濯之世故事無廢闕也詩
不名言成之之人者賴祖宗之功烈不繫於能成之
人故不必如伐荊楚來氐羌之特爲主名也當其用
此詩之時祭而飲酒實安燕於寢故終言之也詩人
莊寢言寢即所以頌其當時之王征不義懷有禮而
辟受福之餘意也若以爲內朝之路寢則此詩當爲
寢而不得爲頌矣如謂祀高宗而以高宗成此寢爲
功則武丁爲盤庚之從子盤庚新遷史記謂其復脩
成湯之業何至傳及武丁而寢廟再成者安得謂武
丁之前不脩寢廟鄭後日曆人效之以作閟宮篇雖
曆人之僭妄而其爲詩之所用則不相襲也安得謂
殷武篇皆頌武丁而寢成爲高宗自成乎
業傳曰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特爲百世不遷之廟
不在二昭二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英按

此集傳說疑非也稽古編曰寢在廟後其小者曰誅
何舍廟不言反舉小以詠大乎後人者合食於先祖
斯謂之祔既在昭穆之外而號爲特立之廟又焉得
哉高宗後迄殷亡僅八君自除祖甲庚丁二及外則
爲六世是紂乃高宗七世孫也紂之時高宗尚在三
昭三穆中非親盡應祧時也百世不遷之廟誰立之
乎英按此說是也此詩非祀高宗之詩也武丁至紂
凡九世武丁實在應祧然則此詩爲紂時作矣而此
詩理意精深斷非紂時之詩可知也雖非紂時亦不
特立廟也立廟之說何其謬歟本紀以殷三宗爲太
甲太戊武丁無遷謂自殷王中宗及高宗而太宗下
見經傳國語及祭法俱謂殷人祖契而宗湯竊以爲
湯及太戊武丁或當爲三宗也蓋宗者祖有功而宗
有德有功德者子孫世世宗之祭於明堂謂之宗祀
非盡別有百世不遷之廟也雖周人嘗稱明堂爲清
廟然實非廟也然則自太廟及三昭三穆之外更有
何廟乎若謂三宗別立廟於三昭三穆之外豈殷有
七廟耶安得謂特爲百世不遷之廟耶若在明堂則

非廟也安得謂之祖耶此詩之所以作蓋有所封國而祭於祖廟祭畢而燕於寢乃歌此詩安者即安燕之義也不但無特立之廟祀亦非祀高宗之詩也安得謂所以安高宗之神耶

捷彼殷武

序曰殷武祀高宗也英按此說非也閟頌賚之篇序曰賚大封於廟也據此則可以知此詩之所用與閟頌賚之所用正同也武丁之子孫如祖甲文丁皆大有爲之君未免有封國者有封國則必祭於廟祭則

燕於寢殷武蓋燕於寢時之所歌也惟燕時所歌亦列於頌故魯頌有駿泮水亦得所也但魯頌多主賦明言飲酒此殷武篇稱述先世藉以美其時王實比體也故不敢言及燕飲之事也魯頌閟宮僭此詩之辭直賦而不用比乃贊揚頌禱則尤甚焉然魯侯祖能有武功有興作而終不能得有專封故天命兩章不能效也知此詩爲必因有所封而作者天命兩章乃誥封國之辭也然知非諸侯來朝助祭而用此詩者來朝則不得突然以征不庭侯之語爲歌首章以武功發端知其爲有征伐之勳故稱先世伐楚之功以比當日之事也祖甲文丁之世苟有所封或加地必因武功矣知殷武之爲武丁者成湯後有武功者武丁始也然知非宗祀成湯之詩者祀成湯不得云昔有成湯也非宗祀武丁者祀武丁不得云撻彼殷武也知其爲祭畢而燕飲於寢者後二章詩人之情顯然也若以爲祀高宗則豈有洋洋如在上如在左右而啓口以彼稱之者耶且惟封國而祭祭於成湯之廟武丁不在尊位故燕飲時謂之爲彼以尊者

爲主也若專祀高宗則高宗爲主矣即使祭畢燕飲亦安得彼之耶可謂專祀高宗耶

集傳曰殷武殷王之武也英按此集傳說疑非也武者武丁之字猶亶父名亶而字即亶父也後世有以名爲字者猶古意耳不稱殷王而稱殷武叶下韻也此詩單稱曰武亦武其字丁其名之證也若武丁二字皆名殷武亦屬稱名不宜故以殷武爲殷王之武然則以殷爲彼豈作詩者非殷人耶

曰商是常

箋曰乃氐羌遠夷之國來獻來見曰商王是吾常君也此所用責楚之義女乃遠夷之不如也 英按此說是也述先世責人之辭所以見今日之用武爲纘緒繩武而師武臣力所當賞賚也若謂祀高宗則詩但有責楚之辭未言荆楚之歸服則此詩之意豈在於頌高宗耶

成都楊氏慎丹鉛總錄曰高宗伐鬼方惟見於易漢匡衡疏曰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意者湯時鬼方已

內屬於式圖之中而復叛於中衰之日故高宗伐之以中興殷道也又西羌傳曰殷室中衰諸侯皆叛至於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是其證也竹書紀年周王伐西落鬼戎今貴州有羅鬼夷俗又呼貴州爲鬼州 英按此說非也易言高宗伐鬼方此詩不言伐鬼方正可以屬此詩非祀高宗之一證也詩所以不言鬼方者當時詩人所用以震攝羣侯在近不在遠故不必言遠伐鬼方也氐羌亦遠國而言之者氐羌之來不因征伐者也詩人謂氐羌之遠猶不征而自來所以甚辭楚近而不來之罪也況鬼方三年而後克方譽不征自至不宜復言三年後克者也若謂鬼方即氐羌則詩何不近徵之高宗之事而必遠徵於成湯之故耶若以此詩爲祀高宗則正當述高宗之事又何必述成湯之故耶詩但言成湯之時氐羌猶服耳何嘗謂武丁征服氐羌耶安得於成湯時氐羌享王之外而又強謂武丁時之氐羌亦莫不享王耶漢書匡衡疏不誤而西羌傳則傳會於易而謬解詩矣何足以爲據耶

乃竹書紀年即因之以鬼方爲西戎矣固不知西羌傳之爲誤而踵其誤也何其陋歟

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懈

集傳曰來辟來王也言天命諸侯各建都邑於禹所治之地而皆以歲事來至於商以祈王之不譴曰我之稼穡不敢懈也庶可以無咎矣 英謂據此知予字讀平聲勿予禍適者來辟之侯氏意中之言稼穡匪懈則侯氏之謙言也歲事來辟見天子與羣侯情勢之相聯勿予禍適見外諸侯之小心畏罪則其謹侯

度可知也稼穡匪懈見商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惟以農事爲本根得爲治之精意者也而以謙言出之善於辭令也且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有二端一則以貧百姓乏食則不能治一則以富世祿奢麗庶民效尤俗靡敝化亦不能治乏食之世下不畏上奢麗之世下亦不畏上勿予禍適稼穡匪懈此所言者惟盛王之世乃能有此也在作詩之時行不掩言矣然詩人鋪張揚厲寫王靈之震疊而中藏爲治之要尤爲善於立言所以不朽也此一章承上莫敢不來而

言康侯自靖之心所指非一世自湯至於武丁孫子之世皆然耳

箋曰勿罪過與之禍適徒勑以觀民稼穡非可懈倦時楚不脩諸侯之職此所用告曉楚之義也英按此說尤非也下章方言天子之旨此章則惟侯氏之志尚未及所勑也同一言也以侯氏謙謹言之則爲至道以天子勑之則爲遺其遠大之謨也如天子勑諸侯而僅曰稼穡匪懈何其卑視康侯若此乎以此爲用告曉楚則下二章壽考且寧保我後生寢成孔安

天命多辟

集傳曰天命諸侯各建都邑於禹所治之地英按此說尤非也命者命湯也先王所萬國者天之命也天命湯眾建諸侯故爲君者多也言今雖非復開國之初然有功者亦當封國也若謂天命諸侯設都豈諸侯皆無天子命而擅自立國者耶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箋曰天命乃下視下民有嚴明之君能明德慎罰不敢怠惰自暇於政事者則命之以小國以爲天子大立其福謂命湯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時楚僭號王位此又所用告曉楚之義英按此說尤非也上章言侯氏之志此章言天子之旨也天命與上章天命正同降監承上章多辟而言天命天子下察前罪諸侯也下民有嚴猶言有嚴下民謂能敬民事也下國與上篇爲下國綴旒之下國正同言下察諸侯有能敬民事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者則錫之以福

然天子非取下以意而已也常於來時勅命于下國凡在封建之國庶幾其多福也上章曰福謂加之以福此章曰福謂錫之以福其文相對此亦自湯以至於今王皆然言列侯之舊國如此則此日新封之國不言而喻矣若以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爲專主言成湯而云天命乃下視則視湯者既自天矣命視者豈又一天耶謂下國指湯湯由七十里故稱下國謂大立其福爲王天下則首章既言湯孫次章既言享王上章既言來辟矣而於此反溯成湯爲下國時事何其語言倒次之倒寘耶又豈曉告荊楚之語耶

集傳曰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英按此集傳說疑非也刑賞雖臨民之大柄然祇勸懲之一端不若下民有嚴謂敬於民事也不敢怠遑謂勤於民事也所包甚廣非一二端之所可名言也

上章言疾氏之敎猶時極其約此章言天子之誥戒則極其廣詳人之妙於語言又如此也此詩爲封國

之語耶

集傳曰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英按此集傳說疑非也刑賞雖臨民之大柄然祇勸懲之一端不若下民有嚴謂敬於民事也不敢怠遑謂勤於民事也所包甚廣非一二端之所可名言也

上章言疾氏之敎猶時極其約此章言天子之誥戒則極其廣詳人之妙於語言又如此也此詩爲封國

之語耶

集傳曰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則易于字爲以字文義又非俱難通也鄭箋指湯言非誤也左傳引此詩而申之曰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後漢黃瓊傳亦云詩詠成湯之不怠遑則以此詩言成湯其來甚古非康成臆創之解矣湯德如此而武丁繼之安得不中興乎言湯正所以言武丁耳

英按此說非也凡詩同章異指之文甚多不獨

集傳曰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謙卿子孫也英按此集傳說疑非也此二句統說商先王以頌時王也高宗之後祖甲亦壽考如作詩之日其時王爲享年者賦則詩爲實賦其時王爲罔或克壽者興則詩爲頌不忘規也若必以高宗五十有九年爲證則魯僖公洵爲享年矣然豈眞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耶

益哉
皋陶爲士
禹薦益于天
竊負而逃
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禹曰俞哉
洛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
苗頑弗卽工
分北三苗
竄三苗于三危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
三苗丕叙

吳邑吳英學
男志忠校字

益哉

英謹鈔先人所著懶庵偶存棄三續五臣攷曰伯益者秦之始祖也史記秦本紀[illegible]禹平水土已成帝錫元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illegible]輔舜曰洛爾費贊禹功其錫爾阜游是爲伯翳舜賜姓嬴氏索隱曰費秦趙之祖嬴姓之先一名伯翳尚書謂之益尋

檢本紀上下諸文伯翳與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陳紀系家敘伯翳伯益爲二未知太史公疑而未決耶抑亦誤繆爾若皋陶之後爲英六魯文公五年楚滅六又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歎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是皋陶之後在春秋時已無國矣今乃有以伯益爲皋陶之子者雖孔穎達尚書疏邢昺論語疏有之然言無依據不足憑也若如其說則是時秦正強大使皋陶益爲父子則益之後卽皋陶之後也臧文仲之言何爲乎卽此知皋陶

益之非父子明矣英承庭敎知伯翳卽益也益爲臯陶子之說謬也陳杞世家有云臯陶之後或封英六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爲秦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據此則知秦國之君但以伯益繫之於秦之譜系而已矣假如秦君以臯陶爲所自出之祖則秦本紀之敍先世當必先敍臯陶而後及伯翳矣而何以秦本紀無一語及臯陶耶嬴氏之治天下首尚刑名臯陶爲唐虞時刑官作史記時去秦未遠然則益如爲臯陶子何以司馬氏爲勝胡紀世乃數典而

忘人祖耶不特此也尚書臯陶謨益稷篇今文也曰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臯陶曰俞師汝昌言今文之言如此雖上古質朴言不能文然而禹既大敍功勳益與有勞如益爲臯陶子則臯陶之酬荅正當別爲善則稱人之辭必不可一槩尊敬奉承之曰師汝昌言也而何以今文有師汝昌言之語耶以經史旁推皆見臯陶益之非父子也而臧文仲一語尤爲直捷也秦風詩譜曰周孝王使非子養

馬於汧渭之閒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於秦谷假如曰有國者以始封者謂祖而封非子於秦獨爲伯翳英六自祖臯陶秦自祖伯益故臧文仲有不祀之言則秦至魯文時強大矣春秋諸大國罕遵周制如魯兼祀周公伯禽后稷文王矣益苟爲臯陶子秦之祀豈止於伯益而已耶蓋臯陶益父子之說始於緯書中候芒興云臯陶之苗爲秦以秦爲伯益之國也其說固晚出司馬氏以前原未有此說也至後漢始見列女傳注潛夫論

呂氏春秋注大抵本緯書說尒豈不爲無依據耶而書疏論語疏皆謂益是臯陶之子孔氏邢氏但知據漢人說而豈知漢人說亦有不足憑者耶

秦風詩譜疏曰伯翳伯益轉聲字異一人也仁山金氏履祥通鑑前編曰伯益卽伯翳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字有四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爲翳契之爲禼臯之爲咎君牙之爲君雅是也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爲繇垂之爲倕繇之爲鮑陶之爲儔紂之爲受冏之爲弊是也古字之通用也太

尹公見書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言益見秦紀之爲翳也則秦本紀從翳疑而未決於陳杞世家又言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則遂謬矣夫秦紀所謂左禹治水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者乎所謂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獨以字異而二之誤矣禹虞功臣豈別有伯翳其功如此而不見於書者乎若伯翳不得爲伯益則禼不爲契咎繇不爲皋陶倕不爲垂鮌不爲鯀仲偪不爲仲虺羿不爲冋君雅不爲君牙乎 英 按此說是也未有文字之形先有其聲聲誤而形亦誤矣司馬氏生於龍門其音宎操西土之風何於秦紀翳字而不悟其有益之音歟史記志疑曰陳杞世家言益後不知明屬誤謬易井卦釋文引世本伯益作化益以伯益化益爲二人可乎漢書百官表益作恭又可爲別一人乎此說是也漢書古今人表朱斨柏譽未有謂非殳斨伯與者而獨伯翳謂非伯益何耶

秦本紀曰咨爾費 史記志疑曰費是國名竹書費侯伯益是史誤以大費爲名哉不曰咨益而曰咨費豈果有斯語哉 英 按此說是也費又稱大費者或當時有二費國也而司馬氏誤以爲伯翳之名並伯益伯翳大費一人有三名耶

路史發揮曰伯翳者少昊之後皋陶之子而伯益乃高陽之第三子隤敳也伯翳嬴姓之祖書傳嬴姓實出少昊非高陽後也故劉秀校山海經表云夏禹治水伯益與伯翳主驅禽獸則益翳爲二人秦本紀云高陽之裔孫女脩生大業大業生費女脩乃高陽之裔女而逕大業之父者班固之徒乃直以女脩爲男子而系之高陽之後故世以伯翳爲伯益也 英 按此說少昊後是也議班非也伯翳爲少昊後見索隱曰左傳郯國少昊之後而嬴姓蓋其族也據此知伯益實爲少昊之後也秦與郯俱嬴姓以郯推秦則伯益爲少昊後可知也至於伯益爲高陽氏之甥而非高陽氏之子則秦本紀之文固自顯然謂女脩織矣織豈男子之事乎安得謂班固之徒以女脩爲男子耶羅氏不能讀漢書而反詆班氏耶如若謂漢書地理

志有云秦之先曰伯益出自帝顓頊故羅氏云然與不知此則班氏用左傳公羊傳之文也左成十三年傳曰康公我之自出豈可亦謂左氏誤以秦爲舜後耶公羊文十四年傳曰獲且齊出也注曰出外孫也故班氏謂伯益出自帝顓頊也但顏氏於此少一注尒而羅氏譏之何其謬耶且羅氏既用索隱少昊後之說而又不從其卽伯翳之說能無謬歟

路史後紀曰顓頊生鯀禹及夢八人蒼舒伯益檮演大臨龐江庭堅中容叔達是爲八愷帝嚳而元子立

襲高陽氏是爲帝堯尋崩而帝嚳立伯益之字隤敳次居于族之三益廟碑云字隤敳帝高陽第三子亦見水經注爲唐澤虞左爲治水封之於梁舜禪禹禹巽於益年過二百南梁大敖梁之析也有梁氏敖氏伯氏英按此說尤非也左文十八年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注曰八人其苗裔疏曰三帝子孫至舜時始用必非帝之親子其八人者不能知其出生本系枝派遠近故略言其苗裔尒此說是也蒼舒十六人爲十六族元愷十六人爲十六才子元愷卽蒼舒十六族之子孫卽古帝高陽高辛之遠裔也凡後世子孫才卽謂之才子非祖孫父子之稱也元愷十六人同時並舉於舜則十六人之齒與舜齊矣元愷之父安得爲顓頊帝嚳耶元愷若爲先朝帝子孫堯豈有不知而何以堯不能舉耶蓋稱八元稱八愷之舉以他年顯名之後言之非謂未舉時已

有元著也故十六人雖屬帝裔而世遠家微故堯貴[illegible]天子有意由知舜耕稼陶漁而以賤得相知也且十六人之生辰晚又以其生之晚而堯無由知舜以[illegible]相咨[illegible]得知之也則伯益與高陽之世相去千[illegible]歲上下矣尒乃羅氏以爲年過二百殆謂伯益於舜時掌火已一百六歲十歲矣且元愷皆百幾十歲而後舉也何其[illegible]史記志疑曰羅泌以益爲隤敳此[illegible]道元之過[illegible]洛水注載晉永平元年九山百蠻將朝霸[illegible]朝姓伊氏譜益字隤敳帝高

陽之第二子、伯益也、璧空附會無異齊東野語記得
依之此說是也隤敳非即才子隤敳者乃才子之祖
之名所謂十六族也若以隤敳爲才子之子抑知此
時但有名而未有字也歟杜氏以庭堅爲皋陶字而
鄭氏又以隤敳爲伯益字何其謬耶
史記志疑曰詩秦風疏引列女傳云皋子五歲而左
禹曹大家注皋子皋陶之子伯益秦風詩譜潛夫論
志氏姓高誘呂氏春秋注陸德明孔穎達邵昺書詩
左傳論語釋文義疏唐書宗室宰相世系表鄭樵通

志畧均以皋益爲父子夫虞朝五臣並列寧有父子
之分又夏紀云皋陶卒封其後英六而后舉益授之
政使益輔皋子則皋陶之後即益也何爲封其後於
英六而後舉益耶又墨子尚賢篇云禹舉益於陰方
之中使益是皋子尚煩待舉陰方乎又竹書載伯益
費桂夏啓六年則伯益最壽路史謂年過二百渝如
斯言益初左禹之時年已百餘迂誤極矣然則皋益
之父爲誰曰皋之父微不著後書爲衍傳言皋陶釣
雷澤賴舜而後穀則其式微耳知路史後紀注引年

代歷云少昊四世孫亦矣伯益之父但傳大業而已
其輩行世次俱不可審英按此說是也皋陶伯益雖
或皆帝王子孫而世遠代隔家系俱微故皋陶待舉
於雷澤而後顯益待舉於陰方而後彰也此又益非
皋陶子之一證也建國封侯則父子不妨各君其國
若伯益則禹嘗薦之於天矣益爲天子其父宗廟饗
之矣何必封皋陶之後於英六爵不過侯伯子男耶
此又益非皋陶子之一證也若果益爲皋陶之子則
必須謂禹之讓益爲虛文故禹於皋陶之卒先封益

之弟爲諸侯以祀皋陶而後讓天下於益隱示皋陶
之子不能有天下尒而禹豈有是心耶則益豈皋陶
之子耶
四書釋地曰益爲皋陶子見孔穎達書疏陸德明音
義邵昺論語疏張守節秦本紀注並同不獨曹大家
高誘鄭康成而已而集注書集傳反闕金仁山曰當
楚滅六與蓼時伯翳之後嬴姓若秦若徐若趙見於
何得臧文仲曰皋陶不祀所非父子非也臧文仲曰
傷楚强盛曰萬乘上國而爲上國之祖者祀亦廢非

謂皋陶盡無後皋陶偃姓羣舒皆偃姓則自出於皋陶滅六與蓼見文五年傳而文十二年不猶有羣舒叛楚乎或曰皋陶偃姓伯翳嬴姓將父子異姓乎曰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堯祁姓丹朱狸姓何父子異姓之有因又悟舜五臣功皆高德皆盛當禹讓於稷契皋陶而不及益實以益爲皋陶之子也不然禹他年尚薦益於天豈此日不堪宅百揆乎子不可以並父也英按此說非也禹有天下其所薦於天乃是益者史記夏本紀曰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授政

焉而皋陶卒而後舉益授之政益其時五臣惟禹益兩人在尒則五臣中益年最少可知矣卽謂益爲皋陶子者亦未必不因乎此如列女傳謂五歲事舜甚言其早也然當舜命禹宅百揆禹讓於稷契暨皋陶而獨不及於益者亦正以益之年未及於服官政以上也且益官僅爲火正掌火又不得驟擢百揆也觀其僉以作虞薦益則時益位卑又可知也若至於其後禹薦益於天之日則益年已耄耋而在相位矣又何疑於不讓百揆而反薦之以有天下耶豈可因此而遂信益爲皋陶子之說耶皋陶偃姓伯翳嬴姓此正皋陶益非父子之一證也而反以偃姓之多務欲見皋陶不祀之語之不實抑知古聖賢之有祀不祀與有後無後又自有別春秋偃姓者二十餘國可必其爲皋陶之後矣而未必其祀皋陶也帝王世紀謂帝賜皋陶姓曰偃姓出於賜則偃姓者必皋陶後矣然封國不自皋陶則不祀皋陶也若謂文仲傷彼楚之日强而爲此言實則尚有別因然則文仲何必隱匿其所言之憂懷而獨假名於人之乏祀邪諸書言

皋陶子而集注無之朱子其亦未之信尒

張風林文蘭螺江日記曰史記燕世家曰禹薦益已而以啓人爲吏索隱曰以己配益則益己是伯益案益秦紀作翳前儒謂秦聲益爲翳今知翳乃益己二字之合聲益本名益己合聲便成翳其單稱益者猶受辛稱受也英按此說尤非也燕臣一時愚子噲之言稱啓曰啓人稱益曰益己但取其字音亮而語易曉初不顧攷古者訂其謬也若信爲啓益眞名此愚不更甚於古人耶國語稱商王帝辛辛其名也論語稱

紂僞書稱受受紂字通紂其字也若益則單名曰益介至秦人始轉聲爲伯翳豈可更以無稽之談渾之耶

臯陶爲士

四書釋地曰後漢書楊賜傳出爲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焉蓋吝之也北史高允傳曰允以獄者人命所繫常歎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六先亡況凡人能無斁乎此等議論與於是有刑官無後之說蓋不知益爲其子也苟知之益後有天下何莫非臯陶有天下英按此說刑官有後是也益臯陶子非也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則刑者本於天之道而刑官亦猶是盡天之職也天既以其道使人盡其職而又以爲不祥之物而絕其後天其謂之何哉若謂刑之安保無過當故絕其後則刑官之明允至於臯陶而尚疑其無後則是自生民以來絕無刑當其罪之一官也天其又謂之何哉易象卦象傳曰君子以明愼用刑舜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大要刑官最不易爲然謂刑官無後亦概

甚言其不可不愼之又愼尒然理不求之於中庸之德翻致有矯枉過正之時故卽有說者曰臯陶亦有後其餘恐不免爲此猶不可以爲訓也況并臯陶而誣其無後則是刑官一職爲仁人孝子之所迷避而必不肯爲者矣既爲仁人孝子之所必不肯爲則必至於惟殘忍而無忌之人乃敢爲之而其世不可問矣然則刑官無後一語實乃異端邪說充塞仁義者也孟子曰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奚止於刑不當罪而已哉臯陶之爲刑官揆之於理而知其於臯陶無後之說遂致不敢稱益之非臯陶子耶

漢書地理志曰六安國縣五六原注曰故國臯繇後偃姓爲楚所滅蓼原注曰故國臯陶後爲楚所滅左文五年傳曰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注曰蓼與六皆臯陶後也十八年傳曰蒼舒隤敳濤演大臨麗降庭堅仲容叔達注曰此卽垂益禹臯陶之倫庭堅注曰庭堅卽臯陶字伯奮仲堪叔獻李仲伯虎仲熊叔豹李貍注曰此卽稷契朱虎熊羆

之倫英 按此說六皋陶後是也蓼皋陶後庭堅字非也漢志於六言偃姓於蓼不言姓則蓼非偃姓可知矣蓼非偃姓則蓼非皋陶後可知矣何班氏於蓼亦云皋陶後耶何杜氏遂云庭堅皋陶字耶蓋庭堅皋陶益三人也益者名也作翳文之變也其封費國也其先少昊嬀姓也其後秦趙嬴姓也庭堅者名也十六才子各自一祖祖各一名庭堅爲十六族祖名之一即爲十六族之一也顓頊嬀姓而蓼爲嬀姓則臧文仲之所謂庭堅不祀者自因蓼滅而言之矣若謂

蒼舒隤敳諸名即垂益禹皋陶伯奮仲堪諸名即稷契朱虎熊羆則豈虞廷諸臣人各有二名耶且十六族苟身在虞廷則左氏何以云族云世云以至於堯耶謂庭堅即皋陶字唐虞之世人豈有字耶如庭堅即皋陶則臧文仲之辭何其重疊耶虞廷五臣惟稷契爲高辛後然稷契堯時已用何以云堯不能舉耶若禹雖夏祖顓頊然鯀既凶德何以云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耶且虞廷九官人才濟濟豈有不出所姓者耶以皋陶庭堅爲一人豈其然耶至於皋陶作矜鰥

文之變也其封國英六也其姓偃姓也其先則史記志疑謂皋之父微不著是也祇因六蓼二國一時開滅故皋陶庭堅並稱其實皋陶無與於十六族而庭堅之世或在唐虞之前蓼國之封亦當在唐虞前也安得謂庭堅即皋陶六蓼皆偃姓耶

路史後紀曰楚滅六蓼臧文仲曰皋陶庭堅不祀皋陶是少昊後四世而庭堅則高湯之子六乃皋陶之後而蓼則庭堅之後庭堅封安復封蓼後俱滅於楚安蓼皆嬀姓故地理志云安嬀姓國而世本蓼亦嬀

姓則皆庭堅後也頊既誤以庭堅爲皋陶字復以蓼爲皋陶後偃姓失之矣皋陶之後有舒蓼而非蓼也舒蓼偃姓而蓼則嬀姓也蓼滅而舒蓼猶存至宣八年始滅舒蓼與蓼既是二國而舒又是一國乃黃帝之後任姓頊不知別有舒與蓼而分皋陶後舒蓼爲二國謂皆偃姓正義以爲蓼滅復封而楚復滅之俱謬舒僖三年已滅矣英 按此說蓼非皋陶後是也皋陶少昊後非也蓼之爲嬀姓見於世本雖其書荒妄不足據然漢志六有姓蓼無姓則固可以爲蓼非偃

姓之一證也況高陽本姬姓皋陶則非姬姓皋陶之非高陽後原易知而舜如帝王世紀皋陶亦有賜姓之說故杜氏以爲卽庭堅今但本爲高陽子者則有參之姬姓後從賜姓者則有六之偃姓云今然而皋陶庭堅四字非一人之稱也人必不稱皋陶庭堅也皋陶不得有字也皋陶非但非庭堅且非十六族之後也何必取據於參非偃姓而後知歟然羅氏既知姬姓國非皋陶後矣而又以皋陶爲少昊後何耶少昊豈非姬姓邪原其故蓋亦誤於賜姓之說又誤於以伯翳爲皋陶子之說也因伯翳爲少昊後故羅氏卽以皋陶爲少昊後殆以爲皋陶未賜姓之前猶姬姓今然而伯翳非皋陶子也卽益也其以皋陶爲少昊後不亦謬乎

安定王氏符潛夫論志氏姓篇曰高陽氏之世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愷後嗣有皋陶事舜其子伯翳英

按此說非也左氏之文謂唐虞之世有才子非高陽之世有才子也十六才子系由於十六族非蒼舒伯奮卽才子也十六才子稱元愷非蒼舒伯奮

稱元愷也十六才子不傳其爲何名大抵皆輔助堯契之事者也至於皋陶職專訟獄與元愷之職何涉雖王氏謂爲後嗣較之杜氏謂卽庭堅者頗爲分明於世次矣然謂後嗣則仍是十六才子之一也毋乃謬歟況謂其子伯翳務欲使虞廷九官不出二帝之裔則又何耶堯典曰平章百姓若祇二姓何謂之百姓耶

史記志疑曰漢書人表載高陽之才子八愷直以皋陶易庭堅潛夫論云高陽氏之八愷後嗣有皋陶蓼六英皆皋陶後易林需之大畜云龍降庭堅爲陶叔後高誘淮南氾論注謂蓼爲偃姓皋陶之後康成注論語以庭堅爲皋陶號見左文十八年疏杜注左傳依楚世家以六蓼爲皋陶後以庭堅爲皋陶字唐表用之魏書高允傳以英蓼爲皋陶後俱非也庭堅若卽皋陶文仲不應連言之而唐虞之時人以名稱未必有字卽或有字亦無緣皋陶之字獨傳陸粲左傳附注以庭堅爲皋陶之子若孫謂蓼六二國皆皋陶後庭堅以支子別封此說亦非水經決水注以蓼

皋陶封邑、沘水注、以六爲禹封其少子、陸說本之、明傳遂左傳注解辨誤曰、庭堅既皋陶子若孫、則在堯舜後矣、八愷中何得有庭堅、庭堅爲八愷之一、必非皋陶、亦非其後、傳氏之辨是、杜注八元八愷、以禹益楚僭會上國、先聖之祀遂廢、非謂其[illegible]盡絕也、不然皋陶之後、猶有舒蓼舒庸舒鳩何遽歎其不祀、英按此說是也、傳謂秋滅六、冬滅蓼、則六滅在蓼前也、間

六與蓼滅、雖在一時、未始不知滅六在滅蓼前也、故文仲雖一言總發、而其先後之次不覺先舉皋陶、而後及庭堅、因其滅之先後也、卽皋陶先庭堅、亦可以爲六屬皋陶蓼屬庭堅之一證也、否則皋陶與舜同時、庭堅當必在唐虞前數百年矣、何以不云庭堅皋陶而云皋陶庭堅乎、漢志獨於六言假姓、世本謂蓼爲姬姓、漢志以皋陶爲偃姓、帝王世紀謂高陽姬姓、又可爲皋陶庭堅非一人之證也、乃陸氏知一人之說之難通、而反謂支子別封、此雖本之於水經注、然實鄒氏所引、卽從益爲皋陶子之說而襲者也、

以庭堅爲益之弟、云尒、而羅氏又襲鄒氏說、陸氏又襲羅氏說、何其謬之又謬耶、

路史後紀曰、少昊帝裔子、取高陽氏之女、曰脩、生大業、大業取少典氏女、曰華、生繇、聽獄執中、封之於皋、是曰皋陶、有子三人、長伯翳、次[illegible]、封偃爲偃姓、偃匽之後、有柟、絞、貳、軫、謠、皖、參、會、阜、蓼、高、鄒、郳、止、舒、庸、舒鳩、舒龍、舒蓼、舒鮑、舒龔、英按此說尤非也、史記志疑曰、孔穎達張守節以大業爲皋陶、注伯益路史

以大業爲皋陶父、唐表或以大業爲皋陶祖、或以大業爲皋陶曾祖、何錯戾若是、史公固無是言也、此說是也、秦本紀曰、高陽之裔孫女脩生大業、大業生費、是爲伯翳、陳杞世家曰、益所封不見、則史記但誤以國名費爲伯翳之名、又誤以益爲非伯翳尒、固未嘗謂大業卽皋陶、大業皋陶父、大業皋陶祖、大業皋陶曾祖也、其以大業爲卽皋陶者、其意不過欲以益爲皋陶子尒、因見史記謂大業生伯翳、故遂謂大業卽皋陶云尒、然伯益伯翳、大費、既誤以爲益有三名、而

皋陶斟繇庭堅大業又以皋陶爲有四名何其多歟

而羅氏乃以大業爲皋陶父其或因此歟女八姓賢

是伯翳之父而羅氏乃以爲皋陶父則豈皋陶與伯

翳爲兄弟耶若唐表以大業爲皋陶祖則豈伯益爲

皋陶之伯父叔父耶以大業爲皋陶曾祖則豈皋陶

爲益之從孫耶至於羅氏又以女脩爲皋陶之曾祖

母豈羅氏竟不知其爲伯翳之祖母耶且路史又謂

世紀直以大業之妻女華爲大業之子而別作女華

之妻名扶始扶始生皋陶皋陶生伯益然則世紀之

荒妄如此史記之外其又何徵歟唐虞人多單名然

亦有非單者如放齊驩兜伯夷伯與也而羅氏又以

皋繇之皋爲國號謂繇乃其名不亦異乎舜典曰帝

曰皋陶汝作士皋陶謨曰皋陶邁種德若皋爲國號

則豈有君之稱臣臣之稱於君前而有連國號稱之

者耶

禹薦益於天

陳水司馬氏光傳家集史剡曰父之位傳於子自生

民以來如是堯以朱不肖故授舜舜以均不肖故授

禹薦子啓賢而禹授益使天下自啓而歸焉是能

益知啓之賢而受天下於禹是竊位也啓違父之命

而爲天子是不孝也英按此說尤非也自生民以來

位皆傳子所以傳子者其所自來皆受之祖父者也

若禹則自堯至身已三嬗矣堯舜傳賢故禹有天下

則禹之天下之所自來非受之於二父而受之於傳

賢之天子者也子啓雖賢安得不讓於益乎況啓賢

而益則尤賢也安能不讓於益乎假使啓之賢如堯

舜之聖而益之賢不及啓則禹不宜授位於益而當

傳子矣乃益之賢列於五臣論語稱舜有臣五人而

天下治啓安能過之乎當時朝覲訟獄者不從益而

從啓非以啓賢於益也懷禹之德而啓又賢故從啓

也禹但知益賢於啓而傳位於最賢者尒豈飾耶史

記燕世家謂禹以天下傳之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

奪之天下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自取之此原

屬無稽尒益益於禹命益讓益之時未必如舜禹之

受終也孟子但曰禹薦益於天七年益之相禹也歷

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而已未嘗謂受於禹也啓既賢

矣則禹雖薦益益必不肯行受終之禮可知也舜讓于德弗嗣禹拜手稽首固舜朱均不肖舜禹猶讓況啓賢而益肯行受終之禮耶禮三讓而不受不相強也安得謂益知啓賢而受天下於禹耶堯舜禹三聖人皆以君命傳賢以禮樂相示而已不必又命其子勿卽位也安得謂啓違父命耶

竊負而逃

傳家集疑孟曰舜爲天子瞽瞍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於殺人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猶

不爲而謂舜爲之乎瞽瞍既執於臯陶矣舜惡得而竊之雖負而逃於海濱臯陶猶可執也若曰臯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實縱之以與舜是君臣相與爲僞以欺天下也惡得爲舜與臯陶哉又舜雖欲遵海濱而處民豈聽之是臯陶之執瞽瞍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英按此說非也爲天子父以天下養舜必防護周密自不能殺人然在問者之意以爲以堯爲君而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兀兀罔水行舟朋淫于家此皆非偶然之事尙不能禁而況殺人事有出於一朝之忿者乎論古充類至盡何謂必無耶竊負而逃惟帝則可狂夫固不可也何謂狂夫不爲耶臯陶之執非僞也然亦非與瞽瞍爲雠而如執叛逆也何爲不得竊耶舜不可以天子之詔使臯陶釋瞽瞍亦不可以人子之情請於昊天上帝以釋瞽瞍舜於此時早及執者之未至而與瞽瞍潛行以避豈不謂之竊豈不謂之逃哉舜必不泄泄然待其執者之至而任其執以去矣何得謂瞽瞍既執於臯陶舜惡得而竊之耶瞽瞍之左右近臣自

衆殺人勢不及備也執於士師非勢所不及備也竊負而逃舜之所必然者也不知其父之既已殺人而忽爲人所執舜之所必不然者也何謂既執於臯陶耶其謂既執於臯陶者蓋必誤解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此數句之意尒不知此數句皆承上文臯陶爲士句言之也臯陶之所當行如此卽舜所不能行之於士有如此也此皆爲臯陶論也未及爲舜論也惟爲臯陶論而未及爲舜論故下文特言然則舜如之何

至然則舜如之何一句方始論到舜身也誤解者殆以執之將至而不知欲禁勿執而不能臯陶既執而又隱聽舜之竊去將舜與臯陶皆爲玩法之首耶孟子之文有是哉其謂舜欲遵海濱而處民豈聽之則固然矣然既謂民不聽何又謂亡舜下文言終身訴然樂而忘天下此窮論舜之心如此而非料定其事之必至於此也亦非斷定其理之必該如此也聖賢立言但發明古聖人之心而其辭止矣至於其理之所宜則理無窮盡難以言顯至於其事之所至尤非

意慮所能備如言乎天下之民殆必不聽舜之將處海濱也既不聽舜之處海濱則天下之民必爲舜請於臯陶是瞽瞍不釋於士而釋於天下之民也不釋於法而釋於天下之民之情也瞽瞍依然天子父矣舜非依然天子乎何謂得法而亡舜耶秦風黃鳥篇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秦康公固不仁者也如其仁則聞此詩釋三良矣臣下猶有議功議貴之典而況於天子之父乎何司馬氏之賢而未達此歟

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注曰史因禹功而重美之疏曰鄭云歸美於二臣則以此爲帝語此文上無所由下無所結形勢非語辭也故傳以爲史因記之 英 按此說非語辭是也史因記非也此十二字必別有所爲而言之錯簡於此者也故與上文數十行俱不相洽漢人祗誤會篇中捷以記之書用識哉否則威之之語意而簡有錯亦若謂史筆則此十二字仍與上文聯貫豈唐虞之治專尚刑法耶

疏曰臯陶所言九德依德以攷其功績亦是刑法之

事 英 按此說尤非也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依德以攷其功績正是瞽之以禮之事也而乃謂亦是刑法唐虞豈有申韓歟

蔡傳曰禹之意欲舜弛其鞭朴之威益廣其文教之及而帝以禹之功叙如此而猶有頑不即工如苗民者豈刑法之所可廢哉 英 按此說尤非也上文舜之言原欲以德化爲本也而乃謂禹欲弛鞭朴廣文教則禹既爲不解人意而又爲不知厲風俗之大體矣此二句爲舜謂刑法不可廢前尚言捷記此更言

而則舜既爲復諫而又爲不尚德錯簡之誤經義遂爲之晦何其謬之又謬耶

禹曰俞哉

眉山蘇氏軾書傳曰春秋傳太子欲殺潭良夫公曰諾哉諾哉者口諾而心不然也虞之臣然者曰俞而已俞哉者亦有味其言而心[illegible]此以爲身脩而天下自服也英按此說[illegible]文中哉字凡有五十字皆心重而聲長之辭也上文虞帝所言正欲以德化爲本以明威爲末故禹曰俞哉淡然其

言也何得謂有所不可於此耶下文有不時字罔功字乃是反言以決之之辭非慮其或然之辭也至於無若丹朱傲以下則又是一章之文亦錯簡於此與此章毫不相涉豈可因此錯簡而遂誤謂俞哉二字心有不然耶唐虞時有唐虞之文字後世有後世之文字淡然其言而曰俞哉者是虞時之文字也有味其言而心有所不可而曰俞哉此惟至於有問成王時或有此文字尒唐虞時本無此口語則又安得有此文情有此字學耶

疏曰既然帝之任人又言當擇人英按此說是也俞哉者美帝之能任人也俞哉二字對揚君命者意盡而言止矣下文帝光天之下至敷同日奏罔功又因帝有欽四鄰之言而開廣帝意欲帝更求賢才以輔聖功也虞廷人才之衆如此而禹之心猶恐以老臣妨新進之路可以想見其雍雍揖讓之風而無少有自足之見者矣其言不出於舜知舜任人之信專而出之於禹知廷臣之心之公溥也然禹開廣帝意之言至於日奏罔功句亦意盡而言止矣下文無若丹

朱傲以下則又是錯簡於此者漢儒聯讀之無論義生强解卽其文體亦豈有所稱虞夏堙者而乃汪洋汎濫如是歟

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

注曰三苗之民數干王誅疏曰呂刑遏絕苗民講堯初誅三苗舜典竄三苗于三危謂舜居攝之時投竄之分北三苗謂舜卽位之後往徙三苗今復不率命命禹徂征英按此說尤非也遏絕苗民者乃顓頊也非堯也當堯未卽位之前苗復舊惡堯爲天子亦從

20B

光被而化矣至將禪舜時以洪水滔天阻隔攻敔苗又得肆其虐舜興而治水禹使三苗助工三苗利於洪水而不肯即工故至水土既平伐而遷竄之也然在是時重華之德尚未光天之下治水之功尚未平地成天故苗逆狡頑及洪水既平不惟伐之而服其罪即遷竄於三危亦能丕叙而均在四方風動之內矣事理有如此也豈有舜爲天子禹益爲臣孔子所謂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者而曾於是時有命禹遠征之事耶舜之文德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反

賴苗逆而後誕敷耶冀都之於衡山以南地遠三千里兩階之干羽有苗跂足延頸而望見耶且舜老而禹攝無征苗之事即堯老而舜攝固有征苗之事然其徂征者亦當使皋陶而非禹也而乃襲戰國人禹伐三苗之說又僞書之敗露處也何其謬之乂謬耶況戰國時所謂禹伐三苗者原因苗不即治水之工故言禹尒而此篇之語又失戰國人之意矣蓋惟漢人以今文苗頑弗即工誤解爲頑不率教故於皋陶方祗厥叙二句不知其爲錯簡而晉人作此篇亦遂云惟時有苗弗率又云不恭侮慢又云君子在野皆與三苗情事全不合總因誤會苗頑故然尒古文之謬豈不因由漢學歟

蘇氏書傳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堯舜以德禮治天下雖有蠻夷寇賊時犯其法然未嘗命將出師特使皋陶作士以五刑三就五流三居之法治之足矣兵既不用軍政寓於農當時訓農治民之官十二牧司徒司空兼領其事是以不復立司馬也或謂堯時士與司馬爲一官誤矣以將帥之任而兼之於理官無時而可也堯獨安能行之

英按此說非也易師卦取一象於上坤下坎坤有衆之象坎有民之象坤與坎皆有容畜之象故周公繫象曰君子以容民畜衆此可見包犧氏之世民即爲兵也則平居無事之時皆屬於司徒可知也國語魯語曰刑五而已大刑用甲兵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氏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此唐虞之世兵刑未有分職之一證也則有事而用兵必屬於刑官可知也唐虞之際皋陶爲士是時

治水禹八年於外則征苗者非皋陶而誰耶征苗而不謂之將帥之任耶安得謂士與司馬爲一官爲誤耶如謂戰陳之事非刑官之所能然則司空之官其能邪皋陶不能而禹能之耶蓋唐虞之世蒐苗獮狩旗鼓鉦鐃訓練之者雖無司馬然未嘗無虎賁勇士也周禮司馬之濂將兵也唐虞軍旅屬於士士以刑官而帥虎賁勇士將將也大雅言宣王命將伐淮夷宣王豈習於戎事耶安得謂士兼將帥無時而可耶益櫻謨錯簡所謂皋陶方施象刑惟明者此在三苗

既服之後乃能如此若在苗民方作亂豈捕緝桁楊之所能施之乎安得謂未嘗命將兵亦不用耶蘇氏始惟恐或疑禹征者何其謬耶

尚書後案曰禹奉命征三苗作誓又偃兵脩政舜干羽三苗自服古書所載甚多戰國策墨子韓非子荀子賈子新書淮南子鹽鐵論說苑古文苑散見羣書晉人掇入大禹謨以己意潤色之英按此說是也然征苗之說雖有所本而羣書所言亦多臆造也此所引方尚有史記國語呂氏春秋呂覽韓詩外傳疏引

帝王世紀路史引隨巢子大約其類有四一曰禹代之一曰舜代之一曰堯誅之一曰偃兵不伐舜干羽而自化其實不外兩端一則曰伐之一則曰不伐而已矣其爲伐之之說者禹伐即舜之所使也舜之所使即攝政而稟命於堯也一事而異其辭也此但誤以皋陶爲禹尒然猶無疑於今文也其爲不伐之說者原其意殆有見於文王伐崇退脩教而復伐之祭公謀父謂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脩於德而無勤民於遠孔子謂遠人不服

則脩文德以來之聖賢有此言故託之於德無復加之舜以爲奇文以堯舜之聖三苗之頑猶且不服於兵而服於干羽也以爲勸世云尒而不知文王之退脩教者教崇民也非自脩教於朝廷之上也祭公謀父之所謂增脩於德孔子之所謂脩文德者正惟穆王與李氏不能如舜與文王也若至於舜之德則天無不幬地無不載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豈有待於班師豈有待於干羽者耶文王之時上有紂下秪三分有二故伐崇至於再駕若舜伐有苗則豈有不量其

不服而輕用兵於三千里之外者耶苟或不服則頑不可化亦終於不服已矣又豈有一班師而反服又豈有一舞干羽而遂服者耶且韓非子始言干羽淮南子更言偃兵然其意以班師爲舜禹之德因此而捐減歟抑因此而益進歟若謂捐減是有苗之才能使堯舜猶病也若謂益進是苗民之敎能爲堯舜之師也是誠何心而乃推尊苗而抑堯舜如此耶非所謂與於不仁之甚者耶且自來言舜干羽爲虞廷故事矣然竊以爲舜時本無舞干者也干羽者殷周以

干戈戡亂功成作樂於是有朱干玉戚之舞祭時君祈干戚就舜位免而總干以樂皇尸所以大其拔民之功也若唐虞以揖讓治天下因管籥之音而有羽旄之美宜矣何爲而以干爲舞耶尚書古文疏證有有目而缺其篇者第三十條目曰言有虞世不得有干舞爲誤本韓非子淮南子而疏證此篇之文則原缺惜不得而見之矣

耕野王氏充耘讀書管見曰舜竄三苗說者謂驅逐禁錮其君長然其工驩兜皆名何苗君長獨不名而謂爲三苗又謂之遷有苗則不特徙其君長必并其民人俱徙之也三苗既非在朝之臣舜得不動干戈而竄之而無所難禹征以六師而反不服耶苗頑不即工故征之豈施以刑不服而後征之耶舜以蓺期而授禹禹安得捨朝廷之事而征苗必使所爲有加於前方可曰誕敷舜又安能以蓺期而誕敷文德惠

松厓棟古文尚書說引顧震滄棟高有苗論曰若說竄與分北在徂征後則苗逆命而班師來格而遭竄有苗當自悔其來若在徂征前則三苗已在叙於三危

流竄之地即有不即工者亦使皋陶施象刑威之足矣不煩興師也顧襲孟子語爲益贊之言九謬以眩爲天子之父而斥之爲有苗之不若大逆不道豈宜天經典英校此說是也然苟分明於凡今文所言苗者之後先次序則知禹攝位時必無征苗之事矣征苗在洪水初平之日也猶是堯老而舜攝之年也所以征苗者爲不即工也不即工者苗不欲治水也當其不肯就工其事至難而征即驩命其事至易且分北之而又丕叙終舜禹之世又安有有苗弗率之事

耶況曰逆命況曰來格耶然既有僞書之徂征反覺今文之所謂遷有苗竄三苗分北三苗者爲皋陶爲士執之而已矣而不知舜老而禹攝時無征苗之事而堯老而舜攝時則固有征苗之事也謂不動干戈執而竄之豈非爲先入之見所誤耶不即工者不宜即治水之工也正惟苗不即工之罪亦爲有滔天之惡故伐之遷竄之也分北遷竄已是九川滌源之後此時又安用苗民又何謂不即工者而謂已丕敘於三危流竄之地即有不即工者象刑足矣則震滔猶苗頑弗即工

持蔡傳之說以攻古文尚冊乃謬妄

鄱陽董氏鼎書傳輯錄引朱子語曰苗頑弗即工此是禹治水時調役他國人夫不動也後方征之既格而服則治其前日之罪而竄之竄之而後分北之今說者謂苗既格而又叛恐無此事英謂據此知僞傳及蔡傳之說之皆謬也無若丹朱傲至苗頑弗即工此一段皆禹自言其治水之事無若丹朱即其所自謂予創若是者也下文帝其念哉欲帝常念治水時苗不肯也苗不用命水幾不治水不治世亦不能治矣禹意與國語尹鐸增壘意正同也禹之治水先卑而後高故先治東南苗居極南苗能助力不惟南水易治且天下之水皆藉其功矣乃浩浩滔天民皆昏墊而獨三苗反以爲利利夫帝堯之政教阻於洪水而不能行於遠方故於禹治水時普天下皆望治而獨苗頑禹之不能成功所以弗即工也弗之爲言弗然不肯也而謂苗頑者蓋苗俗狡獪既起始其工而不復繼就其緒使人報作兩難低處不治則天下之

水皆不能治此洪水治與不治之一大轉機也故禹欲帝常念此也此時禹蓋別謀他國之民爲之必有事倍功半之苦是苗頑實有陷溺天下之罪所以水土既平之後苗罪不可赦而必征伐之而此時中國地平天成聲教四訖故兵臨其境苗皆俯首受罪遷竄分北惟命是聽也苗頑弗即工朱子之說彰明如此而蔡傳不從之何耶但討罪而伏其罪而未嘗有來格之事也朱子謂既格而服則竄之毋乃誘其來而寘之於法耶其爲格而又叛之說者因嫌苗既順

懲遷竄分北不安復有征苗之師故爲作臣作牧之說以彌其隙若然則堯舜無全功唐虞數用兵孔子謂無爲而治者乃虛語故朱子謂無此事也然如謂班師而能來格反遭遷竄分北更無其事則朱子早已不信逆命班師干羽來格而竹書僞矣何以又謂既格而後竄之歟

蔡傳曰言非特平成水土又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五服之制卽就也十二師五長內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頑愎不率不有就工英按此說非也蹈成以下皆言治水之難易非言區畫地域也自蹈成五服至各迪有功極言人數之多而皆進於有功以見治水功本易成而苗獨不顧治有可患者也各迪有功專言治水之功也若以蹈成以下至咸建五長爲因地域遠近輔成五服以各迪有功爲蹈行有功然則禹於此捨治水不言而泛言司空區分疆界之職豈慮舜之未嫻政典而令其熟聞耶且上文有于創若時辛壬癸甲諸語此豈司空告竣之時豈方伯述職之日耶其言十二師五長者蓋必三苗初則陽受禹治水之命亦爲師爲長而惟苗之師長不就其工故云然今而蔡氏謂以下文戴叙施刑之錯簡爲聯屬之文故以苗頑不卽工爲不卽輔成五服之功槪須以象刑治之而不知禹言皆八年於外之勞也能無謬歟典謨爲蔡氏親受於朱子而蔡傳有不從朱子之意者何耶

注曰惟三苗頑惡不得就官善惡分別疏曰我以供勤之故天災消沒帝念此事哉不可不自勤也海內諸侯皆有功惟苗不得就官以見天下大治而惡者少英按此說尤非也此節專言治水之苦非自譽亦非諛盛世也豈矜言供勤而災消耶禹方欲舜擇人反使帝自勤耶謂惟苗不得就官何其尊重有苗若此耶

分北三苗

尙書後案曰鄭曰北猶別也云者古文北字從二人作𠤎別字重八八作𠤎二字相似因誤作北說文八部云八別也又丫部曰八古文別許愼學於賈逵而逵傳古文尙書鄭亦從逵故用其讀虞綰奏議

解尚書違失事目乃云分北三苗北古別字鄭又訓北猶別誠可怪也愚案鄭正釋古今字同有何可怪英按此說是也然鄭又訓北猶別者蓋必傳寫有誤字鄭氏本云別從八八猶別乃誤作北猶別今說文曰火分也从重八八別也亦聲此條从重八句八別也句此別也又是重釋八字非釋火字也後案誤讀說文重八八爲句別也爲句誤以爲以別釋火矣然則傳寫鄭解者其亦誤以八作北而虞氏不攷歟

尚書後案又曰分北三苗卽上文五宅三居故鄭云

分析流之其義最精英按此說非也帝王之治天下治中國之民嚴而詳治四裔之民寬而略三苗有滔天之罪不得不伐以治其罪故有竄三苗遷有苗之文也然而於此又獨有分北三苗之文非既竄於前又分北於後也亦非所竄之中又有分北於其間也蓋凡曰苗曰有苗曰三苗者固非一君一民之稱而亦非舉國之稱也凡曰遷乎有苗曰竄三苗于三危者固不過或數十人或百餘人而已而又非征苗戰獲之俘囚也必當時兵臨苗境苗民自獻其頭目於是執而鞫訊之索得其國中之元惡大憝此之謂分別三苗也而傳寫之誤遂以別爲北也分北之法卽拉三苗之地六師震臨之日行之苗民中之無辜無濫及苗民中之有罪無漏網也分北既畢則均因之遷竄於三危更無復有分別於三危之地矣蓋此四字必是斷簡故其與上下文義全不相屬也若謂分北流之五宅三居異其罪豈唐虞之治有若是之煩擾者耶原其故因尚書一則曰竄三苗于三危再則曰三危既宅三苗丕敘而於此又曰分北三苗似與他

處僅稱曰苗曰有苗曰苗民者不同遂誤以爲苗四分別而有三之名地亦有三危之名歟然三苗者三種苗國三危三居名偶相符今本疏引鄭注作分北流之而後案所引改爲分析流之毋乃謬歟

疏曰王肅云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三山林氏之奇尚書說曰前已竄其君於三危不滅其國猶未從風不忍加誅爲之分別惡者如周之遷頑民英按此說尤非也分北三苗四字又是斷簡錯文也後世愛金石文字皆知有斷碑殘文

時爲之也何以漢注及僞傳皆若唐虞之文烈少發落何歟分北者三苗國人至衆非可盡國而遷之亦未必人皆凶惡故用分北分北卽征苗事亦卽竄三苗事也唐虞所朝治苗秪此一事何云復耶前此未有治苗事何云敉宥耶何云前已竄其君耶固之遷頑民自遠地而遷近地使易於[illegible]曰罰極實攜之以恩也舜之遷有苗自極南而[illegible]極西以禦魑魅寒煖異宜嗜欲不同以示誅惡顯加之以威也二事河漢何得謂如出遷頑民耶

蔡傳曰及禹班師而後來格於是乃得攷其善惡而分北之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徙之英按此說尤非也三苗竄而丕敘罰之而能化也豈有既能感化而來而反加以罰者乎豈蔡氏因此分北三苗四字在三載攷績之下將以爲分北與在官攷績同其榮歟然善而留者則榮矣其不善而竄者毋乃謂舜墮黨而崇饗歟且三苗一竄不已而又竄豈所稱無爲而治之盛世耶

疏曰鄭元以爲流四凶者卿爲伯子大夫爲男降其位尒猶爲國君故以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北流之謂分北西裔之三苗也英按此說尤非也三苗兼水災而恣行暴亂洪水既平亦不能遷矣而必六師征之者有阻逆治水之罪也衆不勝竄故用分北三苗不過海隅蒼生尒豈有位於朝之人耶以苗爲虞廷卿大夫謂降其位其謬一也三苗固自有國然既有罪而竄之則求爲平庸之庶民而不可得矣豈得猶爲國君耶豈得猶爲西裔諸侯耶封建者所以賞善人也有罪而不罰亦已過矣況復封之以

國是名爲罰不善而實賞惡也以共驩苗鯀爲四裔諸侯四裔之民奚罪焉迫其遷惡於西裔之國而又將分北之豈一檄之所能諭一使之所能令乎必仍復勞民動衆以伐之於數千里之外也中國之民又奚罪焉謂猶爲國君爲西裔諸侯其謬二也分北之甘西裔未有三苗蓋必兵臨衡山以南之苗境而後可以分北分北而後可以竄之於西裔謂分北西裔之三苗其謬三也竄三苗遷乎有苗分北三苗實一事尒豈既竄而又分北耶謂猶爲惡乃復分北再貢

明云不敢面斷氏謂得惡其謬四也推原致誤之由謂復流者因分北三苗夾無聯屬也謂爲國君者因三苗一與流共工放驩兜類序并與知人官人同語三與三載考績錯簡故云然今而不知分北三苗四字乃是錯簡之文共驩類序者罪相等也共與知人官人同語者當時禹若知苗之不可使亦早與他國謀而不爲苗困矣故曰何遷乎有苗也乃誤謂堯用苗在位堯時雖共驩在朝然何至於用三苗耶謂卿大夫何其謬耶

竄三苗于三危

尚書後案曰說文卷七下宀部竄塞也从宀叡聲讀若虞書曰竄三苗之竄驩兜切又穴部竄匿也从鼠在穴中七亂切凡自匿曰竄開塞之曰竄二字音義全別此經本作竄作竄者衞包改也 英按此說是也說文謂讀若云者竄三苗祇是借竄塞之意以爲文非竄字之本義故曰讀若也竄三苗之竄與呂刑遏絕之意正同呂刑遏絕苗民乃上古遏絕苗國本土之人使不得與中國之人交通此竄三苗是舜攝時流放有罪之苗民於三危使不得逃散於他處及逃歸也流四凶而三苗獨名竄者因所遷之苗人數多非若共驩鯀之僅主於一身多則易於逃散且逃歸本國故有塞絕之義蓋竄者正恐其竄也而反誤改爲竄字不亦謬歟

史記五帝本紀曰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八月西巡狩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爲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 英按此說非也三苗之祖在少皞之末世爲亂在高辛之末世爲亂堯爲天子而苗不敢爲亂矣及堯之暮年洪水汎濫於天下三苗居遠攻敎爲洪水阻隔得以肆行無忌故禹治水至南條苗民惟恐治水功成頑不即工及水土既平之後苗之亂跡雖斂舜以苗阻治水之罪大不可不懲故使皋陶伐之分別其頑者而遷竄之於三危也統三苗前世而言固爲數亂於江淮矣若在帝堯陶唐氏一世而言則未嘗數爲亂且苗頑不即工堯雖蓋豈不遠知何待舜之西巡歸告而後堯知乎若於堯之世而數爲亂而堯不能治又茫然未知待

舜西巡而後知而後竄之則堯爲庸主矣何其謬歟後世謂三苗乍臣乍叛豈非誤因於此數爲亂之一語耶

書傳輯錄引朱子慶元丙辰箸九江彭蠡說以示諸生書其後曰頃在湖南見說谿洞蠻猺略有四種曰犵曰狚曰獠而其最輕捷者曰猫近年數出剽掠爲邊患者多此種也豈三苗之遺民乎古字少而通用然則所謂三苗者亦當正作猫字尒近日又見詹元善說苗民之國三徙其都初在今之筠州次在今之

興國軍皆在淡山中人不可入而已亦難出其最後在今之武昌縣則據江山之險可以無所不爲人不得而遏之矣未及問所據聊并記之 英謂據此知三苗本處之概苗之種類當不以古今而異然筠州興國在今江西武昌在今湖南殆其種類蔓延武昌仍在本地非三徙也而朱子當時曰近年則可知其在北宋時猶不至於數爲邊患尒大抵因世之盛衰而異其善惡者也然苗不爲惡即爲善矣而鄭氏謂堯時有位於朝何其謬耶

左昭九年傳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姓之姦居于瓜州注曰言檮杌畧舉四凶之一尒下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 英謂據此知三苗所竄之處也檮杌之與三苗其人既無定名而三苗之與陰戎又非一類蓋在左氏之時傳聞早異六經傳舊而已然從四裔而知瓜州從瓜州而知敦煌而三苗竄處可知也殆相去萬里尒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

蘇氏書傳曰世家巨室用事久矣非堯始舉苟無大故勢不可去至舜爲政四人乃始爲惡於舜之世如管蔡之於周公歟 伊川經說曰四凶在堯之朝知其惡之不可行則能隱其惡立堯之朝以助之治堯何因而誅之及舜登庸於側陋之中而居其上始有不平之心而肆其惡故舜誅之尒 語類曰祇緣堯舉舜而遜之以位故不服而抵於罪在堯時則其罪未彰又他畢竟是箇世家大族又未有過惡故動他未得 英謂據此知共工驩兜所以不誅於堯而誅於舜也

共驩二人之惡未有事蹟若堯必彰著其未顯之惡而誅之亦非皇古淳麗之風也故堯用其才力孔子所謂大哉堯之爲君也然鯀之極自以湮陵洪水三苗之竄自以頑不即工皆與堯之禪位舜之登庸毫無干涉虞夏史臣秪以事相類而並記之後儒安得謂四凶皆不服遜位耶

韓非子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鄭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鄭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

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呂氏春秋達鬱篇

曰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爲帝得地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三公以堯爲失倫欲以爲亂名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博物志曰昔唐堯以天下讓於虞三苗之民非之帝殺有苗之民英按此說非也苗鯀皆以治水得罪與堯舜禪位無涉三書皆欲言共驩而誤稱苗鯀者也韓非子謂堯不聽舉兵而誅殆其意以爲堯不聽故共驩舉兵以抵於是舜誅之尒若堯不聽其言而卽誅其人是何言歟鯀方績用弗成而自[illegible]

地之道亦未必然三苗遠居流裔又頑無知識[illegible]禪位豈得與聞而僥言之耶豈非踵誤於三苗爲朝臣之說歟

疏曰堯典言共工之行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貌象恭敬傲很漫天足以疑惑世人故流放也驩兜薦之是黨於共工罪惡同故放之英按此說尤非也帝王之用人也以其言行而其罪人也則不以其言行而必以其事實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稱其言行而非事實

也惡其薦用而斥之尒後人豈可因其世遠無稽而遂強誣之以爲定罪之辭而坐實放流之罪耶僞傳乃援經以誣毀唐帝謂堯舜實然則通經之士不幾於以經術殺人乎孟子疏亦引其文曰孔安國注則不惟誤本經又及孟子矣何其陋歟

吳縣陸氏元朗經典釋文曰堯六十年放驩兜六十四年流共工英按此說尤非也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則舜相堯在堯在位七十載之後也如謂堯六十年六十四年則共驩之流放舜猶在歷

山矣何以孟子云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耶陸氏雖有據何不信孟子與至通鑑前編又改六十爲七十改六十四爲七十四又何據耶

疏曰以罪重爲先 英 按此說是也四罪當以罪之重輕別地之遠近而記者先重後輕不以其時事之前後爲先後也雖大學曰放流之 杜放下然堯典乃紀實事非若空言不拘尒

書傳輯錄引泰山孫氏 覺 曰放重於流竄重於放殛重於竄 英 按此說非也凡言賞罰皆先重而後輕所

以然者賞罰之重者尤爲所愼重故必先之也堯典四罪之次如此安得謂放重於流竄重於放殛重於竄耶孫氏明於春秋而於此殆亦誤以共驩未聞實蘋而謂其輕歟

盧抱經 文 詔 羣書拾補曰洲本是州字禮記注引堯典作州史記正義云尙書及大戴作幽淵淵云孟子作州張弨云唐天寶間以隸寫六經遂雜用俗改字加州復加水之類 英 謂據此知洲當作州也州字本以州洲合爲象水中可居不空加水尒

三苗丕敘

疏曰禹治水末已竄三苗亦災既除彼得安定 英 按此說是也禹治水末蓋謂禹治水七八年之後也其時洪水已平然後舜伐三苗而竄之於三危方苗民杜其本境不知倫紀之敘況其所竄之三苗九苗中之頑者也乃自水災既除三危可居而三苗之竄於三危者畏服舜禹之功用化而爲大有紀敘記者以證水土之平也其時蓋十有三載乃同之時也非始竄未有敘至此乃敘尒然亦豈僅謂安定而已乎回

視頑不即工已十年前矣而蔡傳於舜典謂舜攝位而竄逐之禹治水之時三危已敘而舊都猶頑不即工毋乃謬歟

有竹石軒經句說卷十二之目

使禹治之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辛壬癸甲

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

三過其門而不入

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

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

宗廟饗之

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

詢事攷言乃言厎可績三載

正月上日

受終于文祖

格于藝祖鞭牲

月正元日

舜格于文祖

肆類于上帝

既月

歲一月

使禹治之。

舜典流共工注曰四罪皆徵用所行疏曰知皆徵用所行者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僖三十二年左傳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　二十一年左傳云鯀殛而禹興此三者皆言殛鯀而後用禹爲治水四罪在治水之前而鯀元以爲治水事畢乃流四凶

故王肅難鄭言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爲無功而殛之是謂舜用人子之功而放流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進退無據　英按此說是也史記夏本紀亦云殛鯀于羽山以死于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禹傷先人之功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入本紀所言鯀死杜前尤爲顯然而鄭氏乃獨謂先舉者豈其意以爲父以治水受誅子不忍受治水之官歟抑以爲天既生治水之禹何又使其父死于水歟而不知其理至常而無奇也人事必有所因也使鯀治水者臣之咎矣然其後禹之所以能治水者則正因于鯀之不能治水也英

使鯀時禹方髫齔然而禹已能知鯀之未必成功也自鯀出治水之後即于長老訪求水道精思治水之方欲以輔鯀而已其後鯀至羽山不久即死故有殛鯀之名殆不及一年尒于是而禹赴喪于羽山者三年于是而地形水勢耳聞目[illegible]誠其性然後禹之學于治水者已通其道而其年齒已壯弱冠之後矣一時之人皆以爲禹有天授之資焉其實禹痛父功

不成而不覺其心智自然與水道相入也斯時堯之廷尚未得治水之人而舜聞禹名于是召用于是使禹治之也倘禹于是時舜不受職以私廢公非孝也太而言之治水既成功參天地禹之大孝也小而言之鯀功杜太原叙于禹貢鯀功三代祀之構于左傳國語禮記轉禍爲福禹之小孝也至于舜殛鯀時固不知禹之能治水也何由豫宥鯀之罪而不殛鯀罪若禹功既成則于鯀方將寵榮之不遑而豈復有殛于羽山之事邪

鯀則極殛禹乃嗣興

經典釋文曰尚書洪範鯀則殛死本作極左傳昭七年昔堯極鯀于羽山本作極其謂據此知殛當作極也極鯀于羽山者但以窮之而已輕于放流也孟子所謂又極之于其所往與此極正同也極者窮也執繫而往至于所止之地而後釋之也洪範本言鯀之極而遂云殛者秖因其極未幾即殛也曰極殛也而國語祭法沿而襲之介其實則流宥五刑流本是欲宥其殛若既流而又加以殛罪是一身而受二罰也

反甚于獨得殛罪者矣何以謂流宥五刑耶孟子但云極而不云殛則其爲極字之誤尤顯然也凡極而誤爲殛極殛而誤爲極殛者與孟子殺三苗于三危本當言竄三苗而誤爲殺三苗正同也孟子既誤竄爲殺又何難于誤極爲極乎即以殺三苗而言三苗國本壯衛山之南三危則爲西極之裔既非流放豈有遠驅之于二千餘里之外而後殺之耶若果三苗與鯀皆有殛罪則左襄十八年傳何以云流四凶族耶然則極之遂爲極殛豈非因其至于羽山未幾即殛故有極殛之名歟既稱極殛安得不又誤極爲極乎誤極爲極其壯衛包石經改字之時歟

辛壬癸甲

疏引鄭氏注曰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疏曰鄭意娶後始受帝命治水娶前未治水也疏又引極鯀于羽山鄭氏曰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英按此說娶後受命是也治水後極非也禹自羽山終喪而歸于是娶塗山氏之女甫娶四日辛壬癸甲凡四日也辛日娶妻至甲日而適發治水

之命君言不宿故甲日即行也蓋是時舜初知禹而即召用也所以知終喪娶妻而受命者以舜禹鯀啓之年猶得而攷矣昌黎韓子諫迎佛骨表曰大舜及禹年皆百一十歲堯典謂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九載績用弗成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孟子謂舜崩三年之喪畢禹薦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陰則鯀啓之年略可計也堯典明明揚側陋即繼于績用弗成之後舜典極鯀于羽山即繼于巡狩歸格之後

而洪範謂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則殷鯀使禹之年略可見也以禹推其年禹爲天子而薦益者七年推之于前舜喪三年舜在位者五十年又其前舜徵庸者三十年又其前鯀績用弗成者九年而已積百年矣而又加之以鯀未治水禹方幼稚之年知禹之年如此又以啓推禹年啓之生即在禹治水之初年以辛壬癸甲推之于後舜徵庸若干年堯喪三年舜在位五十年舜喪三年禹薦益于天七年禹喪三年而後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而已積八十餘年矣則

自辛壬癸甲至啓即位而又加之以禹未生啓之前二十餘年又知禹之年如此而啓即位之後又有親征有扈之國而滅之又會享諸侯于鈞臺諸大事則啓年亦從可知故合禹啓之年而知堯使鯀時禹方髫齔也舜流鯀時禹已弱冠也黜鯀之年殆即舉舜之年也鯀死之年殆即殛鯀之年也而其間自黜鯀以至極鯀中隔舜初徵庸二三年其間自極鯀以至使禹治水中隔禹爲罪人子者一年禹親喪者三年此五六年間禹學將成故舜猶未知禹而未使也惟自舜之側陋徵庸至于禹之受命治水相距五六年故鄭氏謂治水事畢乃流四凶殆以爲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待治之勢朝不及夕豈有鯀既無功更隔六七年而後使禹治之之理而不知唐虞之際惟其然所以爲難也惟治水之人不可得故堯時僉薦鯀堯既咈之而岳又薦也鯀既一失舜于此時難恒尤倍當時五六年中小小之治固必有人然不足任以治水也中國汎濫雖憂之而無如何也正惟如此所以四凶乘間爲惡以取罪戾亦惟其然所以極鯀

羽山以至死也若使舜初徵庸禹年不幼即用禹治水則鯀亦何至極于羽山治水見功平成可待則四凶亦何敢爲惡以取戾耶治水事畢豈復有放四凶之事耶

傳曰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不以私害公疏曰孔云復往則已嘗治水而輟事成皆也鄭云始娶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鄭意娶後始受帝命娶前未治水也然娶後始受帝命當五閏命鄭存五須可平之與甲日數多少當如孔說娶事成皆也此時禹父

新殛而得爲昏者鯀放而未死不妨禹娶且治水年兗州始畢禹娶不必拄殛鯀之年也英按此說尤非也不以私害公辛至甲日復往治水呂氏春秋之文也此偽孔注及疏皆本之然治水事大苟非帝命不得輟事成昏謂出帝命則治水勢急禹八年于外娶可待也何至于帝命輟事成昏借使有命禹不舜而受命尚何云子弗子惟荒度土功云耶此呂氏春秋之文本爲無攷偽傳竊之必自喜有據而不知其失彌遠也疏之謬一也娶于塗山辛壬癸甲與下文

啓呱呱而泣本不聯屬娶于塗山辛壬癸甲言事勢急也啓呱呱而泣子弗子自言其忘私也君言不宿唐虞時豈不然是何待言者安得謂禹當云聞命即行耶疏之謬二也鄭氏以爲禹娶時鯀猶在者惟其謂此時鯀未殛也乃疏既以爲鯀既殛矣安得謂鯀放未死不妨禹娶耶不知極鯀不久即死死已久故娶也疏之謬三也又謂治兗四年娶不必殛鯀之年若治兗四年鯀放未死舜任禹者如此而殛鯀如故禹救億萬人命而不得自救父之命豈情也哉疏之謬四也羽山拄徐塗山拄冀與兗州何涉疏之謬五也然猶皆謬之未甚者也更有甚焉者假如舜嘗[illegible]用禹之力而仍執法殛鯀不赦禹以王事爲大不顧私情則他年述志正當云含情忍痛不遑將父舜與虞臣聞之尤宜起敬而何乃云娶于塗山啓呱呱而泣念妻子而忘其父之幽囚困苦[illegible]耶此難爲人不至此而謂大聖人而有是語耶[illegible]可知禹之言此者正以崇伯已死于外躬爲胄子尚未有室宗祀系焉故有娶于塗山辛壬癸甲之語而纔娶四日便

已出門及期子生情爲更切故有啓呱呱而泣予弗子之語拄當時固是言不盡意而聞者自能領解後世惟心知其義乃始見其爲鯀死有年與荒度時不相涉故語不必及鯀也豈可既不達其辭而反以忘親愛子之人視禹耶

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

後漢書馮衍傳曰皋陶釣于雷澤待舜而後親英謂據此知皋陶之爲舜用亦初願不及此者也然皋陶既爲拄野之遺賢宜其與舜同爲雷澤之釣者而不

及相知也若禹則身爲崇伯之公子且堯貴鯀曰方命必嘗大用于朝不惟治水九年而已也禹之名當早見知于朝矣而孟子何以言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歟且謂爲天下得人難于以天下與人歟蓋正以舜自側陋升庸其時鯀已黜退禹方沈淪于下人莫知禹而亦尚未能深于治水之道也舜既升庸而後極鯀鯀極時禹猶漸深于水道也至禹昏娶之年已歷數載禹乃能治水舜乃聞之而召用也然鯀死西荒故家謂謝罪人有子辱拄泥塗其不至失人者非舜之大智不及此舜之憂不得禹皋陶得之甚遲任之甚速夫豈一憂之而即得之者耶

三過其門而不入

皋陶謨啓呱呱而泣注曰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疏曰孟子稱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是至門而聞啓泣聲英按此說是也崇伯有邦有土所居必崇大若被罪後故居猶拄則禹經過其家門既不入安得聞呱呱之泣而尚書何以云啓呱呱而泣呱呱而泣哉想象之辭而孟子何以云三過其

門而不入是可知禹召用時崇伯死亡不居舊宅[illegible]啼于家行路可聞上拒黜鯀不用已歷有數年也然已死而禹拄神茅非一日也書與孟子正可以互相爲證者也舜之得禹豈不難乎三過雖不可盡然自謂弗子則必非偶過不入遽自稱尒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疏曰禹之黻冕則六冕皆是英按此說非也有六冕者惟天子言六冕則以孔子此言爲贊禹立之後矣然此章雖統指治水以後至受禪而終而意尤重于其位極人臣時也自堯以來人臣之功無能媲美于禹者微禹雖堯舜亦不治也苟禹有居功之意必形衣食宮室之際君親民事之閒矣孔子窺禹之心見其境至高菲惡卑者如此致孝致美盡力如此當元圭告成聲教四訖堯猶拄世十餘年而堯崩又五十年而舜崩蓋此六七十年之閒正他人所爲勳高盈滿之勢自持甚難況歷年又久非强勉幾時遂免指揮者惟禹能絀躬以伸道故曰無閒也若至于舜

崩而禹即帝位則其時禹之年齒已百歲有餘矣註

肅人至此鮮衣美食華屋之情尚當厭弃久矣況六

禹聖人而謂以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爲稱頌乎禹

爲天子纔期七年豈孔子不贊禹六七十年自壯至

老之致孝致美盡力而僅贊其菲飲惡衣卑宮室則時之七年

中所爲乎若謂禹有天下而定制度則夏之制

度皆承唐虞之舊而無所改革也豈此三者唐虞猶

未盡道至夏歷年而始能然乎若謂禹爲人臣時法

度在舜美不歸禹則不知法制雖定而菲惡與不菲

惡卑與不卑則法制之所不能盡而致孝致美盡力

尤在乎人之行事而非法制之所及也自唐以來皆

以孔子之言爲贊禹立之後毋乃謬歟

集注曰或豐或儉各適其宜英謂據此知朱子以此

六事爲兩條也然禹雖未必無澹泊之性省約之情

而要非大聖人高出于人之處也禹之所以高出于

人者凡此六事皆由于享親敬朝廷厚民生之心有

獨勝也故不菲飲食則孝事鬼神者不足謂致不惡

衣服則華美黻冕者不足謂致不卑宮室則用力溝

洫者不足爲盡此千古功勳大臣之極則也他人澹泊容約

貴而孝鬼神美黻冕力溝洫亦有矣他人而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亦有矣而非禹之心也禹

之心以爲我菲薄粗惡卑庳乃所以成致孝致美盡

力之心也即或亦能如禹此心矣而要非有禹之功

者也禹有天下莫爭之功而其心如此故曰無閒然

也夫豈僅謂豐儉適宜云爾耶

二程遺書曰祭先主于孝祭神主于誠敬英謂據此

知集注所以引謝氏說禹致孝鬼神謂宗廟也雖問

禮天神人鬼鬼神分名然祭義曰衆生必死死必歸

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

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祭統曰

凡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鋪筵設同爲依神

權詔祝于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據此則宗

廟亦得稱鬼神尔

注曰孔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英按此說祭服非也

孔子于此言朝服也雖朝廟並重而事有先後黻冕

即不專爲朝而設然而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

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曰務則先之矣曰遠則後之矣斯朝祭二事必先有朝事而後有祭也謂祭時服其臣朝君之服以祭天祖則可矣如謂朝之時服其祭天祖之服以朝諸侯則不可也諸侯禫冕以朝上公服袞冕而天子亦服袞冕以朝諸侯從其隆者荅之也黻冕本爲朝服也于是服朝服以祭者天子在廟門內則全乎臣全乎子也春官司服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者子道也臣道也臣子之服不敢尊隆于君父之服也若謂黻冕本爲祭而

制此服則周人后稷尊于三王豈有祭后稷之服反殺于三王而何以祭后稷以鷩冕祭大王王季以袞冕耶然則禹之致美乎黻冕安得名爲祭服耶且以黻冕分言之詩采菽篇曰赤芾在股此詩首章明言來朝則黻爲朝服之一證也赤芾在股來朝時服色也非若元袞及黼猶待錫予也車攻篇曰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既明言會同會同非朝乎又黻爲朝服之一證也采芑篇曰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兵事本當韋弁素裳而此特服其命將時之服則是服朝服也若祭服豈可用于戎行乎亦可爲黻爲朝服之證也白虎通紼冕篇曰紼者蔽也行以蔽前者尒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朱赤者盛色也是以聖人法之用爲紼服爲百王不易也紼以韋爲之者反古不忘本也則漢儒亦未嘗以爲祭服也而乃謂禹之黻爲祭服豈其然乎覲禮曰侯氏裨冕釋幣于禰乘黑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繅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閒左右几天子袞冕負斧依此即曲禮所謂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

覲也書缺有閒推之所謂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者亦然此冕爲朝服之證也豈可以其受之于廟而遂稱祭服耶禮記哀公問篇曰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大戴記公冠篇曰公冠四加元冕禮記冠義疏曰諸侯尚四加則天子亦當五加袞冕也據此知天子諸侯冠昏皆用冕昏禮之用冕豈得謂專用祭服耶豈天子諸侯之冠不視其朝諸侯于明堂朝天子于京師發大玫盍萬民而惟視其祭則寡人能事固宜用其祭服矣至于冠禮之用冕豈得謂專用祭

鬼神耶而乃謂禹之冕爲祭服豈其然乎若以黻冕

合諸之左桓八年傳曰袞冕黻珽疏曰冕服謂之黻

其他服謂之韠黻或作韍或作芾音義同此冕黻因

納鼎于太廟而言之今明堂位曰冕而舞大武君卷

冕立于阼有虞氏服黻夏后氏山氏黻冕又因祀周

公于太廟而言之今杜廟言廟也祭服也若孔

子贊禹致美乎黻冕豈有祭服之忌耶如或因問禮

司服言冕惟祭事歟然春官掌吉禮故所言多王之

吉服也豈可遂以黻冕爲祭服耶如或因儀禮每以

元冠緇衣素裳爲朝服故以黻冕爲祭服歟然此特

東周列國之人之辭不可語于周天子朝堂之上而

況可以例于虞舜夏禹之時耶謂黻冕爲祭服毋乃

非制此黻冕之初意歟

江愼齋永鄉黨圖攷曰黻與韍不同黻是裳上之章

韍是韋蔽膝左傳袞冕黻珽與下火龍黼黻同作黻

傳寫之誤今當作韍論語致美乎黻冕左傳晉侯以

黻冕命士會與冕聯文皆當爲黼黻之黻故鄭注論

語云黻是冕服之衣冕其冠也明黻是冕服之章舉

後一章以該他章今邢疏既引鄭注乃解黻爲韍

誤集注承誤英 按此說當作韍是也黻是衣非也蓋

字本作市見說文後乃爲韍黻芾紱紼五字皆變文

也一字而六變又黻兼用則黻冕之黻安知非韍

字之誤文疑左傳黻字爲傳寫之誤固空也然以此

推之論語黻字亦必爲韍字之誤文可知也蓋韍冕

云者舉二者以該衣裳帶舄也冕爲尊元首韍爲重

古不忘本故舉此二者也論語黻冕與左宣十六年

傳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黻冕字正同

也豈可以黻冕聯文更不謂韍誤爲黻而反謂章服

之黻耶且若謂章服則正當舉前一章以該他章上

可兼下下不得僭上也豈有舉最後之黻以該他章

者乎惟詩元袞及黼乃是黼裳然未嘗加黼于冕上

也若謂黻是章服之後一章則爲黻裳最卑者之服

又裳在下體孔子何乃舉之而加于冕字之上耶鄭

注謂冕服之衣安見其冕服之衣衣字非又市字之

誤文耶何以不能覺鄭注之誤而反引鄭注以謬解

論語左傳黻冕聯文耶

今雅釋宮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疏曰左氏僖二十八年傳云令無入僖負羈之宮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是大夫通稱宮室也士昏禮云請吾子之就宮大戴禮千乘篇云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宮是士庶人通稱宮室也釋文云古者貴賤同稱宮英

謂據此知卑宮室非即帝位以後也即帝位之宮室當遵堯舜之法度無所謂高與卑也惟禹自伦司空以至于宅百揆攝國政自有宮室當時制度不如商周之精密禹即崇侈其宮室亦誰為非議之當禹治

水未成啓泣之聲門外可聞則崇伯之宮室久已喪失而其家僅比于民廛可知也禹既平洪水司空百揆之家必無猶仍過門不入時之舊廬而不搆宮室亦可知也孔子之所謂禹宮室者此也洪水既平凡下民衣食寢處之安皆禹之賜即于此崇大其宮室亦不為過矣而禹則惟恐傷民之力而民不得盡力于溝洫故特卑庳其宮室孔子之所謂卑宮室者此也若至于禹既為天子以後之宮室雖或不敢居堯舜舊宮然其為新天子之宮室而樸素粗率則有之

高卑之豆無制度耶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疏曰有虞氏以上尚德者以虞氏禘郊祖宗之人皆非虞氏之親是尚德也英校

注曰有虞氏以上尚德

此說尚德是也堯以前廟祭不可攷舜則以匹夫而受禪于堯又定將授禪于禹故其制為禘郊祖宗之禮如此也惟舜之天下受之于堯故宗堯也堯之天下得統于高辛氏之子孫故推堯得統之本而郊嚳也嚳與堯二祧廟也而嚳稱郊者舉重者而言也

嚳之天下得統于高陽氏之子孫故又推帝嚳得統之本而祖顓頊也祖者太祖廟也太祖者始祖也天地之數以三而極自顓頊而嚳自嚳而堯帝王之統三傳矣故顓頊壯始祖廟也顓頊得統于黃帝者也故又推顓頊得統之本于黃帝而禘之于顓頊之廟中也黃帝以前古帝之有大功德者多矣遠而不能盡也故自黃帝之外如包犧神農大昊之古別有壇墠之祭而廟中不及也至于攷堯舜之所自出此疏謂禘郊祖宗之人皆非虞氏之親則據此亦可知大

繫姓史記五帝紀之言不足信也左昭八年傳曰陳顓頊之族也歲星在寒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據此則舜亦非顓頊之裔也族者同姓而不同宗如問之召公爲問之同姓也左氏謂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則幕實爲舜之近祖而顓頊未必爲舜之遠祖也國語亦但謂幕能帥顓頊者也而未嘗謂幕爲顓頊之後也且制禮必有其本意此禘郊祖宗明明使其中有舜祖妣而要其所以制禮之本意則主于尚德尚者上也尚德者以君統爲上也鄭氏尚德一語

固深知其尚君統之意哉若非主于尚君統則堯非舜之祖考何得宗堯耶宗堯之義非尚君統耶太廟享于祧廟追遠不及旬支若顓頊原是舜祖而非尚君統則舜豈自以其祖居太廟之尊而以堯居太廟之下者耶且顓頊若爲舜祖則瞽瞍與堯旬支苟非尚德以尊君統則豈有宗廟兼旬支者耶蓋不知廟中有君統之義則大戴記史記以黃帝顓頊強爲舜之遠祖而終不可通于堯之宗祖故舜氏雖能有尚德之見而不能通于廟中于是乃有配食之說矣何未議廟中君統之義歟

大戴記帝繫篇曰黃帝產元囂元囂產蟜極蟜極產高辛是謂帝嚳帝嚳產放勳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謂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蟜牛蟜牛產瞽瞍瞽瞍產舜史記五帝紀曰黃帝崩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顓頊崩而元囂之孫高辛立帝嚳崩而摯代立不善放勳立夏本紀曰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禹者黃帝之元孫而帝顓頊之孫也

按此說尤非也王者易姓受命則有氏而五帝曰有熊氏曰高陽氏曰高辛氏則非一姓可知也而帝繫篇謂黃帝顓頊嚳堯舜禹無非祖孫父子族子元曾則安得各稱一氏耶豈有祖孫父子族子元曾而更姓改玉者耶樂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既曰殊時則必歷數百年傳十餘世或數十世可知也而五帝紀因堯舜之禪而遂盡以一帝爲一代則豈所謂殊時者耶且司馬氏將以爲五帝官天下歟則摯不當立而堯亦何得謂嚳子耶既以爲祖孫父子族子元曾矣又何謂爲官天下耶

豈非見國語禘郊祖宗之文而不得通其說而因之遂有舜娶祖姑之誣歟疏曰孔子刪書求史記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若五帝以身相傳何得有元孫帝魁此說是也雖黃帝元孫渺難爲據然豈不愈于帝繫本紀之說乎

注曰有虞氏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疏曰有虞氏禘黃帝者謂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大禘之時以黃帝配祭郊嚳者謂建寅之月祭感生帝于南郊以嚳配也祖顓頊而宗堯者謂祭五天帝五人帝于

明堂以顓頊及堯配之必知此是圜丘者以禘文在于郊祭之前郊前之祭惟圜丘尒但尒雅釋天云禘大祭以比餘處爲大祭總得稱禘按聖證論以此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故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以顓頊配黃帝而祭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按此說宗廟祭是也四配非也尒雅曰禘大祭也釋明日祭也禘與釋釋文則禘亦爲宗廟之祭可知也安得以尒雅大祭爲謂圜丘而可以五年之祭爲小祭耶若謂禘文在郊前郊前之祭惟圜丘則未解祭法之文也禘以其所

鬼屈太祖之尊其事幽遠故先之也此郊固以配食名郊非正言郊配食者親而不尊故後之也然較之祭始祖則又郊配爲幽遠矣故先郊而後祖不以顓頊帝嚳歷代之次爲先後也至于祖有功宗有德而祀于明堂固在宗廟之外有此祭矣如殷人宗湯周人祀文武于明堂是也然專祀文王也以功臣配食于武王也湯當亦然也若謂明堂之上以祖宗配食于外神者則謬說也豈可以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

爲用顓頊帝堯爲配食者耶況其祀之于郊祀之于明堂者亦必本是宗廟中之鬼神然後可以推而配于郊推而專祀于明堂也豈可以宗廟中所本無之鬼神而徒以祀于郊徒以祀于明堂而已耶鄭氏既知尚德之淺微矣并知帝繫本紀之俱不足信矣而特以爲虞廟不得宗堯故謂爲配食而又惑于緯書感生帝之說故謂爲禘配圜丘何其謬歟

納蘭氏成德禮記集說補正引趙氏匡采曰虞禘黃帝蓋舜祖顓頊出于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

郊嚳者帝王郊天當以始祖配天則舜合祭瞽瞍

天也爲身繼堯緒不可捨唐之祖故推嚳以配天而

舜之世系出自顓頊故以爲始祖精理之至也凡祖

者創業傳世之所出也宗者德高可尊其廟不遷也

英按此說非也下文曰問人禘嚳詩閟宮曰皇祖后

稷則稷祖嚳矣生民曰上帝居歆則稷郊嚳矣稷既

郊嚳則嚳非堯祖可知若嚳爲堯祖而稷又郊嚳則

與魯郊同譏故嚳不但非堯父且非堯遠祖也而經

文謂有虞氏郊嚳者舜以身受堯之天下而堯之天

下得之于嚳之子孫故推歷數相傳之君統而以配

配食于郊也何嘗以嚳爲堯之祖乎謂嚳爲唐之祖

毋乃謬乎 左傳但謂陳顓頊之族也而未嘗以陳爲

顓頊之後國語但謂幕能帥顓頊者也亦未嘗以幕

爲顓頊之裔故顓頊非舜祖也而經文謂有虞氏祖

顓頊者祖其德也中庸曰伸尼祖述堯舜豈孔子以

堯舜爲先人耶謂舜祖顓頊如果顓頊爲祖則必居

太廟矣而又宗堯堯反居舜祖之下毋乃非昔爲唐

臣之所敢出乎 舜爲天子之初年均已不肖而不可

化再禪之計已決舜安能保堯廟之不遷于他人何

得謂宗者其廟不遷耶

陳傳引劉氏曰經文當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顓頊

汪雙池 紱參讀禮志疑曰祭法國語俱難據矣以

己之精神未必能感格于天故必以祖之德可配天

者配之藉己之祖血脈一貫庶幾可通于天非其祖

則血脈先已不相貫矣舜之先祖難以攷舜必非舜

之祖矣郊嚳郊堯俱未必然 英按此說非也配天必

以其祖者家天下者之禮也若舜則以耕夫發跡受

堯之天下年已六十矣則商均之不肖不可闕知之

稔矣故爲天子三十餘年卽老焉使禹攝矣則當舜

初卽天子位而官天下之勢已成矣舜以古先聖王

配食于天不亦宜乎堯之禪舜惟其德舜之郊嚳惟

其統堯不以舜之異姓而爲不可傳以天下而舜乃

以古先聖王爲異姓而不可配食于郊耶雙池之意

蓋亦如劉氏以爲當郊顓頊也然顓頊者舜之遠世

族祖而非其祖也劉氏據大戴記史記故其說如此

何足信乎舜受堯之天下自當從帝王歷數相傳之

近者而郊之其遠者則祖之其尤遠者則禘之蓋禹所行郊配之禮有異于殷周并有異于虞思之國夏啓之天下者尒劉氏與汪雙池其見下文夏亦鯀而云然歟而不知夏之郊鯀禹之子孫爲之也禹必不郊鯀也謂郊嚳郊堯俱未必然何其謬耶

國語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宗堯而宗舜韋氏注曰賈侍中云有虞氏舜後杜夏殷爲二王後故有禘郊祖宗之禮也昭謂祭五帝于明堂曰祖宗祭法郊嚳而宗堯與此異者舜杜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

宗舜故郊堯也

英按此說尤非也稱有虞氏者乃有天下者之號雖上公不得稱也舜崩而商均已無天下但可稱虞而不可稱有虞氏矣此國語文既曰有虞氏何得終言宗舜宗舜豈有虞氏之時乎又何得經有虞氏爲舜後耶其謬一也二王後有郊而無禘

又如鄭氏說商均安得禘圜邱假如王氏說則商均不王不禘至于祖宗韋氏既襲明堂之說則商均安得有明堂何得謂二王後有禘郊祖宗之禮耶其謬二也下文夏商周皆以其有天下之日言之何獨于有虞氏不言其有天下之日而言其爲二王後之禮也耶謂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其謬三也下文既謂夏后氏亦禘黃帝而祖顓頊矣若使商均亦禘黃帝而祖顓頊毋乃如二天子乎其謬四也然則國語祭法皆言舜時也此國語郊堯而宗舜五字蓋傳寫者一誤不已而又再誤者也其原文本是郊嚳而宗堯五字乃一傳寫而嚳字誤爲舜字矣下文商人禘舜舜字即此郊嚳誤爲郊舜之一證也此其一誤也于是再傳寫遂以禘舜而宗堯之誤文將堯舜二字

倒置乃謬改爲郊堯而宗舜矣此其再誤也此傳寫者因不知有虞氏三字之下不得有宗舜二字故然尒而賈氏見此文有宗舜二字遂云舜後古人注釋亦有若是易者歟

宗廟饗之

古文尚書受命于神宗疏曰神宗當舜之始祖帝嚳云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橋牛橋牛生瞽瞍即是舜有七廟黃帝爲始祖顓頊與窮蟬爲二祧敬康句芒橋

牛瞽瞍爲親廟。英按此說親廟是也。始祖二祧非也。

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唐虞書缺。惟以殷周之禮旁證。禘郊祖宗雖有壯宗廟外然宗廟外之禮必根本于宗廟中以成之者也。禘之所祭無廟者也而推自始祖仍繫宗廟也。郊不壯廟然必以壯宗廟之祖也。不可以享祀所弗及者爲之也。仍繫宗廟也。師祖德而專祀于明堂。清廟之詩不壯宗廟然卽穆廟之考也。宗祀及功臣于明堂。長發之詩亦不壯宗廟然卽太廟之祖也。祖宗仍繫宗廟也以殷周之禮推有虞氏。則祭法國語所謂黃帝嚳顓頊堯者豈有一不壯舜之宗廟中者耶。禘與祖宗固爲宗廟主之名矣。郊雖配天。然苟宗廟所不及祭有一旦遽以饗天。毋乃無交而求乎。故或不信祭法國語則已。如以爲猶賴此傳聞者。則舜之宗廟當必以顓頊爲太祖廟。而禘以黃帝。以嚳與堯爲二祧廟可知也。其所以祀顓頊與嚳與堯于宗廟之義。則以舜本匹夫。堯命之爲天子。而既爲天子。亦將以天下與賢。此所謂官天下之局也。故義必宗堯也。既宗堯

則不得以己之先祖加于堯之上。又不得以堯之祖禰居于有虞氏宗廟中也。故義既壯宗堯。卽以宗堯之義推而上之。以帝王歷數相傳之統。陶唐氏之前爲高辛氏。高辛氏之前爲高陽氏。高陽氏之前爲軒轅氏。而以義制禮。以顓頊居太祖廟。禘則以黃帝。而以嚳與堯居昭穆二祧也。雖國語謂幕能帥顓頊。左傳謂陳顓頊之族。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則顓頊固爲舜之族祖。然舜不得以己之族祖加于堯之上也。卽借謂本支。亦不得加于堯之上也。舜之祀顓頊。實以帝統而不以始祖也。聖人不避嫌。故不以族爲嫌而不祭顓頊于廟也。然則舜之宗廟。凡太祖廟二祧廟祭法國語之文。其一證也。傳賢之局也。所以仁天下也。至于舜宗廟中之四親廟。則左昭八年傳自幕至于瞽瞍之文。又其一證也。以天下養。祭以天下也。所以仁天下也。受天下于人。非常之事也。又將以天下授于人。非常之事也。宗廟之制。亦豈可以常禮拘之乎。中庸特言舜大孝。而歸于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者。正有意于舜之饗宗廟。保子孫。獨有非常者也。非

常之禮而數千載下得以討論者惟祭法及春秋內外傳之有明證也而疏乃引帝繫以爲黃帝與顓頊祖孫爲二代豈有祖孫二人而爲二代者乎疏之謬一也顓頊崩而帝嚳立顓頊與帝嚳爲同祖從子何以顓頊之子窮蟬卽降爲庶人疏之謬二也祭法國語皆謂禘黃帝則借謂始祖之祖猶近之而何以黃帝僅得爲始祖疏之謬三也顓頊當居太廟何以居祧廟窮蟬與顓頊不類何以並居祧廟疏之謬四也其謬如此然則于祭法之所謂禘黃帝者不得不從

經句說　卷十二　三十

圜邱之說矣然則于所謂郊嚳者將以餕而之鬼配天矣然則堯生爲天子及其歿也僅得于明堂一祭丹朱之侯國一祭而曾不能尊饗于天子七廟之中與亾天下者無異矣有是理耶疏從大戴記之世係而又不解于小戴記之義毋乃南失之矣乎

喪服小記曰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臨川吳氏禮記纂言曰舜自徵庸之後當以卿禮祭瞽瞍而瞽瞍庶人也其尸當以士服但既攝堯改歲時攝堯祭天地社稷山川宗廟之公祭畢而後行家之私祭及既受堯之天下嗣帝位則心雖孝慕不得不以義斷恩視堯猶父也尊卑

經句說　卷十二　三十一

月正元日格于文祖卽堯之親廟也雖封丹朱爲諸侯其國得立堯廟以爲始祖歲時祭堯以天子之禮然其廟猶周立文武廟于洛邑也嚳受天下于顓頊故禰顓頊堯受天下于嚳故禰嚳祖顓頊舜之時堯廟新祔而堯之祖禰不改故有虞氏以顓頊爲太祖而郊嚳宗堯祭顓頊嚳堯三廟也舜之祭堯爲承正統之祭丹朱之祭堯則如支子有事而爲壇以祭其禰之禮英按此說祭堯承正統是也不祭己私親非也堯之祖先無所攷堯之宗廟亦無所攷故舜之禰

黃帝祖顓頊而郊嚳其因堯之禮與否不可知也但
舜之禘黃帝祖顓頊郊嚳則必因宗堯而推其祖
則可知也豈得以舜之祀顓頊嚳爲因堯之宗廟
不改乎若謂因堯之制是但不信史記黃帝顓頊帝
嚳帝堯世系之說而仍信其黃帝顓頊帝嚳帝堯親
傳帝位之說豈其然乎自顓頊至帝嚳不知凡幾
百年何得謂嚳受天下于顓頊而帝嚳安得而禰顓
頊耶自帝嚳以至于堯又不知凡幾百年何得謂堯
受天下于嚳而堯亦安得以禰嚳耶舜雖親受天下

于堯然祭法既明云宗堯矣吳氏安得而改爲禰堯
耶竊以爲禘黃帝祖顓頊及嚳者惟其爲宗堯也不
禰堯而宗堯者爲有四親廟也宗尊而禰親君尊而
父親不禰堯不敢親其君也舜不禰堯而禰瞽瞍禰
瞽瞍而祀瞽瞍之祖于四親廟不敢遠其親也家語
曰孔子曰七廟之禮自虞至周所不變此眞書典古
此語必有所本有虞廟制天子七廟可知也若謂舜
繼堯與嚳及堯三廟而堯猶稱禰則虞廟豈僅此
三廟而已耶卽謂堯以上尚有所祀以成七廟然亦

者尊也既曰禰堯則堯居最下之廟何謂宗耶至于
堯既老堯之宗廟皆舜攝祭祭畢而後敢祭其私廟
一旦嗣位似不宜但祀堯而不祀堯之親廟以堯之
親廟使丹朱主其祭歟而不知堯之所以傳賢者爲
天下兆民也與彼爲宗廟無主而使人繼嗣者不同
也堯使舜主祭則百神享之矣丹朱雖不肖
而堯之祖考必憑依丹朱之身饗丹朱之食矣非若
堯之抒瘦皆饗舜食也若舜以堯之祖考祀于己身
且捨己之祖考以嗣堯廟之祀則必堯無允子朱而

後可堯有允子朱而舜祀堯之祖考是爲絕堯之嗣
而使堯如無後者也奚可哉故堯雖不使丹朱嗣天
子位而未嘗不使丹朱繼堯之祭也堯雖嘗使舜攝
祭己之祖考而不得以宗廟付託于舜也舜何敢以
身爲堯後邪若夫宗堯者正統之義也非爲堯後也
如謂堯獨得居七廟而堯之祖考俱不得有七廟堯
舜之心皆未安則丹朱既生事之無可如何者也苟
堯不傳賢以圖七廟之世享則必至于并五廟之祀
亦不能保傳賢則猶得爲二王之後備其禮物故中

庸言舜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堯亦然也安得謂舜當享奉堯之宗廟而不敢復祭己之私親耶纂言之說殆必有感于漢哀帝宋英宗之故歟然二君與虞舜絕不相同吳氏爲元儒未見明世宗事然亦與虞舜絕不相同漢成帝宋仁宗明武宗皆無子立旁蘖也非傳賢也若帝堯則傳位于賢者而有丹朱杜非無子也有子而傳賢則堯崩而天下非復堯之天下矣宗廟當杜三恪之國丹朱奉之矣假使帝堯當日無人可傳而傳位于舜則舜乃可以奉堯之宗廟矣則明季中庸講義或因有虞氏之廟乃宜使弟象奉之矣而堯固有允子朱也舜安得以無子之禮待堯乎

經句說　卷十二　三十三

蓋不明定陶濮與獻三子入繼大統之義則不能曉然于虞舜杜位五十年宗廟之禮有當參相較者漢宋明三子既受詔之後一日不得引爲人後之例也君非人之比也稱君曰人無上者也一日不得引兄終弟及之說也春秋諸侯有兄終弟及者非禮也問公之聖弟旦不及何弟及之有一日不得以世次論昭穆也君猶父也臣猶子也何世次之有即使定陶非成帝弟濮王非仁宗兄亦如興獻之爲武宗叔父何異之有一日不得謂豫以入宮立爲太子爲有恩君臣之義無逃于天地間而僅以長于公宮爲恩是不知大義也以遺詔之命爲不如豫立之命是不知大節也一日子雖爲帝而其父其母非帝也非后也遺詔有立其子之命而不得有帝其父母之命義不可有帝其父母之遺命也若稱帝稱后則嗣君自比于篡位而陷親不義也一日其父母生存當稱爲帝父藩王帝母藩妃推春秋僖公成風之例也則使藩妃皇妣祭法皇考廟曾祖也而曲禮則以父曰皇考母曰皇妣爲通稱也後世廷議有許稱帝而不許稱皇者不稽古也議稱皇伯父者失父子之本謂可稱皇帝者紊君統之叙皆名不正言不順也一日嗣王稱己之父母于其生存曰父曰母死曰皇考曰皇妣相見則一如爲王子時見其父母之禮不得用皇太子見君之禮不得用帝見太后之禮不敢以己之貴加于親也周禮享先公以鷩冕之義也不從追王

之禮者嗣王之貴由于君命初不因其父祖有功德而有天下也何追王之有其奉養則如奉太后之禮爲天子父以天下養也一曰祭其父母則別立一廟于京師于祭于孫止尸服藩王之服藩王妃之服而祭以天子之禮嗣帝崩則仍祀于其故國之五廟仍用藩王禮親親之殺也凡此皆非虞舜祭瞽瞍于宗廟之所得同者纂言之說其或有未論于史者歟宜其未達于舜之宗廟禮制歟

問燭齋柄中四書典故辨正曰史記叙舜世次顓頊至舜七世後人因祭法宗堯之文遂謂舜爲堯後而奉唐祀吳幼清禮記纂言云舜專奉堯之宗廟不敢復祭己之私親故封象俾象以諸侯之祀祭瞽瞍按孟子言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夫生以天下養殁不以天下饗而僅從諸侯之祀何以爲尊親祭法宗堯宗尊也謂祭五帝于明堂以堯配食非祀堯爲不遷之廟也禘郊祖宗之外舜自有七廟以奉其祖禰書言祖考來格虞賓在位丹朱入廟而稱虞賓則爲舜之宗廟無疑英按此說舜宗廟是也堯配五帝非也顓頊至嚳世數遠矣嚳至堯世數又遠矣故舜以顓頊爲太祖郊嚳而宗堯也稱宗堯者尊堯于四親廟之上故曰宗堯也何必言明堂耶易繫辭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據此知黃帝堯舜世統相傳亦爲道統所在其閒顓頊帝嚳不過脩黃帝之道然黃帝世尤遠故無廟而祭之顓頊世差近故祖顓頊也舜登顓頊之本支耶禮運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又曰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是謂大同又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爲禮據此知堯舜禹之禮與夏殷周之禮原不同也竊以爲禮運首數節雖似非孔子之言然必孔子有言而記者不能述遂改爲非禮之言尒堯舜以前即或有禪位之事然揔爲事之變非禮之常也而禮運反以爲道本當然而夏殷周不能盡道故知其非孔子之言也蓋禮未有不傳子者堯舜之可爲萬世師者在其禮樂刑政而堯舜之禮樂

制政所以可爲萬世法者在乎脩己以安人也若其傳賢則禮之變矣變之至矣不可師也然則舜禹爲天子其祀于宗廟安得獨守禮之常與創業及繼嗣者無少異乎

不惟七廟皆舜祖爲常禮卽七廟皆堯祖亦猶近于常禮矣堯授天下于舜未嘗授家于舜也舜受天下于堯未嘗受家于堯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受之不以爲秦家則丹朱之家也舜固不可奪之而祭堯祖廟于有虞氏之世也惟是舜禹受天下于人爲千古異事則其宗廟亦自有千古之異禮

祭法中庸春秋內外傳皆有明文不得獨以尚書祖考來格虞賓在位一語爲證也如獨以祖考虞賓爲證自必獨以宗堯二字從明堂之說而以顓頊爲舜祖矣然而夏后氏亦禘黃帝而祖顓頊又將何說耶

舜苟爲顓頊七世孫而堯爲顓頊從孫然則當時舜有堯爲高叔祖何以舜耕歷山齒已三十而堯猶不知舉朝莫知至于明明揚側陋而後師錫帝耶若洪荒風氣實然則謂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者何耶不但此也帝繫本紀以顓頊爲禹之祖則鯀卽顓頊之少子爲舜之六世叔祖鯀方命圮族固不肖薦其六世從孫舜矣而禹苟爲舜之五世叔祖則禹未治水時齒應已老禹何不薦舜而任其耕于歷山必待明明揚側陋而後師錫帝耶然則帝繫本紀之言不足信顓頊之非禹祖斷可知也夏后氏祖顓頊而顓頊非禹祖然則有虞氏之祖顓頊而顓頊豈可謂爲舜之七世祖耶故鄭氏以禘郊祖宗俱在廟外不盡合于三禮之義而周理衷信顓頊爲舜七世祖雖證以祖考來格之文而無

解于舜發于畎畝之事豈其然乎

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

吳郡衛氏湜禮記集說引□□趙氏說曰郊鯀者禹尊父且以有水土之功故以配天宗禹者當禹身亦宗舜子孫乃宗禹也又引清江劉氏說曰鯀無功食于廟則必毀故推以配天而食于郊則世世脩之禹之孝也

英按此說宗舜是也郊鯀非也此祭法與國語于夏后氏皆言黃帝顓頊鯀禹云云者蓋夏后氏禘黃帝祖顓頊自禹至桀所不改變者也其郊鯀宗

禹則惟夏少康之世乃如是今少康時相紹祀廟太康升于祔廟之上禹升于祧廟故得爲郊鯀而宗禹也若至于帝杼之世則爲郊禹而宗啓矣禹啓居二祧廟而百世不遷之宗自此定矣祧廟之名祧者始則祧而終于不祧爲百世不遷之宗者也故自禹啓居二祧而禹啓爲夏之二宗即至于易世爲殷周而猶循此制也是以禮運曰杞之郊也禹也可知在夏后氏之世自杼至桀皆郊禹而宗啓者也若在大禹及身之世其爲二祧者則正如國語夏后氏上文之

誤文所云郊堯而宗舜者也蓋大禹既即天子位雖知啓之賢可以傳子然身當唐虞禪之後受此大任何敢身復常禮以正先帝之變禮而駕于唐虞之上乎故宗廟之中禘黃帝祖顓頊遵虞禮不改而其四親廟則商均遷于虞國而奉祀之如丹朱奉唐祀之禮鯀以上祖考如虞祀瞽瞍之禮而其二祧廟則左堯而右舜亦如虞之左嚳而右堯故禹之身當郊堯而宗舜如虞舜時之郊嚳而宗堯也禹爲天子者八年方薦益而授天下于益矣未嘗一日爲家天下之禮也至于益不受禪而天下之民從啓之賢此豈禹之心哉禹之世鯀猶在祔廟禹安得而郊鯀即啓之時禹在祔廟矣啓亦安得而宗禹耶況謂禹慮鯀廟必毀故郊鯀以永其祀則禹私情自顧而不能以義制禮也何其謬耶知少康時乃郊鯀者遠廟爲祧鯀既升于遠廟則禮之次第當郊鯀也虞夏殷之郊以祖配而不以始祖配異于周人之以始祖配郊也虞夏殷之郊以祧廟配異于周人之配郊始終不易也夏之祧廟至禹啓升祧而定猶商之祧廟至湯太

戊升祧而定周至文武升祧而定也而獨其祖顓頊始祖廟不遷而堯舜廟卻遷者猶周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太王實始翦商王季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周人于太王王季義更切于后稷然周公制禮謂傳至寧王五世孫定爲文武二宗以二祧廟爲百世不遷之廟而不及太王王季也若鯀之郊至五世則遷亦不得郊矣豈終有夏之世長爲郊配耶

詢事攷言乃言底可績三載

五帝本紀曰汝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注曰汝所謀事我攷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年矣疏曰從徵得至此爲三年也 英謂據此知此事字虛而言字實也舜徵肅纔三年事之大者尚未成但爲所謀之事此之謂詢事也言者舜有所進言于堯猶云奏議也其事亦未成堯即據所言而攷之此之謂攷言也攷言也詢事亦言也故總之曰乃言也然堯不待事成而已能決知其言之必成功也故決之曰底可績也以于事之小者雖多已成然不足計而但計大者也 三載者天道三年一閏三年爲天道之盈數舜積所詢之事所攷之言至于三載亦已久矣堯于此藉三載攷績之候而以大事期之也 下文汝陟帝位云者言他日汝可以陟帝位治天下也堯之徵舜于畎畝中秪是舉賢之常例至此乃始告以禪位之意然未有禪位之禮也至明年受終乃始有禪位之實事矣孟

堯非常之大聖人而聞舜非常大聖人之言其相知之深何待事之既成而後信其言之果可成功乎至于事之小者雖多已成然不足計而但計大者也 三載者天道三年一閏三年爲天道之盈數舜積所詢之事所攷之言至于三載亦已久矣堯于此藉三載攷績之候而以大事期之也 下文汝陟帝位云者言他日汝可以陟帝位治天下也堯之徵舜于畎畝中秪是舉賢之常例至此乃始告以禪位之意然未有禪位之禮也至明年受終乃始有禪位之實事矣孟子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與此所謂詢事攷言乃言底可績不同者孟子以既薦于天以後言之此以未薦于天以前言之尒

疏曰于今三年汝功已成汝可升處帝位若然禹貢兖州佗十有三載乃同是禹治兖州之水乃積十有三年此始三年已言平成者先儒馬融等皆以爲鯀既九年又加此三年爲十二年惟兖州未得盡平至明年乃畢八州已平一州未畢足以爲成功也 英按此說尤非也下文汝陟帝位是初記其期許之辭史官之謹始也疏誤以爲遽使攝位故不得不强佗舜功已成爲解孟子曰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而禹貢導山導水艱難如見何得謂八州三年已平邪原其意謂君子不以言舉人尒然舜功之成惟堯能豫知之豈以言舉耶

正月上日

蘇氏書傳曰上日上旬日也 英謂據此知此所以與月正元日異文也正月上日乃是建寅月之上旬日

蓋受終事大其禮不能一日而畢故史官不能詳紀其某日某日而但記其在上旬也月正元日則爲建寅月之吉日禮成于一日尒

注曰上日朔日也疏曰鄭元以爲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卽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爲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以上皆建寅爲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尒英按此說不改正是也董子曰繼治世者其道異舜紹堯致治安得改正朔耶

受終于文祖

注曰終謂堯終帝位之事疏曰舜既讓而不許乃以堯禪之明年正月上日受堯終帝位之事于堯之祖廟英按此說堯終舜受是也舜乃以受非也上文汝陟帝位是堯舉舜之第三年但秪以言期許之至此爲第四年正月堯乃始實行使舜受終之事也終者堯之終也經文不言堯終而直言受終且承上舜讓之文而不更復言命舜受者上古文字簡略也實則堯自行終帝位之事而命舜受之乃堯之使舜然也非舜自行此禮也若謂舜乃以堯禪之明年云云則昔讓之而今取之矣不已謬耶況上文汝陟帝位秪是期許之辭未嘗行禪禮也而謂堯禪之明年不尤謬耶

蘇氏書傳曰告攝英按此說非也受終者大禮也非常之禮也堯告終而使舜受之君命既成舜不得不承而行之也故曰受終也與他日南河之避並行不悖也此時堯既告終而舜受之矣則舜之代堯勤政耶攝之爲名不獨諒陰卽巡守會同征伐皆攝政若以攝政而入于受終之文以受終大事而僅謂之攝何其謬耶

五帝本紀曰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于天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舜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英

按此說非也堯之得舜欲禪未得舜之前已遜于四岳豈有既得舜之後反遲之乎二十年者乎孟子曰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若二十年而後使攝則相堯秪八年尒何謂多乎

五帝本紀曰舜受終于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注曰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疏曰天子七廟堯之文祖是堯始祖之廟不知爲誰也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生元囂元囂生僑極僑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卽如彼言黃帝爲堯之高祖黃帝以上不知復祭何人充此此經句說　卷十二　四十五

數彼二書未可信堯之文祖未可强言英謂據此知文祖實爲堯之始祖也僞孔氏未云始祖疏又引黃帝爲高祖之說故謂不知始祖何人然竊以爲易繫辭傳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據此則可以知黃帝實爲後世文德之祖也本紀所言黃帝無文德而有武功與繫辭不合不足信繫辭言其先堯舜而垂衣裳以爲治則黃帝固自有文祖之稱者與堯之始祖其卽黃帝歟但有虞氏之禘黃帝則推爲君統而不因其爲堯之始祖也若論年代則黃帝至堯不知幾百年或千餘年並而史記大戴記皆以黃帝爲堯之高祖尤不足信矣乃疏謂黃帝以上不知復祭何人充此七數則猶信之耶

五帝本紀注曰鄭元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索隱曰尚書帝命驗曰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唐虞謂之五府夏謂世室殷謂重屋周曰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英按此說尤非也孟子有謂號泣于旻天詩有謂肆皇天弗尚浩浩昊天悠悠蒼天如舜果受終于

黃帝至堯不知幾百年或千餘年並而史記大戴記皆以黃帝爲堯之高祖尤不足信矣乃疏謂黃帝以上不知復祭何人充此七數則猶信之耶

五帝本紀注曰鄭元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索隱曰尚書帝命驗曰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唐虞謂之五府夏謂世室殷謂重屋周曰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英按此說尤非也孟子有謂號泣于旻天詩有謂肆皇天弗尚浩浩昊天悠悠蒼天如舜果受終于帝而乃云受終于文祖耶周禮別天神人鬼豈有唐虞時于天神而蒙以人鬼之名而謂之文祖者耶卽此見明堂五帝之說自謬尒

格于藝祖用特

注曰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疏曰以上受終於文祖之廟知此以告至文祖之廟才藝文德其義相通故藝爲文也文祖藝祖變文尒王制說巡守云歸格于祖禰用特此不言禰故傳推之考

近于祖舉尊以及卑也英按此說非也藝祖堯之近祖也但不可攷其居何廟尒唐虞雖未必有謚然文祖之稱文藝祖之稱藝必皆定于帝制即後世上徽號之意豈可任史官之口前日名文後日名藝耶又豈有一祖而二號以供史官之變文耶

格于藝祖用特者竊以爲堯若親自時巡則當格于太祖之廟今舜代巡則不得同于帝蹕之禮故降一格而格于近祖之廟也帝蹕亦不止于用特而已舜以降格而用特也凡此之類皆因有異于常禮而書于冊者也若

謂唐虞時其禮如此則此非唐虞記禮之書安得謂謂告至于太祖之廟耶若謂舜代巡歸而格祖用特無異于帝以示優崇則二典當冗長數十萬言何以二典文體通篇簡貴而其中獨有此鋪張之筆耶漢人不知此義故其撰王制輒勦襲云歸格于祖禰用特禰字以意增也而晉人乃復本之謂言祖則考著毋乃誤而又誤歟

蔡傳曰但止就祖廟共享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于其廟也英按此說尤非也祭之有時祫者聖人知幽明之故體祖考之心當必以共饗爲樂也若歸格于廟此人子反必面之義儀文至略然必無反勞其祖迎徙廟主以合食于祖廟之禮卑幼之出告反面自至于長者之所而告之面之豈有使長者往焉以聽受卑幼之告之面之耶一牛何重而謂就祖廟共饗一牛耶

月正元日

蔡傳曰元日朔日也英按此說非也月令曰擇元日又曰擇元辰據此知元日從擇而得其非必定朔日可知也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則元日亦擇于旬之中也若朔日何不稱朔日而必變文曰元日耶

舜格于文祖

注曰舜服堯三年喪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疏曰知舜服堯三年喪畢將即政者以堯存且攝其位堯崩謙而不居孟子云三年之喪畢舜避丹朱于南河之南此又承三載之下故知舜服堯喪三年畢也此猶是堯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自立祖廟堯之文祖當遷于丹朱之國也英按此說是也前日受終于

文祖堯祭文祖也此日舜祭文祖也其在孟子所謂夫然後之中國之初踐天子位之前歟想舜自河南而返于平陽也非遠即位也必先祀于堯廟也不待言故不書而前日堯之命舜嘗使受終于文祖故此日舜之遵堯之命亦必格于文祖而後方始即天子位也至此而後受終之事乃畢矣及舜即天子位治人既成而後治神報本追遠必有七廟所謂禘黃帝祖顓頊而宗堯者自幕至于瞽瞍爲親廟者豈新君遷去舊君之祖考而以己祖考入廟乎哉蓋上古廟

堂宮寢樸素易成舜必更自立新廟可知也其于堯之七廟所謂文祖藝祖之廟者又豈舜使丹朱遷去其廟主哉書稱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則虞賓亦能讓矣蓋舜既格于文祖之後丹朱當上請于舜將自遷其七廟主于丹淵之國可知也舜固當從丹朱之請而聽其遷主主遷而廟爲空廢可知也斯時丹朱能讓矣假使丹朱不爲虞賓則舜亦必訪求堯之族姓封之以國使守其宗祀今

肆類于上帝

五帝本紀曰遂類于上帝其謂據此知肆謂遂之所本也然本紀上文云舜受終于文祖于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此所謂于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乃是受終禮畢之後堯特命舜之事也受終者堯命舜以他年之陟位命攝政者堯命舜當日之代堯行政也孟子所謂使之主事而事治也然本紀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下文當即接云遂類于上帝蓋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九箇字疑錯簡當在璧十有二牺之上此本紀所謂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十一箇字亦當在下文璧十有二牺之上者也肆字訓遂遂者即承受終而言受終者命舜受堯終于祖宗類禮望徧者命舜受堯終于天地鬼神也皆舜奉堯之命以行事與堯躬親行之無異也受終不言祭祀類禮望徧不言告禪互文見義也受終在正月上日而類上帝便在中旬故云遂今若中間隔璿璣玉衡一事何謂遂耶

蔡傳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此言舜初攝位整理

庶務首察璿衡以齊七政歷象授時所當先也英按

此說非也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也此所謂當堯之時謂堯之暮年也其時有九年之水政事阻而不行又堯年耄耋故世仍復洪荒之象而謂之未平也非堯在位七十載而天下未嘗治平也然堯之暮年既仍復未平則舜砥厲亦甚難措手矣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平時論政歷象授時爲所當先若拔時勢以急先務則徵朝巡行修禮試功在所急矣璿璣玉衡何暇察之不得以巡守有

協時月正日之事而遂以璿璣玉衡爲首務也協時月正日者恐有遠方不奉正朔及農祥失時之弊而使之一道同風尒非欲其時令節候之毫釐不差也頒于上帝至徧于羣神諸事正爲急于欲朝羣后巡四方也故曰肆也肆遂也此豈察璿璣玉衡之時耶且典謨文字雖古已有文法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其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天文地利相與爲類也七與十二物數相與爲類也則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一句爲錯簡當在肇十有二州之上可知也

乃謂首察璿衡毋乃迂乎

注曰堯不聽舜讓使之攝位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舜察天文齊七政而當天心故行其事遂以攝告天英按此說尤非也類禮徧望亦舜奉堯命行事而非舜自行其事也安得謂舜察天文故行其事耶祭告于祖宗天地秖是薦之于天一事而已矣孟子曰百神享之是天受之要其所以百神享之者天親自民天聽自民舜治事而百姓安便是當天心也百神之享則惟稷契諸臣默能鑒之而衆人莫知也況察天文齊七政而遽謂可以審己之當天心與否耶此意至妄而可以誣舜耶舜自徵庸至于遜河南三十年間未嘗一日自以爲天心所眷必陟帝位也舜但以君命所在不敢違也及自河南返于平陽始覺天命又不可違也惟是堯舜受禪自有精微處則惟聖人能知聖人舜之于堯無有疑其不合于義者如謂舜察天文當天心而後行受禪之事則舜前何以不能信堯後又何堅于自信耶

既月

注曰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英校此說非也既月二字徽上正月之文以啓下乃字也言正月之末卽急急輯瑞以盡此月爲嚴重來月覲侯班瑞之事也若謂覲侯班瑞盡于正月內行畢則正月內已受終文祖類上帝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而又輯五瑞以徵朝如又日覲岳牧班瑞羣后盡于一月內行之勢必不能也雖上古禮簡封國稀少而堯都平陽遠方諸侯往來道路已積旬月矣又安能于告天祖鬼神之餘日而盡畢輯瑞班瑞之諸大務

耶當時天下待治甚急舜之相堯雷霆風行堯之意非不欲遂畢其事也事有不及也僞注何不達于事若此乎

歲二月

注曰既班瑞之明月疏曰正月班瑞三月卽行故云既班瑞之明月英校此說非也歲者歲星一周已成一歲也歲二月謂來歲之二月也堯舜之心非不欲斯民速被其澤祭告之後卽徵朝日覲之後卽班瑞而班瑞之後乃不卽巡守以至于來歲而後行者正遲也日覲四岳羣牧亦以其時四方諸侯政敎有缺失怠廢者舜使遵守堯之舊章補缺脩廢必待來歲巡行乃知其所守于是有協時同律等政也至來歲者需之以時也知謂正月班瑞二月卽行則正月自受終以至班瑞蓋一月所能況又加之以漢唐以來皆以爲杜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而後類上帝毋乃徒知聖人神奇不測而不自知其不達于事理歟且經文既字乃字歲字分明曰既曰乃則以下二月矣曰歲則以下來年矣若謂乃卽此月歲卽此年則乃字

不順歲字爲贅矣何其又不達于文字耶

五帝本紀集解曰馬融曰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蔡傳曰當巡守之年二月也英校此說非也下文五載一巡守謂舜既巡之後每五載復巡非謂舜未巡之前必待五年而始巡也未巡之前巡守爲急務安能待至五年耶僞注殆知此謬故誤以二月爲受終之明月蔡氏蓋又知其謬故從馬氏說而小變之以歲字爲當巡守之年也然此等文字天下未盡改四凶方命海內望天子巡守久矣堯舜豈不能行舜既徵

肅急于代巡安能待及巡守之年耶故自歲二月至四罪而天下咸服以上其閒蓋有舜因時制宜不必盡遵舊章之處若盡遵舊章則史官之文在當時豈不覺其無謂耶故不獨九州舜分十二也堯巡守之期雖不可攷然必非五載也舜之不嫌于不遵舊章者堯時經綸巍乎成功煥乎文章而害于洪水不得不權宜行事也非若後世制作既極精詳之後不可復有改度也謂巡守之年毋乃迂乎

有竹石軒經句說卷十三之目

二十有一年襄公

夏四月己丑孔某卒哀公十有六年

孔子少孤

不知其墓

殯于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

蓋殯也

問于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于防

孔子嘗爲委吏矣

嘗爲乘田矣

子入太廟每事問

孰謂鄹人之子

是禮也

古也墓而不墳

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乎是封之崇四

尺

郯子來朝昭公十有七年

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

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

焉

吾學周禮

昔齊景公田

子在齊

齊景公待孔子

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吳邑吳英學
男志忠校字

二十有一年襄公

冬十月庚辰朔穀梁傳曰庚子孔子生疏曰仲尼以此年生故傳因而錄之史記孔子世家云襄公二十二年生者馬遷之言經典不同者非一故與此傳異年尒金華宋氏濂潛溪集孔子生卒歲月辨曰公羊氏云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

年同而謂冬十月孔子生二氏傳經之家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甚近其言必有據依孔子所生之年當從公穀然以春秋長歷攷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杜十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當從穀梁崔東壁遠洙泗攷信錄曰春秋是年冬十月庚辰朔則庚子乃十月之二十二日也春秋周正之冬十月則今夏正之秋八月也英謂據此知孔子之生年月日當從穀梁傳也杜氏春秋長歷今刊行明永樂大典有宋時古本然魯襄廿一年十月之甲辰朔已明著于經文矣既是甲辰朔則庚子即杜下句至十二月安得再有庚子日耶

冬十月庚辰朔穀梁傳曰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陸氏音義曰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英謂據此則可以知公羊氏亦以孔子爲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日生也公羊實與穀梁同也但公羊有十有一月四字之衍遂自掩其文尒若十有一月非衍文則必是年閏十月而後可然明年經文有秋七月辛酉之

文則是年不得有閏十月矣十月既無閏何以庚子上有十有一月四字庚子既與穀梁同則十有一月非衍文而何歟

三十一年左傳仲尼聞是語也疏曰二十一年賈逵注云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爲襄二十一年生也英謂據此知漢之大名儒如賈氏服氏亦皆以二十一年爲孔子生年也台襄廿一至昭廿四計卅五歲也然則或疑廿一年

非主年者又何足辨乎

昭公七年左傳召其大夫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注曰僖子卒時孔子年二十五昭公十七年左傳見于郯子而學之注曰于是仲尼年二十八襄公三十一年左傳仲尼聞是語也注曰仲尼以二十二年生于是十歲英按此說卅五卅八是也卅一十歲非也注中言及孔子年者凡三見而三同一異則一異者必誤而不得反以二同者爲誤矣蓋注二十二原本必作二十一但誤云十歲也原其所以致誤之由亦

因計數偶差以卅一除卅一之數打得十數故遂謂十歲而忘其爲卅一至卅一當云十一歲也注原本之誤不過如此而後之傳寫者見十歲與卅一年不合遂妄改一字爲二字于是誤者而更成爲謬矣又其後爲之疏者不能辨明之反于昭十七年注仲尼年二十八疏之曰沈文阿云襄卅一年注云仲尼年十歲計至此年二十七今云二十八誤反于昭七年注時孔子年三十五疏之曰當言三十四而云三十五相傳誤今何其一異卽信而二同反不信耶豈非不攷公穀而專取證于史話耶

史記諸侯年表曰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孔子世家曰魯襄公二十三年而孔子生司馬氏貞史記索隱曰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爲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英謂據此知小司馬氏亦以司馬氏爲誤而從公穀也但其謂周正屬明年則猶屬曲護之辭宋氏孔子生卒歲月辨又曰世家謂匡人拘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然後得去案武子仕成公朝至穆公末武子之

子相巳與孫良夫將兵侵齊則武子年當耄矣復歷定獻二公凡卅七年至靈公卅八年而孔子至衛使武子猶在其年將一百五十有餘歲矣則孔子之年乃獨可信乎安定胡氏宏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眞者尤多言行且尒而況于年乎洙泗攷信錄又曰春秋費邸之墮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世家在十三年是史記之年證之孔子所書而不合也魯世家及年表孔子去魯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世家在十四年是史記之年卽證之其所自爲之書而

亦不合也故今從穀梁英按此說是也又年表曰魯哀公十一年孔子歸魯而魯世家曰哀公十一年孔子歸魯自相異也孔子世家曰楚昭王卒孔子自楚反乎衛而陳世家曰楚昭王卒于城父時孔子在陳自相異也如此類多矣小司馬氏欲護于孔子生之年毋乃自謬于其月歟

洙泗考信錄又曰孔庭纂要云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先聖生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余按十月庚子之文本之穀梁杜襄二十一年非二十二年

月庚子之文不必采矣也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則今之八月二十一日也以爲二十二年者史記今史記未嘗言爲十月庚子生也以穀梁爲不可信乎則十月庚子之文不必采矣以穀梁爲可信乎則固謂二十一年也何得又從世家改爲二十二年乎以世家之年冠穀梁之月未知其爲何說也英按此說是也春秋經文于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之下有庚辰朔三字故知其庚子是二十一日也則二十一日四字從庚子二字推得也而乃有謂二十七日者亦從庚子推得者也攷經文于二十三年有二月癸酉朔則可知二十二年十月亦有庚子乃二十七日也然而庚子二字惟公穀有之史記則但有年而無月日也後人既不從公穀之年又何所見而獨取公穀之日既從公穀之日又何所見而不從公穀之年原其所以不從公穀之年之故蓋因史記孔子世家有云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故以爲孔子之年若不從史記襄公二十二年生則不合七十三之數而原其所以從史記之故則實信家語有云寢疾七日而終時年

七十三以家語爲眞孔氏書不得不信之今廬陵羅氏泌路史曰孔氏家譜及祖庭廣記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今箸定八月二十七日爲孔子生日羅氏非亦踵其謬者歟

黃梨洲宗羲南雷文約論孔子生卒書曰左氏春秋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某卒此出于門弟子所書歲月無可復疑由是而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爲七十三歲孔子之年七十三不特見于史記家語之終記曰寢疾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矣杜氏左注亦

云七十三孔子家語祖庭紀年皆然便七十三之年而信則孔子之生年其在庚戌亦無可疑也公穀之謂二十一年者安知非周靈王二十一年誤書爲襄乎家語史記載孔子弟子年歲皆以孔子爲的若孔子不生庚戌則弟子之年無一足憑者矣信公穀必盡廢諸家無乃過歟

英按此說尤非也孔子之生年有公穀史記之不同而孔子之卒惟續春秋經及史記有之孔子之年數則惟史記及僞家語有之以公穀之生年合之于續經之卒年而史記七十三歲之

數不合則可知史記之誤矣乃梁洲實信家語因而信史記以至于不信公穀謂二十一年因魯襄二十二年正周靈王二十一年而誤然後世紀年之文如史記年表之類或有此誤若公羊傳穀梁傳二氏專傳春秋經也春秋專記魯公之年也春秋有上及周王之事而全未涉周王之年後人安得以周靈王之年疑孔子之生年耶且孔子生于魯門人傳述聖人之生亦惟繫于魯君之年豈有忽及東周共主之年而誤書之理耶況史記不獨于孔子之年爲誤即其仲尼弟子列傳所記諸弟子之年亦多誤者梁洲恐諸家盡廢聖門弟子之年無可憑然則稽古者將實心討論必得孔子之生年年數歟抑將以多文爲富不必眞知孔子之生年年數歟苟得其實雖從一家而盡廢諸家不恤也不得其實雖多文互證亦無裨也況公穀二傳相合非一人之言而更復有漢儒賈氏服氏爲之旁證乎

江愼齋永鄉黨圖攷曰綱目前編云襄公廿一年日再食決非聖人生之年當從史記此金氏不知歷法

故也合朔當交而食必隔五六月無連月比食之理春秋漢初有比食者皆史家之誤未可以是斷聖人生年也

英按此說是也聖人與人同者誕彌厥月而生也聖人與人異者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孔子爲生民以來所未有則其所得于天者豈惟是降生之年乎何必謂日頻食之年定非孔子生年乎然薛之謂歷家原無連月日食亦終是日食之年也日食豈非晦蒙之象乎何足以薛歟若以爲薛則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公羊傳曰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

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亦將爲孔子諱歟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非亦孔子之言歟亦無取乎尒歟子路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非亦孔子之事歟將亦謂孔子終未窮歟天象之有顯晦猶人命之有窮達也皆氣之杜數者也人所能知也聖人爲生民以來所未有之盛德天鍾蘊生民以來所未有之孔子皆氣之杜理者也非人之所能知也曾是攷歷法無日再食之月而遂謂得孔子之生年耶

毛西河奇齡經問曰穀梁何嘗云冬十月孔子生乎經于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後又云曹伯來朝而傳即閒之云冬曹武公來朝已非冬十月矣穀梁苟能識公羊之誤而改承十月何難別記孔子生三字于冬十月日食之後而必越來朝會商任二事而後記之則亦同于公羊之十一月而非十月斷可知也英按此說尤非也庚子後庚辰二十日矣二傳俱書孔子生于曹伯朝會商任後者正以曹伯朝會商任二事杜庚子之前也孔子不生于曹伯來朝之前安得記之于庚辰朔日有食之之後耶且穀梁並無冬曹武公來朝之文豈毛氏家藏之傳獨異耶

江愼齋羣經補義曰永樂大全吳氏曰穀梁解春秋以夏正其十月乃左氏公羊之十二月也公羊作十有二月十一月傳寫之誤此穿鑿之甚矣三傳皆用周正豈有穀梁獨用夏正之理英按此說是也編大全者未見公穀二傳者尒然較之于宋氏所引馮去疾說謂是歲大雪杜十月孔子之生杜十一月節穀梁年月實書公羊年亦實書月以節書司馬于年以節書三者皆非誤汪遹喜份批大全謂想孔子懷妊十一月而生故公羊誤李松亭培至聖編年世紀謂公羊十有一月謂懷妊十一月鄙陋如此覺大全吳氏之文猶爲理路之有誤尒

宋氏孔子生卒歲月辨又曰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即夏之八月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嘗建丑矣書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漢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卒前後以例之則周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爲萬世法不過截子丑二月于前歲

之終尒月固不之改也英按此說尤非也漢之書元年冬十月則西河經問謂漢之正朔創于孝武而孝惠文景諸紀之時月直改于太初之史官其說是也豈可以漢承秦後之禮證殷周之不改月耶至于殷太甲有元祀十有二月之稱固見于漢書律歷志云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于是僞古文本之而商遷建丑似與相合唐宋諸儒遂有以此十二月爲商之歲首月而爲不改月之說者而不知此漢志所引伊訓十有二月乃是商

正之十二月而非商之歲首月也商以建子月爲十二月而未嘗不改月也其所以祀于十二月朔者志明明自注矣祀于先王之下文曰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弗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志之引此祇取朔旦冬至之歲而據此可以知殷實以建子月改稱爲十二月也後儒不攷漢書之文而惟據古文以論殷制亦已久矣乃宋氏更復貽誤以及春秋經謂歲子丑二月于前歲之終然則魯春秋未經筆削之原文必于隱公元年之下第一筆首書之曰冬十月豈三代文質乎而公之卽位仍用夏正正月歟抑公自十一月卽位而孔子改爲正月歟如謂十一月卽位而改爲正月豈有是悖亂之文耶若公卽位仍用夏正是當王之歲首月不得卽位必至第三月乃始卽位亦何用改正朔耶左昭十七年傳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周之改月昭然也左氏爲周人而其言猶不足信耶而宋氏反以洪氏八月之說爲非何其謬歟○英按律歷志成湯太丁外丙六字疑當作

仲壬二字此時有仲壬之服也若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俱在前非此時也又按逸伊訓篇所以有惟太甲元年五字者非書之常例也此特因下文稱伊尹祀于先王嫌其不稱王而稱伊尹不稱太甲祀而稱伊尹祀故示斯乃王越弗行事宜稱冢宰也惟元年故也與金縢既克商二年有爲而設書法正同後僞泰誓者遂云惟十有三年未達此例尒

公羊傳孔子生注曰時歲在己丑疏曰注時歲在己丑者解云何氏自有長歷不得以左氏難之宋氏孔

子生卒攷又曰二十一年己酉注家謂己酉爲己卯卯卯文相近故誤書也英謂據此知孔子所生之年杜己卯歲也史記諸侯年表于甲辰之下系魯襄公十六年據此知魯襄二十一年爲己酉歲也然則己酉二字固爲信而有徵矣孔子生年爲己酉可知者一也許氏說文解字弟十四曰卯冒也酉就也丣古文酉从卯卯爲春門萬物已出酉爲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據此知篆文卯古文丣二字文相近也而古文丣又篆文通作酉也于是後之傳

寫史記諸侯年表者變文作酉文變而義同後之傳寫公羊注者誤文作卯文雖誤而其字形之髣髴猶仍杜後人猶得校文而信攷古者之有徵矣孔子生年爲己酉可知者二也疏謂何氏自有長歷豈知何氏原文竝未作卯字也耶

錢竹汀大昕養新錄曰公羊傳注時歲在乙卯疏作己卯二文當有一誤魏晉以來推襄公二十一年皆云己酉而何氏乃云乙卯故疏謂何氏別有長歷今以三統術超辰之法計之襄二十一年歲在實沈太歲當在乙巳則何注乙卯必乙巳之誤孔子生年必爲乙巳非乙卯英按此說尤非也孔子之生年爲己酉一則可證于史記諸侯年表一則猶得字形于公羊傳注可以爲證也何竹汀謂乙巳耶且公羊傳注之作己卯者宋元板十行注疏作己卯元至正板廬陵李氏廉春秋諸傳會通附錄公羊傳注亦作己卯今殿板本亦作己卯然則己卯二字雖誤而誤已成矣復有作乙卯者汲古閣毛氏板本作乙卯則誤而又

誤不成其爲誤者也竹汀其惟見汲古本歟然以三統術超辰法筭襄卅一年歲在乙巳與諸侯年表不合與公羊注又不合漢注與漢史原自相合而超辰筭法乃獨與之不合則亦可知其術之大有差繆尒矣若因其法而遂以孔子之生爲非魯襄卅一年并非卅二年而後可則必以史記諸侯年表之甲子爲盡謬不足信而後可而其義安在耶謂必乙巳何其謬耶又謂魏晉以來然所謂當作己酉者亦本于史記年表也史記豈作子

魏晉以來耶

夏四月己丑孔某卒哀公十有六年

洙泗攷信錄曰注云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

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桉杜氏蓋因哀十五年傳文中有閏月遞推而下則四月不當有己丑今不知傳雖有閏月魯實無此閏月己丑正當杜四月也春秋之時列國置閏互異昭二十二年王室之亂經傳皆差一月蓋經本之魯史傳采之周史魯于六月置閏周于十二月始置閏也景王之葬經傳皆在六月

是六月以前周魯皆不置閏也傳于十二月後始書閏月是周于十二月置閏也王猛之居皇也經書于夏而傳在秋七月戊寅其入于王城也經書于秋而傳在冬十月丁巳其卒也經書于冬十月而傳在十一月乙酉自六月以後閏月以前經之紀事無不先傳一月是魯于六月已置閏也且以傳文推之十二月有庚戌閏月有辛丑明年正月壬寅朔則十二月當爲癸卯朔而經何以書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然則是傳之閏月卽經之十二月而周魯置閏之不同無疑矣哀十二年傳云冬十二月蓋孔子曰司歷過也是哀公之世魯歷失閏之證也哀十六年續經書云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而傳乃在十五年之閏月蓋緣魯失一閏故衛閏月之事在魯明年正月傳采之衛史而續經所書則魯史也是哀十五年十二月以後魯不置閏之證也由是言之續經所書之四月卽杜氏所推之三月此月正當有己丑月日皆不誤矣杜氏但以傳之月日爲據學者不可據注而疑經也故今仍從續經周

正之夏四月己丑蓋夏正之春二月十一日也 英按

此說是也然魯之史官以衛歷雜魯史中亦史記衛世家曰出公十二年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左傳哀公十五年亦曰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其事正合然則衛出公之十二年閏月實卽魯哀公十六年之正月亦卽左氏誤以爲魯哀公十五年有閏月者也則左傳已差一年矣乃史記年表曰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衛出公十二年蒯聵入輒出亡則又以衛出公之十二年

爲魯哀公之十四年更差二年矣豈有哀公之十四年兄弟之國君臣父子大亂而直至十五年方始來告而書于史又至十六年而方始見于經者耶亦可知古史之多誤而後人不得據史以難經也至于魯歷于此十五年不置閏衛則置閏鄭是鄭非則不得而攷杜氏春秋長歷于十五年則置閏者亦但據傳有閏月之文尒然而杜氏長歷于十四年二月已置閏矣十四年之所以置閏者亦因十三年傳有六月丙子乙酉丙戌丁亥秋七月辛丑之文十四年經有

五月庚申朔之文故十四年五月之前不得不置閏尒十四年既閏則十五年不應置閏卽置閏亦在十六年冬乃杜氏不顧經己丑之文而惟從傳閏月之文而頻年置閏然則衛歷魯歷左氏歷杜氏長歷十五年有閏十六年無閏必不止于一失歟

鄉黨圖攷曰杜云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按四月己丑當爲十一日也時魯歷與衛歷不同衛歷蒯聵入衛事在前年閏十二月傳依衛歷而經書此年正月己丑是魯歷前年

不置閏故此年正月有己丑正月既有己丑故四月己丑朔十一日爲己丑英謂據此知續經書孔子卒日月不誤也上文曰春王正月己丑若十五年置閏則十六年之正月己丑爲朔日而十五年不置閏則己丑爲晦日也若己丑爲正月朔則四月無己丑若己丑爲正月晦則四月十一日是己丑也此夏四月己丑之文當據經以知前年之無閏不得據傳以言無己丑也上文曰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注日從告非也謂從告云者以爲前月事然而此非前

月事也卽此月事也左氏于他國事先經一月而書者或經因從告而後書矣若蒯聵輒之事魯衛地相近當時卽知也十五年傳曰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則衛亂之日孔子早已聞之矣豈孔子聞之而魯史官不聞之乎卽使魯史官後書一月而續麟經之弟子既身知其事豈有不追而正之者乎多聞闕疑不疑何闕乎此魯史哀公十六年之正月斷然爲衛史中魯哀公十五年閏月之事之一證也

杰則魯哀公十六年之正月當是辛亥朔己丑晦而

衛歷推以此爲此年閏月左傳者也左氏作春秋
傳時固宜以此月入哀十六年作正月不宜以衛歷
雜于魯史中也續經不誤而注謬謂有誤豈非左氏
未及參正之過歟

道原劉氏 愬通鑑外紀曰孔子年七十四歲而卒 英

按此說是也自魯襄公廿一年至卅一年昭公卅二
年定公十五年至哀公十六年共得七十四年也左
昭卅一年傳疏引賈逵注云七十三歲此誤文也古
文三作三四作三故誤四爲三介至于史記孔子世

家曰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世家既誤以爲生于襄公廿二年故謂年七十三介
而索隱乃曰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
年爲七十三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索
隱所謂七十二七十三此誤而更誤者也而續經夏
四月己丑疏乃曰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
本或作魯襄二十三年生至今七十一此則更有第
三誤者也生年有數猶多謬說而況于事蹟乎
宋氏孔子生卒攷又曰是歲四月有乙丑無己丑乙

與己文相近故誤書 英 按此說尤非也己字古作己
乙字古作乙二字絕異何近之有耶

蕭新錄曰自襄廿一年至哀十六實七十四而賈云
七十三者古人以週歲始增年也史記謂生于襄廿
二年年七十三則以相拒之歲計之絳縣人生于文
十一年至襄卅年當爲七十四而傳云七十三者
週一歲爲一年絳縣人生正月甲子朔于周爲三月
至是年周正二月癸未尚未及夏正朔故也史記倉
公傳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蓋倉公生于冬

末 英 按此說非也襄卅一年疏引賈氏注曰仲尼時
年三十五據此則可知賈氏七十三之三字乃四字
之誤也既不爲古人參訂誤文而反謬謂週歲增年
耶左襄九年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
十二年矣沙隨之會杜成十六年至襄九年正十二
年何曾週歲增年耶 絳縣人之年晉以周三月爲正
月必以周二月爲十二月此時尚作舊年正七十三
也晉歷爲七十三魯歷則爲七十四矣何謂週歲增
年耶倉公傳詔問受學幾何年未嘗問其齒也故數

日所有驗尚未精要事之三年所有驗精良

已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此自言鄉時學閱三

朞年齒三十九矣豈生冬末而滅一年之謂耶

梁諫庵玉繩史記志疑曰公穀皆口授公羊著于梁景

之時穀梁顯于漢宣之代歷世既久寧得無誤五代

史馮道傳道卒年七十三時人皆謂與孔子全壽則

孔子非七十四可知英按此說非也公穀即爲口授

而其口授公穀者皆以孔子爲師者也馮道既死而

時人諛其壽其所謂時人者皆耳聞人云孔子壽年

七十三者今何堪以之爲證歟

孔子少孤

孔子世家曰生而叔梁紇死英按此說非也中庸爲

子思子手作而云子曰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所

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若生而聖父卒即生數月而

孤亦與所謂以事父不合也雖聖人天資蚤慧要必

二三歲乃成愛敬其曰事者如孝經謂親生之膝下

以養父母曰嚴也蓋孔子必有孤之稱而失其年

家語曰生三歲而聖父卒或有所本世家不言何歲

直以爲不及歲歟不及歲則不及事矣其與孔子之

所自言者尤不相合矣

不知其墓

陳傳曰顏氏之死夫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

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父

墓乎英謂據此知檀弓之妄也孔子世家曰由是孔

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索隱曰謂孔子少孤不的

知父墳處非謂不知其塋地徵杜少寡蓋以爲嫌不

從送葬故不知墳處不告非諱之也此皆曲護不知

之說然上古不封不樹或不知窆穴之所在若春秋

時安有此事惟識其窆穴之所在乃爲知墓苟不識

其窆穴之所在則與不知塋地者亦復何異小司馬

氏謂不的知父墳處非不知其塋地安能爲檀弓曲

護其謬妄耶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孔

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此孔子養其母之一證

也聖人安貧若非爲養其親亦何必爲貧而仕既長

且仕矣曾不省墓乎省墓而必待母告耶誤以爲喪

母之年尚幼穉尒然借謂幼穉聖父嘗爲卿邑大夫

襄十年伐偪陽縣門發扶之以出門者十七年師甲三百宵犯齊師則聖父功顯于魯豈有殯未數十年而無一親戚婚姻知其窆穴之所杜耶亦安得而諱之耶疏又謂今古不知墓處于事大有夫事雖或有必有所因孔子于此尚未爲東西南北之人聖父非不知名之士孔子之家未嘗遷居他國何緣有不知其墓之事而即以檀弓之謬文辨之孔子先反門人後孔子時已有門人而猶未省父墓耶

殯于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

經句說 卷十三 三

注曰五父衢名蓋郰曼父之鄰孔子世家曰孔子母殯于五父之衢蓋其慎也索隱曰是其謹慎也徐氏廣注曰魯縣有闕里孔子所居也又有五父之衢也英按此說非也陳傳曰母殯而殯于衢路必無室廬而殯于道路者不得已而爲之尒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爲之乎陳氏以衢路爲壙野之地蓋因左襄十一年傳曰季武子將伐三軍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傳曰陽虎盟公及三桓詛于五父之衢八年傳曰歌實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其徒曰迓其將至

注曰五父衢道名杜魯國東南故陳氏謂無室廬而殯于道路者不得已而爲之猶未攷鄭氏徐氏曲護檀弓史記者固不以爲壙野也徐氏謂孔子所居又有五父之衢是以五父之衢爲孔氏有別宅杜此矣鄭氏謂五父郰曼父之鄰既稱爲鄰則必有可居之宅矣左僖卅二年傳曰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注曰殯窆棺也曲沃有舊宮焉疏曰晉武公自曲沃而兼晉國曲沃有舊時宮廟故

經句說 卷十三 三四

公卒而往殯焉然則聖母殯于五父之衢亦猶晉文之殯曲沃矣然而晉文之殯曲沃禮乎非禮乎而謂孔子之殯其母亦若是乎既曰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則聖母非卒于別宅可知也如卒于別宅即殯于別宅何以人見之而皆以爲葬見之而皆以爲葬者自闕里而舉柩至五父之衢可知也若聖母卒于闕里而孔子乃殯之于五父之衢之舊宅何以爲孔子且孔子亦安得稱五父之衢之別宅乎此非後世失于非禮而誣聖以自文者之言而何歟若謂殯于

壙野則爲弃而不葬矣文非誣聖者之本意今注曰欲有所就而問之孔子亦爲隱焉殯于家則知之者無由怪己欲發問端愼當爲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輴葬引飾棺以柳翣孔子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英按此說非也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借曰欲有所問三月中何事不可問而乃忍于身犯非禮以弋取人之誨言耶

問于郕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于防

鄉黨圖攷引孫遂人獲孫檀弓論文曰不知其墓殯于

五父之衢十字爲句蓋殯淺葬淡孔子父墓見者以爲已葬至是母卒而欲遷葬惟以父墓淺淡爲疑淺則可啓淡則體魄已安再三審愼不敢輕啓後乃知其果爲殯而非葬由問于郕曼父之母能道其殯之詳是以信其言啓殯而合葬英按此說尤非也殯者攢置于西階葬者埋藏于郊野二事絕異何云爲疑如五父之衢有西階以攢置則必無或疑爲葬者何得云不可復啓聖父爲大夫殯不得逾三月如五父之衢是殯安得至聖母卒而聖父猶未葬耶孫遂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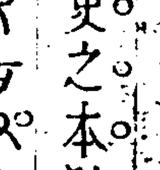
豈非誤以五父之衢爲壙野歟如五父之衢爲壙野則雖淺埋亦實爲葬也無所謂殯也豈有郕曼父之母誨謂是殯耶至後世乃始有殯于壙野之事曾謂孔子之家而有是事耶安得以陋俗所習而曲護檀弓之謬妄耶

孔子嘗爲委吏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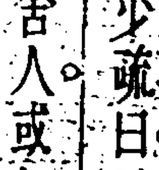
孔子世家曰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史料量平索隱曰有本作委吏英謂據此知委吏爲周禮地官廩人舍人之類也廩人職曰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

匪頒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食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據此知廩人須算術也此雖有下大夫主其職然其米數之積散必有助其核算者故其賦又有上中下士也委吏或下士而會計亦不可差故曰會計當而已矣舍人職曰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寺以灋掌其出入歲終則會計其政注曰分其財宝

者計其用穀之數米出于廩人有空缺則計之還太政用穀之多少疏曰平謂給米多少貶即米也據此知廩人舍人或杜春秋時稱委吏也小司馬氏猶得見佗委吏之本則季氏史誤可知也蓋委吏三字篆文佗



季氏史三字篆文佗



字形相近傳寫者易誤也說文弟十四曰料量也从斗米杜其中洛蕭切說文弟八曰量稱輕重也从重省足張切據此知委吏主倉廩米穀之事者也非合大小司馬二氏之說安得委吏之實歟

注曰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疏曰但為委吏以掌倉庾集注曰委吏主委積之吏也英謂據此知委吏主米粟也疏刪注委積二字集注刪注倉庾二字然委積謂露積倉庾謂高廩二者所用各殊不可缺一趙氏非重複其文也疏與集注毋乃俱有缺歟

毛西河四書改錯曰世家嘗為李氏史料量平李氏者委人之誤史者吏之誤問禮有委人掌朴薪及瓜瓠葵芋諸物其事委瑣故曰委人合甸稍積筭故曰會計即料量也周理衷柄中四書典故辨正曰委人職

亦有其其委積薪芻之文即通言委積之吏亦可英按此說非也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軍旅其其委積薪芻然則與會計料量無涉至于委人謂軍旅其其委積薪芻者非委人亦有委積也軍旅自必有委積其委積上所當覆蓋之薪芻則委人其之尒豈委人有委積之掌斂耶委積薪芻四字當連讀豈可于委積讀斷歟

吳子山昌宗四書經注集證曰委吏即地官遺人英按此說非也遺人專主施惠者侯國既不備官春秋時又靳軫恤即有亦使廩人兼之矣何遺人之有耶

嘗為乘田矣

孔子世家曰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四書改錯曰周禮牛人有職人主芻豢英按此說是也司職吏者牛人羊人牧人充人之類也牛人職曰掌養國之公牛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注曰職讀為樴樴人者牧人充人牧人職曰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以授充人繫之充人職曰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

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據此知職人即職人即牧人充人也又夏官羊人職曰掌羊牲蓋王朝官備惟牧人充人爲職人若侯國則人有兼職牛人牧人充人羊人之事其總皆司職吏之所掌歟若夫委吏乘田先後之次世家亦先言及長嘗爲李氏史料量平而後言嘗爲司職吏其本于孟子歟然竊以爲此世家之錯簡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九字當在及長二字之上蓋牛羊茁壯較之于會計當則難易懸殊不應于既能爲委吏之後而卻爲乘田

或者孔子家貧欲得祿以養聖母先爲乘田後爲委吏故世家之文閒以及長二字于畜蕃息之下嘗爲李氏史之上迨孟子之述此則其意原欲形容爲貧之仕故于居卑之中將最卑者從後出之以取文勢言不惟爲委吏且早爲乘田斯爲居卑之至矣故同言孔子事而先後之次不同也乃後之傳寫史記者因見孟子先委吏後乘田遂謬改之而反成爲錯簡矣世家謂及長嘗爲委吏則孔子之爲乘田尚未及長而杜曰弱之前歟

注曰乘田苑囿之吏也主牛羊畜之芻牧者也英按此說非也乘田爲豢養牲牷之官其物則惟牛羊其地則在國門之內者也若苑囿則有野獸六畜則兼雞犬皆非其物矣且苑囿在郊野不惟非牲牷之牧地即求芻者亦不必取之于郊藪也謂苑囿六畜無乃謬歟

四書典故辨正曰古乘字與甸通司職吏又名乘田者以公牛芻豢皆甸田中事也英按此說非也乘田二字必是誤矣雖左哀七年傳良夫乘衷甸注甸讀

作乘則乘甸二字互通然與職人之義何涉耶

至聖編年世紀引歷聘紀年曰孔子年二十爲乘田及委吏二十四歲聖母顏氏卒英謂據此知歷聘紀年亦曾有先爲乘田後爲委吏之意矣然委吏或在此時而乘田則當尚在二十以前之歲今且二事必不能兼攝也豈在一年內耶松亭又謂年譜乘田在二十一紀年誤則更謬也豈有聖人年二十一而猶爲乘田者耶

子入大廟每事問

閻潛邱若璩四書釋地引顧瑞屏曰子入廟當是隔日宿齋始可每事問祭時安得致辭平日往觀縱來不不知禮之誚亦不必毅然立辨英謂據此知入者前此未始入而今始入之辭也祭前一日之辭也若非未始入則不得每事問若非祭前之日則鄉黨嘗記祭于公矣何以此則言入歟但祭前之入正爲助祭之故故集注謂入而助祭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曰凡享大鬼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小宗伯之職曰大祭祀省牲眡滌濯肆師職曰

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據此知侯國祭其先公當亦于前日入廟也侯國五廟而此言太廟者入廟自太廟始也故孔子之問或人之言皆于太廟見之也但齋非必致齋瑞屏謂宿齋指致齋尒

方望溪苞周官析疑曰廩人共其接盛春秋傳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解者曰燾謂丁故上新各半也廩謂全用舊穀少覆以新然則謂之接盛者豈有取乎新故之相接歟英謂據此知

委吏之助祭亦正非一事尒又如舍人職曰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注曰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疏曰云方曰簠圓曰簋皆據外而言孝經陳其簠簋注云內圓外方受斗二升內圓外方者直據簠而言若簋則內方外圓知皆受斗二升者旣人云爲簋實一斛豆實三而成斛豆四升三豆則斗二升可知但外神用瓦簋宗廟當用木故易損卦云二簋可用享損卦以離巽言之離爲日日圓巽爲木木器圓簋象是用木明矣云盛黍稷稻粱器者公食大夫簠盛

稻粱簋盛黍稷故總云黍稷稻粱器也據此知惟簠盛稻粱惟簋盛黍稷而皆容斗二升凡此類皆所謂事也其事正非一事也故曰每事也又如牛人曰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充人曰展牲則告牷碩牲則贊祭統曰士執芻注曰芻薦也殺牲時用薦之封人曰祭祀供其水薪其事亦非一事也故曰每事也安得而不問耶

四書釋地曰集注謂孔子始仕之時最當始仕即指孔子爲委吏乘田言方合委吏若委人共祭祀之薪

蒸木林乘田牛人共其牲之互與其盆簠以待事羊人飾羔割羊牲登其首者也事杜羣有司之列英

謂據此知每事者正指孔子所有事于廟中之事也而事非一事也乘田則充人展牲則告牲頒牲則贊之類亦是也委吏則廩人共其接盛舍人共簠簋實之陳之之類皆是也若委人共薪蒸木材與料量何涉耶然所謂始仕者亦正非一仕而已或先爲乘田而入廟則爲乘田之始入廟而繼爲委吏而入廟則爲委吏之始入廟也孔子皆必詳問也但或人之詢

秖有一時固莫攷其杜乘田時抑委吏時然稱之謂之子豈非杜先爲乘田時歟

孰謂鄹人之子

洙泗攷信錄曰孔子曰吾少也賤若年二十而仕不得謂之少賤英按此說非也孔子自謂吾少也賤其時必杜既爲司寇之後也左桓四年傳曰仍叔之子弱也曲禮曰二十曰弱則或人以之子稱孔子之時必孔子年未二十以前可知也左僖十二年傳曰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管仲下卿對國高言之稱賤則委吏乘田對司寇言之豈非賤歟安得謂仕則非賤是禮也

注曰孔曰雖知之當復問精義曰伊川曰雖知亦問欽愼之至也英謂據此知禮者敬而已矣然孔子所謂是禮者豈以意見自斷論哉秖引舊典始助祭者祭前入廟令其問事國家有此一條禮也故曰是禮也言雖細微亦是典法也與或人辨正孔子之便便言也若以意自斷迂闊尒何謂禮乎蓋行此一條禮則雖知亦當問之矣但孔子不自謂已知尒

古也墓而不墳

注曰古謂殷時也英按此說非也易繫辭傳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據此知墓地不封者惟上古之世爲然此時未有棺槨未有喪期故亦未有土封至唐虞時已不然而況殷乎人子葬親之時不宜言及上古不封不樹曾謂孔子葬母而有古也墓而不墳之言乎

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于是封之崇四尺

注曰封周禮也四尺周之士制疏曰謂天子之士 英

按此說是也然聖父爲大夫既與天子之士同制四尺則孔子縱不東西南北亦何敢不崇四尺今用之吾從周何以因東西南北而于是封四尺耶孔子未喪母之前母杜不遠遊既葬母之後又何從豫料魯國之不用孔子而將爲東西南北之人耶

郯子來朝 昭公十有七年

左傳曰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

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聞之見于郯子而學之注曰于是仲尼年二十八洙泗攷信錄曰能自通于國君則非庶人可知 英 謂據此知孔子于此時已顯名于魯矣然而孔子于此時所以能顯名者以有德也非以有爵也其通于國君不因乘田委吏也委吏乘田安能自通于鄰國來聘之君乎則經傳雖無爲委吏乘田之年而既有見郯子之年則可知其爲委吏乘田尚當杜見郯子之前數年也

鄉黨圖攷曰學官蓋至賓館學之不必造郯也 英 按

此說是也歷聘紀年謂是年孔子之郯卽反魯蓋以見郯子爲見之于郯子既歸國之後也然如見之于郯國則傳必不僅云見于郯子而學之而當云適郯而學之矣傳謂見于郯子是來朝未歸之辭也歷聘紀年殆又誤于家語歟

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注曰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疏曰我欲行夏禮是故之杞欲與之成杞君闇弱不堪足與成其夏禮與否是故適宋亦以宋君闇弱不堪足與成其禮得殷家陰陽之書 英 按此說尤非也語類曰夏禮殷禮孔子廣詢博訪所以知得據此知適杞適宋不杜既能言夏殷禮之後也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殷禮吾能言之謂能略言大意及一二條目也曰杞不足徵也宋不足徵也謂少文獻佐證也乃禮運一篇純駁並見此我欲觀夏道數語竊取論語之文而特讀破句以眩人目而不知孔子自謂能言夏殷禮之年必

然因往適杞而得夏家四時之書又欲觀殷道可成與否是故適宋亦以宋君闇弱不堪足與成其禮得殷家陰陽之書 英 按此說尤非也語類曰夏禮殷禮孔子廣詢博訪所以知得據此知適杞適宋不杜既能言夏殷禮之後也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殷禮吾能言之謂能略言大意及一二條目也曰杞不足徵也宋不足徵也謂少文獻佐證也乃禮運一篇純駁並見此我欲觀夏道數語竊取論語之文而特讀破句以眩人目而不知孔子自謂能言夏殷禮之年必

二杜不惑知命之後而不杜少壯時矣即使孔子適杞宋亦必適杞宋杜前而能言夏殷禮杜後也豈既能言夏殷禮而于是適杞宋耶以爲論語夏禮吾能言句之杞句不足徵也句殷禮吾能言句之宋句不足徵也句一謬也況又改之曰吾欲觀夏道吾欲觀殷道又若之杞之宋其時纔欲觀而未能言與論語爲兩時之言者二謬也至于注疏又改徵之訓爲成無論周禮盛于夏殷即使周禮不及夏殷而杞宋有賢君然孔子爲下不倍安敢欲行夏殷之禮而與之成耶是復于禮運本文之外更增一誤也中庸謂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正杞宋不足徵之謂也若改訓爲雖善無成無成不信可乎

吾學周禮

孔子世家曰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英按此說是也世家于孔子之年每差一歲則此之所謂三十當作三十一也孔子年三十一歲而來從學者益衆則是孔子之自周反魯杜其年三十之時可知也孔

子自周反魯其年三十則是孔子之適周必杜其年二十九三十之間也其年二十九爲昭十八年其年三十爲昭十九年也知杜此兩年間者孔子弱冠前爲乘田後爲委吏爲養母也年二十四而喪母二十六七而喪畢二十八爲昭十七年見郯子于魯則孔子年二十八歲昭十七年之前孔子未有他適之年也適周當杜其後矣孔子年三十一即昭二十年也左昭二十年孔子有止琴張及敢虞人之語則是年孔子杜魯矣然則世家敘孔子自周反魯于昭二十年之前豈不正相合乎適周未必經年世家雖未明箸孔子適周之年然既有自周反魯之年則其適周之年不即可知乎迨至昭二十四年孔子年三十五孟僖子有將有達者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之語則孔子此時知禮之名大箸于魯已歷有年不僅如入太廟時知禮之稱者而已也然則適周之年豈不杜孔子年二十九三十之間乎過此以往則聖學已成所謂四十而不惑矣豈猶學禮之年歟

史記志疑曰史載孔子適周于十七歲後隸釋邊韶老子碑及水經渭水上注皆說孔子年十七問禮老聃史記未嘗謂是年適周問禮謂孔子年十七問禮皆誤讀史記者也英按此說是也是時孔子雖已好古敏求然方奉養聖母于家正不遠遊而又門衰伏鮮未堪暫離自魯至周于有餘里學禮問樂皆窮年累月之事孔子必不于此適周可知也世家載適周于十七歲後其文既不連屬于十七歲之年而又明有昭二十反魯之年豈孔子淹留十三年于周耶抑

十七歲適周三十歲又適周耶寧非謬歟

孔子世家曰及釐子卒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敬叔言于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英按此說非也孔子適周問禮之年懿子敬叔年甫九歲尚未來學也蓋孔子適周原未嘗與敬叔偕行安有敬叔請車馬于魯君之事耶而為此說者以孔子稱少貧賤自魯適周資斧不給也東魯下士無介不相通也故附會歟然鄉黨篇記朋友之饋雖車馬不拜矣則安見此饋車馬者必饋于既仕魯有車馬之後而無人饋于未有車馬之日以一見古風之尚有存耶夫子之不拜豈經視車馬乎正以拜則禮有餘于情不拜所以厚其相好之情若仕魯有車馬之日不拜車馬亦何足為異而特記之乎則適周時之車馬何必傳會敬叔歟至于偕行之人若果南宮敬叔則世卿之家自有其高車駟馬矣何藉此庶人之役車耶

四書釋地曰世家孔子適周杜昭二十年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定九年水經注孔子年十七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堰日有食之惟昭廿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此即從老聃問禮時也若昭二十定九年皆不日食昭七年日食敬叔尚未從遊英按此說非也世家謂昭廿年弟子益進所以益進者因學禮之故原非謂昭廿年適周也若昭廿四年一則孔子年已三十有五矣孔子自言好古敏以求之豈至此始問禮一則馮公山泉解春集與問徵君書曰此廿四年正值孔子卒之年值孔子卒杜二月

而五月日食則此時僖子甫葬其子敬叔方杜虞祭卒哭之時焉能遑問反助人葬見日食乎此說是也況敬叔生于昭十一年而潛邱僅謂昭七年未從遊不已疏乎且卽以助葬論之柩不暮行者防盜賊也日食雖過而至于晦終非如夜也罪人與奔喪見星者甚言其行之早而息之晚也此星與日食所見之星何涉耶不過見易象爻辭有日中見沫日中見斗之文故造此語毋乃昌黎韓子所謂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吾徒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

曰吾師亦嘗云尒不惟舉之于其口而又筆之于其書者耶莊子天運篇謂孔子五十一南見老聃雖聖人老不倦學然至半百之年而始問禮安得謂之好學潛邱又何必謂定九年不日食耶況孔子五十一實爲定公八年論語有公山之召何曾遑問耶

昔齊景公田

史記諸侯年表曰魯昭公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子狩入魯問禮齊景公二十六年獵魯界因入魯魯世家曰昭公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子狩竟因入魯問禮齊世家曰景公二十六年獵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孔子世家曰魯昭公之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嬰來遑魯英謂據此知孔子所以與齊君臣相識而爲他年遑齊之因也顧史記之文當以意會獵魯郊者景公是年十二月田于沛蓋初則田沛將及魯界因而入魯郊尒問禮者來見孔子尒鄉黨圖攷曰左傳昭廿年齊侯將遂期而不膠十二月疾膠而田沛何嘗有遑魯之事豈齊侯來而春秋不書乎此說非也年表景齊魯兩世家正謂因田而遑魯安得謂田沛何嘗遑魯耶來非爲國故史何從而書耶不但此也假如謂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王以田江南之夢皆主君之意也豈有狩及鄰封者孔子之昌平鄉其與齊地尚隔洙泗二水卽暫入魯境豈能遠至于孔子之家而問禮君行師從毋乃致疆吏來告又恐人臣無外交然而魯昭公去國先至于齊則齊魯有好也景公之來魯之疆吏不謂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也魯人有問豐也者哀公執贄請見之猶杜本國魯平公將出曰將見孟子孟子非魯士也然則國

君固有越境而見鄰國之賢者矣臧倉所謂先于匹夫也洙泗不隔也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則輕車簡從也惟楚有材晉實用之非外交也不社其位不謀其政問禮則荅之者師道也安得謂齊君適魯問禮無其事耶知孔子者實惟晏子并可知晏子沮景公用孔子之說孔叢子謂墨子誣之誠哉是言也

來魯問禮亦善與人交尒

子社齊

左昭廿五年傳曰九月戊戌伐季氏己亥公孫于齊

孔子世家曰昭公奔齊魯亂孔子適齊至聖編年世紀引余氏有曰昭公奔齊孔子適齊必左右其閒英謂據此知孔子之適齊其意不社于求仕也論語謂亂邦不居者謂入時未亂既入而其後乃亂則當去之而不可居也若父母之邦有亂而去君誰與守然則世家所謂魯亂適齊者非謂爲避亂去正所以爲救亂去也世家謂魯亂孔子適齊亦足爲孔子爲昭公左右其閒之一證也且昭公孫齊之年孔子年三十有六矣已及四十強仕之年魯不能用而孔子猶未始出仕于他邦也亦可知孔子初心必欲行道于魯也故曰吾觀問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亦可知孔子初心以爲可與行道者無如魯也故孔子于昭公二十七年即反魯矣後直至定公九年寂寂久居于魯未嘗有他適又可知孔子必欲行道于魯也故雖公山不佛之召而猶欲往且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言如因此而有用我于公朝吾將興周道于東魯也又可知孔子以爲行道無如魯也而乃獨于其閒適齊于昭

公孫齊之後反魯于昭公適晉之前然則孔子豈果社求仕乎問爲其二斷不能出一令以正諸侯之國也下無伯主而齊景公以方伯之國而有圖霸之思者也景公正欲用孔子孔子亦正欲以鄆鄰討亂之大義望景公而諷勸于景公故孔子適齊也洙泗攷信錄曰年譜謂孔子三至齊何求于齊而僕僕若是此說是也孔子雖久于齊必非歸而再往可知也至于晉則昭五年公如晉晉欲止公後屢辭公執使人則晉雖大國孔子必不望其鄙鄰矣左昭廿九年傳

有著刪書仲尼曰晉其亾乎云云之語蓋孔子聞而言之于魯也歟

齊景公待孔子

孔子世家曰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景公說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舉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

孔子遂行反乎魯英按此說非也景公謂若李氏云云乃景公喜出望外之辭也蓋景公自居大國而以魯爲次國以魯之亞卿當齊之下卿孔子至齊爲羈旅之臣而以卿禮相待可卻景公本不圖孔子之至齊而效用也孔子之至齊杜景公所望之外故亦以孔子所望之外者報之也斯時可謂相得甚懽矣然惟始至時有此情也乃世家敘之于異日一謬敘于受讒之後且誣晏子二謬又改爲止之之語三謬也景公前言待以李孟後言老不能用皆非面語孔子故曰待之之字于他人前指孔子也未有面語而曰待之者也乃世家謂奉子則爲面語矣若面語則所謂吾不能雖謙而實慢矣孔子豈樂爲之用乎四謬也至于景公自謂不能用者景公欲霸孔子言王道故以爲迂也豈因有人欲害之而善遣孔子耶洙泗攷信錄曰前云景公與晏子來適魯果如所言孔子已識景公晏子何待于高氏此說是也何以謂欲通景公耶說苑家語史記敘孔子晏子事皆謬若封尼谿田之類則春秋時多有以邑與人者此杜景公明

知孔子之必不受而始爲口惠云尒不得謂必無其事也又如蠆王廟災與杜陳言桓僖廟災同此皆莊子所妄譏孔子爲飾智以驚愚者而不知孔子于此雖心知之而決不敢出之于口也說苑家語固鄙陋之文也何史記敘孔子事亦多謬耶

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孔子世家曰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英謂據此知不知肉味非徒然也又知孔子所以得聞韶也孔子雖任齊然所言者以政治之大體

為先務之急未必詳及韶音誰知孔子為淡于知音之聖人而令孔子與聞韶乎魯亦備有韶舞矣齊人豈知齊所為韶大有不同者乎惟孔子無意與齊太師論樂縱言至于韶音乃知孔子淡于知音蓋言于景公而使孔子聞之也齊自桓公時敬仲奔齊得有舜樂傳習音節之善也孔子既聞韶樂其用心者杜心思之以師舜之德也然舜之德既假于器以傳之則亦必手習其器以繼其聲心思手摹總是學之也習其器者士無故不撤琴瑟子擊磬于衛周禮大司

樂有九德之歌孔子所習之器不外絃歌而其心之師其德者無所不盡也三月乃記者約略之期不知肉味亦從旁窺得之情世家魯學之二字實足為三月不知肉味之注解而論語不用此學之二字者蓋恐讀者泥于手摹之而忽于其心思之也歟

史記索隱曰論語子語魯太師樂非齊太師也又子杜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無學之之文此合論語齊魯兩文為言恐失事實太玉余氏德鄰佩韋齋輯聞曰襄廿九年季札聘魯請觀樂舞韶箾則魯未嘗無韶也使孔子欲學之求之魯可也何為至齊始聞而學之英按此說非也孔子居魯則與魯太師語矣杜齊何不可與齊太師語耶論語之文杜中庸孟子尚有詳略之異世家多學之二字何足異歟齊之為韶正惟有非魯奏所能及者故有不圖至斯之歎也安得以至齊始聞為異耶

洙泗攷信錄曰說苑云孔子至齊郭門外遇嬰兒其視精其行端孔子趣驅之韶樂將作案韶作必杜廟朝孔子初至人國之日無由即入觀其樂之理英按

此說是也攷古者每以書近古為信然則劉氏說苑豈不為最近古者耶

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集注曰不意舜之作樂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孔子謂不意齊國之樂工演習舜之韶樂至于如此之備極情文能得舜樂之美善也非謂不意舜樂如此也若舜之作樂孔子固已知其至于如此之美矣豈孔子未聞韶于齊方且以舜之作樂吳季子言之過耶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左定五年傳曰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歛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十月殺公何藐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英謂據此知公山氏之召當在此年也論語既書畔則非謂此年之後嘗畔也若果弗狃之惡未

形記者安得豫加之罪邪然不狃此年非有畔之實蹟當時虎本欲畔事未起也不狃以私忿嗾之虎專費政而虎之畔不狃實以之而又爲費宰故論語曰以費畔也且惟此年不狃未有畔亂故子路于佛肸之召直曰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而此則但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則子路但知其人不足與有爲而無可聲其罪以斥之者也不狃之來必有虛文而記者書曰召者亦因夫子言召我而遂質言之不從其來辭曰聘曰徵不許其禮也至于孔子欲往之意亦加于欲居九夷也下文告子路之言秪自明此心之所以萌非謂此行不安沮尒注曰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石孔子英按此說非也陽貨執桓子不狃未嘗與共也至于疏謂據邑以畔則因不狃時爲費宰而責時定十年公山不狃叔孫輒帶費入公敗孟氏之師入都城孔子在孔丘中矣史記又謂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行魯相事三月而魯大治齊人聞而懼曰魯君將以孔丘爲政齊必先魯魯君幸而受之吾其爲東海之患矣盍歸之乎盍致地乎盍奪之政乎盍殺之乎盍爲之宮如魯君之政三月不違者此皆非定公十年時事有竹石軒經句說卷十三終

孔子爲魯司寇

公會齊侯于夾谷 定公十年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定公十年

叔孫輒仇帥師墮郈 定公十有二年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定公十有二年

公圍成 定公十有二年

齊人歸女樂

不用從而祭膰因不至

不稅冕而行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

見行可之仕也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

子適衛

子擊磬于衛

于衛主顏雠由

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佛肸召子欲往

吾自衛反魯

孔子爲魯司寇

孔子世家曰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英謂據此知魯司寇爲上大夫爲卿也論語曰與上大夫言與下大夫言其所謂上大夫者專指三桓之爲三卿也其所謂下大夫者即魯司寇以下也正所謂古之制也

論語之文準乎古制以立言者也孔子官爵春秋傳孟子皆稱司寇而不詳其班秩孔子世家之所謂爲大司寇與古制不合異于論語之所謂下大夫者然欲知孔子當時爲魯司寇之官職則須知魯國當時司寇之班秩不當以古制論而當以左氏述春秋時之名位者爲據周禮曰天官施典于邦國設其參傅其伍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此古制也至于王制又曰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此實春秋時所行之制而託名于古制者也左成三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據此知春秋時諸侯之國皆于三卿之下又有上大夫而後及于下大夫也此明是僭王朝六卿中大夫之制而臧宣叔猶稱爲古之制若古制則卿即上大夫下卿之下安得更有上大夫小國安得有中卿撰王制者因見左傳謂是古之制遂取入篇中而不知當時大夫僭卿之名也久矣故國語魯語曰臧文仲言于莊公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據此知列國之大夫不惟稱爲上大夫且有稱爲卿者也蓋既爲上大夫則亦可謂卿矣然則魯司寇杜古制則爲下大夫而杜當時之制則固爲上大夫固爲卿也古制者先王之制也當時之制者先君之制也大聖人爲新進之臣何敢輒

變先君之制正如晏子于齊但自明曰惟卿爲大夫隱寓正之之意而已至于孔子之爲司空則自有孟氏爲大司空而孔子必爲小司空也竊以爲孔子仕魯雖爲司寇爲上大夫爲卿然僅屬虛名其實祇是言官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是其職也若司寇則當左王制邦國也後人徒有誅少正卯之謬說而不知春秋列國大夫多不分職今

西河經問曰夫子爲魯君所命歷有明據韓詩外傳云孔子爲魯司寇其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孔

某命爾爲司寇此是命卿辭非命大夫辭也王制侯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其所云下大夫者卽小卿也崔氏謂司徒下有小宰小司徒司空下有小司空小司寇司馬下柢小司馬小者大夫則大者卿矣夫子爲司空或是小卿故其進司寇則加大以別之英按此說是也命辭本當云命爾爲小司寇而魯命直云命爾爲司寇是亦魯僭有四卿之一證也但王制之文襍出其謂侯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云云猶是古制故無下大夫卽小卿之意至于其下文謂大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云云則卿左傳所謂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云云也上大夫豈非卿乎若魯司寇者卽上大夫也卿也然春秋時之僭禮每由漸始于三卿外增一卿增而又增晉至有八卿非謂三卿下之五大夫盡僭爲卿也何得謂下大夫卽小卿耶西河本王制疏所引崔氏之說而疏之意殆有誤于公羊注歟王制疏曰公羊襄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何休云古者諸侯有司

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下卿卽大夫也此說非也公羊之所謂下卿自指三卿中之司空可知也何氏因傳文有卿有士而無大夫而遂以大夫當之毋乃謬歟而王制疏遂謂下卿卽大夫西河遂謂下大夫卽小卿豈不俱失公羊氏之本旨乎孔子爲魯司寇實則古制之五大夫而魯君臣則久僭禮自以爲三卿外又一卿位矣然安得因之而卽謂司空爲小卿耶

四書釋地曰司寇侯國本無大稱世家作大司寇非

也然司寇魯有以再命之卿爲之者臧孫紇是有以一命之大夫爲之者孔子是季孫謂武仲曰子爲司寇及出奔邾也書于經以爲卿故若孔子實止大夫而非卿故經漫而不見不然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聖人未嘗以己功而諱之豈有孔子出奔載諸策書備春秋時竟削之哉

英按此說非也世家之稱大司寇但當意會其以爲是卿非大夫云尒然魯雖不僭大司寇之名而常僭有四卿孔子之爲司寇杜古爲下大夫而杜當時則尊爲卿孔子于此蓋謙不自居

爲卿然人之稱之爲卿則不能禁也君之待以卿禮則不能辭也如必改正此失乃敢就職則魯失多矣能盡爲之遽改乎若謂孔子之爲司寇本異于臧氏之爲司寇則魯豈有兩司寇耶安見孔子則爲大夫耶春秋書卿之例最著者莫如書卒何獨出奔臧氏多爲卿何獨武仲隱公五年書公子彄卒文公十年書臧孫辰卒成公四年書臧孫許卒是臧氏固爲卿矣而續經哀公十六年未嘗不書夏四月己丑仲某卒也然則哀公于孔子既卒之後猶以卿禮待孔子也傳曰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杜位掌焚余杜疾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惟哀公猶用卿禮故誄之而書其卒于史也豈有卿于其身受而反不卿于其生前乎豈哀公不用孔子而猶卿之而定公用孔子爲司寇而反不卿之乎卿孔子者正不獨魯也其前齊景公待以季孟之閒是齊君卿孔子也其後衛彌子瑕言衛卿可得而孔子直曰有命是孔子未嘗以得卿爲無此理也豈他邦猶然而魯反不及乎且非徒有此卿禮之虛文也孔子實

爲魯卿也鄉黨記執圭使擯矣若魯司寇爲下大夫而非卿而使聘鄰國是輕鄰國也爲使苟非上賓安得執圭也爲下大夫而非卿而使接送大賓是慢鄰君也爲擯苟非上擯安得有趨進又安得賓退而復命也夾谷之會寧不爲齊責乎不惟是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若下大夫安得臣乎左哀十一年傳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哀公誄孔子亦曰不慭遺一老若下大夫致仕安得稱國老一老乎然則魯司寇之爲卿而非下大夫可知也潛邱謂孔子之爲司寇

實止大夫而非卿毋乃謬歟春官典命曰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小國之卿再命春秋時不必然故左昭十二年傳曰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注曰平子以功加三命昭子不伐莒亦以例加三命是再命三命無常也下文曰三命踰父兄注曰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是叔孫穆叔未三命也若臧武仲與孔子之爲司寇其所受命數俱不見傳記韓詩外傳命孔子有辭而無數潛邱安所見

而謂孔子一命又安得而謂孔子大夫而非卿耶若夫臧紇出奔則書孔子去魯則不書者臧紇出奔其後有要君之罪于此安得不書孔子去魯而書出奔是不諱國惡也諱國惡禮也脩春秋自當其事安得不削耶齊人歸田則不削者正是善則歸君以爲惟定公之功云尒何嘗有自以爲功之意耶謂書來歸田未嘗以己功而諱之毋乃承胡氏自敘績之謬說耶謂去魯不書爲非卿而何以績經書孔子卒耶

春秋績經文夏四月己丑孔某卒注曰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英謂據此知史書孔子卒者君命也然命亦必有例杜氏謂宗其聖德非例也杜氏釋例曰君之卿左是謂股肱股肱或斷何痛如之喪則親問焉喪則親與小斂大斂慎終歸厚之義也故仲尼修春秋卿之喪公不與小斂大斂則不書日示薄厚戒將來也其生見經傳外而不書卒者皆不得以卿禮終也據此知書孔子卒必別自有例也此所謂不得以卿禮終也者謂卒時無卿位也卒時無卿位則不得以卿禮葬祭安

得書卒然此所謂仲尼修春秋卿之喪公不與小斂大斂則不書日者豈孔子造此例哉魯春秋失之而孔子修之也孔子疾而君視之見于鄉黨矣卒而君誄之見于左傳矣以此而推其或哀公親臨其喪故得從書日之例以書孔子卒歟此之謂宗其聖德此之謂殊而異之也然亦正因孔子嘗爲魯卿故得引此例也孔子司寇是爲卿之一證也若下大夫而徒曰宗其聖德寧不失于非禮耶

春秋績經文孔某卒疏曰魯臣見爲卿乃書其卒致

仕而卒猶尚不書仲尼書卒者崇其聖德劉炫云春秋之例卿乃書卒縱令仲尼不告老例不合書而杜云告老去位猶書卒非也今知不然者或曰杜爲抑揚之辭以爲縱未去位例不合書告老去位猶書卒者宗其聖德劉不尋杜旨而規杜過非也 英按此說非也杜氏謂既去位猶書卒此直謂卒時無卿位今原無始爲卿之意也疏乃陰從劉氏之意而陽辨其辭而注之本旨沒矣毋乃惑歟

鄉黨圖攷曰世家敘宰中都于陽虎奔齊之後是定

公九年也爲司空司寇杜十年皆驟遷 英按此說是也公羊定十二年傳曰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公羊氏敘三月不違于十二年則誤行乎季孫三月不違當祇杜此定公十年今

孔子世家曰定公十年夏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十四年由大司寇行攝相事 英按此說十年攝相是也十四年攝相非也聘禮賓不顧疏曰此送賓是上擯則卿爲上擯孔子爲下大夫得爲上擯者以孔子有德君命使攝上擯若定十年夾谷之會令孔子爲相

同也據此知相是贊禮非攝上卿之政也杜十年非十四年也齊世家曰景公害孔子相魯晉世家曰定公十二年孔子相魯楚世家曰昭王十六年孔子相魯皆誤爲攝上卿之政也 但其相禮而謂之攝云者以魯司寇于當時爲卿而于古制爲大夫贊禮之相本當三卿爲之魯君不使正卿而使孔子孔子謙不以卿禮自居故曰攝相也魯君之使孔子亦使卿也非使下大夫也若下大夫安得使之接大賓況夾谷之會乃大國之君何敢輕之乎聘禮疏謂孔子爲下

大夫毋乃謬歟至于上卿之政孔子無所不言之然未能專行其事今

公會齊侯于夾谷 定公十年

左傳曰孔某相犂彌言于齊侯曰孔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愆義于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 英謂據此知聖人先覺以

服人也然是年春既與齊平矣孔子爲政而與鄰國講信脩睦也此時齊人所以爲此會者原爲服義而來柢景公因昔嘗用孔子而不果用至此見魯國將治有慚悔焉又晏子已死齊虛無人于是小人窺其慚悔而進計容或有之而非齊景之初心也然君行師從本爲當盡之職孔子特以先覺其詐而密令兵士戒嚴焉齊人窺其有備而姦謀遂沮而不敢發也齊君之以萊兵偕來亦託于君行師從之制及見魯君已覺遂自辟萊人使去矣謀既未佗則亦何用爲

士兵之兩君合好云云者耶若至謀既佗而始以公退而有士兵之云云則魯君不已危耶此左氏所得于傳聞如此至穀梁氏又謂鼓譟而起欲執魯君優舞幕下司馬行法首足異門史記又謂旍旄羽祓矛戟劍撥優倡侏儒爲戲而前有司加法首足異處所傳聞又異辭何先儒多聞而不擇耶

四明程氏端學春秋三傳辨疑曰葉氏曰夾谷之事非聖人事公兩侵齊齊既伐我北鄙至是則與我平而爲好矣方陽虎請師鮑文子諫齊且不乘虎之亂以求得志何忽以犯彌之言遽求刼而幸于倉卒乎英

按此說是也但齊景之無識而易惑著于春秋內外傳矣未可因一從諫而遂信之深介方望溪春秋直解曰會盟春秋時所重國君會相必上卿且魯大夫會諸侯久矣今以公主會而孔子攝相者魯恃晉而結怨于齊數世矣雖新與齊平知其必以惡來故使公試其危而三桓亦不敢相英按此說非也大夫會諸侯春秋時之失禮也上替而下陵也孔子爲政而有不勸公會之耶景公嘗欲納昭公

何謂結怨數世耶孔子知禮之名聞于天下而定公用以爲卿何疑于爲相耶

左傳曰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英按此說尤非也方麓王氏樵春秋輯傳曰齊師出境魯以三百乘從是欲以邦滕視魯也使茲無還荅之則要其反我汶陽之田而已使齊反田則魯將爲齊役乎此說是也左氏柢據所聞而書之而其爲此言者徒欲

以齊人來歸田歸美于孔子而不知齊之歸田者固有心服魯之能用聖人治國而此時睦鄰修好之意又有以感之也然則存神過化之功亦已大矣何乃謂爲藉人之盟以邀利于一時而不顧後日之必難踐約乎此盟既爲必無之事則上文萊兵之刼士兵之云云亦必無其事不且可以反相爲證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定公十年

公羊傳曰齊人曷爲來歸運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 英謂據此知齊人服義而歸田也睦鄰修好義也魯能用聖人治國而其義波及鄰封故齊人敬服也其後則倦矣蓋孔子初爲司寇定公與季氏俱無倦意則是時齊人固以魯爲君臣相得矣迨僖意一生齊窺其隙而沮之之謀乃作今

公羊傳注曰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衛寶同夫子不欲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 英按此說尤非也傳以爲不違而注以爲違駁傳何耶魯頌曰奄有龜

蒙則龜陰田本爲魯有也哀八年齊人歸讙及闡則讙本爲魯有也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則鄆亦久爲魯有者也昭元年傳曰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苦魯乎鄆爲日久矣據此則知鄆亦非齊所必宜有之地也成二年傳曰晉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八年傳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謂汶陽之田歸邑之舊也今有二命曰歸之齊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就甚焉九年傳曰爲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據此則可以知汶陽之田魯宜有齊不宜有也魯有何罪而已絕不應復得乎桓二年齊人來歸衛寶寶而曰衛明非魯所當有也故書來歸以著桓與齊襄親比之罪若此文則實書之曰鄆讙龜陰之田而未嘗書曰齊田也安得以衛寶例之耶齊人侵魯之田還之于魯魯人受之不爲傷廉讓而不受反覺其爲傷惠孔子未必有不欲受之意矣縱使孔子曾有勿受之言而定公受之他日備春秋亦何至于與桓比齊襄同罪而書之

與衛賈同文耶推原何氏之意蓋因女樂之沮歸答子受田以爲不受或免于沮而不知齊卽不沮之孔子亦將去也齊之沮齊景之愧悔也若不受田則愧悔益甚女樂將杜十年已至不待十二年冬矣孔子之去魯之無恆也與齊何與乎

胡傳曰自敍其績可乎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英按此說尤非也臣子之功皆君父之功也孔子豈有自居其功而自敍之者耶言天之將喪未喪斯文非自言己之將喪未喪斯文也何得謂以天自處耶

惠半農士奇春秋說曰陽以田謝之陰以田沮之此沮之之田也英按此說非也孔子于此時雖曰三月不違然要不能言無不聽也卽孔子不欲受而魯卒受之孔子豈遂悻悻然有去志耶況孔子何嘗有不受田之意耶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定公十有二年

十年秋叔孫州仇孟孫何忌帥師圍郈左傳曰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輒帥師圍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覆也

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杜揚木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英謂據此知三家自患三都也圍本爲環而攻之曠日持久之計而夏圍弗克遂撤圍而至秋乃復圍者仁之道也然再圍而再弗克則強都亦甚三都之不爲三晉豈不以郈費之墮歟

疏曰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連年伐而不克十年侯犯以郈叛一年再圍而不克良由其城險固家臣數以背叛仲由爲季氏宰進計季孫防其後患令墮三都以是毀壞其城慮其拒之故帥師而往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左氏不言孔子之計當是仲由自立此謀但傳稱費人襲魯而仲尼杜焉是仲尼知其事謂墮之爲是故不禁也釋例曰三都彊盛以奪三家之權陪臣執政下陵上替故仲由墮之而仲尼不禁英按此說不禁是也襲魯非也孔子于此時猶爲司寇而國有墮都之事則必孔子以爲是可知也下文墮費傳謂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以

爲計出于子路也公羊傳謂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以爲計出于孔子也然墮郈墮費實出叔季兩家自患其都爲叛夫之藪孟孫亦與及焉故三子皆有欲墮之意子路與之果決出于一時忠義孔子不過杜其位謀其政以爲合于古者邑城無百雉之制而可墮也蓋古之所以無百雉者以大都耦國亂之本也故復古卽所以靖亂也而非孔子創謀以爲必不可緩之急務也但欲知孔子之以爲是否則當以見爲司寇爲據而何必以

傳有費人襲魯之謬說爲據耶

三傳辨疑引高氏曰前未有墮邑之事墮邑亂之始也苟欲其不叛杜正其本而已何城池甲兵之足患哉墮郈墮費所以譏也 英按此說非也墮都雖因三家所自患然孔子時爲司寇豈有國舉大事而不問于孔子乎如不空爲豈有孔子居位而不止之乎居位而不能正其非及修春秋而譏之孔子豈若是乎高氏謂杜正其本何忌學禮于孔子豈不學經國家定社稷之大禮而僅學儀文末節乎苟不度非制以致寇而不以爲患則所謂正其本者又何打乎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定公十有三年

英謹鈔先人偶抒稿卷二墮三都兼曰家語孔子使仲由墮三都叔孫因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左傳史記同是必不可信也昔晉廄亮以蘇峻終爲禍亂下詔徵之峻遂舉兵犯闕遷帝于石頭晉室幾危論者咸咎亮之輕舉召禍使孔子如三書所言

其有異于亮哉幸而申句須樂頎之能勝敵尒萬一不勝不知置定公于何所也書之不可盡信也費人之入蠢動或有之但不至攻者之入于臺側而孔子亦必有豫備不敗者必不及臺側而後命將也 英承庭敎知襲魯入宮攻臺下伐之皆必無其事也經書季孫孟孫二子帥師以墮費則定公安然在公宮之內可知也借使費人蠢動亦豈有公自出國門以犯其鋒鏑而入于季氏之宮者耶既曰襲魯則費人猶在國門而未嘗決入城邑也而公之入于季氏何爲者

耶其爲親征費人歟抑懼費人之將決入爲寇而逃避于李氏之宮歟國門之內豈虛無人焉而至于逃避自必因下文公圍成故謂墮費亦親征云尒然成之役公助之者孟孫弱也若墮郈墮費則叔季二子皆能自主者也當墮費時季孫方帥師以臨費地如不擾爲叛郈墮費之師伐之亦足以追而敗之矣何至于既襲魯而又攻臺耶左傳與世家但謂公與三子入于李氏之宮而家語更增孔子以三字則三書之謬惟家語爲謬之尤甚尒

公圍成定公十有二年

左傳曰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英謂據此知陪臣之強三桓之弱也孟孫雖嘗學禮于孔子當敬信子路之不我欺然蒲圃之役苟非處父則孟孫已爲陽虎所殺而代之矣故孟孫之敬服處父實甚而處父亦必自居有大功不許孟孫有違意處父有言孟孫不敢不從亦不敢告人孟孫之弱固然也非孟孫或于處父之計而有疑于孔子子路也其謂子僞不知云者僞爲不知墮成之害而信行墮都之事者也使若成宰違逆孟孫之旨者然尒

公羊傳注曰天子不親征下士諸侯不親征叛邑 英謂據此知公之圍成非孔子之意也圍成之將雖不可攻然孟孫何忌必從師可知也公歛處父所謂僞不知者也處父雖忠于私室然蒲圃之役嘗欲殺桓子則季孫亦從師也獨書公者君社則不稱將與師也魯既四分公室而季孟于此猶恐不足以制勝故加之以公焉孔子是時雖將去矣然一日社位則一日盡職孔子當必嘗阻公之自將而不聽也然而孔子卒不力阻之者親征叛邑之失小而權歸臣下之失大故不力阻之也其所以嘗阻者以此行不克則辱國尒

語類曰強者墮之而弱者反不可墮強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則郈費之墮出其不意及公歛處父不肯墮成次第喚醒叔季兩家便世道事不成又齊人以女樂饋之遂行不然當

別有處置英按此朱子說疑非也聖人之道未有安上而下不安者也王者之政未有利于上而下不利者也若不覺而出其不意覺之而次第喚醒則欺其不見而取之也豈聖王爲政之道乎孔子之爲司寇非無急于墮都之事者墮都非孔子當時之先務也其所以有此事者特起于費嘗見迫于陽虎之叛邱嘗見迫于侯犯之叛而墮費時不狃猶爲費宰季孫亦忌之尒叔孫稟資躁急故邱最先墮而費次之成無事故後之也且孟孫弱畏公歛處父故最後之費

猶有不狃故次之邱無忌故先之也其所以先墮而果墮後墮而不果墮者非因于三家之覺不覺也邱之侯犯費之陽虎極惡者皆已去矣不狃惡而無能成則處父猶扯也處父猶扯安能墮也假使邱而侯犯猶扯費而陽虎猶扯亦不能墮也故季孫叔孫孟孫三子皆自欲墮都初無異意也季叔兩家先墮而果墮雖其後見成不墮亦不悔也孟孫雖欲墮而不得主掣肘而不能制故後墮而不果墮非有所懲于邱費之悔墮也豈強者不覺弱者覺之耶且成之不墮季叔兩家非但無援之之意并亦惡其獨不墮也以公圍成知之也公圍成者叔季之意也叔季以不得已而自要其厚甘居于薄若孟氏不墮成則孟氏獨厚以叔孫氏厚則季氏薄之說推之孟氏厚則叔季薄矣己自無奈處不得不薄之勢而不忘孟氏之獨厚故挾公以臨孟氏也季叔兩家豈爲孟氏援而不惡成之不墮者耶又豈悔墮邱費耶何謂次第喚醒叔季耶蓋朱子之意謀以公之圍成爲出于孔子之意以墮都之謀爲孔子之急先務以孔子之去魯爲因于三家悖從孔子之言歟然孔子之仕魯豈能

有用哉孟子曰于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但見其道之將行尒故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此之謂也非委國以從者也公羊氏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但三月無違言尒孔子爲司寇自定公十年至十二年說三年矣而不能大用也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殆于此言之也孟子謂未嘗有所終三年淹者謂仕他國也仕于父母之邦不謂淹也魯一變至于道故雖不大用而不輕去久不用而後

去孟子曰可以久則久此之謂也孔子正自因久不用而去而朱子反以爲魯本大用孔子秉政因墮都被三家覺其害己故疏孔子而孔子去豈其然乎此事不同王討賊安得謂便做這事不成耶

胡傳曰是冬公圍成弗克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于市男女別于塗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 英按此說尤非也史記諸侯年表魯世家皆以歸女樂孔子去魯在定公十二

年胡氏但知孔子世家之文故于孔子仕魯事蹟皆謬今

春秋諸傳會通曰胡氏宏曰爲司寇則誅少正卯墮三都及成不墮三家之慮變矣聖人召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寇攝相之事所以知其無者經文明年築圍大蒐與墮都意不侔也 英按此說慮變非也孔子去是也築圍大蒐固孔子已去之一證也然去豈因墮都耶成之不能墮豈三家之意耶

齊人歸女樂

魯世家曰定公十二年使仲由墮三桓城孟氏不克墮成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魯年表曰定公十二年齊來歸女樂季桓子受之孔子行 英謂據此知齊人歸女樂在定公十二年冬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春秋圍成在十二月而史記受女樂于伐成後則受饋在十二月也未歸女樂之前孔子已有去意而不忍去也至于受女樂而三日不朝是道之將廢之兆也故必行之志于此而決焉論語謂孔子行者非于此受饋之月即行也特于此時決定必

行之志也至來年正月乃驅車長往矣司馬氏未必知孔子之志決于此時而此謂定公十二年孔子行去魯者蓋本論語之文而言今

鄉黨圖攷曰孔子世家歸女樂去魯遷衛皆敘于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築蛇淵囿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豈聽而行之攷十二諸侯年表及魯世家皆于定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及衛世家皆于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三十八當魯定十三蓋女樂事在十二十

三冬春之間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常在春故經不書當以衛世家爲正夫子春去魯而夏築蛇淵囿大蒐比蒲可見聖人不在位也英按此說十三年去魯是也受女樂在冬春閒非也孔子欲行其道于天下而可望與有爲莫如魯國故孔子仕魯雖不大用而不去位而魯又父母之邦也自定公十年春至十二年冬週三年然後欲去矣而猶未行也至于桓子受女樂然後將行矣而猶曰遲遲我行也至于十三年春膰肉不至于是不稅冕而行矣父母之邦情之

所難恕也而孔子之所尤不忍輕去者知天下無邦惟魯猶可以一變而至道孔子嘗曰我舍魯何適矣故孔子仕魯在其位謀其政謀之而不見聽從義當去而不遠去者思與魯君臣久處而化也乃久處而不能化夫然後去之故孟子曰可以久而久孔子聖之時者也故受女樂在十二年十二月去魯在十三年正月也司馬氏于孔子世家雖失之然不有魯衛兩世家與諸侯年表後人安得而稽孔子去魯之年月與魯衛世家年表既謂十二年受女樂而愼脩謂

冬春之間者殆以爲遲遲我行未必遲之日餘歟然重言遲遲云者遲之而又遲也固自季冬而遲至于來春也何得謂受在冬春之閒耶

孔子世家曰與聞國政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我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于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英按此說懼并地往觀非也秦

穆公亦嘗以女樂二八遺戎王以奪其志亦外推鄭人以遺晉君此豈春秋時恆事乎況君臣至于三日不朝則必非尋常晉受鄭人之物矣安得謂齊人之出于無意偶然者耶其歸之爲沮之可知也然而其所以沮之者以齊昔嘗用孔子而不果終爲魯自用之景公固知孔子之有爲于是懼己之不能用而又忌人之能用故爲沮之也小人不樂成人之美有如是尒豈有并地之憂豈爲割地之策又豈女子至于八十文馬至于卅駟之多又何必君臣後先往觀于

城外者耶豈非傳聞者鋪張其事乎

孔子世家曰往觀終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 英按此說議行杜受前非也受女樂而三日不朝杜魯君臣亦惟不能克己復禮非有意故爲其惡者也故尙能使孔子居位三年有三月不違之稱則必無往觀若狂之事可知也女樂既歸何難受之而乃先爲張揚其事而後受之乎故孔子子

路或有議去之言必杜既受女樂之後而不杜將受未受之前也豈有致膰可止之言乎聖人雖知幾其神而無意無必卽能知女樂之必受然何以絲及膰因之不至乎況膰因若亦當尋別事以託名而去安得謂猶可以止乎 且受女樂定公十二年之冬十二月也郊有膰俎十三年之春正月也論語孔子行乃行之因而非行之日也孟子不稅冕而行乃行之日而非行之因也相距改月更歲此之謂遲遲我行也魯當以冬十二月下辛上郊至明年春正月上辛而郊者也則此所云魯今且郊者謂指當時在二年冬十二月或云致膰于大夫者謂指明年春正月或若然則以今冬而豫料來春也豈有此情理乎不已謬乎如所云魯今且郊謂爲已至十三年春正月之言則是其受女樂與不稅冕杜一時而非別時矣又何以謂之遲遲我行耶不尤謬耶何得以議行之語爲杜女樂既歸之後未受之前耶

語類曰齊人歸女樂夫子何不略說令分曉魯是父母之國君大夫豈得不直告之告之不從而行亦未晚今乃去得如此急此事未易輕議 英按此宋子說疑非也成事不說者說已杜未成之前也遂事不諫者諫已杜未遂之先也既往不咎者咎已杜未往之日也孔子仕魯秖是言官女樂未來放鄭聲遠佞人魯君臣聞之熟矣孔子猶杜位而有此受女樂三日不朝之事豈猶有待于直告之耶

不用從而祭膰因不至

雜記曰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矣注曰魯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謂據此知魯郊至春

秋時益僭也魯非一至後卽祈穀之郊已爲非禮況可于日至之後郊乎豈一用卜不吉不郊而遂得免于非禮乎子服景伯謂自襄以來未之有改則襄以前猶不如是也至定哀時已成舊典矣則史記所謂魯今且郊蓋謂正月尒當時獻子之意以爲問郊用日至日郊之用辛也曰迎長日之至也則問郊常用正月上辛卽未及日至問亦必郊故曰迎也至于魯則不敢必待旣日至之後雖旣日至猶不敢必于亥月豫卜之吉則得郊故曰可以有事于上帝也不吉不郊故僅謂可也至于孔子去魯之年杜氏春秋長歷定公十二年閏十一月十三年正月乙未朔則十三年正月七日上辛巳及冬至而卜吉則可以得郊矣斯時所謂魯今且郊蓋謂正月上辛尒

穀梁哀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傳曰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明堂位曰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

載弧韣旂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英謂據此則可以知孔子去魯時郊杜問正建子春正月也又知孔子之去魯亦卽于建子月行也孔子猶杜位則卜郊必無不吉可知也吉則正月郊矣孔子之行非春正月上辛而何歟

左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傳曰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以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旣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注曰啓蟄建寅之月耕謂春分疏曰釋例曰歷法正月節立春啓蟄爲中氣二月節驚蟄春分爲中氣此卜之時已涉春分之節時過不可復郊據傳獻子此言郊天之禮必用問之三月而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此與禮記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一謬英按此說是也魯郊之始必杜建寅月柢爲祈穀之郊此傳所謂啓蟄而郊是也然非二王後已爲非禮如禮記獻子謂日至可郊則尤爲失禮之甚上同于問郊之月也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然魯有時而四月郊四月涉春分節并失祈穀之旨亦爲失禮

中之又失禮故又譏于春秋而此傳載獻子之言云云也獻子三語此爲近之但郊則終非禮今故孔子爲司寇郊不改時殆以爲改時則反許其郊也歟

左僖卅一年夏四月四卜郊疏曰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是言四月得郊也周禮太宰職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必十日之前豫卜之也言四卜郊者蓋三月每旬一卜至四月上旬更一卜乃成爲四卜也英按此說非也獻子正謂郊不得在四月何謂四月得郊謬一也周禮難盡信

如圜丘之郊周制有定日故玉藻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即祈報之郊亦不卜故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而太宰職謂卜日偽譌顯然由不知春秋卜郊乃是魯禮而非周禮也疏引以佐證謬二也魯禮正二三月每于月前一卜非于季春一月三卜也何謂每旬一卜謬三也然魯郊非禮雖卜之終非禮也四卜乃失而又失疏何以誤而又誤歟

左哀十三年於越伐吳傳曰景伯曰何也立後于魯矣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賊焉自襄以來未聞有此說非也獻子正謂郊不得在四月何謂四月得郊謬一也周禮難盡信

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注曰吳人信鬼故以此恐之疏曰景伯稱十月當是周之十月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且祭終朝而畢無上辛盡于季辛之事景伯皆虛言以恐吳今英按此說非也十月者建亥之月晉人用夏正是會將盟吳晉爭先而仍以晉人主盟或景伯據晉語以爲言或左氏于斯得之于晉人之傳聞故指周十二月爲十月也與公羊傳謂十二月下辛卜正合也蓋景伯于魯有卜郊之職故曰何世有賊也其謂上辛有事者卜郊必于太廟下辛卜則上辛豫爲糞除修葺之事也景伯無虛言也若謂虛言吳地雖遠魯然既通上國豈無或知魯禮者景伯方囚敢虛言耶杜注曰戶牖外黃縣郡縣志曰外黃屬宋則吳即不知問于宋人而景伯不危耶偽家語載此而造謂孔子言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敢于誣聖人如此固偽書之敗露處也而或有信之何耶

不稅冕而行

注曰膰肉不至反歸其舍未及稅冕而行出適他國、

疏曰膰肉且不至孔子孔子遂反歸其舍未及稅祭祀之冕而適他國、英按此說不至而歸是也冕而出非也顏脆不到孔子孔子歸舍未及稅冕遽命家臣治出門行裝即此祭日去魯行李速成冕猶拄身于是稅冕升車故相傳謂不稅冕而行也蓋郊之膰肉當受于祭所而分既不及孔子則更無來饋于官舍之禮故可以一到官舍決然而行不及稅冕也若非受于祭所而有饋禮則當冕服以待若待之既久而

知其不復至則其時冕亦可以稅矣不得爲不稅冕而行也故知膰肉不至拄反歸其舍之前也然孔子已俟成行李而猶不稅冕者蓋日常之朝服則歸而稅之若太朝大祭則雖朝罷祭畢亦必至日旰而後稅冕敬之餘也故孔子雖見爲去國之行而猶未稅冕也至于留家臣辭官升車而去則非猶不稅冕也若謂未受膰不宜稅冕則亦不宜去矣既可以去國則亦可以稅冕矣而注疏謂不稅冕而適他國則郊事已過而猶冕服車中驅馳道塗駭人耳目直至所宿之屯地而後稅焉有是理乎況可謂不稅冕而適他國耶

夏官弁師職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注曰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繅玉皆朱綠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疏曰云各以其等爲之不言爵而言等則依命數矣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鄭知然者凡冕旒所以爲文飾一命若有則止一旒一玉而已非華美又見一命大夫衣無章士又避之變冕爲爵弁若

一命大夫有旒則士不須變冕爲爵弁直服無旒之冕矣故知一命大夫無旒也若然爵弁制如冕但無旒爲異則無旒之冕亦與弁不殊得謂之冕者無旒之冕亦前低一寸餘故亦得冕名也玉藻諸侯元端以祭注曰端當爲冕字之誤也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疏曰唯魯與天子同者明堂位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是也此謂祭文王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其祀魯公以下則亦元冕春官司服王之吉服注曰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

章裳一章凡二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黼而已是以謂元焉凡冕服皆元衣纁裳疏曰云希刺粉米無畫者粉米不可畫之物雖社衣亦刺之不變故得希名然則毳冕之粉米亦刺之也祭服衣本是元今元冕一章仍以元爲名明衣上無畫英謂據此則可以知魯之郊祭魯君服袞冕若孔子助祭之服當仍衹服元冕也諸侯元冕而祭亦不得郊乃魯既郊禘且郊時用天子之禮則其服必袞冕服矣君雖服袞冕若卿大夫必仍服元冕以下而從祭也孔子仕魯司寇之

名見于孟子及左傳相之名亦見于左傳使擯趨進復命執圭享禮私覿見于鄉黨則孔子實爲卿也本當服希冕然社魯郊時其冕蓋元冕也魯君臣雖不能委國聽命而猶能不違其言故常將以禮遇之隆示敬信否則官爵多矣何以偏使爲司寇豈非以魯司寇久佐卿乎故知孔子爲魯卿其冕當服希冕也然而又知魯郊時孔子衹服元冕者以諸侯祭宗廟社稷山川既用元冕卿大夫之助祭皆元冕則孔子雖實爲卿亦元冕以此推之魯郊君袞冕與周公廟而其卿大夫之助祭于郊與助祭于廟之服同也借曰非然者若魯郊廟君臣同服則爲篡而非僭矣故孔子如遇從君朝王固宜服希冕也孔子未從朝周僅得服元冕而已今至于孔子之爲卿非大夫豈可因其未嘗服希冕而謂其非卿耶

鄉黨圖攷曰孔子爲司寇是一命之大夫去魯不稅冕而行此冕是無旒之冕衣無文裳刺黼而已英按此說非也不稅冕而行者衹是猶著此冕服社身而待治行裝今非冕服出門也且去魯之行其冕與不

冕固不繫于冕之有旒無旒也苟行而可冕則三旒亦可若行不可冕則雖元冕無旒其爲名器之尊一也豈可謂元冕或可服之以出適他國耶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

注曰睠因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不欲爲誠急去也英按此說是也頒賜之分不及恐是臣之從祭有缺失所以不及示有微罪非指魯有司遺忘之罪也苟誠也孔子誠以女樂而去者也不欲爲者不欲顯此意也若使人知其誠以女樂去是爲苟

去也孔子不欲如此聖人之弭以行權今集注曰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不欲爲苟去便是不欲顯其君相之失惟不欲顯君相之罪故自負微罪而去也使若牆冈不至微示罰者然也若于不欲顯君相之失之外再添一層意曰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則勢必將上句欲以微罪行反屬君相得罪于臣下罪字如世家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之罪矣孔子聞陳司敗之言曰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以此推之則所

謂以微罪者豈非罪己乎

四書釋地曰罪卽杜不梘冕而行一句上孔子欲以己不梘冕之罪行不欲己無一點不是處英按此說尤非也輕褻朝廟之名罷罪豈猶爲微與見行可之仕也

孔子世家曰行攝相事于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史記志疑曰史公以當國爲相故于秦紀及吳齊晉楚魏世家伍子胥傳直書孔子相魯豈不謬哉少正卯史本于荀子宥坐孔子集語及宋高似孫子略

並引尹文子稱仲尼誅少正卯其後如淮南氾論說苑指武白虎通誅伐篇引韓詩內傳論衡講瑞定賢後書李膺傳皆述之王若虛五經雜惑曰誣其疑似發其隱伏而曰吾以懲姦防亂是申商曹馬陰賊殘忍之術也英謂據此知古書之難憑也蓋見行可者抵是言之而從如蔡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見于左定元年傳如此類是也至于孟子所謂兆足以行矣者如睦鄰尚信義而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如此類是也以此而推則國中之

民固必有易化者矣然孔子仕魯其于立道綏動經濟則未得施行安有如僞家語所謂政化大行男女別塗路不拾遺鬻不雕僞市不飾價法設不用無有姦民諸神效乎大抵春秋之政權歸于當國者之一人否則晉政多門便以爲言如魯則叔孫孟氏尙不能專況于司寇孔子不惟不足以云相魯也卽公羊氏謂三月不違亦大約言也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若桓子三月不違孔子之言卽其心三月不違仁矣安有他日受女樂三日不

胡乎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誅少正卯古書歷歷多證如此而後儒無有信者豈不可爲古書多合亦不足據之一證歟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

孔子世家曰魯亂孔子適齊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反乎魯鄉黨圖攷曰昭公二十五年奔齊世家敘適齊于此年是也而歷聘紀年謂留齊七年非也昭二十七年吳季札聘上國反于齊子弘嬴博閒而夫子往觀蔡葢自魯往觀嬴博閒近魯境也然則杜齊不過

一年介英按此說適齊是也自魯往觀非也論語齊景公待孔子章杜前齊人歸女樂章杜後孟子亦先言去齊而後言去魯則世家敘孔子仕齊杜魯昭公時正合也孔子固先仕齊後仕魯也孔子之適齊也齊景來聘也孔子之仕齊也正欲望景公爲伯主鄭桓惠使昭公反國也乃至于景公有老不能用之言使人間于孔子是逐孔子使去也豈尚可少延一飯之頃哉亦無復有所可望之事也所以接淅而行也此時晏子已沒矣介左哀十一年傳公會吳伐齊

反博至于嬴注曰齊邑孟子謂自齊蔡于魯反于齊止于嬴則孟子時嬴猶爲齊魯之道魯至齊齊至魯皆所必由也若夫孔子無論居齊居魯總無無端遠行至此一觀他人之蔡葢必于是年去齊自齊反魯道路所經相近故往觀也然則觀嬴博之蔡非孔子自齊反魯之一證歟孔子去齊杜昭公廿七年去魯杜定公十三年先後之次固如是介

孔子世家又曰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于陳蔡之閒英按此說非也爲司空與其爲

委吏乘田時相拒三十年有餘安得謂由是耶又何不言司寇耶去齊杜仕魯前何以先言去魯耶

孔子世家又曰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僻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他日又復問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爲國君欲用之以

按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異日景公止孔子齊大夫欲害孔子英按此說尤非也孔門不道桓文豈景公問秦穆而稱之如此晏子已譏孔子豈有爲人家臣之理節用非節財之謂亦豈可專言之而謂爲政滑稽倨傲破產厚葬遊說乞貸俱非儒者之事也而以之爲晏子沮孔子之語不惟不足以誣晏子亦何足以誣晏子耶

子適衛

孔子世家曰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遊哉維以卒歲師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英謂據此知孔子去魯即適衛也如世家此說亦託言于畏讒而終未顯言召荒之過歌辭亦古詩而非自作猶爲可信者也于是遂適衛論語記子適衛正此時也下文曰庶矣哉則其爲前未至衛而初入其國之辭可知也孔子所以適衛者治以衛多君子歟抑猶有不忘魯之

意也歟

孔子世家又曰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去衛匡人拘孔子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于衛然後得去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去衛孔子遂至陳去陳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不用孔子孔子行乃還反乎衛英按此說尤非也孔子于衛蓋惟兩適于靈公時一適于出公時尒安有社靈公時四適衛而四去衛者乎語類曰靈公最無道夫子何故戀戀于衛似欲挾持之甚不可曉則朱子猶以世家所云云爲有其事邪孔子于魯爲父母之邦而後儒反誤以爲一去魯十餘年而後反魯衛祇爲際可之仕何以爲四適而四去并出公時爲五適衛邪況魯哀公新立安知不足與有爲而十餘年崑然不顧衛靈無道既已深知天安有反爲戀戀不捨之理邪如曰衛初不見知後皆慮聘哀公聘晚故歸遲然如世家云云則衛之

得罪于孔子屢矣豈可再三瀆而再三告耶

子擊磬於衛

諸侯年表曰衛靈公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英

按此說孔子來是也是年祿非也司馬氏因書孔子來而連文書之尒其實孔子適衛無君者有一二年之久而後得仕于衛亦不及一載而即去也大抵孔子周遊四方所仕之國得之難而失之易尒蓋孔子所以至衛原非有望于無道之靈公一則因衛多君子雖無君而有臣矣一則以魯衛接壤孔子雖去魯而猶有餘望于魯晉士會奔秦六卿猶知謀所以返之安知桓子既嘗爲見行可之仕而不能悔而迎之乎故孔子至衛正不遠求仕進也孟子曰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猶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皋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孟子學孔子者也孔子之時天下無邦惟魯猶爲可望也孔子至衛豈遽仕于衛如戰國朝秦暮楚者乎即其主于顏濁鄒家亦非初至衛而即主之也顏濁鄒衛之大夫也大夫之

家豈有荷蕢者得聞其磬聲于門外者乎又豈顏氏之館而可稱孔氏之門者乎又豈初至衛既館于大夫之家而後卻徙居于一廛之宅乎後儒不論及此者豈非誤于史記謂孔子五適衛而五去衛也歟然即借謂五適衛亦惟初至衛不暇擇處杜後則所識多矣豈有居一廛之宅者乎荷蕢者曰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此正孔子初至衛而未能即有遇合之一證也年表謂孔子來祿之如魯豈非比事而書而不能精詳歟

經句說 卷十四 四十四

主顏雖由

孔子世家曰主于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注曰顏雖由衛賢大夫疏曰史記云孔子自魯適衛主于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是則顏雖由即濁鄒也史記志疑曰雖由濁鄒音近傳別尒孔叢記義言雖由善事親後以非罪執子路請贖焉二三子納金于子路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貧取于友非義而何可罪于子路妻兄之證且雖由是子路妻兄使是無子路妻兄報見主其妻兄之家遂邀孔子來

主亦非無因而濁鄒綠孔子主于其家受業爲弟子理固宜然英謂據此知顏濁鄒即顏雠由也世家又曰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據此知雠由又孔子弟子也孟子引以證不主癰疽侍人之實然孔子豈特不苟于所主哉論語有子擊磬于衛之文則初至衛時并未能即有所主之家可知也其後乃主于雠由之家則初未遽欲仕于其朝可知也其後乃雠由受業于孔子而進之于靈公又可知也彌子瑕謂衛卿可得正因孔子本出疆必載贄而于此則久未有一誤尒

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論語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章集注曰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英謂據此知此子路孔子之言與前日孔子荅景伯者正同也孔子未爲雠由所薦彌子如不聞有孔子孔子既爲雠由所薦彌子又欲邀其功小人往往如此子路知日後必以今此卻彌子之陰讒憲其間予路所以憂憤而告于孔子孔子以有命曉

有仕進恐他人有薦賢之功故與雠由濁鄒二者當

子路即使子路安于命也孟子謂進以禮指賢臣引進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退以義則指佞倖讒慝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樂天知命故不憂尒

佛肸召子欲往

左定十四年傳曰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瞰梁之閒謀救范中行氏孔子世家曰靈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英謂據此知孔子適衛不能即得仕也佛肸事甚略世家謂攻范中行伐中牟則孔子居衛時也召則其時未仕可知也欲往則爲居衛已久溫溫無試可知也自定公十三年春正月至此一載有餘矣猶不見有用孔子者如匏瓜之味苦而不爲人所食故曰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正以孤落而無所容而將如大瓠之爲濟人之具也有佛肸之召有匏瓜之喻正足爲孔子適衛久而未得仕之一證也世家于去魯適衛之下即云衛人亦致粟六萬年表于衛靈卅八年孔子來之下即云蘧

之如魯以爲至衛卽仕固已謬矣而世家之敍佛肸召以爲孔子去衛復望衛用而不復用故然則尤謬矣但佛肸召之年不見傳記惟世家謂簡子攻范中行則與左傳謀救范中行氏合猶可據以知定公十四年尒

注曰孔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 英按此說非也孔子世家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據此則此時中牟爲范氏中行氏之邑可知也若中牟而已爲趙氏邑則簡子攻范中行已之私邑何罪而伐之

乎佛肸之畔亦畔范氏中行氏尒若趙氏既非其來伐安拒何謂畔乎其後中牟宰或非佛肸矣左哀五年傳曰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則至哀五年中牟終是范氏邑也故鞅先伐助范氏之國後圍范氏之邑而伐衛圍中牟也注謂趙簡子毋乃誤歟

四書改錯曰夫子仕魯時魯定與齊景衛靈同謀叛晉與趙鞅爲難非一日矣及鞅與范中行相攻而齊魯衛助范與中行此夫子已事今夫子去魯而趙氏家臣宰中牟者乃反從范中行而叛趙氏尤有心斯世所拂衣而起者斯夫子實事 英按此說尤非也孔子爲政豈有助齊叛晉之事秪因定公十二年冬十月公會齊侯盟于黃有經無傳杜氏注謬謂結叛晉尒則堂家氏鉉翁曰陽虎奔齊侯犯繼往故懼而盟于黃此說是也何西河不能辨而遂誣孔子有叛晉之謀耶至其後中牟之叛因鞅伐之之故則其地豈趙氏之邑其人豈趙氏之臣乎孔氏注謬謂叛趙何西河又不能辨而竟以孔子之欲往爲見雒者快耶西

河之經術寧豈僅止鹵莽而已乎

洙泗攷信錄曰左傳晉語及史記趙世家皆無佛肸畔事惟韓詩外傳及列女傳有之然皆以爲趙襄子時非簡子也二書固不足信然左傳記簡子事詳矣襄子之及見于傳者僅兩事尒而晉語記簡子亦十餘事皆不應獨遺此一事當魯定十四年孔子杜衛時中牟方爲范中行氏之地佛肸安得據之以叛趙氏佛肸叛杜襄子時確然無疑襄子立于魯哀廿年孔子卒已五年安有召之事此與不狃之召皆戰國

人所僞撰、英按此說尤非也中牟叛之爲趙爲范論語原無其文而集注云叛趙者此乃承漢注之謬與經文何涉何遂敢于不信論語葢東壁意以爲不狃佛肸卽有召孔子必無欲往之理故借襄子時事之說以明其原無召者也而不知孔子之欲往者非臣之也欲乘此機而時君知用孔子尒故曰如有用我者曰焉能繫而不食不識孔子行事而妄疑經文何其悖歟

孔子世家曰孔子旣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

于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某之不濟此命也夫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英謂據此則可以知孔子遲衛意不專望于靈公也栖皇之迹始在齊魯次及晉衛又次及吳楚先有公山之欲往者初非曰天下無不可爲之人也欲因之以進而用魯也終久淹留于陳蔡者以楚昭王之賢而欲用楚也其間欲往于佛肸者亦非曰天下無不可爲之人也欲因之以進而用晉也世家曰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曰吾老矣不能用子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據此知旣往而不至與欲往而不行亦正同也趙鞅亦叛夫也孔子意在晉豈眞屢屬意于叛夫耶

吾自衛反魯

左定十五年傳曰春歸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君者皆有死焉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英謂據此則可以知哀公新立其時孔子在魯也葢孔子至衛未仕之年其嘗自衛反魯歟孔子所自謂吾自衛反魯其在斯時歟如若謂古書無言孔子反魯于定末哀初年而以左傳子貢孔子語爲當是孔子聞而言之于他國者則古書亦無言此使賜多言一語孔子言之于他國也苟謂以孔子爲反魯于定末哀初不見于古書然非

則獨可以謂孔子間而言之乎他國不必眼證在古書耶既非言之于他國則是在魯言之矣而謂直至哀公十一年反魯其可耶下文曰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者孔子在周已與萇宏賓牟賈討論矣在齊嘗與齊太師論樂矣而仕魯之日其于魯禮不正之失者既嘗言之而樂之不正雅頌之失亦嘗從事于斯以訂正之乃未卒業而去及反魯則子爲國老得請于故府故備有一代之樂章而終其正之之事然非孔子反魯之初心也孔子所以反魯者欲復爲魯世

也不久而又去魯又去衛蓋孔子在他國時固思自衛反魯之日而爲是言歟

注曰鄭曰反魯哀公十一年冬 英按此說非也魯爲孔子父母之邦孔子身居他國之日則稱魯爲魯若身居魯國則不必稱魯也孔子身居他國而述其反魯則未可言歸而曰反若身既歸魯不復他適而自述其歸則當謂吾自衛歸而不得謂吾自衛反魯也非若言魯一變舍魯何適之類不言魯則辭不達也然則孔子謂吾自衛反魯安得謂爲哀公十一年冬

耶若謂孔子既歸魯而身在魯矣然但不言歸而徑曰反魯豈立言之體歟 鄭氏謂哀公十一年者以孔子世家有云凡十四歲而反乎魯其去然也然竊以爲即就孔子世家之文而論之孔子去魯桓子曰夫子罪我師已曰夫子則非罪則桓子自知非而未嘗罪孔子也孔子何不可歸而乃一去不反必待魯人召之而始歸耶三月不違者桓子見得可者桓子然則何忌于桓子而必待康子時乃反魯耶去魯至定公薨祇二年有餘尒哀公立至孔子歸有年矣然則孔

子安知哀公之不足與有爲而恝然無意耶孔子既歸哀公之于孔子可謂有誠矣但以孔子久在外桓皇不得意而于本國新君一不會面耶待嗣君何薄待老臣何厚耶世家以孔子于衛靈三住三已四去四反而何以于父母之邦一去不反耶豈哀公反不如衛靈耶世家以孔子于陳湯亦屢去屢反豈哀公又不及陳湯耶如謂往魯迎之則衛靈陳湯豈屢迎之耶世家又謂孔子欲應弗擾之召欲應佛肸之召孔叢子謂簡子聘世家不言召而直謂孔子欲西見

之何至哀公不如弗狃佛肸趙鞅耶然則世家以爲司寇去魯之後惟一反魯其可信乎或先儒之意殆以爲聖人出處大故非末學所能窺故寧從世家之文今然既信世家何不即于其謬誤之文別有會心而得其缺漏之故歟如世家謂五去衛五適衛雜誤而誤必有因也惟孔子至衛未仕之前嘗有自衛反魯之日故因而誤謂既仕衛而去衛之後又來仕衛也殊不知孔子既仕衛而去未嘗再見靈公也其去衛而復來衛者惟杜未問魯祿未致粟之前也致粟

六萬云云顛倒于此也苟正其顛倒之文則亦可以爲自衛反魯之一證也孔子反魯而不能仕于哀公之朝者即世家之所謂小人固之也世家謂公之魚曰昔我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蓋哀公初立桓子欲復用孔子而公氏之子沮之故不果復用也即他日召孔子時所逐之公氏也反魯而不復得仕此所以絕望于魯不可復反魯求仕也公之魚言世家誤以爲康子時而

錯亂于此也苟正其錯亂之文則亦可以爲自衛反魯之一證也

魯之一證也孔子既不見悅于魯而衛靈終從顏雠由之言幣聘孔子于魯故孔子復適衛而始仕衛也世家謂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蓋杜斯時也惟其幣聘而來故靈公得有郊迎之禮郊迎者使人迎于郊如郊勞之禮也若非聘之而爲孔子自適衛以求仕則靈公安知孔子之來而郊迎之耶若已曾致粟六萬不合而去孔子安肯復來即來靈公亦何能自反而改過如此耶惟衛初不知用孔子孔子既已反魯矣而靈公聞名而未見故喜其肯復至衛也而世家

于此又皆顛倒錯亂苟正其誤文則亦可以爲自衛反魯之一證也然則孔子豈哀公十一年反魯耶司馬氏綱羅天下放失舊文孔子事雖未能擇而次其序然其所存者亦史家多識之法也後人何不善讀之歟

孔子世家曰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仁山金氏履祥通鑑前編曰敬王三十五年孔子自陳復至衛孔子于魯爲父母之邦其出也以司寇去國其反也不可以無故而復國故明年召之即歸矣英按此說

非也。晉隨武子之反國。必至晉使魏壽餘僞叛歸秦。誘秦出師。乃得士會。晉人謀而還。如是之難者。秦方厚待之也。且以獲罪于穆嬴也。若孔子去魯既以微罪行。而他邦諸侯又無能用者。何云不可反國。如謂父母之邦不可遽反。則春秋大夫亦有出而返者。豈皆有幣聘而反耶。何孔子獨不可耶。如謂司寇不可輕反。則衛亦致粟六萬矣。準爵祿則際可之仕亦貴矣。而何以孔子于衛獨可以無故而反耶。豈衛靈三迎孔子反衛耶。如謂世家孔子仕衛事不可信。然

則世家謂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何以信之至耶。且論孟既皆有歸與歸與之文。則孔子固嘗欲歸矣。若必有幣召始可歸。無幣召不可歸。則亦何必空發此欲歸之想。空有此歸與之語耶。豈聖人亦有無益之妄念耶。孔子明明言歸。論孟皆有其文。而猶謂孔子不可無故而復國。毋乃謬歟。

集注曰。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禮樂治國之本也。而禮與樂相合而行者也。樂與雅頌相爲用者也。雅頌失所。則樂不正。而禮亦不興矣。孔子治國。以禮樂爲先。魯之樂不正。雅頌失所當孔子仕魯之年。已嘗從事于斯。如魯苟大用孔子。樂已正。雅頌已得所。而即以之爲治國之一端矣。乃未卒業而去。故于反魯之日成其事。已將爲傳道于來世之計也。既而仕他邦。亦惟以禮爲國。苟能用孔子。則禮樂不可斯須去矣。即當時莫能用孔子。而其從遊諸賢習而傳者自在也。安得謂晚知道終不行。始正之耶。如謂問禮在魯。孔子晚年歸魯。然則孔子平日所稱雅言詩者何詩耶。成于樂者何樂耶。自

戰國以來。以禮樂爲迂闊。以爲與行道爲兩事。而朱子亦因世家文。敘正樂刪詩事于孔子之晚年。故歟。然世家敘其在宗廟朝廷入宮門君命召。皆于晚年事之後。則可知記事之文。自有體例矣。況孔子世家。于定公八年之前。有云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則孔子之正樂與雅頌。蓋已爲之。而成于哀公初年。尒豈同于春秋之修于遲暮歟。又豈可拘于學易有加年之語歟。易理深微。故學易則期

于加年。然曰。加則自幼好之可知也。世家謂晚而好易。豈孔子晚而始好。聊懼春秋之作。實因道不行。子當世。故以教來世。不。豈得謂易詩書禮樂春秋盡爲晚年之事耶。

有竹石軒經句說卷十四終

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

子見南子

夫子矢之

明日遂行

孔子不悅於魯衛

遭宋桓司馬至是時孔子當阨

子畏於匡

杜陳絕糧

從我於陳蔡者

主司城貞子

爲陳侯問臣

於衛孝公

葉公問政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孔子過之

衛君待子而爲政

歸與歸與

目錄終

吳邑吳英學

男志忠校字

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

孔子世家曰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衛侯年表曰孔子來祿之如魯英謂據此知衛亦以卿祿待孔子也稱此而爲交際問餽燕饗之屬亦從其隆如世家謂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亦其一也蓋聘于魯而使人迎于郊也

故曰際可若惟厚祿秖可謂之公養不得爲際可然此際可亦不驟得也春秋定公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十四年五月公會齊侯衛侯于牽此兩時衛君不杜朝十四年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蓋前此之衛國不知用孔子孔子雖已杜衛雖由尚未薦達可知也雖由未薦達者其時雖由尚未見孔子也雖由未見孔子者孔子去魯之日子路猶爲季氏宰孔子怒怒不說冕而行子路繫于一邑之事不得從孔子而偕往故孔子初至衛未識顏氏也停車逆旅爲

孔氏之門子擊磬于斯荷蕢過于斯者也蓋是時猶望魯之來召也數月而後子路知季氏終無復召孔子意于是始亦舍魯至衛爲雖由紹介而見孔子邀至其家以之爲主然後薦于靈公將用孔子彌子間之欲奪惟挽之權或反沮之而其後卒從雖由之薦爲際可之仕當已虛過三年矣此三年間孔子所謂吾自衛反魯杜斯時也孔子仕衛靈公問魯祿祿之如魯蓋杜魯哀元年春夏之間歟然仕衛亦不久當不及一載杜衛靈四十一年歟

孔子世家又曰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去衛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于是醜之去衛孔子遂適衛不用孔子孔子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英按此說尤非也君子難進而易退何至惟恐其不去而出入以脅之邪詩曰有女同車謂二女也衛世家使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鴻謂蒙婦人衣也豈有諸侯與夫人同杜一車者邪如果使孔子寧不[illegible]以挾[illegible]乎而何以從之邪既以招搖過市爲恥又何以不久而仍至衛邪孔子既不頻至衛則望魯之來召也數月而後子路知季氏終無復召孔子意于是始亦舍魯至衛爲雖由紹介而見孔子邀至其家以之爲主然後薦于靈公將用孔子彌子間之欲奪惟挽之權或反沮之而其後卒從雖由之薦爲際可之仕當已虛過三年矣此三年間孔子所謂吾自衛反魯杜斯時也孔子仕衛靈公問魯祿祿之如魯蓋杜魯哀元年春夏之間歟然仕衛亦不久當不及一載杜衛靈四十一年歟

孔子朝靈公之時出而見孔子于路寢之朝也哀公問篇曰哀公命席則于衛當亦見靈公于內朝矣夫子至于是邦也必聞其政他國猶然況衛雖無道而有知人之明當是時也弒逆未成太子逋逃靈公已老國無儲君其以際可待孔子者豈虛取禮賢之譽哉其必以大事諮于孔子可知也後日子曰必也正名乎則當日靈公不問則已問則必以宜立公子郢爲對又可知也左哀二年傳曰公曰余無子將立汝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君夫人杜堂三揖杜下君命子見南子

左定十四年傳曰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注曰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杜宋呼之孔子世家曰靈公夫人有南子者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荅焉[英謂據此知南子者衛靈公之夫人也見者避之不及也南子即于

秪辱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據此知靈公固屢有立公子郢之言也而何以郢有三指杜下之語又何以靈公不顯立郢以成正名之事而僅爲私命則當時衛之朝臣皆欲立輒而不欲立郢可知也欲立輒者國人賤南子故強以蒯聵爲無罪也故後日子路亦有奚其正之語也蓋蒯聵輒皆不安立而當立公子郢惟孔子對靈公有然故南子聞之感激涕零而見孔子也南子欲見孔子必先有致辭于前者矣孔子辭而謝之矣然南子有欲見之

說者君夫人之于卿大夫有患難則不避嫌故左僖廿三年傳曰姜與子犯謀左文七年傳曰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南子方自以爲處患難故于孔子既辭謝南子因孔子見靈公之時自出而拜謝于孔子孔子不及避之矣故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荅焉弗見者辭謝不肎見也禮荅者孔子以禮荅之也弗見之禮荅者初原不肎見乃既已謁面則不得以無禮相加故禮荅不得已也子路則以爲混亂之人當直拒之夫子何不引退而不荅而乃相見乎直拒而不荅則其爲靈公謀者出于公正而與南子無涉見而荅之則其爲靈公謀者反似出于阿附而與南子爲助也故孔子于此肎非可以正言曉喻亦不可以明言也則惟有矢之而已也然子路之不悅初未思夫子若直拒不荅引退急避則爲無禮于君前漢書謂投鼠忌器孔子謂惡勇而無禮者子路果決將謂孔子躇階而走不顧衛君之杜上乎

記者不曰南子見而曰見南子者君臣之辭也君夫人有君道既仕于其國則有臣道若或書南子見或書南子見孔子則非立言之體也不寧惟是如童子見儀封人請見皆其人來至于孔子之家孔氏之門者也儀封人請見下文有出曰二字則非行遇禮可知也互鄉童子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可知也若南子雖出見孔子然其相見之所固衛靈公之朝堂也非孔子之客館也安得不書子見南子乎安得而與童子見儀封人請見同文乎且子路之不悅其意中以爲不必詳辨其見若何而見總是于見南子也故記者就子路不悅之意而書之曰子

見南子也蓋見南子見字乃人來而我見之也與子見齊衰者見冕者見之雖少必作之見正同今豈孔子自外趨進以上見于南子乎

孔子世家又曰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英按此說尤非也凡人相見豈虛文歟必有事也或有言也若一無所事與言帷簿內外徒然交拜而不以爲嫌此

何禮邪古人男女之際惟喪祭及患難乃得望見未有他國來仕之臣而無端夫人欲見之者也其可以誣孔子邪且非獨誣孔子也謂當時四方君子必見南子亦未必然也其可盡誣諸君子邪使人之辭顯然勦襲儀封人請見之文今而僞作衛夫人之辭毋乃不類乎臣下惟有所致謝于上則再拜稽首未有一見而卽再拜稽首者也入門稽首見諸侯者猶不然見夫人何若是歟況此下文謂見之禮答焉則夫人拜而孔子答之可知也而此謂入門稽首不亦自爲抵牾乎

論語精義曰伊川曰經是邦必見其寡小君則孔子之見南子禮也英謂據此知朱子集注謂古者仕于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本于伊川語錄也程子朱子皆秖據孔子世家之文而既未能正其謬又反沿其謬今

論語精義伊川又曰古者大饗夫人有見賓之禮英按此程子說疑非也坊記曰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敝大饗廢

夫人之禮注曰同姓也大饗饗諸侯來朝者也疏曰此一節坊男女非因祭祀不得相集會也據此知此所謂大饗卽秋官大行人之職所謂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者也其饗乃諸侯其禮行于廟中且惟獨同姓者然也孔子世家之所謂見南子既不因祭祀亦非廟中之地孔子又非諸侯固與坊記之文不類卽使論語記孔子之見南子原在衛君廟祭之日而世家文自有謬然衛爲姬姓之國于孔子爲異姓之臣坊記所言專屬同姓諸侯後儒何

得援之以謬解論語子見南子之事耶如若謂天官內宰職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爲賓客者據此則二王後雖屬異姓亦如同姓有后祼也見小君引此禮歟然坊記廢夫人之禮疏曰其同姓上公則后與夫人親祼獻拜送也若異姓上公使人攝祼故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祼謂異姓也靈公卽不知禮孔子何敢從之耶如若謂孔子于衛爲異姓而與夫人之姓則同見小君引此禮歟然禮之遠嫌莫甚于女子之于兄弟

曾是知禮者而有是解經之思歟然則坊記及大行人及內宰之文無一可以爲孔子見南子事傳會也何得謂子見南子古者大饗夫人有見賓之禮耶四書改錯曰朱子或問曰穀梁子以爲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按此莊廿四年哀姜始至宗婦入覿與見禮無涉春秋大夫宗婦覿用幣謂大夫之婦以覿禮入非謂大夫同入也英按此說是也宗婦者同姓大夫妻之稱也卽覿者亦惟宗婦非謂凡命婦皆覿也況于大夫雖同宗之臣亦不覿也此大夫不稱宗臣者爲上大夫者不能必其爲同宗也然何氏謂郊迎未嘗謂得見也夫人之車有翟茀豈得以郊迎爲相見耶

日本物□□茂卿論語徵曰仁齋曰雖惡人有悔非改過之心而杜我無可見之禮則不可見之矣按蒯聵奔出公嗣位豈孔子之見南子杜出公之時孔子見之蒯聵輒父子之際或協乎子路之不悅慮蒯聵之反國耶則孔子矢之不亦宜乎使其杜靈公時孔子能化南子亦不過一婦人尒何益也英按此說無見

禮是也出公時非也子之見南子非孔子進見之也此所以誓也然謂出公時則子路問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爲也若孔子僅欲使衛父子和協則孔子何必言正名子路亦不以夫子爲迂矣且孔子助輒矣子貢何以云夫子不爲也邪蓋蒯聵固不宜爲君然輒之初立其位未定若一見南子而輒位定位安則心亦安仍是助輒矣孔子豈有是哉至于子路之不悅止以見此淫亂爲辱而已豈有他歟

夫子矢之。

吳縣陸氏元朗經典釋文曰。孔鄭繆播皆云。矢誓也。四書釋地曰。所誓辭集注如所不與崔慶之類。因思僖廿四年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文十三年所不歸介葛者有如河。宣十七年所不此報。無能涉河。襄十九年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廿二年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日。廿五年嬰所不惟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昭卅一年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定三年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六年

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哀十四年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所指物之辭。凡誓辭皆有。患定宇棟九經古義曰。虞翻問易注云。矢古誓字。英按此說是也。矢卽誓。有二用一則盤庚出矢言。矢卽誓師誓衆之誓也。一則論語夫子矢之。矢卽盟誓之誓也。知此矢之爲誓者。以下文語辭惟誓爲然。不可別解也。蓋聖人之言語辭氣可知也。而至于其必無誓辭。則難知也。乃此其文攷之。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固爲誓辭。無疑也。聖人不必無誓辭也。既知其爲誓辭。則見南子之故。亦從可得之。

毛西河稽求篇曰。晉欒肇作論語駁。謂否是否屈。言我之所以屈體如是者。以天之厭絕我也。但否無否屈之解。正義引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此卽詩矢歌左傳矢魚之訓。但陳者下告上之辭。如離騷就重華陳辭。夫子與弟子語。何用此告體。且先煩記者鄭重記一句。大不合。英按此說是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天何故厭絕聖人而使以非禮進。屈

體如是耶。天生德于予。桓魋不能傷其身。南子偏能屈其體耶。凡之字必有所指。惟矢訓誓故矢之之字。卽指見南子一事也。若以矢訓陳。又增出天命。天字尚杜下文。而于此徒云陳之。則安見其爲陳天命耶。亦惟夫子誓之。故天厭之天厭之兩之字。卽指不出其道之身也。若以矢爲陳天命。則天厭之爲天喪予。天祝予之類也。此兩之字。毋乃俱不順歟。

稽求篇又曰。孫奕示兒編謂南子是南蒯。蒯欲張公室。以叛季氏。此與夫子欲赴佛肸同意。子路不悅。故

矢之此仍爲誓也乃欲避南子一名而至稱蒯聵爲子聖門記者何至此英按此說是也南子既同公山佛肸則孔子之欲子路何以于此獨異而作誓耶不亦謬乎

稽求篇又曰夫子矢之舊多不解孔安國亦以爲此是疑文舊注解矢作誓此必無之理聖人行事無不可以告人況與門弟子語何所不易白而必出于是矢非誓也釋名云矢指也說文云否者不也當其時夫子手指天而言曰吾敢不見哉不則天將厭我矣

言南子方得天也故史記于夫子矢之下直曰予所不者竟以否字作不字不必訓詁不者不見也此辭例與項羽傳不者吾屬將爲所虜正同英按此說尤非也天人一理未有通國皆賤惡之天下後世之人皆賤惡之之人而獨得天者也謂爲得天亦獲罪于天歟原其意其有見于狄梁公之忠于唐室乎然武氏時李氏宗廟將不血食不得不用弭以行權之道也原未嘗謂爲武氏方得天也若春秋之世置君如弈碁者國亦無恙也民亦無恙也不至于比武后時也況孔子仕衛如燕之巢于幕上燕無所用其弭以行權之道者也謂我敢不見哉何其謬歟

明日遂行

孔子世家曰孔子遂適衛衛人亦致粟六萬或譖孔子于衛靈公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居衛月餘夫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桓魋欲殺孔子孔子適鄭孔子遂至陳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孔子居陳三歲孔子去陳過蒲孔子遂適衛衛靈公聞孔子

來喜郊迎不用孔子孔子行佛肸使人召孔子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乃還而反乎衛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遂行復如陳衛靈公卒英按此說非也明日遂行與接淅而行正同皆去官也孟子所謂可以速則速也仕官則所繫大故不可遲若不仕官而衛君有此問則孔子雖行亦可遲不必明日行即明日行而不必日遂行也遂行者決然不可留之意也乃世家欲之于致粟六萬之後復來不用之他日則以爲仕已去官于衛之後也一

謬也。然此行亦非初適衛時。孔子初適衛。衛靈不知孔子。故有擊磬之聲。中牟之召。臨河之反也。乃世家于初適衛。則云致粟六萬。而其敘問陳遂行。與致粟不相接。二謬也。敘將適陳過匡于前。而問陳遂行。反在後。三謬也。敘遭桓魋于過匡之後。亦誤。而適宋反。在問陳遂行之前。四謬也。此行之後。乃居陳。而世家又敘居陳三歲。于問陳遂行之前。五謬也。又謂去陳遂適衛。而不知去陳適衛。乃出公時事。非靈公時事也。六謬也。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不用孔子。孔子行

此正孔子仕衛之終始也。但郊迎二字之下。當接致粟六萬云云。不用孔子四字之下。當接他日問兵陳云云。其所謂孔子行。即明日遂行也。而俱不相接。七謬也。敘佛肸簡子荷蕢事于郊迎致粟之後。八謬也。此行之前。未嘗一至陳。而謂問陳遂行。復如陳。九謬也。孔子仕衛。其年爲魯哀元年。衛靈之四十一年也。郊迎當在是年之春。問陳遂行。當在是年之秋。是秋吳王伐陳。故孔子絕糧。而世家既曰。孔子遂行。又曰。夏衛靈公卒。則敘其行于衛靈卒之年矣。而不知衛靈卒于魯哀二年。是年無伐陳事也。十謬也。世家于

衛靈時。孔子凡四適衛。而終至一言不合。明日遂行。則前此之戀戀不舍。毋乃不智。而不知衛靈時。惟用適。其初適意不在衛。其後則來聘也。若非來聘。衛靈安知孔子來。而郊迎乎。而何嘗有四適衛耶。

孔子世家又曰。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英按此說非也。衛靈內虧家法。而外慕兵法。其後日父子兵爭之機。已兆于此。而聞俎豆之名。又不知問其道。則所謂不日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故于明日遂行。以示意也。若明日而仍與靈公語。將使靈公終不知昨日之失言矣。且明日仍見靈公而與語矣。何以謂之明日遂行耶。況借謂仰視飛鳥。顏色不及其失甚微。乃不行于問陳。而行于仰視。衛非父母之邦。安得謂聖人之所爲不欲使衆人識耶。秖因際可爲接遇有禮。而必欲傳會禮貌衰則去之一事。毋乃陷歟。

孔子不悅於魯衛

集注曰。不悅。不樂居其國也。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

孟子于字多以杜人言如食于人者治人食人者治于人之類也不悅于魯衛者魯衛之人不能心悅誠服孔子之道也是魯衛不悅孔子非孔子不悅魯衛如問陳明是徵以所不知故問俎豆之名而不問其事蓋正名之論及門猶以爲迂況衛人乎魯既受女樂于前而哀公新立未見復用尤見其畏而遠之矣惟此二國皆不見悅所以不得已而適他國致遭桓魋之難也若孔子自不樂魯衛則孟子何不云孔子有不悅于衛而乃牽引魯國邪

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陬論語衛靈公問陳章注引孔注曰孔子去衛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英謂據此則可以知桓魋之難卽匡人之難與杜陳絕糧爲一時事也論語謂問陳明日遂行杜陳絕糧則明日遂行之後杜陳絕糧之前因去衛適宋而遭桓魋與于匡而厄于陳蔡也孔子既不見悅于魯衛于是適宋宋爲孔子先人之地又娶于宋故適宋也宋桓魋欲害孔子使人伺其處宋而害之孔子聞之不敢信宿遂變其服色爲微賤者而去宋不信宿而去故曰過也初魋聞孔子適宋故使人要求于宋地及求之不獲必又將使人要之于四達之衢匡地兼通宋衛陳鄭四國之疆界魋必使人要于匡地則宋雖過而反衛適鄭適陳皆可遇害故子畏于匡也過匡之後乃將適楚路經陳蔡而又絕糧也是時爲魯哀元年蔡未遷于吳新蔡猶爲蔡國故得有陳蔡之閒之名也則孔子自明日遂行至厄于陳蔡之閒皆在道路未有息肩蓋兵退而始入陳之國中乃息肩于貞子

家也孟子引事以證意在辨誣故文不能備而後繼遂以爲遭桓魋而外匡人又一事絕糧又一事遂合論語孟子凡言孔子患難處因其文之異化一而爲三相傳爲解經而不知孔子之事蹟反爲之紊而泯矣其何取于解經之家歟

史記宋世家曰景公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微服去年表曰宋景公頭曼二十五年孔子過宋桓魋惡之按此說二十五非也微服過宋正因衛靈公問陳而去其時爲魯哀元

年宋景二十三年也衛靈夢于魯哀二年即宋景之三十四年也至二十五年衛靈已薨一載矣因問陳而去衛因去衛而遭桓魋者已隔二年矣安得猶云微服猶云過宋耶且孔子世家敘桓魋事于魯定公末年已爲誤矣而于此又杜魯哀三年則司馬氏又自相牴牾也蓋此宋世家二十五年之五字當是在字之誤也宋世家既誤三爲五而宋年表遂誤上二格而書于二十五年之格尒其實則二十三年也推原此五字之所以誤者因左哀三年傳有孔子杜陳之文而不知已是遭陳之第三年矣尒

子畏於匡

衛靈公問陳章注孔注曰孔子去衛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去之英謂據此則可以知孔子匡人之難與絕糧之厄實一時之事也畏于匡與杜陳絕糧既爲一時之事而孟子謂孔子不悅于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于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據此則又可以知問陳明日遂行與遭宋桓魋爲一時之事也然則合孟子文與問陳章孔注二者而攷之則畏于匡即遭宋桓司馬可知也遭桓魋將要而殺即杜匡地可知也桓魋即使匡人要孔子可知也孔子其先宋人又娶于宋故去衛遂適宋及至宋而桓魋聞知孔子來欲害孔子孔子不敢信宿即過宋魋知孔子已去即使人伺于要路要求孔子匡地爲宋衛陳鄭犬牙相錯之地魋不知孔子去宋之路或反衛或適鄭或適陳惟匡地兼有所達故使匡人害孔子孔子知之故畏于匡也記者不曰畏桓魋而曰畏于匡者匡不與凶人之肆惡也不曰畏于宋而曰畏于匡者匡地但與宋地相錯而已非宋地也文王既沒云云杜匡地言之而非杜宋言之斯文將喪正爲匡地錯壤而危也故敘其言之之地曰子畏于匡也顏淵從孔子于宋猶未相失及匡而相失所以失者亦因四達也故敘其後之之地曰于畏于匡也所以兩記子畏于匡其文同也文王既歿云云杜匡地言之故曰匡人其如予何至于天生德于予云云則既過匡地而猶有餘畏之日言之故不言畏而但曰桓魋其如予

何所以明言其如予何其所指匡人桓魋其文異也

後儒因論孟言匡人桓魋文有不一遂以為兩時事且與經糧為三時事毋乃謬歟

左僖十五年遂次于匡傳曰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杜注次于匡以待之注曰匡衛地杜陳留長垣縣西南又文元年傳曰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寧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注曰匡衛地川新汲縣東北又文八年傳曰晉郤缺使解揚歸匡戴之田于衛注曰匡本衛邑中屬鄭孔達侵之克之

晉令鄭還衛又定六年傳曰公侵衛取匡為晉故也

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于衛注曰匡衛地不書歸之晉英謂據此知匡地在衛陳鄭之間有四達之衢者也左昭十八年傳曰鄭裨竈曰宋衛陳鄭皆將數日皆來告火則四國地大多阻錯也孔子歷宋過宋紀想桓魋必更要于通衢又路惟匡有四達之路故子畏于匡也孟子但謂微服過宋而不言過匡文有不及備也孔氏論語注則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則畏于匡者亦為避桓魋之凶終

豈有他歟

孔子世家曰適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孔子去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英謂據此則可以知子畏于匡時匡為鄭地也孔子既微服去宋將適陳而路必經鄭之匡地非適鄭也然謂適鄭與弟子相失即可以為子畏于匡顏淵後之一證也即可以為匡于此時為鄭地之一證也則匡豈他國之地歟

孔子世家又曰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闕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匡人拘孔子益急英按此說尤非也典者戒懼之意芒匕陷于兵圍之中兵畏之云乎孔子文王既歿云云辭雖危而猶自決其不遇害也既已拘焉聖人無應化術安得云匡人其如予何耶且匡地之過路約多不過一二十里兢兢者不及半日何至五日耶司馬氏雜採傳聞而偽家語遂造云子路彈劍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集注

謂故匡人圍之本僞家語今拘圍之說既不足據然則狀類陽虎不亦爲無稽之談乎

毛西河四書賸言曰定六年取匡季氏雖杜軍不得專制凡過衛不假道反穿城而躪其地其令皆出自陽虎當侵鄭時匡本鄭邑爲晉伐取以釋憾而匡城遥缺虎與顏刻就其穿垣而入之虎之暴匡以是 英

按此說尤非也魯侵鄭地隔衛故須借道其時匡非衛有可知也西河謂穿衛垣躪衛地則已誤爲衛之匡矣而又謂侵鄭時匡鄭邑何其自相牴牾耶且

世家之文所謂彼闕者謂城門也過而不入其門故指之曰彼而西河謂就其穿垣則誤爲殘缺之缺耳乃鹵莽歟

趙州李氏吉甫元和郡縣志曰滑州匡城縣古衛之匡邑論語子畏于匡至漢爲長垣縣地 英 按此說非也子畏于匡其時匡非衛有也孔子雖不見悅于衛然方仕于其朝亦何至于未出國境而已幾不保身耶若謂去衛而復入衛以致遭難不更屬無謂耶

宏黃樂氏史太平寰宇記曰開封府襄邑縣春秋時宋承匡地也漢以縣隸陳留郡古匡城在縣西卅里昔仲尼遊此城匡人誤圍夫子 英 按此說非也匡難起于宋然匡非宋地也此因僞家語有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之語而誤今而僞家語又因莊子秋水篇有孔子遊匡宋人圍之之語而誤今

杜陳絕糧

孟子曰孔子不悅于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論語注引孔注曰孔子去衛之宋宋遭匡人之難

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 英 謂據此知問陳明日遂行杜陳絕糧乃一時之事也杜魯哀元年之秋也記者不曰子杜陳而直曰杜陳則連上爲一章而非別自爲一章矣既爲一章則豈有問陳遂行與杜陳絕糧爲絕不相蒙之兩事者乎孟子既謂不悅于魯衛則其指明日遂行可知也而卽謂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則其指杜陳絕糧之日可知也子曰從我于陳蔡者孟子曰君子之阨于陳蔡之閒則絕糧杜陳蔡之閒也而記者不曰杜陳蔡閒而但曰杜陳

者絕糧杜陳蔡閉而從者之病杜陳也乃若絕糧既與上文爲一時而其所以乏食之故不因于遭桓魋不遇于畏于匡而又因于兵亂者遭桓魋畏于匡猶不至絕糧惟被兵有絕糧也然如不遭桓魋孔子方居宋何由至陳而被兵絕糧此子路所以謂窮也孟子但言微服過宋而不言絕糧雖辭有不備然亦以絕糧爲遭桓魋所致故省文也左哀元年傳曰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蓋孔子過宋過匡遂至陳蔡之閒將以適楚介而不虞吳師遂經蔡侵陳孔子杜陳

蔡之閒阻不得行故所攜之糧盡而被兵之地人皆嗟怨雖糧絕而不安于人故至陳地而從者病莫能興也後儒以明日遂行爲一時以杜陳絕糧爲又一時且相去數年何其信史記而不顧論語之文法字義邪

陳杞世家曰陳湣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年表曰陳湣公六年孔子來英按此說適陳吳伐陳是也六年非也注引孔氏注謂會吳伐陳正本此陳世家之文也但春秋傳吳伐陳杜哀元年之秋若陳湣六年卽定十四年則無吳伐陳事也陳世家旣謂孔子適陳吳伐陳則爲哀元年秋無疑也魯哀元年爲陳湣八年而陳世家與年表俱作六年則六年皆當作八年世家六字乃八字之誤文篆文八字作八六字作八傳寫者誤八爲六亦易也世家旣誤爲六年于是年表遂因之亦誤書于六年之下也且更攷孔子仕衛去衛過宋畏匡絕糧之年正當杜陳湣八年爲魯哀之元年是年吳王夫差伐陳則此陳世家六字

雖誤而其謂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亦足爲孔子于哀元年始至陳之一證也若謂爲陳湣六年則楚滅頓吳伐越而陳蔡不被兵孔子何至絕糧耶

孔子世家曰孔子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孔子居陳三歲陳常被寇孔子去陳過蒲蒲人止孔子孔子遂適衛靈公問兵陳孔子遂行復如陳孔子自陳還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杜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

危矣、于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于野、不得行、絕糧、

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英按此說尤非也。杜陳絕糧杜魯哀元年也而叙于哀四年之吳伐陳一謬也叙主貞子于問兵陳之前二謬也又增出蒲人止孔子一事三謬也謂遷蔡三歲四謬也謂爲陳蔡大夫所圍而絕糧五謬也原其意蓋以爲自宋至陳宜不涉蔡何以孔子厄于陳蔡之閒故好事者又于過匡遭陳數載之後別增出陳蔡兵圍之事而不知孔子既離宋地則匡即爲必由之路不得不過匡矣于

此若反魯恐必有要于反魯之路者而既不可矣于此若適晉亦恐有要于適晉之路者而又不可矣此時楚昭王有賢名而楚遠于宋孔子過匡之後將適楚爲出于雖之所不意惟適楚故路經陳蔡也然不圖吳師自延州來北侵陳之東南故陳蔡之閒皆爲吳師擾害道路不通而資糧乏絕也一時之連遭厄難所謂君子有窮也若至問陳遂行三四年五六年之後方有此事記者安得與三四年五六年前之事并爲一章而又非有類敘之筆乎

鄉黨圖攷曰史記靈公問兵陳此哀二年也朱子曰據論語則絕糧當杜此史記昭王聘孔子陳蔡大夫圍之朱子曰若楚王來聘陳蔡大夫安敢圍之據論語絕糧當杜去衛如陳時朱子之辨確矣然論語雖記絕糧于去衛後亦非初至陳之時孟子云君子之阨于陳蔡之閒言閒者兩地相接之處陳即今陳州府蔡始封杜今汝寧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寧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新蔡杜陳南夫子哀二年至陳而非適蔡不得言陳蔡之閒絕糧陳蔡之閒當杜哀

四年孔子自陳遷蔡時指故地上蔡言之今蔡既遷則故蔡地皆屬于楚是時昭王賢葉公亦賢夫子欲用楚故如蔡哀四年傳云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孔子自陳如葉就葉公今與蔡國無涉也論語記杜陳絕糧不必即去衛如陳之年也絕糧蓋道塗資用乏絕不必有兵圍也英按此說尤非也杜陳絕糧飢餓于陳之土地也而孔子自謂從我于陳蔡孟子謂君子之阨于陳蔡之閒者當時路有陳蔡錯壤之地故云陳蔡故云陳蔡之閒也畏匡之餘攜糧或少從者

十人食粟費矣而未入國都爲兵所阻故絕糧而至于病莫能興及路通而入國乃得主于司城貞子此其所以既曰扡陳又曰陳蔡又曰陳蔡之閒雖曰陳蔡之閒其實陳之土地也豈得拘之閒二字耶至于其後遷楚遷蔡蔡已爲楚邑不得與國同稱陳蔡之閒而況自宋自匡以至于陳蔡之閒其路遠故絕糧若自陳至蔡出此人彼其路非遠何至絕糧卽乏食不過一日之飢何至于病而愼脩謂道塗資用乏絕不必有兵圍苟無兵圍而時又遙隔過宋過匡之難

而不相涉則此時孔子與陳之君臣相得已久何至云無上下之交而資斧乏絕卽借謂孔子車轍已離陳國纔爲兵所截不得適蔡又不得反陳乃致絕糧然昔者初至于陳吳楚未識孔子其後吳楚皆嘗致禮于孔子卽有兵旅亦可明告而出之何至于病況其謂資用乏絕不必有兵圍耶原其意殆以爲惟自陳至新蔡故路經陳蔡之閒若自匡至陳則路徑達陳不必經陳蔡之閒然孔子之遭宋難出于意外自宋過匡入陳但爲避禍之計而已非有意于經陳而適陳也然則孔子當時路經陳蔡之閒者安知非本欲適楚而非適陳忽又爲吳師所困而飢病之日陳侯聞卽之卽孟子所謂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使飢餓于吾土地問之亦可受也者是也因而仕于陳之朝故孟子以爲古君子三仕之一也然則孔子之欲適楚出于畏匡之餘初無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也既爲陳侯聞卽而仕于陳遂不果適楚矣此所以後儒但知孔子去衛適陳而不知其閒有將適楚之意也其後至楚王迎孔子而後去陳殆所以報陳歟檀弓所謂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者杜居陳時尒而要之匡爲宋衛陳鄭之錯壤而陳蔡之閒又爲陳蔡之錯壤也愼齋謂絕糧與問陳非一時事雖辨史記而實有史記先入之見以至不順于論語之文也何其謬歟

從我於陳蔡者

注曰鄭曰言弟子從我而厄于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英按此說尤非也下文十人有子曾子皆不與焉則所記皆在陳蔡者可知也皆不及門

一語聖人所歎惟有不忘患難豈有皆不仕進之感者邪謂失其所何其陋歟蓋孔子此言正足爲去衛適宋桓魋匡人絕糧陳蔡爲哀元年一時事之一證也若非一時則遭難不獨陳蔡矣微服過宋時將要而殺苟不甚危何至微服此時豈無從我者歟即曰禍不及從者畏于匡時謂顏淵以女爲死矣則從者亦嘗寘死地矣何以孔子俱不念及而孟子亦惟曰厄于陳蔡之閒邪正惟陳蔡之厄其事由宋而匡由匡而陳蔡至此而極故謂之窮故謂之厄追惟其事

陳蔡足以盡之也故不忘患難之語止于此尒且若非哀元年則雖哀四年孔子自陳適蔡路亦有陳蔡之閒然哀三年季孫斯卒史記謂桓子卒康子召冉求則自陳適蔡冉有不從矣哀六年楚子軫卒于城父史記謂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杜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孔子絕糧更杜冉有既去之後矣而何以政事有冉有邪論語四科政事有冉有而史記絕糧之事叙于哀六年固不足據也然孔子所謂從我于陳蔡者不得謂其非患難也何以舍患難之情不言而偏言仕進邪

主司城貞子

梁諫庵清曰士集贄記曰孟子主司城貞子趙注貞子宋卿與史不合此時孔子已過宋何以主于宋卿之家若以貞子爲出奔杜陳則春秋傳無其事若以司城是宋官故屬之宋而春秋之世官名變易彼此襲稱正不得泥宋以武公廢司空爲司城之說曹君未聞有名司空者哀七年傳言曹伯陽使公孫彊爲司城況孔子世家明云孔子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是

陳固有司城之官矣安得爲宋卿左哀十五陳有公孫貞子杜氏世族譜謂司城氏哀公孫通志氏族略四謂陳有司城哀公之子公子勝爲之知貞子勝之子也英謂據此知司城爲陳官貞子爲陳侯同姓之臣也稱司城所以表其貴稱其謚貞子所以表其賢而不稱姓者惟其與陳爲族姓也既與陳爲族姓而不稱姓則豈得謂之爲宋卿邪

爲陳侯問臣

注曰爲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問是時孔子適陬

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集注曰陳侯名周、英按

此說非也周至也論語曰雖有周親謂至親之臣也

世族譜謂司城氏哀公孫據此知貞子爲陳之族姓

臣也族姓臣已足貴矣而不特此也陳侯賢君也貞

子而證爲貞則賢大夫也以賢大夫而得爲賢君之

親臣則尤爲榮也孔子厄于陳蔡其君其大夫何從

而知故曰君子之阨于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及

入國卽得傾蓋之交矣孔子去衛之後五年于外而

淹留在陳之日爲多則陳侯豈非賢君乎而其始相

識于風塵由貞子也不賢而能之乎孟子以司城官

表其貴以證貞子表其賢而猶未已復言其爲親戚

臣以表其榮復言其爲賢君之貴戚以表其難得之

榮正謂孔子遭厄難猶尚有大賢臣而主之猶尚有

賢君之親臣而主之也蓋天壤閒賢不肖自有其類

故自相爲羣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有莫之致而

至者矣此天理也若欲枉尺直尋而比之匪人自失

天也而趙氏反謂遭阨難不暇擇大賢臣何反助主

驕亞侯人之說邪趙氏何所見而謂貞子非大賢臣

祇以陳侯後日失國尒然陳侯之失國遇惡氛之楚

也命也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其中豈無賢君賢大夫

在焉其可不罪楚之貪戾不仁而反責陳之失國遂

及于司城貞子邪上文但云當阨而未明箸其阨于

何地者正因將言此時所主之人爲陳之大賢臣故

杜陳絕糧之厄可以省文也何趙氏反謂其非大賢

臣邪陳侯謚湣公見于史記而孟子不曰爲湣公問

臣而云爲陳侯問臣者湣非美謚爲賢者諱也而趙

氏謂爲楚所滅故無謚何其謬歟陳侯名越亦見于

史記而以周爲名殆以爲陳侯失國而名之何其謬

謬歟

四書釋地曰或謂臣乃孔子爲之孔子去魯後他國

未嘗臣而獨臣陳乎英按此說尤非也此句爲補上

緩上之文爲乃貞子爲非孔子爲也然謂孔子不臣

諸侯不臣陳是何言歟子路語丈人謂君臣之義不

仕無義則仕卽爲臣矣孟子不受齊祿猶曰致爲臣

而歸況春秋無客卿乎孔子固亦爲陳侯臣矣但非

同姓不得稱周臣而主貞子之日猶未仕爲臣也丟

子方云當阨則此時但可言主貞子安得連他年之爲陳侯臣而并爲一談乎此句本不指孔子何必謂孔子不臣乎

於衛孝公

集注曰疑卽出公輒也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衛孝二字蓋陳潛二字之誤文也孔子于陳潛八年適陳及楚聘而去陳雖其閒有適蔡之年然居陳之日多矣知八年適陳者陳世家曰潛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吳伐陳杜魯哀元年卽陳潛八年也六字爲八字之誤文也孔子不惟久于陳也且仕陳也

左哀三年傳曰夏五月辛巳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杜陳閒火曰其桓僖乎雖孔子必無是語然必因是時孔子杜陳故好事者爲之則據此亦可以知魯哀三年孔子猶杜陳也國語魯語曰仲尼杜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據此知孔子之于陳猶孟子之于滕館于上宮也魯語其上文又曰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賓發幣于大夫及仲尼仲尼辭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韋氏注不言吳使所聘之國蓋因魯語此節下文有孔子杜陳四字原從比事屬辭之例以類而叙則雖杜魯語中實以杜陳而言也知非孔子杜魯者魯語謂發幣及仲尼孔子于哀公朝未嘗得仕幣不應及孔子也左哀元年傳曰三月越及吳平秋八月吳侵陳蓋侵陳後陳卽與吳平也伐越杜魯哀元年之春而吳使之聘于陳杜陳亦與吳平之後則必杜明年閒孔子杜陳而使人問孔子于陳也

據此則可以知孔子于陳實爲大夫與吳使交爵而宴則仕于陳之一證也閒孔子杜陳而來聘問者吳與陳爲鄰國也若魯與吳之二千里之遙不三月不至豈輕易以瑣細之事來問乎則國語之所謂使來來陳可知也論語孟子皆有孔子歸與之歎曰歸與歸與者必久居其地之辭非久遊他國非新適此地之辭也論語孟皆書杜陳則孔子久居于陳可知也世家曰孔子居陳三歲此說是也魯哀六年春楚昭已出而救陳則楚之一聘孔子于陳必杜魯哀之五年自

哀元年之狄至哀五年其間孔子嘗適蔡則適蔡當
吳柱哀四年居陳之日果有三歲之久也惟是陳國
已滅復封褒地褊小不能如周太王之興于岐殷湯
之興于亳不足與大有為而僅得為公養之仕而已
今至于衛出公雖待子而為政孔子嘗自陳復至衛
出公因以幣聘矣然孔子應其幣聘而往見而與之
語言而已未嘗受其爵祿而仕于其朝也且反衛亦
惟主于朋友之家既未嘗食祿于朝又何公養之有
乎豈倘顧問時數日之養賢遂可稱為仕遂可稱為

公養耶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為也
而謂疑即出公輒冉乃謬歟且出公未聞有謚而以
出公強就此美謚冉乃遂成公羊氏王父命之說歟

葉公問政

鄭黨圖攷曰哀四年傳云楚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
公諸梁致蔡于負函十六年傳云葉公在蔡蓋蔡邑
葉公兼治之哀二年蔡畏楚遷于吳之州來蔡既遷
則蔡故地皆屬于楚是時楚昭王賢葉公亦賢夫子
欲用楚故自陳加蔡就葉公今英謂據此知此問在

孔子自陳如蔡時也此時新蔡亦為蔡故地屬楚矣
故左傳致蔡于負函注曰楚地顧復初棟春秋大事
表曰在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境鄉黨圖攷又曰蔡
平侯徙汝寧之新蔡縣新蔡在陳南與陳相近據此
知負函近蔡則亦近陳可知也問政不于葉而于蔡
亦因孔子在陳有就近之意今葉公問孔子于子路
其時未見孔子也至問政則得見孔子矣然葉公不
至陳而孔子至蔡者人臣不得外交葉公在官有守
不得往他國以見孔子孔子則無所繫也孟子由平

陸之齊不見儲子集注曰儲子可以至齊之境內而
不來見然則幣交時如不處平陸而居鄒亦往見之
矣所以葉公不能至陳而孔子往也而葉公就近以
求見不亦賢乎

孔子世家曰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公孫
翩射殺昭公秋齊景公卒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
問政英按此說非也春秋哀四年經曰盜殺蔡侯申
五年經曰齊侯杵臼卒然則齊景之卒在蔡昭弒之
明年而世家叙于是秋一謬也以問政為在遷蔡之

明年一謬也以遷爲遷三謬也齊景卒之明年孔子自楚反陳自陳反衛矣而世家謂自蔡如葉四謬也世家于此齊侯蔡侯夢之年且與春秋不合而況于孔子之事蹟乎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孔子世家曰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子自楚反乎衛英按此說非也集注曰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據

此知接輿之歌在孔子應聘適楚之日而非不見用于楚而去之日也鳳兮之歌見孔子登車攬轡有悲憫天下之意故諫其不止追者既發軔而輓回之也苟既不得意而反而乃于事後譏其德衰危其從政何其不智乎且孔子自蔡反陳而楚王來聘必在魯哀之五年也若哀六年是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陳軍于城父秋八月卒于城父前乎是年者孔子在陳既久矣檀弓謂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則孔子有意于楚而楚亦相聞也久矣豈有數年不聘乃于是年自春徂秋身在行閒而偏來聘孔子者乎楚昭既不可令孔子來城父而秋已卒于城父若然則楚昭于孔子無一朝會面之期也孔子之適楚不眞無謂耶然則昭王之聘必在魯哀之五年河知也而世家叙聘孔子于軍于城父之後何其謬歟至于陳世家又謂楚昭王卒于城父時孔子在陳則孔子不惟未見楚昭而且身未適楚矣何更自相牴牾耶蓋楚昭之救陳誠爲大義然不必自將也昭王方用孔子而出門救陳與定公用孔子而圍成正同

豈非因當國者之妬賢嫉能哉孟子知之於賢者也集注曰晏嬰之智而不知仲尼論語問子西集注謂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竊以爲晏子智足以知孔子子西固非知孔子者史記謂景公獵魯界因入魯于是晏子交孔子孔子仕齊晏子薦之也晏子事靈莊景至景公自謂吾老必其時晏子已歿也若子西方昭王時正用事孔子以楚昭之賢深有意焉而不見用昭王卒子西自杜何令孔子反陳子西之嫉妬實甚也此楚狂之所以諷孔子不如已也且不惟妬

賢也歌謂今之從政者殆而白公事杜注子後亦楚
狂于此已知子西之召亂矣然孔子不惟有意于楚
也吳王夫差有圖霸之志便可以進于王道又不惟
吳楚子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必皆杜陳時所言也
歎歸歟以前之語也天下滔滔聖人悲悯斯人欲與
變易齊魯晉衛既無可望聖人之情愈殷而栖栖之
轍跡愈遲留矣隱士蚤于見幾與聖人之知其不可
而爲之正相反介

注曰孔曰接輿楚人疏曰姓陸名通字接輿也佯狂

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英按此說楚狂是也字接輿
非也四書釋地引王帥堂復禮曰論語止云楚狂其名
原不傳前云接輿後云孔子下而相應應書法之妙
接輿而歌所以下不復用車字以有輿字杜前也自
莊子以接輿爲名而注家從之非也若皇甫謐高士
傳撰其姓名曰陸通益無足辨顧麟士曰因其迎車
而歌而強名之以紀其人邢疏云介殊附會英按此
說是也晨門儀封人荷蕢丈人長沮桀溺皆非名也
荷蕢記其事也丈人記其狀也晨門封人記其官也

長沮桀溺因問津而相叙姓名沮溺匿其姓名而託
名長沮桀溺以爲諷也若楚狂則欲與語而不可得
又何從而知其姓名邪故但因楚人之稱其狂者亦
名之曰楚狂而已然不曰接孔子輿歌而過而曰接
輿歌而過孔子者當時孔子之行止有一輿未嘗有
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不得云接孔子輿也而楚
狂之所以必欲接輿而發歌句者攷王記輈人曰輈
軓前十尺與隊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據此知衡
駕馬頸又加馬首則人之杜輿與馬前相去遠也又

曰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
尺據此知人之杜輿與車下道傍之人相去遠也更
以車聲轔轔則歌而過者難得其歌之詳也加但歌
而遶過其車前則不見其相親故楚狂身接孔子之
輿所以親孔子而使得其歌之詳也孔子所以亟下
也停車而下時非斯須至欲與之言而歌已終矣記
者特誌接輿二字以見其近下文趨避以見其遠忽
近忽遠狂態也若以接輿爲名毋乃失楚狂之意抑
失記者之意與楚狂隱君子也如因其接輿而強名

之以記其人是作論語者狎侮君子自以儒爲戲也聖門之書豈有此陋筆邪

孔子過之

集注曰時孔子自楚反乎蔡英謂據此知孔子此時自楚之都都而路經楚之下邑新蔡蓋將復反于陳也而沮溺卻知孔子魯人而所問之津非歸魯之路故諷之令左哀二年蔡懼楚自請遷于州來爲下蔡蔡國故地新蔡爲楚國之地矣蔡亦楚地而集注謂自楚者以國中言之也知非自陳適新蔡時者適新

蔡時爲孔子始至楚地之日猶不得謂知津也蓋前乎此曾將適楚而不果適楚矣惟其後自陳適蔡自蔡反陳又自陳適楚經新蔡自楚反陳經新蔡故沮溺以知津避人爲諷也則其非自陳初適楚邑新蔡就見葉公時也集注謂反乎蔡若非經過則何爲又適蔡耶實則自楚反乎陳而經乎蔡云令

孔子世家曰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英按此說非也孔子去楚反陳而迷津于新蔡令惟自楚之國中以至于陳路遠故不能記憶其故道若葉與新蔡其地甚近發軔之時既已問道所由矣自必能記

何至忘之且孔子問津之日沮溺所以識孔子者實因孔子于此自陳適蔡時過之自蔡反陳時過之自陳適楚時過之今又自楚反陳而過之故熟識也故長沮以知津爲諷桀溺以避人爲諷也若以爲去葉反蔡則不過前曾一渡令何遽諷以知津幣交往覓而反宅也何遽諷以避人乎豈孔子一生轍跡沮溺盡知者而不知世外之人安肯自熟世中之事邪

衛君待子而爲政

夫子爲衛君乎章集注曰爲猶助也英謂據此知子路謂衛君待子而爲政者乃衛人來聘孔子者之辭此文辭也其實則欲得夫子之助也蓋蒯聵不可立公子郢不肯立故南子無柰而立輒然輒立而不安衛知晉必再來伐而孔子名震諸侯能以禮服人故衛人必欲得孔子助之冉有子貢能喻其情而子路則胸懷磊落不察小人之臆故直以子將奚先爲問而孔子詳見輒性有出以舍利而取義已令故曰必也正名乎而子路面赤然不解矣蓋孔子以爲誰人

子郢得國則正而子路以爲必無其事故訝而有是哉疑其迂尒

孔子世家曰楚昭王卒于城父于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壯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于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英謂據此知孔子反衛之年及衛君待子之年也又知孔子反衛非有來聘也孔子反衛壯魯哀公六年冬也六年之秋楚昭王卒孔子于是去楚至陳亦不復居陳而遂自陳反衛也蓋孔子初適衛未得仕之年衛之士夫來受業者多矣又弟子有仕于衛者故孔子反衛思魯士因而及衛之後生小子也將由衛以反魯矣非欲仕衛而來也及明年之春乃有待子爲政之事而卽于是春歸魯矣子路謂衛君待子而爲政壯善哀七年也然孔子嘗往見出公而與之語而未嘗仕于出公也往見者以前嘗仕于靈公朝出公于孔子爲老臣往見而與之語禮也後儒不辨孟子于衛孝公四字中有衛孝三字之誤文請孔子于出公爲人養

之仕而不知孔子依然土于朋友之家未嘗有公養之仕也又謂至魯哀十一年歸魯而不知孔子當在陳時已有歸與之思豈有又于衛淹留五年者耶

歸與歸與

四書釋地曰孔子在陳凡二世家並載歸與之辭余謂哀公三年者得之魯使使召冉求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云云與起于魯之召求之歸于情事爲得英按此說非也歸與之歎必在魯哀六年楚又不用而自楚反陳之後自陳反衛之前也若謂因魯召冉有歸則將謂感于冉有之大用歟然既曰裁成小子不復用世也將謂感于冉有之歸歟然行道既無望離別十年何必因冉有之歸始動故鄉之情也原其意殆以爲孔子難于歸必待有人爲之導我先路者而不知孔子去來綽綽然有餘裕何必他人之我先耶況謂哀三年然則何以又越八載而後歸耶

左哀十一年傳曰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

子朝子朝出孔文子使涙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說其初妻之娣置于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遽命駕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英謂據此則可以知孔子反衛之後未嘗仕于其朝而

杜哀七年卽歸魯未必至于哀十一年始歸也歸魯杜哀七年而左氏乃書魯召仲尼于此者爲田賦用于明年之春而謀于此年之冬左傳本將言田賦之訪仲尼而因連及攻太叔之訪仲尼本將言魯人之訪魯事而因連及衛人之訪衛事哀十二年魯用田賦而十一年適當經書衛太叔出奔而太叔事嘗涉及孔子故兩敍訪于仲尼之事遂顯勢及到歸魯之事云尒非孔子于此年方歸魯也其文則晦其義則明也蹔其書幣召于此時止之下固杜攻太叔之年然曰文子之將攻太叔也則攻太叔非卽此太叔出奔之年可知也其謂恥是二者故出則太叔出奔不因將攻也然亦不因奪妻也文子既止不攻雖奪妻而不出奔也若已出奔則更無外州之獻矣雖曰恥是二者實則以外州獻之一事而出奔也故太叔出奔必杜文子訪仲尼以後又隔四年之事也此傳文自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至以幣召之乃歸皆左氏自注其上文仲尼止之一句之事云尒非敍太叔出奔之正文也而左氏于此段要緊文字反不經意者蓋不料至聖事蹟失傳反有賴此旁涉之文也又豈料讀者遂誤謂孔子于魯哀十一年歸魯也然而左氏實何嘗謂孔子于魯哀十一年歸魯邪且據此又可以知孔子未仕于衛出公時也如果孔子仕于其朝則如太叔其人者雖無用兵攻伐之法然傷風敗俗之人有關國政何必云豈敢度其私亦何得稱訪且孔子亦必便便言侃侃言何得託言未聞退卽命駕乎正見孔子既不仕于衛而其巨族徒以私家胸臆嫁禍于人孔子不對者不杜其位不謀其政之

義亦足以爲孔子未仕出公朝衛無公養之一證也豈謂公養居際可之下而食其祿可以不忠其事邪然則所謂待子爲政一語豈非爲當時衛使來召孔子之文辭子路秖借之以爲問事之端而非眞將大用孔子孔子亦秖應其召而與之語而豈肯仕而與之爲政邪

孔子世家曰魯哀公六年其明年吳與魯會繒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其明年冉有爲季氏將帥與齊戰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

曰學之于孔子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于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英按此說非也其曰我欲召之可乎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廿二字乃魯哀三年之事也時季桓子卒康子立欲召冉孔子故有此言然不果召也而世家叙之于孔子歸魯之年不知此所謂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

惟其問者有召冉之意故答者云然若僅云召冉而已何必慮小人之固與不固邪如若謂魯人幣迎原欲召冉何以未聞孔子再仕魯若謂不可復仕則乎曰居夷浮海之謂何邪此廿二字又爲錯亂之文可知也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于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四十八字乃魯哀七年之事也左傳有恥是二者故出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之文則明謂太叔所以出奔之故一因奪其妻一因

外州之獻而外州之獻必杜文子將攻以後數年者也非出奔于將攻之年也若以將攻故出則何必復云恥是二者故出邪然左氏叙之于哀十一年者秖爲經文書太叔而及之非謂孔子歸魯于此年也世家此四十八字又爲謬誤錯亂之文可知也秦漢人誤讀左氏傳文因其有魯人以幣召之乃歸之文遂造爲季康子子于軍旅之問冉有學于孔子之對錯及毋以小人固之云云而不知左氏于此已有孔子曰義也之文則冉有用矛于齊師孔子既杜魯曰覩

其事矣豈得謂魯之幣召有待于冉有之克齊師而歸美于孔子歟且此猶于春秋傳之字義文情參攷而得其事理之實也若世家謂魯哀六年之明年會繒會繒之明年用矛于齊師則顯然誤以十一年事爲八年事殆因八年十一年俱有吳師俱有聖門弟子從師而遂誤矣然則孔子世家之叙事其于春秋傳所明載者猶不能述而況孔子歸魯之年左傳隨文順帶不能謹嚴其筆大書特書本自不明則司馬氏之誤讀左傳而不能深思知義謬謂去魯十四年而歸不亦宜乎要之孔子事蹟戰國時已大謬況秦漢以後歟

諸侯年表曰衛出公八年孔子自陳來九年孔子歸魯魯哀公十一年齊伐我冉有言故迎孔子孔子歸魯世家曰哀公十二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魯衛世家曰出公八年孔子自陳入衛九年孔文子問兵于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仲尼反魯英按此說非也當衛輒之世孔子固嘗自陳反衛明年卽歸魯矣然當魯哀之六年七年而非衛輒之八年九年也若季氏用冉有有功則左氏載于十一年傳而孔子世家謂爲八年魯世家又謂爲十二年何其謬誤之多歟

史記志疑曰論語冉有子貢以夷齊問孔子古史曰前此四年季康子召冉有矣後此五年冉有爲魯帥師敗齊于清矣今冉有杜衛豈自魯來見孔子歟哀公七年子貢杜魯爲季氏說吳太宰嚭豈今年自衛反魯歟子路仕衛孔氏豈與孔子皆歸于魯復自魯仕衛歟英按此說是也子貢爲季氏說吳太宰則自衛反魯矣豈非從孔子同歸魯者邪然則此年以後孔子豈杜衛邪冉有私謁爲衛君而子貢之問有入曰出曰之文則二子皆至衛可知也此正所謂衛君待子而爲政之時也明年說吳太宰杜夏則反魯必杜會鄫之年之春可知也亦正可以爲孔子反衛杜魯哀六年反魯杜魯哀七年之一證也若謂哀六年既自陳反衛而直至哀十一年自衛反魯則孔子久居于衛何爲歟若謂至哀十年而後自陳反衛哀十一年自衛反魯則孔子久居于陳亦何爲歟謂久于

衛則反衛固杜魯哀六年然孔子之言必不合于衛輒孔子安得而至魯哀十一年歸魯邪謂久于陳則必以衛之待子爲杜魯哀之十年矣然衛輒初立晉趙鞅納蒯聵于戚矣衛輒元年齊圍戚矣三年晉伐衛矣五年春晉侵衛矣故卽子是春求助于孔子若至魯哀十一年衛方暫安無事豈能未雨綢繆而待子爲政耶況孟子謂未嘗有所終三年淹而世家則謂于衛五六年于陳七八年有是理邪要之孔子自以司寇去魯至道終不行而歸其間反魯者不及一

年去魯者定公時二年有餘哀公時六年有餘合計不及九年并前適齊者統共實計不過十年有餘大聖人皇皇濟世之心仁至義盡矣而世家謂凡十四年然淡攷左傳之文則所云十四年何敢信歟

哀公問政

吉月必朝服而朝

東首加朝服拖紳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君召使擯

趨進

賓退

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過位

復其位

沒階趨進

子退朝

朝服而立於阼階

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必有寢衣

麻冕禮也

今也純

玉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

君純冕立於阼

儉吾從衆

緇衣羔裘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不多食

不撤薑食

升車必正立執綏

子謂伯魚曰

孔氏之不喪出母

繆公之於子思也

吳邑吳英學
男志忠校字

哀公問政

第九節章句曰于曰二字衍文英謂據此知家語之文之謬也中庸哀公問政與論語顏淵問爲邦正同其問其荅皆非爲其一身一時而皆特爲垂法萬世者也所異者荅問爲邦口語之尒荅問政蓋非口語當是筆之于書也乃僞家語襲中庸文而于好學近

乎知之上增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廿二字凡爲天下國家之上增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十二字齊明盛服之上增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九字固執之者也之下缺三節而增八十餘字秖因此子曰二字之衍文遂造如許而不知文字長篇有因多問荅而成長篇者有立意爲長篇而非因多問者如哀公問政一章九經乃其正文也上文達道卽九經之綱也達德卽行此九經之方也下文誠之擇執卽行此達德之方也故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此一章文法渾成何可增損邪爾時孔子無官位亦無言職而所對如此者老臣得備顧問必哀公致敬盡禮而下問焉故也然他日荅問政者大抵隨時而發因人而施而獨此章之對詳審精密廣大悉備實爲千古常經而非僅爲一身一時之謀者而哀公又非能當此任之人一若所問非所對者是可知哀公既不能用孔子而徒知孔子之道將傳于來世

故以師道尊孔子而特令孔子以筆書所欲言教後世也而孔子亦以師道自任而不辭故有此章之文也家語不達其由而增之何其陋歟至于達道達德九經之外空若但言行之必貴其誠而不必言及愚柔之百己千然此則正爲垂教萬世故空爲充類至義之盡之語也豈患哀公愚柔與

吉月必朝服而朝

鄭黨圖攷曰致事老臣可不朝吉月必朝者一月更新不忘君也英按此說非也君子動必由禮致仕者

如有朝禮則不得謂可不朝苟無朝禮則雖不忘君亦不得朝也何謂必朝服而朝耶蓋致仕之臣不同矣有致仕而常與君遊處而以師道尊之者有致仕而君常使人以大事訪度者有致仕而歸隱口不言朝政者致仕而與君遊處問公是也致仕而君問則對孔子是也孔子嘗自言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哀公于孔子問政問使民問儒問禮有師事之情故宜行吉月必朝之古禮蓋古禮致仕有月朝之朝孔子正當行此禮者此非凡致仕者皆得行之也

故鄉黨篇記其必朝服而朝云亦豈以徒有不忘君之念而增造此禮耶何以信史記者謂前此十四年不返國而于此既歸之後又情殷若此耶

注曰孔曰朝服皮弁服疏曰孔子每于月朔必衣此視朝之服而朝于君英按此說非也集注知爲致仕時者以人皆曰視朝仕則不得謂吉月朝也而孔氏謂皮弁服者以憶無致仕月朝之文也然玉藻曰朝服而朝卒朝然後服之據此知朝服非即皮弁服之一證也且皮弁服者天子之日常朝服也若論語稱皮弁服爲魯之朝服則豈論語有僭禮之文耶苦按

論語此文爲孔子在官時而言則當書曰吉月必服皮弁服而朝又安得書必朝服而朝耶孔子爲政正名爲先朝服之名而可不正耶

四書改錯曰古無致仕朝君禮夫子舊君不曾朝未有無事而朝後君者此節謂夫子謹月朔必先服聽朔之服于以入朝而君不聽朔夫然後易朝服而朝必朝服而朝者謂必以朝服行未朝時不先服也英按此說非也哀公雖不用孔子然其禮遇孔子甚于定公謂致仕必不朝豈周召告老後亦君門萬里耶若謂以朝服行而不先服然則當云必服皮弁服載朝服而朝而何以但云必朝服而朝耶豈此節多缺文耶

任子田大椿弁服釋例曰孔曰朝服皮弁服皇疏皮弁服天子以日視朝今云朝服是從天子受名也魯自文公不視朔孔子是哀公臣應無隨君視朔之事當是君雖不視朔而孔子月朔必服告朔之服攷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熊氏謂此朝

服爲皮弁服據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則相朝亦宜
弁服此以皮弁服爲朝服亦杜侯國可與孔傳相證
英按此說非也杜孔氏之意以爲定公朝孔子爲司
寇每月吉服皮弁見仕必以道如此然果若此論語
何不直稱皮弁服而乃稱朝服耶至于曾子問之稱
皮弁服爲朝服者皮弁服本是諸侯相爲來朝之服
故諸侯亦得以皮弁服稱朝服也若孔子則未嘗爲
諸侯也但得服皮弁服以從視朔而終不得服皮弁
服以朝君也安得以皮弁服稱朝服耶況曾子問原

就諸侯相見而言故暫以皮弁服稱朝服若論語吉
月惟有告朔與日常視朝兩事而並無鄰國來朝之
君何由而得借稱皮弁服爲朝服耶安得以論語吉
月必朝服爲皮弁服邪○英按皇氏論語疏日本本
衰公臣衰字爲定字之誤
東首加朝服於絁
集注曰東首以受生氣也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四
書改錯曰玉藻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不止視
疾視疾不變者以室制尊西君苟入室必西負東鄉

首之東亦以示面君意也若生氣則何時不可受而
必于此際受之此說尊西是也不變非也曲禮曰請
衽何趾注曰臥問趾據此知平居非必定東首也伯
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據此知有疾者之臥處
亦不必定東首也室之南墉杜中戶杜東而牖杜西
若伯牛東首則孔子自牖問視安能執其手耶惟病
者不必定東首而孔子當君問視時實東首故特記
于鄉黨若果寢恆東首君臨不變則亦何必記耶謂
不止視疾毋乃謬歟然而君臨所以東首者爲尊位

杜西也受生氣之意何暇及歟
既夕記曰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注曰將有疾
乃寢于適寢喪大記曰寢東首于北牖下注曰謂君
來視之時也病者恆居北墉下經典釋文曰牖舊音
容英按此說君來視非也牖音容則爲墉字之誤也
既曰君來視又曰恆居北則鄭氏意以爲病者居北
而首無方若此乃居則仍北而首則東者君來故也
然而儀禮禮記兩言東首于北墉下俱無君來問疾
之意安得因論語東首二字而牽引之邪若君來視

則當遷而居南墉下而非猶居北墉下也所以知者以既夕記有云乃卒設牀第當牖遷尸注曰徙于牖下也據此知死者猶且遷于室之右避其左以待送死者之自左來也況君若來問豈有安然居室之左而令君之入室從右而進邪但死遷牖下生遷墉下有別尒豈有居北墉而可謂君來視邪既夕記喪大記之兩東首何一有君來視之意邪

如若謂死則宜變故遷于南牖者猶生不宜變故仍居北然則伯牛當子問何以自牖執手邪豈室而可以如亳社之北

牖邪惟伯牛亦遷于南墉下但未東首而家貧室隘故孔子得從西執手于牖中尒豈病者禮當恆居北雖君來師來亦不遷而伯牛獨遷居德行之科不能如曾子之得正而斃邪喪大記注謂君來視之時毋乃謬歟

喪大記寢東首于北牖下疏曰若君不視之時則不恆東首隨病者所宜此熊氏說也今謂病者雖恆在北墉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嚮南墉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

英按此說暫移南墉下是也室中

室方爲正位故自西視之北爲左南爲右卑于左左卑于正也君入室當正東面矣然病者若居北則反令尊者入室從右非禮也故必暫遷也但生者之遷在南墉異于卒者之遷牖下尒此注僅云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恆居北墉下則注實無暫移南墉之意而疏爲能補其缺失也惟牖字亦誤而君得南面視之南字當作東字言君得東面視之所以經東首之義也南字或亦誤文歟

集注曰不能箸衣束帶故加朝服于身

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凡曰加者已有物存焉而加之于其上也加朝服者嫌衾被之褻而加朝服以爲敬也若加于身則病者安能去衾被乎

至于君視之爲何公則惟哀公歟或子路使門人爲臣之時歟或泰山將頹之時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鄉黨圖攷曰邢疏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非也若非客之則有宰夫嘗食不得先飯矣

英按此說是也士相見禮曰若有進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毛蔬

曰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據此知君不客之則有進食者嘗羞惟孔子爲君所客故無嘗羞者也無嘗羞者則君將命臣祭然孔子謙不敢當不俟君命而先飯以自同于不客之禮故集注謂不敢當客禮也若疏謂非客之禮然則君原不客孔子而孔子反自居客禮而辭之也否則非客而誤以爲客禮而繆焉也有是事乎

原疏之意蓋以爲若客之而先飯恐君祭畢而命臣祭臣已先飯不堪復祭將何以處之也不知士相見禮原有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

飯之文古有是禮遵而行之可無慮也君祭先飯之下即若有嘗羞者俟君之食然後食之文也然則論語君祭先飯與儀禮君祭先飯同爲客之禮可知也安得謂非客之耶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

疏曰此即玉藻云若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但此文不云客之命之祭然後祭文不具也

英按此說非也玉藻先飯杜後祭之後此則先飯于未祭之前終將不祭與玉藻所客者少異也蓋統計食禮曲禮謂主人延客祭云者客先祭也玉藻謂待客後祭也客既後食于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云者客後祭也客既後祭即自先飯但不若待君之必待命而祭亦不若待君之不祭也玉藻謂若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云者此先飯亦杜後祭之後與降等之客略同然君雖先祭畢矣而臣猶不敢爲後祭必待君命乃得祭與降等客禮所異者也至于士相見禮所謂君祭先飯者君雖亦不設嘗羞之人以客禮待臣而臣則不敢當此客禮不待君命即于君先祭

時蚤已先飯矣假如君仍命祭則當對云既爲君先嘗食不敢祭也此與論語君祭先飯正同也若故之玉藻則君客之雖同而臣受之不受之有異如僅謂文不具何不推其先飯二字一杜後祭之後一則將不祭也耶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四書改錯曰往出而駕車隨之鄭注無理而注疏之行矣者君召以三節三節以趨也若得出則出門矣豈出門後仍駕車耶抑出門後駕車隨之耶

不俟駕以駕必需時不能俟今若依然駕車則馳車與急足等矣玉藻杜官不俟屨屨則安隨之英按此說尤非也不曰君命召不乘車而行而曰不俟駕行矣然則不俟駕者非徒步而至公門之外也大夫趨行杜塗僕夫駕車馬追行于後御者請而升車則仍馳驅以至于公門之外也大夫雖急趨豈能如車行之速即追及矣居官時所舍之遠近不齊必無駕車馬不及者且趨之爲言不安步云今西河將謂奔逸絕塵駟馬不能追邪即杜官不俟屨亦謂聞命而趨出戶外僕侍取屨以授大夫也豈徒跣而至君所邪君召使擯

羣經補義曰孔子仕魯時君大夫無朝聘往來之事而鄉黨有使擯執圭兩章晁氏謂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者其說不然凡卿有事出境及他國之卿來則書于春秋大夫則不書孔子爲大夫故出聘亦不書使擯章之賓亦是大夫其傳辭君用文擯臣用旅擯而言左右手則用文擯矣大夫聘爲小聘不享而執圭章有享則大聘矣春秋時事大國尚多靡不能如

禮制也英按此說非也春秋傳賓客之事或無罪而嘖有煩言或僭差而恬不爲怪一習慣一未習慣也即孔子之仕道也亦然其日淺而勢已成者惟從容以俟其化而不能驟之其日淺而勢未成者則規正之也魯司寇之爲卿已成舊章矣鄭君來朝于魯魯君召使擯焉杜魯君固爲以禮使臣也使卿也即鄭君亦以爲禮固宜然也乃惟孔子則謙而謂之攝相介攝相之名之傳于後世由于孔子之自謙也當時之人俱無謂之爲攝相者也故其指所與左右手猶爲小卿之事至于趨進翼如賓退復命則本當是上卿而亦讓與孔子爲之惟其爲卿也孔子安能驟正其僭乎若謂孔子不當行卿事而遂謂來者非君而僅屬大夫然苟大夫來聘而用文擯則魯君自卑而與外臣爲敵體既爲失于己而使來聘之人忘其卑而僭其君之分又爲失于人歸告其君保其不來責乎此其來者爲君無疑也孔子之相原謂攝也若夫執圭享禮亦惟其爲卿也其所聘之邦亦無不以孔子爲魯卿宜用卿禮也孔子又安能驟正之乎

如謂魯本使下大夫行小聘則安得有執圭享覲私覿苟大夫聘而卻衞卿行之器物貨賄則魯君自尊其下臣一等而薄待鄰君使與下大夫行禮也謂非魯之故惟鄰之故則禮物不合無以應命也孔子行大時無疑也慎齋以使擯執圭兩章之事春秋經文皆無之因而謂聘行朝禮小聘行大聘禮然而春秋安能每事必書于經乎若盡書之則經文寧僅止于此而已乎晁氏謂但當言其禮然鄉黨一篇皆記孔子實事安得謂嘗言之乎

趨進

聘禮曰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旋北鄉擯者進公當楹再拜注曰進阼階西鄉黨圖攷曰儀禮擯者進卽此趨進之進其時賓已致命公已左旋北鄉將拜擯者從中庭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容緩故必趨趨則急遽或垂手掉臂難其容故特記容趨進釋辭于賓以相公拜英按此說是也聘禮曰人門惟君相人則釋辭相拜惟上擯乃得爲之豈非孔子既爲卿而使爲之乎

賓退

聘禮曰公問君賓對賓出公再拜送注曰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英謂據此知孔子君召使擯其始則承擯繼而爲上擯以至于終事也惟其爲卿也此有公問君之文則大夫來聘者也論語有揖所與立之文則鄰君來朝者也聘禮所送者大夫猶且上擯送況有交擯爲鄰君來朝豈有非上擯送者邪

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注曰侃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之貌疏曰下大夫稍卑故與之言可以和樂上大夫卿也爵位既尊故與之言常執中正不敢和樂也英按此說非也說文解字第三曰誾和說而諍也第十一曰侃剛直也从仰仰古文信从川取不舍晝夜據此知孔子以君命而爲司寇尊于下大夫言宜剛直以正立朝之體況下大夫人數衆若和說而諍徒然多論而無成功大有害于政事矣故侃侃如爲剛直之貌也孔子于魯亦爲上大夫然鄉黨之所謂上大夫則獨以季孫斯叔孫州仇孟孫何忌言之也孔子與之言誾誾如者一

則貴貴也文王世子曰貴貴爲其近于君也據此則
誾誾如者廉遠地則堂高之義也諸侯於天子朝命
之卿改容而禮貌之而況孔子僅得爲魯君自命之
卿乎一則周道親親魯三桓親臣也與言誾誾如者
從周之道也而況于是時言之聽與不聽政之成與
不成定公不能主而皆由三子和說而諍卽所以爲
國爲民之道也注乃反是者蓋以中正之貌爲不敢
和樂所以恭于上大夫以和樂之貌爲恆常之言貌
所以待平人云今且以爲與下大夫言和樂使居下

位者得盡其言與上大夫言中正則自重以尊道云
今然不知此時君雖未臨而言者已爲言乎朝廷之
上立朝有體豈可以平時和樂之言貌施于此乎誾
誾爲和說而諍所謂中正自杜其中矣專言中正豈
能盡誾誾之義歟

金壇王氏有堂義府引論語述曰家語子貢三年之喪
畢與之琴使之絃佩佩而樂漢紀萬石君童僕佩佩
如也漢書佞幸傳上孫權書曰侍聽鐘鼓佩然之
樂桉此則佩佩爲和樂後章閔子侍側誾誾如也

有子貢佩佩如也想諸賈氣象閔子似爲中正求賜
似近和樂英桉此說尤非也家語勸襲檀弓而佩佩
二字傅會子貢何足據歟漢紀正言石氏家法嚴肅
僮僕亦剛直漢書佞幸傳上孫權書曰侍聽鐘鼓佩然之
樂桉此則佩佩爲和樂後章閔子侍側誾誾如也
之樂歟侍側章誾誾佩佩正足爲此章誾誾佩佩之
證閔子見于論語者一槪其考一紀其言曰仍舊貫
如之何曰善爲我辭焉于此猶不見所謂和說而諍
之氣象邪何得以冉有子貢當之邪

過位

集里堂循羣經宮室圖曰包氏云君之虛位邢昺以
門屏之閒疏之是以宁混位矣今雅釋宮云門屏之
閒謂之宁中廷之左右謂之位說文亦云位列中廷
之左右謂之位則位乃朝中實有之地爲羣臣立處
不可混于宁也論語所過卽此由治朝燕朝而升堂
皆行過此位故曰過位舍今雅之訓而以爲虛位竊
所未信英桉此說非也下文復其位雖亦臣位而取
諸者爲將有所治事也若此中廷之立位既非治事

之處而此時又非立朝之時祇是過己之位及過朝臣之位而已何至于召勑何至于足戮何至于言小足邪況過臣位猶如此而魯君之位卽杜路寢門之內屏之外將爲升堂未能旣過臣位而不過君位者何以反不召勑足躐言不足邪以文字解經能無謬歟

武虛谷億 羣經義證曰皇疏位杜宁屏之閒曲禮疏過位色勃如也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燕禮大射卿大夫門右北面公降阼階南鄉遞卿是也

經句說 卷十六 七

此疏所引可與互證 英按此說尤非也宁屏之閒爲君所日必立揖之位孔子過位之前已曾見君立揖于斯時則未久而此處與君之杜堂地則尚遠故易慢而實不容慢者也若堂下之位雖亦君之虛位然旣爲公族所朝孔子旣非公族則敬因人起不切于身而射燕又非常有之事況此時君方杜于堂上已得遙望而見之矣則敬實杜君正不空反敬此虛位也謂可與互證何其謬歟

羣經補義曰玉藻謂使人視大夫大夫還然後適小寢釋悉不視內朝者也經文所記有政當議別羣臣皆人路門而朝于內朝于是有過位升堂之事先視治朝後視內朝也 英按此說非也玉藻謂使人視大夫者非此日必燕大夫升堂也恐有大夫俟君所治政畢而後進說者也如有議而入路門者多則五六人尒豈羣臣盡入耶又豈再舉朝儀耶

復其位

集注曰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 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復者至于所居之地其位者在官治事

經句說 卷十六 十八

之所曲禮曰杜官言官玉藻曰杜宮不俟屨故工記匠人職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曰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疏曰內外據路寢之表裏言之則九卿之九室在門外正朝之左右爲之故鄭據漢法朝堂諸曹治事處謂正朝之左右爲廬舍者也據此則可以知復其位者謂仍至治朝之東西廂舍中司寇之位所也匠人言王朝則諸侯之朝可知也蓋升堂者或以復逆或以召入則復其位或有所治事或有所議事于人皆

需居位以爲之故復不必此日從此而入內朝鄭過位升堂以前未及居此而升堂則必非無事故自寢門而出必至此官舍而居其位亦謂之復也趨蹌者將復位時之足容也所以趨蹌者敬其事也若無事則治朝一揖君退遲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遂卽退朝而歸舍矣原無庸過位升堂又何論復其位邪復位則此時尚有事安得謂敬之餘邪此特自從階趨以至復其位其間仍過君虛位不言如初者省文也過位既遠卽不趨矣安得謂趨走就位邪謂趨

走就位所指必近則朱子之意以其位爲卽堂下大夫北面卿西面之位歟然此節第二字卽曰出則一出字統下廿三字皆出路寢之儀也必出此內朝之門乃可謂之出若仍立堂下何得謂出耶堂有升降而無出入孔子升堂而非入室安得謂出立堂下乎內朝之位朝聘燕享立之君旣杜堂上則非朝君時矣此時原無諸臣猶班立堂下之禮若言出則必仍立治朝之位而後可然豈有君杜堂而臣立治朝者耶謂走就位毋乃謬歟

注曰來時所過位疏曰復至其來時所過之位按此說尤非也所過位則治朝之君位矣君位安得稱其位豈有此文法且過位色勃足躩言不足何以于此獨言趨蹌耶亦過之也何謂復耶

羣經宮室攷曰介雅釋宮云門屏之閒謂之宁中廷之左右謂之位說文云位列中廷之左右謂之位則位乃朝中實有之地爲羣臣立處不可混于宁也且虛位包氏說也下復其位注引孔安國云來時所過位經言其位則非君位也孔氏言其位卽所過位則

所過非君位也據孔以駁包可矣其按此說尤非也趨蹌與君杜也復位趨蹌君事也色勃足躩言不足君位也若謂過位復其位兩位字皆指羣臣立處則此復其位趨蹌如竟爲君杜堂而臣立治朝之班位矣有是禮邪且上文過位色勃如何以于臣之虛位如此其敬而于君之虛位反忘其敬邪

鄉黨圖攷曰君臣有所謀議臣有所進言則治朝旣畢復視內朝鄉黨所記是也又或臣燕見于君士相見禮所謂君杜堂升見無去階進君所杜非朝禮也

子侍坐侍食對問政對答皆是燕見時也孔子爲
司寇在五大夫之中其位當在中庭北面燕事不升
堂或君有命或有所言于君乃升堂然下階仍復其
中庭北面之位俟羣臣出乃出也（英按此說復詳後）
復中廷位非也過位升堂必在已視治朝之後無大
夫必有命乃入即升見矣非復作視朝儀者也朝廷
每日一朝豈有既視朝于外復視朝于內者乎愼修
謂復視內朝豈非即復其位之誤解所誤乎如魯君
行燕禮則燕禮所謂卿西面北上者固爲孔子所立

之位矣若日常議政則不立此位也檀弓曰朝不坐
燕不與據此知君在堂與卿圖事坐以安之安而後
能慮豈有下立于中廷北面之位者耶豈得以燕羣
臣時入門之位而傳會爲日常議政之位耶升見于
堂非日恆有升堂得與亦非衆多事未畢不降階也
既曰出降而退階趨矣則已事畢而退矣豈有復立
中廷北面之位必待旅退耶上文明云出矣于此又
何云俟羣臣出乃出耶況謂位在中廷則燕事不
升堂有命有言乃升堂下階而立中廷北面乃非

尊賢敬大臣以禮接下之法耶

退階趨進

集注曰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英謂
據此知朱子集注時所據之本無進字也然進字實
非衍文乃退字之誤文今趨退二字正與上章趨進
二字相對亦與趨進相爲證也爲擯位在中廷當趨
進矣則入朝自堂而降以及退階于此時當趨退矣
趨進翼如趨退翼如正相合矣但趨進不過自中廷
而進于陛階西而此趨退則退而遂出寢門也蓋此

退字之所以誤爲進字者亦因上章有趨進三字故
也至于誤所自始則孔子世家已作進在漢初已誤
陸氏謂本無進字則唐初人不能辨其爲字之誤而
徑去之雖上文既有出字然出字統內朝治朝退字
終內朝之儀各有界限此退字豈可少乎朱子據無
進字之本所以將復其位爲堂下之位也歟
臧玉林　琳　經義雜記曰集注引陸氏曰本無進字誤
按孔子世家作退階趨進儀禮聘禮注引論語同典
禮惟薄之外不趨正義儀禮士相見禮疏引並有進

字然則自兩漢以至唐初皆作浸階趨進趨進者趨前之謂也進字不作入字解舊有此字非誤英謂據此知本無進字之說誤也然退之不可謂進猶出之不可謂入降之不可謂升也謂進字不作入字解何其使歟竊以爲子入大廟一章弟子記所聞也其杜宗廟朝廷一節朝與下大夫言一章皆必有弟子爲司寇之屬官親見聖容故得詳記如此而入公門一章記杜君召使擯執圭兩章之所未必不因使擯使聘皆前期圖事于內朝弟子或有爲士擯士介亦得

與入者故自入公門以至于出退一一詳記如此而既受命于內尤須出而至治事處與末擯士介熟議其事所以有復其位一節也則君召使擯以下三章皆爲弟子之所親見者也而入公門章即非擯非聘而日常朝時苟或有所謀必至路寢其儀亦正復如此可推而知也皆天經地義之文豈有一字苟歟

于遂朝

經義雜記曰集解鄭曰自君之朝來歸釋文廄夫子家廄也王弼曰公廄也核雜記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亦相弔之道也正義曰孔子馬廄被火焚也孔子拜謝鄉人爲火而來慰問孔子者則明是夫子家廄矣故鄭云自君之朝來歸鹽鐵論刑德云魯廄焚孔子問人不問馬此與鄭不合而爲王弼之所本又家語云孔子爲大司寇國廄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曰吾爲有司故拜之桉此乃王肅據鹽鐵論竄改禮記以與鄭氏相難者既爲國廄何獨孔子之鄉人來英桉此說是也問人不問馬無論公廄私廄皆宜然矣然杜記者之意則蓋

以私廄而足異若國廄則馬非其職自不當問人或亦然何足異耶鹽鐵論誤頗多而王氏但知難鄭不暇詳矣然不思雜記所謂人來者惟其家廄熄滅之後鄉人來弔故得拜之若家語既云國廄又云之火所又云爲火來然則是燎之方揚時也若已熄則孔子及鄉人何猶至火所若未熄則人衆雜遝而一人雍雍揖讓于其閒安有此事耶

四書改錯曰家語雜記皆載廄焚鄉人來孔子拜之博會不足信然家語云國廄而雜記孔氏正義從家

廄。周禮、校人、掌馬政、合三乘三阜六繫而成一廄、夫子始仕、但畜馬乘、何有于廄、英按此說尤非也。畜馬之所以稱廄者。所以別于人之居舍。此卽貴人賤畜之道也。若謂孔氏有馬而無廄之名。然則孔氏之馬。畜于人之居舍中耶。抑露處耶。校人二百十六馬。天子之廄。豈可以之例列國卿大夫耶。爲大司寇何猶云始仕耶。

四書改錯又曰。謂國廄路馬、豈當不問、以不問馬爲家廄之證、則廄馬有戎馬田馬給役諸馬、未必貴產

圉師僕夫諸人、英按此說尤非也。禮謂式路馬者。謂已駕馬之路車也。路馬杜廄。豈亦式之耶。齒路馬有誅者。嫌其借物類以慢君也。卽尊客之前不叱狗。亦嫌其借物類以凌犯長者也。豈謂畜有時而貴于人。又豈得謂圉師僕夫賤于路馬耶。此義不明。豈非經術亦能害人與。

朝服而立於阼階。

注曰。孔曰。儺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于廟之阼階。疏曰。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安神也。英謂據此知阼階乃廟中堂階也。郊特牲曰。鄉人禳。孔子朝服立于阼。行室神也。蓋聖父嘗爲卿。是大夫。則孔子家故有三廟。及孔子爲司寇。嘗卽仍其舊矣。孟子曰。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然則祭必有廟。亦

紵絺綌必表而出之。

注曰。孔曰。暑則單服絺綌、必表而出之者、加上衣也。英按此說非也。紵絺卽鄘風之縐絺。然此謂表而出之。與詩蒙彼縐絺不同。詩言事君子見賓客之服。

語言燕居之服。玉藻所謂不入公門者也。詩上文言其之展也。則蒙彼縐絺。以展衣加于縐絺之上。此則紵絺綌之上文。更無他衣。則表字出字之字。皆卽指紵絺綌而言也。若以表字爲又是一衣。則出之二字何指耶。若仍指絺綌。當云內之而非出之矣。謂加上衣冊乃謬歟。

四書改錯曰。紵絺綌者、謂單服在內也。若先著裏衣則不單矣。表而出之者、謂有表衣出其上也。若絺綌在外、則絺綌表衣、非衣表絺綌矣。英按此說非也。蓋

與麻類古者麻衣有袂故絺綌得有袗之名單者不袂非單服之謂也表者原謂絺綌表衣原非謂衣表絺綌也弟子記此者以人之當暑燕居講學或袗絺或袗綌更無他衣不敬也孔子袗絺袗綌與人同而但見其以之為表而出之之服故曰必表而出之其先箸裏衣有不言而自見者也所以不言者記者固不知孔子之裏衣何如也其必是袗絺綌之類亦不言而自見者也若有所敬事長上見賓客則加深衣人人皆同者矣鄉黨何必記耶若謂孔子日服禮

而袗絺綌秖為裏衣則與申申夭夭之度豈相稱歟

必有寢衣

注曰孔曰寢衣今之被也說文解字第八曰被寢衣長一身有半英按此說尤非也周南曰抱衾與裯唐風曰錦衾爛兮內則曰縣衾篋枕據此知今之被古謂之衾衾不名衣也且衣字象形也其文有領有褎有衽而無下齊若被則豈有衣之象形而謂之寢衣耶孔氏許氏謂被即寢衣其將以為齋戒之夕寢臥被中別有衣杜身乎抑贏體而寢臥被中乎若贏體何以為齋若別有衣是即所謂長一身有半者矣寢衣原是衣尒何以謂被即寢衣乎

麻冕禮也

春官司服曰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其謂據此則可以知孔子之所謂麻冕蓋獨指元冕也孔子為魯司寇居卿位侯伯之卿再命得服希冕然諸侯元冕以祭君元冕則卿亦元冕可知也雖魯祭文王周公之廟得用袞冕然在餘廟亦元冕魯君乎餘廟既元冕則魯卿于文王周公廟亦秖元冕可知

也孔子所得有之冕固惟元冕矣然則孔子言冕然不概乎己所不得有之冕而統稱之曰麻冕則必古者天下冕皆麻今者天下冕皆純而後可然果若斯則孔子當必曰吾從今而何敢汎稱之曰衆耶況三禮言冕多矣而三禮豈有麻冕之名乎他經于顧命之外豈更有云麻冕者乎

蔡統曰君純冕立于阼英謂據此則可以知君之冕

非麻冕也麻冕純冕云者言其綖也祭統言君純冕則其綖用絲爲之非用麻矣由是以推天子諸侯自祭天之冕以及衮冕而下至于元冕皆不用麻也惟卿大夫之元冕乃用麻故元冕獨有麻冕之名也卿大夫元冕所以獨用麻者元冕于五冕爲最卑近于爵弁亦不遠于皮弁故無藻采旒玉之飾而與麻爲相宜且與弁服等殺有漸也此制禮之意也故孔子曰禮也言制此禮者亦非無謂今若但以爲謂是問禮既是周禮則不當從衆矣然而冕服皆絲而獨此元冕之綖則麻不相稱也況衆大夫謂爲之難成

近侈靡乎

王制三公一命卷疏曰凡冕之制皆元上纁下故注弁師云皆元覆朱裏師說以木版爲中以三十升元布衣之于上謂之延也以朱爲裏但不知用布繒今當應以繒爲之以其前後旒用絲故也英謂據此知唐人雖從漢儒用麻之說而終有所未安也然而以帛裏布非禮也蓋君五冕綖裏皆絲卿大夫元冕綖裏皆麻也此疏但知裏之不宜麻而豈知君冕之綖

之原自非麻歟但知有旒之冕不宜以麻爲裏而者知君之元冕雖無旒而亦自非麻歟

荀子禮論篇曰郊之麻冕也楊氏倞注曰所謂大裘而冕不用衮龍之屬也英按此說引周禮文尤非也荀氏言此或者謂三年之喪越紼而祭天則用卿大夫所服之麻冕非郊之盛禮故曰郊之麻冕也猶如其上文云太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下文云喪服之先散麻也云今則荀氏言郊之麻冕原非誤也雖其他處有誤如即此下文曰清廟之歌一倡

而三歎朱絃而疏越周公本以爲文王時不得杜天子位故道行而不能盛與延陵季子所謂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正相合也而荀氏誤引以同于上文所謂利爵之不醮成事之俎不嘗以爲盛隆之至歸于下濫則誤矣然清廟之歌荀氏誤解周公之旨而郊之麻冕一語則又見周禮僞筆誤解荀氏之言也但荀氏究未言朝廟之冕亦用麻也何漢儒之言冕又多誤歟而楊氏謬引周禮以實之豈非自誤邪

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疏曰古者績麻三十升布染

之上以元下以朱衣之于冕之上下凡冕體周禮玉藻文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于周今還取彼以釋之英謂據此知秦以後周制無攷而漢制強謂法周貽誤釋經者也既曰冕體周禮無文而又曰制度取法于周然則所法者何周歟若璪采之色旒玉之數雖無文字猶可攷于前朝遺器及繪事圖畫之屬故周禮有所可信而冕體綖裏用麻用絲非繪事可傳而繒或用漆即遺器豈能辨歟

白虎通紼冕篇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冕所制

用麻為之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也不用皮何皮及上古未有禮文之服禮器曰天子麻冕朱綠璪英按此說非也麻冕者卿大夫之元冕不得概謂周宗廟之冠也以其為冕之最卑而用麻非有不忘本之意也禮運曰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為布帛然則麻與絲亦同時而興安見麻則為本邪冠衣之本實則羽皮尒何又謂皮乃上古未有禮文之服邪然則皮不宜用而何以有皮弁韋弁而紼又以韋為之邪若謂女功之始則冕加于首頭為諸

歟之會而女功為陰類豈可以加于諸陽之會之上邪故惟居臣位者猶可一用臣道也地道也然已非羣陽輔九五之象也而況位實居九五之尊邪安得謂天子諸侯之冕尚女功之始邪禮器之文曰天子之冕朱綠藻何曾有麻冕之文邪而白虎通于此誤引其文云天子麻冕朱綠藻此誤謂五冕皆麻之所由來歟然果天子麻冕則非天子不得麻冕矣而何以論語有麻冕乎果戴記有麻冕之文則注禮者宜以之為證矣何以無言用麻乎

左桓二年傳衡紞紘綖疏曰冕以木為幹元布衣其上謂之綖論語尚書皆云麻冕知其當用麻也英按此說非也冕必以天子諸侯所用者為據論語尚書之冕皆非天子諸侯之冕也所以知之者以孔子荅問為邦嘗謂服周之冕也服周之冕即其文也冕有五采繅五采玉玉笄朱紘極華美之飾不惟冕也即皮弁以之爵五采玉璂象邪玉笄而況于五冕謂以麻冕其有之者邪冕服之衣裳有火龍黼黻昭其文五色比象昭其物冕尊于服豈有以麻者邪中古淳

撲禹已致美于黻冕。況周文郁郁而有以麻縱冕者。邪毋乃與荅顏子者相背繆邪。至于顧命謂王麻冕黼裳者。康王不可以喪服入廟而朝諸侯而又不可未受遺命而遽服天子之衮冕。故服其冠時之服也。大戴記公冠篇曰。公冠加四元冕。家語曰。王太子之冠亦擬諸侯四加。然則元冕者。康王爲太子時嘗服之矣。所謂麻冕也。麻冕者。卿大夫之元冕也。康王未受遺命。并不敢服天子之元冕。此其所以王麻冕也。黼裳者。元冕衣無文。裳一章也。豈可因此而誤謂天子之冕用麻乎。如冕無不麻則顧命亦何必別而名之曰麻冕邪。何竟以此爲證邪。

注曰。孔曰。緇布冠也。英按此說尤非也。卿大夫之元冕雖用麻而亦不得稱緇布冠也。凡禮經稱緇布冠者。皆上古齋冠。始冠時一用。今士冠禮記曰。始冠緇布之冠也。郊特牲曰。始冠之緇布之冠也。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注曰。始冠之冠也。雜記曰。大白冠。布之冠。皆不裘。疏曰。緇布冠。大夫士之冠。若諸侯則繢緌。據此知緇布冠惟始冠有之。乃極粗之物。安得以冕名加之乎。

且非時王之法物。故孔子曰。冠而敝之可也。豈可引以釋論語之麻冕乎。釋冕之謬。其莫此爲甚歟。

今也純。

注曰。孔曰。純絲也。許氏說文解字第十三曰。純絲也。从糸屯聲。論語曰。今也純儉。常倫切。英按此說是也。凡冕皆元。故冕色不待言。孔子所謂純者。對麻而言。但須令人知是絲。以別于古之用麻而已。不必明其爲黑繒也。況列國卿大夫所得用者惟元冕。今冕無名元。其色已著。尤可知孔子所言。以絲別麻也。鄭玄夫宜用細布。春秋時諸大夫亦皆以繒爲其冕。經故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此章之純與拜乎上皆諸大夫爲之。故兩言衆。若天子諸侯之冕亦昔麻而今純。孔子豈可曰衆邪。若從來天子以至于大夫冕無純者。而諸大夫獨純。孔子豈可從衆邪。

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

注曰。純。以見繒色。疏曰。鄭氏注論語今也純。及此純服皆讀爲黑色之緇。英按此說非也。以共純服者。猶

言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云尒下文夫人蠶于北郊亦以共冕服同此皆意重在絲不在色也當讀如字若讀爲緇則反輕蠶桑正意矣不惟是也儀禮朝服注曰諸侯以元冠緇衣素裳爲朝服朝服十五升布若此讀爲緇服則與麻布之緇者無異而反不見其爲絲也鄭風緇衣之宜兮傳曰朝君之服則此讀爲緇服與朝服無異而反不見其爲祭服也謂今也純及此純服不讀如字毋乃謬歟

士冠禮純衣疏曰鄭解純字若色理明者以絲解之若絲理明者以色解之此經元衣與纁裳相對上元下纁色理自明絲理不明則以絲解昏禮女次純衣注云絲衣以下文有女從者畢袗元色理自明則亦絲理不明故亦以絲解周禮媒氏云純帛無過五兩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以經云純帛絲理自明故只色解祭統云蠶于北郊以共純服絲理自明故亦以色解也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以純對麻絲理自明故鄭亦以色解之但古緇紂二字並色若據布爲色者則爲緇字據帛爲色者則

爲紂字緇布之緇多不誤紂帛之紂多誤爲純此校此說非也此與士昏禮兩純衣既皆讀如字矣其他宜讀爲紂字者惟媒氏純帛及玉藻純組綬所當改讀若祭統以共純服君純冕論語今也純豈可改讀論語純字冕色自明即借謂不明孔子論絲不論其色注云其色已蛇足況改經文更以謬成誤然猶無碍于經義也若此以共純服而讀爲紂字則冕乃元纁裏若謂后共紂服豈共其纁而不共其裏邪冕服皆元衣纁裳若謂廢共紂服豈共上衣而不共下

經句說　卷十六　三十四

裳邪謂色理不明毋乃經本自明因誤注而後不明歟況謂布緇帛紂然紂字惟檀弓爵弁紂衣一見而儀禮緇帶無他紂亦無他純者安見紂緇不可通用歟弁服釋例曰戰國楚策令尹子文緇帛之衣呂氏春秋淫辭篇昔我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聘禮賄用束紡注紡絲爲之今之紡也然則紡緇密絲絹也禪緇禪絲絹也是帛亦名緇之證也此說是也采色字皆借糸旁爲文何分布帛歟

君純冕立於阼

疏曰冕皆上元下纁其服並然故通云緇冕按此說非也純絲也純冕者絲冕也冕可該服故此純冕對下文副褘也魯祭得用袞冕而此既言副褘不舉袞冕者從乎衆諸侯之同者所以廣言之也天子諸侯冕無不絲可不言絲而言絲者承上蠶于北郊之義也而又以非常之事有用麻冕者故以絲爲文也若讀純爲緇則豈純字指衣冕字指冠邪抑以緇冕該緇衣邪毋乃謬歟

崑山衛氏湜禮記集說引嚴陵方氏曰于夫人言副褘則君純冕者袞冕也六冕皆麻而曰純者孔子稱麻冕禮也今也純當孔子時固有純冕矣王氏釋服周之冕爲純冕者以此按此說尤非也純既讀爲如字則固知冕之非盡麻矣何又謂六冕皆麻若純冕至孔子時始有則作此祭統之文者贊美不及武王周公而反贊美及于春秋時人有是理邪孔子謂服周之冕必指天子諸侯之冕而兼及卿大夫也釋之者既有以服周之冕爲純冕者則益可見純冕爲周初之制度矣若至孔子時始有則孔子不從武王

周公所制之禮而反從春秋時人所改之禮有是理邪然則春秋時人勝于武王周公邪謂六冕皆麻何其謬歟

弁服釋例曰曾子問麻弁絰注布弁如爵弁而用布按獨斷曰冕冠周曰爵弁殷曰冔夏曰收皆以三千升漆布爲殼然則爵弁本以布與六冕同注云如爵弁而用布何邪獨斷又曰古皆以布中古以絲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然則當時弁冕皆以絲矣惟此弁獨用布今按此說非也麻弁注謂如爵弁而用布者以弁有爵弁皮弁韋弁麻弁有爵色白色故曰如爵弁言其形同于爵弁也曰布言其色之異于爵弁也安得謂因當時爵弁用絲故云然邪孔子但曰麻冕今也純而何嘗謂爵弁今也亦純邪蔡氏既曰冕冠又曰爵弁又曰孔子曰麻冕未免牽合矣然其曰中古則固謂周初之冕也其曰古則固謂周以前也易繫辭傳曰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據此知文王以後爲中古也孟

于曰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注曰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據此知武王成王時爲中古也然則周初乃得稱中古孔子時安得稱中古蔡氏謂中古以絲此正可以爲周初冕制用絲之一證矣安得謂六冕本用布邪

儉吾從衆

鄉黨圖攷曰孔注古者績麻三十升布爲之非也古布幅闊二尺二寸當今尺一尺三寸七分半若容三十升之縷二千四百則今尺一分之地幾容一十八

縷此必不能爲者也孔氏蓋謂朝服十五升冠倍于衣不知冠升倍衣惟喪服斬衰冠六升則然自齊衰以下則非倍半之數矣冠倍于衣誤今麻冕之布亦不過十五升如今尺之一分容九縷已細密難成英按此說尤非也惟其難成故見其儉爲可從若難而不爲甚難何至棄禮而從衆邪則必三十升布可知也今暑衣細者一分九縷亦偶有之倍之自難或古數每多虛也然冕體尺寸無多較之于衣祇二十之一而一成可用數十年爲祭先公之重器惟其難乃見爲貴此制禮者之意也故曰禮也若冠非如衣之數一分九縷而孔子遽不從禮有是事邪且謂冠升不倍則冠與衣同爲十五升矣何以當時但緣冕之不儉而不嫌于衣之不儉其又奚說邪孔子所謂儉者述人之言也非孔子取其有合于儉德而從之也衆人以爲此元冕是人臣之冕而人功繁費反十倍于君冕非所宜也故亦用絲有自牧敏之意也孔子述人言如此至于孔子所以從衆之意則未言也孔子本意直是禹致美乎黻冕之意與省約正相反

曾是欲服周之冕而取于省約乎

弁服釋例曰後漢志注引獨斷曰三十六升漆布爲之則一分之地幾二十一縷有奇更難成矣今攷獨斷本文三十升不云三十六則後漢書注中六字當爲衍文攷班固食貨志布廣二尺二寸後魏書舊制人閒所織絹布等皆幅廣二尺二寸與鄭此注同淮南子天文訓黃鍾之律脩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注古者幅比皆然也據此則幅不止二尺二寸矣淮南子高誘皆漢人其說有其弁

冕麻三十升或幅廣之度不盡如毋志鄭注所云英
按此說是也冠倍衣十五升之數即出漢人則漢書
注三十六之數其不足據不待言矣若淮南子以黃
鍾及物生之數徵實爲言則其謂二尺七寸之數爲
可無疑也況班氏及後魏去古益遠豈若淮南王之
近古乎二尺二寸之數毋乃謬歟

緇衣美裘

鄭風緇衣之宜兮傳曰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
英謂據此知正服稱緇衣也若不以爲正服而僅以

裼衣中衣當之然則鄭風謂敝又改爲改造者豈有
思欲造爲其裼衣中衣者耶論語緇素黃三衣非亦
正服而何歟但傳謂卿士即使鄭武莊不爲周卿士
豈不服緇衣乎

鄭風美裘如濡箋曰緇衣美裘諸侯之朝服也疏曰
經云美裘加緇衣者論語曰緇衣美裘是美裘必緇
衣[illegible]冠禮曰主人元冠朝服注云衣不者色者與
[illegible]也是緇衣爲朝服也英謂據此知論語緇衣美
裘一則以朝服言之也因詩辭而推固爲美裘必緇

衣自內以知外而就論語之文而釋之則裘緇衣必
美裘自外以及內也箋言朝服鄭氏指正服矣然論
語疏亦有云此經云緇衣美裘者謂朝服也而邢氏
既云朝服又云中衣又引裼衣拘牽于中衣裼衣之
說以爲朝服之中衣裼衣而不能明指其爲正服何
不攷詩傳箋歟既以爲朝服豈有舍外加于上之正
服而反舉其中衣裼衣以言之者耶

天官司裘獻功裘疏曰鄭玉藻美裘注引孔子緇衣
美裘鄭注論語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于

君之服若然卿大夫助祭用冕服士用爵弁君朝服
冕服美裘卿大夫士弁冕用美裘至于朝服亦用美
裘即是君臣祭服朝服同服美裘也英謂據此知緇
衣美裘一則以祭服言之也孔子之助祭服乃元冕
也元冕衣無文猶之元冕無旒元冕無旒故以元名
然則元冕之衣無文而以之稱緇衣豈不爲尤宜乎
然無論冕服弁服朝服亦無論以絲以布總豈有舍
其外加于上之正服而反舉其中衣裼衣以言之者
耶

集注曰衣以裼裘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緇衣素衣黃衣當專指外加于上之正服言之至于其中裼裘之衣則不言而自見矣不得以三衣字爲裼衣也玉藻美裘緇衣以裼之云云先言裘後言衣所謂緇衣紋衣黃衣乃是指裼衣以衣配裘也若此論語先言緇素黃三衣而後言羔麑狐三裘則以裘配衣也集注毋乃因玉藻文而亦謂裼何不辨其異歟

玉藻以帛裏布非禮也注曰中外互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元端服麻衣也中衣用裘紋衣以裼云云與論語緇衣羔裘云合三者之文而參之蓋以帛裏布與論語文皆以外正服爲主而乃以杜裏者稱于其正服也論語文以邑稱邑也帛不裏布以布稱布也而麑裘紋衣云云則介乎帛不裏布之中間而帛不裏布則包乎麑裘紋衣以裼云云之內外也論語緇衣羔裘從外以人內也玉藻以帛裏布及紋衣云云皆從內以出外也但論語裘稱正服之邑玉藻裼衣稱裘之邑然則中衣之邑始

布英按此說是也此言以帛裏布非禮及此下文麑裘紋衣以裼云云與論語緇衣羔裘云合三者之文而參之蓋以帛裏布與論語文皆以外正服爲主而乃以杜裏者稱于其正服也論語文以邑稱邑也帛不裏布以布稱布也而麑裘紋衣云云則介乎帛不裏布之中間而帛不裏布則包乎麑裘紋衣以裼云云之內外也論語緇衣羔裘從外以人內也玉藻以帛裏布及紋衣云云皆從內以出外也但論語裘稱正服之邑玉藻裼衣稱裘之邑然則中衣之邑始

亦必稱于正服尒英又按玉藻注中衣用素素字當作帛字

玉藻美裘疏曰皇氏謂冕及弁無裘冬則加袍蘭祭服無裘文無所出劉氏云六冕之裘皆黑羔裘英按此說是也緇衣羔裘即祭用裘也安得謂無裘耶皇氏蓋誤于司裘祭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之文以爲祭天則裘尒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四書改錯曰說文曰厭飽也謂饜而飫之以飽足爲義即轉而釋作厭棄如漢叔孫通傳上益厭苦之後漢章帝紀朕益厭之亦皆以厭飫之甚而繼以嫌惡苟專及飲食則未有不從饜飫解者左傳屬厭而已謂小人止知飽腹論語記此正以微世之饕餮者不字禁辭謂不飽精不飽細也張文彬曰史記游俠傳季次原憲褐衣疏食不厭不厭即不飽英按此說饜飫是也不飽非也說文解字第五曰厭飽也據此知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厭字當作猒而今本作厭者字之誤也厭字見說文解字第九曰厭笮也迫也蓋

所謂厭苦之意者此矣與猒字迥乎不同矣從來未有以精細爲厭苦者故知今本作猒爲誤文也若猒字雖訓飽然義不止此一則飽足之義一則饜飫之義也而不猒精細之猒乃饜飫之意非飽足之意也食取其精膾取其細聖人不遠于人情也然人或以精細而過飽者有之非節飲食之道矣聖人無貪心故雖値精細亦適可而止自然不饜飫也此記者所以記此之旨也與下文數不字原一例尒然未嘗不飽也不猒非不飽之謂也子食于有喪者之側未嘗

飽也然則孔子平時每食未嘗不飽也何至見食精膾細而遂變其常耶孔子嘗爲大夫精細非不可得之物而精細亦非極難之事何必不飽精何必不飽細耶聖人從容中道何謂禁辭耶若凶年饑歲謂不飽精細則空尒西河以爲生平如是毋乃謬歟

疏曰所尚精細也英謂據此知集注謂不厭言以是爲善云云本于邢氏也然謂尚精細則人皆知之不獨聖人何必記耶謂以是爲善則非謂不猒飫而直謂不憎惡與精細二字不合四書改錯附張文彬曰物之粗惡者可加厭惡既已精細便不應下此字矣此說是也何必謂孔子不憎惡精細耶且謂非必欲如是孔子栖栖衰世亦安能必欲精細豈非又爲不必言者乎

不多食

集注曰適可而止無貪心也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上文不撤薑食及此不多食七字皆錯簡當在居必遷坐之下亦謹齋之事也聖人于平時已節飲食矣而齋時尤慎者蓋恐多食或氣下洩致穢氣觸及明

衣且于祭之日不便于告假出位也此特記齋時非言平時也若平時則上文食不猒精膾不猒細二句已盡見孔子之食適可而止無貪心矣安得又複其文曰不多食耶且于精細之外而複曰不多食則安得不誤解食不猒精二句爲以是爲善耶

不撤薑食

注曰孔曰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英謂據此知不撤薑食四字其義乃承齊必變食其文當在居必遷坐之下者也蓋當時士大夫齊戒以薑味辛氣

溫與蒜韭爲類而皆撤去之惟孔子以爲此非葷而不撤也惟齊時乃有此義若平時則本不禁葷不必以不撤爲言也孔氏既明謂之齊集注通神明亦齊之說而俱不明指錯節者闕疑之道歟然其如經文之晦而不顯何歟

升車必正立執綏

四書改錯曰立是升車後車上之立綏者安也乘車亦危事制綏使把握以安之雖兼升降之用而義實在此所以包咸曰執綏所以爲安徐錯曰禮升車必

正立執綏所以安之英 按此說尤非也記此者爲儀容非爲防患也升車斯須時或不及佇立或立不及正體而急于執綏孔子未升必立必正立必執綏必立而後執綏于是乎升人易忽略而聖人莊敬而從容造次不苟也若慮其危則執綏二字足矣何言必正立邪如論綏之所以設則全在升車之斯須而與既升之後無涉也攷工記曰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輿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據此知升車者雖或有凡猶防傾跌失容也若升車之後又何危之有立乘者雖兀兀不寧然御者居右乘者居左則車中前有軾左有較身左倚倚較身前兩手馮軾俱無危者有所敬則落下左手以一手及胸馮軾若平常則兩手撫軾亦謂之馮軾左傳廿八年傳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此平常以手馮軾之證也豈有載馳載驅之時而手常把綏于車中者邪包氏徐氏皆謂綏所以安者亦皆指升車時言之尒何嘗謂立于車中執綏邪況綏繫于輿後人未登車手在綏下故引以爲攀援若在車中則

手與綏齊雖仍攬之不釋手亦不得力欲把握以安將繫綏于何處謂立是升車後車上之立何其謬歟

子謂伯魚曰

孔子世家曰孔子生鯉字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英 謂據此知孔子蓋冠而生子也孔子年七十有四而卒而論語顏淵疑有才不才之言則顏子先孔子卒而伯魚又先顏子而卒而世家謂伯魚年五十則孔子生伯魚時其年甫弱冠歟蓋以孔子少孤聖母寡居門衰佚鮮故應早娶不可拘三十而娶之例歟

故孔氏之不喪出母。

英謹鈔先人偶杼稿又續。孔氏出妻辨曰。檀弓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嘻其甚矣。子思之母死于衛。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廟門人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于孔氏之廟乎。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嗚呼。小人之無忌憚至此極

哉。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家齊而后國治。聖人所過者化。而況于其妻乎。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开官氏。一歲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伯魚之妻之年不可攷。大約與伯魚不甚相遠。及除伯魚之喪。年過五十矣。且孔子非庶人也。伯魚固卿大夫之子也。以卿大夫之子之妻過五十之年。夫死而嫁于別國。此古今未有之事也。而謂獨有于聖人之家乎。子思之妻無所見。然喪服之輕重。有先王之禮焉。非人之可意爲也。使出母而無服。則孔子豈能使伯魚之爲之服。使出母而有服。則子思豈能使子上之不爲之服哉。孔子雖聖人。然不自聖也。豈自以爲道之隆乎。子思大賢而學于聖人者也。又何自處于道汙。舍聖人而不之法。悖先王之禮。師心自是而創爲之說乎。以子思之必無此言。知子思之必無出妻之事也。總之無忌憚之小人。但欲肆其誣毀。而不思其言之可信于人否也。以世之遠也。又秦火之後。典籍無徵。孔子三世之事。莫得而詳。茫然大約孔子娶开官氏之後。明年遂生伯魚。未

幾而开官氏先卒。孔子東西南北之人也。亦不再娶。世既莫詳开官氏之所終。遂造爲異說。以誣之子思。之爲人嚴毅。故又從而爲之辭也。英承庭教。知誣聖賢者有如此也。帝王明道敎世之經。神靈不能呵護。半遭秦火。而傳聖之書。大有關于天命精微。而神靈又不能默祐而潛消之。何歟。蓋彼之誣聖賢者。其言即已自呈破敗。使人一望而知其必無此理。故鬼神亦不屑默爲消滅也。但先儒信古太過。強爲注疏。而不辨寧不有賴于後儒歟。

至聖編年世紀曰子上之母子思之妾故不喪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出注也聖母娶施氏顏氏爲生母也故子思曰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孔氏之不喪生母自子思始英按此說尤非也生母稱其母不稱出母也且儀禮喪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外則喪之三年然則生母豈反不爲之喪邪士爲妾之有子者總何謂不喪邪

編年世紀又曰子思仕衛迎養其母于衛子思歸祭

于廟外而赴于子思遂哭于廟庶氏之母外庶衆也言衆子之母英按此說尤非也有大患乃哭于廟卽冢子適子之母豈遂可哭于廟邪庶子豈有庶氏之稱邪

洙泗攷信錄曰檀弓子思之母外于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于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按女子如果嫁于他氏則凡棺槨衣衾之備自有其夫若子主之所謂有其財者欲何爲乎鄭氏乃以贈襚之屬當之贈襚之事微矣四方何遂于此觀禮子思亦謂柳槨衣衾之屬何得誤以爲嫁于衛乎英按此說是也其謂無其時卽謂母嫁而無所致力尒況豈有母喪而可傲然言吾何慎哉者乎則亦誣毀者也其所以造此語者其或爲解再醮女之慙者邪抑淡惡夫言規行矩謂必至其妻請去邪漢人信之其亦與于不仁之甚歟

繆公之於子思也

金華宋氏潛溪後集曰孔叢子僞書也記問篇有子思與孔子問荅語子思年止六十二魯穆公同時人穆公之立距孔子之歿七十年疑子思未長也而何有于問荅哉英按此說未長非也伯魚先孔子而卒孔子卒時子思當已逾成童之年而將及弱冠矣安得謂何有于問荅邪孔叢子書雖僞然何疑于子思之未長乎原其故必因史記六國表及田齊世家與孟子謂魯繆公之時子思爲臣者不合故歟

史記魯世家曰哀公二十七年卒子寧立是爲悼公十三年三晉滅智伯三十七年卒子嘉立是爲元公

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爲穆公三十三年卒六國表曰周元王元年楚惠二十三年魯哀公卒二十四年魯悼公元年楚簡三年魯悼公卒四年魯元公元年楚聲元年魯穆公元年英按此說非也蔡氏獨斷曰中年早折曰悼據此知魯悼公之年爲三十七者必誤也或止數年尒如春秋晉悼公二十九歲而卒是也三晉滅智氏當杜魯元公之時而非悼公時也蓋其閒差二三十年矣世家既誤則六國表卽從世家而俱誤矣且六國表不獨魯悼公之年誤也其于魏

文侯十八年云文侯受經子夏式閭干木然子夏嘗爲莒父宰而于孔子阨陳蔡時文學已成而能從遊而魏文十八年上距孔子殁已七十一年子夏安得猶存耶若如仲尼列傳強謂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然則從陳蔡時十餘歲也又何論于爲魏文侯師時謂年一百有二歲乎毋乃謬歟可證魯悼公年之誤者一也又其于齊宣公四十四年伐魯莒及安陽四十五年伐魯取都四十八年取魯郕據此知孟子所謂魯繆公之時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者矣若杜北時也而六國表乃于齊宣四十九年始爲魯穆公之元年然則魯之削穆公尚未立何以淳于髡歸咎云魯繆公之時耶且孔子殁于齊平公二年至齊宣四十八年相距七十一年其時子思已卒之後又將及二十年矣魯之削子思不及見者久久矣何以淳于髡歸咎于子思爲臣耶然則六國表齊宣之年亦必差三四十年可證魯悼公年之誤者二也且齊宣之年既誤而其書魯穆公元年杜齊削魯之後則誤而又誤蓋其所附于楚年表內之魯年

當更不止于悼公年之一誤而已者矣然則六國表之誤不知凡幾表與世家皆史記卽以孔子世家與六國表之年而計之乃子思之生當後于孔子之卒而安得見其孫伯魚之卒當先于子思之生而安得爲之子子思不及見魯之削又安得謂無益人國于思并不及見魯繆公之立又安得謂拜饒鼎因耶若論其謬之所杜則六國表之誤既多安得不疑六國表而反疑世家子思之年乎如四書賸言謂王艸堂云繆公卽位杜威烈王十九年則史記所云子思年

公其三子者或是八士者之說固不知彼使[illegible]思年而
增之亦于魯削時日著于繆公立時期顯矣安能合
耶。

有竹石軒經句說卷十二八終

學而時習之
有朋
人不知
而不慍
其爲仁之本與
巧言令色
吾日三省吾身
傳不習乎

則以學文
賢賢易色
學則不固
主忠信
抑與之與
夫子溫良
父在觀其志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小大由之

知和而和
因不失其親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未若貧而樂
富而好禮者也
患不知人也
六十而耳順
子曰無違
樊遲御
父母唯其疾之憂
至於犬馬
色難
有酒食先生饌
君子周而不比
攻乎異端
誨汝知之乎
知之爲知之
是知也

子張學干祿
孔子對曰
錯諸枉
以勸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孔子謂季氏
與其易也
吾不與祭
與其諂於奧
經句說　卷十七之目
君使臣以禮
何患於喪乎
擇不處仁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蓋有之矣
我未之見也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
朝聞道
蓋過也

無莫也
君子懷德
子出門人問曰
忠恕而已矣
事君數

男志忠校字

學而時習之

注曰王曰學者以時誦習之、英按此說非也學而時習之者既已博學審問而時時愼思明辨篤行也若以習爲誦習則偏以學文言矣子以四教文其一尒此章所謂習豈得專指誦習邪

吳郡皇氏偲義疏曰學有三時一就身中爲時內則

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年十三十五是二就年中爲時王制春夏秋冬是三就日中爲時學記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也、英按此說非也時猶常也不曰常而曰時者以學有千百條目非可執一合言之則無時不習故曰時也禮記所言教人之道也此章所言學也非教也引禮記爲證何其謬欤

當湖陸子讀朱子全書隨筆曰荅呂子約云凡言學多指講論誦讀言之故以習爲思繹愚按此但可言中庸博學之學而非所以言學而時習之學此必非

英按此說非也此章學字即中庸博學之審問之之事也此章習字即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之事也故集注釋學字則以明善言之釋習字則引程子語以思繹言之引謝氏語以坐如尸立如齋言之也雖合言之學字可以總該然其曰學者將以行之曰所學則程子固已別于踐履以釋學字矣至于杜我二字乃踐履亦在其中矣且集注熟字亦即下章集注所云習謂熟之于己熟字皆以踐履言之也豈若王氏專急取踐履之義邪要之此學習兩字義不同集注自分明漢人于此習字亦以文言後儒于此學字亦以行言毋乃俱謬欤

有朋

吳縣陸氏元朗經典釋文曰有或作友非、英按此說是也許氏說文解字曰同志爲友此章注曰同門曰朋疏引鄭氏周禮注曰同師曰朋同志曰友則可知目遠方來纔見方以類聚之義故謂之朋尚未見

言誦習者邪但學字則當以誦習言也何必于學字急取踐履之義邪要之此學習兩字義不同集注自分明漢人于此習字亦以文言後儒于此學字亦以行言毋乃俱謬欤

其志之同也故未偁爲友卽此疏亦謂朋疏而友親也故獨曰朋也其曰有者以遠來不定羣衆羣來亦朋獨來亦朋衆亦有寡亦有也若有字而作友則古來朋友而謂之友朋亦辭矣且曰自曰來正其始相識也既爲友矣豈猶自遠方來時耶卽謂始來已見其志同可謂之友則又偶有之事而論語凡皆言常理也豈可多一友字乎有或作友傳寫之誤尒

武虛谷億羣經義證曰白虎通朋友自遠方來有正作友釋名友有也友有同用或作友與古傳本合未可云非英按此說尤非也有友二字友字有有之義有字無友之義豈可同用成國劉氏熙釋名但云友有也相保有也何曾謂同用耶班氏固白虎通作朋友者亦以其音同而誤遂倒其文尒何足爲據耶說文解字無朋字而有古文鳳字曰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據此知自遠方來與朋字正合友字未合也若有作友既爲吾友而自遠方來則所謂天涯故人至而非相慕故相親矣一字誤而義遂改丗乃謬欤且經典釋文原云或作非古非魯安得偁

古傳本耶人不知

皇疏曰若有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李充云論人不倦何怒之有英按此說尤非也此章實重首末兩節言朋來者正爲有人不知者而發抑揚開合之辭尒以三節三平讀之已失論語以此章爲首之本旨況謂無怨疾于愚何其淺欤

而不慍

陳簡莊鱣論語古訓曰釋文鄭曰慍怨也集解何曰慍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按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慍悒也詩邶風毛傳云慍怒也是慍有二義鄭訓本倉頡篇何訓本毛傳然慍怨聲合鄭訓爲長英按此說是也怨悒怒三字之別怨悒猶含蓄怒則發于外矣學詩章可以怨集注云怨而不怒亦謂怨甚而發外爲怒也故此章集注曰含怒則怨悒怒三字皆兼矣若何氏直謂怒則既嘗學問豈有因莫我知而發怒之事欤

當湖陸子三兔堂賸言曰不崑友云人非必君相一

家之中父子兄弟亦人也如舜之處頑嚚而克諧以孝即所謂人不知而不慍也英按此說非也此章自始至終自近及遠人則統相識不相識者而言今原未嘗有謂君相之意然亦豈得謂兼父子兄弟言之邪己有善而父母不我知我當自勵昆弟不我知我當自反豈秖以不慍為難能欤惟此人字非一家中之人故直曰不慍而已蓋不慍者即孟子人不知亦囂囂集注所謂無欲自得顏子不改其樂之意但可施于與世酬酢之處及世之有所聞于我者而不我

知人情之易慍而能不慍斯其人豈非內重而外輕者乎安得謂一家中邪原其意始為初學言欤朱子文集有云呂子約謂尹氏學在己知不知在人微有立我之病朱子答云尹氏說未見立我之病此章是說初學入道之門未須說得元妙也朱子蓋恐人以不厭不倦成己成物之說牽入故云初學其實不知不慍非初學入門時事朱子初學入道之門云者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初學即須有此識見方能入道之門無此志不能入道也豈其以君子之偁加諸初學邪謂為一家之人無乃過于淺求而又失之欤

其為仁之本與

毛西河奇齡四書改錯曰呂覽夫孝三王五帝之本務管子曰孝弟者仁之祖也祖亦本也唐宗孝經敘孝為百行之源源亦本也後漢仁孝先後論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則直言仁是枝葉孝是根本若李延壽孝義傳敘謂仁之所資生房元齡管子注謂仁從孝弟生則本立道生甚明

乃一旦改為仁為行仁改本作始英按此說尤非也以小德川流對大德敦化而言則仁猶不得為大源以孝弟對仁而言則仁是本而孝弟是道生若以孝弟對為仁而言則孝弟是本而為仁是道生也如西河反以孝弟為仁性之本則先有孝弟而後有仁性矣則人初無性因孝弟而後性生矣何其謬邪雖此也者字其字與字或因當時人于親親仁民愛物緩急輕重不明故有子歸本孝弟推到為仁亦未可知然若直謂孝是仁之本則又豈有于語意邪至于呂

寬以下諸說實皆言行仁之事祇以措辭不如來諭覺以行仁爲仁尒然孝經叙明明言百行豈非即行仁之謂耶仁孝論亦言仁人未嘗曰仁也西河援引何其鹵莽欤

巧言令色

四書改錯曰夫子他日更有巧言令色某亦恥之之語其絕之未嘗少寬但仁之有無須有分寸巧言原不是險詖狡譎不過從言色上做工夫猶好言自口色莊者乎未嘗絕天良也表記辭欲巧毛詩令儀令

色則巧令原是善字故左傳師曠善諫叔向引詩巧言如流以頌之以善諫之人而目爲巧言向使果屬不仁則子野將拂衣而起矣詩禮左傳非肆欲之書子野叔向非亾心德之士英按此說非也孔子所指心務爲巧令者一種人尒故曰鮮仁又曰亦恥之也若泥巧令二字則如閔子騫舜爲費宰亦巧言之類也享禮有容色亦令色之類也適見其爲仁也同文而異指豈可牽引乎集注謂絕無要其終而言之但非孔子當時言下之語氣尒西河謂未嘗絕天良然則禮之辭欲巧詩之令儀令色亦辭矣仁者邪毋乃謬欤

皇疏曰人有非假而自然者此則不妨有仁但時多巧令故云少也英按此說非也辭字就一人心上辨之非于南人辨之也矣字乃警戒學者之辭非藻鑒人品之辭也若謂辭仁多不仁則當云巧言令色有不仁者而不得云矣也舍本文以外求能無謬欤

吾日三省吾身

皇疏曰一日之中三過內視我身改錯曰三次不是三件英按此說非也此三件亦略舉文行忠信之大凡尒三字固不可泥也若謂朝暮三次則惟習猶可謀人非恆有苟無所謀省所不及或謀不止于三即不止三次矣豈必增三爲九耶

傳不習乎

注曰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論語精義曰明道曰傳不習乎言不習而傳與人英謂據此知傳者傳于門弟子也師授我我授人而未嘗身體力行則我之傳者非實學也即是不忠信也曾子每將

有所傳卽自省其習焉否也何氏謂所傳之事卽邦
非徒以文傳矣而猶必贊一講字者始以新民平治
之事曾子未嘗得爲欽然有其末者未必有其本末
有得其本而末不從者也何必以習爲講習乎
集注曰傳謂受之于師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改錯
曰傳者授也非受也漢儒林傳業者浸盛後漢黨
宇三世皆傳業舊說我傳于人得毋非素所服習者
乎此說是也上文爲人謀而不忠乎不曰人于我謀
而我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不曰朋友交而不

信之乎而獨于傳則謂爲師傳于我豈其例欽且三
省之事但有師友之證而無家人親戚之情可知曾
子言此之時孔子曾皆當俱已喪曾子爲師也父兄
也之年矣而非復少壯爲子弟之日矣謂傳爲受教
語氣不合矣況謀人忠交友信雖曾子士夫純熟而
精力既衰反宜加意亦其情也若以此傳爲孔子傳
道之日毋乃謬欽
則以學文
注曰爲曰文者古之遺文疏曰詩書禮樂易春秋六

經是也論語精義曰伊川語錄曰學文便是讀書英
謂據此知文卽經籍也推之卽博我以文之基而拄
此曰則文抵古人之文章學文抵爲辨其形聲講其
指意而已矣文乃人道之門學文亦爲己之學而必
待餘力者以人則孝以下諸事時及而弗爲則廢矣
文則待暇而學仍不廢也伊川程子謂不倘其臧而
先文指讀書而廢務者故曰非爲己之學今
經典釋文曰鄭曰文道藝也英按此說非也子夏曰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道藝之名其類是欽

集注曰文謂詩書六藝之文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
文不止于詩書至于六藝雖六經亦偁六藝然集注
既以詩書六藝並偁則必非六經可知也始指周禮
大司徒所謂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者欽然書則筆之
簡策猶與詩書爲近禮樂則異矣六藝中之禮樂秪
以趨蹌應對琴瑟搏拊言之非禮樂之全體大用也
若射若御若數則並遊聖門者有暇時卽學射學御
學數耶
改錯曰周官六藝係晚周之言古六藝取先聖所傳

經文而解斷之定之爲六名曰六藝孔子經解有詩教書教易教禮教樂教春秋教共六教淮南泰俗訓云六藝異科而同道經解六教是也劉向校簡編歆輯成之名六藝略班固作藝文志凡六藝一百三家其說有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孔子世家謂孔子成六藝叙書贊易刪詩定禮正樂脩春秋通詩書禮樂者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漢儒林傳博學乎六藝之文淮南三術訓篇孔子通六藝之論皆指六經言自鄭康成于藝文之藝皆注作藝物之藝

集注既注詩書又注六藝邪則詩書杜六藝中焉得詩書又六藝今六藝邪則禮樂有文射御書數未必有文　英按此說是也鄉三物六藝杜鄉言鄉宜無用書易春秋別自爲六藝者尒與此章何涉欤孔子世家謂身通六藝豈謂通射御書數邪又如五帝本紀謂學者載籍極博猶攷信于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詩書非即杜六藝中邪集注六藝之文四字足矣何以多此詩書二字欤

賢賢易色

皇疏曰若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賢此人便是賢于賢者　英按此說賢于賢非也所賢字俱無勝義好賢秖一善安能便勝人千百善邪

皇疏又曰一云尊重此賢人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　英按此說尤非也雖伊川程子經說及伊川語錄皆同此然改容而禮之者天子敬大臣之事豈可偁于未學之人者邪且賢賢乃念釋杜茲歛會寤寐不忘而但以見于面色爲言毋乃淺欤改錯曰易字一作輕易之易尊賢則輕女色李尋論

天象有云少微杜前女宮杜後賢賢易色取法于此顏師古謂尊尚賢人輕略于色是也　英按此說尤非也會色性也上達之即好賢之誠也云如好好色者眞情也云易色者專壹也若謂輕略于色則四字所概語氣無力與下文吾必謂之學豈相合邪

學則不固

注曰孔曰固蔽也疏曰須當敦重又當學先王之道博聞强識則不固蔽也　英按此說非也此章原爲文采風流之士而發君子之解秖因其爲有學之人而

偁之介其不重者即以風雅而致輕佻介至于固字雖第七篇儉則固固訓陋然此章威重氣象之實也

忠信椿柢之實也友賢取資之實也改過進修之實也若謂厚重少文又恐固陋則反重學文之意何其與孔子發言之指恰相反乎皇疏曰偽按孔訓爲固蔽蔽猶當也既不嚴重縱學亦不能當理此又皇氏曲爲孔氏護介

十忠信

改錯曰君子不重十一字自爲一章主忠信三句自爲一章此本子罕篇文而複簡于此者集注重出乃不注之不重章而反注之子罕篇以致威重忠信上下相承處諏齬不接英按此說尤非也此章對證風雅之士發藥不威不重乃從外說人內之辭十一字爲未了語氣故便接主忠信三字爲通章之綱領也何以反云諏齬耶惟主字承上文故不覺其突如從遊章主忠信亦承上之辭也若此章分剛章則上意未足下字突起此集注所以于子罕篇三節者注重出也且此章疏不以忠信下爲重出而第九篇疏曰

學而篇已有此文記者異人故重出之則邢氏已不以此爲重出而以第九篇爲重出也而西河反之何其謬欤

注曰鄭曰主親也皇疏曰或云擇友必以忠信者爲主不取忠信不如己者若結友過誤不得善人則改易之英按此說尤非也主者我身之心主也忠信以己言乃爲親切若友之輔我則後矣鄭氏皇氏以擇友言不俱謬欤友不如己正謂文不如己行不如己介忠信抱日久方見安得遽斷爲不如而勿友至于君子之過欲寡未能則亦多矣而乃獨以結友言之有是理耶

抑與之與

羣經義證曰漢石經遺字抑作意攷詩十月之交抑此皇父箋從魯詩讀抑爲意文王世子鄭氏注億可以爲之也釋文云億本又作噫音抑說文解字通論意猶抑也含其言欲出而抑之英按此說非也如先言客文而後轉人主意則當作意此則子禽先言主意而後用抑字轉人客文介當作抑也若能知是與

非求子貢亦何必迂其辭乎至于禮注愿愿則皆者之誤字尒何足據欤

夫子溫良

皇疏曰行不犯物謂之良改錯曰良善也如周禮良車儀禮良席尚書元良孟子良人良工從無以易直解者簡易伉直善良各自爲義故經解以易字良字並出廣博易良不可謂廣博良樂記以直字良字並出正直安歌風肆直安歌商溫良安歌齊未可謂歌風歌商者亦安歌齊也又以易直良三字並出制

樂以治心則易直慈良之心油然以生如注則良良慈良一連三良乎樂記子諒讀慈良見韓書外傳英按此說是也孔子盛德光輝不惟此五者所能形容得盡所以孔子聞政可必而得位則不可必也子貢就孔子聞政可必處箸想自然不向剛直一路去矣若因五字中少剛直之訓而本伊川經說以良爲易直則當時諸侯雖有好直然豈能無一不好直而必聞政乎此對必聞而言毋乃言各有當欤

皇疏又曰一云孔子入人境觀其民之五德則知其君所行之政英按此說尤非也溫良之上即箸夫子字安得謂觀民耶

夫在觀其志

錢竹汀大昕潛研堂文集曰范祖禹云爲人子者父在則能觀其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歿則能觀其父之行而繼述之集注取孔說安何從曰孔子之言論孝乎論觀人乎以經文可謂孝矣證之論孝不論觀人也既曰論孝則以爲觀父之志行是也不論觀人則以爲觀人子之志行非也英按此說尤非也此章借觀

人之法以論孝論孝既明而觀人之法亦在其中矣安得謂此章不論觀人耶竹汀字學最博何于觀字之義未審欤人子于父母曰視不曰觀視直而觀兼偏曲也父可謂觀耶況歿則遺行可思更何從追而觀之耶又以其字指父然則何不云三年無改于其道而必曰于父之道耶

一年無改於父之道

讀朱隨筆曰呂子約云不幸而有所當改是乃吾平日之拳拳而未能孚于吾親者今哀痛之深固有所

幹旋改移于不動聲氣之中者朱子答[illegible]

此意後看史見有居官不改前人之政但因事遷[illegible]使人不見其迹者必大悅之以爲代人居官猶能如此況于所生因問于李先生先生曰此意雖好但每事用心如此恐所失卻多所謂無改尚可通行者余若不幸而有必不可行者則至誠哀痛而改之不必如此回互也此意竊謂學者不可不知愚按論事如此方纔不偏

英按此說非也事親與居官不同前人之政有非者正當明白更張與衆共之方爲無曲無

私若必欲潛移無迹則直道亡公道亦亡矣而幹父之蠱雖三年之外可改前非亦當隱諱而改之也況呂氏指三年內乎李氏何以不分析言之欤周子曰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若徇情面顯利害則家易而天下難矣陸子于此毋亦言之偶忽欤

小大由之

皇疏曰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者言每事小大皆用禮而不以樂和之則其政有所不行也

英按此說尤非也曰和爲貴則隱然有不和者在焉和則美而小大

皆由即所謂行也不和不可行和則行矣而有所不行者因其知用而過于禮之用而不以禮之體節之亦同歸于不可行也

若因不行不可行文複又有亦字遂將小大由之截人下節以有不行爲禮勝則離亦不可行爲樂勝則流則禮非天然可行之道必待樂而始美何其謬欤

知和而和

皇疏曰和即樂也變樂言和者見樂功也上明行禮須樂此明行樂須禮

英按此說非也此章言未及樂也禮字禮者體也此章和字乃由禮行禮之情也不以禮節之云者知禮之用而不以禮之體節之也故注惟引馬注而不言樂集注于引程子語外亦不言樂程子其猶承皇氏之謬欤

因不失其親

羣經義證曰注孔曰因親也蘇有知人之鑒愚以詩因心則友正義曰周禮六行姻注云姻親于外親是姻得爲親也據此則因即姻省文邱容說書引南史

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昏非類、張說之碑亦曰、姻不失親、官復其舊、又說文解字通論禮曰姻不失親、故古文以爲妻、疏失注耳 英 按此說尤非也、親卽而親仁之親也、與親族之親皆平聲、姻親之親則去聲、而此因不失親爲可親之人、非親族姻親之謂、人苟可親、何必拘其爲親族姻親邪、若謂因爲姻字親爲姻親之親、字何其有見而卽泥乎、因心則友、詩秖推論及王季、豈暇傅婚姻之事邪、後世文字每云姻不失親者、借用文法、畏聖人之言所

不敢效也、卽如親字、有謂授受不清者、豈孟子本淸字邪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集注曰、志有壯而不暇及也 英 謂據此知求者爲也、人所求不止食居、僅言食居者爲君子而言、惟食居猶爲必有者也、食居亦不止飽安、僅言飽安者亦惟飽安猶爲君子之所無惡者也、此時言下更無未必果得之意、秖是求飽求安非纔思卽得、必有用心力者然、勢不兩立、求飽安則志荒矣、有志則無暇求飽安矣、彼營營者有止求飽安焉而君子無之者何哉、人之所志小、君子之所志大也、君子志壯于天下、後世之性命何暇及于一身一家之飽安邪

皇疏曰、一簞一瓢、是無求飽、陋巷曲肱、是無求安 英 按此說非也、顏子卒而孔子謂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蓋如曾子自謂不敢、孔子亦以爲魯、故不得與然豈獨一顏子無求安飽邪

未若貧而樂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此章第二節注曰、孔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末節注曰、孔曰、告之以貧而樂道、皇氏論語義疏本經文作未若貧而樂道 英 謂據此知樂字下原有道字、無道字者所傳之本脫文也、貧言道、富言禮者、貧爲人事之本、然富爲人事之華、實道者禮之本體、禮者道之揩節也、道雖貧而常在、故可樂也、禮爲富之所以保、故可好也、若樂下無道字、則以樂對好禮、豈禮不爲貧者設邪、又豈風詩之樂飢、春秋傳之

貧貧耶歟道字實不成文而集注不言者蓋以下篇文樂亦在其中矣回也不改其樂皆從言樂歟然而曰樂亦在其中則隱然于蔬水曲肱之外別有所樂樂原在其外故曰亦在其中若僅貧而樂即不義者亦有然豈與樂亦在其中同文耶曰不改其樂尤顯然自有其所樂故曰不改若止貧而樂即不賢者亦有然豈與不改其樂同文耶此章非原有道字歟道字又安可缺歟

坊記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英謂據此知道字之缺

已久也惟撰表記者時已不古其所見論語本既缺道字而欲于所撰攙以論語之文嫌其文不對遂謬加好字歟或表記原文作貧而好道富而好禮而後之傳寫者因見世傳論語本作貧而樂而遂改爲好樂歟然總不知論語原自有樂道二字而傳本缺之也若謂好樂好乃情也樂即發于情何以云好耶又道字不可缺之一證歟

論語古訓曰鄭曰樂謂志于道不以貧賤爲憂苦也

按鄭注本無道字鄭據本盍魯論故無道字集解

兼采古論語下引孔曰能貧而樂道是孔注古論本有道字司馬遷從孔安國問古文尚書史記所載語亦是古論仲尼弟子傳引論語曰不如貧而樂道正與孔合英按此說是也鄭氏但曰樂不曰樂道又謂志于道自以道釋經文樂字則道乃注中之字鄭氏所見本無道字可知也魯論本其不及古論本歟

富而好禮者也

集注曰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英

按此集注說疑非也禮亦道也貧言道富言禮各以

處境異名不貧無財而天下有道杜則貧不見爲空乏既不見空乏則正當云安樂矣富有財而天下有禮杜則富不見爲利益既不見利益則亦無可安樂矣何以集注謂富者安處善樂循理耶孔子言此蓋亦有見于世之貧者自不知有道反誤認富者之所爲爲己不能故不覺卑屈子貢但知卑屈非士所宜故以無諂自多而孔子謂貧者有道以充裕樂之且有餘寧肯諂乎孔子有見于世之富者全不知有禮反誤認貧者之所不爲爲己獨能爲之故不覺矜肆

子貢但知矜肆非士大夫所安故以無驕自多而孔子謂富者有禮以隗謂好之若不足豈獲驕乎孔子告孟孫之孝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孔子贊二家者如此則所謂富而好禮者從可推已孟子曰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孟子言處貧富者如此則孔子之所謂富而好禮者從可推已惟富則易犯非禮人而無禮何不遺外詩人醜僧之如此故見得禮爲可愛可好也則富

正可危而不可安可懼而無可樂豈得以安處善樂循理遽以許富者乎若安處善樂循理則惟貧者爲易能之則此六字仍說在貧而樂道者身上而與富而好禮之意毫無干涉集注何以釋富而好禮邪推原集注之意蓋本于皇疏云富既饒足本自有樂又有財可行禮故言禮也此皇氏正與認世之非禮爲富而好禮之禮偏惡爲善恰與孔子之情相反背矣豈之可不可豈在財之有無孟子論得之爲有財孟子之所謂得與世之所謂得有異耶無異耶孟子原謂古之人皆用之原未嘗謂得之爲有財今之人皆用之也何皇氏遽謂有財可行禮故言禮也邪如若謂他如睦婣任卹之事亦禮之一端然此乃富而無驕一句中之意非富而好禮句中之義也富而好禮豈有財可行禮之謂邪

疏曰好禮謂閑習禮容不以富而倦略也好禮亦無未若豈嫻習禮容之謂然借以禮容論常人之情貧則倦于禮容略而不閑習富則必能閑習禮容不有倦略豈以閑習禮容者爲難能邪先

儒視無驕太淺故以好禮爲外貌之恭謹謙讓便勝無驕而不知禮之所謂恭敬撙節退讓者在本不在末在大不在細講明于大本原非易也故子貢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孔子聞之而歎美如斯也若僅謂閑習禮容不倦略則與無驕者相去能有幾而遂偁爲切磋琢磨邪

患不知人也

藏玉林 琳 經義雜記曰釋文作患不知也云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今本患不知人也按釋

文知古本作患不知也蓋與里仁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語意同今邢疏及集注本皆作患不知人也人字亦淺人所加英按此說非也不自足于內而又無慕外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也己欲知人者非爲人也亦爲己進德地也故患不知人也一本多己字己字可省固當後加一本無人字而但云患不知也則所謂不知者何指耶若以求爲可知爲例則此當曰患無可知也云矣如患不知也四字豈非缺文欤

六十而耳順

經句說　卷十七　三五

改錯曰不思不勉生安也天下無生安而遲至六七十者且豈有十年不勉之理英按此說光非也孔子生安之資而用敏求之功不自爲生安也然于知則猶自謂知之次于行則全謂未之有得難易不同也故耳順在六十從心在七十耳順原屬知說從此屬行說如以集注爲錯則經文已錯西河何其固執

于曰無違

改錯曰無違即幾諫章所云不違中庸所云順乎親原不得添二字乃以恐淺從親之命豫添于理二字于其下則理即禮也既曰不違于理則其說已明何必向樊遲補出禮字朱樟曰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使懿子學禮于夫子則從親爲孝正與下禮字相合祇未經明言未知所從何杜英按此說尤非也孔子祇言無違而不遽告以生事之以禮云云者非初則簡略也亦非使之淡思自得也違之一字原作違理解此不自論語始自堯舜之時史官文字已然皐陶謨曰予違汝弼豈非以違爲違于理乎苟問者爲顏曾

經句說　卷十七　三六

則無違二字已了若懿子問則當再問于孔子曰何以謂之無違也則必再告之矣孔子非不知懿子非顏曾之敏而不直告之也祇以生事葬祭之云隱對三家之大惡非出于詳問而遽作直言則有失巽言之道此不獨懿子即宰我問三年之喪孔子有予之不仁也云云亦待其出而後發而不可面數也故于懿子必待其再問而後可以盡言也若謂初則簡略則豈聖人語言之際尚須補過于後耶若謂淡思自得則何必發于樊遲耶而乃謂無違祇是順其親語

他人猶可若懿子稟資柔弱詭隨無能而語以無違豈非失言又謂以禮豈非自殺其失謂不得添一字何其謬邪即使謂不違學禮家謂則亦須添字矣況僖子所謂禮者不過禮之儀文三家所以僭禮之故正誤于此孔子初謂無違二字全無此意借使僖子已能知其義而懿子則何知懿子尚未明家學而語之曰無違又豈非失言而以以禮自校其失謂與從親正合不亦謬邪且理雖即禮然理者禮義之大名假如曰無違于仁無違于義皆無違也然仁而太過

勇則不能事之以禮矣義而不及勇則不能事之以禮矣此其閒不容少一再問苟再問而再荅則譬三家之意泯然無迹而無如懿子竟不能再問何也故隱使樊遲轉相告也謂無違即從親爲孝然則僖子之孝其親生事葬祭眞能無一不合于禮而懿子無違即大孝邪惟又敬不違乃謂順親豈可牽引邪

樊遲御

皇疏曰獨告樊遲者舊說云樊遲與孟孫親狎必問之也 英按此說是也遲問知未達退問孝夏禮亦有

之即懿子不能問而遲爲親狎亦可轉告之尒

京山郝氏敬論語詳解曰御侍也 英按此說非也子路執輿冉有僕何獨遲非御邪吶言志章皆曰侍不曰御何于此獨曰御邪何其謬欤

仲尼弟子列傳曰樊遲少孔子三十六歲 英按此說非也數學皆有其時懿子生于昭公十一年孟僖子卒于昭公廿四年懿子以父之遺命來學當不宜遲或杜明年問孝必在此時未幾孔子適齊矣或終喪而來學至昭公廿七年孔子反魯之後而始問猶爲

近者孔子適齊年三十五反魯年三十七曲禮曰長曰能御矣故能御必至二十以後而樊遲之御杜懿子問孝之日則遲少孔子纔十餘歲可知也若謂少孔子三十六歲則問孝時遲未生也既少孔子三十六歲而至于能御斯當在孔子以女樂去魯之日矣懿子事孔子于孔子在魯之日二十有餘年何時不可問乃直至于此時而始問孝有是理乎無違之義孔子至此始教有是理乎弟子列傳之不足據可知也家語更加云少孔子四十六歲必誤解左哀三年

傳季孫曰須也弱爲稱弱之弱矣豈知其齒已杜強仕服官之閑耶

父母唯其疾之憂

注曰馬曰言孝子不妄爲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憂今皇疏曰人子欲常敬慎自居不爲非法橫使父母憂也若己身有疾唯此一條非人所及可測尊者憂今疏曰疾病之外不得妄爲非法貽憂于父母英

按此說是也人子欲孝于親先當知父母憂子之心而能使父母之心以爲此子可無憂其妄爲不義而

但憂其有疾可謂孝矣然則謹疾之意自杜其中而不待言矣凡不待言而自杜其中者人亦自能曉喻我意也不煩明言也故注疏及皇疏皆不言及謹疾之意也然不妄爲非既已不使父母憂矣而于疾病則猶獨憂此而孔子不謂許此無使憂者不妄爲非可自主者也疾病雖謹疾而難自主者也故曰唯其疾之憂也然疾病固非人所及而既能不妄爲非自必無不能謹疾然則孔子何不直曰能使父母無憂其陷于不義乃可謂孝而必謂約其辭曰唯其疾之憂云者亦寓言之道也武伯雖後生小子然爲本國之貴戚大臣之胄未可遽斥之謂妄爲不義也而書不盡言弟子記論語不能述其辭之全而撮其旨者亦多今

集注曰父母憂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又曰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于不謹矣又曰一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于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亦通英按此集註說疑非也孔子明以可憂之事別之于疾病之外而集注既云無所

不至凡所以守其身者而又于其閒攙云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然則此疾病即因不義所致然則父母捨其不義不憂而獨憂其致疾然則欲卻病而守身毋乃謬欤舊說淡得旨而僅云亦通反寘圈外豈其然乎

經義雜記曰論衡問孔篇云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又淮南子說林憂父母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誘注云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則王充高誘皆以爲天子憂父母之疾爲孝校如馬義則天子正

意在言外聖人之告人未有隱約其辭若此者朱子
舍人子事親之道而言父母亦離其宗蓋人子事親
萬事皆可無慮惟父母有疾獨爲憂之所不容已 英
按此說非也孟懿子之爲人豈他無可憂而唯疾可
憂者耶君子愛人以德人子豈無他憂耶
全於犬馬
注曰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人勞能養人者也皇疏
曰犬馬皆是能養而不能行敬者人若但知養而不
敬則與犬馬何以殊別乎 戈錯曰坊記曰小人皆能

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其云能養明曰養其親未
嘗曰養小人晉束皙補亡詩云嗷嗷林鳥受哺于子
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則禽養親也唐李嶠表云犬馬
含識烏鳥有情寧懷反哺豈曰能養言己不如犬馬
養也馬周上疏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
宋王豐甫表云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累至欲效
犬馬之養自不可得也養不止飲食孝經親生之膝
下以養父母未有孩幼能親者儀禮既夕禮養
按文王世子齊元而養熊氏曰不飲食也檀弓事君

事師皆左右就養世亦無臣子弟子飲食君師之事
英 按此說是也能養即子夏所謂事父母能竭其力
也以子養親以物養人故曰能若以人養物豈可曰
能養如問何飲食問衣燠寒疾痛疴癢抑搔出入先
後扶持之類故與子夏評其得失若豕交獸畜子夏
何至問斯言邪集注舍注前說反從後說何其謬欤
且即以犬馬自比其所以言此者必當時人言蓋已
有自偁犬馬之養者故云然亦有因尒況汪甚言乎
況可比他人之親乎

色難
注曰包曰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 英 按此說非也孔
子之答即接問辭故直曰色難則不待言而自見其
爲人子之色矣言人子之色則承順之意自在其中
而不待言矣若單言承順父母之色則與問辭逆從
對面相接豈可直曰色難豈能使聞者知其謂承順
父母之色邪雖言承順則人子之色亦自在其中但
人之父母性情不同其承順之難易亦不同矣至於
人子之色無不難者蓋人子之色乃愛敬之微驗處

孝則難而易不孝則易而難豈承順顏色之難所可比乎皇疏引顏延之云夫氣色和則情志通善養親之志者必先和其色故曰難也此顏氏所謂色亦匪言人子之色尒而皇氏不從又一說則以爲亦指父母之色矣原其意始以爲人子之色子自爲主不當言難父母之色雖孝子不可必故曰難也然惟子自爲主故爲孝者之所當勉盡雖父母之色不可必故人子有養志之道如但曰承順而已保毋有違道阿意爲世俗之孝者耳

經句說

有酒食先生饌

論語古訓曰釋文饌鄭作僎鄭作撰馬注古論作饌鄭注魯論作餕也臧杜東觀注曰有司徹乃暮如賓注古文暮作餕暮餕饌字本通故古魯異文然內則曰父母杜朝夕恆食于緐從餕既食恆餕注亦食餕而盡之未有限也是餕有食勿復進之意故或以爲孝餕止爲飲食不如餕義爲長故緐從魯不從古異餕此說尤非也有酒食有者不常得也謂己藏餕而就極滋味也若作餕則當云有酒食餕其餘而不得云

先生饌矣杜東何惟鄭是從耶

君子周而不比

注曰孔曰忠信爲周英按此說非也謂忠信以爲周

[illegible]可謂周卽忠信則與此章何涉君子愛一人而衆[illegible]其利惡一人而衆人免其害小人愛一人而衆人失其利惡一人而衆人失其害惡一人而衆人失其利故周字訓普徧也小人徧于其所黨之人未嘗不以忠信相待不可以小人之心爲無忠信之理故周字非謂忠信也且周字訓有非普徧非忠信者如武王謂雖有周親

經句說

其時微子遠適比干剖心豈得謂紂尚有忠信之親耶安得泥國語文忠信爲周耳

攻乎異端

羣經義證曰攻異端之書紀棟堯舜毀仁義皇疏諸子百家並是虛妄其理不善校二疏所指皆莊子支言當孔子時尚無此不得引以曲說公羊文十二年傳斷斷焉無他技注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于異端斯害也已禮記大學注他技奇巧異端之術也鄭何解既相符疏亦及之莫校此說非也其所謂

生于孔子後然莊列亦必有師孔子時有老聃世傳其書曰老子乃所謂異端也秖以漢儒多喜老氏之學造爲孔子問禮之言攙于禮經之中後儒尊所聞因而信及道德經諸文昌黎韓子所謂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曰吾師亦嘗云今不惟舉之于其口而又筆之于其書正指此也何得謂孔子時尚無耶其後楊氏爲我卽此人也豈非害耶

東陽盧氏格荷亭雜論曰異端不待專治而後害也

聖人教學者攻之攻之則害斯止 英按此說非也孔子時始有精異端者故集注如此此謂決其必害異端方始之辭也若謂距之則害止爲久苦其害異端既盛之辭也豈有當于孔子之世耶豈孟子時之事而可以爲孔子時之事耶

誨汝知之乎

皇疏曰一云我從來教誨于汝汝知我教否乎汝知我教則云知若不知則云不知能如是是有知之人也 英按此說尤非也知字甚廣豈可獨指受于師者耶孔子所望于諸賢豈惟謂有知之人者耶

知之爲知之

論語精義曰謝曰知鬼神之情狀衆人以爲不可知者矣然杜學者苟不知豈非闕欠千歲之遠六合之外衆人有以不知爲愧者矣杜學者不知亦何害于道能識于此知所用心矣 英按此說非也此章絕無急先務之意觀子路之才歸于實學子路豈好爲苟難窮高極遠之士耶豈得以子路好勇孔子抑而教之而并謂此章亦退之而非進之耶

是知也

集注曰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啓口卽曰誨汝知之則此章爲求知之方可知也求知之方秖杜不強不知爲知而先云知之爲知之者猶謂不必謙讓欲以別于所不知者尒是知也直接上文與是某也是禮也文法正同則集注由此而求之有可知之理云云正當直接則以爲不知之下縱使欲插入無欺之義亦宜云云

于無自欺之道固然而求知之法即此而在矣安得有亦不害其爲知矣一語又安得有況字又字欤以不害其爲知矣而言此章教子路致其新知而集注謂守其已知毋乃適成其終身誦之欤以況又而言明明曰誨汝知之則進學在致知是此章本旨而集注反以爲餘意毋乃不合欤

子張學干祿

史記弟子列傳曰子張問干祿伊川程子語錄曰若顏閔則無此問矣英謂據此知此章學字當作問也

經句說　卷十七　三七

仕以行義非以求祿但有家貧親老不爲祿仕同于不孝故子張問干祿也故孔子不責其不當問而直告以得祿之故杜己不杜人也子張所欲得者秖杜微祿非慕富貴也而程子謂顏閔無此問者顏閔所志者大不可以常情論尒非以此問爲失言也若失言豈復語之邪

論語精義曰謝曰子張以干祿之學問于夫子英按此說非也下文孔子之言乃推原得祿之故非教之以學干祿之法若學道之外別有學干祿之法則人豈有二身邪曰祿在其中便有席珍待聘不可干謁之意尒

趙晟泉按溫故錄曰學干祿當從史記問干祿大雅云干祿百福干祿豈弟蓋疑而問也論語學字乃問字之誤英按此說是也但大雅干祿謂天降之祿非祿以養廉之祿若疑而問則孔子何由以仕者之俸答之乎子張嘗問達而孔子辨其是聞非達矣豈有子張以詩問而孔子窺其意以教之者邪

孔子對曰

經句說　卷十七　三八

集注曰凡君問皆偁孔子對曰者尊君也英謂據此知有典禮也論語對曰二字有虛有實其虛者如耦耕章對曰然異聞章對曰未也之類謂敬對也其實者蓋皆其安坐而後言及承問則起而對以爲敬者也如定公問哀公問偁孔子對曰及宰我對曰有若對曰皆非卒尒立談而問者也將有所問必先安坐而後請問之先王亡言之道法也夫士承君之問而敬答之必起而後答則謂之對此尊君之典禮而非文字之虛名也中庸哀公問政偁子曰者蓋哀

公命孔子書之于冊者也故不偁對曰也若魯卿欲有問于孔子如季康子問亦偁孔子對曰者魯卿欲有問于孔子尤宜必先與之安坐而後請問之矣孔子則或起或不起起者貴貴爲其近于君也不起者康子于孔子康子爲後生孔子爲三達尊可以不起也又如孟懿子來學而事孔子武伯爲弟子之子故不偁孔子對曰此不起不偁對曰之一證也而孔子自言則謂孟孫問孝于我我對曰無違者孔子言辭之謙也此則虛名而非實事尒若謂凡君問皆偁孔子對曰則中

經句說　卷十七　完

肅哀公問政非君邪

錯諸枉

淺俄王氏應麟困學紀聞曰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服于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服直非枉之所能服也若舊解作用諸字按此說非也舉有舉之政事錯有錯之政事而多一諸字音所以形容其情勢也朝廷舉一直則任者盡覺露而不勝其錯舉一枉則直者在位而不勝其錯矣若謂舉此加諸枉則有舉無錯何其謬欤

以勸

羣經義證曰以字四書釋地引韓文攷異未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以與通用攷周禮庖人疏更卜可以邪以否士冠禮疏未知太古有稜以否隱八年左傳正義計告廟以否並用以爲與閻氏未證及按此說是也因勸乃自勸與敬忠于上異故多一以字也若儀禮鄉射禮執弓各以其耦進大射儀以耦左還雖二注皆謂以猶與也然二以字皆當謂能左右之曰以不必訓爲與尒

經句說　卷十七　四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皇氏論語義疏本經文作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皇本注作苞氏曰孝乎惟孝者美孝之辭也經典釋文作孝乎注云如字惠松厓棟九經古義曰釋文作孝乎蔡邕石經亦作孝乎故包注云孝乎惟孝美孝之辭後儒據晉所出君陳篇改孝乎爲孝乎以惟孝爲下句以合之若非漢石經及包注亦安從而是正邪按此謂據此知乎字原作于後人改爲乎字也書云句孝乎惟孝句也蓋惟孝二字猶祭義所謂思成所

謂追養繼孝也孝于惟孝四字猶祭義所謂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所謂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是也書君陳篇之作當必杜同公既沒之後故成王以此贊美君陳未封國以前之事也孔子少孤或人問時聖母亦已沒故孔子引此以自況其理同也則論語乎字其爲于字之譌文爲後人所臆改無疑也但引論語文者自漢已誤蓋亦後之傳寫者見論語之譌文因而效尤今故松厓謂非蔡氏石經包氏注何從而正之也而松厓又止

以包注爲證而不以皇疏經文作于爲證其始猶未見皇疏原本欤

經典釋文曰一本作孝乎今本邢疏經文注引包注俱作乎改錯曰班固白虎通曰孝乎惟孝袁宏後漢紀曰孝乎惟孝潘岳閒居賦曰孝乎惟孝夏侯湛昆弟誥曰孝乎惟孝陶潛歸大夫孝贊張來淮舊郡黃氏友于泉銘唐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宋張齊賢曾于贊太平御覽文皆曰孝乎惟孝九經古義曰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叙云此始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則知晉以前無以孝乎爲絕句者但于誤爲乎其來已久

按此說是也于乎二字文相近漢人引論語先有誤于爲乎者因而晉人撰君陳者割去二字而晉以後人遂改論語于字爲乎并改及晉以前書引論語文者于字爲乎且改包注于字爲乎後人得攷者既有蔡石經及釋文而更有得見經文于字包注于字者何不觀皇本欤

集注曰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書言君陳能孝于親友于兄弟又能擴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

按此集注說疑非也改錯曰或問爲政不得以孝乎詰之且蔡邕石經以乎作于于字可句乎此說是也不寧惟是君陳如尚有親杜則家政不杜君陳之身安得謂能孝于親以爲一家之政邪若以古文論之謂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言君陳昔有令德孝于親恭于兄惟有昔之孝故有今日之友于兄弟杜古文如此此豈孔子當日之辭乎邪改錯曰孝乎不句而惟孝句雖引君陳篇而自爲辭句如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堯曰允釐其中四海

因窮湯誥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孟子引泰誓有罪無辜惟我杜伊訓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皆非原文古人引書例類如此若其解則如禮云禮乎禮漢書肆乎其肆皆甚至語自漢迄宋凡引論語文皆如此自集注改讀反以惟孝之句爲怪矣

英按此說非也所引多古文原不足證然古人引書固不能盡如原文也既知引書例如此何以西河于他文則又以漢晉唐人之異文證四書之別解乎西河既以孝乎句爲謬則正當從此悟古文之僞可也西河既不能辨君陳之僞則亦不必以集注爲錯矣不肖疑古文又不肖信集注而乃歸其故于孔子引書之非原文乃所謂爲怪矣者歟

孔子謂季氏

羣經義證曰馬氏曰魯以周公故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于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桓左傳昭廿五年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依左傳言之當謂平子呂氏春秋祭微篇高氏注亦作平子蓋桓子僭而行之

英按此說平子是也孔子此言正杜昭公未出奔之前見幾而發也傳謂其衆萬于季氏于此始見于傳余前乎此不知始于何年也孔子已知平子將有亂軌特于其舞八佾證之故有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之言苦上爲八佾尚不云忍不忍余至于及桓子時莊用孔子三月不違必無家廟用八佾之事矣安得謂踵而行之欤

與其易也

論語古訓曰鄭曰易簡也顧按時人治喪以薄爲其道失之簡略故夫子言必盡哀

英按此說尤非也大禮必簡簡乃即禮之本喪即禮也惟喪爲禮之變故孔子別而言之余若彼治喪以薄爲其道者又是求禮之本而失之于太過者也安得謂以易治之易爲簡易之易邪若謂簡易安得屬于與其二字之下邪

吾不與祭

羣經義證曰舊讀以吾不與祭爲句見春秋繁露祭義篇引孔子曰吾不與祭愚謂當以與字斷祭如不祭義自豁然大宗伯王若不與祭祀則攝位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王后不與則贊宗伯祭僕凡祭祀

王之所不與皆可據英按此說非也此章非獨記言兼以紀行也然孔子言此祇謂不得已而不能與祭則抱歉難忘自明其情而已非斥人不如我之誠祭亦無益也故集注謂斯心闕然如未嘗祭也不曰如未祭而曰如不祭者春秋譏再祭故不可曰如未祭也若直作祭如不祭而吾不與爲可則豈孔子自謂吾祭則受福苟一不與便決定鬼神不饗乎讀破句而經義失況大宗伯王不與祭祀何嘗與字斷耶

與其媚於奧

經句說

卷十七 四五

注曰孔曰奧內也以喻近臣也竈以喻執政也天以喻君也英按此說尤非也魯衛之君皆權歸于下故賈以奧喻之若謂喻近臣則孔子未嘗從彌子之請何近臣之有如賈不知而疑孔子援彌子輩則孔子必不若是荅之苟若是荅豈不嫌于自媚內臣耶

君使臣以禮

集注曰尹氏曰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皇疏曰君若無禮則臣亦不忠也尹氏蓋本此然定公之問孔子之對皆君使臣是一件

臣事君是一件截然兩事本無合并之論假如合言之則君使臣雖不以禮而臣事君終不可不以忠若謂以禮則忠既非對揚之體又豈教忠之道耶

何患於喪乎

注曰何患于夫子聖德之將喪亡耶英按此說非也此即孔子不脫冕而行遂去魯適衛也孔子方失魯司寇故曰喪也如處終不得位聖德無所見用則安得傳喪耶

擇不處仁

經句說

卷十七 四六

九經古義曰王伯厚曰張衡思元賦引論語云里仁爲美宅不處仁里宅皆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陳祥釋名曰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謂爲擇亦通孟子亦作擇趙岐曰擇不處仁爲不智英按此說非也處既訓居而淺僕王氏又爲里宅皆居則八字中里宅處三複字且謂居不居仁豈成文耶松崖謂古文作宅而訓爲擇則何以多聞擇其善者三人行擇其善者皆不必作

宅而獨此擇不處仁不直用擇字而借宅以見擇之義耶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注曰孔曰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于己皇疏曰既能惡于不仁而身不與親狎則不仁者不得以非理之事加陵于己身也一云其于仁者也惡不仁之人不欲使不仁之人以非理加陵仁者之身也其按此說非也此者字以事言與上文四者字以人言不同也上文其爲仁矣四字乃是此一章之根蒂孔子以

好惡分言者祇于人情意氣上言之欲人之易曉也至于調保身謂保護仁人雖亦可嘉者然何至于望而不見之情一往而滿乎且果如集注所云行之成功則亦必能使非理之人不敢加于仁人之身此自然之效有不待言者若僅如皇氏兩說則其身或未必至于仁欤

蓋有之矣

改錯曰止言我未見力不足繼曰有之我終未見其按此說非也蓋字之字矣字皆實辭非虛辭與上節有字矣字不同若仍止言未見力不足而先爲借辭請縱曰有之則豈蓋有之矣四字之語氣耶

我未之見也

改錯曰決言力無不足其按此說非也上句蓋有之矣與性相近章下愚句同例言用力而力不足我不謂必無此種資質人然我并于此種人亦未見也豈得以不用力者冒之耶孔子曰蓋有西河謂決無豈欲改論語耶

改錯又曰遠宗曰道有力不足仁無力不足中庸半塗而廢力道也故夫子以力不足一等告冉求若力仁則仁人心也欲斯至矣其按此說尤非也仁者道之生也道者仁之行也力者仁所以行之氣也中庸道道而行即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者也半塗而廢即兩章力不足者也冉求章力不足者即此章所謂力不足也論語欲仁斯仁至者即孟子引孔子言操則存也一不能存即舍則亡矣仁斯遠矣即此章注之所謂其有用力者也中庸與冉求章俱言道而此章不曰道而曰仁者中庸曰事理言冉求章以學

言而此以心體言也無二力也但此章于進德尤切實余若分力道力仁爲二力何其謬耶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

注曰孔曰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當恕而無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也 英按此說非也皇疏本經文人作民蓋孔子汎言人類也若泥民字爲下民而指爲小人則觀小人之過何以便知君子之仁耶且曰觀過何嘗曰觀恕耶曰觀過知仁何嘗謂觀恕知仁耶

改錯曰史偁陳仲弓署外吏爲本司受過人謂卽論語觀過知仁劉宋張岱爲西曹掾以母年八十而逼制去官宋武偁爲觀過知仁漢外戚傳襄王上書謂子路喪姊不忍除服卽子曰觀過知仁後漢吳祐偁嗇夫孫性以親故受汙辱名可謂觀過知仁表記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若知不仁則偏狹無有添出薄忍不仁 英按此說非也此章上下兩截而下側注上人字兼賢不肖下仁字兼淺深各字黨字中自有厚薄愛忍之分何曾添出耶卽觀過斯知仁者過處卽性端發見處也上句兩邊俱到此句從上側注一邊專就合于仁處言之也孔子原未說及下仁然釋經務杜明理固有發明言外義一例集注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乃發明而非自創也若盡言之程子嘗謂觀雜舉可以知仁杜無過時知仁也又謂善惡皆天理卻于此章之反面處知仁也觀過知仁以善知天理也反是以觀亦可以惡知天理也此章觀過專言過之善者也孔子止言觀人之半集注乃觀人之全法而後人更可于觀人之外知性卽理本無惡也集注之相出亦烏可已耶

朝聞道

注曰言不聞世之有道 英按此說非也惟此道字卽就聞者之身而言故概用一道字以道出于天原無所繫之名也若指人世之有道無道則當云如得聞斯世之有道乎一道字所能概括乎之時天下之無道也久矣一變至道 公第三年何云朝夕耶若謂願緩須臾無以思見德化之成毋乃謬狃無遠也

皇疏曰君子與人無有偏頗厚薄惟仁義是親也疏曰無擇于富厚與窮薄者英按此說非也注曰唯義之所在也則何氏以己身行事言之也而皇氏邢氏皆不從注何欤豈非俱誤會比字欤

論語古訓曰澤文遷鄭本作敦鑄按爲論語音者始于徐遷此音非鄭本文又按鄭以遷爲敦者古敦通作遷雜記大夫赴于同國遷者鄭注遷讀爲敦苟卿君子篇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遷也楊注讀敦史記范雎傳政遷伐國田單傳遷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遷徐廣俱音敦是遷通作敦也英按此說非也集注訓專主者亦以古無嬉字與遷字通用也若謂君子不與人爲敦語不雅馴且遷字通嬉者多而通敦者有幾邪

無莫也

論語古訓曰鄭曰莫無所貪慕也鑄按古本省作莫亦英按此說非也上句鄭氏既誤以遷爲敦則此以莫爲慕舞乃亦淺之乎爲言欤

君子懷德

皇疏曰李充云君導之以德則民安其居而樂其俗日無擇于富厚與窮薄者英按此說非也注曰唯義之所在也則何氏以己身行事言之也而皇氏邢氏皆不從注何欤豈非俱誤會比字欤

論語古訓曰澤文遷鄭本作敦鑄按爲論語音者始于徐遷此音非鄭本文又按鄭以遷爲敦者古敦通作遷雜記大夫赴于同國遷者鄭注遷讀爲敦苟卿君子篇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遷也楊注讀敦史記范雎傳政遷伐國田單傳遷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遷徐廣俱音敦是遷通作敦也英按此說非也集注訓專主者亦以古無嬉字與遷字通用也若謂君子不與人爲敦語不雅馴且遷字通嬉者多而通敦者有幾邪

無莫也

論語古訓曰鄭曰莫無所貪慕也鑄按古本省作莫亦英按此說非也上句鄭氏既誤以遷爲敦則此以莫爲慕舞乃亦淺之乎爲言欤

君子懷德

皇疏曰李充云君導之以德則民安其居而樂其俗日無擇于富厚與窮薄者英按此說非也注曰唯義之所在也則何氏以己身行事言之也而皇氏邢氏皆不從注何欤豈非俱誤會比字欤

論語古訓曰澤文遷鄭本作敦鑄按爲論語音者始于徐遷此音非鄭本文又按鄭以遷爲敦者古敦通作遷雜記大夫赴于同國遷者鄭注遷讀爲敦苟卿君子篇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遷也楊注讀敦史記范雎傳政遷伐國田單傳遷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遷徐廣俱音敦是遷通作敦也英按此說非也集注訓專主者亦以古無嬉字與遷字通用也若謂君子不與人爲敦語不雅馴且遷字通嬉者多而通敦者有幾邪

皇疏曰李充云君導之以德則民安其居而樂其俗日無擇于富厚與窮薄者英按此說非也注曰唯義之所在也則何氏以己身行事言之也而皇氏邢氏皆不從注何欤豈非俱誤會比字欤

論語古訓曰澤文遷鄭本作敦鑄按爲論語音者始于徐遷此音非鄭本文又按鄭以遷爲敦者古敦通作遷雜記大夫赴于同國遷者鄭注遷讀爲敦苟卿君子篇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遷也楊注讀敦史記范雎傳政遷伐國田單傳遷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遷徐廣俱音敦是遷通作敦也英按此說非也集注訓專主者亦以古無嬉字與遷字通用也若謂君子不與人爲敦語不雅馴且遷字通嬉者多而通敦者有幾邪

章門人登曾子弟子耶

忠恕而已矣

賸言曰忠祇是一心恕則千變萬化便得未熟忠自忠恕自恕做得熟了忠自能恕忠信亦然忠是一心之忠到熟時自無不信未到熟時固有忠而不信者 英

謂據此知忠恕字義也一是天地敦化之大德故可以名忠貫是川流之小德故可以名恕合而言之道也此章專言道之行處不言道之成處故忠恕二字竭盡而無餘已尒當時呼曾子而告之之日正

以曾子忠自能恕之日也欤忠到熟時自無不信則不復以信名而名之曰誠也欤

疏曰言我所行之道惟用一理以統天下萬事之理夫子之道惟以忠恕一理統天下萬事之理 英 按此說一理是也用忠恕一理非也一理體也非用也忠恕而已矣者蓋言忠以貫恕也器仁川語錄有忠恕匪可以貫道之文然必記者辭不達意也若謂用忠恕統萬理則忠恕不杜己而反杜天下萬理之中自此用之也豈其然乎即謂忠恕杜己以我忠恕一理貫天下萬理則吾心已與天下爲二矣又何所謂貫之云耶何其謬欤

論語古訓曰何曰忠以事上恕以接下本一而已惟其人也趙按此注今各本缺惠徵君從相臺岳本校補 英 按此說非也一對千萬非二之對也孔子又嘗以恕之一字可以終身行豈終身止行接下一事耶

論語一貫章記者特異其文惟其理淡尒不好理學者必欲淺言之何其謬耶

賸言又曰質山謂夫子之道中以貫之愚謂曾子言

忠恕是誠以貫之若程朱重主敬則又敬以貫之此當互看 英 按此說尤非也一者道之體雖非以一爲名然禮記謂必本于太一則即以一爲名猶爲近之若謂中中雖大本之名然未發之中對執中之中一體一用與所謂一貫者固非二物但孔子言一貫以行道處言不以未發時言且執中非聖不能而未發之中常人皆有豈常人皆能一以貫之耶若謂誠誠雖源于天地之至誠以成此道體然孔子言一貫嘗諸天地以生發處言不以結實處言以一爲誠豈天

下之理本非眞實耶若謂敬敬雖存心之道然敬之體主一敬之用不一則一豈敬之謂耶孔子所謂一貫與中庸致中和君子誠之爲貴篤恭而天下平義雖相似兩語各有邊際豈可強合欤

全謝山曰經史問答曰一者誠也子告哀公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知仁勇三者所以行之者一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以行之卽一以貫之也但讀中庸便是注疏故萬物一太極一物一太極一本萬殊一實萬分諸儒之說文繁而理晦矣

按此說尤非也一字貫字皆卽道也原非藏其名而不顯言而但指爲一也故集注謂忠恕爲借辭尒中庸指誠爲一固藏其名而但指爲一而後乃顯言矣然所以至後乃顯者祇因曰九曰五曰三曰一其文勢使然不得不然若論語既曰予曰吾道則直言矣豈有藏其名而指爲一如禪學者邪顧道炎使可名而道杜孔子有未易以名言故以夫子數人者借爲著明然既著明則道已有名可名而一貫之解釋亦已竭盡無餘矣謝山見中庸多一字遂以誠傳會不知忠恕與誠字各自爲義忠恕爲道之發生處誠乃道之結實處結實與發生互相終始豈可指結實爲發生故中庸誠字乃偁贊實理之美名誠之者學此也思誠者欲此也中庸言政而及眞誠者欲人君知止于至善又知欲止于至善必有思誠之功也如傅夫子之道謂天道至誠之道則可若謂論語之一卽中庸之誠則誤以誠字爲孔子傳道于哀公又誤以孔子爲子貢曾子不明言而于哀公明言之又誤以論語忠恕爲曾子恐門人未可語以

誠而以忠恕語之非但于一貫句之義不合且卽于忠恕誠字之義毋乃未明欤又謂宋儒理晦則非但于宋儒之言未嘗好學且卽于論語一貫二字亦未嘗淡思欤

改錯曰聖道淺近一貫祇一串一串之道祇杜忠恕忠恕二字究止一恕

按此說尤非也一是道之體也貫之者道之用也杜孔子祇是一理通萬理天道自然不必有忠以存心恕以行事之法而杜學道者自須于夫子之道與之以名目乃知所從入則夫子

之所謂一，即夫子教人之所謂忠也，夫子之所謂貫，即夫子教人之所謂恕也，故集注謂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原非孔子不盡言而待曾子盡之也，至于二程子，即以曾子之所名進而上推孔子一貫之義，于是一貫之義愈益顯然呈露，而忠恕二字，不必謂之借矣，此乃講學之所以有功也，西河厭聞理學務欲變為淺近，何其謬邪，明道程子又謂忠恕一字要除一箇除不得，蓋天下原無無體之用，亦無無用之體，而西河謂究止一恕字，始

經句說　卷十七　五七

亦謀以曾子忠恕二字為一理兼兩字為多，故欲歸并一字，又何其謬邪。

改錯又曰，曾子是一貫之道，子貢是一貫之學，曾子一貫在忠恕，子貢一貫止是恕，美哉此說，尤非也，子貢章無道字者，以其既云學也，學即學此道，今謂即謂所學之道，今且曾子章無學字，將謂非學乎，蓋孔門之學無徒曰道者，無非先王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而已，其用萬殊如散錢也，用既萬殊，苟不得其本體，亦不能用之，不過至于孔子，而先王之道得其體用之全，故曰一以貫之，曰予言對汝字而言，

經句說　卷十七　五八

曰吾者對當時已有異說而言也，兩章皆道也，何等謂一貫之學，系從入之途，知行不同，然不知何以行不行何者為用貫皆歸于行也，安得謂子貢是學邪，至于問終身行而孔子止曰恕者，時有不別也，蓋問終身行在前，語一貫在後，此問年數久遠而西河因此反疑曾子多說一忠字，何其又謬欤，

改錯又曰，萬殊一本，此佛家之萬法歸一也，忠恕二字，錯綜之久，翻疑為借，夷，後此理尤非也，易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禮運曰，是故夫禮必本于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又曰，其居人也曰義，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非皆萬殊一本之謂乎，釋氏之萬法歸一，歸一者歸于無也，非吾儒之所謂一也，西河欲為楚人之直躬證成鹵莽欤，中庸明有違道不遠之文，曾子思亦綱蔽欤，

事君數

經典釋文曰，鄭曰，數，謂數己之功勞也，論語古訓曰，

鱣按從古爲臣者、自矜其功、每多被黜、鄭說爲長、其

按此說非也。頻數生厭。猶爲恆情。故子游爲臣者

戒之。若自矜其功。在臣雖爲非禮。然人君黜有功。將

必賞賢罪矣。何得戒人臣毋乃長人君之過乎。況聞

女臣自矜其功。而人有德于己。而己不知。反

陳之耶。何子游以爲容而謂斯其所取邪。

改錯曰數不是言。本文並無言字。祇偪促煩瑣之意。

英按此說非也。事若惟言辭無一定。其餘皆有典則。

安得偪促煩瑣耶。

子謂南容

瑚璉也

子路聞之喜

無所取材

吾與女弗如也

宰予晝寢

未知

乞諸其鄰

願車馬衣輕裘

敝之而無憾

無施勞

老者安之

仲弓問子桑伯子

子華使於齊

原思爲之宰

九百

子謂仲弓曰

其心三月不違仁

亾之

不改其樂

女爲君子儒

行不由徑

務民之義

觚不觚

井有仁焉

君子博學於文

約之以禮

何事於仁

何有於我哉

問義不能徙

是吾憂也

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游於藝

富而可求也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古之賢人也

飯疏食

加我數年

五十以學易

子所雅言

子路不對

怪力

二人行

文行忠信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互鄉

陳司敗

揖巫馬期

文莫吾猶人也

子路請禱

誄曰

子溫而厲

氏無得而稱焉

則慤

君子篤於親

召門弟子曰

斯遠暴慢矣

與於詩

民可使由之

不至於穀

而不與焉

子謂南容

注曰王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英謂據此知南容卽南宮縚姓南宮名縚字子容故偁南容也論語平常記弟子皆偁字則容爲字可知也不偁南宮子容而偁南容省文也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孔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據子誨之且以偁爾且居喪而誨及于髽則其卽兄之子可知也容既爲字則縚爲名可知也子容之名與[illegible]于此而已今

[illegible]言曰敬叔居南宮若容祇是舊姓如南宮毛[illegible]宮長萬類也。英按此說是也南宮縚與南宮适并非同姓也又家語縚作韜則其誤始與适誤爲括說誤爲閱同始其意以爲本當作韜檀弓文因縚括矣字而誤爲縚云今

此知縚之妻卽孔子兄之子縚卽南容也女子而孔子誨之且以偁爾且居喪而誨及于髽則其卽兄之子可知也容既爲字則縚爲名可知也子容之名與[illegible]于此而已今

[illegible]言曰敬叔居南宮若容祇是舊姓如南宮毛[illegible]宮長萬類也。英按此說是也南宮縚與南宮适并非同姓也又家語縚作韜則其誤始與适誤爲括說誤爲閱同始其意以爲本當作韜檀弓文因縚括矣字而誤爲縚云今

疏曰鄭注檀弓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以昭七年左傳云孟僖子將卒屬說與何忌事仲尼以南宮爲氏故世本云仲孫貜生南宮縚然則名縚名适又名閱字子容氏南宮本孟氏之後也。英按此說非也史記弟子列傳已誤以南宮括爲南容猶未直偁仲孫閱也鄭氏又從而爲孟僖子之子則誤雖始于司馬氏而至于鄭氏而誤益顯豈有縚韜适括說閱南容南宮敬叔爲一人者狀

朱竹垞尊彝曝書亭集引高郵夏氏元開孔門弟子傳略

曰孔子杜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之子從孔子時定已娶于強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英按此說是也然公族之子非必無娶卿大夫家之女但以論語文而論之則孔子爲主者也且其謂邦有道不廢必容爲沈淪杜下者故以不廢見特拔之奇若敬叔則是僅以不至于廢棄爲已足矣毋乃所望之過于淺欲謂邦無道免于刑戮必容爲有智有爲之士而又能謹守退藏正爲貧賤者言之也若貴戚之家何至慮及于雖議親議貴而不可得免者而以免

于刑戮爲論欲況其兄諸以其兄之子妻之謂主其意者杜相彼之家而未必杜求昏之家者矣若使孔子欲爲孟氏毋乃爲族大非綱也乎 卽以檀弓之文論之諸孔子誨之誨緦之妻卽誨其喪家也若使敬叔則其喪之哲之喪卽孟懿子之母之喪也則所謂榛以爲笄長八寸總六寸者曾傳秉禮之國而三卿之家豈少習喪事者而有待于孔子之誨之乎謂卽敬叔毋乃謬欤況敬叔生于昭公十一年少孔子二十一歲孔子之兄孟皮蚤世安得有其兄之子少孔

子二三十歲者而妻之耶

瑚璉也

注曰包曰夏曰瑚殷曰璉疏曰明堂位云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而包咸鄭元等注此論語賈服杜等注左傳皆云夏曰瑚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英 據此則可以知本爲瑚璉夏瑚殷璉也史記弟子列傳亦曰瑚璉也與論語同自論語左傳史記以及包氏鄭氏賈氏服氏何氏杜氏皆同而惟明堂位獨異介明堂位其可信耶

尤經古義曰二字從玉旁俗所作也當爲胡連春秋傳胡簋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連皆不從玉旁孔廟禮器碑又作胡輦古連輦字通易蹇之六四曰往蹇來連虞翻曰連輦也尚禮鄉師輂輦注曰故書輦作連巾車賦云輦車陸氏云輦本又作連 英 謂據此知當作胡連也古之連字一則爲今之璉字一則與輦字通用也然論語明堂位皆加玉而經典釋文于明堂位云連本又作璉則加已久介

子路聞之喜

集注曰皆假設之言介子路以爲實然 英 按此集注說疑非也言雖假設亦必有所以獨借由爲言之故所以喜也卽下好勇過我四字是也則此假設之許已足喜矣何必認假爲眞乎但孔子語出傷心而子路情忘悲世故孔子直告以所以許之之故抵其好勇過我而已更無所可取者也以爲實然豈其然欤無所取材

注曰鄭曰言無所取材材也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 英 按此說尤非也武成章戲之介間聲而喜也侍

坐章夫子哂之亦歡樂時也至于浮海之歎語出傷心而繼之以戲豈情也哉

吾與女弗如也

注曰既然子貢弗如復云吾與女俱弗如蓋欲以慰子貢也九經古義曰論衡引云吾與女俱弗如也陳禮文曰鄭元別傳元從馬融學季子謂盧子幹曰吾與女皆不如也曹操祭橋元云仲尼偁不如顏淵李賢注論語吾與女俱不如也英按此說非也論語與字用爲嘉獎者多矣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與其潔

也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吾與點也此時孔子非疑子貢自謂能如顏子但不知子貢之意以顏子勝己名少不及聞子貢知十知二之言分明如此故喜而與之謂與女弗如者許女之許較弗如多少了然也此漢儒未達然安知非有之而何氏不取欤若以爲慰辭何至退託而似諂媚之文欤且與之訓許左僖廿七年傳曰先軫曰子與之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據此知與即許之謂也國語晉語曰子與之韋氏注曰與許也此內外傳兩與字集注凡釋與爲許之所本也又毛西河謂吾與點也當與之與謂相與也則尚

皇疏曰顧歡申苞注曰判之以弗如同之以吾與女同言弗如能與師同見所以爲慰也但謂顧意是言我與爾俱明汝弗如也而秦道賓曰爾雅云與許也仲尼許子貢之弗如也英謂據此知集注又重許之本于皇疏也但今本爾雅無與許也之文蓋古本有之矣若謂與師同見添字而意淺豈若訓許之直捷而有意顧氏何必巧爲包注解欤

論語詳解曰子貢才辯英華時論爲勝顏子夫子使自方子貢依然就聞見多寡比量夫子以其未達而不復舉第云非獨汝不如回吾與汝皆不如蓋夫子與二三子終日言而回不違如愚夫子秖自覺其多故云吾亦弗如朱子曲爲之解以附會所謂格物欤知之學乎聖人妙語辜負陸子靜識此意英按此說尤非也子貢不言行而言知者識也孔子有予欲無言吾無隱乎爾等語者特以弟子不知動靜語默無非是教有爲而言不得誤會而大別門也漢儒謬解

吾與女弗如不過不明經文而都氏乃左袒異端之陸氏故云附會所謂格物致知意欲誰程子面不思格物致知乃聖經之文帝王脩身平天下起首工夫而謂附會邪況云孔子與二三子終日言顏子不違如愚孔子抵自覺其多故云吾亦弗如則非僅以吾與女弗如為遜言慰藉而直以孔子終日言為多事反不如顏子之默契至理隱然尊陸王之學為至道而妄疑孔子之道為不如陸王也此則意欲為巧言亂德所謂變亂是非者欤然亦豈能乎

宰予晝寢

皇疏曰惰學而晝眠也 英按此說是也曰晝非晏起也曰寢非坐而假寐也集注當晝而寐其猶非寢字之意欤

皇疏又曰珊瑚公曰宰予見時後學之徒將有懈怠之心生故假晝寢以發夫子切磋之教 英按此說尤非也此蓋孔子傷至其家而知之惟其事知之切故責之深若謂欲發聖教則聖門安有捨身渡人之事邪

新安方氏宋千錄曰梁武帝以晝為晝而近亦有然之者殆以高臥非害道乎荀子惡欲臥而焠其掌則晝寢誠可責矣 英按此說是也學如不及寸陰必惜非疾何以晝寢杜當時甚為可怪而後世又何以尚臥為小過而反疑責之已甚故如梁武有晝寢之說殊不知春秋之時本無晝寢者惟宰我獨為之故可異也內則謂雞初鳴咸盥漱縣衾篋枕欲簟而襡之則雖欲晝寢而不便矣至秦漢以後漸有承塵帷帳繩牀之器及晉人世說新語多誌晝寢事以為美談則枕屏常設而晝寢甚便亦其之或過矣欲寢而不便安其精神之日強晝寢不為過安其氣質之日弱然則晝寢之說豈惟經義晦而已乎世運亦少異矣

未知

經典釋文曰知如字鄭音智下同論語古訓曰鱣按鄭讀知為智者義疏引李充亦同鄭讀論衡問孔篇中論智行篇均讀為智又附注曰臧杜東曰漢書人表亦讀為智是知古讀不又又下節未知鱣樓李

充亦同鄭讀　英按此說非也此章謂未知猶孟武伯章謂不知也孔子于子文文子皆既曰未知而又曰焉得仁者先爲疑辭後爲斷辭言之遲也孔子于子路冉有子華祇謂不知其仁則三子有時而得仁矣有時而不得故曰不知于子文文子竟曰焉得仁則于仁甚遠而未之有得者矣未知二字雖謙辭而意已見矣若謂當讀智則豈得仁者必先得智邪將武伯章不知亦可讀爲智邪寧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而其愚不可及則仁者有時而不必智也問

經句說　卷十八　九

公使管叔有時不能智以成仁而不失爲仁也讀智者豈因上下章皆有智字而云然欤何其謬邪

乞諸其鄰

集注曰掠美市恩　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乞醯亦人偁爲直之一事孔子卽將所偁者斷之非取莫知之隱私而攻發之也乞醯于高家無證言直者于此告以無有而已高則恐人疑己之吝故轉乞諸所熟之鄰以示果無也孔子謂卽此細事之得直者曲之甚矣何曾直耶若謂掠美市恩則高于鄰班言自乞而人將謂高不直何待孔子譏之哉

願車馬衣輕裘

論語古訓曰唐石經初刻作衣裘旁注輕字蓋校此當因雜也篇衣輕裘致誤　錢竹汀曰此宋人妄加攷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杜車馬衣裘與卿共敝蓋用乎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釋文于赤之適齊節音衣爲于既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證也邢疏云願以己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是邢本亦無輕字三證也

經句說　卷十八　十

皇疏云車馬衣裘共乘服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也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其舊矣　英謂據此知輕字乃後人誤增也使齊章形容遊子之富故馬必偁肥裘必偁輕若子路意在公財豈必待有輕裘然後成此願苟衣而非裘裘而非輕尚不必共邪如或謂衣裘則衆人皆有不得與車馬爲類安有輕字則不知文字糾自有體此必以衣裘與項對上車馬乃見整齊衣讀如字衣雖不言美裘雖不言輕而上文既有車馬則衣裘亦非惡不

待言矣僅火用輕字則當去衣字成句而衣字又爲美文矣若更于車馬輕裘之間贅一衣字則與于車馬衣裘閒贅輕字同毋乃非論語文體欤但心思火有所啓知發人妄加亦藉北齊書皇疏唐石經釋文邢疏也然非專信此四證也若專以四證而論則釋文無音者借使本作衣輕裘亦不當讀去聲唐邕傳皇疏邢疏皆作車馬衣裘者亦自有省文法豈必盡如原文欤

敝之而無憾

經句說　卷十八　十一

皇疏曰一云乘服朋友衣馬而不慚憾也故殷仲堪曰施而不報士之近行也若乃用人之財不覺非己推誠閒往感思不生斯乃文友之至仲由之志與英按此說非也儒者豈爲豪俠當時士風好高以子路之言爲卑薄云然若然則當云願朋友車馬衣裘與共敝之而何以謂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邪

無施勞

注曰不以勞事置施于人英按此說非也以不

當勞者施於人若子本無之可勞而不勞之雖王者

亦豈能邪

老者安之

蘇曰老者安己英按此說非也三之字即指三者字也三之字正行事也聖人之心正杜行事時豈先自偁其功效乎

仲弓問子桑伯子

注曰王曰伯子書傳無見也皇疏曰虞喜曰說苑曰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于牛馬故仲尼曰太簡無文吾欲說而文之英謂據此知說苑之爲僞書也易

經句說　卷十八　十二

繫辭傳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伯子必爲人簡易故仲弓問而孔子謂可也仲弓恐簡者不解故發明之非若子游自不解牛刀之喻而有言也惟孔子謂雍之言然則與偃之言是也正同矣爲當不知論語之義誤認仲弓之言爲疑孔子之總計而欲匡救時言遂過爲伯子欲同牛馬之說然劉氏杜王氏前數在年按說苑世有其書何以王氏謂無見豈非

孝漢時人所僞撰郈論語古訓曰釋文鄭曰子夏秦大夫鎧校說苑云云正與太鈞合王肅有心難鄭故以爲書傳無見此說非也王氏若欲難鄭何不駁鄭之誤爲秦子桑郈若王氏之世有說苑何不駁鄭之不據說苑而引左傳郈王氏不據說苑以難鄭又可爲世無說苑之一證今而集注又誤爲家語何其謬之又甚歟

子華使於齊

攷錯曰夫子爲司寇出使治賦春秋傳僖隱三都求

使宰財孟子謂賦粟倍他日赤使治賓客卽使齊是使爲魯使與原思爲宰一時事故一與粟一辭粟皆公家稍食兩可比較若謂爲孔子使則夫子家安有藏粟可私授至八十斛者惟冉有爲季財宰出納得主若夫子之粟冉子焉得主之如謂冉子與以己粟則衛已富以矯夫子之都倍矣聘禮諸侯之使皆以粟十車列館門外注每車有一秉五庾計十車共十五秉故冉有以二分之其家此亦準聘禮而行者與據此說尤非也原思爲之宰此事屬辭

則使亦爲孔子使矣謂魯使一謬也使若使聘則論語書子華聘于齊矣與粟偶合聘禮三分之一遂云使聘二謬也冉有季路俱季氏宰皆未嘗仕公家謂治賦宰財三謬也陽都但出子路謀今謂子路陽四謬也原思爲之宰則司財者原思也安得又謂冉求乎家宰不司司寇財則安得給九百之祿五謬也孔子直謂求也可爲千乘邑宰百乘家宰取其多才能今然獨不可使司財以其是聚斂之臣也謂使出納得主六謬也冉有與之粟惟其私財今若出國庫卽賦粟倍他日杜哀公用田賦時惟孔子不杜位故聞之晚也若孔子杜位安有此事且攻之者何煩小子入謬也使聘之粟自有常數非孔子冉求所得主裁何釜庾五秉之有九謬也魯爲千乘之國而使臣之毋僅給六斗四升何以爲國十謬也西河何鹵莽若是歟

原思爲之宰

羣經義證曰。據外傳晉語官宰食加注。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加田也。論語曰。原憲爲家邑宰。是今本與韋氏異。集解包氏曰。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是注文亦有家邑二字。蓋傳逸脫。僅存一之字。英按此說非也。爲之宰三字。因上文已有使于齊一節。故此止一之字不待言而自見。爲家宰也。韋氏引以注國語。始以論語注爲論語文。今知者以爲家邑宰四字。非論語文法也。況司寇必有蘇田。而未必有私邑。則原思當爲司寇之家宰。而非家邑宰也。國語注經句說

盍足爲據。邪至于包氏注文。盍有注不增字者。邪。盍可因注文而遂謂經文脫逸。邪

九百。

注曰。九百。九百斗也。英謂據此知九百之數也。九百不言其量。似宜從上庾釜之名。然皆過多。故從斗斛之常傳。而解亦嫌多。知必九百斗今

子謂仲弓曰。

論語詳解曰。此爲春秋世官而發。庶人之子賢。亦可爲公卿。舊解父行無稽。非經仲弓言。則不書曰。英按此說非也。謂其父殷。亦豈面稱。且子謂顏淵曰。惜乎。亦面語顏子邪。

其心三月不違仁。

皇疏曰。苞述云。顏子不違仁。豈但一時。將以最羣子之志。故不絕其階今。英按此說是也。以問戴計。未能僅一問斷也。欲

毛西河聖門釋非錄曰。三月不違。則繼此者當是一月至一日至。不當曰日一至。月一至。英按此說是也。至者至于不違仁之境也。一月不違仁。已不及三月不違者甚矣。推之有不及一月不違者。有不及半月不違者。有數日不違者。有終日不違者。總謂日月至也。若集注謂日一至。猶日計不足而月計有餘。若月一至。毋乃常爲不仁者欲

亾之。

羣經義證曰。注孔曰。亾。喪也。按亾當讀作無。漢書宣五王傳。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師古注。蔑無也。蔑通作未。新序云。未之命矣。夫二義遠過孔氏。如視疾即決其喪必不諱。然英按此說

是也此亡字與史闕文章亡字同春秋傳公子曰無之謂無其事也此無之謂無其理也有斯疾必有致斯疾者而斯人無之也則是命矣集注謂言此人不應有此疾不應有卽無之之意也但未音亡爲無尒

不改其樂

讀朱隨筆曰鄧衛老問孔顏之所樂者循理而已矣朱子荅云此等處未易一言斷且空虛心玩味兼致聖賢爲學用力處實下工夫方見得如此硬說無益于事也愚按言循理亦不甚差但朱子最怕人硬說

不切身體貼

英按此說非也論語孟子樂字多矣淺淡大異循理而已矣之云其惟貧富章貧而樂道之樂則然尒若此章與飯疏食章兩樂字是所謂孔顏之所樂者也孔顏之樂豈可以循理三字盡之乎鄧氏之問欲以淺求之宜朱子以爲硬說也何陸子以爲亦不甚差乎蓋不改其樂云者顏子與人皆本自有其樂者也而簞瓢陋巷境遇如此人則爲境遇所害而改其樂矣顏子則境遇不能害之而仍不改其樂也此之謂不改其樂也樂亦在其中云者樂無所不在原自充塞宇宙杜疏水曲肱之外亦杜疏水曲肱之中此之謂樂亦在其中也如必于孔顏之所樂而實言之則天之覆地之載山之靜川之流日月之照四時之和鳶魚之飛躍艸木之發生化育之廣大如此人之得其靈秀如此古先帝王之平治如此古聖經傳之淑世如此豈非樂乎此孔顏之所同也亦人之所同也此樂自然有也則孔顏之樂有何不可知乎但微辨之則卽此本然之樂人與孔顏已不能無少異故朱子謂空虛心玩味也而況有疏水曲肱簞瓢陋巷之處境以害其樂人與孔顏遠大異而不可知矣故朱子又謂當兼致聖賢爲學用力處也雖孔子不必言用力然未嘗不學顏子則未嘗全不用力也苟學者欲淡知于此其惟實下工夫故又謂實下工夫方見得如此也然則孔顏之樂其天然自有者何不可顯言之乎若但謂惟大學說和健大體貼無易由言竟合吾儒聖賢之道正有默會而無著明其將何異于釋氏之禪理哉

論語精義曰居天下之廣居樂無所

也居廣居之樂非孔子所偁不改之樂也居廣居之樂有時見人之曠安宅而弗居便不樂矣是改也若以爲樂便是私意今豈非害理欤

女爲君子儒

集注曰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此章之所謂君子小人猶衛公孫章賢者不賢者大受章之君子小人也以才器言不以邪正分也子夏于四科列杜文學故孔子恐其爲小知而進之以可大受而無爲小知又恐其識小而不能

識其大故使專務于識大而不必識小也若以爲己爲人言之則子夏性情正切于爲己而未能及人于夏之學正孔子之所謂古之學者而非今之學者也何得以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乎論語記子夏之言多矣 夏豈爲人者耶 以古之學章而論之古學爲己不盡君子今學爲人不盡小人大受小知識大識小各自有爲己爲人之別則以君子儒偏屬爲己以小人儒偏屬爲人豈古無小人今無君子耶況以子夏而謂其爲人者耶

行不由徑

羣經義證曰周禮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月令審端徑術此義取方正也呂氏春秋孝行篇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戴記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 英按此說非也此徑字固月令徑術之徑而非野廬氏徑踰祭義徑游之徑也徑踰之徑如檀弓犯人之禾左傳踰人之田史記由彼闕也謂就其穿垣而走之類踰即邱陵也猶可踰也之踰謂攀躋邱陵而過之也

凡此皆橫行也祭義道而不徑即此徑也或致辱或墜跌故與徒涉同危此豈聖門中獨一滅明所不爲耶惟審端徑術之徑乃可士者開通斜捷之路以便民之行楚辭離騷所謂捷徑以窘步秪言如此此雖孝子亦可以緩步于其間矣而獨滅明不行蓋惡其狹斜也與孔子對不正不會席不正不坐正同此惟有過人之性者則然故于游偁之將以之風世云尒與行始之事何涉耶

務民之義

注曰王曰務所以化導民之義也英按此說非也蓋遲士也士居四民之一若捨其切于己者而欲化導斯民毋乃不智欤

觚不觚

皇疏曰王肅曰當時沈湎于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觚也皆喻言也豈得因酒器遂以酒言邪

禮英按此說非也史記曰漢興破觚而為圜卽觚不

井有仁焉

皇疏本經文作井有仁者焉

皇疏曰或問曰何不但云井中有人而必曰有仁者邪若惟枝仁者則非仁人墮井將仁人所不枝乎曰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雖惻隱濟物若間憂人墮井亦不往也英按此說非也仁字仁者字皆因上仁者二字而誤但其二誤之相仍不可知矣若謂惡人不往理固宜然然枝溺乃倉卒之事且孔子于親炙諸賢猶曰不知其仁而況于井中之仁邪

君子博學於文

經義雜記曰釋文云君子博學于文一本無君子字

則得校集解載鄭注云博畔不違道既言君子不嫌其違畔于道顏淵篇此章再見正文皆無君子字據釋文知此處古本亦無有者係衍字顏淵篇釋文云博學于文一本作君子博學于文正義曰或本亦有作君子皆後人所加英按此說非也以道之無畔之難也孔子嘗言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故博文約禮其人則君子矣言乎不畔亦僅可而已記者雖謹然于聖人之言無一字多少亦不能也故此章兩記多少二字也然則前無君子字之本安知非因見後無而私增之欤玉林謂君子不嫌畔毋乃輕道欤

約之以禮

讀朱隨筆曰荅敬夫論中庸說云大率學者須令廣讀經史乃有可據之地然又非先識得一箇義禮蹊徑則亦不能讀惟此處爲難尒玩此段則知博約先後正難執一英謂據此知此章與顏淵章博約皆互爲次第也不得以此有以字之字歸重第二句也不畔不獨約禮之功博文亦正能使人無畔尒

何事於仁。

孜錯曰、東方曰春、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假者大也、養而大之仁也、然則仁與聖淺淡一體、祇春爲生之本、夏爲養之末、養祇遂其生、而春爲資生之原、長養不窮、故聖進于仁、要之立達博濟何理何地、何横何直、英 按此說尤非也、直以理之淺淡言、横以地之廣闊言。若以春夏氣象比仁聖、則仁似春之生生不已、聖似夏之大而能化。西河拘于鄉飮之位、何其謬歟。

何有於我哉。

讀朱隨筆曰。答張敬夫曰。何有于我哉。古注云。獨我有之、伊川似亦是如此說、云勉人學當如是也、葢如云不如某之好學之意、語雖若少揚、而意實已淡自抑矣、愚按如此說甚妥、不知集注何以不從、乃主謙而又謙之說、似與若聖章予盾者、注中又並不將兩章合說明白、英 按此說非也。若聖章因欲辭仁聖之名、不得不退託于爲不厭誨不倦。語勢固然也。然孟子謂我爲不厭而誨不倦也、巳失辭氣。論語之文原日抑曰可曰云爾曰巳矣、未嘗自託爲有于我也。況此章未言仁聖、專論默識三項、故其言不同、豈得疑其爲獨我有之耶。且孔子亦非謙而又謙也。在孔子祇平常自言、介豈惟此章謂何有于我、即下章云云謂是吾憂也、亦非虛語。何況此章竊以爲聖學與人不同、聖人正有自覺不足之處、他人不能及、亦非他人所能知、此章與若聖章何曾不合、而可謂予盾耶。伊川程子謂勉人學當如是、亦惟學者問孔子之言當有此想、然乃學者事、不得謂孔子作意如此也。況

若謂獨我有之、豈孔子自居如此、而輕量當時一世之人。又如此則揚己而抑人甚矣。又何云淡自抑耶。不如某之好學云者、僅就十室而言之。介豈以一世之人、四海九州之廣、而不待後人之尙論、而當時遽自知耶。

聞義不能徙。

論語古訓曰、足利本、高麗本、徙作從、英 按此說非也。今日本本經文亦作徙、徙與從文雖近、然所同惟在辵彳而一止一从、其形甚別、況古文從作从。

不加疑矣安得與從字相誤其從者必以從字爲與改字重複也然所謂不善不能改者聖人所行之事自覺尚有未妙處故欲改之間義不能從者聖人嘗人心通間淺得淺間小得大上達之境愈達愈上豈非從乎此義原不杜人何從之有耶妄改爲從何其謬欤

是吾憂也

皇疏曰孔子恆憂世人不爲上四事也 英 按此說非也聖人造道益高則進境益淡其不足處有非大賢

以下所能知者也若謂代人憂則爲非所當憂而憂聖人豈爲之耶

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經義雜記曰釋文不復扶又反注同本或無復字非按集解載孔注云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據陸氏所本知經無復字乃後人援注所增以經云久矣吾不夢明先時曾夢見故注云不復夢見復字正釋久矣陸氏反以無復字爲非不審之至 英 按此說是也凡復字必有所承如謂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復字

以既嘗舉一隅以告也若夢周公苟非歎衰何以爲言是前此未始言者也而于此始言先歎其久則正文但當云不夢見必不曰不復也一本無復字正可以爲原無復字之證也注中無久矣字故字有復字陸氏以無復字爲非豈非未審于文欤

游於藝

攷錯曰周官六物並列顯與經悖據射義天子以射進諸侯卿大夫士因而飾之以禮樂則以射本藝物須禮樂飾之此正與論語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同

是禮樂非射御等矣況禮運明云禮者本乎天殽乎地達乎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是射御祇禮中之物必由禮達安得禮樂射御並列 英 按此說是也此章藝字亦指六經謂六藝非指周官之所謂六藝也志于道時固以六經文義爲人道之階梯而據德依仁之境常以六經文義爲堂奧至工夫純熟之後其于六經文義爲熟游之地闇幽發明皆有自在游行之樂此之謂游于藝也 若周官之六藝則其所謂禮樂非禮樂之全也禮祇儐相宗祝之類樂祇鼓琴擊磬之

類故與射御書數同以藝名如謂據德依仁乃及于此則非藝而進于道而爲道而退于藝矣何其謬欤況書出于禮數出于易而御乃少年之事豈年高者所宜孔子將歸于路執轡道之窮也豈爲常乎集注從疏疏本皇疏而皇氏本于注何其謬之又謬欤

富而可求也

注曰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者當修德以得之若于道可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爲之矣 英 按此說尤非也聖賢安貧賤而無慕富貴豈有可求則求之意而

況于謂爲賤士以求邪修德者豈因欲得富貴邪而字也字原是假借之辭鄭氏于聖言之先後次叙顛倒之而假成眞矣何其謬欤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注曰王曰斯齊也 英 按此說非也孔子當時神情如此何暇論及所奏之爲何國邪

古之賢人也

九經古義曰古本作賢仁故鄭注云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徐彥云古之賢仁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若作人字不勞解也 英 按此說

非也仁賢名也仁人仁者賢者賢人實也若古之賢仁也五字豈成文邪下節夫子不爲也注曰鄭曰父子爭因惡行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然則鄭氏之爲賢且仁四字以孔子既曰古之賢人也又曰求仁而得仁合二句而并言之故曰爲賢且仁也豈有疑經文人爲仁之意邪如古本人作仁則亦并有仁勇之類因下文仁字而誤者也因謬本誤字又誤解注文何其謬之又謬邪

飯疏食

皇疏本經文疏作蔬注曰孔曰疏食菜食也釋文曰疏本或作蔬 英 按此說非也以下文曲肱推之則三項皆人所難堪曲肱則枕衾不能具飲水則溫湯不可得疏食則不鑿之米也粗糲爲飯安能菜羹邪如非脫粟有菜蔬即常人皆能樂矣何必孔子邪

加我數年

集注曰加作假 英 按此集注說疑非也加者積年成數也年增則學亦增矣孔子謂加增我三四五年之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時年已四十五六疏曰孔子言其學易年也加我數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時也英謂據此知五十蓋五十日艾之年也所謂加我正謂加學易工夫非謂帝錫遐齡也孔子言此之時尚未至于五十而知天命之時也豈孔子自料其命下壽且不可得而未及五十已有請命于天之語耶故知此年即學易之年加即加此學之功也數年之名必三四年乃可偁數年故知此時當為四十七然亦不可必其在此年蓋四十五六七時也孔子于此即自期許可無過則于此

經句說　卷十八　三十

已有得于易矣孔子好學而于此年始有得者蓋前此詩書禮樂之學亦非易成易雜蚤學尚未能有專功于此始淡得而自期許也他日謂五十而知天命是其驗也聖學之異于人者淡淡精粗大小廣狹分其境途漸進與人相似豈十五志學無所不通耶

集注曰劉忠定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加假聲相近而誤卒與五十字相近而誤分也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改錯曰加假通字非聲近之誤若五十作卒則字形全不近五以上下相互為形卒以衣有

讀爲形五十與卒近乎此說是也加假通者如參伍傳云天假之年而除其害謂增加謂寬假皆可也若加學易之年豈可通作假乎至于五十與卒字五十二字篆文作𠂤十卒字篆文作𠂤五十與卒安得有誤故謂字形全不近今集注又曰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孔子之壽不過七十有四歲而孔子一生事蹟子臣弟友仕止久速多在魯哀公七年以前卽借謂如世家所云亦抵杜哀公十一年以前若至于年

幾七十此正孔子作春秋時矣若謂孔子竟至年幾七十而後學易而始無大過然則孔子生平初無所得益于易學而未免有大過矣何可言邪且至幾七十而後學何以孔子自謂好學自謂敏求邪謂幾七十毋乃亦爲史記所誤欤

經典釋文曰易如字魯讀易爲亦今從古九經古義曰魯論讀易爲亦君子變日以學及時而成五十以學斯爲晚矣然秉燭之明尚可寡過此聖人之謙辭也或云古五字如七見王肅詩傳孔子晚而好易故

有是語史記亦云論語古訓曰讀易爲亦者五十以學絕句亦字屬下句也英按此說尤非也易之名見經解春秋傳豈不空學而讀易爲亦然古論恐人讀以故反故云如字魯論或但謂音亦非謂亦可以而淫氏誤會未可知也若既作亦字論則此章無易字既無易字則統言學矣何得又引晚而好易之語欤且謂古五字如七則當作七十以學易矣七十以至孔子之歿四年今韋編何至三絕邪蓋孔子晚而好易一語古有此例而漢以後誤解今聖人于詩書禮

樂知也有厓惟易知也無厓故人于孔子晚年彌見其好易也若因之謂七十學易何其謬欤

攷錯曰集注何以知將七十不過謂贊易杜七十前今經明曰學易而注者以贊易當之將謂贊易以前不學易邪英按此說非也孔子贊易其在去魯之後欤兆足行道亦終不行道既不行旅況寬閒何時不可贊易何必幾七十時西河亦何以知集注定云贊易邪

子所雅言

論語古讀曰集解音今作言字之誤也傳寫者因汴云雅音正言遂誤作雅音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也禮不誦故言執也鐘按注則雅言當作雅音英按此說尤非也音于詩獨重故詩言誦書傳讀即不傳誦豈獨禮不誦耶孔子之以詩教人不重音節何況書禮安得謂當作子所雅音皆雅音也耶

子路不對

皇疏曰李充曰疑葉公問之將致之爲政子路知夫

子不屈故未許英按此說非也孔子曾爲宗國之卿豈有荊南縣尹欲用爲家僕之想若薦于公朝則葉公賢大夫孔子正欲用楚子路豈拒之耶

怪力

皇疏曰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英按此說非也孔子世家有言怪者然皆誣聖人之文也世四爲冊毋乃信之而扞焉孔子非不語怪狀

三人行

九經古義曰唐石經及釋文皆云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何晏注曰我三人行本無賢愚依注當有我字江熙注穀梁亦云我三人行必有我師顧炎武金石文字記載唐石經云三人行三上多一我字必有我師焉有誤爲得蓋習于俗而忽不攷尔英按此說非也三人行云者渾括人己而公言之者也若增一我字即成四人而非三人矣有與得二字有別故孔子問子游曰得人子游對夫子不敢曰得而曰有也此必有我師乃期必之必非若中庸必得其位之必此

原爲有字可知也松厓反謂亭林習而不攷豈可不潛體本意而推古冊是從欤日本皇疏經文亦作我作得蓋猶仍唐石經尔未足據且如謂我字代聖名如我非生而知之者之例則惟人皆不然而我獨然乃宜用我字若三人有師此法易能何必矜言我且云必得耶

皇疏曰或問曰何不二人答曰二人則彼此自好各言我是若有三人則恆一人見二人之有是非也英按此說是也集注謂彼二人者一善一惡亦非以一

定言也有時善於甲惡於乙有時善於乙惡於甲彼皆不自知而我觀人則明無往不以彼二人為我師也若秖二人則將以自身與彼身對勘然人苦不自知不如但觀彼二人為明也且不惟是也卽比我于甲則有乙為我擇善不善教我從之改之比我于乙則有甲為我擇善不善教我從之改之豈非必須三人欤

文行忠信

賸言曰讀左傳季文子對韓穿之言至信以行義一

句因思當時最重在信然所謂信秖是克踐其言世儘有言之克踐而實虛浮者所以聖人言信必緊連忠字此是王伯之辨然聖門所以言忠信者又不是怕人信而不忠蓋亦怕人忠而不信世有二等人心實無私而力量未足于外反為遺漏此又是學問疏密之辨學者所當致力雖忠而不信也叫不得忠然分看卻是兩件其謂據此知忠信所以進德亦卽所以成事而忠與信又互相為成也文行忠信文與行作須而成行無文不成而文與行又皆無忠信不成故曰忠信本也忠為信根者資

行始之源也信又忠之根者貞下起元也故易說卦傳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中庸所謂誠者物之終始欤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改錯曰包咸注此謂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則指定是作文春秋時異學爭出各行其說故言以戒之正與篇首述而不作相為發明若儒者作事無可張弛躬行日用所云執事敬事思敬斯已尒有

何開物成務創建大事須上下千古攷據質辨以資其所為其按此說是也集注以言未嘗作為謙辭則以作為作事可知也然論語于作事皆曰為曰行如作事則當云不知而為不知而行何謂作欤且述而不作既為作文而何以此章亦有談之知之之語而偏為作事耶

互鄉

論語詳解曰互鄉人名若鄉名豈萬二千五百家無一人可與言者其按此說非也雖與言秖以概言不

必盡難與言也孔子不以不必盡難與言解或面言不保不與者必此童子亦校黠者今若論家數則都有大中小邑言千室亦有十室鄉必萬餘家乎

皇疏曰琳公曰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今非一鄉皆惡也 英按此說非也一童子則當云互鄉童子難與言何謂互鄉難與言耶

陳司敗

九經古義曰鄭氏以司敗爲人名齊大夫棟按古陳田字通故以爲齊大夫 英按此說非也注曰孔曰司敗官名陳大夫疏曰文十一年左傳云楚子西曰臣歸外于司敗也杜注云陳楚名司寇爲司敗也據此知楚既有司敗何必陳無之狄孔子久羈于陳安見陳人無此問而必曰齊耶且陳與吳地相近故陳人猶以魯先君娶吳爲談亦其情也若孔子在齊時昭公正遊齊昭公之遇差彰于道路豈有迂其辭以及娶吳事而孔子此時亦當爲之遜言必不抗其辭而直曰知禮詩齊大夫何其謬耶若謂陳田字通則論語何曾有以人之姓加于官名之上者耶若謂司敗

爲人名則論語無偁大夫之名者豈有陳司敗獨貶而書名耶

揖巫馬期

九經古義曰仲尼弟子列傳云巫馬施字子旗呂氏春秋亦云巫馬旗今論語作期孔安國注云弟子名施按說文云施旗貌齊欒施字子旗古人名字相配故白虎通云聞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古旌旗字無作期者當從史記作旗 英按此說是也巫馬姓絕少未必期旗有二人而二字一音又知非兄弟二人也當是傳寫者以音同而誤作期耳

文莫吾猶人也

注曰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于人也 英按此說非也莫字連下不連上莫之言無猶云得無將無故集注謂疑辭也固非以文自居將欲讓之必姑取之亦文勢耳若謂俗言則非論語文體且自言文無而謂人盡文無耶

子路請禱

皇疏曰欒肇云聖行無違凡爾所知子路豈誣夫子

于神明哉天子祭天地禱爾于上下神祇乃天子禱天地之辭也子路以聖人動應天命欲假禮祈福二靈不以謝過爲名也云某之禱久欲卒舊之辭也若以德合神明無過可禱則金縢之義爲然 英按此說非也金縢之義與春官大祝小祝之靈丕同禮有祈禱謂爲謝過可也若金縢則直欲轉移氣數之天者也豈借用臣子舊典耶但論語此章有某之禱久矣之文則子路卻不能有歸咎氣數之見而止以求福爲名可知也所引誄辭以證古有斯禮尒豈得牽

使門人爲臣之例欤然卽古有斯禮亦臣子情所宜然民生于三事之如一子路禱可也請禱非宜也若使周公當日請禱于武王武王豈許之乎如謂子路以天命尊聖人而子曰久矣則謂孔子自尊久矣耶

誄曰

九經古義曰孔注曰誄禱篇名按說文引作讄云纍功德以求福从言纍省聲鄭氏小宗伯注云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則卽古文論語本作讄 英按此說是也說文解字第三曰讄禱也論語云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據此知許氏所見論語本作讄也說文又曰讄或不省又曰誄諡也據此知讄誄二字不相通讄乃禱神之辭誄乃作諡之名也哀公誄孔子是也說文讄誄皆力軌切則以傳寫論語者因聲同而誤爲誄尒若皇氏疏謂欤而累列其行之蹟爲諡則聖賢雖不若俗有忌諱然應對有禮方祈禱而忽引哀欤之辭豈人情欤然則其誤已久尒

了溫而厲

論語古訓曰釋文一本作子曰皇本作君子 鍾按今

皇本脫君字義疏云明君子德也亦有云子曰者亦厲世也 英按此說非也此章形容重疊反覆詳備當時惟孔子爲然故門人得以言之若孔子偁人則更見誰爲如此者兩空言之耶經典釋文又曰此章記孔子德行依此文爲是也陳騤莊何不從善本偏從誤本欤論語自鄉黨篇之外亦復有記孔子容貌顏色如子之燕居章子見齊衰章之類者此章有君字曰字豈非衍文耶

民無得而稱焉

經義雜記曰泰伯民無得而偁焉釋文民無得本亦作德校集解引王肅云其讓隱故無得而偁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是王肅本作無得地理志引孔氏作德後漢書丁鴻傳論引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偁焉李注引鄭元注云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德而偁是鄭本作無德釋文所見蓋即鄭本王肅好與鄭難故改其義又德得二字音同古互用李氏篇戒之杜得釋文云杜得或作德非英校此說非也此章得字非德字也此所謂民無得而偁焉

承上至德而言之謂民無有得泰伯之心而偁之者也至德本可得而偁然民不知其爲蒼生而讓故不能識得而偁之也若誤得爲德則將謂泰伯託言采藥民眞不知其讓世子之位則豈周之君臣秘其事而不使民知邪乃杜漢時有誤爲德字秖因齊景公章民無德而偁焉句而誤者也不知齊景有馬千駟富而無德故曰民無德而偁焉與泰伯章音相似而文義俱大異也泰伯章作得者古論也作德者魯論也玉林經義雜記第二卷已著之何又于此謂玉好與鄭違云爾邪豈可因王氏言得字便以爲非乎

則葸

潛研堂集曰葸字訪文未收从艸亦無義葸當爲諰字之譌說文諰思之意荀子議兵篇諰諰然懼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漢書刑法志引作鰓鰓林讀如慎而無禮則葸之葸諰正字鰓假借字葸則俗字也英按此說是也或本作鰓而爲後人所改固亦未可知者然若以說文所無而遂決其爲俗字則說文所未備之字不少矣安得盡謂之俗字邪若以其義不當

從艸則說文艸部第一字莊从艸从壯許氏且以爲未詳矣亦將謂俗字邪如臧之艸爲後人所加蔵葢一說文皆云从艸未詳其又何說邪若以荀子漢書用葸作諰鰓則葸諰鰓三字惟鰓从魚者爲可通葢慎而無節無文魚之畏人足以形容之也葸從艸既不可通而諰從言亦無謂今恭愼勇直四德俱當以行事上見雖言辭亦在其中然不可專屬之言也謂論語葸字必宜作諰从言爲正毋爲反有妨于經指乎況諰字說文但謂思之意而更無他義然則與長

而無禮有何涉乎諱正字苞俗字豈其然乎

君子篤於親

九經古義曰汗簡云古論篤作竺尚書微子之命云曰篤不忘釋文云篤本又作竺說文曰竺厚也英按此說是也說文解字第十三曰竺厚也从二竹聲據此知竺字取義于二說文曰二地之數也从偶凡二之屬皆从二據此知竺字取義于地也竹林之下竹葉落而地加厚亦象形也若篤則篤責之義說文無此字蓋後世字書遂誤竺爲篤欤

皇疏曰孝弟也者爲仁之本英按此說非也注曰親屬猶云親者之屬謂同宗族人也豈可以此親字爲父母祖考耶謂孝弟爲本毋乃謬欤

召門弟子曰

讀朱隨筆曰南軒論形體且不可傷則其天性可得而傷乎此過高之說非曾子本旨且當發明本文之意使學者淡思保其形體之不易而盡心焉是則曾子所爲丁寧之意也愚按朱子與敬夫論癸巳論語說都是要就本意說不要牽言外之意來亂本意英

謂據此知曾子之學之誠篤也形體之不傷猶易天性之不傷實難形體之全可見天性之全誰見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曾子臨終必不自爲已聖而以天性無傷人所不得見者言外示意也況保全形體亦是保全天性中之一事即言其可見者之一事已鄭重言之而意無盡矣又何言外之意之有耶

斯遠暴慢矣

注曰鄭曰能濟濟瞻瞻則人不敢暴慢之也能矜莊嚴肅則人不敢欺誕之也能順而說則無惡戾之言

入于耳也英按此說非也上三項是不可無道處下三項是所貴處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縱非有位君子亦何莫不然誰能無動無正無出欤但未必能合于道也苟人而不知道則動容貌而或至于暴慢正顏色而或不近信出辭氣而或至鄙倍惟能合道則其動容貌能使暴慢之氣不乘矣有道以遠之也世正顏色能使信孚之情如見道爲之近之也其出辭氣能使鄙倍之意不生亦道爲之遠之也斯道之所以可貴也此則不可不急急于學道也敬子始必曰

慢不信鄙倍者故教以惟道可以治之若謂人不敬
暴慢欺誕惡戾敬子在無位誰敬暴慢之欺誕之惡
戾之邪

典於詩

皇疏曰王弼曰隱感而動故陳詩采謠以知民風因
俗立制以達其禮民心未化又感聲樂以和其神 英
按此說非也論語文法凡有民字邦國等字乃見言
治如無之即言學也雖其道可通于政然詩乃亦教
者所操之具指古詩也安得謂陳詩之詩邪

民可使由之

經義雜記曰後漢書方術列傳引鄭元注曰由從也
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
而不行又堯典正義引六藝論云若堯知命杜舜舜
知命杜禹猶求于羣臣舉于側陋上下文義務杜服
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疑鄭
注魯論本作人六藝論所引則故注云務使人從之
不作民字 英按此說尤非也方術傳及堯典疏所引
之說皆伯術之所為與經義違逆以之為證舛乃謬

孔至于鄭注作人字則經民字而注作人常例尒如
集亦曰非不欲人豈朱子據本亦作人邪堯典疏引
經文作人者必因避諱而誤讀尒何足據欤
改錯曰可與不可權自上操若能與不能則但任自
然聖言反多矣民即九職任民之民由即由九職任
民之事三農生九穀百工飭八材商賈通貨賄皆民
所由也使之者但使種藝飭化阜通而不告以因天
因地教祀典而鬼神之通不教焉教昏儀而陰陽之
合不教焉若一使知義則必以疑聽礙行不惟不知
而終于不行上之不使民知實有不可也 英按此說
尤非也此可不可字與可得而聞也不可得而聞也
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之可不可同可不可猶
能不能也民之嵗嵗雖使知之而亦不知無可如何
堯舜猶病之心也然何嘗不使民知之乎何嘗豫料
其不知而遂謂不安使知之乎如尚書誓誥數十篇
豈獨須于學宮而不徧告天下使閭胥里正教農工
商賈盡曉所以然乎而無如終不知也且使民知者
猶其淺近而大略也若以精微則雖及門之賢猶曰

樊遲未達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而況于民耶然民雖不知無妨于使知之也安見其行不終行耶

不至於穀

攷錯曰孔安國解穀作善古學七年小成九年大成漢志曰三十年而學始立內則云四十始仕未有三年當志蘇者若周禮三年大比此升賢三年非學三年也至善無難學卽得之而阻善之徒必以爲善非易事將有學之久而仍不至者故夫子反言曰不易

得英 按此說非也荀子正論篇曰是王者之至也注曰至當爲志又曰其至意至閑也注曰至意當爲志意據此知至與志古字通用也豈此荀子至字亦可仆志字讀耶若夫穀字則經典釋文曰穀鄭及孫綽蘇也皇疏曰孫綽曰穀蘇也則自漢以來惟孔氏不訓爲蘇尒豈自宋儒始乎況論語穀訓蘇者多矣豈邦有道穀邦無道穀亦可作善字解乎

而不與焉

集注曰不與猶言不相關英 按此集注說疑非也不與者不以己事相參也自古帝王皆不以己事爲心而獨傳舜禹者以舜禹之有天下其不參己事有獨異者也而舜之事禹之事皆有未易窺者則舜禹實無異也故以舜禹並言之以舜而言自慕至于瞽瞽既爲天子之高曾祖考則舜當亦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祭以天子之禮然有虞氏尙德禘郊祖宗居于四親廟之上也瞽瞽生爲天子父享天下之養孟子曰以天下養然天子父而不得壞士師之法故孟子曰竊負而逃也身爲天子不可弟爲匹夫封有庳以

富貴之然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桑彼民也子賢則天與子矣舜之子亦不肖故傳位于禹也舜之不與豈易知歟以禹而言亦如舜之不與而人尤有所不知也禹之宗廟至于子孫之世而後禹啓爲二宗百世不祧居四親廟之上若杜禹之世禘郊祖宗亦如有虞之尙德也但郊堯而宗舜尒鯀杜禰廟與瞽瞍杜禰廟無異也郊堯而宗舜與郊鯀而宗堯無異也郊鯀則杜少康之世乃然尒禹未嘗郊鯀也啓之有天下自得之于天下之民禹則授天下于益而

益不受於禹未嘗傳子也故孟子曰禹薦益于天十年也禹自即帝位至于崩皆薦益之年也啓賢雖亦與于禹經再歷而以益之賢爲愈于啓故夏之傳子天也非禹也然則禹與舜實無異也以此推之則凡舜禹之所爲之事無一有己事參焉可知也自古以來有天下者多矣而惟舜禹所遭之時則上古也所處之竟則至變也而所遇之君則千古非常之大聖人也舜之君則堯也禹之君則舜也而舜禹之身則亦爲千古非常之大聖人也故其不參己事于有天

下之後人皆得而仰瞻也即世遠傳說而苟爲攷古尚論則無不彰明較著而得以仰瞻也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若謂不與猶言不相關夫既爲天下之主矣安能不相關乎關者維繫之謂也關字古與管通管即鎖鑰也左傳謂北門之管墨子謂管叔爲關叔因門關必用管鎖鑰維繫故字通也若謂有天下而不相維繫則必謂舜禹之身別有一嗜慾自私之身杜絕己安人之身之外而後可若止有此絕己安人之一身以治莫夏之天下何關關

不相關耶毋乃過泥于古文尚書人心惟危道心微之說欤然荀氏解蔽篇文謂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荀氏不知人性本善故有此言若以此言而攷釋其義當云人心爲嗜慾所害則人心危人心本安而至于危則所存之道心無幾矣微矣與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正相合也程子謂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可謂點鐵成金手矣但非荀氏之本意也既非荀氏意又豈舜所戒禹之辭也耶偽古文誤以微字爲心體則人無論聖凡心體本自廣大高明何謂

微者苟以本然廣大高明之心體而至于微正孟子所謂不遠禽獸者矣豈舜禹相戒之語耶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然則德性固自廣大高明者也然則心體恰與微字相反者也至于問學以致知則當盡精微之妙乃言其心之用于事理者然也不可謂心體本微也若夫舜禹之有天下則視天下如一身者也正所以至廣大極高明之峻德治極盛至隆之天下所謂從欲以治者也安得以不參己事爲不相關耶

日本物茂卿論語徵曰不與與不相關殊義不與者忘己之有天下也不相關者謂己自己天下自天下不相關涉也不以位爲樂聖人皆爾何特舜禹舜禹所以不與有天下者以堯故也舜禹皆繼堯而成堯之道故忘己之有天下而猶謂堯之天下焉是其所以巍巍然高大也堯舜禹禪讓之義自孟子而不明故注家失之 英按此說何特舜禹是也以堯故忘非也不與以事言不以情意言也集注謂不相關失不與字義然忘字亦莊列之語今聖人既以天下爲

一體豈有人而自忘其有身者耶謂忘己有天下毋乃仍蹈其轍欤謂不以位爲樂則堯豈以位爲樂耶湯武豈以位爲樂耶杜朱子之意以爲堯湯武皆諸侯本自有君位舜以耕夫發跡禹亦既廢而復興而得天位安爲人情之所樂故獨以舜禹言今然終無解于淺之乎言舜禹也此章與孟子舜之飯糗茹艸也章淺淡自不同也又豈可強同之欤不與豈不以位爲樂之謂耶然謂舜禹以天下爲猶是堯之天下則舜禹常有堯之天下之見者存也則雖未嘗樂己之位而仍未免樂堯之有位而爲堯樂之也何足以爲巍巍耶唐虞禪讓之義惟孟子能發明之昌黎韓子所以推尊孟子謂功不杜禹下者也乃反謂自孟子而不明何其謬欤

二程遺書曰聖人于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他天理茂對時育萬物 英按此程子說疑非也直謂聖人于天下事自不合與則有天下者之不與原不待言然則孔子反爲多言耶且以只順他天理釋不與則并與孟子不行不加之意不合也孟子乃謂富貴不能

加我也程子則謂順天理其事與己無與也夫順天理者非我其誰耶謂于天下事自不合與毋乃因當時多爲禪家之語而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欤

七內河論語楷求篇曰漢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戒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劉向論衡云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漢儒皆如此說若謂視之若無有則是老氏無爲之學非聖治矣 英按此說非也不與與無爲又絕不相同

不與者不以己事相參無爲者繼紹全盛無須再爲也若以不與認作無爲則不與抵爲不與其勤於矣毋乃謬欤且謂無爲由于得人者亦原其所由然尒其實無爲而治非獨天子拱默垂裳卽杜廷諸臣亦無所復勞也豈臣下大有作爲而君不與其事遂可傳巍巍不與耶無爲而治章集注謂又得人以任衆職言旣蚤已得人任職指唐虞之際之時尒豈謂舜登大寶之後耶

子平言利
大宰問於子貢曰
固天縱之將聖
吾有知乎哉
鄙少
仰之彌高
逝者如斯夫
不舍晝夜

經句說　卷十九目

吾止也
語之而不惰者
未見其止也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衣敝縕袍
偏其反而
不時不食
割不正不食
不使勝食氣

必祭
席不正不坐
寢不尸
居不容
三嗅而作
先進於禮樂
宰我子貢
子游子夏
孝哉閔子騫

經句說　卷十九目

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顏淵死
子樂
若由也
仍舊貫
奚爲於某之門
瘠空
賜不受命
子曰論篤是與

色莊者乎

子路問聞斯行諸

顏淵後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是故惡夫佞者

公西華侍坐

子路率爾而對

點爾何如鼓瑟希

莫春者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

風乎舞雩

詠而歸

三子者出曾晳後

克己復禮爲仁

天下歸仁焉

非禮勿動

回雖不敏

杜邦無怨

爲之難言之

膚受之愬

子貢問政

文猶質也

哀公問於有若

從義

誠不以富

片言

子路無宿諾

居之無倦

吳邑吳英學
男志忠校字

子罕言利

注曰利者義之和也 英謂據此知集注所以謂計利則害義也易文言元者善之長四句四之字俱側注義是全體和是義之受用處義者本也義之和末也義為本利為末也故君子以德為本以財為末罕言雖非不言然常言其本鮮或言其末矣天地生成利

已溥矣不待言也先王遺法利已大矣後王後賢不必復言也輔相天地之宜仁也遵先王之法義也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有時而其言本末兼該故見為罕言也 凡人不求其本而重其末則不待言而多言不必復言者而多言此皆計較之心逐末而忘本大害于本矣故曰計利則害義也然則反而思之常言利而偶及于義竟非自然棄欲至于私利之利則為君子之所絕不言又安用計之云乎豈孔子千千萬日不計利一日計利邪

論語精義曰橫渠曰變人以德論于義者常多故罕及于利楊曰知義而後可與言利中人以上乃可以與此故罕言 英按此說是也中人以上方可與言利而猶必以義合言之則言既罕矣然中人以上雖可與言利而變人以德不為姑息常或言義而止有不暇及于義之和者矣故言利之時益少也然則此利字豈害義之利乎

皇疏曰其理元絕故希言 英按此說尤非也二氏皆每言元默妙用欲不令人窺其淺也豈可取以傳會

罕言利之故邪

大宰問於子貢曰

改錯曰太宰列國俱有之如魯公子翬來太宰此專是吳不當及宋雖別子有商太宰見孔子語商即是宋然司馬已為難焉得有太宰往來之事惟吳則哀七年公會吳于鄫與子貢語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與子貢語其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與子貢語則此太宰為吳太宰可知若陳太宰嚭與夫差問答是時吳陳方對師而剛軍之中各有一太宰語恐未然

若越亦有太宰嚭則即吳太宰嚭而降越者特子貢未使越尒英按此說是也國語魯語中有附見陳國之事曰吳子使來好而且問之仲尼據此知吳之于孔子實有中心悅而誠服者但傳記無孔子適吳之事尒然亦足爲吳大夫知孔子之一證也下文謂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則必非魯太宰之辭也若魯太宰則孔子久爲魯人知矣不宜作此語也下文又謂吾少也賤則正社稷爲司寇以後之辭可知也而鄙案皋郎三曾皆子貢對吳太宰語亦可爲吳太宰問

于子貢之一證也然吳使聘陳來問事社前子貢社魯對語事社後論語問子貢之太宰固可知爲吳太宰但太宰驚歎聖人必社初見孔子之日且言之親切非得耳聞然則此問或吳使聘陳之大夫即是太宰太宰之問子貢即于孔子居陳太宰來陳之時時子貢從孔子社陳而太宰私問于子貢欲其太宰知我乎云云則吳使既去而子貢告孔子而孔子言之者欲抑或吳聘非太宰吳使歸而以孔子多能語太宰故太宰使魯而問于子貢欲否則孔子未歸無至吳事既歸爲國老吳使安得見安能知其多能耶至于檀弓既不足信子貢使越事更無足道尒

固天縱之將聖

潛研堂集曰問集注訓將爲殆頗難曉曰釋詁云將大也詩有旣方將我受命溥將並訓爲大然則將聖者大聖也孔安國云天固縱大聖之德此以大訓將之明證也子貢之儕孔子擬之日月天之不可階而升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此豈猶有疑于夫子之聖而不敢質言之乎且智足以知聖人亦無肅謙也英

按此說非也將字正承縱字來孔子生安而乘學力故曰將故曰縱也若謂將訓大則文各有體辭令亦有體將訓大者詩辭體也若論語爲記言體何嘗有以大儕將之例欲此文體也太宰誤以多能即聖而子貢辨其旣聖又多能已爲盛滿之譽而不爲謙矣而猶有將之云者非疑辭也子貢于太宰有主賓之儀于貢于孔子有師弟之親主賓無遜辭非禮也弟儕師而不爲遜辭亦非體也若謂眞知聖者無肅謙則春秋入臣儕其君曰寡君儕其君之國曰敝邑其

又何說此聽命證也若謂太聖既不合論語之文又豈成辭令耶

吾有知乎哉

注曰知者知意之知也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英

按此說尤非也論語知字無作私智解者獨以此知字讀如詩皇矣不識不知之知毋乃謬欤

雖少

改錯曰張南士曰古最輕少者凡輕其人曰少之故有雖字若坐何難一起而加此矜重之辭英按此說

是也以上三者見之必作若其人年少則礙于長不爲少起故加雖少二字以該之尒經義雜記曰集注引或曰少當作坐按孔子世家云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可證大不作坐此說是也顧所云作者惟其以坐不待言之也若既有作字復加雖坐二字則豈遽值立時亦有作之名耶又豈古人有高臥時耶何必待證于世家云云字乎

仰之彌高

續朱隨筆曰荅廖子晦云高下前後者顏子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者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者後來得力之效也愚按如此分析既架最明英

謂據此知首節非統總下三節者也末二句云欲從末由者一則誠悅之辭一則顏子與孔子歲齒相去四十年故未及至孔子地分若加以一二十年之功則亦無復有一閒之未達矣非以孔子之道高妙而顏子自決終其身不能及也又非道本無窮盡無方體雖孔子自視斯道亦自莫禁莫入悅況莫禁也又非顏子已至卓爾有立之後有彌見其高彌見其堅

彌見其杜前杜後者也此處悞會未免墮于老莊及釋氏之教而不自知尒陸子以朱子之言表而出之豈非暗室燈欤

逝者如斯夫

皇疏曰孫綽云年逝不停時已晏矣道猶不興所以憂歎英按此說非也知此非日月逝矣之逝者以下文即云不舍晝夜而止也若感道不行則當見年光不再來之意而不得終云不舍晝夜尒

由學紀聞曰釋文舍音捨集注亦云上聲而楚辭諫
證云洪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論語不舍晝夜謂曉
夕不息今音捨者非轉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
英按此說是也川流新者來舊者逝逝者正謂其捨
向前去也何謂不捨耶故知舍乃止息之意言晝夜
無時休息也若讀作捨則逝即捨也逝既逝矣又謂
不捨晝夜猶不逝晝夜矣豈相合乎

吾止也

注曰吾止也包曰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吾往也

論語說　卷十九　八

馬曰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英按此說非也此章唯
吾字即指爲山者之身雖吾字猶自字也何必以爲
孔子自我耶

語之而不惰者

注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疏曰有懈惰于夫子
之語時英按此說非也惰不惰在平日力行時見之
教必當其可之謂時但餘人心雖解而才力不及故
有惰者所謂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惟顏子然今豈
可謂孔子方語而弟子已有惰容耶若人不解而強
語之我有惰者豈不失言乎

改錯曰謂語者惰也學記曰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
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舍即惰也若受教者則侍坐
于長者褻必恭無怠荒豈有可惰英按此說非也孔
子自謂誨人不倦惰非倦耶豈獨誨顏子一人不倦
耶

未見其止也

皇疏曰惜其神識猶不長也英按此說非也未見其
止者未見有偷安即前章所謂不惰也若神識不長

論語說　卷十九　九

何以云見其進也耶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改錯曰往來今昔從來屬一人言後生是今四十五
十是來英按此說非也後生又偁來者以彼以我爲
先生故曰後生以後生之成名先生所不及見而世
次不同故偁來者一言之中偁號不同各有當也先
生之自偁對來者而言故曰今也若以今字亦指後
生則後生來日必異今日亦何待言何云焉知耶惟
後生之稱來先生不見故難料其未必如我今日故

可畏也且來不定指四十五十四十五十云者謂然疑難料亦不須到先生不及待之年後生之四十五十先生未死如彼無聞亦不畏之矣又安得謂四十五十是來耶

衣敝緼袍

注曰孔曰緼枲著疏曰玉藻云纊爲蘭緼爲袍鄭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縣緼謂纊及舊絮也然則枲著者雜用枲麻以著袍也英按此說枲麻非也袍以有所包而得名則緼亦以緼于表裏閉之謂也蘭專以新綿而得名者也袍則不拘新綿舊絮枲麻但有所緼即成袍也論語緼袍祇謂一望而知爲有緼之袍明其非裘尒所重在敝字明其并非犬羊之裘并非敝裘尒何必問其所緼之爲何物乎其袍既敝則敗絮其中而非新縣可知也何必枲著何必謂雜用枲麻欤

改錯曰緼袍但分貧富未分貴賤英按此說非也集注以貴賤言者蓋以爲恥亦自恥無才尒其所以不恥者周子曰內既重而外輕故鉥視斫見子路亦爲

又烏知賤者之有何恥哉若西河謂貧富則將對富商大賈而言不自恥無財尒孔子何至卑論子路若斯耶

偏其反而

潛研堂集曰唐棣之華以下何氏集解合于前章此義見于春秋繁露竹林篇云春秋之常辭不與夷狄而與中國爲禮至邸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于指在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在其辭不在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英按此說是也論語文法往往有比事屬辭者如此節記孔子引逸詩辭而反之蓋亦即因詩人言華之翩翻從而爲孔子反經之說之證杜孔子祇是泛論求道路程而記者記之于此與可與共學合爲一章記者之意以爲可證反經爲權之義尒故詩辭下有子曰二字此其證也皇疏謂又引孔子言是也但孔子非謂思權也疏謂記者嫌

與詩辭相亂故重言子曰則直以為孔子自證其說豈其然乎

不時不食

注曰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論語古訓曰不時之說惟此為善漢書張倉臣傳云不時之物有傷于人不宜供奉未必本此後漢皇后紀注論語曰不時不食言非其時物則不食之則常人皆然何必聖人英按此說是也白虎通謂天子四飯諸侯三飯然以魯有四飯缺推之則人君四飯卿以下一日之中三

時食庶人朝饔夕飧而已蓋惟天子諸侯四飯則每食勢必少故禮器謂諸侯再大夫士三也若朝夕日中之外更加非時之食則僭天子諸侯之數也故不食也至于非時之物鮮介果瓜爭先難得者固亦當惡其侈靡而不食之矣但孔子之家世種物原自無之故記者不必及之也此時字自指朝夕日中何嘗非其時物之意耶如集注則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此直不堪入口尒又何傷人之云耶

割不正不食

疏曰謂折解牲體脊脅臂臑之屬禮有正或若解解不得其正則不食也英按此說非也折解牲體及切割制度此事鬼神之法也賓禮亦用之敬賓如待神明也若士大夫平日豈可以神明之禮自居而況葬居時乎豈可因一割字而遂傅會三禮折解之文耿此其割因必方正乃食者孔子性情方正大有過于人而又因口腹之量本既無多又于家人弟子為尊得以舒其方正之性也豈以神明之禮自居耶

疏又曰不多食以上皆蒙齋文只言不食者皆為不

利人齋者孔子所慎若食之或致困病則失慢敬故不食也其凡常不必然英按此說非也此節惟不撤薑食不多食七字乃是脫簡之文當杜居必遷坐之下若謂自食不厭精至市脯不食六十七字亦蒙齋文則下文食不語寢不言席不正不坐亦謹齋耶且因雖多不多食不繁複耶且餿飯敗色臭惡常人亦有不食者豈有聖人反食之而必謹齋然後不食耶且必有酒肉者惟子事父母則然及賓至或然尒若古人家食未必有肉故春秋傳謂肉食者謀之酒食

未必日飲而況齋之日沽酒市脯何爲乎而況可云惟酒無量不及亂乎何其謬歟

不使勝食氣

九經古義曰說文曰既小食也从皀旣聲論語不使勝食既陳按既本古氣字詳見左傳補注餼又與既通禮記鄭注中庸既稟稱事云既讀爲餼是既與氣同古既字作既或省文作旣見史記及說文英按此說非也食對肉字也則食訓飯去聲而非人聲然無論去聲人聲總難于食字下加餼既字訓小食者也

氣餼既三字雖通然與此不使勝之義何涉耶蓋不使勝食氣氣字原作气也其作氣者後人气字必加米故論語勝食气亦加米矣加米之後則與既餼相混故說文解字第六既字下誤引論語不使勝食氣爲不使勝食既也然氣餼既三字相通而气字則不與餼既相通也論語勝食氣之氣乃自後人改者故勝食氣氣字不得通作既也說文已誤而松厓據說文所引爲證毋乃誤而又誤歟且又謂既省作旣然說文解字第八日旣飲食气并不得息日旣从反欠則可知既字固取旣之聲不取旣之意豈可指作旣

謂省作旣不亦謬歟

必祭

注曰三物雖薄祭之必敬疏曰玉藻云瓜祭上環陸氏釋文曰瓜古華反舊讀瓜爲必今從古英按此說非也疏食菜羹上特加雖字正爲以少該多之辭也必字非瓜字可知也且即加瓜爲三物而水漿不祭之外亦豈三物遂能盡之耶豈可見玉藻文遂謂瓜字耶況疏食菜羹瓜又非論語文法也不惟是也若

讀祭必齋如則爲不祭則已祭則必齋如是有時不祭也二必字豈可省一耶

席不正不坐

疏曰席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之類是禮之正英按氏說非也此與割不正不食義同而辭少異不正皆謂敬紓其義同也割不正讀斷席不正不讀斷言之正之而後坐也此秪在官位及居家及旅次則然亦若往來惠好之閒禮有尊正席之文豈可致主人正其席而後坐耶或不久坐而去之可也以孟子謂伯

夷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君子謂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云云推之亦當觀其出于有心否尒若出無心則孔子不曰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乎至于西上南上之布席法安得有失若指此類則當如不得其醬不食文法而云席不得其方不坐矣豈其然乎

寢不尸

經義雜記曰坐如尸既寢則不當執是禮包注云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則以尸爲厭非也英按此說非也坐容當正直其體故曰如尸若寢則體橫其與祭爲尸之容何涉何必謂寢不尸耶但牖下尸容仰論語不尸謂不似牖下尸容也注與集注皆誤本曲禮寢毋伏而謂偃臥則亦與不尸之義豈相合乎

居不容

經義雜記曰釋文云居不容或作容按居不容言居家不以客禮自處集解載孔注云爲室家之敬難久謂因一家之人難久以客禮敬己也邢疏云不爲容儀夫君子物各有儀豈因私居暫乎當從陸氏作客閒成石經亦作居不容英謂據此知容字乃客字之

誤文也雖不容亦不客之意然子之燕居章申申如也集注曰申申其容舒也則未嘗不容也玉藻謂足容手容目容口容聲容頭容氣容立容色容皆容也豈出門則然居家則不然耶但其容不同于客敬主人主人敬客之貌故曰不客尒客與容字形相近而容誤爲容也若謂不爲容儀何以解于詩謂人而無儀人而無止耶且上文不尸無論謂祭祀之尸靈牀之尸皆與容字不對客之誤容其在晉人以放曠爲風雅之時欤由是推之禮器至敬無文又黨無容容字蓋亦客字之誤文欤至敬以情性言故曰無文又黨以其人言故曰無客亦謂無客禮也若作無容恭兄敬叔父豈非容欤

二嗅而作

改錯曰何晏謂共雉作會不足道集注引晁以道說謂嗅石經作戛雉嗅也則石經有漢本魏本唐本字畫可攷從未有作戛者若引對轉君說謂嗅當從臭張刖翅見爾雅則戛嗅改字且張刖非據翅一張而已焉得有三攷梁顧野王作玉篇有嗅字在口部中

注五敎反叫也唐孫強備玉篇又增一噢字注曰音敎反叫也則噢原是噪字音義皆同三噢即三叫乎路向規即是色雉叫而化即是臭　英按此說非也爾雅釋獸曰臭注曰臭張翊正合論語三噢之噢也化噢者傳寫微誤也張翊即振翅也鳥將飛必先試張其翼急則速緩則遲三臭即所謂習也爾雅近古故得其義而字形亦未誤猶化臭字也至于其後異說紛如噢嗅之類安知非因論語三噢字而妄造此字欲然不知鳥音各異若色已杜斯勢雖不急推

雀鵲之類猶及三聲而飛去若雌雉之鳴邢昺謂雉鳴雉鳴雉鳴求其牡說文解字第四謂鷕雌雉聲也从鳥唯聲以沼切今雄雉聲高而長雌雉聲低而不長然雖不長而終不促拔一鳴再鳴已為人所獲矣況三聲乎子路但相鄉而必不報之然雉則安知子路之必不報而從容三叫乎故專以雌雉而論三叫之舒緩豈若三振翼之促拔為合乎色斯舉矣之義乎玉篇非爾雅之臭字孫氏又改玉篇之噢字而四河反指名一口方之微誤謂改字無所俱詳

先進於禮樂

皇疏曰先進謂五帝以上也後進謂三王以還也古質而今文文則能隨時之中故為當時之君子也質則朴素而違俗故為當世之野人也　英按此說非也先進後進者謂周初與周末也惟其皆杜一代之中故同謂之進但先後分若以上古之風而行之于今安得傳先進且孔子當世諸人豈復有違俗從古而羣目為野人者耶周初士大夫猶未盡除殷末喬野之風亦非能遣中而得禮樂之精意者也至于人寡

秋以後則又變為文而不慚尤失禮樂之本者矣若論為治則必返之朴實然後可進于禮樂之中道如既失禮樂之本則無復可進矣故曰則吾從先進也若謂孔子欲返斯世于五帝以上則古今世運雖五帝復生亦豈能返之耶

疏曰此章孔子評其弟子之中仕進先後之輩也先進者當襄昭之世後進者當定哀之世　英按此說尤也偁先進必先孔子而生者矣豈有師而偁弟子為先進者耶襄公之末弟子尚未生孔子尚未為乘

田蚡史失得有弟子任進者邪因鄭氏謬注下章注
脫誤及此章有如是欤

宰我子貢

弟子列傳曰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子我而固爭寵子我爲陳恆所殺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 英按此說是也以子我字同致誤如此寧非不如無書然此猶爲繆誤而非故爲傳會也若弟子列傳又謂田常欲作亂于齊欲以伐魯

子貢一出抒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云云抵齊東野人之造言也豈有所誤邪

子游子夏

閻潛邱若璩四書釋地曰從陳蔡時子游年十八子夏年十九以文學名異哉 英按此說非也弟子列傳子游年多誤也列傳于二子之年如此故孔子世家謂陳蔡之厄在魯哀五年也謂哀五年二子猶且未弱冠若孔子卒哀元年則二子祇十三四歲今然要其厄陳蔡之年之歲未必不因二子之年之誤而誤之也而子夏之年之誤又未必不因魏世家謂文侯十八年受經于子夏之說誤之也魏文既師子夏則子夏之年不得不幼游夏之年既幼則厄陳蔡之年不得不遲今毋乃輾轉相爲誤欤

梁諫庵玉繩史記志疑曰列傳言偃吳人字子游按偃字說文作㫃旌旗之游也觀其字子游則名當爲㫃今作偃者豈改篆爲隸時始因聲借用欤 英謂據此知子游之名當作㫃也旌旗爲軌物之用故取以爲名若作偃字則祇爲出往游衍之說豈美義欤

九經古義曰蔡邕石經游作斿說文云㫃旌旗之游讀若偃古人名㫃字子游游旌旗之流也从㫃汙聲游與斿通太宰九貢八曰斿貢注云斿讀如同游之游漢武班碑亦以斿爲游 英謂據此知子游之字原作游字也㫃偃不相通而斿游則相通偃乃偃息偃仰與斿游無涉故子游之名當作㫃也名既作㫃則子游之字雖游可通斿然說文于游字謂汙聲而更無斿字則旌旗之流當作游而不當作斿斿不合汙聲之說其作斿者乃游字之省文尒非原文也則子

游之字原當作游字可知也且惟原作游故傳寫誤會爲息焉游焉之游而遂謬書其名爲偃尒

孝哉閔子騫

四書釋地曰湛園未定稾曰夫子作春秋賢之偁字僅十二人弟子無有以字偁者偁閔子騫原述時人之辭當時其父母昆弟皆謂之孝矣而時人同偁之曰孝哉閔子騫此所謂不聞也 英按此說是也孝哉閔子騫五字非孔子言也亦非父母昆弟之言也如外人曰孝哉某而觀其父母不偁其孝者有之此必

孝之僞者也或昆弟不偁其孝者有之此必人誤信其父母之私愛也或父母昆弟盡偁其孝而人不曰孝哉某也者有之此必孝不合禮者也惟閔子內外無聞言孔子但述其所聞如此而不必加以論斷之辭而贊美自在其中矣此與無違父母唯其疾之憂同例後人空淡思自得之尒

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英按此程子說論語精義曰伊川曰人無非聞之言疑非也聞猶異也言字專指偁贊之言也若閔作非

別解則言者偏爲外人然則記者當云人無聞于其父母昆弟之言而何以不曰無而曰不聞耶且人得聞之者必其父母昆弟未嘗先偁贊者也若父母昆弟已自偁贊其孝矣人或不信而遂有後言者有之安得謂其父母昆弟以聞言入耶

九經古義曰後漢書范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聞于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注論語云云聞非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人無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即諫在下無有非君者是忠臣

也論語依此說爲允若如朱注未足爲孝也 英按此說非也爲臣子者不可不存是心然偁人之孝何必然內外無聞已自甚難若謂父母昆弟無可非議乃可爲孝則堯舜之聖伯夷柳下惠之賢尚未孝矣乎乃非引人于善之法欲原其故殆因劉氏說苑有云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已以爲先人之主欲

顏淵死

弟子列傳曰顏回年二十九髮白蚤死司馬氏貞索

楚日家語亦云年七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從王者云顏回從時孔子年六十一然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時孔子且七十也今此爲顏回先伯魚從而論語曰顏淵從顏路請子之車孔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或爲設事之辭按顏回從杜伯魚之前故以論語爲設辭英按此說尤非也弟子列傳弟子年齒多謬此設辭之說原其故亦誤于少孔子卅歲之文也顏子之年孔子謂不幸短命既兩見于論語又列于力命篇曰顏子壽四八謂四八卅二也合之卅遂以爲

先于伯魚卒七年欤然其卒杜何年雖無可攷而有論語鯉也死之言則可以知其杜伯魚既死之後無疑也既卒杜伯魚後則弟子列傳謂少孔子三十歲三十當作四十可知也且請車爲椁及荅辭明皆因徒行之故正可爲伯魚顏子皆卒于孔子歸魯以後之一證也請車者以家居不復問遊也不可徒行者吉凶必朝之類也然則顏子卒之年杜歸魯之後豈不彰彰乎昔謂抵少孔子卅歲卒于孔子之六十二歲則爲言公四年孔子未歸魯而于此時請車爲椁

將題略欲在丘子徒步而歸家乎何其說陷欺知爲少孔子四十歲豈至有謂爲假設之辭者耶

子樂

履齋孫氏夷示兒編曰樂當作曰魯之誤也既以由爲不得其死又何樂之有英謂據此知樂字誤文也注引鄭氏謂樂各得其性豈一日之中憂樂頓改耶況下文若字上無日字則樂當作曰可知也惟皇疏本有日字然仍有樂字而樂字必誤其或別爲誤文欤

若由也

左哀十五年傳曰太子與五人介迫孔悝于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召護駕乘車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勇曰無人爲也季子曰求利勇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難殺之必立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敎子路以戈擊之注曰食

謂食孔氏疏曰子美謂季子欲救君故言不當
戮其難季子欲救孔悝故言不避其難 英謂據此知
子路之死義也朋友之道也又可知太子欲殺母之
果有其事也故子路不助輒亦不助蒯聵蒯聵輒皆
不空爲君況不仕于朝義所不及也但恐孔悝陷于
不義故救悝今子路豈非義勇之大哉秖未思蒯聵
方刼孔悝子路奪之勢必害子路于事竟何益乎
集注曰有不得其死之理 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不
得其死注謂不以壽終是也若集注則于第七卷集

注引胡氏謂仕輒不去始以爲死于非義欤然當日
衛輒既已出奔蒯聵尚杜孔氏之家立君之權固杜
孔悝正有空立公子郢機會矣但苦爲太子所拘所
以子路先欲奪孔悝也秖子路與其奪孔悝何不別
謀于他而乃爲從井救人之事乎而胡氏誤爲仕輒
何其謬欤

語類曰孔悝之事他知道食焉不避難卻不知食出
公之食爲不義 英按此朱子說疑非也子路食孔悝
之食非食公家之祿謂出公食殆必誤于弟子列傳

謂爲邑宰欤

仍舊貫

九經古義曰釋文云魯讀仍爲仁今從古文作辭作
大匠篇曰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論也 英按此
說非也惟其當時之人以舊貫爲不便故閔子雖以
仍因爲策而未可執言而曰如之何原是先爲相商
之辭而後自下斷語曰何必改作若直言仁舊貫則
已先斷定爲仁矣何必又問人何如下文安得接如
之何三字且閔子閭閭如也權位又絕無豈有出口
嘗謂仁舊貫耶釋文謂讀仍爲仁則魯論本原作仍
字而未嘗誤作仁可知也此讀魯論者之自誤豈魯
論之誤耶

執拘獨斷若斯耶揚氏揣閔子之意以爲不仁不例
之嘗謂仁舊貫耶釋文謂讀仍爲仁則魯論本原作仍
字而未嘗誤作仁可知也此讀魯論者之自誤豈魯
論之誤耶

奚爲於某之門

皇疏曰門非孔子所住之門是聖德淡奥之門也 英
按此說非也門即及門杜門墻之門也若因下文堂
室字而亦作喻言然則門人亦淡奥之人耶

注曰。一日其[illegible]能虛中者。惟[illegible]能虛心不能知道。英按此說尤非也。顏子有若無實若虛。則其常矣。何屢之有耶。

曷不受命。

注曰。不受教命。皇疏曰。非受天子之命。英按此說尤非也。命者。窮通之命也。中者。中獲利之數也。若謂教命。孔子何嘗自儐其教謂命耶。若謂天子命。子貢僅仕私家。安得受天子命耶。

子曰。論篤是與。

何氏集解本連上爲一章。經典釋文曰。與音餘。論篤。古訓曰。義疏云。子曰云云者。此亦荅善人之道也。當是異時之問。故更儐子曰。俱是荅善人。故共在一章也。英按此說尤非也。何氏本連上爲一章。故與字作平聲。若然。則何不書爲又問耶。以言取人。以貌取人。猶不可。況可以此求善人。如猜謎耶。

色莊者乎。

注曰。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三者皆可以爲善人。英按此說非也。易遜非家辭。不惡而嚴。蓋自在其嚴之道與法者。豈僅色莊云乎。善人之不爲家辭。象辭之所謂不惡耶。

子路問聞斯行諸。

注曰。包曰。賑窮救乏之事。英按此說非也。聞即聞義不能徙之聞。聞與行。即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之聞與行。若謂專指賑窮救乏。則論語文法未有不明所問之指者。而獨于此聞字。則以一事當之。則聞義不能徙。子路有聞章。又將何說耶。況古者子弟無私財。既不稟命父兄。何從擅行賑卹。冉有雖退弱

豈可教以專命耶。

潛研堂集曰。白虎通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餓則白之于父兄。父兄許之。乃儐父兄與之。不許即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包咸之說蓋出于此。吳志全琮以父命齎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恐以賑士大夫。空船而還。裴松之引論語有父兄在之文。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亦用包說。英按此說非也。猶云先生豈再有尊長無一人者。荅子路既指

顏淵後

集注曰何敢从謂不赴鬬而从　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從者人數衆多恐爲匡人所覺故分散而行至相聚時獨少顏子故孔子慮其飢餓遠行叛德而从也顏子之所以後者或迷于四達之衢而失路或以羸弱而行獨遲也顏子謂何敢从者言必普佑其生如采薇充飢之類豈謂夫子未遇害不必與匡人不共戴天耶

論語精義曰伊川曰从當爲先謂先往也瓢泼解注豈得爲孔子从乎尹曰臣聞師程頤曰从當爲先　英按此程子說疑非也寫誤也回何敢先于理爲順

惟从生大係故論語記此節若作先字則記者記此何義耶患難苦情可勝記耶至于顏路杜顏淵不安爲孔子从孔子謂吾以女爲从矣从非由己顏淵謂何敢从則由己矣顏子不曰親杜而曰子杜者蓋親杜不輕生者禮之經也爲道而从者義之非常也謂子杜者猶云道杜也天下無道以身殉道顏子爲道而从豈爲其師从乎豈爲孔子从乎然其所謂敢从

者祇謂哀慟毀傷滅性致疾不免于从是乃爲道而从也豈赴鬬乎豈謂赴鬬而从乎春秋時道杜孔顏如孔子从于匡爲道而从也顏子豈能獨生故曰子杜回何敢从若其餘諸賢道不主于其身安得輕生欲蓋問答意異門論主于愛對語則出于正大尒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集注曰子羔質美而未學　英按此知子路使子羔時子羔年少也子羔爲宰正與左傳子產論子皮使尹何爲邑事同孔子僱夫人之子正與春秋僱仍叔

之子意同蓋孔子爲司寇時子路既自爲季氏宰復使子羔爲費宰度子路使子羔時必其年尚未弱冠

使子羔爲費宰度子路使子羔時必其年尚未弱冠

或弱冠以後歟則弟子列傳謂少孔子三十歲固爲合者乃家語改爲四十歲則于使爲宰時僅年與之年尒其意始以爲未讀書之時也然以民人社稷爲重于辭祈不足爲佞矣何其謬歟弟子列傳又謂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此甚言其來學之資也非于羔至壯亦五尺也九字一句讀僞家語讀破句改爲長不過六尺刪受業孔子四字誤以爲人無不滿五尺者也不知弟子列傳中何以于羔獨有受業孔子四字正因未五尺時尒豈可改一字刪四字耶

是故惡夫佞者

皇疏曰繆協云于時有以佞才竊位子路一曰對所以淺嫉當時夫子善其來旨故曰是故英氏世說尤非也于路勇于自責而忽爲口給習俗移人也故曰是故若謂子路嫉時人則子路方負害人之名何暇俗情時邪謂善來旨則纔責之而忽善之耶將僞使佯責以說時人耶

公西華侍坐

弟子列傳曰公西赤少孔子四十二歲英按此說非也論語子華使于齊與原思爲之宰比事屬辭而記之使齊之年雖不可攷然爲宰之年可知也凡觀人之取與必于其年月不甚相遠者觀之以時久則處境不同取與之當否亦異而難相比校矣則因爲宰之年而知使齊之年之不遠于爲宰之年也使于齊時或即杜孔子爲司寇使原思爲宰之年也孔子爲司寇孔子時年自五十三始至五十五止若子華侍坐思無年家語謂原思少孔子三十六歲計爲宰時亦未及弱冠不亦謬乎

子路率爾而對

皇疏曰子路不起又不顧望故云率爾也點獨云起則求赤起可知也英按此說尤非也率爾者謂首對者當有承接而其對不先有承接之辭而突然曰于乘之國公云是不得禮讓之道也非不佞也後篇子

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亦不記其作也而下文有居吾語女則論語弟子對皆起而記者略之以爲所必然不須記也獨曾皙記作以明其徐徐舍瑟不安得因幸爾三字而遂謂不起而對耶又安得以冉有子華不哂而遂謂子路獨不作耶

點爾何如鼓瑟希

四書釋地曰陳幾亭曰曾皙問三子之撰見聖容之哂耳目交用不妨手揮余謂仍有口歌古人琴瑟皆與歌竝奏無徒瑟者曾皙承爾何如之問口已罷歌

手亦停揮但微有瑟音故曰希鏗爾則投瑟之聲耳下文英按此說非也雖平居無故不撤琴瑟然豈必皆歌如好竽好吹簫吹笙豈能且歌且吹陶詩謂清吹與鳴琴亦無歌也雖詩謂或歌或咢爾雅曰徒鼓瑟謂之步徒吹謂之和徒歌謂之謠徒擊鼓謂之咢徒鼓鐘謂之脩徒鼓磬謂之寋豈無徒瑟耶當子曰以吾一日云云時曾皙瑟已鼓矣未及歌尒即借爾歌瑟竝奏長者有問秖以侍坐居人鼓瑟可不希而歌則瑟聲歌聲雜喧四坐其調定何耶或瑟希者記

孔子問點之時正當點瑟聲之希也希者衛也曾皙知夫子將問及矣故希其聲以待之以點爾何如之問尚未出口故鼓瑟之聲猶不絕其所以猶不絕者惟其自知異撰故不急于待問也然當孔子問而三子對時曾皙之瑟雖未舍然必輕撫以約其音可知也書不盡言也而謂且歌且瑟毋乃謬歟

釋地又曰季武子之喪曾皙倚其門而歌入集注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皙少孔子若干歲未可知然論語叙其坐次于子路孔子年十歲

時子路甫八歲曾皙六七歲孩童尒烏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檀弓多誣英按此說是也昭七年孔子年十八也如六七歲童子不識不知倚喪家之門而歌可有其事然正恐昭七年曾皙或杜襚袵尒檀弓最襍雖亦有本之正書而可據處而齊東野語莊列寓言何所不至歟

莫春者春服既成

皇疏曰莫春謂建辰夏之三月也年有四時時有三月後者爲季不云季春而云莫春者近月末也月末

其時已暖也春服成者天時暖而衣服單袷者也

英按此說是也曾皙之志大指在適情樂性與人同

焉而已然卻不又有見景隨時之意若謂此言志之

日正值春莫時哉時哉則不合者字語氣也且春服

如既在身矣又何必曰言春服耶蓋以四時最好是

三月故獨偁莫春而春莫寒暖不一故申云春服既

成以明不止于綿衣似熱袷衣寒時最雖和春已闌

時也秖惟其末春懷春故謂之志若時已至矣又何

志之云乎且謂季春則全是三月謂莫春則意在三

月下旬光景今碑帖蘭亭詩敘曰莫春之初則必其

時久以莫春爲三月之別名故以上巳爲莫春之初

其實莫春在三月末不得以莫春二字代三月二字

也文各有體蘭亭詩敘若解經文字謹嚴豈可不

以莫春爲三月之末歟

集注曰莫春和煦之時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集注

下文既謂盥濯也乘涼也則有之和則何用盥濯

更何用乘涼且人氣體不同而童冠十餘人皆能盥

手濯足以乘涼風則豈猶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之時

耶和暢二字是本韓亭詩不合在此時時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英按此說是也孔門

皇疏云或云五六二十人也六七四十二人也

升堂者七十二人也英按此說尤非也算學若是正

可以爲攷訂者之一鑑歟

浴乎沂

注曰包曰浴于沂水之上風涼于舞雩之下英按此

說是也浴字有二用一則玉藻浴稷浴用二巾謂保

身在水中一則左傳聞其駢脅浴薄而觀之內則五

日則煇湯請浴皆身在水外不分寒暑約云五日蓋

亦濯足之類薄而觀者但澡上體今此浴乎沂則惟

洗手足集注謂盥濯也盥者洗手濯者洗足正本包

氏沂水之上之意猶所謂掬水月在手濯足萬里流

皆身睹水濱而非澡身之名也但非獨手也謂止于

盥濯其手則豈謂之浴歟

集注曰今上巳祓除是也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上

巳祓除即晉人所謂脩禊事也雖此風自漢以前有

之太山穆氏邵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

浴、祓者、潔也、春者、蠢也、蠢搖動也、洞書以殺章春、厥民析、言人解蘖生、疾之時、故守水上、爲潔之也、已者、祉也、邪疾已去、祈分祉也、爲近似矣、且古人遊覽必有所託名、故詩曰、駕言出遊、曾皙所言、其以此欤、然曾皙志在遠情、樂性、與上巳祓除之說何涉、曾皙見地高明、曠達、借使春秋時、蚤有此風、曾皙安肯效尤、且狂士不覊、息焉游焉、徑行之、亦焉肯駕言出遊、欤、曾皙之風、與上巳之俗、異、河漢之不相及乎、秦漢以下、效顰爲之、增以陋習、遂貽誤及尚書周禮

月令鄭風之文、亦原其意、始誤解論語、以爲莫春、在三月上旬、天氣清冷、所謂浴者、濯濯襟袖、以除不祥、以濯代浴、故名曰浴、惟指襟袖、故先言春服也、風者、即乾此襟袖之溼者、故曰風、借以賞心于流水、娛意于繁蔭、故曰沂曰舞雩也云、亦此何異于五六三十、六七四十二之說乎、且集注既謂風乘涼也、上巳亦、雖必乘涼、亦

風乎舞雩

羣經義證曰、論衡明雩篇、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後書仲長統傳、諷于舞雩之下、讀風爲諷、與王氏說合、詠饋高堂之上、以歸爲饋、與鄭本合、至後論語筆解、謂浴佗、浴亦廣王氏之義、英按此說尤非也、論語莫春、夏正也、周正莫春、杜建寅、商正莫春、杜建丑、至于語言之際、皆以夏正言之、則論衡所謂周之四月、正歲二月、有何涉而及之耶、非月固寒、然即當炎暑之期、豈能倮體而浴于沂水中耶、因舞雩字而誤解謂祭、因謂祭而遂誤解浴字、謂涉水、風字、謂歌、歸字爲饋、于是遂改風爲諷、字改歸爲饋、字漢人多不達包氏沂水之上之指也、而唐人又因之而改浴爲沿、字殊不知雩雖小祀、而一言及祭、必致其嚴畏、不敢舒其其高曠之天懷、正與曾皙所言、氷炭方圓、不相契也、況舞雩、必堪爲遊覽之勝、即杜論語、樊遲從遊于舞雩之下、顯然一證也、豈樊遲亦雩祭耶、豈雩祭而可偁從遊耶、謂爲雩祭、何其謬、欤、至于筆解固是李氏

翔之書若昌黎韓子當于逆行交讓旋而野處所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蓋隱冊曾皙語則于沿字瞭然矣豈有改作沿者耶但曾皙承如或知爾之問則莫春云云非大丈夫不遇于時者之事正謂遇時爲國行其所無事即以窮時之意爲達時之道而已尒

詠而歸

注曰包曰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　英按此說非也詠乃登高能賦自作亦可斷章亦可初不必拘

先王然古聖王財成輔相以來盈天地間皆先王之道矣謂先王之道亦可也至于歸者昊遊曰歸謂十餘人各散而歸尒初非若樊遲之從遊何必定歸孔氏之門耶

論語古訓曰釋文鄭本作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鄭校鄭必從古作饋者以浴沂是三巳祓除之禮事見韓詩周禮月令季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乘舟禊于名川也引論語此文爲證史記列傳云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太史公采古文論語故作饋

鄭以古義爲長故從之或杜東日獻獻之禮當班酒食歌詠以祭初學記張璠洛禊賦云祓除蕭柔嘉祈保吉蜀百家是也古聲異文者皆饋字通見聘禮注又按說文解字饋餉也吳人謂祭曰饋是古論本當作饋也　英按此說尤非也三巳妄見韓詩陳長發啓源毛詩稽古編曰溱洧集傳以爲上巳祓除祖韓詩也然長發亦何以知其祖韓詩傳箋及疏此詩俱無引韓者今本韓詩外傳亦無溱洧者經典釋文止有韓詩二字亦無祓除說者然則春秋以前無此禮中郎集明堂月令論月令問荅亦無及始乘舟者惟余仲林蕭客古經解鉤沈曰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宋書十五蔡邕章句陽氣和暖鮪魚時至將取以薦寢廟故因是乘舟禊于名川也論語莫春浴乎沂泊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于水濱蓋出此也然此說非也乘舟之故專爲薦鮪于廟猶從禽之爲祭而下大殺也後人將祓禊事附于其餘尒豈可更取以貽誤論語漢人已改饋爲餼餼莊久改饋爲饋

何其謬欤。原其意於以曾皙雖曰異於[illegible]
所言爲類。如包氏從魯論遊覽而已。所對非所問。若
論衛從古論而作。零祭知曾皙既非農官。又非巫覡
何得越樽俎而代。然終必有事實而非空遊者。故以
祓禊當之。而豈知此乃達不離道。非不求聞達也。況
謂祓禊則狂士光明。磊落安有此鄙陋之事耶。
三子者出曾皙後。
皇疏曰。三人見孔子與點故已並先出去也。英按此
說尤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七字爲一句。三子之出

必自有先後。而非並出。記者秖謂三子已盡出。而曾
皙猶不出。是日曾皙獨後出。今若謂三子同不見與
而相率並出。豈進退之度耶。

克己復禮爲仁。

改錯曰。馬融以約身爲克己。從來如此說。惟劉炫曰。
克者勝也。此本楊子雲勝己之私之謂克。語然己不
是私。必從己字下添之私二字。原自不安。至程氏直
以己爲私。致朱注謂身之私欲。別添身字。而專以己
字爲私欲。本文見有爲仁由己己字在下。而一作身

解。一作私。解其可通乎。英按此說非也。顏子之復與
人不同。人之復由剝而反也。顏子之復不遠復也。易
繫辭傳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據此知
顏子之復不遠。正因其不遠而克也。然所謂不遠者
非私乎。故既謂之復。則此己字與下文由己己字不
同矣。若俱作身解。則禮原在身。何云復乎。且約乃管
束之意。若毫無私。何用管束乎。集注謂凡學者亦不
可以不勉。而凡學者苟非戰勝己私。安能復禮。甚注

由剝而復。安能不遠復乎。故疏曰。身有嗜欲。當以禮
義齊之。嗜欲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其嗜欲。身得歸復
于禮。集注本之。蓋從告顏子者而更推廣言之也。西
河拘下文己字。毋乃謬欤。且原非爲顏子始有此語
也。左昭廿年傳曰。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
信善哉。爲楚靈王而言。然則勝身私欲。固原解也。孔
子借以爲時雨之化也。集注但未剖析顏子之克復
與凡人之克復有異。

人下歸仁焉。

改錯曰歸仁卽解仁哀公問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則百姓之歸亦秖解名英按此說非也仁者人之生理也天下之所以成其爲天下者也秖爲私欲閉之故身與天下不相通苟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之氣機卽與己潛通歸往皆來會歸此禮也非天下耳聞目見而歸之也至他日天下治平會極歸極皆從此脩身之一日爲始豈非一日歸仁乎若謂百姓歸之則四勿秖獨知者何從徧告百姓邪

非禮勿動

賸言曰幾亭言學第一卷云禮義智皆仁也言心也若以事則仁義智皆禮而已矣是故教人爲國以禮禮也者三者之暢于四支發于事業者也非禮則三者不可見亦無自行英謂據此知仁包四德而五常亦有旋相爲宮之道也孔子而後道在孟子孟子多與人言義非偏愛義也與愚人言惟義爲易曉也獨智字聖賢罕言之非偏僧智也以智之公私難辨也五常之信卽信此四德也易文言四德不言智而言

信乾象見信言禮不見智者禮在場言不在場智在場言不在場者禮之實信之發也處便是禮禮之收斂處便是義義之退藏處便是智智之成實處便是信而四勿皆以事言故爲仁必在禮歟

回雖不敏

讀朱隨筆曰程允夫問克己之道篤敬致知而已非禮勿視聽言動篤敬也所以知其爲非禮者致知也朱子答云克己乃篤行之事固資知識之功然以此言之卻似不切秖合且就操杖持養處說方見用功會意也此章明健並言者原因推原所以顏子獨得聞之之故非以克己既杜健行不息而此外又添致知明理事也蓋顏子致知工夫已杜前非此時所用力也豈得以克己須及致知耶亦豈篤敬之謂耶

杜邦無怨

注曰包曰杜邦爲諸侯杜家爲卿大夫英按此說允非也杜邦者謂仕王朝以及與國人交遊杜家者謂

親或以及族人與姻親也若諸侯則曰有邦卿大夫則曰有家豈謂柱耶

爲之難言之

注曰孔曰爲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英按此說非也爲之之字指仁也言之之字卽指所爲也豈得拘兩之字必同指仁乎

膚受之愬

注曰馬曰皮膚外語非其內實論語古訓曰後漢戴憑傳注鄭曰膚受之愬謂受人之愬辭支膚之不深

知其情核也鱣按鄭注穀梁傳敘云膚淺末學漢書五行傳志云膚受之訴師古曰膚受爲初入皮膚以至骨髓後漢張衡傳云後人皮傅注方言秦晉之言非其事謂之皮傅文選東京賦云末學膚受注末學謂不經根本膚受謂皮膚之不經于心腹與此合英按此說非也易剝卦爻辭曰剝牀以膚凶孔子爻傳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則當日孔子荅子張之言亦自用周易經文之意尒膚字有以切近用有以疏廓用非異也親愛之情以膚爲淺禍災之事以膚爲近

則毛孫膚之痛豈以爲皮毛而易忍耶顏氏謂初入謂骨髓何其迂乎然猶不至如馬鄭之竟以爲淺也若以爲淺則不行焉何足異而謂可謂明遠耶

子貢問政

皇疏曰問爲政之法英按此說非也此問必原問危弱小國之政意在圖存也故孔子所云如此而子貢再問必不得已也論語文法簡但記問政尒若以下文轉語爲穎敬毋乃誤歟

文猶質也

經句說 卷十九 四十

皇疏曰將欲解之先述其意云文猶質質猶文故曰何用文爲尒英按此說非也子貢雖多文然亦知文質須並重若下文虎豹云云秖得無文之病尒本旨未見也若以此爲與下文不貫而謂述其意則棘子成欲有質無文并何能均平一視文質耶

哀公問於有若

集注曰傳有若者君臣之辭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書有若者有子自記之文也第十四篇集注引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亦此意也原思爲之宰書姓書

字而憲問恥則獨佚名豈非原思所自記欤然如宰
曰子云亦自記也宰予晝寢而求也爲之聚斂皆特
書名以示貶者也陳亢或書名門人也如謂君臣之
辭則何以解于齊景公問政于孔子衛靈公問陳于
孔子哀公問社于宰我欤
徙義
賸言曰昔人云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與夫子主忠
信徙義之意同我人杅一至誠無偽之心進而有爲
可謂忠矣然其閒輕重緩急過差而不合于義者盡

多故進思盡忠必退思補過主忠信者必徙義陽明
以致良知三字爲學豈知此也哉英謂據此知崇德
之道所以必須徙義于主忠信之後也若姚江之學
則其于主忠信或尚有工夫而其于徙義則將謂即
見之于效驗而不必有工夫矣又安冒有所謂知過
而補過之事哉陸氏王氏之徒其亦不幸而不生于
春秋之世不見正于孔子尒
誠不以富
注曰鄭曰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疏曰以非人之惑

也英校此說非也以富以異義非惑意有所在說詩
正見漢儒之多傅會而不能明矣亦見漢唐解經
未必皆親切于心欤
片言
注曰孔曰聽訟必須兩辭以實是非偏信一言以折
獄者惟子路可也英謂據此知片言如半券之類也
聽訟必使兩造具備各舉其契而構訟之兩家每一
直一曲惟子路爲人所信服直者前來而曲者不敢
至也故一人之言半券之據足以折獄矣若并此而

無之豈非孔子之無訟欤然片言折獄亦即以無情
者不得盡其辭故然尒
皇疏曰一云子路性直情無所隱者孫綽云子路心
高而言信聽訟者便空以子路單辭爲正不待對驗
而後分明非謂聞人片言便能斷獄英校此說尤非
也子路不欺人故人不欺之若謂聽子路之訟單辭
可信則子路而外諸賢何莫不然豈諸賢而上告天
子下告方伯未免有隱曲之辭耶
集注曰不待其辭之畢也英校此集注說疑非也古

之信物蓋木竹爲之後易以布周禮所謂質劑也故以左右判兩半者爲片也蓋以決斷獄訟之首尾判爲上下片耶

子路無宿諾

注曰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英

按此說非也無宿諾者如先庚三日而訂庚日來若辛日來是宿諾也或既許庚日而己日卽來與宿諾同也非甲日事必甲日諾也惟其豫故名謂之諾若必于諾日行之則子路所諾不過一日可行之細務若諾必臨事方許則子路終身無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豈爲任重道遠宏毅之士哉雖時過十年其事不發不可謂宿諾也發卽踐言不復宿也何云不豫耶

居之無倦

九經古義曰釋文云倦亦作卷棟按卷當作券說文券勞也漢涼州刺史碑云施舍不券鄭氏攷工注云券今倦字也英按此說是也說文解字第十三曰券勞也从力卷省聲臣鉉等曰今俗作倦義同據此知倦當作券始至唐時而改爲倦字然倦因無力則俗

有竹石作往刻記者也尤佳

先之勞之

故小過

樊遲請學稼

朑子遲朝

吾黨有直躬者

硜硜然

不可以作巫醫

憲問

邦有道穀

士而懷居

南宮适

問子西

彼哉

曰今之成人者

公叔文子之臣

其言之不怍

古之學者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君子恥其言

我無能焉

是賢乎

不怨天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子路宿於石門

硜硜乎

果哉

以杖叩其脛

君子固窮

然非與

予一以貫之

知者不失人

必先利其器

君子義以爲質

迺出之

辭民也

借人乘之

知及之

辭達而已矣

且杙邦瑛之中矣

友便辟

見善如不及

民無德而稱焉

其斯之謂與

對曰未也嘗獨立

曰不可

性相近也

前言戲之尒

吾其爲東周乎

吾豈匏瓜也哉

女爲周南召南矣乎

孺悲欲見孔子

惡居下流

植其杖而芸

子路曰不仕無義

君子不施其親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雖小道

君子學以致其道

當洒埽

則學

識其小者

善人是富

舉逸民

能行五者於天下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先之勞之。

注曰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英按此說非也。上所勞者原不外下民之事。則旰食宵衣非勞乎。若以勞之爲勞民則中間當有而後二字。豈兩並言之耶。

經典釋文曰勞鄭力報切。論語古訓曰鄭讀若郊。

之勞者即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意也。英按此說非也。孟子放勳曰云云盡教養制賞之全。豈有獨舉賞犒一節遂足偁政耶。且下文無倦正見意已盡而無餘。不必請益。故但云無倦若止賞犒則果然往一漏百正宜請益安得以無倦爲荅耶。

放小過。

皇疏曰放赦民間小小誤犯之罪。英按此說非也。上章先字謂身先。此章先字謂先之于彼。上章先字以民行言。此章先字以衆職言者。疏謂此章言攻杜舉賢是也。然則赦過亦必以衆職言者。蓋大毋苛責小過。則賢才既舉無患其不覺矣。豈有于治民之道他無所語而獨言一赦過之事者耶。正以民政盡包在賢才二字中。尒集注謂民心悅矣其或亦誤以爲民間小過也欤。

樊遲請學稼。

疏曰欲以教民也。改錯曰舜聖門而入田舍則遲身爲民乃反告之以民之必從一似遲之學稼欲使民

從己者且四方襁負俱至一似遲之學稼不使一民不歸己者蓋遲懼末治之[illegible]以本治治天下一返后稷教民之始[illegible]大夫[illegible]之且仍以大者告之四方之至非[illegible]即農人尚書以稼穡謂小人之依遲思以身教[illegible]子曰謂不如農大且偁遲爲農人。英按此說是也。[illegible]教民而集注不從之且引楊氏謂志則隨矣則未于始以力穡爲治生故孔子開廣之欤。然是非樊遲之意矣。推原所見[illegible]樊遲之意者。殆以孔子門[illegible]其不當

爲而辭遲言比謝次不面命以所當爲而俟出後言於然孔子秖怪遲于禮義信之教非未始聞而不知者故遲言而後言不遲所請教民之事雖與孔子異而其思欲致民之志原與孔子同也樊遲何嘗謂耕田佃息天下自平倍師而學莊周列禦寇之學耶

冉子退朝

注曰周曰謂罷朝于魯君疏曰鄭元以冉有臣于季氏故以爲季氏之朝少義云朝廷曰退以近君爲遲遠私遠君爲退故不同鄭英按此說非也春秋傳未

夫朝君家臣從行而不朝君也周氏固非謂冉有朝魯君也但朝字既爲公朝則政字事字秖以大小言不以家國分而將謂孔子之意因此時季氏不以政聞于孔子故孔子不悅而有此言矣何其謬欤

改錯曰春秋傳卿大夫有內外朝外朝偁公朝內朝偁私朝外朝與私臣議公家之政內朝與家臣議私家之事乃集注曰不與同列議于公朝而與家臣謀于私室豈國政必當議于公朝必不可議于私室耶若必議公朝則冉有終身不得議公事耶夫子譏其

議事之次朝不可晏晏則久久則多事故曰此非外朝議政必內朝議事也若政則吾得聞矣英按此說非也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冉有固應終身不得議公事也若于大夫之家大夫有所下問于家臣乃參末議猶之君問則對之例也然何地不可問答有何外私朝內私朝之拘乎孔子此時所言者辨政之名窺孔子之意在議政于家然亦不在議政于家而實在擅專朝政也蓋議政于公朝則衆人猶得爭是非若議政于家則直至事成而衆不知此權臣專政所因

私議而不冒公議也冉有爲季氏黨惡而不自知故直云有政就有政二字論冉有未嘗有誤也所以晏者爲有政也議政于私朝而晏可也孔子若明斥其黨惡則有礙于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義故隱其辭曰其事也冉有猶不喻也至謂吾其與聞之然後知罪在李氏不議于魯君之朝也若眞以爲國政不得議于家則大臣將不必有虛懷廣詢之意而冉有必口不言朝政已非當日孔子之意況西河謂當議乎外私朝不許其議于內私朝此乃謬之又謬乎至于

何晏也之問借箸尒自古以宵旰爲勤而謂朝不可
晏何其謬欤謂欠則多事非道辭欤
吾黨有直躬者
羣經義證曰釋文直躬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弦莊
子盜跖篇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淮南子氾
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
三國志注引徐衆評曰直躬好直證父攘羊申鳴奉
法盡忠于君而執其父並以爲人名英按此說是也
古人有以事行技藝形狀見稱而其後遂爲人名若

直躬殆其類也鄭氏謂直人亦言好直之人尒後遂
如姓名也則非姓直也若竟謂姓直則下文吾黨之
直者直在其中矣何以稱耶如孟子弈秋羿之類也
至于躬之爲弓或原名弓後人加身于弓遂有直身
之說欤然集注直躬直身而行也實注孔氏之文未
子未改尒
硜硜然
桂未谷說禮記檪曰樂記石聲磬磬以立辨史記樂書
石聲磬磬以立別論語子擊磬于衛荷蕢曰鄙哉硜

硜乎釋名磬罄也聲至罄磬然按說文磬磬字罄
謂器空皆非聲也當作磬磬說文磬餘堅者與釋名
聲堅意合英按此說非也此章硜硜亦當作磬磬也
子擊磬章硜硜乎與此硜硜然意義同也說文解字
磬九曰磬樂石也从石声象縣虡之形殳擊之也苦
定切又曰殷籀文省又曰硜古文从巠據此知磬殷
硜一字異文也故子擊磬章硜硜當作磬磬也釋名
曰磬磬也聲堅罄罄然據此知磬磬之聲即罄罄之
意也以罄釋磬非磬通罄也故此章硜硜亦當作磬

磬也至于磬字說文曰磬餘堅者从石堅省口埜切
蓋謂石之不堅者易化所餘堅者不能化故曰餘堅
者此與硜硜乎以磬聲言者既不合而此硜硜然以
喻言行者言行豈可化而不堅而反以不化者爲決
耶
不可以作巫醫
廣言曰巫筮字古通醫與筮聖人所重不可無恆宜
也英按此說非也醫雖至切要之事然古人視爲賤
役南人之意原以爲巫醫似可無恆而猶且不可也

何曾重巫醫邪。

注曰。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也。論語注曰。

巫善禱。醫善療。皆能治人之疾。無恆之人。不能治。義疏引衛瓘曰。無恆之人。凡不可以爲巫醫。夫無恆者。豈止不可爲巫醫。周官列之。王士中士亦非賤役。緇衣云。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于人乎。此與論語異。衛瓘豈因此致誤歟。

英按此說非也。南人意。柱抑無恆之人。故不得不抑巫醫也。若謂巫醫不能治。則記者何不云無醫

之人。雖巫醫不能治之耶。至于緇衣謂卜筮蓋相似論語文而又不同。或因下文占字而誤也。何必以爲證歟。○又按緇衣龜筮筮富作筮。

憲問。

改錯曰。憲多偁名。亦是偁例。如檀弓仲憲言于曾子。即原憲也。家語原憲陳居衛。史記原憲亡。仲澤中。子貢相衛。結駟連騎。過原憲。皆不以字而以名。豈俱白記者。

英按此說非也。其名論語原思。與衛州憲之文。而偁原憲。介至于植已偁仲憲。正因論語而故疑

其字以眩人目。而不知其字子思。非字仲憲也。豈非

偽者敗露之筆乎。家語則又顯襲史記之偁者也。

雖俱非自記。然正因此自記之文。而爲習熟之偁也。

西河謂偁偽何以原思獨有偁名之例耶。

邦有道穀。

皇疏曰。將言可恥者。先舉不恥者。

英按此說非也。論語文法。一字一義。豈有統句閒文者。況此節專重杜此句耶。

潛研堂集曰。泰伯篇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以貧賤爲恥。則會森何恥之有。孔安國云。邦有道。當食其祿。後儒有意立異。非聖人本指。

英按此說非也。邦有道而貧賤。固可恥。邦有道而得穀。又可恥。爲邦有道之士。難于爲邦無道之士也。然秖以其不能有爲也。有爲。即不恥介。

士而懷居。

改錯曰。此眞志道而恥惡衣食。君子無求安。相表裏。謂身所居也。意所便安處。則隨意所到。盡皆私利。不止不足爲士矣。

英按此說非也。居非衣食。宅室乃成

家居鄉居官之居如左傳公子安之莫出樂安人莫出樂安敗名集注用此意也士初生時設弧于門左為將有事于四方也膂力方剛經營四方壯之志也若縈戀所安乃偷安而無意于人世者如居官亦不復知有進退之義也故孔子警之若居無求安秖因無暇而不顧若恥惡衣食則可鄙何足與此章相表裏耶

南宮适

注曰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英按此說是也子謂南容注引王氏注但以為即南宮縚而未嘗謂即仲孫說敬叔并未嘗謂即南宮适也則孔氏王氏俱以容縚為一人适說為一人也漢書古今人表南容第三南宮敬叔第四顏氏注南容曰南宮縚敬叔曰南宮适則漢書亦未嘗以南容為即敬叔漢書注亦以容縚為一人适說為一人也仲孫氏名說而适乃其字叔亦其字蓋非字适叔即字叔适也敬其謚也南宮其居也論語單偁适亦省文也論語左傳俱偁其南宮蓋因其居以為氏者也左傳不偁敬子而偁敬叔者據實懿子無別也論語不稱其謚而偁其字适

者既為弟子則記者偁字也論語凡平常記弟子皆偁字适豈非其字欤

左昭七年傳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疏曰南宮氏也敬謚也叔字也又字容也字括也名說一名縚也英按此說非也名縚字容者乃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者也南宮适者姓仲孫而居南宮如銅鞮伯華居銅鞮而其後以為氏也名說而檀弓注作仲孫閱古字之通也猶邶風詩我躬不閱左襄廿五年傳作我躬不說也字适而經典釋文顯

論語适本又作括者或古字通或以古南宮括之說而因之也伏氏尚書大傳南宮适作适漢書古今人表兩南宮适俱作适然史記弟子列傳南宮括作括周本紀命南宮括展九鼎寶玉作括盧抱經弼羣書拾補曰公曰君奭至厥躬宋本作宮括日本山口口井鼎七經孟子攷同據此知古南宮括本作括也然則古南宮括之作适既必有一誤而論語及弟子列傳南宮适之作括或亦誤也要之說閱之與适括非二人尒

崔東壁遺書洙泗考信錄曰論語偁懿子臣事乘子武叔景伯武伯皆舉其謚敬叔何獨不舉謚敬叔自敬叔火一事外無所見伯寮之愬景伯告而敬叔若弗聞舉之問必非敬叔所能且意若刺三家尤不似敬叔語植弓有載寶事判然兩人英按此說非也懿子桓子康子武叔武伯景伯論語之偁同于左傳則可知其爲當世所舉偁之名論語亦但時下之偁者也敬叔獨異而偁字者蓋懿子與敬叔一襲卿位二則否故雖同師事而其受業之禮必有異者故于适則

經句說 卷三十 十一

不用當世舉偁之名而從偁弟子之例也載寶見檀弓何足爲據左哀三年傳曰敖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常人惜財而敬叔獨重掌故豈非賢乎至于景伯之欲誅寮因記孔子之言而偁傳其語其他不得傳聞者何限豈遂可以責備于古人耶敬叔既長之時三桓微矣若翟寡之比自指陽貨侯犯叛決非刺三家也且公歜嚚強而懿子暴亦敬叔所不平者而謂不似敬叔語豈爲知人論世之言歟

弟子列傳曰冉宮括字子容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荅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于刑戮三復白圭以其兄之子妻之英按此說非也適之言如此似與謹言正合者然南容兩見論語皆下有妻之之文則俱不應偁名也而容非名可知也若适卽容則适必爲其名然既偁君子又不應書名也而适亦非名可知也若俱爲字古又無一人兩字之事也且南宮敬叔生于世祿之家故其遇

經句說 卷三十 十二

稷羿奡兩喻皆爲公而明也若此言出于單寒之士身自杜耿畝之中而以躬稼自相爲譬豈所謂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者邪

問子西

注曰馬曰子西鄭大夫或曰楚令尹荷亭辨論曰有二子西一鄭公孫駟夏一楚公子申或人因孔子論爲命而問子產與鄭公孫駟夏辭意聯屬英按此說非也彼哉彼哉四字惟楚子西有大名故有此評辭歟而意大也若鄭子西安用此爲譏議哉荷亭謂因

論爲命始稿既左襄廿四年傳有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之文故欲然寓書細故或亦得聞若公孫駟夏他事又與鄭爲命何涉邪

彼哉

札樸曰玉篇彼邪也廣韻引論語彼哉毅楛詩彼交匪敖彼文匪紓漢書作匪文左傳如匪行遒謀杜注匪彼也韓謂彼當作彼彼匪通匪亦邪也易所謂匪寇是集韻引埤蒼與玉篇同英按此說非也子西賢而不知用又不識人以遺害其罪大矣然杜彼自

以爲正難以邪字加之豈可因彼字之文偶似彼字而遂謂當作彼且古匪字悉以邪釋之乎易爻辭匪寇乃是非之匪豈得亦作彼釋乎惟詩彼交匪傲彼文匪傲

文匪紓則經義雜記曰左傳成十四年引詩彼交匪敖漢五行志引傳作匪傲匪傲又襄廿七年傳作匪文匪敖荀子勸學引詩匪文匪紓今采菽作彼交匪紓匪與彼音相近故轉匪爲彼古書亦往往互異傲敖古通詩作文乃敖之省借本紀作鄭箋所改漢志所載左傳爲古文今本出杜氏未足信此說是也傲之爲文由于省文匪之爲彼由于音相近也桑

是采菽所彼交皆誤文也然豈可因詩有此誤而凡彼字皆謂有誤而累及于論語乎且不謂當作匪哉而直謂當作彼哉乎即詩之匪匪文原文作匪者與非字同不訓邪也乃是非之非猶易匪寇之匪也與彼字何涉何得謬解詩義乎廣韻誤解論語而未谷又謂彼匪通又將轉累于詩曰彼交彼敖彼文彼紓欲豈非杜氏如匪行遒謀計彼也抑此謬歟

曰今之成人者

集注曰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見利思義以下皆子路之所已能者故孔子進之以兼長又兼禮樂之文而又發其意中之蘊抑之以爲今之成人者正以子路勇于前進不必明示謂此不足安身而子路亦自不立住也而胡氏反謂不復聞斯行安所見而云然邪緼袍章終身誦之亦偶然不勇豈眞終身邪

公叔文子之臣

攷錯曰。注臣字衆大夫不聯、勢必前家臣後大夫、又這一書法、古侯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傅臣大夫、謂臣屬之爲大夫者、春秋傳申豐季氏之屬大夫、英按此說非也。王制春秋傳皆云下大夫俱謂公臣無謂其爲家臣者、西河謂申豐之屬何其謬欤。豈孔子嘗爲小司空亦曾爲家臣邪。

其言之不怍。

注曰馬曰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爲之難、英按此說非也。不怍指不知謙退爲無恥、非以不怍爲美若以爲美傅則當云言之而能不怍者是難爲也。乃經文其字則字也字語氣豈其然乎。

古之學者。

注曰孔曰爲己、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英按此說非也。古今者世運也、爲己者朴質少文也、爲人者才華炫世也、爲己者必能及人、爲人者未必自得能及人者有德兼才、不自得者有才無德、杜明明德爲己也、杜新民及人也、亦爲己也、侍坐章言志、卽爲己之學之及人也。然而世人兵農禮樂無本者亦能治國惟無益于身心、故曰爲人也、此其大者、至于小道小知微長末技亦莫不各有爲己爲人之異也、若以言行分人己毋乃謬欤。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

集注曰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古人使人于朋友皆子弟及弟子、故孔子于使者之前傅伯玉爲夫子從乎來使所傅之辭也、則非僕隸可知也。原無不坐豈孔子以殊禮待之邪、論語詳記此文者、秖以使來有立時之言有坐時之言、立與坐何非敬其主如諸侯相朝大夫來聘皆先迎于門立而言後乃宴饗坐而言是也、迨送賓時方問無恙問無恙者問其疾痛疴癢親愛之情未可遽達于所尊不敢質直必至送時乃問也、故于此記與之坐以見詳審聖賢好學之篤、交友之誠、語言之倫次不可少此數字也、豈惟敬主云乎。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東萊呂氏祖謙麗澤集曰此位隨杜而有、如對客時秖是對客底位、舍而他思卽是出其位也。改錯曰上章

不杜其位不謀其政非重出本是一章以曾子聞子語時特引子象縣以證明之與牢曰子云同一記例其杜泰伯篇二句則複簡也集注注重出不注之泰伯篇而反注之于此曾子曰之上以致曾子引經不解何意稽求篇曰北齊魏長賢爲法曹參軍轉著作左郎以參議時政斥爲上黨屯留令論者皆以思不出位爲長賢責爲其出位謀事故也夫出位謀事而即以思不出位責之則思不出位與不杜其位一章矣英按此說一章是也前重出非也曾子不惟證明

子語且因而廣其義孔子所言者爲政之位曾子以爲思作謀先正其思而亦不惟居官凡人隨時所居皆謂之位也然泰伯篇二句是記聖言正文原非重出論語文如主忠信誨人不倦各自成文豈爲重出欤

君子恥其言

潛研堂集曰皇疏本正文與今本多異如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皇本作恥其言之過其行也邢疏云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則邢本亦當與皇同今注疏本乃後人依朱文公本改非邢氏之舊矣英按此說非也恥其言者恐言之不忠即所謂恥其言之過于行也過其行者力爲躬行使己之行過于己之言也皇本過字杜言上說今本過字杜行上說皇本增多也字以之字易而字但有言不可過行一層意而行過其言之意尚須于言外補而足之豈若今本而字使恥字過字兩義俱實并使兩其字顯然見言行相顧之意爲得之也且謂邢疏而字非原本非有所據秖就邢疏而意

度之尒然則此而字之字之異安知非後人因皇疏而改而字作之字而邢氏之說又承其謬邪不于經之辭指辨之而以爲朱子所讀必無善本欤推原古注之文必以爲經文言而過其行五字一并而以恥其二字冠之于上毋乃非論語文法欤

我無能焉

麗澤集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非聖人謙辭也聖人胸中無陿量純亦不已若有陿量則有息而非聖人矣英謂據此知過無盡而聖人之學亦無盡故孔

子自觀于三道猶若無能今顏子有若無實若虛亦此意也顧子貢謂夫子自道也固似以夫子爲謙辭抑亦謂惟夫子自言其淡微人所不及者也若孔子非謙而子貢誤會則記者何必記之耶

是賢乎

注曰孔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爲賢乎或反怨人英

按此說尤非也老氏之學以不察爲至道故皇疏曰至覺忘覺不爲覺以求先覺皇氏不知此章覺字乃至誠之明無不照非私察之謂也老氏盛于晉梁承習俗何孔氏漢儒而已有然狄

不怨天

橫言曰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自世俗觀之不由于天便由于人故天無處不可怨人無處不可尤自君子觀之秖自我認理不精處置得不停當無天之可怨無人之可尤英謂據此知不怨尤秖是反己然亦秖是下學時境界尚到上達時知天命流行盈虛消息則其所以不怨天不尤人者更非反己所能盡矣君子亦有窮乎君子固窮原是常事于天何怨于人何尤于己亦何反之有哉若此知反己不知天命將必有以中爲過以中爲不及以正爲偏以是爲非者孔子所以將言知我其天不僅言不怨尤而必言下學上達也既曰知我其天又何怨尤之可言歟豈非爲下學而言之耶

橫言曰不怨不尤之義眞妙天之可怨處亦多矣人之可尤處亦多矣大抵天人多囿于氣質中我以義理律之則見其可怨尤我以氣質衡之則益見其可怨尤惟靜以聽之而止盡我所當爲久之天與人亦

當見諒卽人未見諒而我之浩然質之義理而無愧恰此聖人所謂知我其天也英謂據此知此章非因世無知聖而發也爲聖人處困而發今孔子突然謂人莫我知子貢以爲世雖不知自有及門知之孔子謂我自不怨尤則世人無由而知我下學上達則學者雖知我而實不知我知我者其天乎蓋孔子周遊不遇而更窮困子貢輩以爲韞匱而不炫奇人終不售矣故孔子自偁上達而以莫知警之也子貢年長故當獨問非專爲子貢發也若徒謂憂莫知孔子之

遂而發此歎則及門學者功到自知矣此時何忌忌于見知耶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京山郝氏春秋直解曰子路殺墮三都乃墮郈費寮愬于季氏三桓疑竟不墮成夫子歎道將廢以此 英

按此說非也孔子謂道已將廢非由寮始此言雖在去魯之前然寮之愬正因見圍成不克之後子路失勢故小人從而擠之也所愬之事不可攷但與墮都無涉郝氏因將廢字遂以傅會而不知成之不墮非且景伯力能殺寮若愬殺墮都豈有必殺之罪耶

三桓之意若三桓不欲墮成則定公安得而圍成耶

子路宿於石門

四書釋地曰或曰石門齊地隱三年齊鄭會處非也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桉論語子路宿于石門鄭注云魯城外門蓋郭門也孔子藏環四方久使子路歸視其家甫抵城而門已闔宿于外之郭門次日晨興伺門人掌啓門者詰其太早曰何從來乎曰自孔氏言自孔氏處來也 英 謂據此知宿于魯南城門外也齊在魯之北而此石門為魯之南門故知非春秋盟于石門之石門也其知非伺門而出者出則不必問即問當云何往也然問奚自則問其外來之所自而已啓門者初不識子路之原為魯人也至于子路之答以自孔氏則不但告以羈旅之地而并其自魯而往亦告之矣蓋剛直者語自易明而關門稽察宜詳告也論語記事簡明不容辭費亦否則孔子在外栖栖之蹟魯晨門何由盡知之豈能聞片言而即譏之欤

范陽鄒氏道元水經注曰洙水北流逕孔里又西南枝津出焉又西南逕瑕邱城東而南入石門門右結石為水門跨于水上 英 謂據此知石門杜孔子居宅之西南甚遠子路經此城門以歸孔氏其始自陳來欤陳杜魯之西南此自孔氏其主貞子之時欤

磬磬乎

九經古義曰說文磬古文磬故何晏注云此磬磬者謂此磬聲史記載樂記云石聲磬磬即聲今禮記作聲 英 謂據此知磬磬乎猶磬磬乎也磬與磬字通樹

賁形容擊磬之聲一擊不已而再擊也故曰磬磬乎一擊不已而再擊方知孔子有心也荷蕢者之于孔子必非聞其磬聲而知之如聞琴知心者也蓋孔子初至衛寓居淺狹荷蕢者往來道路已知孔子用世有心故一聞磬聲而歎之也然用世之心無已心手相應亦無已荷蕢知孔子而實不知孔子故曰鄙哉磬磬乎厭其不知止之辭也非以磬聲之聲喻鄙哉亦非喻堅確之行也下文淺淺二字乃始以水喻世道今孔子此時之旅館其或居近水溪故有淺溪之

喻辭欲

果哉

集注曰歎其果于忘世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哉疑辭果謂果然也果哉者猶言其然猶言有是哉聖人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必欲兼善天下非不知其難也但潔己自得太覺易易今孔子謂斯人之言其果然乎苟如是則爲人亦無所難矣若謂果于忘世則聞人之直言不受斯已矣而又啓口斥之如與鄙哉一語相報復者豈聖人之辭氣耶注疏且謂以譏己爲果哉則尤甚矣乎

果哉則尤甚矣乎

以杖叩其脛

集注曰脛足骨也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皇疏曰膝上曰股膝下曰脛此說是也說文解字第四曰脛胻也从肉巠聲胻脛踹也踹腓腸也腓脛箭也據此知脛即腓腸在膝下與足骨何涉若足骨則謂之踝脛字從肉豈骨之謂欤

君子固窮

集注曰程子曰固守其窮亦通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子路胸襟本自廣大因不忍孔子受此厄故不覺其狹小今答以君子以窮爲平常不足爲怪也小人知有達而不知有窮以窮爲怪事恐其從斯而濫濫者枉道求合也濫則不終窮矣君子不有濫安得不窮此正與憤見之言相針對若謂固守其窮此言甚隘與聖人氣象不相似何足使憤見之心胸豁然開朗乎況此窮原是近取之非由來有此窮也何謂之守邪

然非與

集注曰方信而忽疑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此然字與然有是言也之然同先應其前之辭也子貢往時原以孔子爲多學而識之者近時始覺其非惟久有是見故承問不敢隱直應曰然然者然其前日曾如是也既然其前而後乃以近時所見述之于孔子曰非欤非者自非其舊見也猶疑而未決故曰非欤也若方信而忽疑則子貢亦聞子問尚不知多識之爲非者而應聲未歇中已生疑然則多年不能自悟而乃于應聲之斯須忽疑生悟有是事耶凡人于細微

素不經心者隨語轉機或有之若聖門爲學爲何等事而同于猜嫌詭變之習耶

注曰孔曰然者謂多學而識之也問今不然耶英按此說非也子貢雖不及曾子然亦不悱不發若謂既實應之而又問今不然則子貢聞孔子言茫然不解但知是反詰之辭尒毋乃未可與言而與之言欤

予一以貫之

廣言曰呂涇野集有云夫子所謂一以貫之者其約乎故顏子曰約我以禮此看約禮即一貫與愚鄉所見不同又云北門論學惟仁爲大爲仁惟禮爲急二百三千皆仁也天體物而無不在仁體事而無不存爲仁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亦此意按此可見疑一貫與約不同非也英按此說非也孔子謂予非因多學而識之功力也凡天下所學而識之多而無隅者本自一以貫之也豈恃此多識之功力哉至于博文約禮則文盡天下古今故曰博禮止當前恰好故曰約約是逐件約正未能一貫也一貫者上達之事約禮者下學之事何晉河漢耶且謂仁體事將仁以貫之

乎謂約禮即是將禮以貫之乎仁與禮便有二矣何謂一耶陸子虛懷而反失之不亦惜乎

廣言曰或言子貢聞一貫之語問曰何謂也曰夫子之道居敬窮理而已或疑敬不屬知曰敬統知行英按此說非也爲學工夫有異而理無異第四篇以行言知在其中矣此以知言行在其中矣工夫之異也至于道之一貫則不分知行行者即行此所知之一貫知者即知此所行之一貫豈予一以貫之有異于吾道一以貫之耶集注以知言以行言者偏就多識

與忠恕大德工夫而言尒非謂孔子所傳一貫一以行言一以知言也集注固少明示而陸子謂即居敬窮理然窮理是逐件窮究正因未能貫也到一貫時由學利而近于生安豈猶僅杜窮理耶至于居敬乃是學者之心體譬言道路之正直不可謂正直即是道路也居敬者未必能窮理窮理者未必能敬何謂貫耶如問何謂亦惟曰忠恕而已矣忠恕者猶言仁恕也敬但能貫三百三千之禮而天地萬物豈三千三百之所能盡耶知行分章豈可拘欤

知者不失人

疏曰二者俱不失英按此說非也此章智以成仁也不失人智者之本心也仁也然非智弗成非智則欲不失人勢必有失言非但輕言且令誤解誤行惟智者既能辨不可必能知其可苟遇可與言無不與言而不失人矣原未嘗于不可者而與言也故曰亦不失言豈謂均不失欤

必先利其器

九經古義曰漢書梅福傳云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厲其器古文論語厲作利按春秋文七年傳云謂卒利兵是利與厲同英按此說非也利字不通厲利其器者求得銛利者以爲其器也工喻學者善事喻爲仁器喻大夫士利喻賢仁先者事之友之也若謂厲其器則以礱厲之石磨厲其器豈可以喻賢仁士大夫耶

君子義以爲質

經義雜記曰釋文云義以爲質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鄭本同據此知陸氏所從古本作子曰義以爲質無君子二字有係衍文不當先言君子也英按此說非也兩君子前後各用上君子無名尒下君子乃歎美之豈嫌複欤且君子義以爲質一句安知非古有此語而禮以下孔子足之復歎之欤

遜以出之

注曰鄭曰謂言語也英謂接此知出乃出言也義既爲幹而所發有于事爲者有于語言者總結杜信也而論語精義明道曰遜不止于言伊川曰遜不必言楊曰行而不以孫出之則禮不和若以孫爲禮之和

鄭禮字中民居以兼之矣安得又慮行禮者之不遲孫邪明道程子謂不止言求全而遺漆雕足欠且行之成之即指義也如以出爲出所行豈合文體欠

斯民也

改錯曰本謂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杜無毀譽之故反曰吾之無毀譽杜三代直道之故本文所以又增出我之所以從來所以不接所以英按此說非也人之生也直前王因天我師前王三代之所以者杜前孔子之所以者杜後西河反之而謂集注反邪

借人乘之

注曰包曰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皇疏曰有馬不調則恥云其不能必自乘之以致傾覆英按此說非也二事因當時所值非孔子擇而言之何必使二事相類邪若不調則當云有馬不調者使人乘習之而何以但云有但云乘且曰借邪

知及之

荀亭雜論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爲有天下國家而言下文莊之不莊動之不以禮皆有位者之事若曰言理則理乃貴賤同有而臨民動民豈賤者所得英

按此說是也然集注此理二字蓋用子使漆雕開仕章斯字之意故漆雕開章集注亦曰指此理而言正指居官治民之道也但未免辭不達意耳

辭達而已矣

潛研堂集曰三代以邦文爲重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以經證經知辭達之義英按此說非也凡謨誥訓誓孰非辭乎明道講學解經論史孰非辭乎孰非取達意而止乎若見儀禮一辭達即指爲邦文然則不亦說乎文勝質則史即此多則史孫而說邪

且杜邦域之中矣

經典釋文曰邦域邦或作封邦內鄭本作封內尤經古義曰漢書王莽傳云封域之中依孔注邦當作封古字邦封同或云封當作邦漢諱邦改爲封非也尚書序邦諸侯邦康叔義皆作封漢有上邦下邦縣字如封字下文邦內鄭作封明此邦域亦當作封英按且說非也邦封二字未嘗相通且義有不可通者此

章邦域之邦不可通封以附庸不能成小國故附于大邦之中而爲附庸是顓臾在魯邦之域中者也然附庸亦封于天子而公侯不得專封魯與顓臾各自有封疆顓臾在魯封之外不在魯封之內則此邦字豈可誤作封而云且在封域之中矣乎此邦域之邦不可通封也邦域之邦既不可通封則下文邦內之邦亦不可通封不待言矣今集注本邦域邦內皆作邦字亦集注本有所可據之一證也而集注本字多本于唐石經則亦唐石經非盡無可據之一證也

經典釋文謂邦域邦或作封邦內鄭本作封內又邢疏本邦域孔注作魯七百里之封而松厓遂謂邦封古字同邦當作封蓋但見明板及近刻邢疏本注曰其曰魯七百里之封作封不作邦而絕未見孔注作邦之本今如日本桓遜志校正皇疏本注孔安國曰魯七百里之邦作邦字又毛子晉所藏鈔高麗本何晏集解孔安國曰魯七百里之邦亦作邦字原自顓然也俱可爲邦字非封之一證者也惟俱未見故以其所見邢疏本孔注作封與陸氏所云鄭作封者爲相合而可相證而不知凡鄭本孔注作封者皆非原文漢時避諱有改者而杜漢時亦不能盡改中國之本也惟不能盡改故流及高麗日本兩國有未改之本也二本他字亦各有得失而邦字知爲原文者以附庸同邦域而非同封域也況謂謀動干戈于封內尤不成文義也且若非避諱何以有封字本若原作封何以有邦字本耶謂俱當作封毋乃謬欤至于王莽傳之封域上邦下邦之封縣正爲避諱之證何反以爲封字證耶書叙邦諸侯邦康叔當作封而故作

邦尤見僞書之心勞日拙也以之爲證不更謬欤

友便辟

九經古義曰馬鄭皆讀辟爲譬謂巧爲譬諭以求容媚徐彥曰今世間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僻者非鄭氏之意通人所不取矣英按此說非也便辟謂盤旋如圓器之盤轉也卽俗所謂圓通無礙以濟其私曲者也曲禮則還辟注還辟逡巡也檀弓還葬注還之言便也皆輕利之意便辟二字可知也善柔謂善于柔順以包藏欺詐者也且注引馬曰巧辟人之所忌

比求容媚則馬氏讀保爲遲矣攷遲者謂不解其所諱不及其所短不涉其所惡之類也何曾有巧爲譬喻之意耶巧爲譬諭即便佞今豈便佞耶

見善如不及

戴錯曰不及喻遠挨湯喻近非在己身英按此說非也善不善皆求志中事見如見義不爲之見不及如學如不及之不及與見賢思齊不同若謂他人則豈望道如未之見亦他人欤

民無德而稱焉

經句說　卷二十　畫

改錯曰無德而偁舊本原是德字原無別本惟泰伯篇民無得而偁魯論古論齊論作得字齊景公雖有馬千駟及其死而無德可偁自宋儒改作得字而近代坊本仍還德字惟祁氏東書堂藏書有宋板集注本是得字且集注不注及若不知有德字者英按此說德字是也宋改得非也泰伯篇民無得而偁言無人能得偁之也此齊景公章言無德可偁也故兩章字不同也齊景公章今　殿板本作德然日本本作得無而字則齊梁時或有如此亦不能盡作德字也此所以朱子不知有德字者也可知德之改得原有別本但不知翼魯齊古今甘本國不甚信朱子則其改作得字與朱何涉而妄歸咎于宋儒耶

其斯之謂與

注曰王曰此所謂以德爲偁改錯曰斯即德謂即偁英按此說非也民之蚩蚩知有富而不知有德而何以終有天良發見之日不可解也孔子目覩齊景死日無偁而有感則其所以誦詩歸以歎之不可以無詩而徒歎可知也此章無子曰字當在錯簡誠不以

經句說　卷二十　書

富亦秖以異之上因簡錯而并逸子曰二字也此章書法與舜有臣章同舜有臣章孔子讀泰誓而有感此章目擊時事而有感也此齊景二段猶舜有臣三段也此子曰誠不以富亦秖以異引詩辭猶子曰才難引古語也其斯之謂與猶不其然乎以下皆歎辭也但舜有臣章更多感歎文王今如謂斯即德謂即偁豈非強解欤

對曰未也嘗獨立

皇疏曰伯魚對陳亢曰未嘗有孔子見伯魚從庭過

乎而問之曰汝嘗學詩否乎荅言未嘗學詩也英按

此說非也亢即非門人亦必弟子伯魚安得偁對曰此對字衍文今因下有對曰未也之文而誤者也若謂問關父子故偁對則敬對豈所施于謬問者欤下文趨而過庭曰學詩乎蓋伯魚因他事過庭雖孔子不杜堂中亦當徐趨而過然趨時既望見獨立必無迫趨不顧之理必少止進面無詔即退趨而過之孔子因其進面而語之曰學詩乎于是而有未也之對又有不學詩無以言之訓歷時非斯須矣論語文簡

不能備記也若謂見其從庭過呼而問之則將謂趨者自趨問者自問耶將謂聞問而後竚足耶將謂呼而止止而問耶何其謬欤亢口問異聞心中即問獨聞聖人家庭非無獨問而獨問與衆問總無異也故伯魚即云嘗獨立也然下文所謂遠其子者即杜門人與子無異聞亦豈可誤以爲學詩乎學禮乎之問孔子尚不知伯魚曾誦詩否乎曾執禮否乎抑尚不知徒誦詩執禮未明其義否乎又誤以未也爲前此未誦詩前此未執禮乎又誤以退而學詩禮爲至此

始講貫乎殊不知學詩乎學禮乎云者乃覆策進步之辭也猶云汝于學詩禮工夫若何矣乎此時伯魚之年當必杜曰弱之後曰壯之前何敢自謂有得其曰未也空矣退而學詩禮者謂因此一問遂奮力于詩禮也即杜羣弟子亦無不以此策其進步者也孔子教人常杜詩書禮詔伯魚者偶值兩時皆獨立不言學書豈非不當獨立時耶而後世遂有詩禮傳家之言豈聖人豫料人有異聞之疑而有意于獨立時傳詩傳禮以示無異聞耶至于兩述過庭者豈無進見于寢室定省溫凊之時但授經傳道常杜堂中後人所謂孔子講堂者足非性時然後言而導道亦自有其地欤

曰不可

論語詳解曰兩曰不可皆貫自言末句加孔子曰別之也二段與惟求則非邦二段語勢相似彼皆夫子語皆直語也加曰字與管仲章曰未仁乎皆自斷語不可如將非聖人應對之辭豈有漫無可否直以不仁不智冒自任乎末句乃偁孔子曰甚分曉英按

此說非也上文予與爾言之下又加一日字卻似懷其寶之上日字別設問辭兩日不可代設荅辭者此固難明兼然借謂皆貨自言則當刪三日字兩不可字如予與爾言懷其寶云云可謂仁乎好從事云云可謂智乎日月逝矣云云則不可之意已在其中豈此上文可謂乎三字猶恐不見爲不可而必贅此日不可三字託爲旁斷以顯己意邪豈以虎之點慧而有此拙語邪卽有之記者寧不節之邪故知兩日不可皆孔子荅辭也懷字上日字記虎之鄭重發言也

有此二荅者虎問而待荅豈得不荅則據理以荅之也虎得孔子二荅更覺使己日月逝矣云云淡淡入情亦虎之點慧也兩日不可隨口漫應故不用孔子字終偁孔子曰上文既有五孔子字或以孔子字終之然竊以爲必衍文也若謂如響則誤解虎語爲偁傲之辭欲如皇疏亦謂貨爲孔子殊不知虎本欲羅致人黨豈有欲其入而閉之門者乎此時虎實善于辭令強慕德望孟子偁孔子不爲已甚豈有獨于虎爲已甚者邪所謂可乎者不誠不可邪孔子一生未嘗自居仁智況未或指孔子能自居邪惟求二爻

載此尤顯莫得謂皆孔子語邪曰未仁乎上文述古下乃己意故以日字別之豈可以遡此邪

集注曰但不仕于貨尒 英 按此集注說疑非也貨謂其邦則絕無仕于貨之意當云但不仕于貨竊國柄之時尒否則云但不黨于貨尒下文若不喻其意者正朱子誤會貨意也如若不喻其意何以云吾將仕邪

君子學以致其道

注曰百工處其肆猶君子學 英 按此說非也此句學一字上必脫一字蓋亦居字也學者家塾黨庠州序國學之總名亦師門之總名也據學記所言不過九年其學于經師者也衛公孫朝所問仲尼焉學史記弟子列傳所謂受業身通者此其學于人師者也予夏謂凡人先必安其身體而後能專其心志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矣君子居學以致其道矣此言與孔子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者正相反言各有恉也孔子生知安行故于貢曰夫子步不學若常人則身定乃志

壹用志不紛乃凝于神必入于庠序學校必遊于聖人之門而後道可得而致之所謂居學也此章未有疑其脫字者然論語言學多矣何待復言且以百工譬言乎記者亦何必記乎居字豈可少欠

性相近也

改錯曰此性安見屬氣質恐與孟子性善有礙將此性屬氣質以補救之不知相近正是善謂善與善近若是氣質則如禮記所云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不待習而先相遠矣 英按此說非也易繫辭傳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此非孔子言乎繼之謂繼此道也成之謂成此善也此非性善乎謂仁謂智豈非相近乎仁智各見其所見豈非氣質見之乎何得以集注兼氣質爲非欠至于百姓日用而不知言日用此道而不知道也此所以習相遠也然亦以氣質多愚少智故相遠也此非孔子言性兼氣質之一證欠若王制謂五方之民皆有性剛柔輕重遲速則純乎氣質而與兼言氣質者言各有指豈可牽引耶

改錯又曰子太叔述子產語謂民有六情生于天之六氣必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此氣性也禮器釋回增美質注質即是性人有美質惟禮能增益之董仲舒對賢良策曰性者生之質此質性也氣質之性古所習言誰謂程氏讀太極圖說始推出 英按此說是也孟子以前言性者必兼氣質孟子特剔精微之論曰性善蓋意淡于勸導也然亦有故當時言性者不復有兼言氣質而直專以氣質論性而性

理大不明矣故孟子取性之最先者指示以救世也集注但知歸功程子何以反忽于孟子之功不杜禹下者乎

前言戲之尒

論語徵曰子游之宰武城必有急務而子游不知禮樂之治迂矣然其事必有不可顯言者故孔子微言爾爾子游猶弗悟孔子直戲其前言而不復言其意然今不可知其爲指何事尒吳有子游祠則子游終有悟于孔子之言而去欠 英按此說尤非也左哀八

年傳曰武城人或有因于吳境用事則武城近吳爲嚴邑然亦未始不當以禮樂治之也但戎備亦宜兼習一旦吳師至以不教民戰乎弟子列傳曰言偃吳人僞家語誤作魯人亦常熟縣志有子游墓蓋孔子嫁而歸其鄉也惟子游吳人而學于魯魯或以武城近吳故使吳人治之然則用子游宰此邑者正因睚眦前無事故亦而反謂此時必有急務毋乃謬歟若有急務豈有不使子游知之者耶以爲不可明言至師難以喻弟而僅作隱語令其自悟則當時亦必使強

幹者爲之豈有使子游者耶秖疑聖人何以有戲言而有此非非之想不知聖人不遠于人情鬱極而易喜亦何足異歟

吾其爲東周乎

九經古義曰何晏注云興周道于東方故曰東周此與公羊黜周王魯之說合 英按此說尤非也興者中興也東周者平王東遷而已爲秦有故尊周亦杜東周中興周道亦杜東方也公羊氏不知春秋之作所以尊周而有黜周王魯之說何其悖歟

示兒編曰乎反辭言如用孔子則必興西周之盛有復爲東周之衰乎 英按此說非也孔子不敢自必其能爲故曰其曰乎謙辭也若謂反言不爲則孔子豈有夸語歟

吾豈匏瓜也哉

千一錄曰匏瓜星名名爲匏瓜而不可食 英按此說非也魯語曰苦匏不材于人孔子以甘瓠自喻故謂己非苦匏不爲人食若謂星名則必上文言星而後可此章無星字安得謂星名耶

女爲周南召南矣乎

讀朱隨筆曰南軒解爲者躬行其實也朱子曰如此說意極切但尋文義恐不然亦爲秖是誦讀講貫 英按此說非也謂據此知集注爲猶學也學乃誦讀講貫亦蓋不讀二南即不免面牆何待不躬行其實而後如面牆乎

孔子以此訓伯魚之時其伯魚將有室時歟謂爲躬行豈孔子遽責伯魚以文王太姒之盛德耶

孺悲欲見孔子

潛研堂集曰古者相見之禮必因介紹始見辭于將

命者曰某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三辭而出見之孺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辭以疾此負公彥說 英按此說非也孺悲既學士喪禮則其人士也士之相見卽無紹介亦或有之若無贄不相見無介不相見杜蒼尊處優者然也豈盡然乎且果以無介之故此非不可顯言將命者當問之曰誰爲紹介旨則孺悲自知其失矣何必託疾而又歌瑟如此曲折邪使之聞之惟旣學士喪禮之後有得罪者爲合也旣嘗來學何用紹介邪

經句說 卷十一 畢

惡居下流

九經古義曰蔡邕石經無流字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鹽鐵論大夫曰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云小臣居下訕上是漢以前皆無流字 英按此說是也訕上者每自居才德安肯居下流下流之人衆毀所歸身不免訕何敢訕上者且流字若非衍則豈不居下流遂可訕上邪

年四十

九經古義曰蔡邕石經四十作卌古鐘鼎文四十字皆从卌今石經猶然鄭注古文孝經云卌彊而仕行步不逮縣車致仕 英謂據此知古經文作卌也錢塘薛氏尚功鐘鼎彝器款識銘文中多有卌字合杜一字也宇介見閒宇介

何德之衰

九經古義曰唐石經云何德之衰也按蔡邕石經云鳳兮鳳兮何而德之衰也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下二也字唐石經無莊子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如輿而古字通 英謂據此知衰諫追三字下缺三也字也衰追一韻始已一韻三也字兩而字皆歌辭之助聲也蓋後儒因其無關于義誤以爲衍文而去之而不知楚人如屈宋之辭每多語助曰兮曰只曰些者皆楚聲也漢書項羽敗四面皆楚歌卽歌者皆楚聲也若接輿歌無也字豈復成楚聲乎日本本亦有三也字足爲原有之一證也孔子世家皆無也字惟追字下有一兮字則司馬氏不知追不與鳳字爲韻而鳳追下皆有兮字不亦謬歟

植其杖而芸

九經古義曰蔡邕石經云置其杖而耘校商頌那詩置我鞉鼓箋云置讀曰植正義云金縢云植璧秉圭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古者置植字同說文曰植或佹倚从置英謂據此知植當佹置也古今字多相亂今之植字古原佹置而後乃增旁爲樴也又其後而或省爲植或省而仍爲置則樴植置一字也其義則立也安也後人以置字與弃寘之寘相亂遂使寘置二字互有誤會且因亂置而遂亂植如此植其杖佹

暫擬解而不知植謂立其杖于田中而以手去艸使不害苗以莜盛之將以爲糞者也改置爲植者豈非誤嫌置爲卽寘字欤

論語古訓曰集解孔曰植倚也丁敎授曰說文云發以足蹋夷艸从癶从殳春秋傳曰發夷蘊崇之今南昌人耘田用一器形如提梁旁加柄納于足下手持一杖以足蹋艸入泥中名曰脚踩可爲論語植其杖而芸之證丁得之目驗云鯨按植倚也者倚杖爲力以足除艸也英校此說尤非也說文解字第四曰揖除苗閒穢也从耒㝵聲又曰耘耨或从芸據此知芸當佹耨亦可佹耘而未嘗謂可佹耘芸也其佹耘芸者俗省尒至于植字皇疏曰植豎也一通云杖以爲力以一手芸艸故云植其杖而芸也此已因孔氏倚也之訓而誤苗田泥濕杖難借力而芸者不能立而常跪扶尤無力也丁謂以足蹋艸亦誤于倚也之訓且以爲蓧卽箸于脚下蹋艸之具尒然說文解字第一曰莜艸田器論語曰以杖荷莜今佹蓧未嘗謂芸田器也芸之爲言專爲有苗之田也說文之所謂發

以足蹋夷艸左傳之所謂農人之務去艸發夷蘊崇之及南昌人之手持一杖者此惟無苗之田或別有是治法若厭厭其苗緜緜其穗惟手可用豈容以足箸物蹂躪其閒如牽牛蹊田者乎苗田有水雖發不久始如淮南子所謂芸艸可以久復生者乎毋乃莠猶壯而苗則槁欤

子路曰不仕無義

注曰鄭曰言以語丈人之三子亟曰令其父還則述之此下之言皆孔子之意英謂據此知集注謂子

路述夫子之意如此。即本鄭氏也。集注又曰。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此說非也。借謂孔子之言。亦當言于使反見之前。安得言于子路反之後二字乃後人妄增。今殆以爲長洲章夫子憮然云云。亦獨語。今然杜下。疑殆以爲長洲章夫子憮然云云。亦獨語。今然杜下。疑曠野之中。境靜人語。雖遠猶聞。憮然數語。入沮溺耳。若子路反而云云。如此則及門之所熟聞者。將欲使誰聞之耶。

君子不施其親。

九經古義曰。釋文。施。佗。弛。云。舊音絁。蔡邕石經。佗。施。左傳曰。乃施邢侯。正義云。晉語。施邢侯。氏。孔晁云。嫐其族也。則國語讀爲弛。訓之爲嫐。家語說此事亦爲弛。王肅曰。弛。空爲施。施。行也。服虔云。施罪于邢侯。施。猶動也。棟按動者。謂罪法之要辭。不動其親者。所以隱其罪。親親之義也。古施弛字通。見周禮注。英按此說非也。說文解字弟七曰。施。旗皃。从㫃。弟十二曰。弛。弓解。从弓。據此知論語不施其親。當從釋文。佗。弛。也。下文所言皆仁人厚德之事。則此所謂其親。指九族之近者也。言近者。則遠者推之矣。不弛者。不使之敝心解體也。近族之親。不可少恩。雖有小忿。不嫐懿親。中庸所謂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是也。用弛字。取小雅角弓之義也。若施爲旗貌。乃陳施延施。與此何涉。自漢以來多佗施。毋乃俱誤欤。至內外傳施邢侯。則施弛皆通。然論語引周公辭。本無陳列罪狀之事。傳寫者偶成誤字。何嘗有不劾罪于其親之意耶。況更謂隱其罪而不顯劾罪之辭。掩人之耳。而取其鈴。何其似忠厚而實刻薄乎。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羣經義證曰。三國志杜恕傳。引周公戒魯公曰。無使大臣怨何不已。何與呼通。今本佗乎。乎即呼嗟之義。古鍾鼎欵識。呼皆省口。牧敦銘。王乎內史。漢碑亦多佗乎。繁陽令楊君碑。嗟乎何及。解者不達斯義。謂乎爲語助。英按此說非也。此節雖述古。然與論語本文體無異。蓋孔子該括古辭以教門弟子。而記者記之也。此句謂不可遠賢而任小人。非謂寡怨也。呼嗟既非此章之義。而論語有陽呼字。不佗乎。凡乎字皆

語助即漢石經論語亦不作鍾鼎文字也乃三國志引文偶以音同致誤宛然別解奚足爲證而遂傅會俾銘改經以就史毋乃傎欤

雖小道

潛研堂集曰問古人引書多誤如王伯厚舉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于不能以曾子之言爲孔子論語非僻書何以舛謬曰伯厚所舉尚有未盡後漢章帝紀引博學而篤志王充論衡引死生有命亦以子

夏之言爲孔子非史何妥傳引仍舊貫何必改作以閔子之言爲孔子朱史何承天傳引吾日三省吾身昔者吾友以曾子之言爲孔子論衡引紂之不善以子貢之言爲孔子宋書劉延孫傳贊引事君數斯子曰不佞子游皆是也漢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荅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故漢唐諸儒引用論語雖弟子之言皆歸之孔子後儒未達此義輒謂諸弟子之言多有流弊豈知論語所述皆孔氏微言大義翰木游夏諸賢其言皆問諸夫子者乎夾漈此說非也檀弓記有子聞夫子言尚當以

他事罪其有爲而言況孔子所言而一經引述于弟子之口時殊事異與出于孔子之口者有間矣然如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疑即孔子言猶可而可以昔者吾友爲孔子言乎然生有命富貴杜天固孔子言也而可以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爲亦孔子言乎曾子三省明曰吾村身矣安得謂孔子乎閔子仍舊貫孔子偁其言必有中矣安得謂孔子之言乎以此推之小道可觀致遠恐安得因重漢學輕宋儒之故遂至信史而不信論語耶然集注亦有以致之也程子朱子有輕詆聖門諸賢遂使後人亦輕詆宋儒欤

當酒肆

九經古義曰陸德明云酒正從灑埽本今他埽棘枝陸說非說文曰酒古文以爲灑埽字問禮肆師掌埽除糞洒先鄭以爲酒當爲灑後鄭據古文論語作爲洒經傳中如毛詩弗洒掃鼎鼐洒埽宮室必築洒埽洒

埽庭內晉語供備洒埽之臣皆古文也周伯琦六書正譌以灑埽字俗用洒失之 英按此說非也洒埽與灑埽埽字異而同爲糞除之義洒灑字異而用亦不同灑者以水揮地令不揚塵然後埽也故少儀曰汛埽曰埽說文解字弟十一曰汛灑也息晉切灑汛也山豉切是汛埽卽灑埽也謂曰埽者灑埽總謂之埽也若洒者洗灑也說文解字曰洒滌也先禮切滌洒也徒歷切大雅曰滌滌山川與孟子謂牛山人見其濯濯也同意則滌卽濯也孟子謂願比从者一洒

之春秋傳洒濯其心壹以待人則洒卽滌濯也論語及經傳洒字乃洗滌之義當杜旣埽之後又爲一事也埽秖杜地及墻堦洒則杜門戶楹牖之屬先埽後洒而曰洒埽者洒事杜上埽事杜下言之倫也若僅灑水埽地何以伐木言於祭耶說文解字有古文以爲灑埽字之文自相牴牾或後人所增者歟

則學

注曰馬曰行有餘力可以學文 英按此說非也孔門之學並止于文凡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者卽試意正心脩身之事而惟謂學文耶

識其小者

九經古義曰蔡邕石經識作志述而篇多見而識之白虎通引作志鄭元注周禮保章氏云志古文識春秋僖廿四年傳云以志吾過昭四年傳云且曰志之十三年傳云歲聘以志業皆古文識論語左傳皆出孔壁中故多古文賈公彥曰古之文字少志意之志與記識之識同後代自有記識之字不復以志爲識何晏晉人改志爲識而古文遂不可攷後人因循莫

能是正可慨也 英謂據此知識當作志也漢書天文地理律歷河渠等志皆作志而後人用誌記者亦作志則猶存古意也大雅皇矣篇不識不知識入聲謂識見後儒借識爲識記之志去聲則志與識反覺淆亾

善人是富

九經古義曰善人是富戰國策曰制海內子元元高誘曰元元善也姚察漢書訓纂曰古者謂人云善人因善爲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何晏以

爲有亂臣十人夫之英按此說是也蓋臺之既本爲惡人之所有且將以富惡人者也武王有大賚惟紂黨無分則惡人不得有而天下之民本皆良民良民皆賚及焉故曰善人是富也若富十人豈非以暴易暴乎

舉逸民

示兒編曰何晏謂逸民者節行超逸林少穎亦謂逸謂俊逸之逸如俊民之義非隱逸也英按此說尤非也殷王末世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故異周開國惟舉賢才之士爲最大之政若謂超逸俊逸亦不足以當斬王輔弼之盛名尚書俊民專指庶人有職位官者以不得儒士而僅儒民者也逸民天民此不可僅以士名而別白儒民者也且此章逸民與上下文殿官滅國絕世爲一何安得謂非隱逸之逸耶

能行五者於天下

改錯曰于天下是行于天下本句有行字若云無適不然是持守工夫與行何涉此仁是治天下之仁故以五者爲仁之作用即以不侮得衆以下爲行仁于

天下之效驗原是泛論並非以子張所不足爲曰亦有寬則得衆四句必古有此成語而引之爲子張告之英按此說是也能以此五者行之于天下王天下者始足以當之雖天下才匡天下者猶難言也

而子張得聞者蓋與顏淵問爲邦而孔子告以云云子路問君子而孔子告以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同例也論語記諸賢多矣而子張獨以難與並爲仁聞則其問仁固已非切問矣若告之以淺近者則子張在昔必有所教之矣如樊遲三問仁後知非誨何莫非空無適不然者而獨此有于天下三字耶子張亦安能周遊天下耶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經義雜記曰韓詩外傳曰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知順善之心無仁義禮知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英按此說非也聖人之言不交以指盡理之全體

之義不必定以淡微爲得下文何有不知禮無以立之文杜安得以此命爲兼性命而言之乎韓詩外傳淺陋庸妄必僞書尒何足以爲證耶

改錯曰知命卽樂天知命五十知天命之命知與中庸知天德孟子聞知見知知字相表裏而反以利害擬卻正命利害則聽之而已何必知之英按此說尤非也言知命杜知禮前則命非樂天知命五十知天命之命可知也中庸始末皆從高淡處言論語始末皆從平近處言各有取義也疏曰命謂窮達之分言天之賦命窮達有時當待時而動若不知天命而妄動則非君子也據此知集注亦本漢唐舊說孟子嘗言夭壽此疏言窮達集注言利害一也可互相參也皆淺言命也集注以避害趨利爲不知命此言雖淺然入門進步之機關希賢作狂之分路實杜乎此其所繫豈淺鮮哉若作精微之命解則所言雖淡而用意反淺矣西河務與集注違拗然如孔子語氣何耶

有竹石軒經句說卷二十終

道千乘之國
使民以時
譬如北辰
大車無輗小車無軏
殷因於夏禮
周因於殷禮
八佾舞於庭
三家者以雍徹

季氏旅於泰山
揖讓而升下而飲
素以爲絢兮
繪事後素

吳邑吳英學
男志忠校字

道千乘之國。

注曰馬曰司馬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畿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包曰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遣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英按此說非也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孔子謂道千乘

之國猶謂治大國云尒意固不社出車之多寡借論出車則譬頌謂公車千乘是侯國實有之非謂其地可出兵車千乘矣但此章不當辨其出車之法而不可不明其地之廣狹若何也周禮大司徒所云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者合附庸言猶可若謂一國之地則淳內之地僅堪容五十餘國有是理耶大司徒之文既不足以糅論語馬氏引司馬法所云六尺爲步者上不合王制古者以周尺尺爲步之制下不合王制今以六尺四寸爲步之制原屬進退無據鄭

其計成出車成方千里與小司徒注計甸出車甸方八里者又不合其三百十六里與王制百里不合與甸方千里封五百里四公四百里五侯公侯地不同者又不合且其步卒牛重與春秋戰國時事又不合則其文不獨因田穰苴爲齊人齊威王生晚蓋拾掇公管仲所壞之法而并雜揉以漢人之文者也則司馬法之文尤不足以釋論語孟子謂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獨王制與孟子合殆古者豈可反信司徒職方及漢人所述司馬法而不

信孟子耶至于包氏謂十井爲乘百里千乘而不言公宮民屋邱陵城郭溝渠道路籍田圭田郊社會同之地猶自疏略蓋百里之地有田萬井除卻三分去一者猶得六千六百餘井十稅其一公家歷入六百六十井之賦就少而言以中等農田計之當有四萬六千餘人之食凡爲公朝祿祭以及五禮之用裒然有餘軍需壯軍冠之內豈不能有千乘乎豈不能有千乘之車馬器械糧糧乎然則乎兼之間地城之廣狹豈不彰彰乎注以馬包義南北不滿百里

而河經問曰馬鄭說非者尚書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正與王制孟子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三等並同故易曰震象建侯雷震地止百里而春秋傳亦明曰列國一同一同者百里也英按此說是也古人以百里爲極多之數故大雅召旻篇謂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以百里爲多故王畿不過千里若封國有五百四百里則王畿當何止于千里周封一千八百國若一國四五百里則八州安能容千八百國乎顧後世既有并吞之

地更加以夸誕之辭古之封疆制度安得不晦耶四書改錯曰此制杜春秋昭五年傳論晉車賦有云十家九縣長轂九百長轂者兵車也是一縣出車一百乘矣又云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是十縣可出一千乘乃攷之周禮注四甸爲縣縣方二十里實三千井以一萬六千家計之約二井十六家共出一車則以百里計之不及十國之三而千乘已具爾矣抑或周制另有法與周官司徒諸職別有關會皆未可知此較之公羊司馬法之見經注者顯爲可信不知前

儒何無引及、英按此說非也、楚所誦縣豈卽郡縣四旬之縣、且遠啓疆之言、因見其君驕心太甚、故侈言晉之富強以折之、出于忠憤有激、亦不足憑也、但秖可因此言而見當時晉楚諸國知有強兵富國而全不顧下民脂膏、困民以逞、車多若此、豈復念先王遺制乎、而憤激者又加以虛辭、如昭十三年平邱之會、叔向自夸亦不過云、寡君有甲車四千乘、杜若如遠啓疆所言、寧止于四千乘乎、然後知齊荅問曰、古者旬字、當乘字、如匡夫乘衰旬、

卽乘字、則乘之出于一旬可知、司馬法井百爲成、出革車一乘、卽地官之四邱爲旬、而出長轂一乘也、一成而三分去一、除山川林麓宮室涂巷、實出賦六十四井、遙得四邱之數、馬說不可易、包氏不過以孟子大國百里爲言、不知孟子明云、嘗聞其略、實未見舊籍、英按此說尤非也、孟子雖得之于所聞、然聞者聞之于師、卽子思聞于孔子者也、孟子未見舊籍、豈孔子亦未見舊籍乎、且孟子豈因意欲抑時君之貪念而敢滅先王之制乎、若夫獻之說、孔之孤、原見于春秋傳、據此并可知、卽藏大司徒公羊注司馬法之說、大抵自春秋時列國地方太大、故因有此五百里四百里之說、而戰國秦漢承之也、蓋末世侈奢僭矣、不如此不足以立國、周初百里、可當周末千里、而周末千里止可當周初百里、譬如士庶家、祖父基業狹小、而寬然有餘、其子孫富增十倍、而反形窘困、其理一也、若因一旬字而信馬氏說、毋乃謬歟、

論語詳解曰、孟子云、周公太公封方百里、魯至戰國地方五百里、孟子謂王者起、杜所損、子路言志舉千

乘、冉子謙言六七十里、五六十里、則子路千乘爲方百里甚明、曾子論君子可以寄百里之命、言其國大也、古國大不過百里、馬融據周禮、引司馬法云云、然中原之地不足二三公侯卿大夫、則王制所謂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安所置之、故不足據、英按此說是也、子路曾子當時侯國大者多數折矣、而子路曾子皆惑解大國而不過百里者、所謂必則古昔、脩先王也、則正與孔子言道千乘之國、意杜太國而脩解不過百里者相同也、凡此皆不可以當世之地方將

為證然足以證周先王制禮之初其數如此也并可以知孟子謂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非去籍無稽之言也司馬法曰不過周制卿大司徒職方四公五侯何足以相惑耶

問禮疑義舉要曰五等諸侯之地亦大概立之法尒其實因事制宜不可一例有功出封者畧雖侯而地不妨多如封魯土田陪敦敦者加厚也諸侯之地土田為實封若附庸雖在封內不得有其地名山大澤斥鹵廢廢與夫城郭宮室溝涂皆不可會統計大國

宜有數百里小國亦不下百里此周禮與孟子王制所以不能同也周禮就其虛者言之孟子王制惟舉土田實封尒百里七十五十大約降殺豈能截然齊一子產對衆之辭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此言與孟子王制合于孟子其言有所為也王制則述孟子者也不然孟子豈不知齊魯始封尚有餘地而云儉于百里哉按此說非也孟子謂儉于百里者謂武王之世周公制禮時也至于魯地加多則已在成王時矣然明堂位謂七百里必有虛

其數如此也并可以知孟子謂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非去籍無稽之言也司馬法曰不過周制卿大司徒職方四公五侯何足以相惑耶

問禮疑義舉要曰五等諸侯之地亦大概立之法尒其實因事制宜不可一例有功出封者畧雖侯而地不妨多如封魯土田陪敦敦者加厚也諸侯之地土田為實封若附庸雖在封內不得有其地名山大澤斥鹵廢廢與夫城郭宮室溝涂皆不可會統計大國

春秋經傳中所見大小諸國數猶不及若易言先王以建萬國萬國咸寧書言協和萬邦萬邦作乂左傳言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更與王制千七百七十之數縣遠苟以周禮之數散派于八州八千里之地約僅得封公二國封侯伯各二十國封子男各三十國而地已無餘總或多封小國亦不滿二百國而其餘盡皆附庸矣孟子曰不能五十里不達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若竟謂虞夏商周之所盛無萬國者不過盡皆附庸而已不亦大傷國體乎古之

書與不能大傳並言之體平況又謂百里乃可食之土田實數公侯豈田舍翁歟若果百里盡可食則實封不止百里矣并將使附庸亦不能多矣能有幾何國而僻萬邦耶若謂周封不及前代則周書爲邦咸休周頌綏萬邦屢豐年何夸誕之甚耶蓋大司徒職方之數正从列國蠶食之後乃有此言豈料千載後不究蠶食之大惡而誤認爲古封國有如是者欤

使民以時

四書釋地曰集注隙字當改畢字左傳春蒐夏苗可

與講習若力役惟自九月農畢起至冬至而止無于春夏者莊廿九年云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周語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參从鄭注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云治宮室城郭道渠益徵其用民力于農畢時集注不必泥英按此說非也集註固云此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蓋謂但言爲治之心不則使民字與事字用字人字一例時字與敬信節歲一例若上四項渾舉其綱而使民从時獨舉其目無此文法不惟不可以蒐苗之日解亦不可以都邑城郭道梁公旬三日二日一日爲釋也豈有北道千乘靠于一部周禮三百三千統言精意而獨于均人一職則鑿然標出耶使民云者正在敬事信節用愛人之所包不盡者而言之其時字亦正當斟酌于農忙少閒旱乾水溢疾疫凶荒嚴寒酷暑少閒之時而使之則農隙二字爲近之若農畢二字則遠矣況巡守會同諸事不能與民無涉亦不能俟農畢如諸侯五月而朞既有限期即謂之以時也又如金

縢大木斯拔三公命邦人盡起而築之豈可从其事小而不謂之以時耶六月篇玁狁孔熾我是用急豈可从其事大而不謂之以時耶時字之義甚大而拘拘于土功何其陋欤

改錯曰如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英按此說非也上文信字謂上从誠意感孚于下也非戔戔令出惟行弗惟反之謂也然从使民从時爲周禮月令中節候則不但先王舊章成憲久已遵行即借作證明亦柢解得上文信字之末與此時字實無涉也若从斬

木論此章之時正如顧命所謂伯相命士須材之類其誰謂必仲夏仲冬乎此時字與第十四篇夫子時然後言之時正同言皆有節候耳

譬如北辰

攷工記匠人職曰晝參之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曰極星謂北辰英謂據此知北辰爲極星也爾雅但謂北極謂之北辰猶未明謂星也鄭氏于此以北辰釋極星則北辰非即星乎

漢書天文志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

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耑銳若見若不見曰陰德或曰左三星曰天槍右四星曰天棓後十七星紀漢抵營室曰閣道又曰東宮蒼龍房心南宮朱鳥權衡西宮咸池北宮曲武虛危又曰戴星曰東方熒惑曰南方太白曰西方辰星爲北方塡星曰中央英謂據此知北辰即天極星也不謂之星而謂之辰者異之乎衆星也謂之北辰者以此星常居北極之所故名之曰北辰亦名天極星此星家之以此爲列宿之主者

帝王之象者以此星所占驗應于天子之身也其說當杜孔子之前已然矣孔子言此取其常居不動然其謂不動之意亦祇以天體極大之中指一極小小處則如見其不動以定天體之極中處而已非實不動也其餘近旁諸星便爲藩衛及五方之星尤見環遶斗星杜其南句星杜其北及東有心伐之屬皆杜衆星共之之內尒○又按中宮至閣道皆本史記天官書文但前銳史記作端兌若不下無見字左三星

上有天一紫宮四字右四星四佐五後十七星十七佐六

鄉飲酒義曰參之以三光注曰三光三大辰也疏曰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云大辰者何大火也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故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北辰是三大辰也英謂據此知北辰之辰即星也孔子作春秋于火星僞辰則此于北極星獨不可僞辰乎春秋經文之大辰是星則論語之北辰獨非星乎所以知春秋大辰之爲星

者以左氏于此亦曰全除于火與公羊氏合則辰蓋星可知也且爾雅釋天注曰大火心也是中最明則辰乃星之光明者可知也大火之爲辰既屬光明之星而得辰名然則北辰之爲辰豈非以其爲光明之星而得辰名乎故公羊傳北辰亦爲大辰注曰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所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若無光何以濟迷惑矣然則北辰非但爲星且爲星之光明者也故鄉飲酒義列之于三光之中也否則日月與星亦爲三光雖上文已有日月然亦

可重用而必以三大星爲三光者蓋于衆賓之中而獨尊之曰三賓亦猶于衆星之中而獨推之曰三光也欤

爾雅釋天北極謂之北辰注曰北極天之中以儉四時疏曰辰時也孔杓所建以正四時故云北辰論語譬如北辰是也英按此說非也易乾象曰天行健天體九重旋轉不息旋轉則必有極中處故偁南極北極北極之所有星居勇旗名之曰北辰也猶舉北者取于衆星仰共也辰者星也非專時也北辰功用實

止于正四時之謂耶爾雅注謂以正四時郭氏承孫氏之謬固已據于以孔星火星觀之矣至邢氏引以疏論語北極北孔並舉及其疏爾雅直取孔杓以當之始不知孔陸北極甚遠欤故天文志曰孔爲帝車運于中央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孔既曰車則非宸之象也且尤非居矣既曰運則非居其所者顯然矣以孔爲極何其謬欤

集注曰居其所不動也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天文家以天極爲不動者以渾儀之爲器而言也若九重之天體其極中之處有如不動而其實未嘗不動也天體純陽而無陰若有小小不動處則爲陽中有陰矣若北極不動則陰反居于至上至高至要之處而衆陽數一陰矣有是理乎借謂北極之所雖小而即于其極小者分爲上下左右則自子時至午自卯時至酉而已顛倒易位矣何爲不動乎蓋北辰動而能靜望之有如不動而全天衆星則無一不動者也惟其衆星皆動而北辰以動制動以靜中之動制動故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介豈可覓以居其所爲不動

狀。

改錯曰。語類據孫氏說謂天書星處皆辰辰有四部。從無無星爲辰之說。按此誤是也。古之俾辰者正以其星之大而光明乃得俾辰。以配日月若無星處爲辰。則星與辰不相通。論語安云而星衆共之安得謂衆星邪。

因書典故辨正曰。隋書天文志曰。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皆以北極紐星爲樞。是不動處也。祖暅以儀準候不動處。杜紐星之末猶一度有餘。元郭守敬亦曰。祖

沖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此可以證朱子之說。邢士登古今律曆攷曰。自唐至宋測紐星去不動處三度餘。南宋杜臨安測紐星去極約四度。平元志則從三度之說。按星書天樞五星第一星曰紐。二曰后妃。三曰庶子。四曰帝五曰太子。紐星去不動處一度餘。至第五星距紐星十五度。史記謂太一常居。即星書之第四星曰帝者。以尊言則帝爲尊。以近極言則紐爲近。朱子從極者取一星。春紐星北而或引史記之太一常居則

北。此說尤非。北極之所由名。抵從三百六十五度之天。而術分之數至一百八十二度八分。自下仰望之言也。其謂古今歲差者。此非天體之有變。而杜坤輿之發有轉側。古今人之規矩度者有不同也。既謂有歲差。則後世去古益遠者。愈不足以證孔子時之言矣。唐與宋與元爲時近。猶差數度。況可以證數千載以前之天象邪。凡此皆紐星與北極遠近之說也。猶祇爲爾雅史記諸經注而言也。若至于

論語之文。則但有北辰二字。原未嘗復有極字。樞字等文也。豈可以後儒注釋之文。謬以爲孔子之言邪。而先儒之所以有涉于樞極者。原其故。祇以孔子言居其所。因此居字所字。而解者遂以無爲訓之。而并必取合于樞極不動之說。尒殊不知此居字可言無爲。而斷不可言不動。天體無分毫不動之處。北辰乃是動而能靜之物。彼其有樞不動者。漢儀也。非天也。朱儒既如忘天體之無不動。而後儒又如忘論語無樞極字。能無謬哉。

大車無輗小車無軏

攷工記羊車二柏又參分柏之二疏曰此羊車較長七尺下柏車較長六尺則羊車大矣而論語謂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者以柏車皆說較輻牙惟羊車不言惟言較而已是知柏車較雖短較輻牙則長羊車較雖長較輻牙則小故得小車之名也英按此說非也車人職皆言大車之事也而賈氏謂論語謂小車爲羊車蓋論語古注有之矣豈以後世宮中羊車載人故有小車之名欤然春秋時之車名大小者實

以載物而名大載人而名小也即以尺寸之大小名之也如攷工記之羊車其崇高于柏車安得偁小車邪若後世羊車必尺寸極小可偁小車然春秋時無此製也豈得以混論語之小車邪

攷工記圖釋車曰所以持衡者謂之軏亦作軏大車名輗轅非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兩引三十石之任說文軏車轅前持衡者輗大車較前持衡者校大車扃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轅持軛其關鍵名輗輈端持

衡其關鍵名軏輈轅所以引車交蔽軏然後行信之柱八赤文挽相持之關鍵故以軏喻信卓劄圖解曰揚雄太元經曰閑次三閑無鍵盜入門也拔我軏軏貴以伸也此即子雲用論語之義其曰拔則爲衡上之鍵可知且與上關鍵同一義也此皆軏軏爲衡扃鍵之證英謂據此知軏軏之爲物乃轅與扃輈與衡之所關繫也許氏于扃同偁衡于輈同偁轅者所以明軏軏之爲用一致也東原別扃輈之名者所以志軏軏之爲體異器也韓非子猶但言大車芸臺

引太元經軏軏並舉則又得軏亦關鍵之一證也貴以伸也伸字即古信字故謂用論語義也然而扃與衡何不恆牢固于轅與輈之端與任正同制而必臨時關繫欤則可知其以馬牛之體高低不齊雖國馬田馬駑馬之輈各不同矣然乘車之馬猶或有咫尺之閒況大車則更無異制也故大車雖較直且無橈而輈人職曰大車平地既節軒槃之任然則較必不平必前高于後一尺有餘方能壓牛也輈則輈人職曰輈欲弧而無折吕輈端漸向下也然則扃衡之爲

用也。鬲橫加於兩轅之上。半高則車輕。半卑則車軒。以其車不載人。軒輕無妨也。然亦可盡二三孔以備牛之小者。若衡橫貼于軛之內。馬高則衡須亦高。馬低則衡須亦低。凡轅軛之端皆有小孔。數處。兩兩頭有孔。衡則居中一孔。皆別用數寸之木。臨時駕車者穿轅鬲軛。衡而貫之。隨其所駕而無不宜。雖有馬者借人乘之。而無弗調之患矣。此在車制為至輕至小之具。人而無信者。以信為無足重輕之物。故孔子即以人見為不足重。而非此不可。實為至重者曉之也。

欲。

車制圖解又曰。記曰。國馬之軛深四尺有七寸。鄭注曰。衡高八尺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閒也。記明言軛淺。今解為軛高。宇義遠失。且馬八尺亦就昂首言。中人皆長八尺。若馬頸壓衡處高八尺。與人肩同高。馬再昂首高一丈餘矣。安有如此高者。若以軛高四尺為弦。四尺七寸為句。得七尺零八分之。股本不足為服馬地。元按鄭司農注云。深。謂軛曲中也。此解極精。今以通徑求外圍。以定軛身中心之度。

高則約二八尺。[illegible]服輒處至高不過六尺。人長八尺。此與人肩相齊。今試得馬之至高者驗之。皆如此。英謂據此知自鄭氏至今。說軛皆誤。惟此得未曾有也。其所以曲而必至于半規者。蓋阜下坂地也。乘車或車之軛曲若淺。登則軛落馬身之下。下則軛出馬身之上。而馬與輿不相調和。故軛人職謂大車及其登陂。不伏其轅。必益其牛。及其下陂也。不援其邸。必縮其牛。後據此知小車軛曲不得淺也。

田車軛曲不淺者。古人四時之田用車。皆平地也。若轅于巖嶺峻險。則亦用單騎。而不用車也。其駕馬則不使歷險也。故田馬之軛。僅淺四尺。駕馬之軛。僅淺三尺三寸。然軛之前端盡處。皆非抵于衡上。不作古工字之形也。若作古工字之形。則何不使衡常堅著于軛。亦何必用觀輒邪。

注曰。包曰。輒。軛端橫木。以承輒。輒。軛端上曲鉤衡。皇氏曰。輒。軛端橫木。以承輒。輒。軛端著之。英按此說非也。以橫木為輒。以身軛著者。即輒。皆認鬲作輒

矣雅書軾☐上曲也上曲二字則猶非轄末也謂鈎
衡鈎字則非轄盡處接衡也但未知有軏貫而牢之
介至于謂因轂端則名以爲鑿衡之中兩耑軒軫作
筍使入于衡之穿中矣故鄭冀圖攷猶畫作軹盡接
衡之形蓋本于鄭注之意也原注之所以誤者因轅
之前後兩端皆有横木後名任正前名衡任後之任
正與轉踵爲納鑿之投故誤以爲前端亦然介而不
知用既不同形亦不同也小車之衡則猶下露轅端
也左昭廿六年傳曰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七入者

三寸據此知非軸盡接衡也若謂射中之處非衡端
之軨而謂是軏前之軨則輈與轅相進十尺矣矢鏃
既貫楯而力有餘以及轅豈能至十尺之遠則此轅
爲輈兩所齧之軨可知也包氏既謂轅端上曲鈎衡
則得矣何不知有軏貫而牢之斯謂之軏也乎
車制圖解曰衡長六尺六寸直木也鬲長六尺亦直
木也別有曲木縛于衡鬲之下以扼馬牛之頸謂之
軶說文篇曰軶衡曰軛鞅莊子馬蹄篇曰加之以衡
扼飾寶衣之曰鑾鑣加軛上所未持衡者曰錦革金

厄厄軶也毛傳云烏蠋爾雅烏噣承軛詩所謂鞗
蝎者蝎義行說也即名厄也蝎蝎即曲發局下駕牛
祇用一軶衡下爲馬則用兩軶故兩軶又名兩軥軥
亦以其曲句名之也左襄十四年射兩軥而還昭廿
六年中楯瓦繇朐汰輈匪朘曰軥車軶兩邊叉馬頸
者其謂據此知鬲衡下又有軶以駕牛馬之頸也孔
子不曰如車無輗何以行而必曰大車無輗小車無
軏者以輗常縛定于衡上不待行之時始縛惟輗
軏則行時乃見急需若不豫備臨時不早立則事必

成也則輗轄于輗軏無涉然亦足以見輗軏爲一
之故欤蓋五德生成于五方信之於人如四方定位
而中央土爲之往來交會車有轅輈衡軛等物一
定不移苟無輗軏以爲維繫車何以行人而無信道
何以行欤
殷因於夏禮
疏曰春秋緯元命包及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
爲正息卦受泰注云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爲朔殷
以十二月爲正息卦受臨注云物之牙其色尚白以

雞鳴爲朝、則以十二月爲正、息卦爲復、其色尚赤、故夜半爲朝、英按此說息卦甚也、其色夜半非也、殷所以建丑者、以春不始于寅月而始于丑月也、周所以建子者、以春亦不始于丑月而始于子月也、子月一陽來復于卦爲復、丑月二陽漸臨于卦爲臨、寅月三陽通泰于卦爲泰、義杜此矣、至于其名正朔者、舉一正月朔而餘皆可知也、則其名建寅建丑建子者、即指寅丑子月不待言矣、而以夜半之子雞鳴之丑、平旦之寅爲禮何乃以歷法爲禮乎、至于尚黑尚赤

赤則不繫于寅丑子也、寅月立春節、安得色黑、丑月季土寄位、安得色白、子月水令正旺、安得色赤、況古人之色、與後世異、王風悠悠蒼天、文言天元而地黃、戎工記天謂之元、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明堂位夏后氏牲尚黑、則蒼元青黑相通也、緯書論三正之色、何其謬欤、

疏又曰、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以此推之、自夏以上、皆正朔三而改、迺注尚書三皇、高陽氏之後用黑、緯其餘、清廟田白、

緯如鄭此意、御覽推之、舜以來、皆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以此推之、自夏以上、皆正朔三而改、迺注尚書三皇、高陽氏之後用赤、緯高辛氏之後用黑、緯高陽以十二月爲正、尚赤、故云高陽氏之後用赤、緯少皞以十二月爲正、尚白、故曰其餘清廟田白、緯高辛以十三月爲正、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女媧以十二月爲正、尚白、伏羲以上未有聞焉、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朔、君孔安國則改正朔、殺周二代、故注尚書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革命創制、改正易服、是從湯始改正朔也、英按此說湯始改是也、虞夏改非也、湯改正朔、亦因堯之舊、代先有以兵取天下者、改正易色、而師之也、若夏承虞、虞承唐、出于傳賢、如改其典章、則不賢之至矣、何以謂之傳賢乎、鄭氏違先儒、而疏夏虞之何其謬欤、原其意、始因王制有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皇而祭、深衣而養老之文、明堂位有殷車、泰舞、冕敦、桓俎祭首之文、然亦不過扯後鬷王、小變其形而易其名、不可謂之改也、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夏豈不服韍、但加之繡以山、介全于冕敦增爲四旒之類、

必目仲康之肆以後羲和廢時亂日胤侯奮而誅之如明堂位頊編器物雖唐時亦未必盡失也若大典時亦未必盡失也正以天典禹愈益不敢改也禹典傳于之意猶周之文王也啓猶武王成王也文王未嘗稱王至武王設熊于牧室始稱天王王季文王若成王時追王則但如尸服冕九章之類不以周推夏則制作及于小者杜啓之後非啓之世也制作之大者杜啓之世非禹之世也而禹之心可知矣以夏推虞而舜之心亦可知矣安得謂夏改虞朔虞改唐

朔卯且唐虞之正朔易色非無可放堯典曰欽若昊天時非人正之證乎又曰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平秩南訛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殷仲冬非建寅之證乎禹貢曰禹錫元圭告厥成功則元圭為舜命治水時之符節也非唐虞色黑之證乎若謂水色黑則治水時其官司空也故舜典曰僉曰伯禹作司空司空掌邦土故禹貢不自治水而曰禹敷土五行上克水治水者何不用其克而反用所克之色乎北

夏改為黑則舜命治水時何以黑之以有天下必改色為黑而豫用黑色之主以命之耶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芙謂據此知太廟偁祖不祧之廟亦偁祖也此謂祖顓頊者太廟也祖文王者世室也夏太廟顓頊殷太廟契周太廟稷遵禹湯文武時之事也太廟尊子孫不敢改也宗堯宗舜三恪之事宗禹宗湯宗文宗武

後王之事矣此所謂祖文王者其實宗文王也以祖文王推之則夏亦祖禹者也然禹與文王其心有同然者其皆非欲有天下以為萬世之皇祖者也特以有救民之大功故其子孫皆以其功而祖之又以其德而宗之其實禹則為將終禪益之局文王則為終身事殷之局皆非身為開基之局子孫帝王之禮者也故禹之禮即堯舜之禮而不得謂之夏禮也文王之禮即湯之禮而不得謂之周禮也其謂夏禮殷禮云皆一二則禹既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其于禮之小

節亦有因時制宜者也則夏自啓之後周自武王之後有不得不變者如禹廟祖堯而宗舜而自啓之世堯舜歸于三恪而傳賢之禮變爲傳子之禮武王以征誅有天下改正朔易服色則猶之乎湯也此之謂夏禮此之謂周禮也然湯雖大變夏禮而亦稍禹舊績則殷禮亦原是堯舜相傳之禮介王制天子七廟注曰此周制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蕭曰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鉤命決云唐虞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英按此說尤非也禮經無夏殷廟數明文故五六七異說然此經文及禮器皆曰天子七廟祭法亦曰王立七廟雖俱不云夏殷周同然亦未嘗有惟周獨然夏殷則異之意安見此經七廟獨言周而夏殷不杜此數耶如以爲古典禮由廟趙紫然則祭法之所謂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而宗堯者鄭氏以爲明堂之祭而非宗廟中禮以鄭

言之何以舜時廟制既簡略而祖如祖崇已有紛紜耶又何以祭異代之有功德者猶若是而于其先祖反極簡略耶如以爲偽古文七世之廟乃是新襲呂氏春秋有始覽諭大篇之文五世之廟而改之則呂氏亦但謂商而未明指謂天子廟也上文以大山大水爲喻則公侯之屬可知也豈可以古之逸書有五廟字而遂以爲夏殷無七廟之證耶既是殷六廟何以云五世之廟耶即謂指夏殷之際而言則夏傳十有餘世矣何僅云五世耶凡謂五廟六廟者鄭氏信緯書也謂七廟者王氏論與家語同也緯書乃詭異之書家語出于僞託俱不足據也然以事理論之則僞家語廟制篇曰天子立七廟此自虞以至于周之所不變也此說是也卻爲幸而偶中不可以人廢言矣若如禮緯之說謂唐虞五廟則孔子突得以堯爲煥乎其有文章耶大雅生民詩言堯時事也緯書嘗謂嚳至堯十世又謂堯祭嚳且堯典已多類禮望徧之名然則何以堯祇獨省黃帝宗廟耶而又謂夏四廟則禹承虞廟禹之禮即舜之禮也將謂有虞

氏原有比廟而禹猶無之次和帝禹皆世有四親廟者然何又謂虞五廟何又謂殷五廟耶何又謂夏至子孫五廟殷至子孫六廟耶然則夏至禹崩之後夏始立五廟而終夏之世止有五廟然則禹至六世之後遂奉爲始祖啓則至五世之後竟祧而去之而不得于子孫孫世世祭之于宗廟也耶夏后氏之有天下實始于啓之賢而啓可無廟耶抑啓既不祧而夏之四親廟則止有三親廟而已耶蓋漢儒尚未能洩信孟子絕不知三王傳子之法本是古禮此謬

不開于禹亦非自禹而復而實始復于謳歌朝覲訟獄咸歸之啓啓固扮三代傳子之局者也而謂啓不得爲不祧之宗有是理耶蓋夏殷四世天子以前或猶爲六親廟至後世有當祧而不可祧者乃成二宗廟亦名三祧廟也謂夏廟至子孫五何其謬邪又謂殷五廟至子孫六然則終殷商之世止有六廟四親之外惟契與湯然則盤庚謂爾祖其從與享之長發謂實左右商王皆祀于明堂世世受殷功臣之尊顯者猶得從與享于明堂而子其祖之有功德者反不能享于宗廟耶信若書所謂殷則六廟夏則五廟者謬欤且非獨言夏殷廟之謬也即其謂周六廟至子孫七蓋亦以爲武王必不自爲不祧之地而豫作七廟今而不知王者制禮作樂與天下共之者也非一人之所得私也惟其非一人所得私而必與天下共之故周公雖爲臣亦得備爲制作之人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是周公與武王並備制禮之人也惟制禮爲天下之公義故也非武王周公如三君也蓋儒不知此義故明堂位有誣周公踐天子位之

事苟知制禮非一人之所私則當武王未歿時何不可作七廟邪始祖廟則后稷也二祧則高圉亞圉也公叔祖類猶居親廟也文王則猶壯祖廟也制斯禮者非周公之責乎若謂必待武王既歿而轉成王乃作七廟則有闕于公義若謂必待穆王既歿孝王之世乃作七廟則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孝王何得增爲七廟邪謂至子孫而止不能移數故疏又引難鄭者之說曰自下以平及烏而使天子諸侯並五廟則君臣同制禮名位不同禮非數況

于君臣乎祭法王下祭殤五則下及無親之孫而上不及無親之祖哉又引從鄭者之說曰天子七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天子諸侯之異也云君臣同制非也王下祭殤非立殤廟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云不及無親又非通論此說非也夏則魁爲世家巨室矣豈無有功德于民者爲其祖者耶雖不可攷然禹崩而昭祧啓崩而穆祧至禹啓而不祧並爲百世不遷之宗廟是則可知也殷之祖則有冥及上甲微矣湯時北

廟或湯之六世祖五世祖爲遠廟或冥與上甲微遠廟雖不可攷然湯崩而昭祧外丙崩而穆祧至湯躋遠廟遂爲百世不遷之宗至太戊躋遠廟亦爲百世不遷之宗則可知也安得謂夏殷無人耶安得謂無人故五廟六廟邪難鄭者何不以此辯護鄭之說乎祭及來孫夏殷原無是禮難鄭者何足以爲證乎而護鄭者以禘祫解之夫子孫不可以比祖宗況祭殤乎況禘祫之大祭乎難鄭者何又無辯欤蓋漢儒不惟不知啓之有德不可不響于百世不遷之宗廟也并亦不知殷之三宗也史記殷本紀謂太甲爲太宗者謬也太甲幾隕宗祀豈可宗之國語反祭法皆謂殷人宗湯則太宗當爲湯也湯與太戊並祖百世不遷之宗廟矣又必響于明堂之宗祀矣至于武丁世次已晚而亦得與湯及太戊爲三宗者蓋必其祖四親廟中之時已奉爲宗而響于明堂矣以其有德也武丁當祧則祖帝乙之時帝乙亦爲賢王必通于禮蓋每祭武丁于明堂宗祀之日所以殷有三宗之儀非武丁不祧亦非殷有三宗廟也至于太戊則祖

七廟中也然則謂殷終一代止有六廟何其謬之又謬欤且謂夏初四廟殷初五廟周初六廟亦不知啓與湯武之非但知高曾祖考者也國語曰冥勤其官而水死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禹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禹皆有功烈于民者也以此推之夏則當啓有天下雖其始祖之廟禹承虞禪亦祖顓頊啓不可改而其于二祧廟啓必不復承左堯右舜之舊章而自以其有功德之遠祖居之也廟既名祧世可以毀故而躋新啓既天與人歸而始爲傳子之

扃則必譽其有功德之遠祖也啓不易禹時之太廟者不忘其所由以有天下之源也啓之易其遠廟者以舜禹皆將不傳于子孫故祭亦于高祖止啓則將傳于子孫故祭不于高祖止也殷當湯有天下必嘗廟祀冥與上甲微故其後世有報祀之典而不爲淫祀也周則武王有天下其于遠祖廟或以親親爲義而祀高圉亞圉或以尚德爲義而祀公劉及高圉然而公劉將祀于大祫矣祀高圉亞圉于遠廟親親而亦兼尚德也左昭七年傳曰追命襄公曰余敢忘高圉亞圉注曰二圉亦受殷王追命者蓋高圉亞圉皆有功德故策命引之也然則三代之初豈不能有遠祖廟乎七廟之說豈可因其出于王氏而有意以非之不顧經義欤

周因於殷禮

金縢公將不利于孺子疏曰殷法多兄亾弟立英按此說尤非也殷之後王好義而不知大義追殷先王之禮也知非殷禮者以史記殷世家曰帝仲丁崩弟外壬立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帝祖辛崩弟沃甲立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帝祖丁崩立弟

沃甲之子南庚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自仲丁以來廢遠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據此知立弟之流敝更甚而立兄弟之子也前世太丁夢太甲幼而愚不可立故立外丙仲壬皆崩終立太甲立太甲者以其爲太子之子也以子及孫也若如春秋時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弟穆公則晉穆嬴夫人所謂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豈三綱五常之道耶

王制六禮七教八政陳傳曰朱子有言漢儒說制度有不合者多推從殷禮去此亦疑其無徵矣英謂據此知朱子意不以王制爲殷禮也而鄭氏盡信周禮其于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一節注曰此殷地所因夏曆三等之制也于凡四海之內九州一節注曰此殷制也于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一節注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要服之內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侵土地滅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

百七十二國馬周公復周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此說非也孟子亦謂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又曰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地不改闢矣據此知王制正合周地也王制孟子之封國正周制也若謂殷制則豈戰國時又爲夷狄所侵而地復少耶且何所聞而謂周公拓土四千里使周之輿圖廣大于殷倍之而有餘耶王制所不合者如朝聘巡守之類然左傳謂先王十征五年而歲習其祥

祥習則行此非王益周亦非必十二年也惟大國之上卿一節與上文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自相牴牾乃春秋時事而非周初之制也其餘賴以得攷周制者爲多謂皆殷禮毋乃謬狄

春官司服職曰享先王則袞冕注曰元謂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絺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尊其祀明也疏曰若孔君義虞時亦日月星畫于旌旗與周同鄭黨圖張曰三代制禮有益亦有損天子冕旒十二旒十二玉以則天數冕服之章以九爲尊取陽數之極日月星畫于太常正監前代損益之意儻有益無損則制度爾文伊于何底乎英按此說尤非也鄭氏誤解周禮祭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之文以爲祭天衣無文則于享先王服袞冕九章之外更無可用十二章冕衣之處故以左傳三辰旂旗爲卽衣章之所損者尒殊不知祭天斷無不用十二旒十二玉十二章之理損益當損其過者豈可于其得中者損之論語明有服周之冕孔子之言也何鄭注適與論語相背且又誤解左氏三辰旂旗之義也三辰者三大辰也鄭氏旣于鄉飲酒義參之以三光注之爲得之矣何于祭天之大禮冕衣之大典而反失之乎若以爲太常則司常但云日月爲常未嘗言星亦未嘗言三辰豈可以三辰旂旗爲卽太常耶豈可以周冕之日月星辰爲已登于旗而衣裳止有九章耶蓋十二章之冕不名袞冕袞冕取龍首卷然之義故司服謂自袞

冕而衣如王之服惟其衮冕之上更有加隆者故曰自自者篤辭也若茂以加矣何云自耶況謂取陽數之極然則十二玉十二旒反取陰數戴之于首耶

八佾舞於庭

左隱五年初獻六羽傳曰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注曰問執羽人數八六十四人六六三十六八四四十六八三二四人八風八方之風也惟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爲列諸侯則不敢用八疏曰六六三十六何休說如此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士二爲二八十六杜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即每行人數亦宜減

英按此說是也舞佾人數杜氏經傳之本文校之便可自明經曰六羽佾人數抵于經傳之本文校之便可自明經曰六羽即八數在其中若諸侯六佾而八仍八何以謂之六羽耶則六六之數不已顯然乎傳曰羽數亦人數杜其中一人執一羽惟人數亦減故僣羽數若八數常八何不僣佾數耶況三傳文惟左氏最得春秋謹嚴之法用字無苟如用八六四字而舞八數不減則必不僅僭人數如其僭數盡抱括矣若八數不減則必不僅用八六四二字而已也又用自字以見推天子得舞之全體也何氏學公羊而得于左服氏學左而不得之抑何狀

公羊隱五年初獻六羽傳曰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爲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注曰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六人爲列六六三十六人四人爲列四四十六人

英按此說公侯非也公之所異于侯者皆天子待之之禮見賓而不臣之意者也若舞佾則公侯自用之禮樂公之與侯何異乎若侯四佾則將大夫二佾士無佾耶抑大夫與士皆二佾而無別耶然六六四四之數則藉此注而明尒

改錯曰經文明云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自八以下者謂六四二皆八也若止天子八而下不六則六六四四二二所云八音八風者安在將天子有舞而諸侯大夫士皆不得有舞耶

英按此說非也樂之名成于八音然八佾以作樂則不必八

音皆奏舞之義因于八佾行八風所以節八音故天子亦不得過八之數然樂非獨備八音而後爲樂則舞豈必備八風而後爲舞左氏秩庭以自八爲首之故云今豈謂以下皆八耶若節八音者必須八則故一器而能止樂相一器而能節樂何以六四二人獨不能節八風乎行八風者謂調和八方之風也若拘八方之數則諸侯猶守土一方士則無土何得有二八郞

改錯又曰說文佾字謂從八以八爲義未有六四

可佾佾者傳有鄭賂晉侯女樂二八之文即秦賜由余亦曰女樂二八鄉使佾數如人則二八者四四今其不佾四四而必佾二八則舞列必八而舞數之必不如八數斷可識矣英按此說尤非也佾字之所以從八者卽凡分別字皆從八之義古別字作公重三八爲之則佾字乃以舞人之爲文舞者雖立定于其位異于武舞之有進退然身亦有鄉背左右之轉旋其轉旋者如二人則一人鄉左一人鄉右或身不移而手足動處一人用左一人用右八人六人四人仿

此故佾字從八取八之形非取八數也若謂八數則分字一分止有八耳乎傳謂女樂二八者此後世色荒之事豈可借以證先王之大典況孔氏已釋之左傳疏曰或以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爲二佾之樂知自上及下行皆八人斯不然矣彼傳見晉侯減樂之半以賜魏絳因歌鐘二肆遂言女樂二八爲下半樂張本今非以二八爲二佾若二八卽二佾鄭人豈以二佾之樂賂晉侯晉侯豈以一佾之樂賜魏絳孔氏已辨如此而爾河謂秦賜由余亦女樂八遺戎王卽他日樂毅所謂爾取由余于戎者誤以爲賜由余然謂女樂則總樂器及歌舞之技而言矣何嘗專言舞人乎古人言二八如列子謂顏子壽四八攷玉記謂明堂堂修二七往往有此數目安得流爲八佾佾字傳會耶

明漢刊誤補遺曰劉向傳李氏八佾舞于庭云云卒逐昭公仁傑按左傳昭公廿五年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孔子曰氣不可忍也言其勢將無

所不爲有無君之心矣故向經其事曰桓公昭公杜征南以用六爲二十五人傳氏非之曰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校淮南書本云舜作樂舞者二人校四人尚不成樂況二人乎人當作八傳文誤也 英校

此說二八是也不成樂非也平子以前公廟六十四人季氏十六人及平子僭八佾卽取公廟之樂工也是日公與季氏同日祭故顯見焉則季氏不惟其僭而且奪之于上也僅使大夫之數十六人爲君廟舞是名器倒置爲君臣易位之漸矣豈杜止有二人乃

見爲忍乎八佾人者傳寫之誤也其所以不僭十六人而僭二八者因君廟中八八之名也天子八人爲佾故云二八猶云二佾也不得因左傳有二八之文而遂疑凡士大夫之佾皆以八起數也且二八十六四四亦十六以杜氏之說言之則大夫四佾每佾四人四四十六止當公廟之二八也以服氏之說言之則大夫二佾佾必八人二八十六原歸季氏廟之二八也然此二八兩字之下文卽曰其衆萬于季氏曰其衆則可見上文二八原爲君廟數而非爲季廟數也且以見獨此十六人爲季氏僭落罪遂舉君過取四十八人與季氏所自有之十六人共成八佾之數故曰其衆萬于季氏也然則八字豈非人字之誤耶若謂士佾四人不成樂則凡燕禮鄉射禮鄉飲酒禮一皆曰工四人二瑟注曰工四人大夫禮也據此知大夫之樂僅二人歌二人瑟也卽大射禮曰工六人四瑟則亦惟二人歌四人瑟也何以士佾四人而猶謂不成樂耶

改錯又曰朱子不識宗法以長子長孫爲宗子此魯

桓一族當以季氏爲大宗而孟叔宗季氏魯桓四子長爲莊公其三人當以次遞爲別子無遞始用長庶而季友爲莊公母弟則別子矣別子爲宗子故桓廟立于季氏宗子之家其以氏族言則偁三家之堂以三家分三氏而結爲桓族卽桓廟也以立宗言則偁季氏庭以不遷之廟立于季氏而三桓之族百世宗之亦此桓廟也桓廟卽季氏庭卽三家之堂舞八佾杜此雍徹亦在此李氏與三家同舞八佾而專偁季氏重大宗也 英校此說非也二章之辭輕重縣殊可

忍不可忍即易文言所謂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辨也之意奚取于三家之堂則止于所謂議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而已記者因類連及未必一時之言也至于宗法自有二周人貴貴一法也朱子尊長一法也所以不同者時也周初非賢不貴則貴貴之實即尚賢也後世貴者未必賢賢者未必貴則舍長其何宗乎即高河既詆朱子之以長而其自言則仍云當以次遞又云當用長庶夫曰次遞豈非以長乎曰長庶豈非明明以長乎不已自矛其盾歟

高河每誤解大傳別子爲祖一段文義但其所詆朱子祠堂法亦有確極者曰古惟封建有宗惟天子諸侯有宗大夫以下即無宗今以士庶而言宗非禮也此說是也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據此則可以知有別子之家世世大宗不遷若無別子之家但可以高祖之後爲大宗大高祖之名則世而移者也則大小宗名亦隨世變者也然則後世當惟有襲爵者乃得有宗而襲爵之家有幾乎凡無襲爵者雖虛有大小宗之名而無其實大宗之所宗于人隨世有移本支一綫之外今世繼禰之小宗即來世繼祖之大宗本支未必盡賢旁支未必不賢然則本支齒德俱無又安得合服外遠族以祭以干僭禮之咎乎故曰無其實也此後世士大夫之禮不可推之于魯三桓三桓有世爵世祿者也且三桓之不宗孟而宗季正因周公而推周公與季友皆以賢而貴者也因周公爲宗國可知季氏爲宗家若論長則管叔共仲皆兄也豈非周道貴貴即尚賢之道乎然又不可因此宗法而失論語誅惡輕重之倫乎孔子之責季氏與宗法何涉耶是忍孰不忍一言豈僅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而舞八佾耶平子之惡更不止于舞八佾也當時孟孫何忌叔孫婼二人皆諸侯之良也豈可以孰不可忍之大罪而遽及于同宗之孟孫叔孫耶論語明明特書季氏而高河謂三家譏人改經而乃自改經哉

仲尼燕居曰下管象舞夏籥序興注曰下謂堂下

象舞武舞也夏籥文舞也　英按據此知庭即堂下也

然天子諸侯堂下之庭地步淺廣故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士之庭淺狹故大夫判縣士特縣而八佾有八八六十四人大夫廟中之庭何以容之則知明堂位謂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已盡改其周公之制魯制既侈故三桓之廟制亦侈其流敝至季平子時有無君之心妄干魯禮以爲周公有功于周季友亦有功于魯而不知魯君亦不得歌雍舞八佾也孔子則更于他事別有知意

如之不臣將有無所不至之患借此爲危言曰孰不可忍即後日逐君成名其機發動于此亦若不因他事則當先責魯君何特責李氏邪然明堂位篇誣周公生時用天子禮樂而魯頌閟宮篇明明自言寢廟翼翼奚斯所作則伯禽初封時不如是也而明堂位之所謂魯公之廟武公之廟云者竟忘成王不見魯公之祧更何知春秋時以數之功立武宮也則其誣成王欲廣魯于天下何其謬妄

典故辨正曰毛晃河曰堂前曰庭堂後曰寢皆殿之前後半爲之書下管鼗鼓禮下管象舞皆在庭中

豈有宮縣列舞杜露地者愚按朱子儀禮釋宮曰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杜北設碑桉堂五架碑在堂下如堂淺則庭益三堂之淺也若庭即堂之前屋豈堂止五架庭反得十五架乎　英按此說是也鄉黨

國攷曰賈氏釋士昏禮曰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是大夫士廟內有碑矣據此知季氏之庭其舞八佾處在堂之下而庭碑以北也乃謂割堂前半則將以兩階之上盡容得樂縣佾舞而階在庭前耶抑將以

兩階爲在前楣之下耶若階在庭前則仲尼燕居何以謂升歌儀禮何以謂升歌三終若階在楣下則碑在屋內春分後秋分前無日景也何以聘禮當碑指注謂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耶但高河全集及四書改錯並無其文殆燭齋所引有誤歟

三家者以雍徹

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英按曰仲孫叔孫李孫氏皆立桓公廟魯以閟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

見而僭焉。改錯曰魯原有宗子出王之祭春秋傳吳子壽夢卒襄公哭于周廟。周廟者文王之廟。卽出王廟也。宗子立曰不敢祖天子而得父天子宗國別子當立一繼所自出之王爲百世不遷之廟名出王廟魯出自文王則此雍徹者原卽文王詩用祭文王廟未嘗錯用魯祭文王配之者周公也周公配文王同用雍徹而後周公太廟卽以同用之樂用之于是兩昭兩穆合廟同用而魯桓廟亦雍徹然而周公爲文王別子而三家亦魯桓別子魯立文王廟而三家立

桓公廟名爲公廟魯桓廟雍徹三家桓廟安得不雍徹所謂三家之堂非三家祖廟卽桓廟也若是祖廟則大夫三廟未聞三家祖可合一廟者。英按此說公廟是也空祭出王沿及桓廟非也雍徹之僭原因鼓尤然魯之僭雍徹則有至便者而三家更便也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升堂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據此知諸侯之堂固嘗樂奏雍之音節用之于賓矣賓祭原相爲用者也至便者一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據此知魯禘已歌清廟清廟固文王詩矣若增之以雍至便者二也但與周廟則無涉也何必謂文王廟用文王詩乎左襄十年傳曰宋公享晉侯于楚邱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于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竊以爲據此則可以知仲尼燕居篇所謂客出以雍夏籥序興等禮始非周初之制未必非因起于魯禘之僭以相亂也卽魯立周廟正因起于魯禘也然則三家者既因魯有周廟而三桓立桓廟亦必因

魯禘用文王詩而三家公廟亦用文王詩上行下效亦偪肖亦徑捷者也何必待魯君以饗文王者及配饗又以配饗者及太廟又以太廟及昭穆以及禰廟之桓公如此曲折耶其所謂周廟者蓋必專爲郊禘時所用之主而設也原未嘗增一祭周廟之典禮也以其既祭文王于禘也非若三家不得禘惟有祭桓于公廟而已者也安得謂出王廟用文王詩未錯耶既以爲三桓宗李氏李氏爲大宗孟叔爲小宗則公廟必獨杜季氏之家可知也但無論三家各立宗

共立穆于季氏之庭無涉也共立公廟歌雍者季氏主之而叔孟二家亦不得辭矣取之罪即各立一廟各以雍徹亦得穆穆爲三家之堂也然後日意如以將以璵璠斂叔孫穆子卒幾不得以命服斂則三家之堂以雍徹其必一公廟而三家合祭之季如天子叔孟如辟公助祭可知也孔子之言亦因所聞今安得徧詢三家三廟而并爲一談乎故記者不因公廟杜李氏而即指爲李氏之家今至于魯君之有問廟即文王廟乃非禮之大者漢儒據春秋傳有宋祖帝

乙鄭祖爲王之文而反疑諸侯有可祖天子有邑有先君之廟曰都之文而反疑大夫有可祖諸侯凡皆因見聞末僭妄之事誤爲問初制作之典皆無安得謂原有宗子出王之祭耶又安得謂得父天子當立一繼所自出之廟耶原其意其始因大傳有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十字之文欲而不知之所自出四字因上文而誤羨之文也而遂謂得父天子則必廟立于周公之世即毀于伯禽之世而後可也文王最身未僭王而子孫追王則追尊爲天子矣周公及身父天子及其子孫即祖天子矣安得使周公之子孫世世以文王爲父耶

春官樂師曰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曰鄭司農云謂將徹之時自有樂故帥學士而歌徹元謂徹者歌雍雍杜臣工之什英按此說歌雍是也然先鄭因此文但有歌徹而未言歌何詩故云自有樂且仲尼燕居謂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則賓禮雍不以徹徹不以雍未可實此爲雍又樂師掌教國子則此所謂及徹者柢是國學之中祭先聖先師而徹也其與天子宗廟

之徹無涉故不以歌徹解之也而後鄭遂以爲歌雍者蓋以祭先聖先師亦有天子諸侯杜焉可以斷章取義也然則凡用雍詩始必皆不歌其全篇而但或歌其首六句或兼其燕及皇天以下四句也欤

仲尼燕居曰啊君相見客出以雍徹以振羽疏曰客出之時歌雍詩以送之禮畢徹器之時歌振鷺也英謂據此知仲尼燕居一篇非盡孔子之言也就此文而言則雍不以徹徹不以雍雍乃客出所歌而徹則歌振鷺矣若以論語之文相證則此似有錯文當作

徹以雍容出其以振鷺也然以論語之義相證則無論
爲徹爲客出要皆無以雍之理三家用雍孔子謂奚
取于三家之堂若此大饗歌雍則兩君相見安得有
天子穆穆之容將毋謂奚取于兩君之堂耶豈大夫
不可僭而諸侯則可僭耶借謂大饗客出以雍爲周
公所制之禮則孔子謂今用之吾從周縱使不合于
道亦不譏三家謂奚取矣論語之文明著如此而猶
謂兩君相見歌雍耶不寧惟是卽振鷺止言杜彼無
惡杜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并無可斷章取義

蓋振鷺乃杜上衮下之辭非同等交譽之辭也此必
諸侯朝天子客出歌振鷺可知也安得用之于兩君
相見耶然則決非周初之禮也時至春秋諸侯僭竊
日甚沿及數世并忘其爲僭而居然以爲禮杜則然
故有如此篇所云而漢儒不知又想當然以爲孔子
與及門雜言也卽當時三家之以雍徹亦因習見諸
侯之堂或用于祭之徹俎或用于賓之徹器莫有嫌
其歌詩不類但覺其有蔡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
壽介以繁祉爲頌禱之辭于是轉相仿效而不自悔

矣孔子誦詩振鷺云云卽當時諸侯如大饗歌雍者亦
震丕于其貌于其鄰矣況三家歌徹自其祖若
兩君相見而歌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豈不得罪于來
朝之鄰君耶

集注曰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周頌雍集傳曰
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英謂據此知凡以雍徹者必皆
繼章歌句不歌全章也雖大射鄉飲并歌往往取意
而不拘于辭然以雍之全章而歌于后稷之廟意亦
何取如云假哉皇考綏予孝子豈皇祖不綏孝孫乎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豈竟不設饌于始祖高曾乎故
知必但歌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及兼歌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
我眉壽介以繁祉共四十字者也三家當亦然也蓋
周祭宗廟雖非遠方賓至之期亦必有王朝卿大夫
卽諸侯也三家之歌此既無辟公又無天子而欲自
後壽祉甚可得乎且以此推之仲尼燕居篇客出以
雍孔子曰是何語邪
李氏旅於泰山

左哀七年傳曰公會吳于鄫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十二年傳曰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二子守二子從公御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閒二子不可求曰若不能則君無出二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二子之不欲戰也宓戍杜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師入齊軍十二年傳曰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

欲使子貢辭乃不尋盟英謂據此知此季氏季康子也孔子獨問冉有能救則非季子桓子時也康子立于哀公三年時孔子杜陳猶未歸魯也史記謂哀十一年歸殊左傳而知歸于哀七年孔子聞季氏將旅而發此歎則亦既歸魯之後矣惟既歸魯孔子爲國老與聞國政故于魯國非禮之事爲甚切若杜襄昭定初之年孔子未嘗仕魯何必歎息如是歟即此一節非又見孔子歸魯杜襄七年而非杜哀十二年之一證歟

注曰周禮大宗伯職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注云故謂凶裁旅陳也陳其祭事以新亲禮不如祀之備也英謂據此知季氏之旅或爲凶裁而蹈此僭禮之咎也然國有凶裁亦當狹魯君主其事何必舍公家而乃自以爲功乎若大夫僭則叔孟何以不與乎蓋季氏恐魯君旅則福降于君而不及大夫叔孟僭則福及叔孟而不及季也故專行則免禍邀福獨杜季亦但孔子所救惟重此國典也遑知其旅者之何意耶

揖讓而升下而飲

集注曰惟于射而後有爭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爭者爭得失較勝負之謂也君子于事理之得失則辨而不爭而于才藝之勝負則謙不較量也惟射則明明較量矣故曰無所爭故曰必也射乎蓋必也字乎字之意原非以射爲君子之有爭也如不得已而必欲謂君子有爭則惟射似之必非必君子乃是必人之論君子者也正言其有似于爭而實非爭也故曰其爭也君子與子貢謂夫子之求之也反語口氣正

同。如謂于射而後有爭則亦可謂夫子溫良恭儉讓即是夫子之有求耶。中庸謂射有似乎君子則射可以比君子矣。若于射有爭如何比得君子欤。

注曰。王曰。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英按此說非也。凡自大射以至鄉射一皆揖讓于升于降于射于飲之閒。淩次仲禮經釋例曰。凡射。未升堂之前三揖曰耦進揖曰當階北面揖。既升之後三揖曰升堂揖曰當物北面揖曰及物揖。凡射後二揖曰卒射揖曰降階與升階者相左。文于階前揖。凡拾取矢前四揖曰耦進揖曰當楅北面揖曰及楅揖曰上射進坐揖。凡拾取矢上射下射各四揖。若兼取矢則上射下射各一揖。凡拾取矢後四揖曰既拾取矢揖曰左還北面揖曰揖三挾一个揖曰既退與進者相左揖。凡飲不勝者未升堂之前三揖曰耦進揖曰當階北面揖曰及階揖。既飲之後二揖曰卒觶揖曰降階與升飲者相左。文于階前揖。據此可以知射禮之揖讓盛矣。其將射時尚有司正命毋獻獲。上射揖司射命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命不數不釋上射揖。且卒射

揖後。尚有揖。如升時之三揖。論語之文揖讓二字。原總包下而升下而飲五字者也。若論語之意。而升下而飲五字。亦秖畧言其槩。猶未足以盡射禮之揖讓也。固不惟升下飲三時而已矣。況僅謂升及下皆揖讓耶。

經典釋文曰。揖讓而升下。絕句。英按此說非也。小雅賓筵以祈爾爵箋曰。論語云。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射義揖讓而升下而飲。注曰。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據此知論語揖讓而升句。下而飲句。自漢以來如此。

而亦無疑于飲不在堂下也。孔子秖以升下飲。總指射之始終。揖讓云。尒揖讓之儀甚盛云。尒豈得因下而飲三字。爲句。而遂如飲于堂下者耶。箋詩注禮固一人之筆。注經既謂飲亦揖讓。而箋詩則以下而飲爲句者。豈非以經文文勢本然如此乎。然則不絕于升字而絕于下字。毋乃謬欤。

素以爲絢兮

論語釋曰。攷工記。凡畫繪之事後素功。鄭元注曰。素白采也。蓋詩素以爲絢。謂傅粉也。絢者。謂斕然有光

也美人得粉美益彰繢事得布素分明五采益明英

按此說非也攷工記素字乃鄭氏之誤解爲粉也此詩所謂素卽其所謂巧笑倩美目盼者也絢者謂褘衣揺翟副笄六珈之類也華服盛飾非可常服卽未見其絢而笑之巧倩目之美盼其素已見其美況絢時益因有素而尤見其美也子夏不佺此解嘗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故疑詩謂卽素卽絢也至于傳粉之說雖說文解字第七曰粉傅面者也釋名曰粉胡粉也皆漢人之文而易繫辭傳已明明有治容

字則春秋以前豈僅以膏沐爲容乎假如攷工記素是粉則此素字亦粉矣但論語及攷工記凡三素字皆非謂粉今

繪事後素

集注曰後素後于素也攷工記曰凡畫繢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英謂據此知朱子蚤已以鄭氏之說爲誤也攷工記凡畫繢之事後素功注曰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論語注曰鄭曰凡畫繪先布衆采然後以素分其間以成其文此說非也古人重繪而輕繡凡繪不必盡在白繒白布也如最直者見衣而見衣之色緇也緇黑繒色也其繪之之法非用黑繒而繪之也先用白繒爲衣而別用他繒瞭他繒使剛乃翦所欲繪物之形如龍則角爪皆鏤如雉則趾距皆鏤各貼于白本繒衣之上于是知凡無采空隙處悉以黑色先爲塡滿而其餘無繪處盡以黑色刷到然後去其所貼之他繒則其所留未染白繒本質藻火分明體段已具但少采色于是以五采施焉如此

則于采色之嬌嫩者無礙卽于繒之著采亦久不渝也此之謂素功此之謂繪事後素也若以禮譬喻則先王制禮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吉禮凶禮嘉禮皆先有親親九族之殺賓禮軍禮皆先有尊賢大小上下之等分寸自天而定聖人不過因而飾之以禮樂云尒如鄭氏以素爲粉恐易滓故後然采色何一非易滓者借謂朝祭之服不及閒色止用五正色而敎人白采次第必須居末此言有何關繫攷工記何必特書爲法記畫繢之文甚餘而撮此閒語必無其理

者也況虞書謂以五采彰施于五色既備五色又備五采則有閔色可知也攷工記謂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是已不止于五色矣又謂凡畫繢之事雜五色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則其雜以成閔色可知也閔色之易滓甚于粉之爲白采多矣謂易漬汙豈非不解後素之故而強爲之辭又云白采分其閔則如日月星辰何用粉之有以素爲粉何其謬欤此朱子所以易其說欤然集註粉字疑當作白字若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此法亦有之然但於

于靜而罕動之物乃可久用若衣則時著時脫動而不靜徑于既染成之帛上塗粉作地乃令受采不久即零落斑剝矣豈可用此法耶然鄭氏論語注之誤豈不賴有集注之易其說欤

集注又曰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英謂據此知素固非粉地之謂也禮何以行之所以行之者忠也何以成之所以成之者信也取既染之帛而塗粉爲粉地豈非教人以粉飾欤

注曰詩以文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子夏聞此知以素喻禮英校此說非也此詩辭賦體也非比體也借喻是比則本以倩盼比素也而鄭氏謂以素喻禮毋乃謬欤且詩意並無言禮之意也不惟詩無言禮之意即孔子言繪事後素亦一時意不及于論禮也惟一時意所不及而子夏因之有悟故孔子亦欣然謂啓予也若詩辭原自以素喻禮則孔子直告問者矣何以又用譬喻又不盡言而匿厥指豈謂罕譬而喻豈謂辭達而已乎

吳邑吳英學
男志忠校字

禘自既灌而往者。

禮說曰。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康成謂都家王子弟立其祖王之廟。孔穎達則云王子有功德出封者。得廟祀所出之王。故魯與鄭皆有周廟。呂氏春秋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則似魯有周廟。始于惠公。惠公立四十六年而隱公卽位。當平王之四

十九年。似魯之郊廟。平王命之。司馬遷謂成王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豈其然也。蓋起于東遷之後。其按此說非也。呂氏之所謂郊者。固郊天也。其所謂廟者。蓋必謂禘矣。然此當染篇之文。其下句卽云。桓王使史角往。既明明有桓王二字。何半農猶謂平王邪。上句偁魯惠公。下句偁周桓王。則呂氏已忘魯惠與周桓不竝世也。然則呂氏請郊廟之說。何可信邪。卽借論之。若請郊廟在周桓之世。則何以不見于春秋。若在魯惠之世。則周之東遷晉鄭勇依。如

魯惠有功于周或可疑爲平王所賜未有無端而請一與者也賁文有功而請隊襄王猶有辭矣況無端乎則魯之祈禱其爲成王賜而非平與桓之賜爲伯禽受而非出于惠之請隱之受可知也但生前賜之則必不受故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勤勞于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外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太俏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

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據此則必以文王爲所出王而周公配食亦可知矣若廟中無文王壯上何以歌清廟乎其舞大武者以武功之成歸功于周公也曰成王康王者蓋成王命之康王成之也然則周廟之立亦當壯成康之閎也凡效尤之風由來必漸豈有惠爲隱父惠立周廟而桓爲隱子而桓卽立廟于文子乎至于史記魯世家之文成王命魯得郊祭文王九字讀者多自讀破句亦本是成王命魯得郊六字爲句祭文王三字爲句言命以得郊文命以得祭文王也祭文王者卽集注所謂以文王爲所出之帝也若將郊祭文王四字作一句讀之則似魯郊以文王配天矣而閟宮詩謂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明堂位謂祀帝于郊聖以后稷者其又何說耶閟宮明堂位明明言魯郊以后稷配也則史記之謂得郊祭文王者非郊自郊祭自祭截然兩事不可并爲一談者耶若謂后稷文王一配天于郊一配上帝于宗祀明堂則無論明堂配上帝之說本誤卽使不誤亦是魯不止于僭二

王之後之禮而直僭盡周天子之大禮也有是事乎無是事乎況孔子但言魯之郊禘非禮若謂魯又以文王配帝于宗祀古人之過止有二端而後人乃增而爲三可乎不可乎此其爲郊字指魯郊祭文王三字指魯禘蓋然無疑也何以不善讀史而反云司馬氏謂郊祭文王豈其然不亦謬歟

易觀彖傳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李氏易解曰虞氏曰盥沃盥坎爲水坤爲器艮手臨坤以水沃之盥之一家也故曰觀盥而不薦孔子曰禘自

既灌吾不欲觀之矣按此說非也宗廟之事有盥有灌灌時次先盥此盥與灌相連者也登俎亦先盥則已非復灌時矣此盥與登俎相連而不與灌相連者也觀卦既言盥而不薦盥與薦連言則非指灌時之盥可知矣郊特牲曰既灌然後迎牲然則既灌之後牲猶未射其相去蔑牲歷時非暫傳言下觀而化也意在寅刻不宜遲到此時纔得下觀而化故虞氏直解盥爲盥手而不以盥爲灌致與不薦二字遥隔則以盥爲盥手獨得此卦上互爲巳下體爲坤四動

爲坎之象矣但宜近取薦牲時之盥手而不宜遠取灌酒時之盥手也何以又引論語禘自既灌爲證邪豈虞氏之意亦以論語爲議禘之非禮而非以灌爲禮之盛止謂論語灌字與盥通孔子于魯禘一盥手之後俱不欲見之也欤然古論魯論無作盥者豈可以易言盥論語言灌則不相合者強引以爲證邪況論語之灌蓋謂大祖之尸求降所自出之帝之神而奢之也正合不王不禘之義也若謂既盥則與何說之有邪又惟是虞氏引論語文而已未嘗以觀

卦之盥作灌解也馬氏與虞異惠松厓閻易述僅述馬氏之說而自注之曰此虞馬之義毋乃未審虞氏之指且虞氏固曰沃盥也若灌酒豈得偁沃欤易觀卦辭曰盥而不薦李氏易解曰馬融曰盥者進殷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按此說尤非也說文解字弟三曰曰叉手也弟五曰盥澡手也從曰水臨盆據此知兩手奉水于器曰盥也若灌地則用罍而非承以手用酒而非

奉以水盥與祼灌字不相通至于祭所以有盥者春官天府職曰祖廟之中沃盥執爵夏官小臣職曰大祭祀朝覲沃王盥注曰沃水盥手疏曰王將獻尸先盥手洗爵乃酌獻故小臣爲王沃水盥手也御僕職曰大祭祀相盥而登注曰盥洗手也登謂登牲體于俎也據此知觀卦盥字祇謂洗手此時所以洗者因割牲則手汙故洗手將爲登俎以薦腥也豕言觀而不薦猶言盥畢而未薦尒非故遲其薦有意使下化也祇爲乎信顒厚則觀者遂化尒與灌酒于地灌字

之義毫無涉也馬氏以盥爲灌既誤于解易矣而謂灌酒于地乃祭時盛禮及至薦牲饋略而不足觀蓋泥于祭統謂祭之屬其重于祼一語而遂至謂餘盡足觀又謬于解禮矣而更傅會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者一章則又謬于解論語也其謂之何邪豈非漢末人心不正雖通經之儒其于魯禘非禮聖人所甚惡者亦反爲視之甚輕以至鄭氏解不王不禘爲感生帝之說蓋誤非自鄭氏始今知矣

注曰孔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也故毀廟羣廟之主合食于太祖灌者酌鬱鬯灌于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

英按此說非也灌于太祖灌字疑當作獻字然孔氏禘祫不分則亦不知周人禘嘗之義者矣但借謂王酌酒獻太祖尸而尸灌地以求所出帝之神則所出爲尊而太祖爲卑矣即謂既灌之後列尊卑亦可矣至于魯禘與躋僖二事何涉禮運曰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據此知魯不宜禘禘則便非不必更于禘之事中別設過也蓋魯雖未干冬至圜丘之郊然實僭建寅周三月祈穀之郊而且又僭用天子之禮樂也魯雖未干五年祭之期亦未祭帝嚳然實僭祭始祖所自出因諸侯大祫之禮而祀文王于周公廟中亦遂名爲禘而于是僭用天子之禮樂也其僭用禮樂具在明堂位一篇而有明堂位所言之未盡者則如魯世家謂祭文王集注謂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也魯之郊禘大非禮也然春秋俱不敢正言其大而但于小失書郊書禘以寓意而已至于躋僖公雖亦是亂廟制然較之僭天

子禮樂則得罪于本宗爲小而得罪于天子爲大矣論語吾不欲觀之旨自在僭禮之大者若亂昭穆雖亦聖人之所惡然聖人之言豈有舍其大而言其細以爲因此故不欲觀者耶

集注曰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禘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

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魯禘有二大失一則祖文王一則用天子禮樂然合言之則祖文王亦秖是僭天子之禮也孔

子不敢正言其非而託于既灌以後蓋言之遜也非眞未灌以前猶有可觀也然卽遜言所託亦必有隱示以意者則欲尋繹孔子之意當先以灌禮求之而叟以禘之名推之天官小宰職凡祭祀贊王幣覆之事祼將之事注曰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謂之祼祼之言灌也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疏曰王以圭瓚酌鬱鬯獻尸后亦以璋瓚酌鬱鬯獻尸尸皆受灌地降神名爲祭之向口啐之乃奠之于地也據此知未灌以前魯太廟中猶未顯然見祭文王也至于灌酒降

神則所祭之爲何神顯然矣且所祭某神某神亦顯然矣此則隱託遜言可于灌事而知之者也大傳曰諸侯及其大祖據此知諸侯原自有祫而無禘後乃僭用天子之禮樂遂不復僞祫而竟僞爲禘其實非大禘也若天子大禘則毀廟羣廟之主皆不與者也故未灌以前禮樂未盛猶似爲諸侯之大祫者然也至于既灌以後則禮樂大盛如魯以文王爲所出帝而周公配食自此之後乃行事焉則祫非復爲祫而居然禘矣況其僭禮具在明堂位此則隱託遜言可

于禘之名而知之者也若夫僖在閔上雖亦灌後乃明但意主于大者則小者或兼及之而已孔子知後日魯禘之非禮終必不故故永訣之曰吾不欲觀之矣若君臣之意誠與不誠前祭懈怠則後祭可誠今祭懈怠則後祭可誠孔子安能訣其終不能誠而曰不欲觀矣乎

論語詳解曰禘每歲一舉舉以春禘卽祫也以人情推之未有享其始祖所自出而子孫有一不在者故禘必合食亦未有子孫于祖考三年然後一追祀五

年然後一會食者毋乃已疏乎故每歲以春禘爲常孟獻子謂冬至可以祀天夏至亦可祀祖故禘用七月是郊禘皆歲一舉甚明也學記曰未卜禘不視學入學必以歲首若三年一卜禘視學學不已荒乎成王之賜止祀周公亦魯頌閟宮云莊公之子龍旂承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莊公之子僖公也皇皇后帝郊天也皇祖后稷大禘也英按此說非也雜記謂有事于祖雖未明言禘然與郊並言則必禘也故注及疏俱以禘釋之矣魯郊既歲舉則魯禘亦或每歲一

禘亦必以每歲一舉者言之矣而注疏俱不言其年歲原爲有闕也而陳傳謂五年則又拘泥而不切于時矣蓋禘有制禮時之原文有魯禘之始末自明堂位謂季夏六月及雜記謂七月日至學記謂未卜禘皆似一年一行者此乃魯禘之始末也其與周初所制五年大祭之禘則不得相混也論語或問禘章天子五年之禘也禘自既灌章魯每歲僭禮之禘也故禘之年數則周必五年一舉而魯或每年一舉也若

論禘之時月則王制與祭統皆謂春礿夏禘秋嘗冬烝也周禮大宗伯及司尊彝與春秋公羊傳與爾雅皆謂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而不復有禘之名也詩天保亦謂禴祠烝嘗以烝嘗倒文推禴祠則亦春祠夏禴也但詩與周禮礿作禴尒王制注曰此夏殷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然鄭氏未言殷祭在何時也則可知先儒固無以周天子之大禘爲在何時者也惟郊特牲與祭義皆有春禘秋嘗之文然亦僅以爲時祭之禘而非大祭之禘也凡此猶

但以周禘言也即以魯禘而言則明堂位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周之六月乃夏正之四月建巳之月也則猶仍夏曰禘之名也雜記謂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周之七月乃夏正之五月建午之月也而祭統則又謂賜之以重祭內祭則大嘗禘是也言嘗則又爲秋時矣雜記之所以謂七月者疏述異義謂以僖八年會洮六月杜會未還故七月禘魯應禘于孟月明堂位季夏六月是獻子欲以二至相當以天對祖失禮據此知魯禘本當杜巳月而後乃

改爲午月然總不出于夏不離于夏禘之意祭統獨偁大嘗禘嘗杜秋時則與明堂位雜記皆不合也此固不可攷矣而郝氏想入學必杜歲首遂謂魯禘杜春雖必以爲本于郊特牲祭義之文然實與王制祭統之謂夏明堂位之謂季夏雜記之謂七月日至者不合并與祭統之謂大嘗者亦不合何其謬欤況學記言卜禘卜杜祭前何曾謂春禘郊又以魯頌皇祖后稷爲亦言禘則何以不言魯僭禘文王而卻誣以僭禘后稷郊明堂位明言魯郊以后稷配天魯何曾

禘祭后稷耶毋乃既謬于論語又謬于禮又謬于詩
按至于其謂人情祭祖不應五年亦不應子孫不共
食則又不知周之大禘原非常禮不在正祭之數不
至五年之久則爲瀆苟非獨以始祖配則爲不專也
豈輒復經傳有所攷據能解經欤
改錯曰周公爲別子作大宗不敢祖天子而止父天
子不祖王季止父文王立廟于魯名曰周廟亦名出
王廟得用天子禮樂然而此名宗祭不名禘祭禘祭
不立廟而宗祭立廟魯立廟宗祭而後以此祭所自
出宗禘無別遂冒宗作禘　英按此說尤非也以功宗
而言魯以周公功相武王德輔成王貴爲三公親長
諸姬故同姓之國皆宗之謂之大宗猶可也若以宗
廟而言則惟周天子宗文王而魯則不得干矣魯
不爲大宗矣以魯有周廟爲大宗一謬也魯開國自
周公伯禽無應祭文王者君賜之祭乃得祭曲禮所
謂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是也然不立廟也以魯
有周廟爲禮二謬也又謂可得用天子禮樂三謬也
宗祭二字惟天子于明堂祭其所宗法之王乃名宗

祀宗祀即宗祭云尒魯安得有此名因誤解宗國字
遂誤會宗祀字四謬也魯禘亦在太廟非在周廟而
謂冒宗作禘五謬也圖河好與人違異曾何益于稽
古耶
然後知齊荅問曰明堂位所用多是前代之器不過
上公禮尒魯領周公皇祖正合明堂位所偁禘禮祀
周公皆不及文王則並未嘗祭文王也帥方蔚曰孔
子言魯之郊禘非禮即指所穀之郊與比于杞宋之
器物尒不待上干帝禮而後謂之非也　英按此說非
也魯郊雖止禘穀已爲非禮矣然其以后稷配不更
爲非禮之至耶至于魯禘之非禮雖經傳無祭文王
之明文然即明堂位有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九字
便是祭文王之明證也惟祭其祖之所自出方爲是
禘而周公之所自出非文王而誰耶明堂位但云以
禘禮祀其爲文王有不待言也若無文王何以
謂之禘禮耶若謂止用前代天子之器物則杞宋皆
然何以杞宋不聞有禘而獨魯偁禘耶惟杞宋但得
郊雖不得禘故曰不王不禘也然則明堂位明明言

禘禮祀周公即是明堂位明堂位魯廟用配文王之禮祀周公也用配文王之禮祀周公此之謂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也何得謂用前代天子之器便謂之禘耶且非特用天子之器不得謂禘也即春秋傳謂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如苟非配祭文王則雖用天子之禘樂而未用天子之禘禮亦未可謂之禘也若非祭祖所自出則為四時之祭夏曰禘之禘云尒諸侯原自有時祭之禘何以明堂位矜張而言之曰以禘禮耶如謂明堂位不可信則論語言禘兩章亦不可

信耶

四書典故精言曰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見于明堂位祭統實皆後人夸辭春秋成六年立武宮而明堂位以當武世室其言誕矣呂氏春秋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魯頌駉詩序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此一事而傳聞互異惠公不當桓王時故當以詩序為正因攷明堂位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即閟宮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也明堂位以魯禮祀周公于大廟即閟宮周公皇祖也春秋郊禘始自僖公之世而武宮又為行父所立則魯僭禮始于僖公明甚程子謂成王賜伯禽受實誤英按此說非也周衰而諸侯能有尊周室之功者莫如齊桓晉文然未聞桓文得賜二王之禮晉文請堅而不許矣若魯之惠公僖公何緣得有郊廟之賜安得因呂氏春秋世古鄭氏詩譜近正而于二書之說擇其一以駁去明堂位祭統之文耶呂氏所言周魯年代不合即鄭氏言季孫行父者亦因其曾有作武宮一事與閟宮詩所夸者似近尒左成六年傳疏曰文子追思輩戰以為己功作廟以告戰勝武公是成公九世祖廟毀已久今復立之為不毀之廟此正與閟宮詩攀援遥遥華胄以相耀者無少異也實則甚疏而不親甚虛而無憑後之人豈可為其所欺而且誤以為魯之郊禘起于僖公之世季孫行父所為耶惟是成王時于周公身後以賜伯禽尚為情理之所有而可信者也正不得以明堂位言既多妄又以僖公時所立之武宮而與成王所賜者聯言之亦屬下拔點為謬而于是并其不謬之言盡疑之也況祭

統一篇非漢人所能擬又何得因明堂位而亦累及之耶且詩謂詩序止言魯頌之作爲行父所請而已

詩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魯人尊之于是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固未嘗謂魯之僭妄始于僖公也何從而斷以爲自僖公始耶即閟宮但言魯郊夫曰禘也何得以問公皇祖句爲禘耶春秋傳亦但言行父作武宮未言郊禘也若因春秋傳記行父閟宮誇郊天明堂位及武宮遂推及魯禘俱斷以爲僖公之世始僭然則詩言乃命魯公錫之山川者亦將

謂僖公時始拓土而明堂位之所謂成王賜周公曲阜之地亦誤耶若謂春秋經文僖公以前未有書郊禘者自僖公之世始書郊禘以爲聖人親筆可證推原所以謂郊禘自僖公之故實由于此然而春秋之作古書皆謂孔子脩春秋未有謂補春秋脩者刪之改之也苟魯春秋原本所無孔子安得而增之若可增補則無夏五闕文矣閔公以前魯史未書郊禘豈得謂其時魯未僭郊禘耶春秋之法志而略凡書郊禘皆因其非時或卜過他故乃書之豈未有直彰明惡之理此閔以前之郊禘所以不能書也豈可因此而誤以爲魯之郊禘始于僖公且詩謂賜郊禘如杜魯僖前何以春秋僖前無書郊禘者然則僖時賜郊禘亦空見于春秋豈有賜郊禘如此大事而春秋亦不書并詩書禮春秋三傳俱無言及之者耶若非王命何以魯爲侯國忽有二王之禮耶要原其意始臣見三桓之立公廟季氏之舞八佾不由魯君命而遂意以爲魯亦無王命而僭郊禘尒而豈知陪臣以賤而效尤于上其勢順魯爲望國而掘端于下其勢

逆也陪臣日強以凌其上則易魯君積弱而欲矣有作爲則難也豈可以陪臣竊國柄之運會而揣疑以爲盛世必無過乎春秋傳楚公子設服離會鄭子羽以爲譏矣而何以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彼晉荀偃與宋以桑林響晉君比例則魯可比二王後矣此豈魯僖以後僭竊之事而鄰國能習爲故常如是乎又安肯謂諸侯宋魯于是觀禮乎然則謂魯之郊禘起于春秋僖公季孫行父之所爲毋乃後乎

或問禘之說

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疏曰聖證論以世是宗廟五年祭之名故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郊與圜丘是一郊即圜丘又曰張融以禘爲五年大祭又以圜丘即郊引董仲舒劉向馬融之論與王肅同英謂據此知禘爲宗廟五年祭者其說始于董子也郊特牲疏亦引董子則董子既以郊特牲之郊爲即圜丘非如鄭氏之以爲祈穀則董子亦必以祭法之郊爲圜丘矣豈有同一名郊而獨以祭法之郊爲非圜丘者耶郊稷既是圜丘則禘嚳自不爲圜丘而必爲宗廟之祭名矣集注所引陸氏說豈始于王氏耶

陸氏春秋集傳纂例曰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又推尊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疏遠不敢褻狎故也英按此說不兼是也猶謂未盡非也聖王之制祭祀既以神道事之而猶以人道事之自仁孝親而士大夫推考妣之心以及祖諸侯推祖妣之心以及始祖天子更仰體始祖之心以及所自出謂人道必有報本追孝之心也故禘也者非自恐追遠之禮未廣大而有

如無已也特欲始祖之安其心而爲始祖制斯禮今故斯大禘不可兼羣廟毀廟主也故斯大禘即以始祖配食于太廟中也陸氏但言不兼羣廟主者既不兼羣廟主則其不及毀廟主不待言也祫兼羣廟主者從羣廟推恩也禘始祖所自出者推始祖之恩也故曰仁孝誠敬之至也若有所兼則其心不專故不兼之說爲深得禘禮之意也然如謂既立始祖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則千古之上更有千古伊于何底乎

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注曰此禘謂祭昊天上帝于圜丘也夏后氏以上尚德英謂此說尚德是也圜丘非也虞夏禘黃帝者舜以堯得君統于顓頊顓頊爲太祖廟而以黃帝爲顓頊君統所自出故祭黃帝于顓頊之廟而以顓頊配之也禹承虞禪故亦如之此之謂尚德也若謂圜丘配食則下文明云郊嚳矣安得又謂以黃帝配食耶若謂郊嚳指祈

穀之郊不指圜丘則圜丘乃郊之大者亦亦穀爲郊之小者豈有小者反得郊之正名而其大者反從響人鬼之名而謂之曰禘者耶天無可名故祭天曰郊若從其主宰而以帝言之何其見之拘迫而不浩大乎禘之爲廟祭而祭法文在郊上者以黃帝在顓頊之前且黃帝爲無廟之神故先言之也虞夏既爲尙德則黃帝實爲萬代帝王文德之始祖故祭不可忘而鄭氏以爲配天夫明堂宗廟祭祀之所不及而一旦欲索之以配天毋乃瀆欤

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曰謂郊祀天也王者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孝經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

按此說尤非也祭法有虞氏禘黃帝夏后氏亦禘黃帝殷人禘嚳周人禘嚳此正祭其祖之所自出之一證也而鄭氏惑于緯書感生帝之說既于生民元鳥詩誤解而于此又及祭禮不知上古聖王雖仁孝誠敬能知始祖之亦有不忘其本之心而上古聖王之才固自神奇不測然亦何由而知己之不生于人而生于鬼神耶王者父

事天母事地鄭氏于穀之郊以天帝爲其祖所自出帝易父天爲祖天毋乃遠乎然猶渾而言之至謂蒼帝靈威仰則顯然于五方之中指實一人有形有名恬不爲怪即曰自古五人之中指實一人有形有名恬不爲怪即曰自古傳聞而古人亦何從知之耶聖王經傳而以虛辭傅會之何其拙乎且鄭氏又以禘嚳爲配圜丘昊天上帝矣后稷既是蒼帝所生然則禘嚳之嚳是何眷屬耶如果大傳所謂祖之所自出指天神而非人鬼則與大傳同文者更有喪大記喪服小記何以俱不明言而但隱于宗廟之祭必待漢儒方有此言耶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注曰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及始祖之所自出謂祭天也

按此說尤非也祭法禘郊連言故既誤以禘爲祭天至于喪大記喪服小記及此喪服傳皆以人事言民義而亦以天神釋所自出即以文情書法而論亦

無是理也何其謬欤

禮笺曰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楚語禘郊不過鬱鬯烝嘗不過把握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春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封羊擊豕夫人必自春其盛又曰天子親春禘郊之盛王后親繅其服其言禘郊與宗廟烝嘗對文明非宗廟之祭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禘郊繭栗烝嘗把握之文合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

事上帝與國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文合天地之祭名禘箸于茲矣其冬至禘昊天以嚳配啓蟄郊上帝以稷配魯語是以言周人禘嚳而郊稷冬至禘昊天國語謂之禘戴記通謂之郊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此冬至圜丘之禘通得名郊也大司樂圜鍾爲宮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鄭君釋天神地示人鬼三大祭爲禘謂祭天圜丘以嚳配之人鬼則主后稷既于圜丘之禘宗廟之禘區別不疑其釋喪服小記及夫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又以禘爲郊稷與大司樂禮人鬼之文違異如此此說又

混蒙禘名矣天子立七廟得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然不獨禘也諸侯有祫無禘故曰不王不禘周人祖文武祖之所自出稷也稷爲太祖廟立文武世室配之又下禘其四親廟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也天祭有禘名以別于郊宗廟有禘名以別于祫其祫此說非也天子之祭天也稟乎其難也故奉宗廟中最尊之祖以配之是以后稷祀于郊畏天之心也畏天則不得不勞祖也豈

藉配天以自尊其祖耶孝經謂嚴父莫大于配天乃後儒之文介然無論配天之祭云何而要必無以宗廟中祭所不及之鬼而憑空邀請以使之配天者也何得以國語禘黃帝禘嚳之禘爲禘黃帝禘嚳于圜上乎即以帝嚳言之若周人以嚳爲祖然周七廟中無嚳矣固以爲祖之所自出然鄭氏以禘爲祭天而謂無祭嚳于太廟之事矣若以爲兼廟嚳于大廟則其言岐矣嚳既爲無廟者又爲不祭于廟者然則此天子之于帝嚳爲誰乎爲所感生而以周祀祭之

圜丘斯何禮乎若以爲尊嚳則圜丘之祭不誠于祀昊天矣若誠于祀昊天則有求于嚳矣易曰無文而求則民不與也民且不與而況于神明乎況謂圜丘祀昊天上帝則以嚳配郊祀上帝則以稷配孝經又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一也而配者屢易毋乃褻天乎且漢人之解經者獲罪于天則更有甚者蓋以爲虞夏尚德故同禘黃帝也若殷周契稷皋與巨人同以嚳爲原夫之父也所以殷周同禘嚳云尒又以爲殷周各奉契稷之親父于郊則禘嚳必

是圜丘云尒何悖理若是原其故惟圜語之文之故圜語多可信而惟言禘郊處獨與諸經異其甚者則禘郊不過蘭桌柔嘗不過把握及則有全柔誠似與王制角蘭桌角握之文相爲證狀然竊以爲此正足以見禘嚳爲禘嚳于太廟而稷以配之非圜丘之謂也王者推始祖之心受子孫之追養而亦有不忘其本之思故祭嚳于稷廟而稷配食也王者事親如事天豈不可用全柔蘭桌于宗廟乎而不敢也必也祭嚳時乃用之善則歸親善則歸君之意也且全柔蘭桌稷固當配郊而與得嚳之矣及稷配嚳而卽以受

桌稷固當配郊而與得嚳之矣及稷配嚳而卽以受禮于天者奉之于其所自出卽周公巨豐不敢宿則禮于文王武王之意也豈可以宗廟之常禮繩之乎柔嘗則宗廟之常禮也故偁柔嘗以對大禘豈以柔嘗對禘之謂祭天乎若對祭天則當如下文云宗廟矣何以舍大言細而偁柔嘗耶明乎此則國語豈以禘爲圜丘乎況其謂禘郊而不曰郊禘者正以禘主于嚳郊配以稷稷不可先嚳也若謂禘是祭天則何以諸羣經皆偁曰郊而無有偁禘者耶其謂天子禘

郊諸侯宗廟者天子以禘郊爲大祭諸侯以宗廟爲大祭以類對舉非以天祖相對也若謂祭天則祭祖何嘗不自春其粢自射其牲乎至于圜丘與祈穀本皆名郊皆與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文毫無涉者也而鄭氏獨誤以祈穀釋禘其祖之所自出之文者正因謂稷生于蒼帝爲無父之人故于祈穀謂稷是祖蒼帝爲祖所自出矣若于圜丘則既謂嚳配又謂稷生于蒼帝而非生于嚳則難以云禘其祖之所自出也然以圜丘爲禘固有重祭祖輕

祭天之告猶可說云國語實然若以所報之郊爲禘則更無可說矣故榮齊謂魯穀不得以禘相混則得之矣然又謂諸侯有祫無禘故曰不王不禘周人祖文武稷卽其祖之所自出稷爲太祖廟立文武世室配之又下禘其四親廟故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始本誤于鄭氏禘祫論以禘爲七廟七處分祭之說欲禮爲公器武王生時固不妨豫爲世室之制然以稷爲卽所出帝以世室爲卽祖配之若然則禘與大祫有何分別何謂不王不禘

耶然則諸侯亦可以始祖爲所出以高曾爲祖而高曾配之矣何謂不王不禘并何謂諸侯無禘耶且卽四時時祫之常祭何其不然何謂不王不禘并何謂魯禘非禮耶春秋譏魯之禘羣廟爲失禮安得以喪服小記立四廟爲禘四廟耶惟鄭氏因不從先儒禘嘗稷配之說而苦于禘祫無別故巧借祫合祭之說而胡之謂禘則分祭遂與四廟共分析七處祭之強爲禘祫之異若然則所謂不王不禘者惟是天子分祭諸侯合祭別無他道而遂爲不敢干之大與耶況又謂凡祭皆然不得禘也然則喪服小記及大傳之文俱謬耶

春秋纂例又曰禮無說禘爲殷祭處則禘不得爲殷祭明矣或曰禘非殷祭則論語旣灌不欲觀何也曰夫子爲大夫時助祭歎其失禮也初酌酒灌地之時其禮易行旣灌之後至于饋薦則事繁而生懈慢故夫子退而嫌之英按此說非殷祭是也嫌懈慢非也鄭氏以祭法之禘爲圜丘之祭故以宗廟之禘爲大于時祭而小于祫若陸氏則因旣以爲不兼羣廟主故謂非殷祭尒固與鄭有別蓋殷字有羣衆之義禘不合聚羣神故禮無說禘爲殷祭處也爾雅曰禘大祭也然則非殷祭而實大祭也惟其爲巨典故僭之者其罪彌大而陸氏以孔子之歎因灌後事繁則反盡釋魯僭竊之罪而專重儀文何其舍本而求末欤豈知魯不王而禘雖極誠敬而不生懈慢孔子亦豈欲觀之者耶

五禮通攷曰禘字從示從帝帝者五帝也禘者卓帝之祭也諸侯不得祖天子則不得祭天子爲天子則

可以祭天子亦爲祖故舜爲天子祖黃帝不王不禘者不爲天子不得祖天子而行祭帝之禘禮也英按此說尤非也偶其祖之所自出者明乎非其祖也其與祖天子之義何涉乎非其祖而祭之者尚德之世以君統親親之世以推恩今若以爲祖則豈可無廟乎況祖天子云者因諸侯之所不得而言之非謂天子不可不祖天子也若必祖天子則商周何以祖契稷乎如有天下者祖非天子必享帝以成其祖何重勢位而輕德澤耶若享帝爲禘則文王未嘗改元偁王魯禘文王固猶是祭諸侯而未嘗祭天子也何以斷爲非禮耶

伊川程子語錄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是合祭之義禘其祖之所自出之帝以所出帝爲東嚮之尊其餘合食于前是爲禘也英按此程子說疑非也孝經曰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幽明無二理故雖始祖居七廟之最尊而不忘臣子之道焉此禘禮之所以作也程子蓋但以禮經言士大夫及高祖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太祖所自出以爲天子有加于

諸侯之祫而爲禘乃淺近之說不而不知禘者天子諸侯所同也合百世之推以尊卑以本始祖之尊亦天子諸侯同有之也若禘之祭所出帝則始祖實爲屈而不尊矣如若天子之禘即便是諸侯之祫祀惟有加禮焉而已則天子禘時所出帝在上而始祖與其餘羣主在下則始祖將與羣主爲昭穆之儕也雖同一屈也然獨屈太祖主以配食則可若使太祖主與羣主列昭穆並坐食則不可爲其有關于君臣之道也故知禘必不合食也況若謂天子有禘而無祫諸侯有祫而無禘則爲諸侯之祖者反得有獨尊之常南面于上子孫分列于下而其爲天子之祖者反不及焉惟四時之祭有獨尊南嚮然亦僅有六主配食而至于當毀與未毀合食之大典則既無南嚮東嚮之獨尊而又降與羣昭羣穆爲班次有是理耶若使始祖仍不失其尊位則又必爲四有二君之象也有是事耶故知禘非即大祫以加禮者也程子謂天子曰禘諸侯曰祫毋乃謬欤不惟是也凡祭不知神之所在故有元酒在室祼鬯醍在堂詔祝于室坐尸

于堂血毛詔于室奠定詔于堂詔事坐于堂注謂朝事延尸于戶南布主席東面取膟膋燔洗肝燔之人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于主據此知詔神于室之時室中無尸無主但設几筵故俾神也注又謂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此說非也大司樂所謂尸出入者始謂大祖之尸既灌則自室而出坐于堂卒食則大祖尸先入于室此之謂出入也若謂七廟七尸又大祫羣主之二尸而屢出入于堂室此何禮耶況大祫主數十而羣

尸出戶而主不動故云詔祝于室坐尸于堂堂上有尸無主此說非也祭時主爲尸爲輕祭貴嚴肅主豈可屢遷則室中無主無尸正合陰厭幽陰思戚之淡意若陰厭有主則陽厭又將遷主豈情理耶若謂堂上有尸無主將見此尸爲誰耶尸而離主即謂他人父也俎豆之事則疏所謂兩處設饌者也蓋自太祝迎尸入廟而後皆始祖之尸與主出堂而與羣主羣尸合食焉至旅酬六尸時則始祖已退安于室而羣主羣尸皆不入于室也若謂羣主羣尸盡遷而入于室室中豈能容乎凡此天子之時祭及大祫所宜然也至于天子之大禘其壯室壯堂當亦無異蓋始祖尸主出堂迎所出帝尸主南面而始祖則坐面嚮也所出帝尸出廟門而後始祖入室也程子沿公羊注禘祫志說亦謂所出帝東嚮爲尊豈禘全于室中行事耶抑堂上亦東面爲尊耶漢儒泥于特牲饋食少牢饋食遂以推天子諸侯宗廟之祭亦尸主皆直祭于室中而不思其不能容也毋乃謬欤

王制天子犆礿疏引鄭氏禘祫志曰祫祭于始祖之廟毀及未毀廟主皆陳始祖廟中始祖面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孫爲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面爲上禘則太王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于文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于武王廟武王東面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祭四親廟英按此說尤非也有國者所理廣矣故四親廟鬼受子孫之享不忘其先體此意以制爲大祫而諸侯

之始祖獨不能推恩于所自出者象諸侯雖有國君之尊而不得有為也有天下者所治益廣故不惟四親以上之就主得禘郊即二桃廟鬼皆得遂其水源木本之思而天子之禘已非諸侯之所及且即始祖之遠亦得上推于其所自出所以象一人之以孝治天下而至尊者之上更有其所事者焉而天子之有禘尤為諸侯之所不得干惟天子既有大祫而又有大禘也鄭氏未達此意故誤以禘所自出為圜丘之祭而以宗廟之禘亦自始祖而止並不及始祖以上即此而論祭法所謂問人禘嚳而郊稷者本是一禘郊而鄭氏移禘嚳為圜丘仍以郊稷為祈穀則鄭氏增出一配天有嚳之郊也鄭氏以禘嚳之禘為圜丘而以廟中之禘為無所自出之帝則鄭氏又增出一禘小于祫之禘也鄭氏之謬已多然終亦自覺其難通故強分禘祫之無別而謂禘則文武以下各領一昭一穆使文武以下至于禰俱不得入太廟又使一少昭主一少穆主又少四親使一祭而七處行之且使后稷文武但知樂子孫不知祖考何其謬之

至此乎原其敝蓋因譚審昭穆之說致之也然不思禘禮起于虞夏豈豫為後世排昭穆之地即問之禘禮武王時已定此時豈有文武以下之昭穆然則周初之大禘更與大祫有何分別豈惟是六廟主不與毀廟主合食便謂之禘耶至于祭必于堂堂以南面為尊東昭西穆安得以西為上而北昭南穆如室中之位次者耶古人命名昭穆之義豈謂祭位常在室中耶

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注曰天子先祫而後時祭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礿以禘為殷祭也

按此說非也大祫本是三年一祭而注謂三時祫則鄭氏于大祫已謬然即以時祭言之經本言每歲而鄭氏誤謂凡祫之歲則以為但有大祫而無時祫矣經本言殷禮礿用犆禘嘗烝用祫即時祫也而鄭氏讀破句別祫于時祭之外則其以時祭為各廟祭矣既以時祭為各廟祭于是而遂以大禘亦為各廟祭以別于祫禮矣實為誤解禘禮之所出來欲蓋聖王之盛世海內之

萬殊萬分者自然合而萃于一焉治天下如此廟中亦如此故易曰萃王假有廟及世之將亂也分者不能合卻本合者亦必分而後已焉大禘雖無合祭然能知大禘之禮則凡大祫時祫之禮皆可以如示諸掌矣鄭氏以大禘與時祭爲皆七廟祭之可不謂之不知禘之說者欤

春秋纂例又曰注家妄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且祫祭之時固當先陳設座位位定之後乃灌以降神何得先灌然後設位乎述祭統者不達聖人掩君惡之意遂云明乎禘嘗治國如指掌假令達于祭禮亦僅表中一事尒若別無化理之德何能治天下

按此說尤非也孔子所謂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者謂中古造此禘禮之人及後代帝王能深知此禮之精微處者也能知此禮之精微處則必有理化之德矣豈指能數其典能習其儀者耶陸氏辨禘極合何又于論語中肅而疑之耶既灌章注曰孔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也故與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會于太廟灌者酌鬱鬯灌于太廟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此說禘祫無別固謬至于設位及灌酒降神之先後雖無可攷然以禮意求之則固必先灌而後定位者也如大禘之祭帝嚳也非周人之攀援于嚳也推后稷之心而不得不爲之也猶之虞推顓頊之心而不得不爲顓頊制斯禮也然則一獻之酒灌地求神者豈非后稷之尸灌之以求帝嚳之神乎蓋于稷尸灌酒之時有司已設嚳位于堂上矣以爲帝嚳之神來降矣又如時祫之合六廟主也非制禮者恐祭者之煩亂而務爲簡易也推祖禰之心不欲

各自獨享也又推始祖之心不欲獨尊也然則一獻之酒灌地者太祖君而主矣六廟主臣而賓矣太祖君而主六廟主臣而賓豈非太祖之尸受獻而灌地以求六廟之神乎蓋當太祖尸灌酒時祝乃迎六廟尸于廟門外而六尸于是入矣又如大祫之合毀廟六廟主也非制禮者之務爲廣大也推祖禰之心亨其奉而猶有所未安也必及于去祧去壇去墠者焉推始祖之心獨亨而未安也必及于己身以下焉然則一獻之灌太祖君而主毀與未毀皆臣而賓毀廟

主雖多固有穆爲昭穆二尸者也二尸之入非猶之六尸之入乎然則設位之定當以與尸入門同其時矣始祖之壯七廟中君象也六廟主雖鬼神也而猶行臣子之道也始祖之壯太廟主象也羣廟毀廟合享猶行賓主之道也而何況帝嚳爲無廟之鬼不尤爲有賓道之甚者乎而謂可無太祖之尸之求之而貿然來前爲不速之客乎注謂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雖孔氏未必以爲始祖灌求他神然其先後之次則固已甚合而不紊矣但其謂酌灌于太祖地則

可灌人則豈可言灌乎或此灌字乃獻字之誤文未可知也本謂獻之于太祖之尸知其意欲降他神也而陸氏反謂位定後灌何其謬欤原其意必以祭之七獻爲七次飲酒而以灌地降神爲尸之自降其魂魄也有如禮運以降上神與其先祖薦曰當灌之時衆尸皆壯太廟中依类而灌所灌鬱鬯是爲一獻也信如此言王既入廟將祭而未行事而七廟七尸已齊齊整整立于位所惟待子孫之酒食是何氣象耶夫尸者神象也既以爲神象而神乃自求其魂魄斯言可謂知幽明之故者耶即使謂尸稱虛象而其神必求之天地間則亦當主其祭者求之豈有王酌酒以獻尸使尸自取己神耶則灌之爲大祖尸灌酒于地以求合食之鬼斷無疑也如謂太祖求所出帝則宜以太祖而求于孫則不宜則試思三禮所言君臣之儀何一非君唱而臣從之者耶蓋臣子之道不命之入不敢入不命之食不敢食天先乎地陽先乎陰太祖之灌豈可少此一節乎自漢以來始皆以爲主祭者一心感格故毀與未毀之主及尸早已安排殊不萃聚祖考之歡心全在此一灌故曰獻之屬莫重于灌亦惟灌壯將祭未祭之間故既灌然後迎牲亦惟尸以君與夫人所獻者合灌故曰灌以圭璋用玉氣也亦惟羣神未萃猶用詔告故曰殷人尚聲臭味未戚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也故曰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如一獻即壯正廟中[illegible]謂之先求即孔氏未明

知此爲遵循典法壯下者安然若天地祖宗則一人之所聽命也故祭日有卜祭尸有卜不敢專也正惟萃聚祖考之歡心全在此一灌故曰獻之屬莫重于灌亦惟灌壯將祭未祭之間故既灌然後迎牲亦惟尸以君與夫人所獻者合灌故曰灌以圭璋用玉氣也亦惟羣神未萃猶用詔告故曰殷人尚聲臭味未戚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也故曰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如一獻即壯正廟中[illegible]謂之先求即孔氏未明

禘祫之禮然既灌之後四字猶爲隱然得合者也而
陸氏謂位定後灌毋乃謬之又謬欤
商頌元鳥序箋曰古者君喪三年畢祫于太祖明年
春禘于羣廟疏曰鄭作魯禮禘祫志云閔公二十一
月禫除喪夏四月祫五月禘經言吉禘于莊公僖二
年除喪祫明年禘五年再殷祭六年祫故八年禘經
曰禘于太廟文二年祫經云大事于太廟宣二年除
喪祫明年禘五年而再殷祭六年祫故八年禘經曰
有事于太廟昭十三年會于平邱不及祫明年乃祫

故十五年禘經曰有事于武宮傳曰禘于武宮三十
五年傳禘于襄公此則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于茲明
矣魯王禮也以此相推況可知英按此說非也說文
解字弟一曰禘諦祭也從示帝聲周禮曰五歲一禘
祫大合祭親疏遠近也從示合聲周禮曰三歲一祫
據此知禘五年祫三年原是周禮而至周末時禘祫
名義相借而紊然所謂禘祫者蓋必仍舊五年惟周
自爲之諸侯不得爲魯則禘文王然亦卽于三年大
祫之祭而加之以文王而已于是而凡祫皆名禘矣
卽無文王亦名禘矣卽喪經之祫亦名禘矣卽每年
時祫亦名禘矣故春秋所見者多名爲禘而實則是
祫也鄭氏以春秋諸侯三年祫而僭禘名者認作五
年之禘故于春秋添出禘前之祫何所據欤且春秋
又有非祫非禘但用禘禮禘樂而亦名爲禘者鄭氏
見春秋傳禘于武公禘于襄公之文不合于禘又不
合于祫遂謂禘于羣廟又何所據欤蓋凡此三年五
年之數當從開國之君元年數起方爲繼體之道而
鄭氏以三年五年每一君自起數必無其理況不惟

不承先君之年數并上借蔡年以足數不更悖于
乎至于終喪祫祭如閔二年吉禘本在三年一大祫
之外而鄭氏亦并合爲一春秋閔文皆二年禘此不
惟祭失禮而且短喪矣如君薨于正月則必新君二
年五月方得行之閔公猶借薨年之月文公并冒薨
年之年而鄭氏凡計魯君之禘皆自二年算起以二
年五年八年十一年十四年十七年二十年廿三年
廿六年爲殷祭之年而不知春秋以非禮而書如閔
文皆書二年某月皆譏其短喪也然則其餘雖有偶

合何足以爲典要耶原其誤蓋始于公羊氏傳及注也公羊文二年大事于太廟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五年而再殷祭據此知以年計祫始于公羊氏也然絕未嘗言禘也此但解經文大事二字之典而未暇及祫禮之是非也而況于禘乎是公羊傳原未誤也惟注則曰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祫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據此知糾合禘祫爲春秋從證者始于何氏也然何氏實已誤注此公羊氏之文矣公羊氏之所謂殷祭正指大祫言之而非

兼禘而言也祫則可謂之殷祭禘則爲大祭而不可謂之殷祭也乃公羊氏必曰五年而再殷祭者因經文是二年不是三年故以二年加三年爲五年而再大祫也自後儒謬解爲一祫一禘凡總計五年而再殷祭而何氏遂云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祫則既誤以禘爲殷祭又誤以禘祫爲相承作數也至于鄭氏不能正先儒之謬而且承而襲之悉于春秋之書禘書大事書有事者每于前年增一祫豈非因五年而再殷祭一語誤解爲五年中一祫一禘之故耶然

即何鄭二氏已不能合如此矣[illegible]年祫十八年禘二十年祫故何氏之意如此而[illegible]禘祫十三年不及祫明年乃祫故十五年禘又曰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于茲明矣鄭氏自言如此然則鄭氏之意十三年宜祫十四年不宜祫十四年宜禘十五年不宜禘十八年宜祫二十年宜禘也然則此謂十三年宜禘彼謂十三年宜祫此謂十四年宜禘此謂十八年宜禘二十年宜祫彼謂十八年宜祫二十年宜禘其相齟齬又如

此然要之春秋所書乃壞亂之禮何足爲證耶漢書韋元成傳曰劉歆議外傳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高曾則月祀三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徐氏初學記引許氏五經異義曰歲祫于壇禘及郊宗石室其謂據此知天子之終喪而祭亦名禘也又知春秋魯君終喪而禘亦爲僭天子之大禮也先王善則歸親受享壯廟故享貢王本皆以祭言時者春秋力詆矣來朝之類也歲者二年五年之類也終者一世也此所謂大禘者又引二年

祫五年禘之外於喪而祫太廟新君始受必稟命于所尊者也壇墠者毀廟主之別名也始宗者后妃主之別名也義專于毀廟故偁壇墠喪終稟命義重于太廟故偁郊宗后室也此與五年一禘之禘無涉亦與明堂之宗祀而誤偁禘者無涉也若新王初祭即及于始祖所自出是無緩急倫次矣若大禘大祫之五年三年不上承先世之年是非繼體矣此雖繫于新王世次然但宜偁終禘不宜偁大禘劉氏謂大不亦謬欤

經句說 卷二十二 四三

公羊文二年傳大祫也注曰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 英按此說非也功臣皆祭者惟明堂之宗祀則有之夏官司勳曰凡有功者祭于大烝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春秋傳曰問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蔡氏明堂月令論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凡此皆明堂之祭所偁宗祀者也宗祀者天子朝諸侯于明堂因朝而祭其祖宗之有功德者以爲諸侯之師法謂之宗祀予是而以其功臣從祭故曰功臣皆祭也其與丘光輔其祖所自出者毫無涉[illegible]

及契之祖則非祭嚳之例也司勳謂大烝洛誥亦謂烝祭歲則非春禘大嘗禘李夏六月七月日至之例也漢儒誤以清廟爲宗廟又誤以宗廟偁明堂遂以爲宗廟中有功臣從享如長發序曰天命玄鳥以宗祀焉大禘毋乃謬欤

周頌雝序曰禘太祖也箋曰太祖謂文王 英按此說文王是也太祖非也雝詩祭忌日也武王既爲天子之後毋當穆考之忌日祭于禰廟而歌此詩也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故其辭抑而不揚哀而不樂者也忌日祭而有辭公者即國語所謂日祭也自漢以來亦未有知日祭爲忌日者然劉氏謂祖禰則日祭蓋隱然有此意者矣逮事王父母則諱王父母祖禰皆有逮事故諱言祖禰也日祭之上文曰侯服者祭而詩啓曰即日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忌日祭之證一也曲禮曰父曰皇考而詩曰既右文考曰假哉皇考此文王忌日祭之證二也統于所尊則偁皇孫表畢初祭則偁皇子

經句說 卷二十二 四四

此詩曰綏予孝子。近于成王之祈格。此忌日祭之證三也。祭必備物。而此詩獨備於薦廣牡。此忌日祭之證四也。文王事紂者也。則文王爲紂之人。盡宣哲之才也。故曰宣哲維人。文王嘗伐密崇。則文王爲面方之君。兼文武之功也。故曰文武維后。文王親民如傷。天心亦爲之安焉。故曰燕及皇天。文王有安民之功。故偁烈考只自明堂宗祀之外。無專祭文王者。而此詩全偁文王之功德。其辭又偁烈考。此忌日祭之證五也。太姒亦有文德。故偁文母。因考及妣。依然孺慕。此

忌日祭之證六也。武王年六十而伐紂。有天下而但此詩故曰綏我眉壽。亦因念文王之享大壽而及己身。此忌日祭之證七也。禮謂祭有祈焉。又曰有禱焉。又曰忌日必哀。凡皆一廟獨祭。其餘雖春祠。間亦用禴。而不犢。而此詩獨祭一廟。此忌日祭之證八也。凡大祭必于堂。若忌日祭則宜安之于奧。主在室面。故曰既右烈考。亦右文焉。此忌日祭之證九也。肆祀以上。知其爲新有天下之象。假哉以予。知其爲思其居處。思其笑語之情也。其爲武王祭文王之忌日又何疑乎。論語謂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據此知雍嘗佐徹祭之樂章。然杜武王時。必不以爲徹詩也。以爲徹詩者。蓋必杜成康以後。因詩中有皇考文母之文。不可以泛用。故雍章取義。或竄取其數句。故相維辟公兩句。亦杜徹詩之內。非必竟歌全篇以徹也。若序以爲禘太祖。如禘太祖。則詩當言后稷而安得獨言文王邪。若謂祭法偁祖文王而傳會明堂有禘。則明堂爲出政令之所。安得有亦右文母之文。若謂春秋之吉禘。則哀慕未忘。安得有綏我眉

壽之文序及箋皆以爲大禘之詩。何其謬欤。朱子語類曰。祖宗以來。千數百年。祇是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止是七廟。然聖人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祇得附于始祖之廟。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英按此朱子說疑非也。樂記曰。大禮必簡簡者精。當切實而極平常。無奇。所以謂之中庸也。若謂禘之作。聖人以七廟爲猶未滿。而更推而遠之。則禘爲窮高極遠。窅冥昏默之務。聖人豈爲之欤。

故卽如祭品而言。國語周語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楚語曰禘郊不過蘋蘩。據此知禘禮如事天。有異于宗廟之禮者。如以七廟爲未足。乃加而足之。則全烝蘋蘩何不卽用于祖廟。而必獨用于無廟之鬼。悉于祭廟之祖。靳而不與。耶。以是知不以所出帝爲祖也。禘者推始祖。報本之心也。其用全烝蘋蘩者。天子旣吳天其子之矣。全烝蘋蘩亦可以爲天錫矣。而猶不敢也。使若始祖之物。焉以小喻大。猶之洛誥曰。伻來以圖二卣曰明禮。予不敢宿。則禮于文王武王。同

此意也。己欲報本。則知太祖亦思報本。敬其所尊。非以爲祖也。豈非切實而無奇歟。孔子言治天下如掌上。而朱子不以平近言之。毋乃失之高遠歟。

春官大宗伯曰。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注曰。肆獻祼饋食。杜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先灌後薦腥。薦孰。于祫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祫言肆獻灌。禘言饋食者。箸有黍稷互相備也。英 按此說非也。廟享有六。大祫杜四時中。一曰祼享。五年一大禘也。以獻尸灌爲重。故曰肆獻。

肆大也。二曰食享。祈禱及忌日與月吉告朔之類也。以食爲主。有饋而無灌。故曰以饋也。三曰春享。四曰夏享。五曰秋享。六曰冬享。每歲四時皆祫也。若當三年大祫之歲。則三時時祫而一時大祫。故此六享。省大祫之文。以其卽杜時祫中。不得別言也。四時分言。而不省文者。以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腥膳膏臊之類。不得合言也。若謂肆獻灌指祫。則大禘與時祫。何一無祼謂饋食指禘。則凡祭何一無黍稷。何以大祭反稱饋食享耶。

春官司尊彝職曰。凡四時之閉祀追享朝享。注曰。追享謂祫禘也。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受朝政于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英 按此說朝廟是也。請禱告朔非也。追享有二。一則大禘之所出帝。一則大祫之毀廟主。本非所享而猶必追而享之。以順祖考之心。故曰追享。朝享有二。一則會同于明堂而祭文王。及宗祀文武于明堂以及功臣。皆因朝而祭者。一則諸侯來覲于禘之常禮。亦因朝而祭者。故曰朝享也。其先言四時之閉

祀者承上祠禴嘗烝而言如祭義謂春禘王制謂夏禘而大宗伯及此皆謂春祠夏禴則祫禘即社春夏矣司勳謂大功祭于大烝則明堂之祭社冬矣故曰四時之閉祀也若以追享爲禱請則既日禱請自義不主于追遠矣何足以當追享耶至于閏月猶朝于廟則以月計之事矣何得以月計者言乎以時計者耶

寧媚於竈

月令其祀戶注曰凡祭五祀于廟有主有尸皆先設

席于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禹祭黍稷豐因祭醴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疏曰皆中霤禮文其祀竈注曰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陞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其祀中霤注曰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祀中霤之禮設主于牖下他如祀戶之禮其祀門注曰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他如祭竈之禮其祀行注曰行在廟門外之禹爲軷祀行之禮北

面設主于軷上他如祀門之禮集注曰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于其所然後迎尸而祭于奧英謂據此知奧竈即是一神而賈則借以爲君與權臣兩人之喻也奧爲尊處故以喻君而當時諸侯各君其國士皆擇君而事正如奧之神非一人而其尊則同也當君弱臣強之世與奧之無能爲亦同也孔子此時去魯而至衛亦如奧之神非一人矣惟竈司人飲食非中霤門戶無權力者可比故賈以自比也至于五祀之神其尊卑相埒而戶中霤獨在堂室之奧其餘三神皆在門室之奧者以其神之所司或在此或在彼必因其所近而祭之非區別之也但中霤禮文既逸有誤文尒

尚書大傳鴻範五行傳曰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牲先脾設主于戶仲夏之月御明堂正室牲先肺設主于竈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牲先心設主于中霤仲秋之月御總章正室牲用肝設主于門仲冬之月御元堂正室牲先腎設主于井白虎通五祀篇曰大夫以上祭之故春祭戶戶者人所出入亦春萬物始闢

戶而出也夏祭竈竈者人所以自養也秋祭門門以閉藏自固也冬祭井井者水之生藏杜地中六月祭中霤中霤者象土之杜中央也故月令春言其祀戶夏言其祀竈秋言其祀門冬言其祀井英謂據此知月令其祀行行本作井也然禮記冬祀行固誤而尚書大傳白虎通皆曰春祀戶亦誤也戶當作行行當作井也月令之爲書不足據以攷古禮然古者固有五祀之禮見于曲禮王制禮運祭法詳于書大傳白虎通月令即襲書大傳之文而分演之然其誤文則

爲仍祭法之誤文也祭法惟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此一戶字不誤而其上文曰戶字當作井字因此庶人立戶之戶字而上文本當作曰井字者亦誤井爲戶字也門戶二字之義大者爲門小者爲戶門戶爲門一門爲戶則既祀門不得又祀戶惟庶士庶人之家雖或有兩戶之門而形制狹小僅得謂之戶故不謂之祀門而謂之祀戶也有寢而無堂故無中霤無唐賢闈衖故無行數家同井故無井惟竈有之故或立竈也傳寫祭法者既誤曰井爲曰戶兩傳寫月令者不知從而襲其誤于是春當祀行而誤作祀戶冬當祀井而誤作祀行遂致井祀缺數叠複祀門矣然其所以誤祀行爲祀戶者亦有故正以其祀行原杜室之戶內者也因祀行之處杜戶內或遂誤偁祀戶遂寫作祀戶也不知祀行之所以杜戶內者以行爲往來之路原無定所則惟從其行之發逝處祀之而已論語曰誰能出不由戶禮器曰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則可知由道路之終始皆必杜戶之內戶柢所經由而非其物也凡行者必由戶故祀行而出者耶乃誤字已成儼然春戶冬行矣于是注謂軷祭行神于廟門外矣殊不知此五祀皆家中之神與問禮軷祭行神者何涉耶冬祀行注引逸中霤禮文曰行杜廟門外之鬲爲軷壤厚三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軷上逸文不可攷然此三軷字安知非本是竈陞之陞字鄭氏既不知冬祀井之誤爲行字則勢必改陞字爲軷字而後已也竈陞

者竈遲也竈有陞者焉土高則能使汙泥不入井也又以井不在屋內若祭時徒然布筵恐其泥汙故于井旁砌使畧高故壤厚二寸也使可陳鼎俎酒食故廣五尺輪四尺也蓋國門外祖道軷祭築土似之故鄭氏于此中霤逸文改陞爲軷

軷然若戲時之祀而行爲道路行神則門亦城門郭門耶祭法已明云國門國行當別有使人攝祭之典如下文使有司新祀四海名源川澤井泉之類若五祀則王所自祭者也但當一時一祀一歲五祀而月令謂十三祀則謬矣且井之所以不可缺而不祀者以五祀應五行五行豈可無水耶若謂祀行與冬令何涉耶惟春爲天地通達之氣王者祭行以順之故不祀行則已祀行安有不祀于春而祀于冬者耶冬令閉塞而以祀行豈非逆天軷既誤祀行于冬又誤

效庶士庶人之所祀者而祀戶于春將以爲戶主于通達故祀于春然則秋祀門何以又主于閉藏也豈春則開戶秋則閉門耶一戶開兩門閉邪小者開大者閉耶杜內者宜開杜外者宜閉耶戶雖司闔闢如曲禮謂戶開亦闔戶闔亦闔然戶之所以設者正以止閉爲義故禮運曰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春秋傳曰屈蕩戶之皆搊阻之義也豈宜祀于春耶至于書大傳白虎通皆出于呂氏之後則行亦誤戶固宜然井字皆不襲月令誤者蓋當時古書尚有未佚二書所本非一兼取則襍也然既祀井矣則行當祀而終不一祀門既祀而又再祀不更無謂耶

羣經宮室圖曰月令注引逸中霤禮云祀竈先席于門之奧孔疏謂門之奧謂廟外面室之奧竊謂禮文明曰門之奧則即指門之面南隅也祀戶于戶內故席于室中之奧祀竈于門外東方祀門于門徧祀行于門外之面故席于門中之奧奧以東南隅言不必泥其爲室中之名而以謂面室之奧也英按此說非也竈門井三神所司皆在門外故就近祀之然亦必于面壘之奧所以安之也豈有祀于門內者耶

祭器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忌逆祀而弗止也燔柴于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注曰奧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饋爨爨

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者失之疏曰奧祀竈神其事大爨祭老婦其事小異義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鄭駁之云祝融是五官之長祀于四郊如鄭此言祝融是五行之神奧者正是竈神老婦配之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三者不同五經異義疏證曰鄭駁異義許君引大戴記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是小戴作奧大戴作竈祭竈必迎尸入奧故竈誤奧老婦先炊以配竈神故竈亦可言老

婦之祭尒不如從大戴作竈英按此說作爨是也作竈非也逆祀指弗忌若燔柴失禮與弗止逆祀則專指文仲文仲既誤以爨神爲竈神又誤以竈神爲火神而不知其爲老婦也故有燔柴之失祭義甚明而後世猶有如古周禮說者仍以祝融爲竈神而不知如果祝融則何以謂臧文仲安知禮乎又有如大戴禮記者以燔柴于奧作于竈即鄭氏所謂或作竈者此也而不知如果是竈神則何以盛于盆尊于瓶乎所以鄭氏改小戴之奧而不從大戴之竈也而陳編

輒則又以爲竈易誤奧竈亦可偁老婦之祭然偁名以尊者爲主不得以所配偁且疏謂祀竈以老婦配之則竈神未必是女子苟非女子則其配食者何得以老婦並男女有別幽明異理耶此疏之誤習焉不察何反用之以證大戴作竈之義耶蓋此所謂先炊老婦者即特牲饋食禮所謂舊饋者也特牲注曰舊說云宗婦祭饋爨亨者祭齊爨用黍稷而已無遭豆俎據此則可以知饋爨惟其爲老婦故宗婦獨祭之然其神甚卑未可配竈神而竈神亦卑不應有配

食況配以老婦乎若王氏家語注謂老婦主其祭則老婦即指宗婦而言尒然竈神雖卑不得謂竈神有盛于盆尊于瓶之時也且何又謂燔柴于竈耶皇疏曰樂肇曰周室衰弱權在諸侯賈自周出仕衛故以自解英按此說非也當時秦楚吳強齊晉已弱而況魯衛安能比竈乎

日知錄曰奧何神哉即竈之神時人謂媚其君者將顯于朝廷之上不若逢迎于燕退之時注哲而三之未合語意英按此說非也當時諺語以意不以辭後

世本當以意得之。如謂與生公言。童比入告。傳授秘法。則正容解謝可也。聖人辭氣從容。苟非實以權勢自炫。孔子猶不斥言也。謂注朱冷、何其謬歟。

四書典故辨正曰。羅整菴困知記云。始疑之。謂指南子而言。觀所謂天厭之者、即獲罪于天之意、英按此說尤非也。學者由不知子見南子之事。故自史記以來。誣聖已久。此答賈又有天字。遂以爲亦例誓辭。毋乃淫欺。

射不主皮
爲力不同科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哀公問社於宰我
管氏有三歸
邦君樹塞門
有反坫
儀封人請見
子謂公冶長
非其罪也
子謂子賤
賜也何如
子使漆雕開仕
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
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

吳邑吳英學
男志忠校字

射不主皮

注曰馬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也鄉射記曰禮射不主皮注曰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英謂據此知此主者猶云專尚也皮者猶云矢鏑到皮也主皮者猶云專尚矢鏑到皮也鏑到皮則皮爲之傷矣至于不之爲言則猶云不依他樣也凡事有質有文射而矢鏑到皮乃謂之中射之質也射而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後求中射之文也主皮之射有質無文射不主皮文質彬彬者也顯馬氏謂中質則不知中者乃正鵠而非質鄭氏謂大射賓射燕射亦舉其概云尒禮經釋例曰大射之侯有皮鄉射之侯無皮何故謂之主皮言皮者謂不失正鵠也布侯謂之正皮侯謂

之鵠鄉射用布侯而云主皮者舉皮以賅布亦散文則通之義經例往往如此也 英按此說是也古經散亾鄉射記禮射不主皮句必是古經文而不知其爲何經卽論語射不主皮四字亦不可攷其所引何經也葢此射字不惟不拘于大射鄉射亦不拘于賓射燕射以及州長以禮屬民于州序之射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之射又如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書于王而升之司馬諸事之射皆無有不用虞廷

侯以明之之法總可于射不主皮一言以蔽之也鄭氏注鄉射記謂禮射謂以禮樂射大射賓射燕射是猶止泛言其概而有所未盡況謂專以一大射專以一鄉射言乎孔子之言固必引古禮文而鄉射記偶與之合孔子豈專爲鄉射言之欤當時專尚不專尚每以皮統布卽鄉大夫職與鄉射記皆有主皮字豈專爲大射言之欤

禮經釋例又曰周官鄉射五物一曰和二曰容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于禮也是第一次射三曰主皮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貫不釋葢取其中也故謂之主皮是第二次射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者卽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既取其容體比于禮又取其節比于樂也比于禮故謂之和容葢如前三耦射也比于樂故謂之興舞葢取其應鼓節也故前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是第三次射 英按此說是也和者顏色善也容者有儀體也自漢以來從未有知其爲複言之和容卽和容者

也故強以和爲心和殊不知內志正外體直秖言觀德之淡反求諸己豈詢賢能者以心爲外驗之一物乎不惟是也鄉大夫之職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葢前期詢于下謂猶有賢能遺者否而又一日以禮射攷驗其所舉者也注引鄭司農及自注皆以五物爲卽賢能之事且以爲卽射時詢之豈非誤于射義射于燕相之圖之僞文欤此五物秖六藝中之一射尒而乃以鄉三物并十八物傅會之毋乃謬欤

鄉射記曰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射者降注曰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于獲也尚書傳曰戰鬥不可不習故于蒐狩以閑之也凡祭取餘獲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鄉之取也于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于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于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欤

英按此說主皮是也引以釋記非也主皮與不主皮統計經

傳所言約略各皆有三如鄉射大射之誘射非射之正也至司射請不貫不釋是即所謂主皮也然尚非禮之所重也至司射請奏樂曰不鼓不釋則全是不主皮禮射之所重在此矣推之賓射燕射當亦如鄉射大射二禮文矣故燕禮曰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外此又如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之司馬必有射以及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州長以禮屬民于序諸射雖輕于大射賓射燕射然鄉大夫五物亦曰和容興舞則其義亦不甚異可知也凡此禮射皆于不主皮之中而有不殺皮一語可爲一言以蔽之者也若夫澤宮班禽之射更爲禮之細矣前無誘射後無備樂不貫不釋而已謂之爲主皮可也然而不可以之爲鄉射記主皮之射者云云之證也鄉射記之所謂主皮蓋直以試功習武之射言之舉一皮以該革甲椹質之屬者也所以知者以其謂勝者又射不勝者降而知之也頒禽者惠下也惠下宜均若勝者又射不勝者不得又射則禽皆爲多中者所取而不勝者不得取一禽而歸矣則惠皆及于有力者不少及于無力者矣沾惠何不均耶所謂頒禽隆諸長者其若是邪是可知鄉射記所云乃專指習武之射故不勝者降而不得復升射將以使退而重自習練俟下次再試之也勝者復射將以較彼此所中之多少也鄭氏混合而引以相證毋乃謬欤且書傳既自云揖讓之取則未必無侯矣即于所取示之以禮則亦不得謂非所于行禮矣

以傳釋記豈相合歟蓋凡三禮之所謂禮射者皆本乎虞廷侯以明之之法也自漢以來始未明所謂禮射不主皮者專指禮射之正義而言其概也若論其事則不主皮之禮其閒亦不殺主皮也若非不主皮則有質而無文若殺主皮則有文而無質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虞廷以此教民者也故禮射于請奏樂之後其射者之發矢必先合于志正體直循聲而發之道而後發矢而矢又與正鵠相對斯卽爲中矣不必矢鏑到皮也志正則顏色和矣有容儀

則體直矣若不能合于內正外直循聲則雖矢鏑到皮亦不鼓不釋矣若雖合于正直循聲而與正鵠相拒太遠以及射獲獵獲揚觸相復之類則亦不釋也此之謂射不主皮也若扛釋獲之後未用樂之前則既必志正體直又必矢鏑到皮此扛周禮鄉大夫文謂之主皮而扛儀禮鄉射記則總謂爲禮射不主皮扛論語則總謂爲射不主皮夫主皮而可以不主皮該之者舉所重以包所輕也所以知矢與鵠正對卽爲中者以大射儀曰司射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侯士射干侯非其侯中之不獲據此知大射方扛是射者之矢佚出而中他人之鵠然則矢之所及苟能與己之鵠相對與己之正相對豈不可卽謂爲中者耶至于鄉射記主皮二字雖聯屬于禮射不主皮五字之下然與鄉大夫五物之主皮大不相涉故鄭氏不引五物之主皮而引書傳尒但不知頒禽之射非唯不可引證試功習武之射而且與禮射相近者也頒禽之射不備禮樂而猶必以揖讓行之者此之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也戰鬥雖不可不習然而戰鬥者

亂之端也揖讓者禮樂之精意也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貴揖讓而賤勇力制治而靖亂之道也禮射之所以不主皮者以射者兵器而尚力之事也因弧矢之利而飾之以禮樂使化力而爲德化兵爭之氣而爲詩書禮樂之氣也天下有不久安長治者哉然則頒禽之射豈不與鄉射記之主皮正相反而與不主皮之意適相近歟孔子言爲力不同科正是譬不解其力偁其德也之意尒豈愛恤力弱者耶

集注曰皮革也布侯而樹革于其中以爲的所謂藉

也周衰禮廢復尚貫革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天官司裘職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據此知射鵠之用皮乃是獸皮之扞毛者故司裘掌之也非革也唯革甲椹質以習武乃用革尒攷工記梓人張皮侯而樹鵠疏曰綴于中央如鳥之樹據此知以虎熊豹皮掛箸于布之中似樹鳥然唯皮故然也若革則方可以縫緝于布上何必樹之耶司裘王大射注曰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諸侯

大射大侯亦九十參七十干五十鄉射記曰弓二十以爲侯中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丈四尺五十弓者一丈攷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據此則可以知天子丈八尺之侯六尺之鵠當用虎全皮也丈四尺之侯四尺六寸半之鵠古尺小當用熊皮之大半也一丈之侯三尺二寸半之鵠當用豹皮之半也諸侯雖有六尺之鵠而用熊大

當亦不得全也集注既謂鄉射禮文則鄉射有布無革既云所謂鵠也則唯大射有鵠而大射用皮非革也何得謂革邪樂記之所謂貫革之射者如春秋傳養由基射甲徹七札之類原非于禮射之時有革而使貫也何得謂尚貫革邪經傳中革字蓋皆指半皮而言偶亦偁皮如春秋傳犀兕尚多從其有皮是也若虎熊豹皮豈有偁革者邪

禮箋曰鄭仲師射人注釋三侯爲虎熊豹侯與司裘所設爲一明設正鵠于一侯矣賈景伯周禮注云四

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蓋據鵠言之爲皮侯據正言之爲采侯梓人職張皮侯而樹鵠張五采之侯別言五采之侯明斯爲天子所務而已不言樹鵠蒙上皮侯省文燕射尊卑皆張一侯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熊麋虎豹鹿豕之侯咸取名于鵠言布侯用畫則熊侯麋侯樹皮對文見義矣質居鵠之外天子白諸侯赤大夫士丹矣鄉射當張麋侯二正與大射同賓射當張獸侯與燕射

同未聞別有所謂賓射之侯者鄭君以五采之侯當之謂射人職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下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明此五正之侯非大射之侯楊謂射人言若王大射則事主于王經爲王張侯見義非爲大射變文承上經三侯五正言三侯則非異侯可知 英 按此說非也凡侯皆以布而射的有三等大射以皮侯燕射以獸侯賓射以采侯皮侯曰鵠獸侯采侯皆曰正大射主于將祭故本諸蒐獸之意而以獸皮爲鵠熊取其雄虎豹取

其文也燕射主于君臣安宴故亦本諸蒐獸之意而其事卑不得與將祭同物故用繪畫賓射則主于朝貢若與大射燕射之正鵠同物是不啻以不寧侯視之而以武臨之以威懾之也其可乎哉故以五采重重爲正但取其方正而有文章也且以五采雲氣見祥光瑞靄遠及四方而已此先王之以義制禮也乃先鄭及賈氏猶未知者其始因鄉射記言獸侯獨于大夫士偁布侯故欿然不知記之言布侯秖以別于有所塗者尒其曰白質赤質承上凡侯一字此于方方六尺爲正之外者也其外參分之二尚有一丈二尺則以蜃灰赤砂塗之爲侯之外質大夫布士布則本然布色之白而無所塗故謂之布注謂不采者白布是也此皆凡侯二字所總統之于下者也下言凡畫者丹質則皆正內之質也止就六尺四尺爲正以內而言者也一正以內既畫熊畫麋畫虎豹畫鹿豕所有餘隙空處則以丹采塗之故言凡畫以總結之于下者也此與楊皮者同名之曰侯而非與楊皮者同名鵠也至于射人職自王以至五正之文北海鄭

氏謂皆言賓射者因此文言王以及于士惟賓射爲然故也士無臣不得有大射士亦安得有燕射乎況其下明明言若王大射非顯然別而言之耶而槃齋見此上下文同有三侯二字遂謂大射賓射無異侯然則何以上文言王有五正二字下文亦言王則無五正二字耶猶得謂鵠與正無二物耶注固誤以丹爲畫其側又誤以獸侯亦有雲氣則必以白赤爲正之內布爲外內皆布質矣然豈若槃齋之誤以布侯爲對熊麋用皮而言之爲尤甚欿

注曰馬曰能中質天官司裘注曰鄭司農云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英按此說非也禮經皆言正鵠則射的或正或鵠也若正外有鵠鵠中有正則究以何者爲的耶況正中又有四寸之質耶且中難于遠而小從天子射遠九十步而視四寸之物豈不難中欤以虎熊豹比之何其大小不倫乎質之名以木椹而言習武所用故止四寸尒混入禮射不亦謬乎

鄉射記禮射不主皮注曰不待中爲儁也英按此說

非也以觀德而言比于禮樂是本才藝是末然以射而言射中是質容體節是文皆不可相無者也若謂不待中爲儁則中亦儁中反爲餘事也豈合于不主皮之謂欤

地官鄉大夫職曰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注曰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詢衆庶之儀若是英按此說非也薦賢者常懷遺賢之憂所以鄉大夫于獻書之後再布令于下詢問衆庶曰可有時偶遺而未舉者乎若待三年爲時太遠故使即補薦而擇日以禮射明試之也豈即于射時詢之耶且射義一篇非秦漢人所能撰者然其中攙射于矍相一段隨筆僞造何足證耶如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夫既云如堵墻則衆多矣而此三種人一國能有幾而何得去者半耶又曰幼壯孝弟者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又曰

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倜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好者若果然則去者皆君子而處者好者皆小人尒試思幼壯孝弟者耋好禮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者倜道不亂爲何等賢德而可以自居不疑留身射位耶君子聞之有不謙讓未遑恬然引退者乎處者好者豈非無恥之徒乎然則矍相之射非爲國家取人直爲歐逐賢才使去尒戴記之五石雜採唯賴讀者心知之而鄭氏引矍相之射以證鄉大夫詢衆庶何其謬欤

鄉射禮曰不貫不釋注曰貫猶中也古文貫作關疏曰以其布爲侯中者貫穿布侯故以中爲貫也大射儀曰不貫不釋注曰貫猶中也古文貫作關英按此說猶中是也作關貫穿非也中者矢鏑到正鵠而已矣大射鄉射二禮同文皆曰不貫不釋則此二貫字與樂記貫革之射貫字其義絕異樂記貫字謂穿革而徹之此二貫字之意謂矢鏑直指侯之中心如綫之欲貫錢孔者然也故二注亦皆曰貫猶中也而注既云猶中又云作關者嫌貫字與貫革之貫無別故

引古文以避之然不知關字有牢固之意有妨于猶中之訓矣況疏更謂貫穿布侯則鄉射正布固易穿通大射鵠有楬皮射中則皮先受鏑矣若必謂受之而牢固乃可爲中毋乃與射不主皮之義正相反耶豈不又有妨于大射禮經不貫不釋之文耶

爲力不同科

注曰馬曰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論語古訓敘文曰爲力爲力役此與新對言若解作釋禮文則射不主皮出于鄉射禮記記方孔子之徒所述何得孔子爲之釋欤英按此說尤非也政之設立無盡總抒乎行之之人而已從役必衆力固有強弱不同惟比閭族黨之師長既得其人乃能親知而體卹之也若明立三科徒見滋事今苟比閭族黨之師長不得其人則豈能親知而體卹之雖立三科適以使姦黠者之趨避今且力役之政而乃以爲力二字偁之凡經傳皆無此文法也謂力役上中下何其謬欤記雖出于孔門然記之爲言原是記所聞先王之禮也其禮既是古體則其語即古來成

一句矣如射不主皮四字在春秋時已成成語者非二千載亦數百年矣安得謂孔子造之又安得謂孔門之徒造之乎且敘謂記乃孔子之徒所述述非傳舊乎而又何疑于孔子爲之釋耶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穀梁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傳曰公不臣也失公爲厲政以甚矣左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疏曰魯元日天于班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日朝于廟告而後行之集注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于君親受天

者。英謂據此知告朔者與視朔聽朔雖相屬而各爲其事也班朝非徒示朝望大小盡中節甲子時歷也如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之類郊社祭祀農桑力役事宜皆繫焉此集注所謂稟命于君親者也告之爲言請也請侯因欲請此所班故用饗于太廟既饗于太廟因而及羣廟春秋所謂朝廟周語所謂月祀也祭畢而于是視此所告之朔于太廟中春秋所謂視朔也視此朔而布令于下則當時大夫或有所復逆故又偁聽朔玉藻所謂皮弁以聽朔于太廟也

書于經而于前則曰不告月于後則曰不視朔其告月固卽告朔之義無論已而其曰視朔不曰不告朔而曰不視朔者豈謂告朔卽視朔之事而變文書視朔哉告朔禮之文也蓋其實則必有別藏之副本者否則上旬之事非既至斯月所能及也魯文公之意以爲此具文之事因于閏月吉凶不用之月始不告朔焉而其後告朔之禮遂廢焉觀其猶朝于廟則公以朝廟爲非虛也故春秋書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也當時但廢告朔而猶未嘗廢視朔亦以視朔聽朔爲非虛也所以經文首書不告月也迨至于文之十六年公有疾自仲春至仲夏不能入太廟于是視朔之禮亦從此廢焉故春秋書五月公四不視朔也不視朔于太廟則必襲朔于內朝可知矣然視朔事雖大較之于告朔則告朔尤大四不視朔卽四不告朔也乃春秋不從其大者書曰四不告朔而僅爲承上文之辭書之曰四不視朔者春秋之微而隱也以爲告朔之廢已昭箸于六年矣若復書四不告朔則反若閏月之後仍告朔矣又若終春秋之世從來未嘗廢視朔矣諱不書不告朔而不書不告月矣而不視朔又明矣故前書不告月不書不告朔後書不視朔不書不告朔以廢告朔之失大春秋之法諱其大而箸其小諱其大而大益見箸其小而小亦見也當時孔子于定公十年雖曾仕魯而未嘗爲宗伯宗有司也故卽正論廢禮之宜復而君臣莫能從之扯孔子既非其本職不得因之以去位矣迨至于子貢欲去此羊之日其扯哀公時吳強臨魯賴子貢辭令之時欿然子貢之意蓋非徒以此羊爲無謂之

費也亦以爲雖不告朔而天子所班之朔原自奉行而無妨于實政云尒故孔子謂我愛其禮正與此廢告朔去餼羊之意針鋒整對其病者也而春秋兩條之旨亦一言而盡發矣此章禮字與入太廟章禮字之意正同尒

公羊閏月不告月注曰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英按此說非也受于天子已杜歲十二月安得又有每朔之受耶按蹙以出政也何謂之朔政耶

左文六年傳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杜不告閏月弃時政也何以爲民英按此說是也然左氏之意全杜乎重閏月閏月所繫者大不可不告朔則十二月之告朔益重矣固未及言乎聽朔也至杜氏誤以傳爲重聽朔故疏所引釋例有謂會羣吏而聽大政攷其所行而決其所疑非徒議將然亦所以攷已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聚攷斷之云云則所言并非聽

朔之事矣且朔止一日窮三日之力以聽兩月之政莊子所謂君爲政勿鹵莽勿滅裂者欤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關雎詩叙曰關雎后妃之德也疏曰二南實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者以夫婦人倫之重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是以詩歌性情陰陽爲重所以詩之爲體多叙男女之事嚴氏詩緝引朱子曰凡爲后妃者其德皆當如是故叙不曰太姒之德而特言后妃之德英謂據此知論語哀樂字非哀不得太姒樂得太姒之謂也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亭國五十年則文王之即諸侯位其年齒必四十餘矣回邇親迎天妹之年當有二十餘載矣太姒雖少于文王且寧王母弟八人然至作關雎之日君之齒半百國母非復少年矣詩人何乃言男女之事以瀆之乎若以始至時言世子妃不得言采荇菜不得言樂鐘鼓如已杜君位則既奉以君母之尊安可以淑女偁之且褒爲善匹不亦妄乎如謂以未得知大邦有子故憂之淡以明世子妃之重則此時歲月已遥子孫繁

而猶牽其寤寐悠悠輾轉反側何以迂拙而不得立言之體乎是可知關雎言男女之事者指嬪妃也非太姒也叙謂后妃言天子之后諸侯之妃其道宜如是意廣大計深遠也叙所謂德者雖曰自得于身曰自得于心然此德字實兼功效而言與中庸鬼神之爲德德字正同扯君子即輔助之功社宗社生民即恩澤之被也葢陰陽配合男子之日長女子之期短而又以位益尊當夕者益衆故敍獨主后妃也世子即諸侯位有增多內官之典當斯之時內職何患不

脩豈太姒之所憂哉正以文王大聖外有賢臣內有賢后而衆嬪侍御亦不可不賢雖聖人之德非傾城哲婦之所能損然自古女禍有出于人情意料之外者其潛移默奪有勝天之力焉文王不顯亦臨無斁亦保極其盛矣然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可知人君之德人心易危道心易微文王而後宮多賢不能有加益于聖德而侍御不賢不得謂必無累于聖德也此太姒之所以爲憂不必憂而不敢泰然不以爲憂者正以爲后妃之道宜如是也禮也誠也此

叙之所以謂后妃之德也言內助君德澤被生民莫非后妃之德也若但謂自得身心始未得作詩者之意與詩叙之意欤其謂夫婦正則父子親者即多內嬖而易世子之理父子親則君臣敬者即君仁莫不仁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之理也此豈非男女之事而其道不扯于后妃欤關雎之精義豈可以迂而不切者求之耶

詩叙又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疏曰言文王行化始于其妻

故用之爲風教之始所以風化天下之民而使之皆正夫婦焉儀禮鄉飲酒禮者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其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者諸侯飲燕其臣子及賓客之禮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英謂據此知以淑女爲太姒者之謬也關雎詩未言文王而爲文王之風者陰陽之道陽倡而後陰和太姒助養聖德正以見文王之刑于寡妻也堯舜之聖虞廷之上猶君臣交儆關雎正夫婦以風天下其義一也此其所以房中之樂而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堯時共工亦將四方僉聚具功之人也此即下章之所謂求之也后妃求賢女猶仁君之求賢臣也故逑字從求說文當云求亦聲介若說文第八俦字解則又引虞書曰方鳩俦功毛氏本作鳩與第二所引作逑異今孫氏刊宋本作旁救俦功又與毛本作鳩異則安知非一本因關雎詩文而誤逑爲鳩一本因逑字從求而大學注不能採之一本作救則逑易誤爲捄又誤爲救欮葢作逑是而鳩救非也至其謂怨耦曰逑則逑非訓匹況可訓怨匹耶

詩叙又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疏曰關雎之篇說后妃心之所樂樂得淑女以配己之君子英謂據此知匡氏說詩以來解關雎未得者因此配字也并可知詩叙篇首五百字固秦漢以前之文也始因此配字而信叙者于是訓逑爲匹于是誤逑作仇不信叙者于是以淑女爲太姒然須謂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奚配郊天不過旁侍何曾與天竝位而同尊況叙所以用配字者正以三宮衆妾當夕有期若僅空言曰事君子曰侍君子則嫌與春秋傳叔向之母姊

叔虎之母美而不使相似不得不用配字況下文將言不淫其色則尤嫌不逮下也又見古人文字主于明其意而輕于避忌豈可先不解叙意耶

毛詩稽古編曰伊川程子箸新解一卷曰配惟后妃可偁何別求淑女爲配然公侯好仇率由羣匹王之雝氏古人文字正不如此 英 桉此說是也但啓源從傳述訓匹未及從說文解字之義尒

詩叙又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 疏曰男過愛女謂淫女色女過求寵是自淫其色 英 謂據此知孔子所謂

樂而不淫者也樂指后妃之心淫字則指宮中之風也上以色遏爲樂則下以色寵成風矣上以進賢爲樂則下以貞靜成風矣志在求賢賢何以見賢者不自有其色者也凡女子能令家道窮乖以至喪邦惟自淫其色之故故孔子謂樂之風易于淫關雎以進賢爲樂而下乃能以不淫其色爲風也然則此關雎詩叙豈非本孔子之言以立說者歟

詩叙又曰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 英 謂據此知孔子所謂哀而不傷者也哀指后妃之心傷字則指宮中之風

則指宮中之風也上有賢賢易色之意則下有嫁德不嫁色之風矣上有我見猶憐之事則下有女無妍嫉入宮見妬之風矣其所以哀窈窕者正是思賢才之故所以宮中無傷善之心傷善猶謂謠咏蛾眉也故孔子謂哀之風易于傷關雎以思賢爲哀而下乃能以無傷善之心爲風也以是風行天下風俗安得而不美乎

詩叙不淫其色疏曰其者指后妃也賢人不進以爲己憂不縱恣己色以求專寵 英 桉此說尤非也太姒求淑女之日非年將五衰即年逾四旬矣尚可以縱恣己色爲慮耶況以不求專寵爲難毋乃悖欤孔氏不解叙不淫其色即自釋賢字而謬疏之豈非疏之反害傳注處欤

詩叙哀窈窕思賢才疏曰既哀窈窕之未升又思賢才之良質 英 桉此說非也雖諸侯不下漁色一娶九女似窈窕爲已在宮中而未升進者然文王爲太子當殷政之衰未必能盡行盛典窈窕當爲閑雅貞靜之義未必即已入宮中之女若已在宮中何用求之

不得寤寐反側耶且所哀不杜宮中益見衆妾之心無嫉善類爲有合于哀而不傷之旨疏又不解叙思賢才卽自釋哀字不亦謬歟

詩君子好逑傳曰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閑貞靜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疏曰后妃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幽閑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也英謂據此知傳有兩可之辭也然下三章淑女旣皆指求得之女豈可以首章淑女獨指太姒疏于逑字雖從傳訓匹而首章淑女確然指嬪妾矣何其能明決改正毛氏之失歟

詩君子好逑箋曰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閑處淡宮貞嫥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皆化后妃之德不妬嫉英按此說尤非也鄭氏見本蓋仇字然僅以和怨不妬何足以爲風之首王化之基歟

詩叙哀窈窕箋曰哀當爲衷疏曰鄭氏論語注曰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滅傷此變此以哀爲衷彼仍以哀爲義者鄭荅劉珍云論語注人閑行久義或宜

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以爲疑也英按此說尤非也求之不得不爲哀歟哀生于變傷出于惡何云傷此變耶

漢書匡衡傳曰元帝崩成帝卽位衡上疏戒妃匹有云臣又聞之師曰妃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英謂據此知匡氏之言原非說詩也人臣一時規諫其君其志專在君國生民何暇分心于經術匡氏扶危于禍幾未形不得不借文王后妃以爲說而後儒每以史事亂經義伊川程子所以謂王季宮人所作朱子集注謂后妃宜配君子未得不能無憂其于詩集傳則以妃匹之際以下分引于首章及全篇之後此伊川程子與朱

子之誤。以進諫爲說詩。豈匡氏之謬欤。

呂氏讀詩記曰。魯齊韓之義。尙可見者。歐陽氏曰。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而作。前漢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傾于色。故作關雎。說淑女以刺時。英按此說非也。稽古編曰。關雎文王固已有之。爲夫不能憲祖。遂取故樂奏之。以申微諷。其曰作。猶始作翕然之作。此說是也。然亦藉此可見色荒之戒。豈世子妃之謂欤。

注曰。孔曰。言其和也。集注曰。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于和者也。語類曰。憂止于輾轉反側。若憂愁哭泣則傷。英按此朱子說疑非也。憐恤。此則彼必讒害其美。喜悅。此則此又驕恣其色。此二句固當重讀不字。然孔氏蓋拘于孔子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之言。遂置關雎之精意不言。而直偁其聲律抑揚。有說而何氏謬逸之。朱子則又拘于注說。而專美其音于性情上。然詩之哀樂不過其

則者多矣。何獨關雎欤。

大戴記保傅篇曰。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愼始敬終云尒。英謂據此知關雎之說。由于誤會此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謂男女居室之閒。爲衆理之所自始。不專指正適也。天子諸侯之卽位。未必少年。謹始豈拙正適。如元妃已薨。古無再立皇后夫人之典。則所謂夫婦者。不拙繼室欤。嬪嬙雖賤。亦夫婦之屬也。而其所關繫于興亾者尤甚焉。拙正切于謹始者也。何得遂誤會大戴記之旨。爲文

定厥祥之始耶。

管城碩記曰。此詩當后妃所自作。若曰。茲淑女是君子之好逑。吾何德以配君子云尒。英按此說尤非也。爲世子妃已三十年。何必至此始有此謙欤。位山過爲淡文。毋乃亦以不達于古風淳樸。不必以詩叙配字爲病也耶。

詩參差荇菜傳曰。備以事宗廟。箋曰。共荇菜之菹。琴瑟友之傳曰。宜以琴瑟友樂之。箋曰。其情意與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時樂必作。鐘鼓樂之傳曰。德盛者

宜有鐘鼓。箋曰。共荇菜之時。上下之樂皆作。穎濱詩集傳曰。苟其得之、則將友之以琴瑟、樂之以鐘鼓、稽古編曰。二四五章毛皆以未得時言、故求是未得而求、友樂則豫計初得時事也、鄭皆以已得時言故求是追溯其初而友樂則助祭時事也。如毛意、則琴瑟鐘鼓、爲淑女而設、如鄭意、則爲神而設。毛義勝矣、琴瑟喻其和平。鐘鼓喻其廣大。正形容憂樂之情。若爲神而設、與友樂何與哉、英按此說豫計爲女設非也。宗廟豆籩。淑女所供。神自享。不淑所供。神自不享。然有太姒壯。則不壯助襄之女。但作詩則必取所重者爲興。此立言之體也。既以籩豆爲言。則欲述其和樂之情。自必即以祭時樂器借證。亦作詩之法也。凡此皆實實有其事。毛氏亦是實言之。安得謂傳豫計耶。自古惟已然實事。乃堪以風勸于人。若虛爲豫計。安知其果然如何。何足以爲風之始耶。琴友瑟瑟友琴。即是樂之。又言鐘鼓者。舉其盛者以極言之也。無故不撤琴瑟。未有無端而作鐘鼓者。安得謂琴瑟鐘鼓爲淑女而設耶。且鐘鼓乃指太姒所樂于淑女者。其心廣大正惟借爲神也。若爲淑女則嬪妾安敢當此廣大耶。

詩左右流之。箋曰。左右助也、英按此說非也。有杕之杜生于道左。箋曰。道左道東也。據此知此左右謂生無定所也。淑女未得似左右指宮中見有之人。然采之芼之之女。豈非新得之淑女。若非淑女何謂共祭物。若是淑女則此章左右何必顯其爲未窈窕耶。若謂末言左右芼之。孰薦無左右。則鄉射禮左元酒注曰。設尊者北面。鬲曰左。據此知祭時于室于堂則東

嚮南嚮。正中庸所謂如抒其左右者。又何疑于左右。芼之欤。爾雅釋詁曰。流、求也、英按此說非也。荇生水中。故曰流之。若謂淑女不出深閨。不可以隨風波流動者言之。則不知流之乃是喻生處之清潔。非喻淑女也。安得直謂流求也耶。以流之謂喻求賢之無方。猶可。若直謂流即求、則人其魚乎。

毛鄭詩攷正曰。傳芼擇也。爾雅曰。芼搴也。讀詩記引董氏云。芼熟薦之也。按芼菜之享公于冈清者也。禮奠

芼葅醢凡四物因謂之羹菜謂之芼因謂之醢菜謂之葅葅醢生爲之是爲豆實芼則清齊之用爲鉶芼孔疏以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而謂詩詠時事用殷禮由芼字失其義故不知詩中已明言爲芼非爲葅也葅與醢相從實諸豆周禮七葅韮菁茆葵芹菹筍是也芼與羹相從實諸鉶儀禮鉶芼牛藿羊苦豕薇昏義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內則雉兎皆有芼是也

英按此說非也末章言樂鐘鼓則其所興者不應尚杜簡擇搴拔故朱子詩集傳亦用熟薦之說傳箋既

皆以荇菜爲祭物則夫人薦豆籩其爲葅也又何疑耶既爲豆實之葅則所興樂鐘鼓者其爲葅熟而薦亦無疑矣如謂葅有生無熟則酒人共酒不待熟欿酒豈亨之而熟乎故惟熟薦爲得之秖周公制禮時不拘拘于關雎詩有荇菜字而令天官醢人必以荇爲葅尒而東原因禮有鉶芼芼羹遂謂詩爲芼非爲葅然但聞禮曰夫人薦豆籩未聞薦鉶也自有有司共之也東原將謂凡諸祭品之果蔬盡皆出于夫人之手耶況禮經但有芼字仍無荇菜字安得謂周時

之說耶

哀公問社於宰我

注曰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之所宜之木疏曰安邑宜松亳邑宜柏豐鎬宜桑

英按此說社木是也宜木非也社壇墠植木用松柏桑者松柏取其芳香桑取其堅韌也若謂因其土之所宜則松柏桑處處皆有之松柏之處處有即六朝唐宋所吟詠之詩已可見矣桑則陸氏毛詩疏曰五方皆有桑周秦吳揚特饒吳越被城表裏皆桑則松柏桑無土不宜豈安

邑獨宜松亳獨宜柏豐鎬獨宜桑耶且但記問社對以松柏云云則原問諸侯國社侯社皆必有植木而記者省文可知也哀公何嘗有上問京師大社王社之意安得以爲各用建都之土所宜木耶

孔氏殆因地官大司徒有云各以其野之所宜遂以名其社故云尒然大司徒之文乃泛論天下九州五土之性庶民之社也而論語所問所對皆諸侯爲百姓立社諸侯自爲立社者也所以宰我得以使民二字傅會尒大司徒疏云其邦國都鄙異處所宜之木亦復不

同據此則知地官乃言民間社木也不敢以松柏桑而惟隨地性所宜不暇有所取材矣若大社王社國社侯社之木豈任土宜者乎

段玉裁文曰問社如字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疏曰社者五土之總神各以其土之所宜木用其木以爲社主張包周本以爲哀公問主于宰我先儒或以爲宗廟主者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亦以爲宗廟主今所不取九經古義曰鄭本社作主按三王世家載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大社將封者各取其方色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之謂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休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者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疏云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于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尒英按此說尤非也問者既謂問社而非問主而對以松柏桑則哀公原爲問社之植木而記者省文但云問社可知也省文則社之一字安知非社字之誤文然有斷然非主字者曰使民戰栗戰栗之情必自喬木茂蔭森森鬱鬱觀瞻于樹下者乃有之則宰我所對原指生植之松柏桑可知也若僅取栗木之材以作神主無論社主廟主田主安能使民戰栗如謂能使社神有靈俾民戰栗豈非所謂國將亡聽于神者耶況謂廟主若不能使民敬服用情而飭祖宗之威靈以使民斯民者何忍使今公之世周先王魯先公皆仁愛栗耶宰我雖失言然所

失不至于此豈可因其有失而遂加之并以其意外者而妄加之乎且釋文謂社鄭本作主則可知古魯二論一本作哀公問社于宰我一本作哀公問主于宰我二本之經文既異則其說宜異如從古論作問社本者宜謂所樹植之木也但孔氏不宜以周禮文糾人尒如從魯論作問主本者既不知經文主字之爲誤文則宜謂廟主也故左文二年作僖公主傳注引論語爲證其謬扛魯論本無足怪杜氏尒惟鄭氏則有足怪者鄭氏既偶從魯不從古則不應以社

為說矣如仍從古不從魯則不應以主為說矣安得兼取古魯二本一社字一主字而合并之曰主謂田主謂社也耶何以又撰出一哀公問社主于宰我之本耶松厓知其說之難通又別為主土之說且叙述廟主社主兩說之源蓋亦秖欲兼取古魯二本一社一主而合并之不又謬欤曰立社有主土亦不顧經文二本有社無主有主無社則何耶且廟主田主猶謂用松柏桑木作神主雖與使民戰桑不貫然與以松以柏以桑猶貫若謂社有主土則與下文俱何以

貫耶

四書改錯曰周禮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集注狃周禮田主與論語問社以為此必用其木作社主者遂曰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然田主是先嗇田正若社主則古皆用石無用木者社纍露故用石左傳陳侯擁社見鄭子產恐石重難移因有隗石一尺六寸之制英按此說尤非也社地樹植既有取于松柏桑或遂以為社神之所憑依而謂社主亦即用其木杜集注不無遷就鄭注之意但不得謂古制必不然亦然古制雖或然而論語既有使民戰桑四字則所問斷非主矣當時哀公所問既未嘗兼社與主則宰我所對又安有兼樹與主之意集注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又欲兼取孔氏鄭氏之二注而合并之故有此語病亦若論社神之主所用何物則以廟主推之當亦必用木者也圖河乃獨謂用石蓋拾取鄭氏大宗伯注之疑義及許氏五經異義之疑義說文解字之闕文而俱隱之以託于左傳之文為傅會者也大宗伯曰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注曰社

主曰軍社社之主蓋用石為之疏曰以其載社主出于軍中故以軍社言之云社之主蓋用石為之者按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彼雖施于神祠要有石主社既以土為壇石為土之類故鄭注社主蓋以石為之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據此知用石固鄭氏之疑義不足證一也而許氏亦但有見于後世之神祠此神非社神終未見社主用石也許氏說見五經異義亦屬疑辭不足證二也說文解字第二曰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為主从示

从石此蓋有闕文焉宗廟主也主字下當有之石面三字而闕者也石室即石面之名也不得即以帥爲主矣大夫石主者必後世之非禮尒若周制則既有木主豈又有石主而有二主耶說文闕之石面三字不足證三也鬲河隱此三者而偁左傳陳侯云云然襄廿八年有云陳侯免擁社注曰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此傳竝無石主之文且惟白虎通謂諸侯主一尺則不論木石皆能擁抱亦何足以爲石主之證耶鬲河始必誤因襄十八年傳又有使祝史徙主祏

于周廟之文注曰祏廟中石面疏曰范甯云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主長一尺也白虎通云據此知主與祏非一物矣鄭以火而遷主并遷其祏但此亦子產事故誤與前并又未知古書之疑義闕文故誤謂石主尒豈非鹵莽欤

示兒編曰公二十七年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則公懷去三桓之心久矣而患其強故假古人不用命戮于社之意以問焉英按此說非也凡一問一答答者或有藉此答以伸欲言之意而問者多屬無心若有心必微示意哀公縱使有去三桓之心而但止問社將使逢迎者何從探己意乎如謂四年亳社災七年人邾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則皆亳社而非社也宰我以松柏桑對豈不受天陽之社耶何其謬欤

管氏有三歸

說苑善說篇曰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乎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于民英謂據此知三歸是臺名集注即本此也史記管晏列傳曰管氏富擬于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史記雖未明名謂臺然其與反坫共偁而謂之富則必以爲居處之類可知安得舍臺名而述異說耶

晏子春秋內篇曰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憧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英按此說非也晏子春秋本屬偽書此受不

知三歸爲何物而誤以爲地邑者若然則說苑何以謂三歸之臺史記何以三歸反坫共偁耶

注曰包曰三歸者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英按此說尤非也禮器曰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雜記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論管仲者多指其居處言之而說苑三歸之臺臺字尤顯何包氏俱未之見欤

攷錯曰國策管仲爲三歸之家謂娶三姓女也禮請

侯娶三姓女大夫止娶一姓女管氏家三歸故漢公孫宏云管仲相齊取三歸班氏倉貨志云陪臣而娶三歸集解引包注云管氏娶三姓女故曰歸劉向誤讀國策見子罕管仲同掩君過而連類不察遂以宋之築臺移禍管氏英按此說尤非也戰國策問策曰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于民也然則國策所言明明皆謂居處事類也而與取妻之之說何涉耶國中前朝後市不過三市而齊桓宮中造築市舍至有七市反多于國市矣閭者里門也二十五家爲閭宮中之閭至有七百反多于一軍之數矣此亦已甚之辭然大約齊桓下宮下室所費不貲徭役煩困此惟大夫家侈築臺榭方可掩君之非故國策謂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也三歸而繫之于家則其臺必侈大與儉相反矣家而繫之以三歸則其家必奢豪犯義叟過于君矣說苑即本此其意一也若謂取三姓女則諸侯與大夫皆有妾春秋時卿相三

姓女歸者豈少況相其君霸諸侯者乎乃公孫宏班氏包氏皆因國策女閭二字遂誤以家字爲男有室女有家之意而不知其爲家聲家勢之意也何圃河不以誤者爲誤而以不誤者爲誤耶至于臺字固與宋公築臺臺字偶同古今文字往往有此而圃河遂巧爲之證夫乃爲佞欤

邦君樹塞門

注曰鄭曰于門樹屏以蔽之英按此說非也郊特牲謂臺門而旅樹雜記謂旅樹而反坫爾雅釋宮謂屏

謂之樹據此知內屏外屏之屏有樹之名而無塞門之偁若以樹作安置解以屏字代樹以蔽字代塞則論語經文當云樹樹以塞門矣豈其然乎

有反坫

陳氏禮書曰坫者以土爲之其別有四論語有反坫邸特牲反坫出尊此反爵之坫也崇坫康圭此奠圭之坫也內則士于坫一此庋食之坫也士冠禮執以待于阼坫南大射禮工遷于下東坫之東南士喪禮饌于阼坫南既夕順齊于坫此堂隅之坫也蓋兩君

相見于廟尊于兩楹之閒而反爵之坫出于尊南故曰出尊又于其南爲之崇坫以安玉焉故曰康圭庋食坫在房堂隅坫在北陳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奠爵于篚則反爵于坫特兩君相好之禮也英謂據此知同名坫者不惟其用不同卽其處亦異且惟好會之坫乃名反坫也如庋食之坫以上文左達右達房閤推之則士亦當在室中康圭之坫以左成六年傳士貞伯譏鄭伯授玉于東楹之東推之則崇坫亦當在東楹之北兩楹之閒矣而好會之尊既在兩楹之閒

則坫亦必在兩楹閒而不在堂阿矣若士冠大射士喪既夕諸禮之坫但名爲坫而不名反坫也猶夫崇坫之不偁反坫庋食坫之但名坫也自逸周書之僞撰其作雖解有成有四阿反坫之文而坫與反坫之辨晦則僞書不獨誣古聖之事卽古制之細者亦有所妨其可盡信書歟如論語徵因逸周書說遂混合四處坫而一之反謂陳氏說誤毋乃謬歟

儀封人請見

注曰鄭曰儀蓋衛邑疏曰以左傳衛侯入于夷儀疑與此爲一故云衛邑春秋大事表曰襄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杜注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邑晉愍衛衍失國使衛分之一邑又定九年齊伐晉夷儀爲衛討也則又爲晉地蓋實衛之邊邑與齊晉皆聯壤今直隸順德府南四十里有夷儀城英謂據此知儀爲衛之南北境也蓋孔子去魯適衛衛靈未知孔子亦未有薦孔子者溫溫無試將焉見趙宣子乃去衛適晉臨河而返其去衛適晉時路經南北儀邑故儀封人得以請見也孔子之始去魯而適衛也望魯復

召也本無意于仕衛其後之仕衛者孔子返魯而衛靈始聘之于魯故孔子復適衛而仕衛也當其魯既不見復用而衛亦其已知也所以有商見趙宣之行所以封人有何患于喪之云也喪者指失魯司寇然若使衛即迎而用之亦無患于喪惟久居他國而其能己用故可患也封人知二三子患喪而獨言何患者蓋封人能料夫子雖已不仕于魯必將仕于他邦仕他邦亦不久而周流四方所過之處被其教澤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孔子之路經儀邑者惟此一時若無商晉之行則封人亦無由得見若非適晉之時則封人之語氣亦不契合也確以夷儀爲據何其適相得欤

四書釋地曰衛儀邑城在今開封府蘭陽縣南北二十里乃衛商鞅境距其國五百餘里不知孔子先至國而後儀邑或由儀邑而國都皆不可知要爲第一次適衛時事則無疑何則封人謂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使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天生夫子豈爲一魯國已乎其語與情正合

英按此說非也衛之疆界東迤于魯商近于晉商南則近楚宋陳鄭矣如果儀在衛商南則惟去衛時或謂道經商南猶近似尒然孔子生平未嘗去衛適陳也始則自衛返魯又由魯而仕衛斯時道路所經皆魯之商衛之東與衛商南何涉耶謂必是第一次適衛則魯豈在衛商南耶儀固不在衛商南既謂在商南則豈自魯至衛之路耶

典故辨正曰續漢書郡國志浚儀在大梁注曰晉地道記儀封人此邑也又商征記亦以浚儀爲封人之邑見水經注浚儀今開封府之祥符縣城內有浚儀街爲遺址則儀蓋今之祥符也王中丞曰儀今之祥符秦漢曰浚儀去衛都百數十里自衛適陳道必經由水經浚水出浚儀邑下詩云子子干旄在浚之郊可見浚爲衛水儀實衛地

英按此說非也孔子生平未嘗去衛適陳也仕衛而去即自衛適宋于是微服過宋在陳絕糧斯時徑自宋適陳其道所經者鄭則有之若衛則孔子正因不見悅于衛以致有此遭難豈有復過衛地之理然則以去衛而言是去衛適宋也非去衛適陳也以適陳而言是自宋適陳也非自

衛適陳也自衛適陳之說固謬即使借謂自衛適陳亦與儀封人語氣不合也封人嚮二三子哉君子之至于斯而恐不得見也惟孔子初居衛衛人莫知而過晉過儀故封人爲始見之辭若孔子既仕衛矣封人聞孔子名而又得居同國相違百餘里何難假一日以得見聖何待君子之自至于斯儀邑也而後恐其不得見也乎此豈孔子仕衛而去時相見之語乎即使封人遲緩失之則當過儀時亦不宜如是云云矣而況孔子之去衛但有適宋之路而無適陳之路乎計孔子所行于衛陳之閒惟厥後出公時孔子自陳返衛自衛歸魯當其自陳返衛之日或一經儀邑然斯時孔子轍跡半天下顯然如木鐸之徇于道路矣又何將之云乎如封人非料之于事前而僅歎之于事後何足異而記之耶

子謂公冶長

注曰孔曰公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疏曰家語弟子篇云公冶長魯人字子長史記弟子傳云公冶長齊人而此云魯人用家語說也英按此說是也

孔子所謂非其罪也者蓋未必孔子一人之獨斷亦國人之所羣然謂其枉屈者也但衆論尚未可憑得孔子之言方爲定論故記者直記孔子之言也其生于魯于齊固不可考然魯多君子則爲士者之昏姻何乃舍本國而遠取于隣國耶史記弟子列傳多謬則長必爲魯人也但邢氏謂注從家語則又未知孔氏見古家語而謂魯人欤抑別據他書而謂魯人欤若邢氏時家語亦作魯人乃是王氏不從史記而竊孔注以偁之者欤

非其罪也

皇疏曰范甯曰公冶長行正獲罪罪非其罪孔子以女妻之將以大明衰世用刑之枉濫勸將來實守正之人也英按此說非也所貴于聖人者由仁義行不期其有益于世而自然勸善而懲惡焉孔子之于子長自爲相彼尒何心于明衰世而勸將來乎

皇疏又曰論釋云長從衛還魯行界上聞鳥相呼往清溪食死人肉須臾見一嫗哭問之曰兒死不知所長曰嚮聞鳥語恐是嫗兒也嫗即得兒告村司因長

付獄主長杜獄六十日有雀獄柵上相呼嗟嗟長笑吏啓主長笑雀語似解鳥語主問長長曰雀鳴白蓮水邊有車覆桌收斂不盡盍相往啄果如言于是得放然此出雜書未可信疏曰舊說解鳥語故繫縲絏以其不經今不取英按此說是也此言欲實非其罪而不知適誣以自取其辱之咎也若使果然則豈可妻之欤豈直不經云乎

子謂子賤

顏氏家訓曰張揖云虙今伏伏犧氏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虙今伏而皇甫謐云伏犧或謂之宓義按諸經史緯候無宓義之號虙字從虍音呼宓字從宀音緜下俱作必末世傳寫遂誤以虙爲宓而帝王世紀因誤叟立名尒虙子賤爲單父宰卽虙犧之後俗字亦爲宓今兖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卽子賤之後是知虙之與伏古來通字誤以爲宓較可知矣英謂據此知子賤姓當作虙也蓋漢世虙姓作伏故傳尚書之家偁伏氏而子賤碑亦謂伏爲子賤後也知漢虙姓作

伏也春秋時虙姓作虙史記家語原文仍周末舊文作虙至晉以後始誤作宓所以知周末作虙者以近今家語史記本無不作宓虙易誤宓故知周末作虙也知晉以後作宓者皇甫氏帝王世紀作宓羲故知誤自晉人也然則畏聖人之言者其必正作虙子賤而後可也說文解字第七曰宓安也從宀必聲先賢之姓其可改耶

曝書亭集孔子弟子攷曰子賤少孔子三十九歲按史記索隱引家語云少孔子四十九歲而今本家語無九字索隱又引史記文三十而今本史記作四十流傳既久均失其故矣英謂據此知孔門弟子之年見于古書者多不足爲據也且明省山黃氏刻校宋本家語作少孔子四十九歲明莆田柯氏刻校正史記作少孔子四十九歲明汲古閣毛氏刻審定宋本索隱曰家語少孔子三十歲此云四十九不同卽柯氏刻史記所引索隱曰家語少孔子三十歲此云四十九不同近今仁和孫頤谷志祖家語疏證曰少孔子四十歲索隱引作四十九然則諸本何以又各不同

也但無伦三十九者而竹坨謂三十九又何所本也毋乃俱不足爲據欤或者此章孔子之偁子賤在魯不復出遊之後自計睽隔桑梓將及十載而子賤年已及壯德既成矣故歎惋而贊美之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若然則謂少孔子三十歲者庶幾近之欤

賜也何如

子禽問于子貢曰章經典釋文曰貢本亦伦贛英謂據此知子貢之字當伦子贛也說文解字弟六曰贛賜也從貝贛省聲據此知子貢名賜所以字曰子贛也樂記子贛見師乙而問焉伦贛猶微見誤文若伦貢字則說文解字曰貢獻功也從貝工聲則音雖同而義異矣蓋後世因贛之誤爲贛而并省爲貢惟省便之從見者以爲賜者上賜下貢者下貢上亦可通尒然古天子諸侯之賜于下者禮非一端豈盡由于獻功而賜乎則必非貢字也況若貢字則古書何乃好爲多筆伦贛伦贛乎後儒伦貢毋乃改古賢之字欤

英謹鈔先人所著讀史小論子貢伦吳伯越辯曰孔子家語有子貢亂齊存魯强晉伦吳霸越事絕似戰國時縱橫人伦用必非聖賢所爲也且孔子卒于哀公十六年吳至哀公二十二年始滅孔子安得豫知吳之伦而有使吳伦而越霸之言哉王肅注家語因曰知吳將伦而言之則巧以文其說必無之理矣英承庭敎知史記弟子列傳子貢使齊事之妄也史記謂十年之中五國各一變而僞家語即乘閒以文飾之又如吳越春秋越絕書亦皆載其事則同爲僞書記文飾然不知子貢雖辯士豈其不仁非義無信若可知而索隱謂此文欲終其事故其辭相連亦爲史

彼耶

子使漆雕開仕

注曰孔曰漆雕姓開名英謂據此知漆雕姓也集注但言其字而不言其姓與名其闕疑欤然以弟子列傳及家語皆有漆雕哆漆雕子文則姓漆雕者自有其族豈不可知欤

集注曰字子若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弟子列傳曰

漆雕開字子開據此知子開卽以名爲字也葢春秋時人猶質朴尚有以名爲字者而記者例偁字如偁顏淵冉有之類或從省文卽漆雕開實偁其字也惟家語謂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家語毋故異于古書以眩人此疏引鄭注曰魯人而家語必曰蔡人開實以名爲字而家語必曰字子若然使果字子若則開爲其名矣論語豈有偁人名之例耶若謂自記之筆則此章斯字悅字必爲他人所記之語氣也何以集注不從史記而從家語耶

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

周禮疑義舉要曰或謂有征伐則制兵非也觀春秋時晉作二軍三軍新軍六軍魯作三軍舍中軍皆于平時作之平時豈皆渙散無紀者乎或謂軍將皆命卿如春秋晉國之制然則以六官之長爲軍將元帥必冢宰乎觀宣王命將出師有其人不必六卿之長則亦惟王所命也 英謂據此知集注所以不以賦爲財賦而直謂謂兵爲賦也孔子偁子路可使治賦者不獨平居無事訓練其民有勇知方以爲君國之保護也如有當行三軍之事亦可以當長子帥師之任矣平時訓練有事出征皆不必屬之命卿故春秋時之官職增多不盡遵周之舊典也而子路所獨見長者壯能爲大國也此章其壯各言其志之後欤

疑義舉要又曰天子六軍取之六鄉而六遂與甸稍縣都亦有兵所以防守不壯六軍之中卽天子六軍亦所以備制若有征伐猶徵兵于諸侯王朝將帥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不盡用六軍也觀桓王伐鄭有陳人蔡人衛人從則盛時可知矣畿內六軍與六遂甸

稍縣都之兵大抵爲防寇盜而設故小司徒曰唯田與追胥竭作 英 按此說是也五等諸侯之所以得有三軍二軍一軍者豈使之互相攻強陵弱其必藩王室敵王愾也孔子許子路治賦者亦豈惟能爲國禦侮哉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其庶幾焉 若周禮軍賦說歷引諸說謂六軍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則六遂六遂不足則盡境內以行而後用諸侯之兵殊不知先王雖有征討亦當視道里之遠近以使民遠者自使方伯征之卽近者亦何至盡境內以行耶若至空千

里之地背城一戰而後動勤王之師則列國之覲王朝直如鄉鄰有鬬豈復成大一統之象耶

語類引陳君舉說曰問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言過圍五百里縱橫一百廿五里以乘法算實得一百五十六箇百里公地獨多故可耕之田居半周不過杞宋而已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言過四百里縱橫一百里實得一百箇百里可耕田三千餘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言過三百里縱橫七十又半里實得四十九箇百里可耕田一千二百餘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言過二百里縱橫五十里實得廿五箇百里可耕六百餘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可食者四之一言過百里縱橫廿五里實得五箇餘百里可耕百卅餘里周止有許宿二國然必有缺文當亦作二百里方合子男同一位之數否則不成小國英按此說非也寔筆者因公與男國極少故以五至一之數巧爲班祿新文四百仍是一百三百乃是七十二百仍是五十然公之獨多猶爲近理若

男之五十而少之不足以守典籍故覺弄巧反拙矣如疑爲缺文而增爲二百則失寔筆者之本意況賦方四公五侯又何說耶殊不知四百之恰爲百三百之恰爲七十二百之恰爲五十此天地之數本然如此而周王班祿承殷人分土惟三之制不用自一至五之數者聖王裁成天地之道也豈孟子誤舉其數反待寔筆周禮者指出耶故朱子不信鄭注亦不取此陳氏說但惜朱子尚疑孟子未實得古制尒○陳君舉一本作薛常州

周官祿田攷曰晏子春秋曰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營邱地五百里爲世國長後嗣偁侯不偁公蓋受賜侯爵英按此說非也周公太公皆爲成王三公故偁公也僞書遂因之而謬謂五百里尒然晏子春秋但有五百里之文而無封公之文亦何從借以傅會耶若在孔子時之魯地雖不止于千乘之賦然當時偁謂之閒猶存古法此章謂可治千乘之賦非鄭陳邾滕之類也正如齊魯晉衛尒

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

集注曰千室大邑宰邑長家臣之通號英謂據此知千室之邑是公家之地千室邑宰是公臣百乘家宰乃私邑之長便是家臣非爲主人經理家政者也以此章與言志章較子路子華皆如其言惟冉有則自許爲邦而孔子但許其治邑治都而非治國矣然千室之邑雖不能與六七十五六十相埒亦當與百乘之家相稱必無于公邑極言其小于私家獨言其大者揭頌叟耜篇以開百室注曰百室一族也周禮大司徒曰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

黨爲州計千室止有二黨尒不及州之半尒即以遂人職言之五家爲隣五隣爲里四里爲鄰五鄰爲鄙五鄙爲縣計千室止有二鄙半尒止有縣之半尒絜方華離止有縱橫三百三十三家尒若出車約不過十乘雖千乘百乘積年而成然十年亦止于百乘何以與強家並言欤蓋有千室之人則便有千室之田畝農桑不獨見千室之里居廛宅也雖邑中士大夫之田公不復稅不得如鄭氏謂天子食公侯伯子男之稅也然冉有之才拄足民以富國則治邑中士大夫之室而其士大夫所有之田畝農桑自在其中而不待言矣況千室中百工商賈雖無田必食農之粟何一不繫于足民之任者乎故大邑偁千室也約言千室亦甚言邑人之衆邑里之廣尒至于百乘之家即指費郈鄉之類當時幾及千乘故季氏有富于周公之名而常言則止偁爲百乘之家尒較之其所自言六七十五六十者不已不逮欤注曰孔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宰家臣英按此說非也爲私臣易于爲公臣故孔子既以千室邑宰許私邑則冉有秖堪爲家臣而不堪爲公家之臣也毋乃貶冉有太卑欤

疏曰大學百乘之家鄭注曰此采地一同之廣輪也然則此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者謂卿大夫采邑地有一同民有千家者也英按此說非也魯季氏富過周公將有一同然非君之所賜亦不得偁爲采地也豈可以經傳百乘之家爲即一同之地乎況一同者一百箇百里也無論一同內必有都邑之聚族而居即

使盡爲田畝布有人萬家矣何乃執謂地有二同而
僅爲民有千家耶

有竹石軒經句說卷二十三終

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

或對曰申棖

是以謂之文也

子謂子產

晏平仲

居蔡山節藻梲

令尹子文

三仕爲令尹

陳文子有馬十乘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

其愚不可及也

左邱明

十室之邑

與之釜

與之庾

冉子與之粟五秉

與之粟

犂牛之子騂且角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

則吾必在汶上矣

伯牛有疾

自牖執其手

子游爲武城宰

非公事

蒙其馬

吳邑吳英學
男志忠校字

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

與故裨正曰汪武曹曰凡冕服皆素帶而褒弁皮弁朝服元端則皆緇帶為擯相者當服元端所謂與賓客言者乃緇帶也愚按緇帶即練帶士冠禮疏云練帶緇辟而云緇帶者據辟而言也英按此說束帶必練帶非也玉藻曰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注曰諸侯合素大夫亦如之士以下禪不合而綷積辟讀如裨謂以緇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裨其紐及末士裨其末而已雜即裨也夫夫裨帶外以元內以華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疏曰士用韎帛練為帶據此知練帶唯士而已士帶之異于大夫不獨裨與禪也大夫則素帶也急就章注曰練者煑縑而韎之也素謂絹之精白者蓋素質精而練質粗唯粗故須練也然則大夫非練帶也子華如果束帶亦必非

練帶也雖子華自言謙云小相下居士賤然士為末擯不得贊禮亦不能與賓客言也出接賓則同俾為擯人詔禮則惟上擯乃為相也原無所為小相者也況孔子之許子華則既云可使與賓客言則居然上擯之事矣上介亦然若末介末擯僅得于大門外立而傳辭不可以傳辭為即與賓客言也大夫猶可攝行上介上擯之事即所謂攝相者是也若士則太卑不得攝卿事矣孔子所謂束帶立朝者亦必大夫之任云介安得因小相之文遂謂此束帶為練帶耶

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注曰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疏曰言要服以內者對要服以外為小賓云大客謂其孤卿者對小行人所云為小客言孤卿者大國孤來聘侯伯以下卿來聘殷聘使卿時聘使大夫士雖不得時聘為介來亦入客中皆得為客賓客相對則別散文則通是以大司徒云大賓客則令脩道委積賓亦名客小司徒云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則客亦名賓是賓客通也小行人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

幣而聽其辭疏曰此大客爲要服以內諸侯之使臣也小客謂蕃國諸侯之使臣也英謂據此知與賓客言者槩而言之也如魯有杞伯來朝滕子來朝郯子來朝之類皆賓也不得如王朝之分爲大賓小賓也亦不得如大司徒所謂大賓客之例以小國君謂爲大客也但以國君來朝者偁爲賓尒如魯有宋公使華元來聘齊侯使國歸父來聘楚子使椒來聘之類皆客也不得如王朝之分爲大客小客也亦不得如小司徒所謂小賓客之例以大國之卿爲小賓也但

以卿大夫來聘者爲客尒蓋三子所長雖因于所問然如與賓客言卽子貢能言而外尚多可使而正難其禮儀無差誤則惟推公鬲氏欤

或對曰申棖

注曰包曰申棖魯人釋文曰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英按此說非也古名字多相應或人偁弟子于師前則棖之爲名可知也棖既爲名則史記之所謂申棠者棠必其字矣釋文曰棖門兩旁木也釋名曰棠柱車兩旁棖與棠字相類也而史記又云字周此字周二字殆誤文也釋文引鄭氏謂蓋申續亦略備攷據故用蓋字以疑之尒至于釋文又引家語云申續字周陸氏所見家語已是僞書何足據欤史記正義謂家語有申繚字子周雖張氏所見家語與陸氏同然或者申續申繚實是一人而誤文爲兩蓋續繚二字必有一誤續繚卽子周之名與棖別爲一人而申棖名棖字棠自爲一人與續繚子周俱無涉也然則申棖名字之誤非自鄭氏始耶且索隱繚又作遼曝書亭集孔子弟

子攷申續作申績自注曰家語今本作績申棠自注曰史記今本作黨禮殿圖作儻閻潛邱校困學紀聞曰申棠元板作申堂然則申棖名號不少于南容其或名棖字堂而堂字誤爲棠欤然通志堂刻釋文仍作棠不作堂則一元本未足據也其餘周續績黨儻繚遼非皆誤而又誤欤

是以謂之文也

集注曰蘇氏曰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

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左哀十一年傳曰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據此知孔子言是以謂之文也者乃是孔子述衛人錫謚于圉之緣由非孔子斷其亦可以謂之爲文也雖有借此以勸學之意然與贊公叔文子謂可以爲文矣大別也以妻疾二

事論之當圉相彼之前疾之不可妻已顯著文子何以擇之其繆一乘人之患使逐其已嫁之女其繆二比之匪人而反怒之其繆三以私事而動兵其繆四又使其女不終于所與齊其繆五至于嫁女于其夫之弟則如鳥獸矣知幾之不蚤何敢之有而其所學者何事何好之有豈曾不一詢于人亦何下問之有矣其謂之文者不過應對賓客之具余豈特非經緯天地之文也云爾乎但春秋時人之謚名浮于實者多不得獨嚴一孔文子故孔子據述時事校而不

亦言之遜也然言外並無非經天緯地之文之意也蘇氏辨非經天緯地而聖言之旨大晦矣況可謂能如此則亦足以爲文矣耶

子謂子產

疏曰子產繆公之孫子發之子發字子國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據後而言故後或謂之國僑英按此說非也困學紀聞曰國語謂公孫成子左傳謂公孫僑子產之子始爲國氏致堂伊子產傳曰國僑非也閻潛邱枝本曰子產之子左傳謂之國參須知姓氏

者明父子之倫也豈可父從子氏耶

晏平仲

注曰周曰晏姓平謚疏曰謚法治而無眚曰平英謂據此知偁晏平仲猶偁臧文仲臧武仲也左僖廿二年傳曰不以一眚掩大德注曰眚過也蓋晏子恭謹小心無一眚也司馬氏謂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當與孔子同時者如子產趙宣子皆未聞其知孔子後人亦不憾之唯晏子獨知孔子而薦之于齊景爲後儒反謂晏嬰不知孔子亦何狄

居蔡山節藻梲

史記龜策列傳曰高廟有龜室以櫝置局北隅縣之英謂據此知居蔡之室也文仲亦必以龜韞櫝以櫝縣于家廟之別室謂之龜室遂于龜室之節刻山形

其梲繒藻采介

陳簡莊綴文曰臧文仲居蔡包注蔡國君之守龜居蔡僭也山節藻梲包注言其奢侈也按節梲爲蔡而設包分爲二事山節藻梲爲天子之廟飾管仲用之孔子既斥其僭而包氏則專言其奢侈豈以藏國君

之守龜乃謂之僭而用天子之廟飾反謂是奢非僭耶英按此說非也禮器謂家不寶龜文仲之居蔡固僭也山節藻梲亦僭也至于欲求媚于龜而用山節藻梲若未聞天子廟制實然者此非特不足以責其奢侈之小過抑又不止于僭禮之大惡也廟飾者天子之所以尊崇其先祖者也而文仲乃竊而用之于介蟲之微斯則逆理而悖德矣然杜文仲秖是無知識尒由不知佗善則神降之祥佗不善則神降之殃天之命也豈大龜之靈所能庇佑耶而文仲以爲龜有山澤二種安得山節藻梲以安之然山藻有奢侈之罪山節藻梲有僭禮之罪居蔡亦有僭禮之罪而以山節藻梲居蔡則有悖逆之罪文仲適足以召殃安得利益其爲不智甚矣故曰何如其智也何如其智云者乃譏諷之辭非按罪之語若按其罪則莫重于輕賤至尊次則上干王典而最滅于奢侈之罪矣包氏之意其殆不以罪加于古名臣也欽

經史問荅曰臧孫居蔡非私置也蓋世爲魯國守蔡之大夫家語云文仲三年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是世官也武仲奔防納蔡求後以其爲國寶也則以大夫不藏龜之罪加臧孫恐笑不讀左傳家語英按此說尤非也典故辨正曰全說非左昭廿五年傳云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僕句以卜而家語亦云臧氏家有守龜名曰蔡此明是臧氏所私置若是國寶則不得藏于臧氏之家自有龜八掌之武仲奔防大蔡自在何待于納臧會焉得而竊周禮卜師龜人皆爲宗伯臧氏司寇非其所掌此說是也孔子謂家不寶龜正指如文仲一等

人也若世無其人則孔子何必言若有之則安見藏氏偏非私置乎謝山引左傳則豈有卽取公家物爲獻納之資者引家語則漆雕馮之言安見其爲國卜而必非其家之兆乎但家語僞書理衷仍以家語文還證亦何必欲不惟是也論語徵曰古者蓍龜皆藏諸宗廟國有大事謀諸鬼神謂宗廟之神也鬼神不言以卜筮告之也故蓍龜蓋鬼神之通譯也若不問諸宗廟而問諸蓍龜則先王可謂不智已此說是也可知大夫八寸之龜亦藏於家廟中矣又可知山節

藻梲者乃臧氏家廟中藏龜處之節梲也蓋文仲以爲不用于家廟之堂宇而用之于藏龜處可免譴尤介然則臧氏居蔡若果世官則不應藏于大夫之家若居蔡謂指魯廟居之則山節藻梲之不智咎在魯君豈守龜之臣所能妄行于先君廟堂之地耶謂非私置不更謬欤莊子繕性篇曰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于廟堂之上此寓言不可繩墨豈有介蟲枯骨而藏之于廟之堂上者耶秖爲藏龜在廟必不在典司者之家之一證尒蓋龜之藏于廟中當與天球河圖之所藏同在一處者也臧氏家廟之居蔡亦何莫不然耶

令尹子文

皇疏本注曰孔安國曰名穀字於菟英謂據此知爾疏本作穀之誤也說文第十四曰穀乳也从子殼聲段茂堂說文注曰上文字乳也謂生子也此乳也謂既生子而乳哺之也左傳曰楚人謂乳穀其音乃苟切今本左傳作穀漢書作穀或作彀或作穀皆非也此說是也穀穀穀穀及殼穀穀之屬宜若可爲一部者然禾木弓子等文各从字母而殼止从其聲六書中之諧聲字也猶汪河之不人工可部也若誤穀爲穀則爲假借字矣可乎

三仕爲令尹

緻文曰子文爲令尹始自魯莊卅年楚成八年代子元至僖廿三年楚成卅五年讓子玉凡廿八年僖廿八年子玉死蔿成卅六年子上死時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文元年楚穆成王厥後數年不著令尹至文十二年楚令尹

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至宣四年傳叙子越之亂追紀之曰令尹子文卒闕般爲令尹子文三仕三已傳記皆未詳或云子上之後非也子上之从雖因商臣之譖實誤聽大孫伯之言文五年滅六十一年敗麇師皆大孫伯帥師則子上爲令尹之後當必大孫伯繼之無子文復仕之事且子上从後卽有商臣之變使子文是時社位安得謂之忠乎意者成嘉之後子文復仕爲令尹既卒而其子般代之欤此則子文爲令尹者再見然云三仕三已疑其代子元之後讓子

玉之前此廿八年中必曾罷黜而再起也大全辨謂孫叔敖實令尹三仕三已誤爲子文按叔敖三爲令尹雖見于莊子荀子呂覽及史記循吏傳鄒陽傳然漢孫叔敖碑無三仕事或本子文事誤爲叔敖尒英

按此說是也然其謂必非子上从後再爲實經史問答之文也經史問答又曰金仁山謂子玉爲呂臣子上之閔子文或曾以太宰執政而代其闕不知楚之執政令尹而下唯司馬又有莫敖其下則左尹右尹左右司馬而太宰尚亞之非執政子文並共罷黜不至降爲太宰仁山何所據而云且春秋之世國老致政仍得與聞大事圍宋之役子文先治兵而後子玉再治兵其證也此說是也但左傳廿八年傳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睽注曰時不爲令尹故云使子人而不宜奉職如襄七年傳曰韓獻子告老九年傳曰韓厥老矣知瑩稟焉以爲政是也與聞者稟焉而已安得謂子文之治兵爲與聞國政之證耶子文三仕令尹皆實事也其謂三已之則總其大略而言不皆罷黜而自讓者有一焉然卽自讓亦是已之左僖廿三年傳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蓋亦必楚君有將欲黜之之意子文性本恬退故因而薦子玉以代己此非特不以爲慍且益盡其忠安得謂子文並未罷黜耶由是推之魯莊卅年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是一仕至使子玉爲令尹計廿八載其閒想亦必每嫌子文罷軟而罷黜之是再已之旋復爲令尹是三仕使子玉爲令尹是三已之同朝無同德之侶

子文不戀令尹之官故三仕三已無喜慍也論語謂三已之且國語亦云三舍令尹知非記者用筆之疏略若又謂子文僅有再仕而無三仕然則子文止有一已之而并無再已之也安得言三已之三舍令尹耶

陳文子有馬十乘

緻文曰孔傳崔杼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匹馬而去桉金氏謂十乘乃十甸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非也千乘之國百乘之家指出車之數而言有馬千駟有馬十乘畜馬乘則指公馬之畜于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也詩言衛文公騋牝三千若其兵賦則左傳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也故凡專言乘必計其地所出車數如云有馬若干乘必計其廄畜馬數左傳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其例可推矣或疑若指杜廏子張何故以能弃爲難然亦思若指采地則春秋不乏百乘之家十甸未當其十一又何以弃爲難耶要之文子原不必誇其馬多惟國家有事卒能弃此而去蓋亦中

人所難故孔子許其清四書釋地亦以開方法計畝十乘定文子采地沿金氏之誤英桉此說是也乘甸二字古偶通用而後人每見乘字即引以爲異說此皆不務爲讀書明道而徒以奇文炫世者尒而後人竟爲其所惑欤

經史問荅曰陳文子之本末大不可問崔杼弑君文子早知之見于左傳是時崔慶雖強然文子亦甚爲莊公所用父子皆被任使而文子陰陽其閒與聞弑逆之謀絕無一言坐待禍作無論其出奔之事不知而或以慎守何清之有是不可與蘧伯玉出近閒同語詳其心直不可謂之清而聖人第就子張所問而許之不及其他忠厚論人之法也若論世者又不可爲其所欺也英桉此說尤非也當時聖門問荅陳文子事原是知人論世非有所疑遲在前而爲之隱託也而許之爲清者止據彼一時越國去亂之事而偁之安得不謂之清乎若不許其清則是苛刻之言非

所謂不爲已甚者也然未嘗許其終身能清而不濁也謝山謂可謂清乎謂何清之有竟敢非聖人謂孔子失言也有是理耶

左襄廿三年傳曰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于君君弗聽也羣臣若急君子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據此則陳文子實知情若不得弑其罪但齊莊之不君崔杼之含怨其弑逆大志人誰不知魯公子荆猶知之秖是晏子所謂君爲己死而爲己亡者尒以晏子之賢猶謂我焉得死亡則

陳文何能挽回之耶若責其不諫則左傳亦未言晏子諫也惟崔杼明謂君子何有而陳文絕無面言即謂不仁可也至于陳文之出奔則子張實因此爲起問之端聖門豈有以道聽塗說之事問聖人者而孔子亦豈有含糊以荅者耶以論語所有之文而猶謂高奔之事未知果否然則後人將以何書爲可據耶不惟不信子張所問而且并不信孔子所斷之辭何謬至此欤將所謂三代直道而行者安扯耶抑不知可欺以其方者可以語細故而不可以語大故耶故

互鄉章曰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唯何甚以此推之則有一時之清即許之矣何得苛求他日之不仁而沒其行之清乎襄廿八年傳曰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此又陳文之不仁也禍者慘也得者利也乘人之慘覬己之利縱使所得甚廉而心已忍矣故集注有抑不得已于利害之私云也集注釋此章語見分別而孔子之言則皆云未知焉得仁卻無別者蓋以喻子張觀人不可以一善而即偁爲仁則

凡人皆然也陳文止是身家之念太重致有奪國之子孫陳文自謂慎守正是不知慎守之道者尒

李文子三思而後行

語類曰思之未得者須著仔細去思到思而得之這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著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矣若更過思倒不定了

英謂據此知朱子以爲思必審即一思已審矣不以審于思爲再也然此以思之未得者言之尒若事有不思而即得有纔思而即得者則于是加之以審思便謂之再矣若既

審之後而又有審思則亦勢不能以三爲限將必至九思十思而終不有爲矣此章乃言事理之當行者也反是以觀如詩三百篇中有將爲不善發乎情止乎禮義亦一思再思已可也若三思則恐其姦巧出而不有止于義理矣豈非三思有大害事者歟

語類又曰天下事那裏被爾算得盡纔計較利害莫道三思雖百思也不濟事如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只管熾義理只管滅英謂據此知三思之害也然後人亦不盡然一思而得利斷不再思英按此說尤非也季文生平唯求遭喪之禮一事誠爲豫備不虞之善敎其他如逐莒僕出境諫君欲與楚畔晉頗有善者其見柢裏處莫如因悢襄仲嘗欲去三桓而追咎殺適立庶之罪以逐東門氏季文于文公之薨久秉國政仲殺惡及視而季文如弗聞反爲納賂于齊以成其篡立則季文仝一不知有公義矣而何以私怨之報又假公以濟大聲疾呼如此耶

思季文子性鈍故獨以三思成名尒

注曰鄭曰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乃三思

其輕于公而重于私也亦甚矣然則季文之爲人何得有忠亘之譽豈可以妾不衣帛馬不食粟瑣瑣小善而遂謂之忠乎亦唯曰相三君而無私積堪謂清廉有德矣此其所以爲亘也孔子所謂斯可矣三字正對文子之爲人而譏諷之也而鄭氏謂不必三思其以三思爲美而謂季文叟優之歟抑以三思爲不美而謂賢者宜節之歟實則皆非也中庸所謂凡事豫則立者謂明理在前有忠信以爲之源有文行以爲之基到得臨事方能思之否則不學無術雖思亦私起賢愚所同也謂季文舉事寡過不必三思何其謬之又謬耶且以逐莒僕一事論之其使史克對公問以弒逆大惡而與竊寶玉同條輕重失倫者正因知無瑕可以戮人巧爲藏身也然謂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斯尤爲莽操之先聲矣而又謂行父于舜功二十之一又其後來季氏不臣之張本矣何其狂悖至斯乎

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

典故辨正曰集注謂甯武子仕文公成公朝、攷成公元年武子之父莊子盟于向至成三年而後武子盟宛濮是文公朝武子未得爲大夫也陸當湖謂春秋時父子並時杜朝者甚多當從集注而閻潛邱又引春秋以實之謂鄢陵之役欒書將中軍適子黶如魯乞師次子鍼爲厲公車右故皆大夫也左中軍者父士燮爲公族大夫者其子匄將下軍者父韓厥爲公族大夫者其子無忌李孫宿執政爲司徒適子紇

雖蚤卒猶得謚曰悼子以大夫故庶子彌出爲公之左宰皆並時復何疑于甯氏父子乎蓋文之末年已仕、值衛無事、故曰有道、成三年、繼父正卿、備罹艱險、故曰無道愚按不止于此城濮之役先軫將中軍而且居有功陳文子當崔杼時其子無宇已使楚孟獻子當國速已帥師禦齊魏獻子滅羊舌氏用其子戍宋華氏南里之亂正以父子兄弟同朝不睦孟懿子晚年洩將右師但晉文公報怨伐衛成公失國實由晉文出亡過衛衛文不禮所致成二年請盟晉弗許

遂有襄牛之出非別有無道之行致失國也邦有道邦無道不過太平與多事之分不在其君之賢否觀夫子偁史魚蘧伯玉可見集注以有道無道分屬文成亘爲未確不必從而爲之辭英按此說是也孔子之論甯武子以邦有道無道爲言此正與論史魚蘧伯玉之有道無道者同也三人所值之有道皆非盛世矣史魚與伯玉尤屬同時無後先伯玉之始見于左襄十四年傳乃左氏之誤文因襄廿六年之事而錯入者尒所以知者以論語伯玉使人于孔子是孔

子既歸家且久不相見之辭故也史魚伯玉之邦有道者自指衛靈之初年朝有蘧伯玉史魚史狗公子荊公叔文子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而任事者有仲叔圉祝鮀王孫賈各當其才雖君身無道而國勢無危此之謂邦有道也及至衛靈之晚年孔子仕衛之日則南子搆禍而衛爲無道之邦矣此則伯玉史魚之所同也若甯武子之邦有道則指左僖卅一年傳曰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鄫何事相之不享于

此矢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開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文四年傳曰衛甯武子來聘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據此知增淫祀脩鄰好皆因國家閒暇此之謂邦有道也而武子于人所惑者獨能不惑人所干者獨能不干庸非智乎然當時猶

有能者故曰其智可及也謂邦無道者僖廿八年傳曰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伐衛取五鹿衛侯請盟晉侯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據此知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非獨晉文出亡過衛衛文不禮一端所致也苟衛君有道則國人何忍棄君以自保邪則此時之爲邦無道已不待言及晉人復衛侯前驅誤殺武叔而元咺以臣訟君晉使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執衛侯歸于京師寘諸深室卅年傳曰晉侯使醫衍酖衛侯此時衛之邦無道不尤甚乎故曰邦無道也理衷謂成公失國由不禮晉公子之故非別有無道之行以致失國毋乃未盡欤而集注獨以有道劃于成公之前而不顧甯武子于文公朝無所見者蓋朱子知成公之見惡于人必因無道既無道安得有道而不知患難既平之後便可偁爲有道之邦也故以爲惟衛文公乃足當邦有道之名尒後人若闇潛邱則但侈述春秋父子同朝之多而不

計他人父子同朝各有事實見于傳若以言乎甯武子則于衛文時絕無事蹟既無稍稍事蹟逗露安得徒援他人之父子而強斷甯氏耶且集注謂武子無事可見此其智之可及也無事即可謂智耶理衷謂集注分屬文成亘爲未確豈僅以博雅見長者欤惟陸氏之所謂止宜從集注者別有故必因論語文孔子先言邦有道而後言邦無道若以有道無道俱歸衛氏則無道在先與論語文不合尒若果然則未思言之次第有因其時者有因其言之輕重者史魚之

先有道後無道者時本然也武子之先有道後無道者因其所言之輕重也有道則智雖壯後然如先言邦無道則愚後言邦有道則智豈不輕愚而重智耶如先言其愚不可及也後言其智可及也豈不輕愚而并智亦輕耶即伯玉之有道無道雖時固然然文勢亦必當如此安得拘拘于其時乎且如左注以臣以爲肆業及之也句引爲其愚不可及之證然則邦有道壯何時耶豈朱子因此而誤以爲有道必壯衛文時欤

改錯曰世卿襲職必父老子繼季武子立悼子公彌佐左宰此倅也若晉佐六卿欒氏韓氏則變先王之法倣周制之倅而別名爲公族公行諸官此豈父子同時爲大夫者甯武子并不爲國倅英按此說非也

此章集注謂文公固誤然其謂武子仕衛但論有官無官未嘗問其官之合于王制不合于王制者也豈必爲卿大夫然後謂爲仕衛耶

語類曰愚非愚魯但是有才不暴露圭角若當時不其愚不可及也

能沈晦以自處則爲人所害矣尚何君之能濟哉英

謂據此知邦無道則愚者謂藏其智而爲愚也其愚不可及者謂愚之中有智壯也若集注謂成公無道至于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閒盡心竭力不避艱險此正爲人之正道豈可以愚名之哉唯武子之周旋其閒使人不見其盡心不覺其竭力而忘其爲不避艱險此則愚與其愚所愚字之旨也智巧之士淡心逃避此私智尒固非智矣而武子周旋于艱險之中以世俗之情言之或有謂武子愚者然孔子當時言下之意無此意也孔子當時秖以其能沈晦不露圭角而名之愚也與不違如愚之愚相似然其能沈晦不露圭角終得成其事則豈他人愚者所能要唯智者能之此其所以獨武子之愚爲不可及也又與回也不愚之文相似說到此處而論語孔子垂教萬世之義乃見豈徒使論語經文字字著實乎

語類又曰問當衛之無道武子卻不明進退之義曰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要與尋常無干涉人不同若無干涉人要去也得要住也得若要去時須早

去到得艱險時節要去是甚道理 英按此朱子詠疑非也後世會毛踐土毋莫非臣古有封建君臣不一定然亦唯疏遠之臣羈旅之臣若父母之國則不然而委贄策名君所任信者亦不然何必待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而後乃思盡忠乎孔子之仕魯也聚加卿位然秖爲季桓子所用而虛託定公之名焉尒君臣之情猶淺也故孟子言見行可之仕不目于魯定公而曰于季桓子豈孟子語言錯繆哉述事以得其情實爲長顧後儒尚不知其情實而史記及僞家語亦有關欠若謂艱險只須早避則如伋去君誰與守止留休戚相關數人而已三綱毋乃淪斁耶

改錯曰盡心竭力不避艱險此忠臣大節以此謂愚將以不忠姦巧爲智矣從來愚字皆以浮沈假冀爲愚晉衛瓘時權臣報政瓘優游其閒爲傅嘏所推重當時傳之爲甯武子 英按此說是也集注亦以程子

每誑言治魯神化諸事功豈知孔子曷嘗有此際遇欣然孔子猶且不久卽反魯也見哀公又不能用于是長往七年而後歸矣聖人之事蹟不明則名教不明

說申明愚字且充類至盡謂有不當愚者比干也但前段未脩辭安可無鬲河之忠直欲

左邱明

注曰左邱明魯太史也疏曰受春秋經于孔子者也杜氏春秋左傳叙曰左邱明受經于仲尼疏曰邱明爲經作傳故言受經于仲尼未必面親授受使之作傳也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叙云自孔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各有妄意失其眞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沈氏云

殷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爲表裏 英按此說受經非也左邱明蓋孔子之前輩也若傳春秋之左邱明非論語之左邱明而兩左邱明凡皆非孔子之弟子也傳春秋之左氏當必是弟子之門人所謂懼弟子各有妄意失其眞故具論其語者也未得親受業于孔子也若親受業則孔子于定公時爲司寇之事于哀公時爲國老之事應尚更有詳記者而左氏所記始皆得于傳聞之實豈非門

人之所爲欤而論語之左邱明當必是先孔子而生非生同時尤非在弟子之列者也若生同時則孔子之世與門人之世遠不過百餘年不應百年內而有同姓同名同爲孔子之相知一以論語見一以春秋箸者也則豈同時乎惟在孔子之前世遠事忘有偁同姓名矣且孔子之偁其名而自附之一則曰左邱明曰某亦再則曰左邱明曰某亦尤見竊比之例惟其懷古情深也同時人則鮮有若是矣若爲孔子之弟子則當單呼其名必無連姓偁者凡人連姓偁者此時顏子已卒孔子之偁于哀公季康子皆未識顏子也不連姓將知誰欤若尊常偁左邱明豈弟子之偁邱明既是前輩則孔子之于六經惟脩春秋爲最晚年之事而孔子之偁左邱明居然邱明爲前輩而孔子爲後生然則邱明借謂孔子猶及見焉亦豈有前輩受經于後生後生爲經前輩懼失其眞而寫之作傳者耶

爲不知者告也如孝哉閔子騫人言也人之偁子皆于他人人衆矣不連姓將知誰欤如有顏回者好學此時顏子已卒孔子之偁于哀公季康子皆未識顏子也不連姓將知誰欤若尊常偁左邱明豈弟子之偁邱明既是前輩則孔子之于六經惟脩春秋爲最晚年之事而孔子之偁左邱明居然邱明爲前輩而孔子爲後生然則邱明借謂孔子猶及見焉亦豈有前輩受經于後生後生爲經前輩懼失其眞而寫之作傳者耶

曝書亭集曰史記報任少卿書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應氏風俗通邱姓魯左邱明之後然則左邱爲複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爲作傳孔子既卒名經將諱之爲弟子者自當諱師之名此第偁左氏而不書左邱也英按此說非也論語春秋傳兩左邱明皆單姓左而邱明其字也論語左邱明雖無攷然以春秋傳之左邱明推之則魯人原有左氏之姓矣而論語左邱明之爲左姓又何疑乎若謂傳春秋之左邱明本複姓左邱而其名曰明因避師諱而偁左氏則豈知古人之避諱實寬書詩不諱臨文不諱豈有因欲諱其師之名而改人之複姓爲單姓者耶史記左邱失明不曰邱明失明者嫌兩明字重疊尒故唯太史公自敘及此一見外此如十二諸侯年表豈非亦太史公之筆而卽曰成左氏春秋何司馬氏諱于彼而不諱于此耶卽左傳敘疏無不偁邱明也如左傳敘疏引劉向別錄云春秋左氏邱明所脩又引沈氏曰檄氏春秋引觀周篇云邱明爲之傳又引藝文志云是言邱明爲傳以其姓左故號左氏傳也至于傳

敘本文則凡偁邱明者七見若他書偁邱明者不勝數然則漢以來諸儒豈俱未攷耶後世以邱爲姓者或以邑或以字爲氏未可知安得謂複姓所分耶知佗傳之爲左姓則可以推而知孔子邑前之左邱明亦左其姓也如姓左邱則明乃其字如史魚之魚也豈其然乎不唯是也左傳之與國語謂文兩人佗可也而曝書亭集又引石林葉氏曰古有左氏左邱氏春秋傳佗左氏而國語出左邱氏然則與孔子後先者有二左也何其所見之左狹

十室之邑

注曰言十室爲邑英按此說非也周禮四井爲邑方二里豈有二里之地而止十室者乎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則九夫爲井四井亦有三十六室何以止十室乎邑本無十室者而言十室之邑必其邑或遭天災或被兵亂而後僅爲十室之邑尒豈有十室爲邑之事耶

與之釜

注曰馬曰六斗四升曰釜也皇疏曰春秋傳昭二十年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按是四豆爲區斗六升也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如馬注也英謂據此知釜之爲數也齊晉同軌而若叔向不知者以豆區釜鍾乃借器爲量之別名晉近鬲北齊居東方未必盡同尒如論語釜庾秉亦然魯與齊接壤故猶以釜偁也則馬氏以齊人之語釋魯之量名尤爲精切即下文庾秉不亦可以此而推乎○又按左傳豆區令本作區皇本引作甌管子輕重丁篇齊鬲之稟釜百泉則鍾二十也齊東之石經所改管子誤作鍾且有缺文二十當作二十五十泉當作十二泉二泉當作三泉注謬謂二升入合曰鍾云

與之庾

注曰包曰十六斗爲庾也皇疏曰包注十六斗爲庾與賈氏注國語同而不合周禮周禮旅人職云豆實三而成觳陶人職云庾實二觳鄭云豆實四升則觳實一斗二升也按如陶旗二文則庾二斗四升矣而

包氏注云十六斗爲庾即是聘禮之籔也聘禮十六斗曰籔不知包賈當別有所出尒英謂據此知庾爲二斗四升也釜之數既有左傳齊俗實據而庾之數又有周禮旊人陶人兩處實據且不差于左傳齊俗之數尤合此章不繼富之本旨則據此亦可以知論語釜庾之數本然如此而非徒以經證經矣不知包氏何以舍此不據而自爲十六斗之說耶何不思釜者請粟之正數也庾者請益之餘數也正數止于六斗四升則其增益之數安有反得十六斗之數者耶即曰非餘數而爲改前之數聖人改過不吝有如此則冉有既得此改數亦當無五秉之與矣且始之與釜此時已有不繼富之意微示之教但須從容以告其故而不必急明己意尒若因其請益而忽成二倍有餘則前所以與釜之意反爲自掩使冉有苟無五秉之贈則周急不繼富之意無時而發矣故與之庾之爲數仍屬無多斷可識矣何以謂十六斗耶其始因五秉與釜庾不稱故多其中閒之數以近之狀○又按皇氏謂國語見魯語出樓禾秉芻缶米注曰缶庾也聘禮記曰十六斗曰庾此非儀禮文乃賈氏自改儀禮文也故皇氏不偁儀禮而偁國語注尒

斐上均周禮輯義曰陶人庾實二觳注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受斗二升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疏曰庾本有二法故聘禮記云十六斗曰籔注云今文籔爲逾逾即庾也昭廿六年申豐云粟五千庾杜注云庾十六斗以此知庾有二法也按聘禮記籔音叟其與庾文異音異量數之多寡迥異何得妄以籔爲庾鄭云今江淮之閒量名有爲籔者則其量非即爲庾明甚而其云今文籔爲逾則逾字非即爲庾又明矣而疏乃硬云逾即庾初不顧字音與量數之異率以合之而因云庾有二法何耶杜注左傳亦訓庾謂十六斗然攷魯申豐爲季氏行賄于齊梁邱據而欲因高齮以通據乃請餽粟五千庾則其所云五千庾者當是二斗四升之庾共千二百斛若十六斗爲庾當八千斛則賄據止錦百匹而賄齮反至八千斛理尚可通耶然則歷攷經傳庾爲二斗四升初非聘禮記十六斗之籔自後漢包氏注論語誤疑庾爲逾而爲十

六斗之說魏何晏因之而晉杜氏之注左傳唐賈氏之疏聘禮記與攷工及宋邢氏之疏論語展轉成錯而經義亂矣英謂據此知三斗四升爲庾而非十六斗也十六斗曰籔而不得混曰庾也以庾而言廿四升爲庾六豆爲庾二甌半爲庾二觳爲庾以釜而言六十四升爲釜十六豆爲釜四甌爲釜二庾又一甌爲釜其數相近也至于十六斗則較之于六斗四升者多寡不侔何以及之耶輯義謂誤有包氏何氏杜氏賈氏邢氏然又有漢賈氏唐韋氏之注國語也原

其故蓋籔字之與庾雖字不相通然音則相近籔庾二字同壯上聲七虞韻中也則其謬誤爲最易矣獨上均能辨而又引左傳之五千庾情理顯然尤見非十六斗之一證也庾之爲數非至此始得其實欤典故辨正曰姜氏說甚辨但桌氏爲量煎金錫以爲之而陶人之庾與甗甑盆缶皆瓦器用之以盛未必即以爲量是以昭廿六年傳孔疏云彼陶人所作庾自瓦器今甕之類非量器也與此名同而實異則謂陶人之庾即論語之庾恐亦未確英按此說非也俞合升斗斛量也金錫鑄成者也在公家必以此爲準若民閒安能朝夕用此且民閒必爲數多者乃用此尒若爲數甚少釜庾豆甌之數則唯借器爲量斯便捷也此所以齊俗有豆甌釜鍾四量而魯近齊亦有同者也若他國則未必皆然此所以晏子將言陳氏陰佐大器而先言齊俗平時有借器量米之物也此正與陶人所作是器非量即借器爲量者相合也否則叔向與晏子同守一王之法度何必先以齊之四量爲叔向一一分曉耶蓋桌氏之量乃所謂公量也

若釜庾豆甌實世俗之家量也若晏子所言陳氏三量登一以公量收者實非公量也乃陳氏之陰謀特使陶人抑大之器實爲私量中之尤私者尒自賈氏之注國語包氏之注論語謬謂十六斗後人不能據左傳以正之而攷工疏致疑陶人文不足焉既有上均之通經而正之則攷工疏可以廢然矣而典故辨正反取攷工疏爲證何其謬欤

冉子與之粟五秉

經史問答曰冉子或以爲伯牛尸子數孔子六侍節

小物、伯牛侍、其證也、屈翁山之言也、然檀弓伯高之喪、孔氏使者未至、冉子束帛乘馬而將之、亦足以爲證、無以定其爲伯牛也、論語自曾閔有三子外唯冉子終未必是伯牛。英按此說是也伯牛方列德行之科、而五秉豪舉、知繼富而不知周急、又何德行之邪、安得因一偁子而附會之、欤且尸子言六侍、凡言聖人無常師也、若五秉一事、正見其不能節、又何取其侍邪、況冉有退朝、宋本作有、近本作子、豈亦伯牛邪。

皇疏曰、冉求知華母不乏、爲于朋友之義、不乏、尚與況乏者也、英按此說非也、冉有多與、雖出于好義、然亦因其粗心也、當時肥馬輕裘、豈子華常御之服、冉有未必親目送行、而釜庾之與、冉有誤認爲孔氏倉廩偶缺、而然、故下文孔子如此曉喻之、若謂冉有蚤已識子華家富、則其于聖人少與之意、已自了了、而下文教以周急不繼富、亦強聒而煩數矣、況徒欲以明不與、猶與之者必周、則純是霸道、作用之私智、所謂道其所道、非吾道也、此其人豈尚可教者邪。

說文解字第七曰、稟、嘉穀實也、從禾、從亩、從米、孔子曰、稟之爲言續也、又曰、穀續也、從禾、殼聲、禾、嘉穀也、米、稟質也、英謂據此知稟乃禾之穀而禾爲米者也、聘禮記曰四秉曰筥、注曰、此禾數也、又曰十筥曰秉、此米數也、據此知秉字有二義、至于論語五秉之稟、則非禾非米而爲穀也、可知矣、古人倉廩多積穀、稟即穀也、大雅、彼疏、斯牌箋曰、疏謂精米也、米之率、精十稗九鑿、八疏曰、稟率五十、精米三十、稗二十七、鑿二十四、然則如五秉之穀、而以米計、大約有四十斛之數也、而聖人責其繼富者、繼富多一釜庾、即周急少一釜庾、此章非言用財、宜當也、秖言君子于周急之義不可忽尒。

程易疇通藝錄曰、禾稟之有稾者也、其實稟也、其米粢也、聘禮米禾皆兼黍稷稻粱言之、以他穀連稾者不別立名、即穀中之實、亦無異號、唯稟有之、遂假借通偁、抑以事難件繫有足包者、爲文之法尒、周官倉人職、掌稟入之藏、注曰、九穀盡藏焉、以稟爲主、鄭氏注大宰職、九穀中無稟、此言九穀、以稟爲主、則是粱

即稟矣史記索隱載三倉云粱好稟其證也內則言飯有粱又有黃粱禮設簠簋不偁黍稷稻稟而稱粱者飯必炊米爲之故舉米名介無米名者乃偁穀名黍稷稻是也言簠簋實則偁粱宜言九穀則偁稟宜凡諸經傳云粱者皆言其米也舍人職掌稟米之出入辨其物注云九穀六米別爲書是以稟主九穀因爲九穀之總名賈公彥不知乃云稟卽粢也夫粢稷也以稟爲稷乃漢世訓詁相承之語孔穎達于曲禮稷曰明粢亦釋之曰稷稟也蓋承其誤矣難者曰稟爲粱而非稷稷誠不可冒稟之名矣稻曰嘉穀亦不足任嘉穀之名乎禾稟往往爲諸穀所假借而楊倞注荀子禮論篇則直曰稻禾也庸詎知禾稟之非稻名乎余曰不然也公羊傳曰上平曰原下平曰隰何休注曰原宜稟隰宜麥周官稻人掌下地種之芑種之注曰芑種種稻麥也稻與麥同宜于隰今曰原宜稟固非稻之所能冒者又說苑淳于髡曰蠃螺者宜禾楊倞引以注荀子云蠃螺高地也高地宜禾明其不宜稻矣而顧又以禾釋稻耶況呂氏春秋云得時

之禾得時之稻淮南子云雒水宜禾江水宜稻又云南方宜稻中央宜禾賈讓治河策云故種禾麥更種秔稻禾二穀秦漢以前無相冒者是故禾稟苗之名果專屬于粱也英謂據此知稟之爲名本專屬于粱之一穀而不兼他穀者也但如舍人職注九穀六米皆爲稟之所主則稻亦爲稟之屬矣子華之爲孔子使蓋孔子扗魯時事也則冉子之所與于公冶氏者魯之稟矣魯爲徐州地而職方無徐州之土宜其于青州曰其穀宜稻麥其于揚州曰其穀宜稻其于兖州曰其穀宜四種注曰四種黍稷稻麥徐扗青兖之閒揚州之北則徐州之穀當亦或宜稻欤冉子之五秉其稻欤然職方無徐州而禹貢則曰徐州厥土赤埴墳厥田惟上中則徐州之地特爲高于他州其穀自與青兖揚不同魯地之土宜當必有宜于粱者故左哀十三年傳曰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禍之父昵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尚有之注曰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據此知魯之軍糧亦食粱

也禮行軍將帥與士卒同食不殊貴賤吳王不卹下故其臣怨言魯軍粱與麤皆與士卒共之故粱先食盡也然則一有山氏可推之于魯三軍盡然此一役可推之于魯之軍政盡然知魯所產之穀粱亦不少若魯之粱爲僅有則稻亦偁嘉疏魯卿大夫所食以及軍糧何須舍稻而必粱也魯頌曰黍稷重穋稙稺菽麥說文曰稺幼禾也以稺推重穋稙亦皆禾也則魯之粱魯頌廣偁之矣故孟子生于騶卽魯小邾地曰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亦以

粱爲復言矣以此推之冉有能以八十斛爲饋瑕之稟則其家之所有者蓋多粱矣其所與五秉者亦必稻粱之屬矣況魯雖稻粱兼有然稻粱之下並有稷麥之屬冉有爲繼富之事則未必舍稻粱而用他穀也稟之有粱又何疑欤顧未成粱而猶爲稟尒

稟之稟

地官倉人職掌稟人之藏注曰九穀盡藏焉以稟爲主英請據此知頌祿于卿大夫當亦不獨以稟蓋九穀兼有而以稟爲主也如孔子仕魯仕衛皆致稟六萬則九穀兼有不亦宜乎若原思爲孔子之宰則宰之祿僅出于卿祿之所分是孔子之所分與于原思者未必兼有九穀則唯有稟而已所以知卿大夫祿兼九穀者如年不順成大夫不食粱則平時大夫飯必粱也大夫沐稷而醋粱則稷兼用也祭尙黍稷則黍爲用所重也孔子斥短喪曰食夫稻則去喪必用稻也菽麥則膳夫遷人所兼用也故以稟爲主而九穀皆有使不入市而備所以優大臣體羣臣也若家宰則不得矣稟之外有所用他穀須入市易之孔子

與原思稟九百始必皆粱故原思以爲無所用之而辭也竊以爲後人以地官倉人九穀盡藏而經文止曰掌稟始必誤以稟之名統乎九穀矣又因說文謂稟嘉穀也曲禮謂稻曰嘉疏始必誤以稻粱皆可偁稟矣又因魯頌謂黍稷重穋稙稺菽麥有稷有黍有稻有秬獨無粱之名不知稺乃幼禾也以稺推重穋稙蓋皆言禾也禾之穀穀之米粱也始必誤以稟爲不專主于粱之穀矣況周禮疏則誤釋稷爲稟曲禮疏亦誤釋稷爲稟不知稷乃麤穀原思爲之宰孔子

與之稟卽司寇蘇之所分也豈司寇卿蘇須蘇大典乃不顧好稟而須蠢穀耶原其故總因自古以來未有謂須蘇之穀以稟爲主而九穀兼有者而但知卿分蘇于家宰唯有稟而已者故以爲凡穀皆可謂稟凡蘇但有一穀欤毋乃謬欤

犂牛之子騂且角

皇疏曰當是于時爲仲弓父劣而不用仲弓故孔子明言之也范甯曰謂必非對言也 英按此說是也此必孔子有爲而言矣雖說經不定鑿然此異于他處注疏與集注皆似無故空論豈非因朱子但見

揚其人之美而令其人有慚德豈有無端而言之者耶若注疏與集注皆似無故空論豈非因朱子但見注疏而未見皇疏欤

皇疏又曰周禮牧人職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堅祀各以其方色之牲毛之鄭云陽祀祭天于南郊及宗廟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堅祀五嶽四鎮四瀆也然今云山川者趣舉言之也若南方則用赤是有其方色既有山川則宗廟可知亦互言之也 英按此說非也騂角之犧不專主于山川而孔子獨言山川者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言山川以比喻諸侯也賢才之用舍唯在人君故言山川之神也若泛言郊天祭宗廟各方望祀豈辭取遠意之道乎至于周禮騂獨南方而論語泛言騂者蓋周禮以天子言論語以諸侯言禮有異也豈可拘周禮之文以疑集注耶

典故辨正曰家益公題曾氏農器譜云耕犂起于春秋時犂田之牛純雜牝牡皆可故曰犂牛周禮牧人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是則純雜

之辨也封人設其楅衡魯頌夏而楅衡則言角之意也愚按淮南子說山訓臥屯犂牛既斡以鬱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卽論語之意也臥屯醜牛貌犂雜文色之醜也斡無角鬱無尾形之醜也論衡自紀篇云毋犂犢騂無害犧牲犂與騂對皆以色言非耕犂也角爲周正如春秋厭鼠食郊牛角則不周爾雅角一仰一俯曰觭則不正以楅衡解角亦非 英按此說非也犂之所以得名固有二一則釋名曰犂者利也利發上也一則釋文曰犂色如貍也然唯其色雜所以用

之于耕仍合于一也何庸辨矣至于[illegible]之言楅衡

傳箋與注疏皆以觝人言然封人專共牲事閑宮修陳祭物皆說不到防其觝觸之義觀其辭皆必以令其角周正而設也或漢儒因見易大畜童牛之牿與豶豕之互聯文遂謬謂云云矣況封人注謂楅設于角衡設于鼻則并失衡字之義豈非強解歟周氏以楅衡證角正可以補傳箋注之未及而典故辨正非之原其意蓋以爲牛角之正不正非一楅衡之力所能使就範矣然其角既成則鐵石不能制而其初生時則猶輭脆其所以觝偏者皆自小時日夜積漸而然故易言童牛之牿也而詩謂夏而楅衡者乃是將祭之一月前省視其牲角故云楅衡故云夏也若謂防其觝人豈此詩此禮文之所暇論耶

李氏使閔子騫爲費宰

注曰孔曰季氏不臣而其邑數叛聞閔子賢故欲用也皇疏曰邑宰數叛即公山弗擾也疏曰僭樂逐君公是不臣邑而爲以費叛是數叛也

英按此說非也左定五年經曰季孫意如卒傳曰陽虎將以璵璠歛仲梁懷弗與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注曰不狃費宰八年傳曰季寤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注曰不狃費宰十二年傳曰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注曰不狃費宰據此則可以知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之時當必在定公十二年墮三都而費邑既墮之後也是時費宰奔齊矣桓子懲于家臣之凶惡故取其有和順之德者使爲之然孔子此時已久有欲去魯之意秖因欲遲遲我行女樂未至猶在司寇之位閔子稔知孔子將去位矣豈樂爲季氏所用耶故閔子堅決辭謝而不能以意明言也豈以其邑數叛之故耶亦豈以季氏先人不臣之故耶

史記弟子列傳曰閔子少孔子十五歲據此則孔子初仕魯時閔子已將強仕之年但其時費宰有子洩季氏安敢使閔子爲之若孔子未仕魯時季氏不知有孔子又何知有孔門弟子耶且定五年以前季平子爲政雖有孟懿子知之然意如之爲人則斷非使閔子騫爲宰之人也至于孔子去魯則閔子從孔子行矣及其歸魯也則孔子謂從我于陳蔡

者皆不及門而閔子之見于論語者雖蓋必已卒也況又爲康子之世方意仕子路冉有子華豈有意及閔子者耶故唯墮費後爲使閔子爲宰之時也改錯曰閔子既不肯爲是子路使子羔爲費宰此說是也使閔子之意與使子羔之意一也而注謂以其不臣疏謂僭禮樂遂昭公皆平子世也于閔子何及欤又謂其邑屢叛然不狃嗾陽虎叛而宰費如故也至不狃自叛則費卽墮矣又何患數叛欤

典故辨正曰家語執轡篇載閔子爲費宰問政于孔

子譚梁生謂閔子仕季桓子時嘗爲費宰是未墮費前事此季康子時復使爲宰是孔子反魯後事愚按左傳季平子卒仕定五年時不狃爲費宰十二年不狃帥費人以襲魯前後七年宰費閔子何由而承其乏乎不攷傳文阿附家語英按此說是也作僞家語者借論語復召之復混作復用之復遂造出鄉年曾爲費宰一事而後人或以爲誤或遂信之其亦爲復字所誤耶

則吾必仕汶上矣

四書釋地曰二國之境以汶分英按此說非也詩載駜篇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詩以魯境言汶也此則閔子以齊地言汶也如孔子所宰中都之地至金元閒改名汶上縣屬東平州則汶豈橫絕齊魯者水有上流下流汶之上流仕齊境以內下流仕魯境以內安得謂二國分境以汶耶然其偁汶上者如江上淮上漢上泗上非因上流也凡汶陽汶陰皆汶上此閔子所指汶上指汶陽以北也水北曰陽左成八年傳曰謂汶陽之田僦邑之舊也據此則汶陽

亦恆爲魯有蓋當時固有跨大水而疆其土者如晉國之表裏山河也而當閔子聘使時仕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之後矣則汶陽又半爲魯有矣故閔子不曰汶陽而曰汶上則其所指甚廣正以齊國汶上之地甚多也然則汶陰之汶上仕魯固非閔子所指卽汶陽之汶上半屬魯矣尙非閔子當時所指也則集注所謂齊南魯北境上本疏文猶見犬牙錯壤若釋地謂二國以汶分則如長江限南北矣毋乃謬欤且汶源發于齊流入魯地而但云汶上雖謂爲巧言

可也然閔子此時正當邦無道危行言遜之時故其善于辭令如此豈眞謂汶分二國境邪

前漢書地理志泰山郡萊蕪縣注曰原山禹貢汶水所出蓋南入濟琅邪郡朱虛縣注曰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維說文解字第十一曰汶水出琅邪朱虛東泰山東入濰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蓋南入沛水經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蓋南入于濟又曰汶水出朱虛縣泰山東北入于濰水經出原山又蓋南過奉高縣注曰汶出牟故城蓋南阜下俗謂葫蘆堆淮南子曰汶出弗其高誘曰山名也或斯阜矣水經人于濟注又曰淮南子曰汶出弗其蓋南合濟高誘曰弗其社朱虛縣東余桉誘說乃是東汶非經所謂北汶者也蓋其誤證又水經出朱虛注曰伏琰晏謨並言水出縣南崿山山在小泰山東英謂據此則可以知古地理書之不可泥也凡天生一大川人必多增其源處以冒其名如汶之在水經曰汶水出泰山萊蕪原山據此知禹貢浮于汶達于濟之汶矣于是後之人于其相近之處有謂出朱虛東泰山

亦名小泰山者有謂出弗其山者有謂出崿山在小泰山之東者有謂出牟故城阜下名葫蘆堆者然則既謂出原山何又謂出東泰山何又謂出弗其山何又謂出崿山何又謂出葫蘆堆邪如謂汶非一汶則小水之名由人肇錫他字皆可名之何以于彼汶于此汶邪其旁見于他說者毋論若原山東泰山兩汶地理志二郡並誌說文一字二解水經二卷各注矣然竊以爲史記封禪書曰濟南人公玉帶曰黃帝雖封泰山然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天子至泰山泰山卑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據此則東泰山乃泰山之支峰故其土人傳會其所出水爲汶水而初不顧蓋南流東北流之異前漢已仍沿習而班氏因之許氏因之酈氏又因之豈非增其源冒其名歟而弗其所出葫蘆堆所出崿山所出者不皆可推歟

白牛有疾

注曰包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英桉此說尤非也伯牛居德行科而曾子謂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有惡疾而不

見于泛然之人可也夫子來問疾而不欲見又詢德行之有邪苟許其不見而自牖執手庸非姑息欤蓋必漢儒未達不入室之義故遂意度而爲惡疾之說而不知民生于三事之如一君子不違仁顚沛必于是乎

自牖執其手

喪大記寢東首于北墉下疏曰若君不視之時則不恆東首隨病者所宜此熊氏說也今謂病者雖恆在北墉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嚮南墉下東首英

謂據此知集注北牖下南牖下兩牖字皆墉字之誤也室之北有墉而無牖室之南雖有牖而無南牖之名喪大記于北墉下疏曰君來視則暫時移嚮南墉下據此知生遷南墉下而非牖下也既夕記既卒遷尸注曰徙于牖下據此知从遷牖下而非南墉下也然則唯从而遷尸始在牖下故俾老从牖下也若未从則常居北墉下何得云病者居北牖下乎若君及尊者來問則皆暫移南墉下但君則東首非君則不東首有別今何得云則遷于南牖下乎其所从从遷

牖下者寬其室以容喪事也其所以生遷南墉下者留牖下寬其地以待尊者東面而臨且以病者體虛不堪牖風也故鄉黨君視之及此自牖執其手皆暫遷南墉下也集注兩牖字皆誤文今南宋傳寫者始不深攷徒使後人謂集注之失也豈其然乎至于移在南墉而可以自牖執手者唯其不東首也若東首則雖病者坐起問者臂長亦安得而執其手邪

集注曰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孔子實嘗爲卿猶責

子路爲欺天況人臣而僭君禮其罪可逭乎竊以爲臣有疾而君來視則遷南墉而東首使君得東面而問也室中以東面爲最尊也若卑賤者有疾而尊貴者來問則亦遷南墉而不東首使尊貴者得南面而問也室中以南面爲尊之次也然此亦非常禮也孔子不肯貴己而賤人故不當此禮而不入室自牖問之也此與子路尊聖人之意略同然一責一不責者伯牛家之尊孔子賓主之情其事行于主人之家謂有禮可也子路之尊聖人朝廷之禮其事行于孔氏

之家非禮也若謂伯牛家以君視臣疾之禮待孔子豈伯牛家獨未聞君臣之義者耶其所以知不東首者非特于君必有別也且唯伯牛牖南牖下不東首故孔子得自牖執手若東首則首方近戶而牖中安得執手耶

皇疏曰君子有疾寢于北壁下今師來故還出南窻下令師從戶入于牀北得南面也孔子恐其惡疾不見人故不入戶但于窻上執其手英按此說非也南面不獨君位春秋傳魏子南面爲干位者因王事也爲最尊乎如集注謂君得南面仍未精切然如皇氏謂師得南面若然則孔子宜入室矣何以自牖執手耶故仍歸惡疾不見之說而小變之以爲孔子曲體人情而不入室原其意蓋以爲注云不欲見人者非恥其惡疾而不見也以惡疾必有腥穢惡氣恐其觸人故不欲見孔子知之故不入尒然此非三代以上之事也古人生稟厚而人情亦厚生稟厚故于人之疾病穢氣無所畏避人情厚則雖欲畏避而不忍也

若平常則如鄉飲酒禮賓亦南鄉況室中不以南面爲最尊乎如集注謂君得南面仍未精切然如皇氏謂師得南面若然則孔子宜入室矣何以自牖執手耶故仍歸惡疾不見之說而小變之以爲孔子曲體人情而不入室原其意蓋以爲注云不欲見人者非恥其惡疾而不見也以惡疾必有腥穢惡氣恐其觸人故不欲見孔子知之故不入尒然此非三代以上之事也古人生稟厚而人情亦厚生稟厚故于人之疾病穢氣無所畏避人情厚則雖欲畏避而不忍也

後世之人生稟薄而人情亦薄故有于天合之親弃而逃之者後漢漸尚清雅故其說如此豈知民生于三事之如一事者既如一待之可不亦如一乎伯牛既傳德行及有惡疾遂不入其室耶所貴乎讀書稽古者正人心厚風俗也包氏之說何其涼薄欤皇氏稍易之究豈知三代淳厖之道者欤

典故辨正曰朱竹垞云齊魯之閭土牀皆築于南牖下夫子遂從牖執手視之朱注曲爲之說亘由紫陽南人不知北俗也英按此說尤非也玉藻謂寢恆東首曲禮謂請衽何趾既恆東首又何問趾蓋恆者常常如此而非無有不然也故宜以經證經若以一二千年之後之土俗而欲上證古聖賢之事毋乃談何容易乎如謂臥牀本在牖下則既夕記之所謂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乃卒設牀第當牖遷尸其謂之何耶喪大記所謂寢東首于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其又謂之何耶雖喪大記牖字誤然北字不誤也況既夕記明明北墉也豈三禮經傳當孔子時早已具文耶

子游爲武城宰。

左襄十九年傳曰。城鬲郛。懼齊也。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注曰。泰山南武城縣。哀八年傳曰。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吳竟田。焉拘鄙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茲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曰。若之何。吳師克東陽而進。英謂據此知武城北猶遠于齊。南則近于吳。爲魯之邊疆。常當憂懼者也。注謂泰山南。則

武城不甚近于齊矣。傳謂子洩故道。以險路。則魯于武城。尚非所警備。于吳之處。而況于齊乎。傳謂懼齊而城鬲郛。則魯之警備于齊者。扗鬲北而非南。而武城扗魯之東南。何以懼齊而又城武城。注疏不言及。竊以爲既患齊于鬲北。則恐吳師或適來。而應接不暇。故已城鬲郛以備北。又城武城以備東南。介傳但云乃城武城。一若全爲齊備矣。注于前既云泰山南。而工。此不釋城之之故。則竟若齊近泰山南矣。毋乃疏欲至于吳與武城。雖非捷徑。然于此被兵。則亦爲近吳之邊疆矣。魯以子羽爲本吳人。恆爲吳所信服者。故使之爲宰也。且王犯既爲子羽父之所好。則亦端人可知矣。乃魯人信之于平時。一旦有事而遽疑之。何其淺欲王犯先爲此邑宰。子羽以王犯爲父執。則子羽之于武城。必闇練其利病矣。而子游之偁述。于孔子之前。但言其品行。而不及其才具。不又可見聖門治國之本末乎。○又按　殿版本穆叔歸曰。作穆叔已無歸字。

史記弟子列傳曰。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

日知錄曰。同一武城。而曾子獨加南字。子羽傳次曾子省文。但曰武城。而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可以見武城之即爲南武城也。山東攷古錄曰。子羽之武城。即南武城。後漢志云。泰山郡南城。故屬東海。有東陽城。左傳哀八年。克東陽。襄十九年。城武城。杜預曰。泰山南武城縣。新觀注地理志曰。東海郡南成。杜今費縣。而北七十里。元和郡縣志。故城。杜費縣南九十里。即南武城。與地志曰。子游爲宰者也。英謂據此知魯無兩武城也。

魯既無兩武城。則所謂南武城者。乃後世加字之辭。
尒。當時楚蔡之閒。亦有武城。秦晉之閒。亦有武城。左
僖六年傳曰。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文
八年傳曰。秦伐晉。取武城。據此知春秋見于經傳者。
魯與晉楚。共有三武城。而未嘗別其名。蓋以其地之
相去千有餘里。非相爲鄰。不必別偁也。若以四方而
言。唯楚爲南。而魯豈南之云乎。
弟子列傳索隱曰。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故
言南也。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南武城在兖州。子游

爲宰者。子羽武城。亦在兖州。英按此說非也。魯止有
一武城。不以他國有武城而自別其邑。而小司馬氏
謂魯更有北武城。故別此謂南武城。其始悞以懼齊
之武城非卽懼吳之武城。故其所偁北武城者。其始
指懼齊之武城矣。張氏謂武城亦在兖州。則似子羽
生于北武城。而仕于南武城矣。毋乃俱謬欤。妹不知
後世襲武城之名者。不一而足。戰國策平原君封以
東武城。故後漢志魏國有武城。蓋卽趙之東武城也。
而兩志又于馮翊有武城。師古注曰。卽秦伐晉取武
城者也。後漢書又于汝南郡。有武城亭。亦相近也。而
前書東海郡有南成。後書泰山郡有南城。又曰。故屬
東海。蓋後書成作城。于東海郡移屬泰山郡。此則論
語孟子之所謂武城者也。其餘定襄有武城。清河有
東武城。而清河之東武城。水經注謂因定襄有武城。
故此邪東。則正與魯之南武城。史記正義謂定襄有
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者同也。俱因後世武城
之名益增。而始別以方也。然終無所謂北武城也。魯
在東南。安得言北乎。

非公事。
集注曰。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英按此集注說疑非
也。武城雖不過下邑。然亦必有戶口賦稅典禮刑法
等事謂之公事。非邑宰一人耳目口手之所能盡不
可無相助爲理者。大則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小則
庇一家事而有家宰。況子游以文學名。以禮樂爲教。
孔子恐其于政事。非其優爲。故以得人問也。然德行
本也。事功末也。而德不可見。功不可待。有治事之才。
必先以品行爲本。此子游所以不由徑云云爲對也。

若飲射讀法秖杜典禮中一二事集注所指飲射讀法乃衆民中與事之人非邑宰文友助理政事之人也且春秋飲射杜序月吉讀法杜公庭不得言室也自爲漢言黄老東漢取虛聲爾晉尤以清流爲尚其于此章得人之問曰有之對皆爲風聲相示使國人有矜式之意矣而朱子之意其亦然欤

注曰言其公且方疏曰公無私也英按此說非也公者公家之事對邑宰之事及子羽之事而言也豈謂不扞曖昧耶又豈以徑爲私而不由之謂公耶

皇疏曰公事其家課稅也英按此說非也杜天下而言賦稅公事也若杜一家一身而言則課稅秖爲私事尒且何以言室欤

策其馬

皇疏曰六籍唯用馬乘車無騎馬之文唯曲禮云前有車騎是騎馬尒今云策其馬不知其爲騎馬爲乘車也英按此說非也單騎雖早有古公來朝走馬取其急捷春秋傳如祁奚乘馹而見宣子則以車爲遲緩而用單騎若以單騎戰鬬則戰國時始有春秋時未有也孟之反從左師爲齊師所敗而有意殿軍則唯乘車猶可宰其屬以禦鋒鏑見後勁之功苟單身騎馬雖執干戈終何足以捍衛一軍乎則孟之反之策馬即爲自策其兩服兩驂之馬尒且馬槌非獨單騎用之凡所謂鞭箠簞槌枝皆車中用也何皇氏獨疑于策其馬之文耶豈以孟之反抽矢獨語孔子亦獨偁孟之反似乘車尚有人欤然軍既敗衂則其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者或隕于車下斃于車中而三人獨扞其一者多矣又何疑于一人殿欤

觚哉觚哉

說文解字第四曰觚鄉飲酒之爵也英謂據此知孔子因所見而歎以比喻意中之所指也子而不孝不可以爲子臣而不忠不可以爲臣但孔子當時所譬者何爲則不可攷尒

趙鹿泉溫故錄曰劉用熙三禮圖云觚腹作四稜削之可爲圜觚狀如今之屋脊故後人以屋脊謂之觚稜按此則觚體本方有四角又刻爲稜夫子之歎不觚度當爲已嫌其處手而削圓之世道喜圓惡方英

按此說非也史記索隱曰應劭云觚八稜有隅者據此知觚之形易失而不爲觚也截角爲體八面削之而成八稜名之曰觚唯其八稜故易還本圓孔子所見之觚其廉隅不成竊知其將漸歸于圓故曰觚不觚觚不觚者言其在觚與不觚之閒也若謂孔子時已圓則并不得云觚不觚矣何其謬欤秦漢器皿不合三代制度然觚之偁于史記酷吏列傳所謂破觚而爲圜者其形如見若謂體本方則是破觚而爲方與下文琢雕爲璞網漏吞舟之魚意大乖矣蓋觚之

所以八稜者取其方圓皆備而彬彬也何取于有脊

亙起耶

集注曰木簡 英 按此集注說疑非也攷工記梓人職曰觚三升疏引韓詩說曰觚二升此觚爲酒器之證一也觚字從角而觶觚觵觛觴皆酒器字皆從角且有直以角名酒器者觚爲酒器之證二也若急就篇謂急就奇觚與衆戰之觚則漆木而非角薄而圓非角所能爲然同名觚者正因其形亦爲八稜故借鄉之名今且春秋時未必有木簡之觚則但有

酒器之觚而已何必兩釋之耶

論語徵曰揚升庵引破觚而爲圓謂變古制非也考秋時先王之禮尚存器物皆遵古制故不敢遽易其制祇仍舊制而大之 英 按此說非變制是也大之非也史記酷吏傳曰漢興破觚而爲圓琢雕而爲璞此司馬氏亦借用論語文言漢懲秦之稜礪太甚而返于淳譬如去觚之稜化爲圓也若認爲眞則玉既雕矣何從歸完璞欤春秋時周景王鑄大錢又鑄六鍾陳氏豆區釜皆加一麻冕今純朝服以縞制亦有或

矣但觚之所以不觚者則非改之也失其制尒論又謂觚爲鄉飲所用鄉飲之禮非一苟非賓興賢能則黨正當長索響習射主其事者安能嚴肅盛典器或添補迹有觚不成觚者所以不于有觚哉之歎竹然則破觚云者虛喻也然是言有意改之者也論語之不觚實事也然而無意于改而失其形者也孔子當時所值正集注所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安得以破觚爲證耶若又謂八稜如故而其量有加則春秋時猪酒背如鄭伯有齊盧婆嫠之類甚少其在鄉民則

尤亟聞沈湎之風。謂其扳大觚量毋乃無根之談歟。

有竹石軒經句說卷二十四終

聖經學規纂

大學辨訖續纂聖經學規二卷續纂者何也古大學成法俱在但恐人不實盡其道故揭曰在明親止善今自宋儒表章大學篇以來家閭戶誦矣五尺學童即知明親爲道然而古法荒廢帖括家鮮知大學中所謂三物名色者至錚錚道學有聲問以禮樂亦多茫焉莫對然則何由而進於明親耶其日講明親者何物耶則古聖學規固不可不亟明於世矣是以摘聖經冒學者會爲一編試起而觀之思之與今人所學同否今人日讀經書而於經書言學者不一致意是爲何故乃學別有學而學之格物別有格物也是又何故豈今人之學可以過於古人而不必遵耶則固曰步孔孟之後塵也抑古人之學或時異世殊不可行於今日耶則又曰千古有聖人焉此心此理同也然則可以返矣可以興

突康熙戊寅四月己酉益吾後學李塨撰

卷一
原學規纂　論語學規三十九條
中庸三條　孟子十一條
卷二
尚書二條　易經一條
詩一條　周禮八條
禮記九條　論古聖正學宜急復
附論學二卷

原學規纂

學明則格物明而明親之道可得矣故學規附大學後焉

論語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注疏引皇氏曰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內則曰十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曰春誦夏絃秋學禮冬學書鄭康成曰誦謂歌樂也絃謂以絲播詩三日中時學記曰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朱子集註曰文者詩書六藝之文　此註與夫子之文章天之未喪斯文兩章訓文曰威儀言辭禮樂制度極有功於聖道今人專以藏經爲文繙讀爲學印定心目幸朱註尚有此蹤跡與之作證耳　文字學人有自註矣文之以禮樂非以禮樂爲文歟

子貢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朱子曰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末勝本緩先急耳子夏之言矯枉過正矣氏子夏之言流弊至於廢學陳氏曰此見子夏之文學非靠文藝之末而重躬行之本弟子入則孝章程子曰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其言皆以躬行爲重讀書爲輕是矣然古學非讀書也周禮師氏掌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則習幼儀學禮樂朱子解學文亦曰詩書六藝之文詩以習歌咏書以考政事禮樂射御書數皆修己治人之實務此古人之學也至於繙讀乃學中十分功力之一二耳論語載孔門傳述未嘗及於繙讀可知古人之學不在此也然則學者即學事父事兄致君交友之行行者即行事父事兄致君交友之學學者學於學中行者行於臨事本一物也弟子父兄在堂人物相接自必先盡其職然職不知果合宜否而修己治人更多當學之事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至於成人後君親朋友無一有愧未有不由學者如事父而生事葬祭力盡其禮事君而兵農禮樂致身無貳自是學於平日而後能故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雖曰必謂者決其已學也文義自明後儒多以辭章爲文繙讀爲學遂有本末緩急之說若原古學如學溫清定省之儀爲行溫清定省之儀爲行學宗廟會同之儀爲學行宗廟會同之儀爲學行宗廟會同之儀爲學行宗廟會同之儀爲學行溫清定省之儀爲學行學宗廟會同之儀

氏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則習幼儀學禮樂朱子解學文亦曰詩書六藝之文詩以習歌咏書以考政事禮樂射御書數皆修己治人之實務此古人之學也至於繙讀乃學中十分功力之一二耳論語載孔門傳述未嘗及於繙讀可知古人之學不在此也然則學者即學事父事兄致君交友之行行者即行事父事兄致君交友之學學者學於學中行者行於臨事本一物也弟子父兄在堂人物相接自必先盡其職然職不知果合宜否而修己治人更多當學之事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至於成人後君親朋友無一有愧未有不由學者如事父而生事葬祭力盡其禮事君而兵農禮樂致身無貳自是學於平日而後能故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雖曰必謂者決其已學也文義自明後儒多以辭章爲文繙讀爲學遂有本末緩急之說若原古學如學溫清定省之儀爲行學宗廟會同之儀

爲學行宗廟會同之儀爲行博學力行擇善固執同此物耳烏分本末緩急耶且因認學字未真又不體貼子夏文義而反譏子夏之言有過何耶至志於道章朱子分道德仁爲本爲重游藝則爲小物爲輕亦似非是朱子明註藝爲禮樂射御書數射御書數且勿論自古聖賢有以禮樂爲小而且輕者乎以不可斯須去之物而曰小物曰輕亦異學矣　說命曰知之匪艱行之爲艱世固有學而不行者行自更重於學矣然此乃學而不行之過非學勝行學先行之過也故謂學猶故法行乃躬行分輕重可謂學屬小務行爲大圖分輕重不可也　或曰如子言即以事君論則學文必能政事矣然理門又分政事文學爲二科何也曰博學於文與文學亦微有分別學於文所指廣兵農禮樂射御書數水火工虞之事皆可學也文學則專指其考訂禮樂酌古準今博雅爾然而言故與德行政事言語可分科也不然以文學即

是博學於文則謂君子之博學於文祇學爲文學而不學爲德行政事言語豈可通耶子游子夏之文學觀之檀弓及儀禮傳詩序可見然子游宰武城子夏宰莒父何嘗不通於政事敗分科者各就最長者言也　論語文字亦有分如文質彬彬與質對楊氏以白受采況之則就文物華飾說文莫猶人躬行未得與行對朱子以言註之則就言辭有文說雖亦博學內所該然各章又有專義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此夫子下學而上達之年表也志學立不惑下學也知天命以後則上達矣如登高者從下一級一級而上故謂之達後儒躐求性天以想像恍惚爲上達遂以通曉訓達誤也且曰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則志學即是從心所欲不踰矩矣又曰下學是事上達是理則從心不踰矩豈無事歟乃理與事分也亦誤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晉衛瓘以者字斷句焉作何字解言何以不如丘之好學也得望人意較焉字屬上句者義長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孔文子夫子亦稱其好學然與此有分孔文子好學淺此深孔文子好學專以學習藝術言此則修德講學從義改不善皆在其內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先孝慤論語講義曰禮不可空訓理字乃持守之節文也君子於詩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一一講習是爲博學於文然又將所博者收斂約束於凡視聽言動之間都執守天理之節文不敢少有放肆是爲約之以禮

或問博學於文文者六藝也則已有禮矣而又言約之以禮何居曰博文之禮習五禮之儀也約禮之禮則統六藝言之周禮大司徒十二教樂居禮之一古者射御皆有禮書數亦禮中事約之以禮則不止學習六藝之文法而身世實用其功加顏子之四勿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曾子之三省爲人謀忠友信傳習孟子之存心養性

修身皆是也故先儒以博文爲格物致知約禮爲克己復禮甚得即如孺悲學士喪禮是學文矣而孺悲之居喪果如禮行否乎則又有約禮之功矣

六藝兼習固爲博學即如專學一數九章以及歷數皆學之亦博學也

黃勉齋曰朱子註以要訓約然約之謂爲要之文理不順以約爲束文義順矣四書大全克己復禮馬融以約身訓克己正抑然自束之義

顏習齋存學編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乃孔門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功明德親民百世不易之成法也

孔門曰博文約禮程朱學孔門亦曰博文約禮而究其實似有不同者孔門之博文顏學禮樂執射執御以至易詩莫不曰學也周南召南曰爲也言學言爲既非後世口耳所可混禮樂射御又非後世章句所可託況於及門之所稱貧富時之所推服師弟之所商搉若多學而識夫子之文章文武之道

未墜於地博學而無所成名文不在茲如或知爾諸章皆可按也此孔門之文孔門之學也果齋李氏譯朱子之博文則曰字求其訓句索其旨始以熟讀繼以精思文從字順妙得聖旨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后會其歸於中庸由是以窮諸經訂諸史以及百氏之書將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等語詳哉言之矣孔門之約禮大而冠昏喪祭宗廟會同細而飲食起居衣服男女問老明習大樹下公西子曲禮精熟夫子遜其能可謂禮聖言曾諸實纖微必謹以此約心以此約身出即以此約天下故又曰齊之以禮中庸大聖人之道至於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序君子之功備著尊德性道問學而其中直指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且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是顯以三百三千爲至道矣此孔門之禮孔門之約也朱子之約禮則李氏言內而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而儼然肅然若對神明而已李

氏曰涑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惟朱子一人僕不敢議朱子之博約極至與否顧學者先辨其文與禮焉可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顏習齋曰學之不講是學矣而又須講之即博學之後繼以問思辨也今世專以講學爲尚乃有不學而講者矣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鄭康成曰問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卑也何晏集解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既已學矣而曰未可與適道此格物致知之后所以繼以誠正修齊治平也不然王孫賈亦能軍旅祝鮀亦治宗廟豈可與子路公西華之學同等論耶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或曰子路以不必讀書爲學夫子責之可見讀書爲學矣曰非也解者誤也佞口才也或人羨之蓋雖無理而能强據一理以屈人者也如未優治民事神之學而遽使仕此無理者也謂爲學不必閉戶作佔畢書生此有理者也此佞也子路之言蓋與正名章指夫子爲迂意同謂學而不仕得毋使之作

迂闊書生乎然聖門教學立體致用曷嘗使人專讀書耶故其言不待辨而但以佞斥之若如時解謂學在讀書則子路之言正與相左是顯然背聖之語耳尚何佞之云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公西華所言之禮樂與立於禮文之以禮樂亦微有分華所言之禮樂指宗廟會同相禮言也若立於禮之禮則統禮言之如孝有禮則事親之事忠有禮則事君之事立信有禮則交友之事立即至宗廟會同贊助有禮則爲相之事立類皆在其內故曰有謂禮樂有待亦指富國之餘宗廟會同蜡享

飲射諸禮言也若謂凡禮皆有皆不能豈其事親事君交友皆無禮耶子路之行豈如華之侵禮樂者而夫子亦教以禮樂可證也故約之以禮凡爲學者所同也然約禮亦有不一蓋五倫日用相接之禮學者所同恢也若致用之事如學兵者約以兵之禮學足民者約以足民之禮亦有不同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奚爲用稼

孝弟忠信四民所同也兵農禮樂士所獨也何者士固儒其學以待爲民上而任經世之責者非若農工而徒自善而可已也乃今名道學者祇務靜嘗高則立行語以兵農禮樂概曰出位豈知學爲上正士之位敵不學爲上之事不惟失聖學併有歉於士矣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孔安國訓解曰爲己者殷而行之爲人者徒能言之此極中近世無實講學之弊我弟不閱而徒娓娓曉譬以誨人是爲人也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則爲不作助解作緣解矣意亦善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是時靈公無道國本不立禍亂在彈指矣不知以禮治內而尚志於爭伐之事孔子所以以未學謝之也若謂孔子爲果不學兵則何以曰我戰則克而丹有何以對季氏曰軍旅學之於孔子耶且卻萊兵命中句須樂頑伎發人

而墮之不用陳耶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從心所欲不踰知夫子之忠恕夫子之一貫也然敏如子貢尚不知之何也則以夫子平日罕言命仁自居曰多聞多見而識教人曰學而時習是皆在學識也故子貢解後乃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蓋聖人教下學之定法固如此使如後儒終日言性言天言一本萬殊子貢之聰明豈蹇如充耳者而夫子問之尚爾疑信不決耶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自古知者幾何故致知在格物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觀此二章德必須學事父事君亦資學詩又他日夫子曰孝在以禮事君盡禮則知先王三物之教六德六行其實事祇在六藝實之學訓固彰彰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朱子集註曰四者學問思辨之事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子夏守聖人教不浚節之法如是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人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此所謂憲章文武也朱子集註曰道謂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也　觀此可得學字正詁先孝經曰效法於人謂之學已學而孰習於已謂之習樊遲請學稼圃子曰吾不如老農老圃孟子載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史記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孟懿子南宮敬叔師孔子學禮可證也即不及見其人而私淑艾以爲學者亦效法也近乃有宗心性頓悟之說而訓學爲悟覺者則異矣　白虎通曰學之爲言覺也悟所不知也

此即大學格物以致知之義與後人悟覺說不同悟覺禪學也至學記學學半上學字音效說命作斅教也蓋教學本一事故字可通用　謂學有兼行言者可夫子自謂下學稱顏子好學其義皆兼行蓋行即行其所學原非兩端況禮樂從先有爲若舜行亦效法古人也則統謂之學也自可然謂行即學而廢學習之功則斷不可夫子由志學而立顏子博文而約禮皆各有功力確有次程故聖門教人之法曰文曰行曰學文曰約禮而以好學與守道對舉講學與修德徙義改不善對舉共學與適道分言好學與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剛分言皆明甚著者　好學近智而亦有統行言者即如大學中本祇學習事則但可曰格物致知然誠正修齊治平皆由學出則固皆大學之道也

孔子子游明以絃歌爲學道聖學亦可以定矣

中庸

子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顏習齋曰有弗學一讀學之一句言有不學者必須學之朱註以有弗學作句學之弗能弗措也又句而曰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夫君子之學而有可不爲者乎聖言有姑寬人以不爲者乎後觀孔疏曰謂身有事不能常學習常須勤力學之不至於能不措置與習齋說合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鄭康成註曰待其人而後行言爲政在人也又曰政由禮也蓋聖道惟禮可以盡之發育峻極之功用亦不越一禮故曰約之以禮復禮爲仁周禮無所不舉統名周禮大學言明親中庸言性教小戴皆列於禮記可見也鹿忠節顏習齋謂禮即道也惟至德之人凝之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知新皆敦厚以崇禮也所謂德至而道凝也旨哉言乎　按禮有專就儀文言者有統天下之理而言者如夫子言禮與其奢也寧儉曾子言國儉則示之以禮孔子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皆指儀文而言也如郤缺以六府三事爲德禮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女叔齊謂之

善儀不可謂禮而以用賢出政爲禮子太叔亦以揖讓周旋爲儀而備舉禮文聲樂人倫政事爲禮是統天下之理皆禮也周禮三物禮居六藝之一專指五禮儀文言也魯論約之以禮中庸非禮不動則三物皆該其中矣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夏禮言說殷周言學者夏非時制故考之而但以口說孔子殷後也而周人則二代禮固身學之矣是說與學之分也今人乃指說即爲學非誤歟

孟子

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

孟子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孟子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試觀聖賢論學曾有後世如何靜坐如何讀書之說否豈周公孔孟學教之法尚未備耶尚未善耶

孟子曰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

孟子曰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

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此即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道原以求放心而止使非爲明親也奚爲而有大學哉故大學以修身爲本正與此同乃後儒倚此爲頓悟之學則非矣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至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聖經學規纂卷一終

尚書

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此聖經首教學之首也蔡沈集註曰教胄子之具尊在於樂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滌蕩邪穢動盪血脈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朱子曰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缺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樂之職亦是用樂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物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爲樂有節奏學之急亦不得慢亦不得久之都換了他當性情

（注疏大全）　晦庵之言得矣惟以樂換性情句微有語病蓋禮樂非由外鑠乃出

於性而還以養性者也陸道威思辨錄曰人少時未有不好歌舞者天賦之發天機之動歌舞即禮樂之漸也聖人因其歌舞而教之以禮樂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今人教子寬者或流於放蕩嚴者至并遏其天機皆由不識先王禮樂之意欲養正以成學功難矣

說命說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於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事不師古興學古訓反不克永世與有獲反

周官王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今之學與官事風馬牛也以之莅政迂腐道學白面書生爲世詬病致使豪俠不學者反出其上焉是古學乃不迷不煩今學乃迷煩正相反矣

易經

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詩

周頌敬之篇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周禮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此成周教學取士之法也眞德也全德也有用之德也後人多以長厚質實爲德齊民之德不足以盡德也眞行也全行也有用之行也後人多以氣節幸裁爲行節士之行未足以盡行也至於六藝可以修齊可以治平較之辭賦八比之無用又不可同年而語矣　六藝爲聖賢學習實事孔子習禮學樂執射執御筆削會計無不精當可證邢疏朱註解論語游於藝皆曰禮樂

射御書數是也至於六經則古人載列道藝之籍教行道藝之詞耳非單持書冊即爲道藝也乃漢人亦以六藝名之殊爲貿亂至何晏註論語曰藝不足據依故曰游此渠沈溺老莊之語而邢疏復誤因之不足辯也若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則承上文多能鄙事而言孔安國以爲多能小藝朱子謂爲鈞弋之類與道德仁藝疏謂孔子言己志慕據杖依倚游習者又自不同

論語冉求之藝孔氏訓爲多才藝蓋一章與由果賜達爲類一章與臧武仲之智等爲類而下統承以文禮樂則指天質多能言也與游藝之藝亦有分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忠信即德也行即此行也文即藝也　子之四教文與行忠信並列周禮三物教民六藝與六德六行並列即大學之格致與誠正修齊治平並列也必如此乃體用兼備知行並全帝王聖賢無二道二學也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鄭康成註曰至德中和之德敏德仁義順時者也　按鄭註亦大概言之如孔子贊易四德只有義字至體仁足以長人四句始有仁義禮三字至仁以行之一段又止一仁字蓋聖經理相通貫不銖銖周全文辭如此故周禮大司徒言六德六行師氏只以三德三行該之即是也

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道賈公彥疏曰即上師氏三德三行也五禮大宗伯吉禮之類以禮祀祀昊天上帝鄭註師之帝嚳之昊明者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註三能三階也司命註文昌宮飄師雨師註三星皆雨星也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埋沈祭山林川澤註山林曰埋川澤曰沈以副禜祭四方百物註禜之酒除禍灾祭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註肆者進所解牲體以供時也獻獻酒也饋食始獻尸求神時也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凶禮之類以喪禮哀死亡註親服之喪以荒禮哀凶札註凶荒禮者以弔禮哀禍戾註禍災也以禬禮哀圍敗註合會用以濟之以恤禮哀寇亂註使人以賓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註時見者無常期殷頻數也時聘曰問殷頻曰

覲註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諸侯使聘以大禮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諸時聘諸大夫儀相見禮有士軍禮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註均其地政地守地險之賦稅賦稅不均者有是借況無道致有不均之事當合衆以均之故在軍禮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註正封疆溝洫之間嘉禮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婚冠之禮親成男女

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此射者賓射禮也如侯禮大射鄉射是也故在禮內下五射則射法也以燕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賑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註社稷宗廟之肉以賑同姓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鄭註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剡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註處事假借諧聲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諠諠車馬之容匪匪舒舒賈疏曰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見其鏃白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剡注者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喪尺者臣與君射不與並立喪君一尺而退井儀者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鳴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韓詩云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逐水曲者隨逐水之屈曲而不墜也過君表者謂若毛傳云褐纁旗以爲門表纁質以爲鸞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殺梁亦云艾關以爲防置旗以爲轅門以爲覆質以爲鸞流旁握御轂者不得入是其過君表即褐纁旗是也御交衢者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逐禽左者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象形者日月之類會意者人言爲信止戈爲武之類轉註者考老之類左右相注處事者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假借者令長之類一字兩用諧聲者江河之類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方田而下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今九章以句股替旁要則旁要句股之類也經世實用編李是芬曰周官五射曰白矢白鏃毛指也此彎弓之法所謂發率也曰參連謂先發一矢三矢夾於三指間相繼拾發不至斷絕此注矢之法也燕謂三矢夾三指間非法古射禮用四矢將射有餘弓用三矢相次參拾而連也其持矢之法而換一個故掃於箭右者三矢也曰剡注剡銳也弓弦也注指也箭發則靡其弦直指於前以送矢疑謂射弦亦不

必所謂前手控後手勞是也勞者後手摘弦如勞斷之狀擖者前手如擲物之狀或謂矢頭剡處直前注於侯不從高而下即詩所謂水平節此發矢之法也曰發尺發平也尺曲尺也謂平其肘使肘上可置杯水蓋鉤弦引及滿使臂直如矢也或曰發包也肘至手爲尺射者常以朏蔽其胸脇無使他人之矢從鏡而入此自防之法也曰非儀言開弓圓滿似非形也或謂四失集侯如非字即詩四矢如樹此射法之妙也毛河右古今通韻曰諧聲者諧宮商角徵羽之五聲也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瘞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疏謂六德六行之實事皆在六藝以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及文王世子篇樂以修內禮以修外之言觀之益信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

鄭註曰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賈疏曰小舞即下文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也大司樂教舞雲門已下六舞則大舞也勺與象皆小舞所用幼少時學之也鄭註曰帗析五色繒也皇雜五色羽也鄭司農云旄牦牛之尾也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舞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

鄭註曰舍采學士始入學釋菜禮先師也鄭司農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學子惟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設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及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大喪正茢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茢子從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奉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鄭註曰鄭司農云國子謂諸侯卿大夫士之子也學大學射射宮也賈疏曰國子之倅國子爲副代父者也王制王大子王子皆造學則亦曰國子先鄭不言者據諸子主國子致與大子使用故不得通王大子王子也大事祭祀也非正謂兵賦國子屬大子故司馬不賦之國正謂鄉遂之中所有何徒力征之等也作使也使國子從王也國之政事內有繇役之事皆是謂國有事時此國子存遊暇無事之倅中使修德學道也　國子不惟祭祀會同喪紀與供其事至於軍旅之役諸子授之甲兵合其卒伍治以軍法是直躬擐甲

冑而親事行間突故天子出征受成謀於學孔門弟子樊遲冉有子路有若能兵見於經傳蓋文武不分皆學中事也後人乃謂名教自有樂地無事於兵何歟

禮記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循不肖以絀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爲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

移之左命國之左鄉鄙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亞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胄學小胥大胥小樂正帥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陳澔集說曰司徒修六禮以下言鄉學教民取士之法樂正崇四術以下言

國學教國子民俊及取賢才之法　下文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按此習射習鄉飲酒以變不帥教者司徒帥俊士與執事周禮鄉大夫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而興賢者能者州長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書鄉大夫屬興黨正正歲帥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族師月吉讀法及春秋祭酺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卹者蓋古凡鄉有昏喪政事學士皆與執事而即因之以考其德行與藝三年乃大比焉所謂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者如此眞實教賢學選士之良法也鄉禮二十五篇家塾遂至國爲五家家塾少考教塾密

文王世子凡學戶孝反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戶孝反又籍師學戶孝反又籍師丞賛之胥鼓南春誦夏絃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學詩典詩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教世子學士必時者一以分時使藝與之宜一以分藝使業有所專然亦互用非膠固也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戶孝反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合語即後文養老禮既歌而語以成之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教禮之大者及儀禮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之謂也註疏略云謂祭及養老與鄉射鄉飲大射燕射之禮至旅酬之時皆得言說先王之法令合樂意其間各有威儀容節皆須小樂正教世子及學士而大樂正授之大司成論說之此孔門所以有言語之科修辭之訓也今世六部司官說堂入官者必須

先學於家可以知古人教法之善矣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懼恭敬而溫文

禮運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禮樂仁義皆學中事也何以與學分列曰此言聖王治國之政也治國則修禮陳義視學施仁播樂固各有事矣

禮器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按古人多學即以禮言

內則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

年教之數自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褲禮仲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遜友視志四十始仕

鄭註曰成童十五已上賈公彥周禮疏曰勺象皆詩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故以詩爲舞也　按八歲已后學小藝履小節十五已後學大藝履大節其序其業此詳著者　此古聖學中之事也隱居以此行義以此所學即其所用所用即其所學烏有所謂靜坐觀空泛濫書傳以爲學者哉曰秦滅儒術而後漢興舜爲諸儒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與諸生弟子共定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孫弟子制氏以雅樂音律世在樂官樂人資公獻世傳大司樂

章於文帝又漢律課學童學書則周孔六藝之學入漢固有存者然武帝置五經諸博士以教弟子多試繇說光武取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爲祭酒晉武益以助教隋煬改太學爲國子監初置司業一人丞三人唐龍朔二年改國子監爲司成館祭酒爲大司成司業爲少司成博士爲司成宣業後又改爲成均監總之主於傳經繇說而已至宋明而道學名立國學輕家塾重然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較之漢唐高下幾何雖齊高帝建元中置治禮吏陳有律博士隋開皇中書算學各置博士唐亦有書學算學之設然於古法千百之什一耳三物四術愈傳而愈微矣至學後入於仕途始置經書於高閣而從事於禮樂兵農學非所用用非所學此天下所以寡成朝材堂所以多廢事也嗟乎師古後今判若黑白成敗頓殊較若霄壤有志聖學者得毋思哉學記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

操縵孔疏調弦也博依節歌也博通處書博拊之搏搏按爲節以依於樂句也雜服如冠端韠紳紛帨之類　或曰古學之若此今學之若彼誠哉其不同矣然欲復古學於今日得毋有迂闊之譏乎曰子以爲迂闊者何也非不切時用之謂乎吾以爲迂闊者今學而古學不迂闊也今之學蓋漸漬成習萬方一概遂覺所入有合耳然究其有切時用請問今之學古入官者公坐堂皇可向百姓講性天著書乎可向百姓作一詩撰一古文乎可向百姓作八股制義乎曰不可也古制雖漸湮而朝野君民不能無禮祭祀朝會以及民間樂弄鼓吹不能去樂軍旅之事惟恃射御刑名錢穀必賴數書則古學非古也乃今日之急務也而何云迂闊也或曰今古不相及如何曰爲學則

安今人而棄古人論學又尊古人而小今人此學者之大病也不知古人之學皆衷於道古人之道實本於天性必然之理今雖岐塗分出然古學實不能盡廢使盡廢而尚可成人世則古之立學法者必非聖人使今世行其事而盡外於古法則古聖之立學教也必非性道而必不能也今之六藝猶古之六藝也或曰古學不傳久矣謂今尚有其法何以見之曰子未之實學也學則知之矣古之六藝誠有不盡傳者然今世鉅儒力行冠婚喪祭之禮者固有其人講論五聲七始九歌十二律之法者亦有其人世所習新射法雖出自京師練武之士然質之古法實相暨合古御車法不用於後世而騎即御也書數之學世更彰其人矣蓋此乃天理自然不容斷絕者耳若使學術大明天下同風則損益潤澤愈可並駕古人矣或曰何由而覩此盛歟曰此君相之能也苟在上以之教人以之取士彼無用之學尚能奔走天下況德

問仁義行問孝友藝問禮樂皆身心家國有用而不可離之事上求下應風行草偃不如操左券也乎或曰洪武嘗以六藝取士矣而不終何也曰明太祖欲復六藝可謂特識但見之不眞守之不定且性殿而急朝立法暮取士乃嫌不如己意而又變帖括此可惜也孔子時周法尚在而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乃流而今日移風易俗迫不及待有如此耶且六藝所取之人即不兼善即或有僞較之八股不尚有用耶不猶愈於八股考試渺不問其人生平智愚賢不肖爲何如者耶或曰然則此學待之宰相可也曰又非也古人有位則行之於上無位則明之於下吾輩即或無國與天下之任無身家之任歟由其道而得淵則天下共行之乾坤以位萬物以育即不然而一身一家隨分所及皆可有功當不善焉且明之洪武固卓然賢君也徒以當時無明學人之學者反以後世無用之學引之遂明而復蔽至道不行此吾儒之所宜返躬自責者也而謂明行此道尚可緩歟

聖經學規纂卷二終

漢孝堂題解

逸易　甘泉黃奭學

遺句

賁彖傳　故不利有攸往下有剛柔交錯四字接

天文也

王弼注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

節彖傳　中正以通下有然後乃亨也五字誤入注

右郭京易舉正

不威小不懲大

巽易

不損而益之

右家語

其亡斯自取災

焦竑曰見風俗通逸易也

右風俗通今本無之

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

以守其身謙之謂也

天地動而萬物變化

右說苑

天出善道聖人得之文在天人事之下見吉凶重

右陸賈新語

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

右許慎說文

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

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於天後

入於地

右桓寬鹽鐵論

乾爲天至爲木果下有爲龍爲直爲衣爲言

八字　逸易

朱震曰乾其動也直在上爲衣在下爲裳

爲言者震聲兌口聲出于口也所以能言

者出于乾陽也

項安世曰爲龍震之健也爲直巽之躁也

爲言兌之決也震之龍巽之繩直兌之口

舌皆以乾爻故也乾爲衣上服也坤爲裳

下服也

坤爲地至爲黑下有爲牝爲迷爲喪爲囊爲

裳爲黃爲帛爲漿一十六字

朱震曰坤變乾爲牝馬離變坤爲牝牛陰陽之中復有陰陽也爲迷者坤冥晦待陽而後明也爲方者坤靜而德方也爲囊者坤虛有容也爲裳爲黃地之中色爲帛爲漿不足於陽也

項安世曰曰牝曰迷曰方曰囊曰裳曰黃皆見本卦繇辭乾爲蠶精而出於震至巽離而爲絲至坤而成帛也酒主陽漿主陰

逸易 三

故坤爲漿

震爲雷至爲蕃鮮下有爲王爲鵠爲鼓六字

朱震曰爲王當在乾爲天以下錯文也

項安世曰爲王者帝出乎震也與長子同爲鵠爲鼓皆聲之遠聞者也與雷同

巽爲木至爲躁卦下有爲揚爲鵠四字

朱震曰爲揚者巽爲風輕揚震爲鵠陽鳥也巽爲鵠陰鳥也

項安世曰巽稱而隱稱卽揚也揚子曰巽以揚之

坎爲水至爲堅多心下有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一十九字

朱震曰水可動而動可止而止故爲可

項安世曰宮與穴同象皆外圍土而內居八陷也隱伏也陽在中也五聲之宮亦陽在中也律者法也水能平準故爲法棟字疑當爲棟棟在屋中有陽之象焉大過肖坎故爲棟逸象多出於繇辭之文恐取於

逸易 四

大過也

離爲火至爲科上槁下有爲牝牛三字

朱震曰爲牧牛王洙本作牝牛

艮爲山至爲堅多節下有爲鼻爲虎爲狐六字

朱震曰爲鼻者傳曰鼻者面之山

項安世曰艮爲山鼻者天中之山也艮主寅虎寅獸也故艮爲狗虎之子亦爲狗坎爲狐取其心之險也艮爲狐取其喙之黔也

兌爲澤至爲羊下有爲常爲輔頰五字

項安世曰晁以道古易常卽古文裳字若然坤之逸象旣有裳矣兌之爲常意者其爲商之誤與

右九家易解

離者麗也下有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戚也一十四字

右王昭素易論

故受之以遯下有遯者退也四字

逸易

右易舉正

五

漢學堂經解

逸書考

甘泉黃奭學

逸篇

汨作　九共　槀飫

序曰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劉敞曰九共九篇共當作邱古文邱作丘與共相近故誤傳以爲共耳九邱者卽所謂八索九邱案小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

逸書　一

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及槀飫然則汨作之篇言所以釐下土興功致治之道耳九邱者乃所謂方設居方別生分類者也九州殊土異俗各因其性順其舊而教擾之故爲九篇篇言一州也舜肇十有二州而今但九者幽并之俗與冀州類營州之俗與青州類但疆土廣大故分之至於人物自如舊也孔安國爲隸古定書不知邱字誤爲共遂肆臆說云述職方以除九邱案

職方氏之書一官所守耳周禮出於周公仲尼未嘗刪述而云除九邱可乎則此云九共當爲九邱必也禹貢雖載九州之地形乃是治水之書亦無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之事是禹貢所言者形質也九邱所言者情性也惜哉此書之亡不及見有虞氏之明德也

林之奇曰知之爲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爲不知九共稾飫畧之可也

逸書　二

朱子曰方設居方逐方各設其居方之道

薛季宣曰鯀湮洪水而謂之汨陳舜釐下土而謂之汨作鯀亂之而舜治之水治而後民可作也伏生稱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紀其語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然則貢賦之書禹貢蓋其畧耳舜典肇十有二州而九共止於九篇治水之後州復合爲九州矣

帝告史記作告　釐沃

序曰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陸德明曰帝告釐沃等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兩義俱通

陳櫟曰契帝嚳子舜封之商賜姓子嚳元都亳帝告卽帝嚳

章施乃服明上下

王應麟曰書大傳引帝告篇

逸書　三

湯征

序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孔穎達曰湯伐諸侯始於葛伯仲虺之誥云初征自葛是也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見史記

金履祥曰史遷載湯征之辭而不類蓋非湯征之舊也孟子引亳衆往耕之事疑出此書

汝鳩　汝方 史記作房

序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竹書紀年帝癸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二十年伊尹歸于商及汝鳩汝方會於北門

孔安國曰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

逸書　四

薛季宣曰伊尹之五就湯五就桀其盛德之至乎不以桀之不能不以湯之齊聖廢其君臣之義期於克正乃已不得已而至於伐豈湯伊尹之心哉二篇之告惜哉其不存焉

鄭伯熊曰伊尹適夏猶武王觀政於商伊尹復歸于亳則桀無悛改之理矣然後湯師興焉蓋湯之伐桀必俟伊尹之歸伊尹未歸則桀猶可改也

金履祥曰孟子所云五就湯五就桀之事意者於鳩方之書得之

羅敦仁曰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知此是語汝鳩汝方者

夏社　疑至　臣扈

序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

逸書　五

至臣扈

孔安國曰言夏社不可遷之義

孔穎達曰疑至臣扈當是二臣名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程子曰不可者湯不可知也

薛季宣曰古者征伐之主必改制度以新民之視聽變置社稷其事之大者故爲勝夏首政

鄭伯熊曰勝夏之後欲遷其社湯獨不可

特屋之以示戒若曰是其君之罪非神之
責耳此作夏社之意也伊川曰屋社之制
計必始於湯理或然與
陳櫟曰初欲遷夏社作夏社篇繼以二臣
之議而止故又作疑至臣扈篇

典寶

序曰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史記作嬰
俘厥寶玉誼史記作義伯仲伯作典寶
竹書紀年帝癸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
逸書 十六

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
奔三朡戰于郕獲桀於焦門放之南巢
孔安國曰三朡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
孔穎達曰桀必載寶而行棄於三朡取其
寶玉取其所棄者也
薛季宣曰典寶之作其明守器之道乎
鄭伯熊曰三朡桀所奔也寶玉夏之器璜
之類是也典寶之作其以祖宗之物所當
常寶而無德則失亦不可常乎

明居

序曰咎單作明居
馬融曰咎單爲湯司空
薛季宣曰孟子稱大哉居乎此明居所以
作也

肆命　徂后

序曰成湯既殁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
命徂后
孔安國曰肆命陳天命以戒太甲也徂后
逸書 七

陳往古明君以戒也

沃丁

序曰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
事作沃丁
皇甫謐曰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
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祀以太
牢親臨喪以報大德
李舜臣曰稷契以下盡臣道者代不乏人
伊尹周公之葬獨紀于書

咸乂史記作艾

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乂四篇

孔穎達曰桑穀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皇甫謐云太戊問于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于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是妖

逸書

不勝德也

陳櫟曰意此臣下相警戒之書咸乂以巫咸能乂王家也

按史記作咸乂下有作太戊三字是太戊亦篇名蓋四篇中之一矣

伊陟 原命

序曰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史記曰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

孔穎達曰俱以桑穀事告

仲丁

序曰仲丁遷于囂史記作敖作仲丁

竹書紀年仲丁元年辛丑王即位自亳遷于囂于河上

孔安國曰陳遷都之義

李顒曰囂在陳留浚儀縣

皇甫謐曰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

河亶甲

逸書

序曰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竹書紀年河亶甲元年庚申王即位自囂遷于相

胡一桂曰河亶甲仲丁弟相今相州

祖乙

序曰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竹書紀年祖乙元年己巳王即位自相遷于耿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八年城庇

孔穎達曰孔傳以爲圮于相乃遷都于耿

據文圯于耿祖乙居耿爲水所毀更遷他處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囂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于耿更遷他處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蓋祖乙圯于耿遷于奄盤庚自奄遷于殷亳囂相耿奄爲五邦也

高宗之訓

序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

逸書 十一

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分器

序曰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孔安國曰賦宗廟彝器酒尊賜諸侯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

薛季宣曰有虞氏之班瑞周人之分器皆一天下之道

胡伸曰分魯以夏后氏之璜分陳以肅慎氏之矢皆分器也秬鬯二卣周公得之成洛之後秬鬯一卣文侯得之東遷之初乃知宗彝重器也

羅敦仁曰詩序賚大封于廟也彝者酒尊廟中之器傳曰周有大賚分器也

旅巢命

序曰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顏師古曰巢伯南方遠國武王克商而來芮伯周同姓之國在圻內者

李杞曰巢今無爲軍巢縣即其地也湯放

逸書 十二

桀于南巢巢人納之意者終商之世義不朝商乎誠如是亦足見巢之忠矣商亡而周興於是巢始來朝夫子錄其書蓋有所感也

歸禾 史記作餽禾

序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孔安國曰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

薛季宣曰唐叔得禾君臣悅而相讓可謂無嫌間之迹矣

陳經曰書雖亡君臣和氣藹然猶可想見當王之疑也禾爲之偃金縢之啟也禾爲之起及君臣之和同也禾又爲之異畝同穗周公之忠誠上通于天矣

嘉禾

序曰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孔穎達曰成王歸禾之命必歸美周公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廷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

逸書

王應麟曰王莽傳引逸嘉禾篇

成王政

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孔安國曰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爲平淮徙奄之政令

薛季宣曰司馬掌兵謂之政典成王大正淮夷之亂因其有政以名篇

將蒲（史記作薄）姑

序曰成王既踐（史記作殘）奄將遷其君于蒲姑

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竹書紀年成王三年伐奄滅蒲姑四年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

孔安國曰已滅奄而徙其君于蒲姑告召公使作剛書

李杞曰青州千乘縣有薄姑城遷奄君臣于薄姑遷奄民于魯祝鮀所謂因商奄之民而命伯禽是也

賄肅愼之命

序曰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肅馬融作息）

孔安國曰海東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

之故肅愼氏來賀

呂祖謙曰賄之之命意其必有警戒不自滿假之辭惜乎其逸也

亳姑

序曰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蘇軾曰亳姑蒲姑也

呂祖謙曰公欲葬成周蓋宗臣垂死憂國之心以邦之安危惟茲殷士致不忘之意

逸書 十四

意不在葬也成王領其意不從其葬使祔于文武也

薛季宣曰周公反葬不忍去周室也太公封于亳姑而反葬于周豈以太公之事告之於周公耶

羅敦仁曰沃丁葬伊尹作沃丁成王葬周公作亳姑君于觀於二書君臣終始之義亦可見矣

林之奇曰自汩作至亳姑凡四十有六篇皆逸書也其書既逸則其序之義不可以强通近王氏解經善爲鑿說凡義理所不通者必曲爲鑿說以通之而於逸書未嘗措一辭皆闕而不論此又王氏之所長而可爲近世法者也

右百篇之序

伯禽之命

祝佗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因商

逸書 十五

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皡之虛

唐誥

祝佗曰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

杜預曰唐誥誥命篇名也

王應麟曰命以伯禽唐誥皆策命篇名

右春秋左氏傳

揜誥

王應麟曰大傳篇目有九共帝告嘉禾揜

誥之類

右伏勝尚書大傳

舜典之叙

趙岐曰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

右趙岐孟子注

月采

三日曰朏

班固曰古文月采篇

逸書

顏師古曰月采說月之光采其書則亡

朱子曰疑月令之誤

豐刑

維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

孟康曰逸書篇名

竹書紀年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

黑豐侯

阮諶曰豐國名也坐酒亡國

崔駰酒箴曰豐侯沈湎荷罌負缶自戮于

世圖形戒後

李尤豐侯銘曰豐侯荒繆醉亂迷迭乃象其形爲禮戒式後世傳之固無正說

右漢書律歷志

總德

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愼厥德天命焉葆

墨翟曰禹之總德有之

武觀

逸書

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大用弗式

古下有闕文

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于社考以延年壽

按墨子明鬼篇引甘誓下文云故尙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則此乃周書也篇名不應止一古字當有闕文

禽艾
得璣無小滅宗無大
監年
晞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
大明
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
乃曰吾有命無廖僇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
不保
去殷

逸書　十八

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則行甚章爲鑑不遠在
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
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祀降
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

按墨子非命篇云太誓之言也於去
殷曰云云下接以昔者紂執有命而
行武王爲太誓去殷以非之又天志
篇大明之道之曰云云而非命篇復
引其文則云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
下接以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
太誓非之然則去殷也大明也哲太
誓之篇分而名之者也古文太誓三
篇上篇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
先宗廟弗祀乃曰吾有民有命此大
明之文也中篇謂己有天命謂敬不
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
遠在彼夏王下篇天有顯道厥類作
彰上帝弗順祀降時喪此去殷之文

逸書　十九

也梅賾未詳其義遂以去殷一篇之
辭分竄兩篇之內不知墨子所述秦
火以前之書太誓大明去殷初不相
參也
右墨子

湯誥
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
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
古禹皐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

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無我怨以令諸侯

太誓

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王乃作誓告于衆庶曰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

二十

逸書

離湯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右史記

以上二篇史公從孔安國問故而得之者此眞古文也

遺句

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孔安國曰此伐桀告天之文　又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

右論語

按國語引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文雖與魯經小異然亦謂湯誓其爲湯誓逸句無疑也梅賾不察誤入諸湯誥篇又從而修飾之過矣

逸書

二

昏墨賊殺夏書

帥彼天常五子之歌

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襄十四年中行獻子引仲虺有言曰云云又襄三十年子皮引仲虺之志曰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文小異

惡之易也隱六年莊十四年兩引商書皆有是句在如火之燎于原句上

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僖三十三年曰季引康誥文云云又昭二十年克何忌引之則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聖作則

右左傳

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 免命

右禮記

念茲在茲順事恕施

右家語

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
于有庳

逸書

趙岐曰常常以下皆尙書逸篇之辭

吳棫曰自漢以下書之逸者已不復見雖
閒出既所未讀必不能知其爲書如所謂
先其算命高宗報上甲微不及貢以政接
于有庳之類先儒指以爲逸書世方知之
不然孰知其爲書也

無畏寧爾也

右孟子

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
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恭行天之罰
也 甘誓

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 一作
憎 用爽厥師 一作用闕師 仲虺之誥

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
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住 疑伊字 人面何敢異心
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 伊訓

其桓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衞
小人否 仝上

逸書

乃言曰嗚呼舞洋洋黃 當是譌字 言孔章上帝弗
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殃其家必懷
喪 仝上

禹七年水 夏書

湯五年旱 殷書

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均
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
女毋崇天之有命也
福不可請禍不可諱

右墨子

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不已者亡 中庸

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 伊訓

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 康誥

右荀子

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高誘曰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 三四

逸書

其廟觀物之怪異也

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

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

惟予一人營居于成周予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

允哉允哉

右呂氏春秋

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右國語

載孚在亳 伊訓

右鄭康成書序注

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太誓

右毛詩箋

大荒有禱無祀 周書

右范甯梁傳注

惟高宗報上甲微

右孔叢子

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 三五

逸書

右賈誼新書

若德明哉 盤庚

王曰封惟曰若圭璧 酒誥

右書大傳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右史記

先其算命

毋爲權首將受其咎

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 太誓

右漢書

前車覆後車戒

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

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

逐 泰誓

右說苑

太社惟松東社惟北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

社爲槐

厥兆天子爵

逸詩

前歌後舞假于上下

右白虎通

仁閔覆下則稱旻天

圍圍升雲半有半無

祖甲返

以相陵懱

師乃掐揞 廣韻掐土刀切揞烏浩切

來就甚甚

宮中之冗食

鎮有爪而不敢以撥

在夏后之詞

朕實不明以侥伯父

爰爰巧言

我有載于西

右許慎說文

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

王誕資有牧方明 伊訓

丙午逮師 太誓

逸詩

粤若來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

受 武成

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

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

國祀馘于周廟 仝上

右三統歷譜

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

孜無怠 太誓

司馬在前 仝上

右詩疏

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王維在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

右章懷太子後漢書注周書呂刑篇文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

右沈約宋書禮志

逸書

按今文尚書祇有堯典而無舜典古文自典曰欽哉下析而爲二後於愼徽五典之上取姚方興大航頭所得奏上十二字文濬哲文明等十六字冠於篇首予友蕭山毛奇齡持論宜自四海遏密八音以上斷爲堯典月正元日以下斷爲舜典其言是也嘗讀宋書禮志魏明帝卽位思改正朔朝議多異同侍中高堂隆建議引尚書文首九字與方興文同方興二十八字上於南齊時不若隆一十五字近古鄙意謂宜刪去方興之文自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上斷爲堯典冠高堂隆所引一十五字于前至篇終爲舜典則辭旣相屬義亦明暢蓋百篇之序原有舜典不必定復今文之舊也

堯典舜讓于德弗嗣 次以帝曰咨爾舜天之

逸書

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王柏曰昔堯試舜如此之詳而遜位之際止一二語而已此非小事也以天下與人而畧無丁寧告戒之意何與愚讀論語終篇乃見堯曰咨爾舜二十有四字書中脫此以夫子言補之

敬敷五教在寬 次以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也

王柏曰舜之命契也曰敬敷五教在寬語

意未盡疑有闕文勞之來之數語孟子既曰命契之辭朱子集註亦曰命契之辭則是出於堯典矣宜次尚書命契之下

右王氏書疑

洪範八曰師下有食曰生貨曰節祀曰敬司空曰時司徒曰德司寇曰愼賓曰禮師曰律生乃蕃節乃裕敬乃□時乃悅德乃化愼乃仁禮乃嘉律乃有功五十二字

孫承澤曰朝鮮本有此文是箕子傳

逸書

三十

右孫氏洪範經傳集義

漢學堂經解　逸書考

逸詩　甘泉黃奭學

逸篇

南陔　白華　華黍

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又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

鄭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

逸詩　一

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

陸德明曰三篇蓋武王之詩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遭戰國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

李樗曰諸篇皆以秦火之後而亡其辭其

辭既亡則其義不可得而知

黃櫄曰辭雖亡而義不可亡則三篇亦可想而見也南陔孝子相戒以養則見其風俗之美而孝子皆相率以養其父母也白華孝子之潔白則見君子之愛其親而思全其身惟恐有所玷汙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則見王者之治中和之極致也卽其義可以悟其意卽其意可以知其辭矣

呂祖謙曰董氏以爲笙入者有聲而無詩

二

逸詩

其說不爲無理然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

嚴粲曰董氏謂笙入者有聲而無詩非失亡之乃本亡也此說非也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卽所歌之詩也若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矣

葉適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白華孝子之潔白指言孝子當其其人與其事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三篇各以得字言之是其實順生長之理實無夭閼之患實遂上地之性皆知其所以致之之由非泛然以意言之也其辭雖亡而繫詩者既已明著之不可得而沒也

朱載堉曰謹按毛詩小序曰南陔孝子相

三

逸詩

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先儒謂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此說是也或謂笙詩元起有聲無辭愚見論之殆不然也今夫畫角之類其爲器也五音六律未能備具也而其三弄之曲尚且有辭焉何況笙乃五音

六律備具之器而六詩既有聲矣安得無辭乎既無辭矣安得謂之詩乎又安得復有南陔等名與夫孝子相戒以養等義乎以此觀之則彼有聲無辭之說滯閡不通矣小序以爲其辭亡者是也先儒以爲元起無辭非也

郝敬曰儀禮鄉射奏騶虞貍首騶虞有辭也亦云奏周禮有九夏國語稱金奏肆夏樊遏渠按肆夏卽時邁樊遏爲韶夏卽執

競渠爲納夏卽思文皆有辭而皆云金奏則奏亦辭也金奏九夏有辭笙奏南陔白華獨無辭乎又周禮籥章以籥歛豳詩卽七月也籥歛七月猶笙歛南陔白華華黍也豳有辭而南陔以下獨無辭乎又明堂位祭統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卽維清也謂管奏維清于堂下管有辭而笙獨無辭乎

由庚　崇邱　由儀

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又曰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崇邱廢則萬物不遂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

鄭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黃穆曰得由其道如斂藏順其時之類得極其高大如斧斤以時入山林之類得其

宜如各遂其生長之類

右詩序

貍首

周官樂師凡射諸侯以貍首爲節

儀禮大射儀樂正命太師曰奏貍首閒若一太師不興許諾樂正返位奏貍首以射三耦

樂記左射貍首右射騶虞

射義貍首者樂會時也諸侯以時會天子

爲節

劉敞曰射義諸侯以貍首爲節鄭氏以射義所引曾孫侯氏爲貍首之詩非也騶虞采蘋采蘩皆在二南則貍首者亦必其儔矣疑原壤所歌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即是其章首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貍似鵲首似巢鵲巢之詩御之將之成之此亦時會之道

林光朝曰貍首風也

逸詩

六經奧論曰騶虞貍首采蘩采蘋古之樂節也日用之閒不可闕也今貍首亡逸詩自逸非夫子逸之也

熊朋來曰貍首之詩古人以爲射節在騶虞之下采蘋采蘩之上想見孔子刪詩之時其詩已逸不然則此詩未必見刪於聖人也首章必有貍首二字故以名其詩小戴射義所記大戴投壺篇所記必第二第三章也不幸逸於詩家幸而畧傳於禮家

小戴得其一而大戴尤詳

今考定貍首

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强飲强食詔女曾孫諸侯百福

右考工記文大戴禮作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汝强食而食曾孫侯氏百福白虎通作嗟爾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逸詩

右射義文

質參既設執旌既載千侯既抗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

右大戴記投壺文

貍首四章一章七句三章八句

按劉仲原父七經小傳以原壤所稱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謂是此

詩章首然諸侯射時大夫庶士咸在不應歌女手卷然之句近於滑稽矣竊恐不類若考工記大戴禮祭侯之辭與曾孫詩連類並書其爲貍首詩無疑今析爲四章詩雖亡其大畧猶在特闕章首語耳然亢而射女女蓋指貍首而言則亦不爲闕如也浚儀王氏謂貍首新宮先孔子而亡恐非篤論

毛詩

八

又按武進鄒肇敏作詩傳闡謂瓠葉之詩云有兎斯首即係貍首此穿鑿無據不足信也

采蘋

周官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蘋

鄭康成曰肆夏采蘋皆逸詩

呂叔玉曰肆夏時邁也

熊朋來曰大戴禮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又云場中采茨趨中肆夏惟玉藻及周禮皆誤作趨以采蘋行以肆夏孔疏不能引大戴改正後儒反以周禮玉藻爲據不知其文誤當改也采茨乃堂上之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乃堂下之金奏宜布武而趨如今之注疏於理舛矣學者當依大戴注改正趨行二字

新宮

儀禮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

大射儀乃管新宮三終

毛詩

九

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

後漢書永平二年冬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備萬舞于庭

鄭康成曰新宮小雅逸篇也

王應麟曰新宮或謂斯干也

六經奧論曰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商

份曰管與笙類也皆有聲而已故新宮詩亦亡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後漢明帝亦取焉必見其辭故得以播歌詠蓋未有詩而無辭者周禮祈年龡豳雅於管籥之類必得有辭熊朋來曰新宮儀禮注云小雅逸篇或曰即小雅中斯干之詩也叔孫昭子聘宋宋元公享之賦新宮昭子賦車轄則新宮必有詩下管所吹非有譜無辭者矣

錢澂之曰左傳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叔孫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意宋公所賦必是斯干之末章所乃生女子事正爲婚姻發耳

王夏　肆夏　昭夏　納夏　章夏　齊夏

族夏　祓夏　驁夏

鄭康成曰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王出入奏肆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凡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其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

章昭曰肆夏一名樊昭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

林光朝曰九德九夏雅頌之流也

嘏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

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弗替引之

武宿夜

祭統舞莫重于武宿夜

鄭康成曰武宿夜武曲名

皇侃曰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

熊安生曰武宿夜即大武之樂也

騶駒

漢書儒林傳王式字翁思詔除下爲博士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騶駒式曰聞之于師客歌騶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尙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耻之

逸詩

十二

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

騶駒在門僕夫具存騶駒在路僕夫整駕

右大戴禮記

明明　崇禹　生開

周書癸酉薦殷俘王士百人籥人造王矢玟秉黃鉞執戈王奏庸大享一終王拜首稽首王定奏其大享三終甲寅謁戎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乙卯籥人奏崇禹生開三鐘終王定

孔晁曰大享獻爵奏庸擊鐘明明崇禹生開皆詩篇名

嶠

周書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五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君請歸聲就復與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爲誅平公將歸之

逸詩

十三

師曠不可曰請使瞑臣師曠見太子東躅其足王子曰太師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躅是以數也王子曰請入坐遂敷席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乃注瑟於王子王子歌嶠云云

何自南極至于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

孔晁曰師曠作新曲美王子也王子述舊曲諫也

轡之柔矣

周書師曠請歸太子賜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汝不爲夫詩云云以是御之

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應應取與不疑

左傳國子賦轡之柔矣

杜預曰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

右周書

彤詩

十四

河水

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楚子送諸秦公享之公子賦河水

韋昭曰河當作沔

杜預曰河水逸詩義取朝宗于海

茅鴟

左傳工誦茅鴟

杜預曰刺不敬

祈招

左傳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祇宮其詩云云

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右春秋左氏傳

支

彤詩

十五

周語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爲之告晉魏獻子爲政說萇弘而與之將合諸侯備彫傒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周詩有之云云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

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

鳩飛

晉語秦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明日燕
秦伯賦采叔公子賦黍苗秦伯賦鳩飛公
子賦河水
韋昭曰鳩飛小宛之首章也
右國語
徵招　角招
孟子曰齊景公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
悅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
逸詩
趙岐曰樂詩也
右孟子
遺句
雨無其極傷我稼穡雨無正之首
劉燾曰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
大夫刺幽王也
韎任朱離鼓鐘之三在以雅以南句下
右韓詩齊詩
素以爲絢兮

十六

朱子曰若以爲碩人詩此一句最有理亦
不應刪去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右論語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弃蕉萃凡
百君子莫不代匱
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逸詩
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
淑愼爾止無載爾僞
我之懷矣自詒伊戚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右左傳
相彼盍旦尙猶患之
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

十七

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
百姓
右禮記
魚在在藻厥志在餌
右大戴禮
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
右家語
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
右樂元語
逸詩
敕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雝雝無怠
無凶
右周官注
鴻鵠將將惟民歌之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
右管子
青青之麥生于陵陂
右莊子
樂矣君子直言是務

十八

右晏子春秋
良工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
右列子
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
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
月之明與天地同堂
必擇其所堪必謹所堪
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
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
逸詩
魚水不務陸將何及
右墨子
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
以敗矣乃重太息
右荀子
按荀子之引詩多矣如云墨以爲明
咸作明 狐狸其蒼又云如霜雪之將將
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爲之則

十九

亡又云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
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又云長夜漫
兮永思寿兮大古之不慢兮其辭有
不類三百篇中語故置不錄
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
惟則定國
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
力

右呂氏春秋

詩

四牡翼翼以征不服

右漢書

雍雍鳴鴈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後患

右鹽鐵論

皎皎練絲在所染之

右後漢書

相彼玄鳥止于陵阪仁道在邇求之無遠

右徐幹中論

大夫士琴瑟御

右白虎通德論

逸禮　甘泉黃奭學

逸篇

青史氏之記

右見大戴記保傅篇

世子之記

右見小戴記文王世子篇

王居明堂禮 句附

孟春出十五里迎歲

逸禮　一

仲春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

季春出疫于郊以禳春氣

孟夏毋宿于國

仲秋九門磔禳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命庶民

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乃命國醵

季秋除道致梁以和農也

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

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

右三禮注

中霤禮 句附

以功布爲道布屬之几

右周禮注

凡祭五祀于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

于奧

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

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

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

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畧于祭宗廟之儀

逸禮　二

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陘

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

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

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

禮

祀中霤之禮設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

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祀戶之禮

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

心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

祭竈之禮

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軾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軾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 以上皆中霤禮文

右月令注

禘于太廟禮 句附

禘于太廟之禮日用丁亥其昭尸穆尸其祀辯總稱孝子孝孫皆升合于其祖 三

逸禮

祫于太廟之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

右吳氏儀禮逸經左傳杜預注

三正記 句附

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也質法天文法地也

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

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灼龜以荆以火動龜不以水動蓍

右白虎通德論

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爲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右風俗通

大夫蓍五尺故立筮士之蓍三尺當坐筮

右儀禮疏

三王各以正月祭天南郊日用上辛 以上皆三正記 四

逸禮

文

右三禮義宗

瑞命篇

右論衡

本命篇 句附

男必三十而娶女必十五乃嫁

別名記 句附

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

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

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

右白虎通德論

盛德記 句附

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草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

右禮記疏

號謚記

右風俗通

逸禮

五

親屬記 句附

男子先生稱兄後生稱弟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叔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

王度記 句附

劉向曰王度記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

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

子男三卿一卿命于天子

臣致仕于君者養之以其祿之半

玉者有象君之德燥不輕濕不重薄不撓廉不傷疵不掩是以人君寶之

反之以玦其不待放者亦與之物

天子鬯諸侯熏大夫芑蘭士蕕庶人艾

右白虎通德論

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

右雜記注

大夫侯放于郊三年得環乃還得玦乃去

逸禮

右曲禮疏

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

以上皆王度記文

右漢書冀服志

五帝記 句附

立庠序之學則父子有親長幼有序

右周禮疏

王霸記

史繩祖曰周禮大司寇注引王霸記曰四

面削其地又曰置之空墠之地又曰正之者殺之也又曰殘滅其爲惡又曰犯令者違命也陵政者輕政法不循也又曰悖人倫內外無以異於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凡六舉於司寇之注而不見於他書

右周禮注

按鄭康成注周禮引王霸記文乃大司馬之職史氏學齋佔偁乃以爲司寇誤矣

逸禮

秩官篇 句附

韋昭曰周常官篇名

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禮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濯膳宰致餐廩人獻飧司馬陳芻工人展車

右國語

王史氏記

隋書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

昭穆篇 句附

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

太學志 句附

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于太學

右蔡邕明堂論

逸禮

禮外篇 句附

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曰蒿宮

右賈思勰齊民要術

遺句

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弟世世有行義者是則子孫慈悌孝愛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性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口天下

右逸大戴禮

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

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

右孟子

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于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三等青稅八乘旗旄尙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

逸禮 九

則天子迎夏于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二等赤稅七乘旗旄尙赤田車載戟號曰助天養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鞉此迎夏之樂也自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于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旗旄尙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自秋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于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尙黑田車載甲鐵鋩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春則衣青衣佩青玉乘青輅駕青龍載青旗以迎春于東郊居明堂左啟東戶夏則衣赤衣佩赤玉乘赤輅駕赤龍載赤旗以迎夏于南郊居明堂正廟啟南戶秋則衣白衣佩白玉乘白輅駕白龍載白旗以迎秋于西郊居明堂右啟西戶冬則衣黑衣佩玄玉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旗以迎冬于北郊居明堂後廟

逸禮 十

啟北戶

右皇覽

兆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也

右漢書郊祀志

小學碾小節業小道焉大學碾大節業大道焉

毛奇齡曰賈誼新書引逸禮記文稱容經曰云云容經即容禮後漢劉昆少習容禮

也容禮當卽今之儀禮

右賈誼新書

珪博三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半珪爲璋方中圓外曰璧半璧曰璜圓中牙身玄外曰琮

孔穎達曰逸禮記文

右白虎通

王者必制巡狩之禮何尊天重民也所以五年一巡狩何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所以至四岳者盛德之山四方之中能興雲致雨也巡

逸禮 十一

狩者何巡循也狩牧也爲天循行牧民也

右太平御覽

逸書考

甘泉黃奭學

漢學堂經解

逸孟子

逸篇

性善 辨文 說孝經 爲正

王充曰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

趙岐曰孟子外書四篇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非孟子本眞後世依仿而託之者也

逸孟子

遺句

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人之學者其性善

右荀子

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

夫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

其於心爲不若求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在有放心而不知求下學問之道無他上

高子問于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衞女何以得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衞女之志則可無衞女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衞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

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

右韓詩外傳

孔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右揚子法言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

右劉向說苑

孟子曰諸侯有王

右周官大行人注

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

右坊記注

禹生石紐西夷人也

右史記注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

右漢書伍被傳

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爾

右桓寬鹽鐵論

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

右王充論衡

矯枉過直

右仲長統昌言

正枉者必過其直黨錮傳

阿諛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張衡傳注

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

右風俗通

孟子曰千載一聖猶旦暮也

右鮑昭河清頌

千年一聖謂之連步

右梁蕭綺拾遺錄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右梁書處士傳

圖景失形

右顏氏家訓

遺子篇

太山之高參天入雲

右文選注

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

右廣韻注

戰者危事也

右北堂書鈔

虐政殺人何異刃邪

敬老愛幼推心于民天下運掌中也

若久塗炭則易政

見孺子入井非孺子之父母亦有惻隱之心

當以直矯枉若以曲何以正人

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

白其性不同也

右馬揔意林

仁也者人也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

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

右外國本孟子

按外國本孟子世儒莫有見者朱子

遺孟子

集註有云或問信乎曰不可知也

孟子曰人之所知未若人之所不知

君王無好知君王無好勇勇知之過生平患

禍所遵正當仁義爲本

右廣弘明集

按廣韻邱字注複姓四十四孟子齊

有曼邱不擇今無其文

宋王應麟論語鄭氏注范陽盧文紹序康成注論語十卷自周齊至隋盛行於人閒唐書猶著錄至趙宋始不以入志則書之亡也其在五代之際乎金陵嚴侍讀東有自秦中歸從三原王端毅後人處鈔得王深寧所輯古文尚書鄭氏注古文左傳賈服各家義而此書亦其所編綴者也鄭氏注在今日誠如椎輪耳使其書尚在舉業家亦必不好而志古之士要不忍使其墜遺深寧叟勤勤搜採於亡佚之餘釐爲兩卷此書之不終泯王氏之力也其訓不時不食謂一日之中三時食不時謂非朝夕日中也於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則謂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以子貢方人謂謗人皆與朱子義異然亦未嘗不可以備一說也王氏又嘗輯鄭氏易及詩攷世多有其書而此三書即吾鄉藏書家亦未備故浙江通志中亦未以之入錄侍讀一見而

傳其本以歸可謂知所寶矣余次第錄之適此書先竣遂序其緣起如此乾隆四十有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宋王應麟論語鄭氏注

歙金榜後序自何平叔論語集解盛行于世皇侃作義疏陸元朗作音義而鄭氏注寢微其塵有存者不過閒見于羣經義疏而已曲禮曰下卿位注云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正義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色勃如也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故燕禮大射卿大夫門右北面公降阼階南鄉爾卿是也鄭氏釋鄉黨過位爲卿大夫朝位在路寢庭正與下經沒階復位文義相屬然則入公門而過位爲入路門無疑也而集解絕不之及蓋鄭氏注湮沒失傳者不可勝數矣是本所存殆未及十一然鄭氏一家之學略見于是良足寶

論語鄭氏注長洲宋翔鳳叙漢初傳論語凡三家魯論二十篇齊論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古論二十一篇兩子張後安昌侯張禹攷校齊魯二論從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後儒多爲之注齊論遂亡漢書禹傳稱太子太傅蕭望之奏其經學精習有師法蓋望之與禹同爲魯論皆傳二十篇者也案何平叔言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說善者從之是張論非盡同魯而爲當時所貴後漢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孔安國傳古文論語馬融續爲訓說北海鄭君就魯論篇章攷之齊古爲之注案皇氏侃云康成攷校齊魯二論亦注於張論則鄭所校魯論爲張侯論陸元朗音義言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周之本卽周氏之出於張侯者其明徵也大約張侯論出而三家遂微鄭君注與而齊古差見攷隨經籍志載論語注十卷鄭元注經典序錄同又言

貴鄭氏就魯論篇章攷之齊古爲之注具見于集解敘及經典釋文敘錄隋書經籍志而論語音義云案鄭按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如注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魯讀崔爲高今從古之類其言尤鑿然可据此題爲古文論語蓋失攷丁君小山方肆意蒐輯冀爲是書補綴闕遺因書其後質之小山爲何如也乾隆乙巳

梁有古文論語十卷鄭元注亡案梁代鄭氏何晏並立國學故梁人阮孝緒爲七錄或以鄭君書多從古讀不盡同張侯遂定鄭所注爲古論其實非古論也又音義所載讀正五十事多謂脫漏未全今音義可攷者云魯讀某字爲某今從古合計得二十三事皆從古讀傳不習乎魯爲專崔子梅學易魯爲亦坦蕩魯爲湯弁衣裳魯爲晃子罕鄉黨二篇同下如授魯爲趨瓜祭魯爲必鄉人儺魯爲獻君賜生魯爲牲不內顧魯無不仿舊貫魯爲仁詠而饋魯爲歸折獄魯爲制小慧魯爲惠謂之蹂魯爲傲饋孔子豚魯爲歸矜也廉魯爲貶天可言哉魯爲夫某敢而窒魯爲室已而已而魯讀期斯已矣不知命章魯無此二十三事皆從古讀正其從齊讀正者多不可得見然音義又載鄭本作某者又二十七事亦異於張論者也衆星共之作拱先生餘作饑錯諸枉作措十世可知也作乎焉社作主無適也作敵則吾必在汝上矣無則吾二字燕居作晏子疾病無病字季康子有季字毋吾以也以作已饑饉作飢異僎僎作撰子之迂也作于直躬作弓方人作誇何爲是無爲字絕糧作粮義以爲質有君子字衞靈公篇有父在觀其志章邦內作封內惡徹以爲知作紱歸女樂作饋滔滔作悠悠朱張作侏廢中權作發其異

五

撰撰爲詮諒陰爲梁闇二事鄭自改讀不計外共二十七事以合二十三事正有五十私意推之此或有從齊所讀當元朗爲音義時古論尚在齊論久亡故傳鄭本者遂刪此注是以音義云鄭本或無此注也鄭注論語於隨唐之際盛於八閒魏徵錙晌多見著錄其後蓋與易書孝經俱佚於五季至今獨傳何解異同莫究君子病之翔鳳自申佔畢卽思拾遺補執以爲鄭氏論語參校三家集其散文差能津逮乃就何氏集解及皇氏義疏陸氏音義爰旁及注疏編類之書先後未獲凡如干條爲卷二隨書經籍志載孔子弟子目錄一卷鄭元撰書亦不傳然史記仲尼弟子傳注頗引其文今具未出以其同科亦坿斯編所獲僅此卦漏滋多業竟殺青事猶拾瀋書中之義雖存鄭訓其所闕畧不爲坿益云嘉慶四年己未十一月

六

樸學齋叢書孟子劉熙注長洲宋翔鳳叙
隨書經籍志言孟子十四卷趙岐注孟子
七卷鄭元注又孟子七卷劉熙注蓋自趙
氏章別其指篇分上下故有十四卷鄭劉
不分篇卷同數注當少省矣近世以來唯
傳趙注其他則佚康成之注不見一餇唯
唐人書時引劉說暇爲掇錄得二十餘事
文或殊焉乃序之曰孟子故在諸子書漢
孝文時諸子傳說廣立學官皆置博士孝

七

武定爲五經博士孟子遂微時師道絕後
漢趙岐逃難四方藏迹複壁始注此書至
今具在學者所習時病闊疏以今輯劉注
得千百之一二較於臺卿頗多同者臺卿
之注地理尤畧以劉考之恒復相勝如史
記五帝本紀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集
解引劉熙曰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漢書
溝洫志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
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

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孔穎
達禹貢正義因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
鬲津最南案漢鬲縣在平原郡爲兾州界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平陽應劭曰堯都也
在冀州界九河八流入兾域在冀州南鬲
津又爲九河之南故曰南河也史記正義
曰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
十五里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
偃朱城所居即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

八

處也案漢志鄄城屬沛陰郡在鬲津以南
故曰南河之南也趙注遂云遠地南夷有
似荒僻無可主名烏知所避越竟而已鬲
津之南殆未可易晉書段灼傳引孟子舜
避堯之子於河南中減二字義亦可通然
係省讀非由文異又夏本紀陽城集解引
劉熙曰今潁川陽城是也此亦同漢志又
益讓禹之子啟而避居箕山之陽集解曰
陽字亦作陰劉熙曰崇高之北正義曰孟

子陽字作陰箕山之陽卽陽城也箕字誤本是嵩字而字相似其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則爲嵩山之陽也案張守節言箕本字誤者水經注潁水云潁水逕其縣故城南昔舜禪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啟並於此亦周公以土圭測日景處又曰縣南對箕山是在箕山之陰史云箕山之陽故知史文箕字爲誤孟子則云箕山之陰字自不誤也史記正義又引括地志陽城縣

九

在箕山北十三里又引云嵩高山一名太室山亦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北二十三里而劉注顧訓箕山之陰爲嵩高之北雖或周而不備豈於南朔若斯違失孰思其文定有脫誤當爲嵩高之南箕山之北也又後漢志注引孟子注云南小山曰牛山案水經淄水注淄水自山東北流逕牛山西又東逕臨淄縣故城南東得天齊水下有缺字□水出南郊山下謂之天齊淵五泉並出南北三百步廣十步山卽牛山也左思齊都賦云牛嶺鎭其南者也案南郊山卽牛山牛山爲齊臨觀之阜非過險峻樹木宗生斧斤易盡故爲小山韓詩外傳稱齊景公遊於牛山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參天入雲視此小矣文曰北望知山在齊南史記管晏列傳正義引括地志亦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三十一里牛山之阿劉注左賦其說並同趙謂東南

十

殆乖目驗至畫之作畫趙注必同誤由傳寫田單傳集解引劉注言齊西南近邑趙氏說同而正義引括地志云畫卽戟里城在臨淄城西北三十里一書數說吾從其朔歸鄒之迹又在西南括地所言定爲無據如右數條麤爲證合知其訓詁概非疎淺望桂林而無從識一枝之足貴掇集之業曷云能緩若文選景福殿賦注引劉熙孟子注曰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酒德

頌注引劉熙孟子注曰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獻槽二字七篇不見遂無坿麗因而缺焉至於劉君史佚名氏唯吳志韋曜傳曜言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今本釋名題漢安南太守劉熙撰或謂二漢無安南郡當爲南安要其傳聞所得輒多譌舛世既縣隔史無見文無從推斷夫漢儒之傳經有數家孟子一書傳注頗少因拓遺缺校爲此卷當得此坿於趙注以助思誤之一適是或可以朝益暮習聊爲保殘守缺之倫勝乎擿埴索塗而已矣嘉慶七年六月壬寅

宛平章宗源序蜀志譙周本傳著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按史通外篇稱晉散騎常侍巴西譙周以遷書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其謬今則與史記並行於是代焉觀知幾所言雖與史記並論証以史考之名檢其逸篇體例實異正史唐志列於雜史者是也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引公孫述竊僭蜀人任永記目盲一事蔚宗書亦載之是又兼及漢事不獨糾遷書矣史記集解諸書所引或祇稱譙周或稱史考或稱考古史今以本傳爲正晉書司馬彪傳言彪復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爲不當多据汲冢紀年之義隋唐志俱不著錄其軼文亦無引之者

金山錢熙祚守山閣叢書三家詩拾遺跋

此書本王氏詩攷而補其未備間以己意疏通盡明具有條理惜傳寫多誤又脫注書名數十條今爲一一補正三家中惟韓詩最後亡故此書所錄韓義爲多齊魯兩家存者寥寥中如劉向世習魯詩即以其說屬之魯匡衡嘗治齊詩即以其說屬之齊非有明文可據漢書地理志引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間一此與上文鄭

一

詩陳詩句法正同乃十五國風之齊非三家之齊也而顏師古注遽云毛詩作還齊詩作營又謂緜詩自土漆沮齊詩作自杜齊詩魏代已亡不知顏氏何從得之董逌詩故又出顏氏後乃引齊詩四國是匡爲下國駿駹豈鄉壁虛造乎抑從他書展轉援引而得之乎又怪漢石經用魯詩出蔡邕手而獨斷所載周頌三十一篇之序盡與毛同或謂此魯說之同於毛者然三家殷詩有於繹思句見陸氏釋文而獨斷仍作七句又臣工本十五句而云十句有客本十二句而云十三句不知何以齟齬不合范氏所採未及獨斷故附著其說于後

金山錢熙祚守山閣叢書古微書跋儒者類稱緯候起於哀平之際然列子有形生於無形云云凡百六十餘字與乾鑿度同文呂氏春秋觀表篇亦有綠圖蝙薄之語則緯書之來蓋久其後展轉附益眞贋錯雜隋人惡其誕妄遂欲一掃而空之由是寖傳寖微幾於滅絕孫氏此書存什一於千百可謂信而好古矣近侯官趙氏因此書之舊復輯七緯所得較孫氏爲多然剏始者難爲功繼起者易爲力且趙書有緯無讖有七經緯無河洛緯尤不若孫氏之詳備趙本雖每條注明出某書某卷而舍前舉後移甲就乙者不可更僕數且有古微書不誤而趙本反誤者有古微書有而趙本反無者又孫所據北堂書鈔尙係原本而趙氏則據陳禹謨刪節之本修文殿御覽等書明時尙未佚去而趙氏已不得見故二書互有短長不得執彼以廢此也緯書文辭古奧兼古微書傳寫脫誤益詰屈不可通今重爲博考附注本條之下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蒐輯間頗有出孫趙二本外者他日得整齊排比別爲一書或亦稽古者一助云爾

金山錢熙祚守山閣叢書唐韻考跋紀氏以大徐說文用孫愐反切因取其反切下一字分部排比以存唐韻之厓畧其見甚卓然所據說文頗多舛誤又或以小徐本羼入或依廣韻改字紀氏不能別白致有誤分誤合之蔽書中失收音切凡四十四條切下失收之字百一十有五葢鉤稽之際頭緒既繁有時疏漏而屢經傳寫脫落亦所不免也至如瘥才他切當入七歌而韻作匹妙切不知廣韻瘵字上尖韻作[illegible]上聲三十小原有符少刀一音與唐韻同也三蕭蓨字云廣韻作[illegible]雕切不知廣韻蓨字入入聲二十三錫作他歷切而吐彫切者乃蓨字也說文悳於求切玉篇作悳於牛切集韻作悳字並同紀氏以廣韻十八尤無悳字遂謂今悳字不復用故廣韻集韻等悉不載唐韻亦未必有[illegible]字徐鉉以憂字之音音之尤爲臆斷予校唐韻考於所漏畧輒爲補苴復疏其譌誤隨條附案於下俟考古者剖析焉

武進臧鏞堂與王懷祖論校小學鉤沈書凡一切經音義所云字體作某者謂字之形體如此或言正體當如此非別有字體之書也故卷九大智度論三十三曰硜磲字體宜作硜礰二形言宜作則非本有此書尤爲明證鉤沈采音義所引字體五十則其敘錄亦言史志及書目俱不載似不當承訛襲謬擬盡刪之又華嚴經音義每引珠叢韻圃二書鉤沈有韻圃而無珠叢

天一

其實唐書藝文志儒林傳皆有桂苑珠叢玉篇及太平御覽引桂苑晉書音義引珠叢華嚴經卷上引珠叢三十四則卷下引十八則皆即此書擬補其闕又隋志有說文音隱四卷唐志但稱爲音隱經訓堂叢書有說文舊有一卷殊嫌疎略乃鉤沈載音隱僅一切經卷四一則將刪之抑仍其舊或博考羣籍以補之以上三事均祈示奪俎校一過恐舛漏百出貽誤後人若逐

一條細勘又未能倉猝了事庸篤學不倦但精力不如前耳又與王伯申論校小學鉤書沈承詢鉤沈事原約月抄可竣庸於此刻事不敢忘者也去臘天寒日短且事冗正新甫校起然中州文獻考寫者三人俟出看發抄又爲汪禮部編校遺書并著行從狀事小學三分之一後汪禮部事竣寫或者爲他事故邇日寢食不遑謝絕人事鉤唯沈之事務也特此書每條不過數字

天二

而引有二三書以上者即一書又有兩三偁以上者取其相勘勢必逐條逐卷字字讐對庶可自信以信於後再以侍御原稿煩蕪或本末倒置有偁此卷而實在他卷者有稱是書而錯在彼書者更有通部細檢而卒未得者即如開卷雜字解詁格閣也注出漢書實太后傳通檢漢書無實太后傳覆檢史記外戚世家竇太后篇及漢書外戚列傳孝文竇皇后篇并後漢竇

紀皆無最後得史記梁孝王世家有竇太后義格之文知稿本竇太后三字已此致誤且裴駰無注小司索索隱標義格二字曰張晏云格止也服虔曰格謂格鬬不行蘇林音閣周成雜字𢿱閣也通俗文云高置立𢿱棚曰𢿱閣字林音紀又音詭也庸按格閣字皆從各聲故周成訓格爲閣史記三家注載服虔說作格閣不行者是也單本索隱作謂格鬬漢書文三王傳

注作音格鬬皆誤顏引蘇林亦音格可證周氏義本服蘇故以格爲閣小司馬更引通俗文以申格止之義今本引周成作𢿱涉下文而誤引通俗文棚上有𢿱亦涉下衍也雜字正文當仍作𢿱下著按語明當爲格今竟改爲格閣也又複出𢿱閣也兩注其所出而所出又轉展譌舛至此不苦心考得之其敢輕刪乎故此事本瑣碎煩重加以素性不肯草率遂似時日有稽其

實刻刻爲此未嘗稍間深悉其原委別無簡便之法且代人校勘往往曲意相就較之自注尤難閣下體此則爲飛行絕迹矣原稿二冊送覽凡經勘覆皆有點識及刪補字樣紅黑筆隨意用之大旨以唐爲斷宋元人所偁不盡可據擬不錄其次序多不可解即此已得十之六七較之原稿差足爲善如欲盡之亦非所難但當少從容且更有他事及酬應又恐時日稽遲此等事細言之終身不能盡也王錄清付梓恐非鈔胥所能尊處有時小學者會證錄甚善否則仍付來紿以紙筆庸爲手寫何如每謂此等皆學者公事不當分彼此承委無不盡心特終不敢苟簡從事聊草塞責當謂喬梓兩先生鑒之也

子夏易傳武進臧在東序釋文序錄子夏易傳卜商字子夏孔子弟子七略云漢興韓嬰傳中經簿錄云丁寬所作張璠云或軒臂子弓所作薛虞記虞不詳何人唐會要開元七年劉子元議曰漢書藝文志易十有二家而無子夏傳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藝文志韓易有十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會則事殊乖剌司馬貞議曰

地一

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今祕閣有子夏傳薛虞記　庸以子夏之爲韓嬰當以七略七志七錄爲據漢晉六朝人所言不謬也嬰爲幼孩夏爲長大名與字相反而相成韓易十二篇者上下經並十翼也今本漢書脫十字當據劉議補之薛虞記者虞蓋子夏弟子或後儒箋解之韓嬰易傳之有薛虞記猶韓嬰詩傳之有薛君章句耳陸氏釋文引薛虞說孔氏正義引薛虞記並與張璠司馬貞所言合庸留意此學幾二十年甲子順天鄉試策問首及庸大言子夏非卜商乃漢韓嬰而考官深擯之乙丑季冬承德孫鳳卿觀察以輯本見示庸方悼哲弟云亡又嘉同志之有人也廢業三月復理舊事舉向所知者質之漫記卷端云

地二

月令蔡氏章句武進臧在東序余讀後漢書蔡邕傳而嘆中郎生不逢時有匡濟之略不見用有纂述之才不能成且脅於權奸死於牢獄後世不諒其志復加以黨惡之名未嘗不爲之歎息痛恨悲感交集也中郎母病不解帶者三年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冢馴兎擾室木生連理非至孝之感乎密詔稽問直對無隱首揭妖祥災變之原歷指貪濁佞邪之輩明知言出禍隨而冒死不避非致身之忠乎去聖久遠經籍多譌俗儒穿鑿疑誤後進奏求正定六經而手自書碑命工鐫刻俾後生晚學咸知取正則有功聖經也史才之難莫難於志師資胡廣得其舊事起自布衣歷於患難積累思維以成十意又作靈帝紀及補傳四十二篇則有功漢史也詎以姦仇讒譖始議大不敬棄市後與家屬髡鉗徙朔方明年宥還又以黨銜怨而亡命江海

遯跡吳會困阨至矣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寤三遷匡導既申狂僭屢革（六語本史論）卓雖權奸而上有獻帝猶漢相也可不謂知己之遇乎且史言董卓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乂切敕州郡舉邕詣府是其迫脅之以不得不進也既如彼又言卓多自很用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遯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是其既進而不能退也又如此驟聞卓誅動色而歎意氣之感孰能忘情設無此一歎其事君必不能忠其事親必不能孝乃遽執此指爲同逆不亦寃乎且同時盧鄭大賢咸與中郎交好史云邕死縉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元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然則先師得壹意研經而不治史者以有中郎

在也又盧植傳曰卓將誅植植素善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卓乃止然則卓之不殺子幹中郎請救之力也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而范氏史贊與馬融並論擬人不倫顏氏家訓文章篇亦云馬季長佞媚獲哨蔡伯喈同惡受誅史言邕收付廷尉乞黥首刖足續成漢史太尉馬日磾馳謂王允曰伯喈曠士逸才多識漢事當成後史爲一代

地五

大典是中郎垂死惓惓漢記寧嬰金鐵斷支體以成之馬太尉深知力救弗得不能如司馬子長之下蠶室而成史記也爲千古恨事矣中郎著月令章句本傳失載集言光和元年徙朔方懼顛蹶隕墜無以示後遂於憂怖之中成月令說苟使學者以爲可覽則雖死而不朽然則章句之作在患難中蓋深慮旦夕不測草木同腐將託是以表見庶幾身毀名立也鏞堂敬其人

悲其志惜其書之不成其所成者後世復散亡因采輯羣書所引並錄集中月令問答明堂月令論二首爲二卷以存中郎梗概焉鏞堂年二十始知治經即剏端月令據呂氏春秋以校小戴記塾師鄭涛如鄉先生莊葆村見而獎異之遂欣然有志於學後錄成此本十餘年於今矣暇日重勘一過擬付剞劂氏學者讀其書不可不知其人竊爲論及之時嘉慶己未歲季冬月

地六

書於南海古藥洲之譔詁齋

服虔通俗文武進臧鏞堂序顏黃門謂通俗文世題河南服虔子慎造魏書江式表次此於方言埤蒼閒是北人悉以此爲漢服子慎所著然梁阮氏七錄本言李虔造徵之初學記阮錄爲信唐志稱李虔續通俗文殆蹈北人之見惑於爲有兩書遂誤以李氏爲續篇歟鏞堂核之斷此非漢人之書有三證焉凡漢魏古籍悉登晉志今中經簿及七志並無其目此一證也自孫

叔然以前未解反切而通俗文反音頗近時俗此二證也敘引蘇林張揖皆魏人論世在子慎之後此三證也既至阮氏始爲著錄則此書當出自晉宋閒人豈因北方學者咸尊服氏遂以名同而易姓乎梁劉昭注續漢志始見徵引傳至唐季而亡此係六朝以前小學家爲釋名廣雅之流先儒注經史多所援據不第通俗而已且古今土俗不同名物互異由古目之爲俗者

時嘉慶四年秋七月

由今目之爲古矣爰采一切經音義諸書略次其先後以存一家絕學署曰服虔仍其舊也稿始已酉仲夏迄今十有一年時有補正卒無定本己未秋同甘泉林君仲雲客南海林君見斯編喜之欲取以付梓因爲校正若干條足以補鏞堂所未逮此書自是有定本矣遂敘夙昔所聞及今之論定者於篇末以詒之時嘉慶四年秋七月也

漢書蕭該音義武進臧鏞堂序蕭博士漢書音義十二卷見隋唐志小司馬章懷太子咸徵引之其書蓋亡於唐末北宋初宋景文所據即不全之册故於楊雄傳敘傳引用頗夥而他卷僅見然宋景文本世不可得不全者亦末由見之鏞堂讀官板漢書用宋本載音義稱舊注如服虔應劭劉德鄭氏李奇鄧展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韋昭晉灼臣瓚郭璞等多集注所無者引經

部如劉昌宗周禮音又尚書音儀禮音禮記音引小學如三蒼埤蒼字詁聲類韻集字林通俗文諸詮賦音引羣籍如劉向別錄風俗通氏姓謚法春秋說五行書司馬彪注莊子宋衷注太元何承天纂要皆後世已亡者誠罕覯之奇珍也惜闕逸不完存者多與宋氏及三劉之說相混有稱蕭該曰而實爲他說者有稱宋祁曰而實爲音義者又或羼入顏注中茲精加別白都

時泰堂

由研審得之不濫不漏差堪自信錄爲三卷以存蕭氏梗概其正文從汲古閣毛本與蕭書互有異同則各仍其舊不敢據此改彼致兩失其眞並錄後漢書注補其闕遺綴隋書本傳等溯其原委巫山知縣段若膺見之欣賞助爲勘正謬譌鏞堂以此書世無傳本而漢魏微言往往存什一於千百必不可以殘闕廢思亟付剞劂傳之同好焉時嘉慶二年閏六月

唐釋湛然輔行記武進臧鏞堂序庸來京師主王庶子引之以字林考逸屬校刪馬部馴性行調順五字庶子曰此唐釋湛然書也君昔錄慧苑書矣盍踵爲之以益藝林手持釋藏至大半蟲蠹鼠耗泥委沙積參他本始可讀君山普門子敘題永泰首元興唐八葉之四載考唐書代宗廣德二年甲辰明年正月改元永泰爲乙巳又明年大厤元年爲丙午則永泰首元乃八葉

地十一

之三載稱四首誤也江陰君山因春申君名普門子鄰邑沙門故序其書所引羣籍六藝外經部如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大戴禮記春秋後語賈逵國語注鄭氏孝經注李巡爾雅注小學如蒼頡說文方言廣雅埤蒼釋名字林字統通俗文玉篇字書史部如史記漢書諸史列傳帝王世紀孝傳蕭廣濟孝子傳郭璞注山海經子部如老莊列管孟淮南尸子牟子劉子白虎通

風俗通說苑顏氏家訓博物志異物志太公六韜神農經本草七曜圖六壬式及諸所言陰陽五行天文星宿醫脈骨節集部如御覽要覽文選楚辭靡不博綜而詳證之蓋有後世儒生不能舉其篇名者矣其足互訂者如引孝經注食廩曰祿可補釋文祿字之闕今本作稟爲者廩曰之異爲下於僞反乃淺人所加影宋鈔空缺是也引爾雅東北隅謂之宦杲云養養萬物也

按釋文稱李云東北者陽氣始起育養萬物故曰宦宦養也可證當作李巡云宦養也養萬物也引春秋後語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脯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雨脯爲韻出鷸爲韻可證燕策卽有死蚌爲失韻二卽有皆必見之誤也引說文月名恒娥亦名常娥月初月末常如蛾眉今說文無可訂俗作姮嫦爲恒常之訛毛詩蛾眉爲娥眉之訛也孫觀察星衍輯

地十二

蒼頡篇惠徵君棟章孝廉宗源輯尸子錢少詹大昕輯風俗通及庸輯爾雅注等皆未見此書然所徵逸文闕而未載惟任侍御大椿字林采此書然勘性行調順語近時俗非晉人解字之文且本作調馴任改爲順湛然三引字書辭多淺薄此引字林蓋字書之譌湛然又曰曳牽也亦作拽字林云臥引也按說文手部曰捈臥引也拽捈捈也拽卽拽之變臥引之訓正本說文此

確爲字林壬及失采又言經史子集曰集謂古今賢良所鈔如御覽之流此目北齊修文殿書爲趙宋太平間纂修之所本或據太平御覽謂宋初古籍尚存又疑此語爲宋人竄入皆誤也敘言宗虛無者名教之道廢遺文字者述作之義乖可見彼教尚然奚況吾道故唐以前名釋多閎博之流湛公爲庸同邑之賢哲余嘉其志掇錄二卷浹旬而成去取之例視諸華嚴稱輔行記者依原敘也一時好事傳鈔有承德孫觀察馮翼仁和陳孝廉善桐城孫茂才起藩及門鑲藍旗覺羅生桂菖書之以徵同志云去夏錄成王庶子屬余撰序倉猝未應惜今以母憂去官不及就質之嘉慶乙丑上元日

周經堂叢書淮南子許慎注附萬畢術承德孫灣翼序後漢書儒林傳載許慎撰五經異義說文解字而不言其注淮南子隋經籍志有慎注淮南二十一卷與高誘注並列雜家舊唐志惟列誘注新唐志則慎誘仍二家均載迨元人修宋史志復存誘而遺慎攷郡齋讀書志及書錄解題宋鼂公武陳振孫尚目驗慎所注本大抵其書亡於宋末故陳氏所見已將高誘注序混合慎注本中而慎序先亡至宋元易代遂並全書淪沒（今明人所刻高誘注本亦非完書）則宋志之不載固徵實錄而舊唐志之獨列誘注迺漏遺失檢幸新志能補其闕矣若范史本傳例紀切要無庸備載未可執此爲疑也北魏書劉芳傳引淮南時則訓慎誘兩注兼採所謂東郊八里南郊七里之文慎誘正復大同（北史芳傳即本諸魏書其引淮南注雖未明言然迎春迎夏諸令時則訓有其文而慎誘惟注淮南未注戴記也）然劉芳議禮必

原書缺葉

其稱注曰記上則說文解字已題曰記蓋慎例也慎注中義訓如擢引也紘素也灑猶汎也銷銅鐵璞也說文皆與相符又黑蜧潛於神淵選注引作泉是唐人避諱改耳若璐美玉也說文刪美字坙相連也增作地相連與夫蹠之訓蹈而跳躍亦曰蹠洿之訓澹而濁水不流亦曰洿睆本大目復訓目內翳病策乃馬箠復訓爲杖瀷河南水名亦訓湊漏之流若摙載粟米莫鑒流灅說文手部水部不收摙灅二字此類並小學專家治說文者所喜藉爲參校之資也班固謂淮南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僊黃白之術按隋志五行家曰梁有淮南萬畢經淮南變化術各一卷淮南中經四卷至隋而亡中經或即中篇而卷數不符諸書惟引萬畢逸句皆稱萬畢術唐志載之亦稱爲術太平御覽徵引至數十事其書正文多四言爲

句注文乃悉言之淮南好方技後世或依託其名以成書未必萬畢即劉安外書但司馬貞歐陽詢徐堅已採其詞且又著於阮孝緒七錄則書亦近古矣茲附錄許愼注內書後竊比於外書遺意焉淮南九師道訓淮南八公相鶴經亦皆託淮南之稱

漢延篤亦有淮南子注隋唐二志均不載其逸句惟文選嵇叔夜養生論注引一事太平廣記感應部引東風至而酒泛濫句

注並載高誘之詞明本亦闕此條係洪稚存編修所記

釋慧遠華嚴經音義引愼注二事其一誤以叔重刊作徐重

問經堂叢書桓子新論宣城張炯序自七畧出子之名以興儒家兵家法家以下凡十四類可以詁經可以證史故于四部中別爲一部第眞僞雜揉醇疵互見歷年久遠軼而不存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烏能別而白之以成一家言耶隋志以桓子新論十七卷典論五卷列之儒家皇覽一百三十卷列之雜家唐志悉載之惟以皇覽入之類書類宋藝文始不著錄崇文總目書錄解題皆不存其名則逸之者久矣梁仲容取諸家術數雜記凡一百七十五抄其要語爲子畧三十卷馬總譏其繁畧失中歸震川又增益之共二十六卷爲諸子彙函然僅載荊山子琴諷一篇耳典論論文見文選餘則散見于他書零章斷句未有彙成一編以補子書之缺者此鳳卿所爲輯逸子書三種也今年冬索子序予考譚于光武時隱荊山仿陸賈新語劉向新

序而作新論好鼓琴嘗援琴以見志著書二十九篇琴道一篇未竟肅宗使班固補成王充論衡以陽城子長揚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爲甲金樓子亦稱之其見重于當時如此魏書胡沖吳歷皆載典論裴松之西征記云典論石在太學太平御覽又謂國子堂前有刻碑漢建武中立永嘉六年詔下三府繕治有魏文典論六碑今四存三敗則碑已無可考魏文帝使諸儒撰集

六

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劉劭楊俊傳亦云然隋經籍志注梁六百八十卷梁又有皇覽一百二十三卷何承天合皇覽五十卷徐爰合皇覽目四卷又有皇覽抄二十卷梁特進蕭琛抄亡隋志以爲繆卜等撰玉海以爲韋誕諸人或謂劉劭又謂王象唐六典則謂王象繆襲據魏志云使諸儒是諸人俱曾奉詔不必執一人也其互相異同者裴松之注與李善選注

不同御覽與意林不同魏志與世說注不同練作繩誠作誡疎峙作疎殊煩作順下者守邊隅作下者守邊七勝六勝作七升六升術遠作術垂居財巨億作家有巨億之類不可枚舉有不標琴道篇者有並題皇覽逸禮者有祇題逸禮而不著皇覽者有祇題禮記逸禮者有不標篇名而僅題皇覽者有史記正義太平寰宇記御覽題皇覽冢墓記裴駰劉昭酈道元注書雖未

七

標題而亦當依類編之者條分縷析竟委窮源使非博採羣書詳加考證將使後之人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夫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聖人之教非家至而戶說故有儒者宣而明之雜者兼儒墨之道通衆家之意以見王者之化無所不冠者也類書者兼收四部遺文舊事往往託以得存胡應麟作筆叢始議改入集部未免紛更故隋志載之于部戴叔倫云上以防守

敎之失中庸補比事之闕下以佐屬文之
緒可廣見聞則採諸子雖有絲麻無棄菅
蒯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又三種者爲漢魏
所逸足垂不朽者哉漢魏百三名家說郛
所引不足徵信鳳卿惟折衷于唐宋以前
書以歸一是閱數年而始成昔人編逸詩
逸周書鳳卿亦猶是志也四庫全書于永
樂大典中輯傳子一卷金樓子六卷皆列
隋經籍志陳振孫晁公武所未見收之殘

闕之餘者世人奉之爲奇珍義海詞源斯
稱極盛鳳卿生逢其時藏書又富掇輯成
是編吾知爲採書者所不廢則逸也而非
逸矣爰於其付梓人也識數語以歸之嘉
慶己未冬十一月

歙程瑤田序余少日讀陳壽三國志檢裴
松之注中所引書凡百有八十餘種多今
世所罕傳者輒採而輯之得傳子五十五
事隨取諸子彙函及百家類纂二書披而

校錄並逸傳子乙未公車應禮部試
國家方
命儒臣薈萃四庫全書而纂修官徐君步
雲從永樂大典中搜出傳子有錄目者二
十四篇然皆裴松之之所未引者又有無
錄目者數條及旁搜太平御覽文選注中
碎事計四十條亦間爲裴注之所未及引
然後知古書之久逸者猶或存於他書所
徵引中自非好學深思博覽兼綜雖寸珪

斷璧所在多有卒無能使散者復聚則亦
聽其逸焉而已矣瀋陽孫君鳳卿生
右文重學之時隨尊甫方伯公之官金陵
擁書萬卷而肆力於詩古文辭春間讀灌
木莊詩稿韻長味永蓋心折之久矣茲以
所輯逸子書從郵筒寄示則桓子新論魏
文典論及皇覽三種藏書家不存其目殆
久與傳子同其逸焉而已吾同年友張君
惺齋則鳳卿所同研席而日夕相與講習

者爲序冠之卷首其於三書昔賢著述之盛以及數百年來湮晦久逸之始末言之綦詳而瑤田亦得於老朽家食之餘披而讀之何其幸也爰綴數言於簡末以歸鳳卿且致聲氣應求數百里外相傾慕之意云爾嘉慶四年歲莫

潘鬺孫焉翼序後漢桓譚字君山著書言當世行事號曰新論其分篇有本造王霸求輔言體見徵譴非啟寤祛蔽正經識通離事適賦辯惑述策閔友琴道具見於范史本傳及章懷注譚書本十六篇光武勅言卷大令別爲上下故自王霸至辯惑皆分二篇惟本造閔友琴道各一篇以成十九篇隋書經籍志及新唐志俱稱十七卷蓋仍依十六篇爲卷並目錄爲十七耳（古書多列目一卷隋志中甚多）宋史藝文志不載譚書晁公武陳振孫亦皆未言及則甚亡軼當在南宋時裴松之補注蜀志引琴道篇語而不著琴道之名以文選注所引琴道證之固確然可据也本傳言琴道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注引東觀記曰琴道但有發首一章今緝逸篇雖於君山孟堅之文未分朱紫然既有選注足据故凡雍門與孟嘗語及譚論樂事皆可彙爲一篇以肖其舊餘諸篇目昔人徵引其詞未嘗顯標其題必欲臆爲分列恐蹈武斷之弊且如史記正義引三皇道理五帝德化三王仁義五霸權智初學記云王道之主德統乾元太平御覽云孔氏門人五尺童子不言五霸此類以入王霸篇尚顯而易信又漢書注云古孝經異字四百餘經典序錄言穀梁多有遺文公羊彌失本事史通稱左氏於經猶衣之表裏北堂書鈔曰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諸語今以入正經篇亦或與桓子有合若選注漢高建立鳩基俾功湯武藝文類聚及御覽引論漢孝

文孝武帝事末皆云此通而蔽者也既似王霸篇語又似祛蔽篇文是將焉歸乎他如本造求輔等目僅觀篇名而不得其詞則尚不知所謂何能一一强分也宋汪晫編曾子子思子以强立篇名爲通儒所譏豈可循其覆轍哉陶宗儀說郛所引新論二十七事其書不足据故未採錄本傳述譚歷官始末自西漢成帝時以父爲大樂令任爲郎歷哀平至王莽時爲掌樂大夫更始立拜大中大夫光武卽位徵待詔後拜議郎給事中出爲六安郡丞茲以新論考之譚自言爲黃門郎見乘輿鳳蓋之屬及爲奉車郎承命作仙賦書甘泉壁又典漏刻參曆景衞殿中小苑西門同時郎有令喜佐有梁子初揚子林期門郎則有程偉至其爲典樂大夫以與典樂謝侯爭鬬坐免此皆可與本傳互證者也御覽載陽城張衡蜀郡王翁與譚俱爲講學祭酒此則本傳所未載可補范史之闕也至於方士王仲都董仲君與待詔景子春善占事范史方技列傳皆闕遺其人葛洪神仙傳張華博物志所載王仲都能忍寒暑並資於新論梁劉勰文心雕龍稱秦君延注堯典文繁亦譚之所說也馬遷史記其太史公語乃東方朔所加譚以前未有此論王伯厚亦以連山易詳歸藏易簡語未詳所据蓋譚博學多通所見多後人未見書焉善鼓琴好音律故精著琴道篇能文嗜古數從劉歆揚雄遊辨析疑義故論中屢稱子駿子雲至欲以太元次五經是亦可以徵譚之學術矣王充論衡深譽君山之論爲不可及新論之名譚以爲見劉向新序陸賈新語而作今新序新語四庫列於儒家惟茲逸篇亦隋唐志中儒家之流何可不急爲搜存俾與劉賈二書並行於世也

考證

王充論衡超奇篇曰桓君山作新論論世間事辯昭然否虛妄之辭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彼陽城子長揚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爲甲自君山以來皆爲鴻渺之才

又曰桓君山易晁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佚文篇曰揆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定賢篇曰世間爲文者衆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識則君山漢之賢人也陳平未仕割肉閭里分均若一能爲丞相之驗也夫割肉與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爲論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

案書篇曰董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

又曰是故韓非之四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

又曰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也

對作篇曰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

葛洪神仙傳曰王仲都漢人也桓君山著新論稱其八張華博物志辯方士篇曰劉根不覺饑渴或謂能忍盈虛王仲都當盛夏之月十爐火炙之不熱當嚴冬之時裸之而不寒桓君山以爲性耐寒暑桓君山以無仙道好奇者爲之前者已述焉（桓君山原本作恒山君差刊誤）

劉勰文心雕龍論說篇曰若秦君延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秦君延漢書藝文志注引新論作秦近君）

金樓子雜記篇曰桓譚有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揚雄有太元經楊泉又有太元經談者多誤動形言也或云桓譚有新論何處

復有華譚揚子有太元經何處復有太元經此皆由不學使之然也

林寶元和姓纂卷二支韻曰桓譚新論有時農又魚韻曰新論有通八如子禮

章懷後漢書桓譚傳注曰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七啟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閔友十六琴道閔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

觀記曰光武讀之勑言卷大令皆別爲上下凡二十九篇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易詩圖殷易商未詳所据

又曰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揚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曰錄

本造篇一篇

王霸篇上下
求輔篇上下
言體篇上下
見徵篇上下
譴非篇上下
啟寤篇上下
祛蔽篇上下
正經篇上下
識通篇上下
離事篇上下
道賦篇上下
辨惑篇上下
述策篇上下
閔友篇一篇
琴道篇一篇

後漢書桓譚傳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章懷注曰本造閔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勑言卷大令皆別爲上下凡二十九篇又傳曰琴道一篇未成蕭宗使班固續成之注東觀記曰琴道未成

十七

畢但有發首一章

十八

問經堂叢書典論潘陽孫馮翼序魏文著典論据裴松之引王忱魏書胡沖吳歷皆載之故陳壽魏志言帝好著述所論說垂百篇即謂典論也忱書中紀其漢文帝論雖未明題典論之文然合以藝文類聚帝王部所引漢武帝論（亦見太平御覽皇王部）及太平御覽人事部漢孝昭論與忱書相證知其歷論漢諸帝事均各爲篇且觀裴注華陀傳有論卻儉等事並文選中論文篇意典論分目皆以論爲篇題耳隋經籍志及唐志皆列於子部儒家爲書五卷至宋藝文志始不著錄今緝其逸簡共存三十餘事以論文最爲全篇故編於首然北堂書鈔設官部載李尤文章賈逵薦其有相如楊雄之風又藝文部載論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或典論體例固列敘前代作者事迹而以論建安七子之文終篇則是篇亦僅存論而軼其敘事矣文選所載曹家昆弟文

詞多見於魏志注惟論文僅自今之文人至楊班儔也裴氏採此十數語而已至於帝自敘篇裴注與御覽徵引似亦完善然如魏太子製百辟刀劍事未必非自敘篇語則裴李或有刪節也（御覽案李昉撰故有裴李之稱）南荆以劉表子弟有三雅之爵河朔以劉松有避暑之飲太醫令張奉與人飲去衣露形爲樂雒陽令郭珍暑夏召客裸袒使婢進酒數事並見御覽而酒以成禮過則復

敗而流於沈湎故作酒誨以誡之北堂書鈔酒食部引此三言當即論表松奉珍事也書在曹魏時嘗刻於石與太學石經並列裴松之戴延之兩西征記並述其事（裴氏西征記見魏志注戴氏西征記見御覽）隋志經部亦載石經典論一卷梁劉勰文心雕龍以密而不周譏魏典蓋不過陳思序書陸機文賦應瑒文論之流其中莊論如君子謹乎約己宏乎接物急賢甚於饑渴用人速於順流智

而能愚勇而知怯諸語前志以列儒家或取諸此顧乃尊之爲經布之太學無亦妄相推崇邯鄲淳輩不能免諛佞之嘗也石本六碑晉時已毀其四故隋志一卷自是不全之碑至宋而簡編並帙雖李昉等引於御覽而晁公武陳振孫皆未言及則知御覽所載賚於修文殿本非親見典論元書未得謂宋代尚存也

考證

魏志文紀注引王忱魏書曰文帝初在東宮疫厲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軀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厲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譔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成門內講論大義偪偪無倦（太平御覽卷九十三皇王部亦引魏書而止於無倦句下見魏志注）常嘉漢文帝之爲君寬仁元默務欲以德化民

有賢聖之風時文學諸儒或以爲孝文雖賢其於聰明通達國體不如賈誼帝由是著太宗論曰昔有苗不賓重華舞以干戚尉陀稱帝孝文撫以恩德吳王不朝賜之几杖以撫其意而天下賴安乃宏三章之教愷悌之化欲使曩時累息之民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之姿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三年之中以孫權不服復班太宗

論於天下明示不願征伐也他日又從容言曰顧我亦有所不取於漢文帝者三殺薄昭幸鄧通愼夫人衣不曳地集上書囊爲帷帳以爲漢文儉而無法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籍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矣其欲秉持中道以爲帝王儀表者如此

又引胡沖吳歷曰文帝報孫權使致鼈于裴明光鎧騑馬又以素書所作典論及詩賦與權又紙寫一通與張昭

又三少帝紀注曰裴松之酉征記曰臣松之昔從征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而廟門外無之

又劉劭傳注魚豢魏畧曰蘇林博學多通文帝作典論所稱蘇林者是也

文心雕龍才畧篇曰典論辨要

又序志篇曰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魏文述典密而不周隋書經籍志經部小學類一字石經典論一卷

又子部儒家魏文帝撰典論五卷唐書藝文志同

太平御覽文部戴延之西征記曰國子堂前有刻碑漢建武中立永嘉六年詔下三府繕治有魏文典論六碑今四存二敗

問經堂叢書皇覽潘勗孫馬翼序魏代諸臣撰集皇覽据魏志言乃劉劭王象奉勑作史記索隱則云王象繆襲等隋書經籍志復稱繆襲爲繆卜唐志不載竊疑襲卜本一人而名字互見然襲於史無專傳不可考矣玉海藝文門備引隋書志而又有韋誕撰皇覽之說未知本於何書既孝緒七錄所載本六百八十卷至隋而僅存一百二十卷唐時之本則何承天所合併亦著於七錄而闕一卷（隋志云皇覽一百二十卷梁六百八十卷梁又有皇覽一百二十三卷亡唐志何承天併合皇覽一百二十二卷）又徐爰合皇覽五十卷唐志稱八十四卷何以徐本閱唐而獨增多且其本既見唐志則與何本隋志並云亡者誤也（隋志云徐爰合皇覽五十卷又皇覽目四卷皇覽抄二十卷蕭琛抄亡）惟皇覽目及蕭琛所抄或亡於隋時故唐志祇載何徐二本繆氏舊著唐人已未及見後更無論矣其書採集經傳以類相從實爲類書之權輿

魚豢魏畧稱爲部四十餘部有數十篇合八百餘萬字（見魏志楊俊傳注）今緝逸篇雖不審昔人所引是否繆著抑係何徐併合第其分篇可見者則有逸禮及冢墓記二篇劉昭續漢祭祀志補注載逸禮春夏秋冬天子迎四節之樂刊本誤以逸爲迎證以藝文類聚北堂書鈔歲時部太平御覽禮儀部引語相符並題皇覽逸禮知逸禮確爲篇名但其禮個依皇覽府舍推南時則訓而成儀文則所記當是漢禮故劉昭以補漢志特其標名取逸義有未詳耳至藝文類聚人部引史籀以尸諫衛靈公御覽職官部太公周召爲師保傅諸語則非記漢事然皇覽採集經傳援稽宜不以代爲限類聚等祇稱逸禮不題皇覽或傳寫脫字今故依次附於篇若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巡符之禮尊天重民巡循也符牧也北堂書鈔禮儀部文選東都賦注各稱

禮記逸禮太平御覽禮儀部同禮記二字似有訛舛其語又與白虎通封禪巡狩篇近似疑皇覽採諸班固第諸書未題皇覽難以臆定是以錄後存考以俟識者冢墓記分篇史記集解索隱等書共引六十餘事雖未盡題冢墓記名而舉一例餘其類顯而易見然漢東平思王冢上松柏皆西靡一事漢書本傳注引稱皇覽而文選劉峻重答劉秣陵書注引語尤詳則題聖賢冢墓記按

隋志史部地理類有李彤撰聖賢冢墓記一卷乃別自爲書選注劉先生夫人墓志又引孔子冢一事語雖與皇覽冢墓記大同而不得以李彤所撰認爲皇覽也又太平寰宇記引有古今葬地記古今冢墓記城冢記御覽引有蘇州冢墓記皆不著於隋唐志當是唐以後書矣劉昭補注漢禮儀志述漢家葬儀引皇覽而無篇名觀其文義以入逸禮冢墓記俱可相附漢書貨殖傳注述計然事御覽文部載金人器銘則二篇俱不相附今三事皆別錄終編以無能分篇　金人器銘稱皇覽記陰謀因學紀聞並同似記陰謀亦一篇名而他無考見則寧爲闕疑余獨惜此書篇部衆多而徵引僅取二篇且又冢墓記見引數十倍於逸禮篇致使司馬貞作索隱專謂記先代冢墓之處宜皇王之省覽蓋秖見裴駰集解惟引冢墓記中語遂强成其說然則皇覽雖存於李唐而貞固未見本書也

考證

魏志文帝紀帝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劉劭傳劭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楊俊傳裴松之注引魏畧曰王肅受詔撰皇覽使冢領秘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於秘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

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
唐六典卷十注黃初中以散騎常侍王象領秘書監撰皇覽
史記索隱五帝本紀注皇覽書名也記先代冢墓之處宜皇王之省覽是魏人王象繆襲等所撰也
又滑稽列傳龍竈爲鄒索隱按皇覽亦說此事以龍竈爲瞽突也又衣以火光皇覽云火送之著端葬之腸中

隋書經籍志子部雜家皇覽一百二十卷繆卜等撰梁六百八十卷梁又有皇覽一百二十三卷何承天合皇覽五十卷徐爰合皇覽目四卷又有皇覽鈔二十卷梁特進蕭琛鈔亡
唐書藝文志子部類書類何承天併合皇覽一百二十二卷徐爰并合皇覽八十四卷
玉海藝文類曰類事之書始於皇覽韋誕諸人撰
困學紀聞曰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誡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愼言此下太平御覽文部所引尚有十餘句按漢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蔡邕銘論黃帝有巾機之法皇覽撰集於魏文帝時漢七畧之書猶存金人銘蓋六篇之一也

問經堂叢書莊子司馬彪注潘陽孫馮翼序晉司馬彪爲莊子注晉書本傳未詳其卷數隋書經籍志言阮孝緒七錄本二十一卷至隋而闕僅存十六卷然新唐書藝文志所載乃復與梁七錄相符是卽鄭樵所謂書籍有不足於前朝而足於後世者矣彪於泰始初爲祕書郎轉丞其注釋莊子並撰續漢書九州春秋本傳皆列於官祕書時其卒也在惠帝末蓋與向秀同爲

郭象先進（象卒於永嘉末在懷帝之時）劉義慶世說新語言象所注莊竊於向秀故向郭二莊其義一也（晉書象傳卽本世說新語）今攷文選注引彪八閒世篇題注文與人羣者不得離人數語郭象注本正復大同豈象之竊不僅向氏耶抑彪與秀義不謀而合耶典午之世競尙淸談故崔譔李頤李軌徐邈等咸於漆園之書或爲注或爲音唐陸德明薈萃衆家以成釋文而於彪注徵引最夥王應麟謂彪注本卽班固漢志五十二篇之本其說原於經典序錄有內篇七外篇二十八雜篇十四解說三較諸郭象本卷帙簡而篇目多（象注本三十篇三十三卷）故其中字句往往異於郭本且有增益之文而莊子逸篇於焉可攷顧陸德明撥稽雖極賅富然如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無本作莫翹足而陸本作翹尾而睦此類陸氏亦有遺漏其餘注文爲唐宋人徵引可補釋文之闕者正

不尠也彪注在六朝與象注並行梁劉孝標已引其紼謳之語以注世說至李唐而其書尙全自陸氏釋文外司馬貞殷順徐堅歐陽詢李善諸所著述皆有資於彪而文選注所引尤多馬總意林亦載其書惟孔穎達五經正義網羅羣籍獨於彪注罕徵僅左傳疏中有胥餘箕子名一語而已若宋邢邴論語孟子疏蓋卽本諸左疏實未親見彪注是以胥餘外無他見也且胥

餘之名雖出彪注爾彪又本於尸子尸子爲秦以前書彪生西晉自可及見其注引用或不載此惜乎逸散零落莫窺全豹耳又按馮夷爲河伯事彪注引淸泠傳見經典釋文太平淸泠傳名與藝文類聚所引衝波傳御覽亦引之均未審其名書之義而隋唐兩志均不著錄則其書誠近古賴彪而使後世猶及知其名矣彪注本大抵佚於宋代太平御覽以修文殿書爲粉本故雖引及彪注未可執證證其未佚也茲撫拾逸闕以存彪之舊而義取隱斷不採陸氏釋文識以釋文既有專書明人所刻莊子又分篇屬列爲學者所易見且其語不啻三倍於選注諸書無肅爲陸氏作鈔胥重爲編錄也惟他書所引與陸氏同者將釋文所注蓋統計一百十四事陸氏同者四十餘事遺者六十餘事焉然則他書徵引雖不及釋文之富尊以平見珍不可不爲按緝矣

困學紀聞載莊子逸篇至三十九事而亦不能無漏旦或專引正文而無注語或秖稱原注而不題彪名則今固不得盡採入彪注之本也困學紀聞曰漢志莊子五十二篇卽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按經典序錄孟氏不詳何人其注本別與彪皆五十二篇若崔譔李頤等則非古本矣然有彪孟二本固足徵稱原注者非可定爲彪注矣若選注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萬物而獨往數語李善凡四引之又復有彪注文自屬莊子逸篇而稱淮南王莊子要略按淮南要略雖擬莊之作今其書具在未見此語況彪固注莊未注淮南也是以茲編之末附錄逸篇採困學紀聞七事七事選注御覽諸書亦見徵引困王伯厚已有專稱之而其所漏者亦載以補闕並存淮南莊子要略之名以俟博識之論定焉

問經堂叢書陽湖孫星衍尸子集本敘曰
子者書于周末凡二十篇藝文志列之雜
家後亡九篇魏黃初中續之至南宋而全
書散佚章孝廉宗源剌取書傳輯成此帙
寄予補訂爲二卷可以見古書稱畧序曰
漢人列尸子于雜家者以其言斥墨孔諸
子圃學相非皆弇于私故其爲書雖陳道
德仁義之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卒謂之
雜家班固言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

墨合名法知圖體之有此見王道之無不
貫此其所長是也然尸子爲商君謀畫商
君法家行變古之政亦以見尸子之學不
盡純夫儒家通天地人法陰陽五行守五
帝三王之道固已兼諸子所貴矣道家淸
虛卑弱得儒之智法家信賞必罰得儒之
義名家名正言順得儒之禮墨家貴儉兼
愛得儒之仁儒者因諸子之長權時可行
馭之以信猶土王四季五經配五常謂之

五學猶五行更用事傳曰致中和天地中
庸不可能學至儒家止矣而尸子以爲孔
子貴公與諸子並論不亦失言乎第其書
出周秦之間雖全書已亡遺文佚說時足
証左經傳其引爾雅天帝后皇之屬十有
餘名可証叔孫通奚文增補之語其仁意
篇以青陽朱明白藏元英爲玉燭之名以
發生長贏方盛安靜爲風名因時和下多
正光照三字甘雨時降萬物以嘉下多高

考不少下者不多八字義俱長子爾雅蓋
玉燭言四時日光永風言四時祥風醴泉
言甘雨也引舜云從道吉凶如景如響可
証僞尚書以爲禹言之誤引孔子曰語寸
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勿爲也可証孟子
辯枉尺直尋之有本云八極之內有君長
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故
曰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轉而起星紀即
廣雅所云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

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可証山海經云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爲据禹所治之地而言又爲有君長之處若神農唐帝所治不止此及詩含神霧所載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億五萬里甄曜度所載四海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萬里合之山海經帝命豎亥大章推步東西極之算與此殊異者不止据有君長之處言之也云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開元占經地占引諸書說地名體之屬最備獨缺此語可增其義云馬有麒麟徑駿可証郊天麟皮鼓見孔融文集之非麐鳳之麐云春華秋英其名曰桂此華爲葉之榮華可証王維詩春山桂華之語傳云傳學而識之知之次也又云不賢者識其小者尸子雖襍家之學旣與經傳相發明好古者何得不見其書比之鄭康成用緯

三

宛平

注經爲其多古說且不背先王之法言不猶愈于誦佛書編稗官者乎嘉慶四年太歲已未斗昏建亥之月

附會韓章宗源書尸子逸篇宗源行篋中攜來本欲夏間編次以消永日柰諸子彙函中二篇少白總未抄寄茲於中秋由池陽而北至亳州假館何同年大衢家始得彙函閱之此書乃歸氏有光所輯內尸子有止楚師君治二篇明人著述多不足憑而惟此二篇邵徵君師以爲非僞今以鄙所掇拾之本與相參校其語並見於太平御覽諸書則信其無僞矣但止楚師篇與戰國策大同或係國策襲取尸子特歸氏輯錄時亦甚疏漏如舍其梁肉而厭糟糠二語竟致脫落其下仍有此猶梁肉之與糟糠句以致文法不備至君治篇中燧人教漁句下節去其後堯使人水處者漁舜漁雷澤諸語螻蟻之穴亦滿焉句下節去

由此觀之禹湯之功不足言也三語呂梁未鑿句下節去河出於孟門上諸語天下從而賢之句下節去好學也三字畜智而不主智句下節去齊桓脅於魯諸語且如堯立誹謗之木進善之旌舜重瞳禹脛不生毛諸事當是君治篇中語而不著於篇是知彙函所載亦非全篇僅其語尚非僞爲耳惟木有四德一事祇見吳淑事類賦注淑乃宋人尚可依据然彙函增出顧夷

五

子與子華子之名按隋經籍志儒家有顧子十卷晉揚州主簿顧夷撰考晉書有顧夷列傳是夷爲晉人無疑何以戰國尸佼而述其語且與周子華子問答也憶御覽中載此語乃顧子之書館中無御覽而宗源所輯顧子逸篇函在京邸無從考核又止楚師君治二篇名恐亦非其舊如燭於玉燭三語据爾雅疏見於仁意篇何爲復見於君治篇茲以爾雅三篇名列前次列

此二篇他書所引與彙函同者卽注於其下以証其非僞其彙函所未見者無篇目可歸卽以引書之先後爲次第雖其文義有可增入君治篇者而不以臆增入所以示信也惟說六畜篇文選注所引五尺大犬爲豫其語確與爾雅注所引同類故增附之至晉書五行志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此語之附卽不能信其必然惟閣下鑒定之至如子貢衞之鄙人子路卞之野人二

六

語自是相連故下曰孔子教之皆爲賢士也史記集解專引子路一句文選注則引子路三句而下文仍曰皆爲賢士不節去皆字則失檢矣選注引書此類甚多蓋務博而不能不有疏也唐馬總意林中亦載尸子數十事惜此書未經帶來無從假閱以相互正然必俟此書校正始行編次恐又蹉跎時日且高似孫子畧中以及胡應麟少室山房文集當亦論及尸子今二書

亦未見何能待備書籍而始編也今將緝本封寄呈閣如尊處有意林可即補入以便發刊或先刻此俟後得意林時再將意林附刻於後亦無不可耳又按諸子彙函所引止楚師篇其注文與鮑彪國策同而小爲刪節則此注當係歸氏襲用鮑氏至君治篇注則不知其所出矣然廣韻卷三引疠猶病也句又似尸佼本自有注公輸般爲楚設機御覽作爲蒙天之階其語較

信亦與義無傷文可知非僞注文雖難盡書明使閱者無似可存之而凡例中必須司馬貞索隱爲疑否則衞鞅上客何以用名多係因文中注也又彙函所列諸子之畫一其體裝飾有其名遂即編爲書名以原稱玉虛子宋可觀故老莊荀列外如屈景陽七命即稱玉對楚王問稱宋玉子張名而歸氏强名鏡機子此類皆本無此書尸子二篇文中之此明人之習氣也惟此國策尤新故正無尸佼而歸氏編入則弄就祈先錄示一御覽諸書相証故徵君師爲襲取也閣下治篇前後次序恐亦係抄其臆爲況又有第耳若其與國策相似則以爲可信特君家語等皆有相同不能定撮諸書以臆次鑑古最精倘此書序文撰新語淮南說苑讀必當有妙論矣

漢書藝文志襍家尸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師古曰佼音絞

漢古今人表尸子品列中中與北宮子魯子公扈子捷子印田衍駢相次

史記孟荀列傳集解駰案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按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明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並誅乃亡逃入蜀自爲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索隱曰尸子名佼音絞晉人事具別錄

後漢書呂强傳注尸子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

隋書經籍志雜家類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秦相衛鞅上客尸佼撰其九篇亡魏黃初中續

馬總意林尸子二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雜家類尸子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雜家類尸子二十卷

通志藝文畧雜家尸子二十卷

問經堂叢書武進臧鏞堂爾雅漢注杭東盧文弨序不識古訓則不能通六藝友文而求其意欲識古訓當於年代相近者求之爾雅一書舊說謂始於周公孔子而子夏暨叔孫通輩續成今臧生在東從揚子雲鄭康成之言斷以爲孔子門人所作其爲注者漢有犍爲文學樊光李巡魏有孫炎爲反切之學所自始是皆說爾雅者所必宗也今唯晉郭璞注盛行而他皆失傳郭於古文義不能盡通往往以已意更定攷古之士病焉幸李孫諸人說時散見於唐人諸書中其爲郭氏所棄而不取者說顧往往勝郭在東篤好古義徧加搜輯彙成三卷庶乎遺言之不盡墜也夫時之近遠猶夫州土之各異以吳人解越人之言縱不盡通猶得其六七燕秦之士必不逮焉故吾亦不謂李孫諸人之解之盡得也然其是者必賢於後人所見在東勤勤

掇拾能引伸其所長而不曲護其所短由詁訓以通經學斯不難循塗而至矣吾因以知宋人若陸佃鄭樵之更不足尚也與其陸鄭之是從又無寧郭乾隆五十四年陽月既望

指法

問經堂叢書神農本草經餘姚邵晉涵序

記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鄭康成曰愼物齊也孔沖遠引舊說云三世者一曰黃帝鍼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脈訣康成周禮注亦曰五藥草木蟲石穀也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是禮記注所謂愼物齊者猶言治合之齊指本草諸書而言也沖遠既引舊說復疑其非鄭義過矣漢書引本草方術而藝文志闕載賈公彥引中經簿有子儀本草經一卷不言出於神農至隋經籍志始載神農本草經三卷與今分上中下三品者相合當屬漢以來舊本隋志又載雷公本草集注四卷蔡邕本草七卷今俱不傳自別錄以後累有損益升降隨時條記或傳合本文不相別白据陸元朗經典釋文所引則經文與名醫所附益者合併爲一其來舊矣孫君伯淵偕其從子因大觀本草黑白字書釐正神農本經三卷又据太平御覽引經云生山谷生川澤者定爲本文其有預章朱崖常山奉高郡縣名者定爲後人羼入釋本草者以吳普本爲最古散見於諸書徵引者綴集之以補太觀本所未備疏通古義系以攷證非澹雅之才沈鬱之思未易爲此也古者協陰陽之和宣贏縮之節凡夫含聲負氣以及倒生旁達蠕飛蝡動之倫胥盡其性遇物能名以達於利用生生之具儒者宜致思焉淮南王書曰地黃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又曰大戟去水亭歷愈張用之不節乃反爲病論衡曰治風用風治熱用熱治邊用蜜丹潛夫論曰治疾當眞人參反得支羅服當得麥門冬反蒸橫麥已而不識眞合而服之病以浸劇斯皆神農之緒言惟其贍涉者博故引類比方悉符藥論後儒或忽爲方技家言漁獵所及又是末師而非往古甚至經典

二

所載鳥獸草木亦輾轉而昧其名不已傎乎後漢書華陀傳吳普從陀學依準陀療多所全濟陀以五禽之戲別傳又載魏明帝使普爲禽戲普以其法語諸醫疑其方術相傳別有奇文異數今觀普所釋本草則神農黃帝岐伯雷公桐君醫和扁鵲以及後代名醫之說靡不賅載則其多所全濟由於稽考之勤比驗之密而非必別有其奇文異數信乎非讀三世書者不可服

其藥也世俗所傳黃帝神農扁鵲之書多爲後人竄易余願得夫閎覽博物者爲之是正也因孫君伯仲校定本草而發其端至其書考證精審則讀者宜自得之

宣城張炯序儒者不必以醫名而知醫之理則莫過於儒者春秋時和與緩神于醫者也其通周易辨皿蟲之義醫也而實儒也世之言醫者必首推神農然使神農非與太乙遊則其傳不正非作赭鞭鉤鋤巡五岳四瀆則其識不廣非以土地所生萬千類驗其能治與否則其業不神傳不正識不廣業不神雖日取玉石草木禽獸蟲魚米穀之屬歷試之親嘗之亦僅與商賈市販等耳於醫乎何與吾故曰神農千古之大儒也考崇文總目載食品一卷五臟論一卷皆繫之神農其本久不傳傳之者神農本草經耳而亦無專本唐審元裒輯之書錄解題謂之大觀本草讀書志謂之證類本草厥後繆希雍有疏盧之頤有乘雅半偈皆以本經爲之主然或參以臆說或益以衍斷解愈紛義愈晦未有考核精審卓然有所發明者則證古難証古而折衷于至是爲尤難孫淵如觀察偕其從子鳳卿輯神農本草經三卷于吳普名醫外益以說文爾雅廣雅淮南子抱樸子諸書不列古方不論脈證而古聖殷殷治世之意燦然如列眉孔子曰多識于鳥獸草木

之名又曰致知在格物則是書也非徒醫家之書而實儒家之書也其遠勝于希雍之頤諸人也固宜或以本草之名始見漢書平帝紀樓護傳幾有疑于本草經者然神農始嘗百草始有醫藥見于三皇紀矣因三百六十五種注釋爲七卷見于陶隱居別錄矣增一百十四種廣爲二十卷唐本草宗之增一百三十三種孟昶復加釐定蜀本草又宗之至郡縣本屬後人所附益經但云生山谷生川澤耳洪範以康寧爲福雅頌稱壽考萬年又何疑于久服輕身延年爲後世方士之說哉大抵儒者之嗜學如醫然淵源其脈也覆審其胗視也辨邪正定是非則溫寒平熱之介也觀察方聞綴學以鴻儒名海內求其著述者如金膏水碧之珍鳳卿好搏聞研丹吮墨日以儒爲事則上溯之義皇以前數千年如一日非嗜之專且久而能然耶顧吾獨怪

五

是編中無所謂治書癖者安得起神農而一問之嘉慶四年太歲在己未冬十月望日

陽湖孫星衍序神農本草經三卷所傳白字書見大觀本草按嘉祐補注序云所謂神農本經者以朱字名醫因神農舊條而有增補者以墨字閒於朱字開寶重定序云舊經三卷世所流傳名醫別錄互爲編纂至梁貞白先生陶宏景乃以別錄參其本經朱墨雜書時謂明白据此則宋所傳黑白字書實陶宏景手書之本自梁以前神農黃帝岐伯雷公扁鵲各有成書魏吳普見之故其說藥性主治各家殊異後人纂爲一書然猶有旁注或朱墨字之別本經之文以是不亂舊說本草之名僅見漢書平帝紀及樓護傳予按藝文志有神農黃帝食藥七卷今本譌爲食禁賈公彥周禮醫師疏引其文正作食藥宋人不考遂

六

疑本草非七略中書賈公彥引中經簿又有子儀本草經一卷疑亦此也梁七錄有神農本草三卷其卷數不同者古今分合之異神農之世書契未作說者以此疑經如皇甫謐言則知四卷成於黃帝陶宏景云軒轅已前文字未傳藥性所主當以識識相因至於桐雷乃著在於編簡此書當與素問同類其言良是且藝文志農兵五行雜占經方神僊諸家俱有神農書大抵

七

述作有本其傳非妄是以博物志云太古書今見存有神農經春秋傳注賈逵以三墳爲三皇之書神農預其列史記言秦始皇不去醫藥卜筮之書則此經幸與周易並存顏之推家訓乃云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皆由後人所羼非本文陶宏景亦云所出郡縣乃後漢時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記按辭綜注張衡賦引本草經太一禹餘糧一名石腦生山谷是古本無郡縣名太平御覽引經上云生山谷或川澤下云生某山某郡明生山谷本經文也其下郡縣名醫所益今大觀本俱作黑字或合其文云某山川谷某郡川澤恐傳寫之誤古本不若此仲景元化後有吳普李當之皆修此經當之書世少行用魏志華陀傳言普從陀學隋經籍志稱吳普本草梁有六卷嘉祐本草云普修神農

八

本草成四百四十一種唐經籍志尙存六卷今廣內不復存惟諸書多見引據其說藥性寒溫五味最爲詳悉是普書宋時已佚今其文惟見掌禹錫所引藝文類聚初學記後漢書注事類賦諸書太平御覽引據尤多足補大觀所缺重是別錄前書因采其文附於本經亦略備矣其普所稱有神農說者卽是本經大觀或誤作黑字亦據增其藥物或數浮于三百六十五種由

後人以意分合難以定之其藥名有禹餘糧王不留行徐長卿鬼督郵之屬不類太古時文按字書以禹爲蟲不必夏禹其餘名號或係後人所增或聲音傳述改古舊稱之致又經有云宜酒漬者或以酒非神農時物然本草衍義已据素問首言以妄爲常以酒爲醬謂酒自黃帝始又按文選注引博物志亦云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曰康字仲寧或云黃帝時人則俱

九

不得疑經矣孔子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今儒家拘泥耳目未能及遠不覩醫經本草之書方家循守俗書不察古本藥性異同之說又見明李時珍作本草綱目其名已愚僅取大觀本割裂舊文妄加增駁迷誤後學予與家鳳卿集成是書庶以輔翼完經啟蒙方伎略以所知加之考証本經云上藥本上經中藥本中經下藥本下經是古以玉石

草木等上中下品分卷而序錄別爲一卷陶序朱書云本草經卷上注云序藥性之源本論病名之形診卷中云玉石草木三品卷下云蟲獸果菜米合三品此名醫所收今依古爲次又帝王世紀及陶序稱四卷者掌禹錫云按舊本亦作四卷韓保昇又云神農本草上中下并序錄合四卷若此則三四之異以有序錄則抱朴子養生要畧太平御覽所引神農經或云問于太

十

乙子或引太乙子云云皆經所無或亦在序錄中後人節去之耳至其經文或以痒爲癢創爲瘡淡爲痰注爲蛀沙爲砂兎爲菟之類皆由傳寫之誤据古訂正勿嫌驚俗也其辨析物類引据諸書本之毛詩爾雅說文方言廣雅諸子雜家則鳳卿增補之力俱多云

問經堂叢書世本陽湖孫馬翼集孫星衍序世本者古史官所記爲十五篇見藝文志以爲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蓋周末史氏所爲也顏之推据皇甫謐謂左邱明所書謚言多不足信此又誤讀班彪傳之文按彪傳言左邱明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下云又有記錄黃帝已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稱又有者別有人撰此書

十一

不必左氏若彪以爲左氏撰其子固作藝文志何云古史官乎其書十五篇卽太史公所採故漢書司馬遷傳贊以爲遷采世本班彪以爲遷刪世本者也後漢綏和元年以世本相明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見梅福傳劉向敘錄中祕書以十五篇爲二卷故隋經籍志世本二卷劉向撰撰之云撰集古書非如後世之作而不述也隋志又有世本四卷宋衷撰衷蓋注而廣之

唐藝文志稱宋衷注世本四卷詩正義引宋仲子注卽衷字也又有世本別錄及宋均注世本七卷王氏注世本譜二卷俱見唐志春秋左氏正義云今之世本與司馬遷言不同劉恕通鑑外紀以爲世本經秦歷漢儒者改易是此諸本已晉時杜預采以爲春秋世族譜然預旁引傳記不盡依世本其時尚有荀卿撰春秋公子血脈譜据玉海引中興書目以爲秦譜下及項滅

十二

子嬰之際非荀卿作云云蓋不及世本之可信今考杜注不從世本艾獵爲孫叔敖之兄之言或別有所据亦無書以是正之矣世本之亡當在宋世崇文總目載氏族類諸書始自姓苑宋藝文亦然俱不載世本則鄭樵撰氏族略王應麟撰姓氏急就章所引世本皆採獲他處不見原書明矣古書至南宋亡佚最多況氏族之書尤爲下品寒門所嫉妒若今風俗通獨闕氏族

一篇姓苑姓纂諸書皆無完本此其明驗
永樂大典爲姚廣孝諸臣奉勑撰集所錄
古書皆金人俘獲北宋內府圖籍疑尙有
世本遺文曩官翰林曾見其書未及採錄
吾友錢徵士大昭嘗据書傳所引集爲作
篇居篇姓氏篇王侯大夫譜篇共四篇服
其勤博何文學元錫手錄示予攜歸金陵
適家郎中馮翼篤嗜古書亦爲此學旣得
錢本復据諸書補其未備校訂付刊時歙

十三

人洪部曹瑩亦補校元和姓纂洪太守梧
先刊古今姓氏辨證書三書相輔而行譜
系之學庶幾墜緒復續更望來者之補其
缺略云爾嘉慶七年重九後六日

世本攷證

周禮瞽矇諷誦詩世奠繫注故書奠或爲
帝杜子春云帝讀爲定其字爲奠書亦或
爲奠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
屬是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

述其德行瞽矇主誦詩并誦世繫以戒勸
人君也故國語曰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
而廢幽昏焉以怵懼其動元謂世之而定
其繫謂書于世本也疏子春解世繫帝繫
據王卽經繫也諸侯卿大夫謂之世本卽
經世也云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
繫者小史職云奠繫世辨昭穆故知小史
次序之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鄭司農云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云述其德行者取義于國語云爲之昭

明德是也子春之意與先鄭同爲諫靜之
事後鄭亦不從也國語者按楚語云莊王
使士亹傅太子箴辭王卒使傅之問于申
叔時申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
抑惡焉以戒勸之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
而廢幽昏焉以怵懼其動注云先王之繫
世本使知有德者長無德者短子春引之
者證帝繫世本之事後鄭云世之而定其
繫謂書于世本以世與繫爲一事解之又

對文言之王謂之帝繫諸侯卿大夫謂之世本散則通故云書於世本世本卽帝王繫也

王應麟漢志考證曰世本十五篇　周官瞽矇世奠繫註謂世之而定其繫謂書子世本也　國語曰教之世以昧耀其動小史定繫世辨昭穆註謂帝繫世本之屬天子曰帝系諸侯曰世本司馬遷傳贊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司馬遷采世本劉向曰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

者所記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凡十五篇隨志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又世本二卷劉向撰又四卷宋衷撰又漢初得世本敘黃帝以來祖世所出春秋正義云今之世本與司馬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依憑顏之推曰世本左邱明所書此說出皇甫謐帝王世紀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本文也項氏曰古者立氏必告于太史春秋之末知果別族于太史爲輔氏後世史職既衰宗法又亡鄭氏曰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

顏氏家訓書證篇云世本左邱明所書自注云此說出皇甫謐帝王世紀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文選趙充國頌注引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

問經堂叢書駁五經異義及鄭學四種秀水王復輯偃師武億校陽湖孫星衍序五經異義并駁義一卷補遺一卷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各一卷鄭志三卷補遺一卷纂在史館校中祕書所鈔存不知何時人集錄吾友王大令復及武故令億互加考校注明所采原書又加增補雕板行世曾屬予爲之序久而未成已而王武兩君相繼徂謝以板存予所乃爲敘其梗概以

十七之

報死友云漢儒經學授受有本其傳出于七十子即孔子微言大義之所存故其說可信非好古之過也古人解經之例有三一曰守師說如三家易今古文書禮三家詩三傳文字章句殊異以核漢魏碑碣所引自相合符今人所說爲異說如金縢周公揃蚤及死後雷風之事毛詩子嗟子國爲父子之屬皆本師說必非鄉壁虛造故馬融學無師授時論輕之曾丕傳所云說

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徐防則云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浸以成俗若豫知朱明人之習而言之也一曰以經解經祭天有尸則引魯郊禮祀延帝尸之言感天而生則引詩天命元鳥之言讀鄭注中庸致知格物以格爲來物爲事謂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初怪其言善惡之不類及讀樂記物至知知而後善

十八

惡形焉知其說之不可易也一曰以字解經盤庚予亦灼謀以从火而云火光左傳皆黷以从齒而知非冠幘非此三者漢儒不滕口說凡舉一隅可知各守家法其經說存于今最可考證者則有白虎通及五經異義諸書許何鄭彼此相非不害其說之各有依據　聚珍板本近時流布漸少急宜刊以行世使古學不墜于地此本既出武君手校詳核其文亦尚有遺漏原書

所未載如開元占經百廿引異義公羊說后
夫人之家專權擅世秉持國政蠶食百姓
則蟲飛反墜當時開元占經未布武君偶
不及補若月令正義載鄭荅孫顥云星火
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總爲大火其曰
大火之次有星者月令舉其月初尙書總
舉一月故不同也此是鄭以尙書月令昏
中星雖異月而實不異足破恒星差度之
說後之信西法者不肎錄之武君亦遺之
又通典七十八引鄭小同又荅古來黃帝顓
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
課疏密而已云云亦足見今逆推先秦三
代日食之無所本其文亦至武君始附于
後輯錄之書不妨隨時增補也武君以名
進士官博山令惠愛及民值朝貴遣私人
出外刺探陰事橫于邑中武君按法摧辱
之以此罷黜研窮經義搜討金石卒于家
王君官偃師令亦有循聲善爲詩旣死其
孤將鬻此板以自給予貧未能購存之聊
附記兩君治行于簡端以告知者云嘉慶
五年閏四月